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六冊目次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　（宋）邵雍撰　明成化畢亨刻本　〇〇一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宋）張方平撰　行狀一卷　（宋）王鞏撰　清鈔本　一六六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集外詩一卷

（宋）邵雍撰

明成化畢亨刻本

擊壤集二十卷〈河南巡撫採進本〉

宋邵子撰。前有治平丙午自序，後有元祐辛卯邢恕序。晁公武讀書志云，雍邃於易數，歌詩蓋其餘事，亦頗切理。案自班固作詠史詩，始兆論宗。東方朔作誡子詩，始涉理路。沿及北宋，鄙唐人之不知道，於是以論理為本，以修詞為末，而詩格於是乎大變。此集其尤著者也。朱國楨湧幢小品曰，佛語衍為寒山詩，儒語衍為擊壤集，此聖人平易近人，覺世喚醒之妙用。是亦一說。然北宋自嘉祐以前，厭五季佻薄之弊，事事反樸還淳。其人品率以光明豁達為宗。其文章亦以平實坦易為主。故一時作者往往衍長慶餘風。王禹偁詩所謂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杜甫是前身者是也。邵子之詩，其源亦出白居易。而晚年絕意世事，不復以文字為長。意所欲言，自抒胸臆，原脫然於詩法之外。毀之者務以聲律繩之，固所謂謬傷海鳥，橫斥山木。譽之者以為風雅正傳，莊泉諸人轉相摹仿，如所謂送我一壺陶靖節，還他兩首邵堯夫者，亦為刻畫無鹽，唐突西子，失邵子之所以為詩矣。況邵子之詩，不過不苦吟以求工，亦非以工為厲禁。如邵伯溫聞見前錄所載安樂窩詩曰，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臥未欲起，簾外落花撩亂飛。此雖置之江西派中，有何不可。而明人乃惟以鄙俚相高，又烏知邵子哉。集為邵子所自編。而楊時龜山語錄所稱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一聯，集中乃無之。知其隨手散佚，不復收拾。眞為寄意於詩，而非刻意於詩者矣。又案邵子抱道自高，蓋亦顏子陋巷之志。而黃冠者流以其先天之學出於華山道士陳摶，又恬淡自怡，迹似黃老，遂以是集編入道藏太元部賤字禮字二號中。殊為誕妄。今併附辨於此，使異教無得牽附焉。

擊壤集引

康節邵先生有宋名儒也方其五星聚奎伊洛鍾秀篤生先生著書立言羽翼聖經寓有所得形諸聲詩發越性情集成一卷名曰擊壤予於

侍

問之暇披閱再四愛其體物切實立意高古其音純其辭質如茹大羹啜玄酒而有餘味焉乃重鋟梓廣惠來學即其言以味先生理趣之深誦其詩以求先生道學之妙庶幾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少助云旹

成化乙未花朝日書

希古

伊川擊壤集序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諸侯千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人窮慼則職于怨憝榮達則專于淫泆身之休慼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焉况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戰于前曾未入于胷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蓋其間情累都忘去爾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

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嗇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為言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為善者少害善者多造危者衆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畒則以畎畒言故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秋日也

伊川擊壤集序

伊川擊壤集卷之一

伊川　邵　雍　堯夫

觀棊大吟

人有精游藝予嘗觀奕棊筭餘知造化着外見幾微好勝心無已爭先意不低當人盡賔主對面如蠻夷財利激于衷喜怒見于頰生殺在于手與奪指于頤戾不殊氷炭和不侔塤篪義不及朋友情不通夫妻珠玉出懷袖龍蛇走肝脾金湯起樽俎劒戟交幈幃白晝役鬼神平地蟠蛟螭空江響雷霆陸海誅鯨鯢寒暑同舒慘昏明共蔽虧山河爍於地星斗會璇璣因覩輸贏勢飜驚寵辱蹊高卑易栽制返覆難拘羈心迹旣一判利害不兩提卷舒當要會取捨在須斯智者傷于詐信者失于椎真偽之相雜名實之都緣得若失之本福為禍之梯乾坤支作訟離坎變成睽孤矢相凌犯言辭共詆欺何嘗無勝負未始絕興衰前日之所是今日之或非今日之所強明日之或羸以古觀後世終天露端倪以今觀往昔何止乎庖犧堯舜行揖讓四凶猶趄趑湯武援干戈三老誠有譏雖皐陶陳謨而

伊周獻規曾未免矣夫療骨而傷肌仁爲名所
敗義爲利所擠治亂不自已因革徒從宜與賢
不與子賢愚生瑕玼與子不與賢子孫生瘡痍
或苗民逆命或有扈阻威或羿浞起釁或管蔡
造疑或商人征葛或周人乘黎或鳴條振旅或
牧野搴旗灼見夏臺日曾照升自陑安知姜里
月不照逾孟師厲王奔于彘幽王死于驪平王
遷于洛赧王敗于伊或盟于召陵或會于黃池
或戰于長岸或弑于乾谿或入于鄢郢或棲于
會稽或晉于大梁或入于臨淄五霸共吞噬七

雄相鞭笞暴秦滅六國楚漢決雄雌天盡于有
日地極于無涯遐邇都包括縱橫悉指揮井田
方奕奕兵甲正纍纍易之以阡陌畫之以郊畿
銷之以鋒鏑焚之以書詩罷侯以置守強幹而
弱枝重兵棲上郡長城塹邊陲自謂磐石固萬
世無已而迴天于指掌割地于階墀視人若螻
蟻用財如沙泥阿房宮未畢祖龍車至戲驪山
卒未放陳涉兵自斷灞上心非淺鴻門氣正滋
咸陽起煙焰南鄭奮熊羆人鬼同交錯風雲共
慘淒項強劉未勝得鹿莫知誰約法三章在收

兵五國隨廟堂成算重帷幄坐籌奇廣武貔貅
怒鴻溝虎豹飢滎陽留紀信垓下別虞姬三傑
才方展千年運正熙山川舊形勝日月新光輝
正朔承三統車書混四維方隅無割據窮僻有
羈縻后族爭行日單分南北司當時無佐命何
以救顛擠百戰方全日長兵震天垂豈知巫蠱
事禍起劉屈氂冢宰司衡日重明正渺瀰見危
能致命無忝寄孤遺劇賊欺孤日行同狐與貍
宮中姿寡婦殿上逐嬰兒龍戰知何所冰堅正
在茲潰堤雖患木禦水敢忘堤東漢重睎日昆

陽屋旡飛幽憂新室鬼狼籍漸臺屍鄗邑追隆
準新安掃赤眉再逢火德王復覩漢官儀竇鄧緣
中饋閹梁挾牝雞經何功殆盡至董業都廉河
洛少煙火京都多蒿蔾長天有烏度白骨無人
悲城有隍須復羊無血可封大廈之將顛非一
木可支孟德提先手仲謀藉世資玄德志不遂
竟終于涕洟西晉尚清談大計懸品題婦人執
國命骨肉生瘡疵二主蒙霜露五胡犯鼎彝世
無管夷吾令人重歔欷廣陌羌塵合中州胡馬
嘶龍光射牛斗日影化虹蜺鬭草來洛汭鑾田

趨江淯二百有四年方駕而並馳東晉分南尾
時或產靈芝凡經五敗命至陳卒昌隋國破西
風暮城荒春草萋長江空滿目行客浪浪一作沾
衣後魏開北首孝文幾緝綏河陰旋有變國分
爲東西爾朱奮高氏宇文威北齊及隋始併陳
四海爲藩籬泛汴公私匱征遼士卒疲有身皆
猒若無口不嗟恣處處稱年號人人思亂離中
原未有主誰識非麀麋千一難知日天人相與
期龍騰則雲靄虎步則風淒母后專朝日相仍
紊宮闈可嗟桓彥範不殺武三思繡嶺喧歌舞

漁陽動鼓鼙太平其可傲徒罪一楊妃劒閣雖
天日達関涵虎貔兩京皆覆沒九廟咸傾歌樂
極則悲否恩交則害攜事無可奈何舉目誰與
比自此藩方盛都無臣子祗恃功而不朝討賊
以爲詞各擁部兵盛誰憐王室卑邀朝廷姑息
觀社稷安危攻取非君命誅求本自肥秉輿時
播越邑從或參差尾大知難運鞭長豈易麾長
姦憂必至養虎害終貽國步何顛沛君心空忸
怩時來花爛漫勢去葉離披十姓分中夏五家
遞通遞徙明星有爛但東方未晞纔返長蘆鎮

旋驅胡柳陂絳霄共目取玄武火何燕中渡降
堪罪欒城死可嗟太原朝見入劉子夕聞帝事
體重重別人情旋旋移棄灰猶隱火朽骨尚稱
龜謊詐多陰中艱憂常自罹挑防肩華易患救
腹心遲語禍不旋踵言傷浪噬臍欲升還隕落
將墜却扶持瞑眩人皆惡康寧世共睎須能獨
重疾始可謂良醫乂廢田磽確難行路險巇不
逢真主出何以見施爲家國遭迴極君臣際會
稀上天生假手我宋遂開基曆筭隨方設群豪
引領歸迄今百餘載兵革民不知成敗須歸命

興亡自繫時天機不常設國手無常施往事都
陳跡前書略可依此觀之博弈不差乎毫氂消
長天旋運陰陽道範圍吉凶人變化動靜事樞
機疾走者先顛遲茂者後萎與其交受害不若
兩忘之求魚必以筌獲兔必以罤得之不能忘
羊質而虎皮道大聞老子才難語仲尼造形能
自悟當局豈憂迷黑白焉能浼死生奚足犄應
機如破的迎刃不容絲勿訝傍人笑休防冷眼
窺既能通妙用何必患多岐同道道亦得先天
天弗違窮理以盡性放言而遺辭視外方知簡

聽餘始識希大羹無以和玄酒莫能潟上矣不可伐巧曆不可推善言不可道逸駕不可追兄弟專乎愛父子主于慈天下亦可授此著不可私

過温寄鞏縣宰吳秘丞 皇祐元年

風軟王溪騰醉騎花繁石窟漾歌舟相望咫尺仙凡隔不得同陪三月遊

新居成呈劉君玉殿院

履道坊南竹徑脩緣楊陰裏水分流衆賢買得澄心景獨我居爲養志秋若比陳門成已借荀陪潁巷亦堪憂無端風雨雖狂暴不信能凌沈隱侯

寄謝三城太守韓子華舍人

洛陽自爲都二千有餘年舉步圖籍中開目今古間西北岌宮殿東南傾山川照人伊洛清迎門嵩少寒水竹最佳處履道之南偏下有幽人室一徑通柴關蓬蒿隱其居藜藿品其飡上親下妻子厚薄隨其緣婦人不堪憂已亦不改安閑史悟興亡探經得根源有客謂予曰子獨不通權清朝能用才聖主正求賢道德與仁義不徒爲空言功業貴及時何不求美官上食天子祿下拯蒼生殘通衢張大第負郭廣良田朱門爛金紫青樓繁管絃外廐列肥駿後庭羅纖妍入則坐虛堂出則乘華軒冠劒何煒煒氣體自舒閑高談天下事廣坐生晴煙人莫敢仰視屏息候其顔此所謂男子志可得而觀又何必自苦形容若枯纏道古人行事拾前世遺編而飴水一瓢而愛竹數竿此所謂匹夫節何足而攀乎敢對客曰事有難其詮身非好敝緼口非惡珍羶豈不知紫艶而固辭執鞭蓋懼觀朶頤敢忘貴丘園深極有層波峻極有層巔履之若平地此非人所艱貧賤人所若富貴人所還處之若無事此誠人所難進行己之道退養己之全既未之易地胡爲乎不堅敢謂客之說曾無所取焉猗嗟乎王芳雇之于荆山和氏雖云知楚國未爲然汙隆道屈伸進退時後先苟不循此理玉毀誰之愆道之未行兮其命也在天近日遊三城薄言尚盤桓當世之名卿加等爲之延或清夜論道或後池漾船數夕文酒會有無涯之歡十月初寒外萬葉清霜前歸來到環堵竹窓

晴醉眠仰謝君子知代書成此篇

答寄堯夫先生　潁川韓　絳

君子志於道出處非一端伊尹負鼎俎顏淵樂簞瓢斯自理適當匪緣情所安超然達者致遯矣誰可攀嗟嗟狂若狷狷已缺其完軒冕死不釋山林趍不還我愛邵夫子醇氣充見顏群經究彼邃古史閱而刪不爲詭異行巳蹈時俗難逃名去淇與築室伊洛間抱業舍仕進渴心奉親歡脩竹當環堵寒泝日潺潺問誰從之遊結駟款其關玆予久欣慕欲往良獨艱幸君適河內至此解征鞍僚友恃交舊屈致及門闌前迎倒我屣布席羅雕盤高談未一二長揖忽歸騫不意饋雙鯉剖腴出琅玕何以報嘉惠永懷金與蘭

依韻和張元伯職方歲除 嘉祐元年

及正四十六老去恥無才殘臘方迴律新春又起灰非唯忘利祿况復外形骸白髮巳過半光陰任自催

謝鄭守王密學惠酒

堂堂大府來新酒密密小園開好花此日飲之紅樹下還驚不稱野人家

小園逢春

小隱園中百本花各隨紅紫發新芽東君見借陽和力不減公侯富貴家

和張二少卿丈白菊

清淡曉凝霜宜乎殺顥商自知能潔白誰念獨芬芳豈爲瓊無艷還驚雪有香素英浮玉波一色混瑤觴

生男吟 嘉祐二年

我本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於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閑吟四首

平生如仕宦隨分在風波所損無紀極所得能幾何既乖經世慮尚可全天和鐏中有酒時且飲復且歌

予年四十七巳甫知命路豈意天不絕生男始爲父且免散琴書敢望大門戸萬事盡如此何用過憂懼

君洛八九載投心唯二三相逢各白首共坐多
清談人事已黙定世情曾又諳酒行勿相過徐
得奉醺酣
欲有一瓢樂曾無二頃田升誠未貫日白髪已
華顛雲意寒尤淡松心老益堅年來疎懶甚時
憶舊林泉

和張少卿文再到洛陽

當年曾任青春客今日重來白雪翁今日當年
已一世幾多興替在其中

高竹八首

高竹百餘挺固知爲予生忽忽有所得時時閑
逺行自信或未至自知或未明竊比于古人不
能無愧情
高竹館清溝軒小亦且幽光陰雖屬夏風露已
驚秋月色林間出泉聲砌下流誰知此夜情邈
矣不能收
高竹已可愛况在垂揚下幽人無軒冕得此自
可詫枉尺既不能括囊又何謝賈生若知此慟
哭亦自罷
高竹碧相倚自能發餘清時時微風來萬葉同
一聲道汚得真理物虚含遠情堦前閑步人意
思何清平
高竹如碧幢翠抑若依蓋幽人有軒榻日夜與
之對宇静覺神開景閑喜真會與其喪吾真孰
若從吾愛
高竹雖高梧還驚秋節初晩凉尤可喜舊帳亦
宜舒池閣輕風裏園林晩景餘人生有此樂何
必較錙銖
高竹數十尺仍在高花上柴門晝不開青碧日
相向非止身休逸是亦心曠能知閑之樂自
可敵卿相
高竹逾冬青四月方易葉抽萌如止戈解籜若
脱甲脩静信可愛逺行不知匝嗟哉凡草木徒
自費錙銖

伊川擊壤集卷之一

秋日飲鄭州宋園示管城簿周正叔

二都相去四百里中有名園屬宋家古木參天羅劒戟長藤垂地走龍蛇我來遊日逢秋杪君爲開筵對晚花飲散竹軒微雨後凌晨歸路起棲鴉

重陽日再到共城百源故居

故國逢佳節登臨但可悲山川一夢外風月十年期白髮飄新鬢黃花遶舊籬鄉人應笑我晝錦是男兒

過陜 嘉祐三年

吾祖道何光二南分一方開周爲太保封陜輔成王歲月裴邐邐山川造渺茫世孫雖不肖猶解憶甘棠

題黃河

誰言爲利多于害我謂長渾未始清西至崑崙東至海其間多少不平聲

過潼關

禁密因離亂機關爲太平山河雖設險道德豈容爭不宄千一義空傳百二名遐方久無外何

復用雞鳴

題華山

域中有五嶽國家謹時祀華嶽居其一作鎮雄西裔唐號金天王今封順聖帝吁咈哉若神脩竊同天地

宿華清宮

天寶初六載作官于温泉明皇與妃子自此歲幸焉紫閣清風裏崇巒皓月前奈何雙石甕香溜尚涓涓

登朝元閣

繡嶺岌層巒岧嶤十九盤微微經雨後杳杳出雲端往事金輿遠遺蹤玉像殘至今臨渭水依舊見長安

長安道路作

長安道上何沾巾古時道行今時人不知寒暑與朝暮車輪馬跡常轔轔自是此土亦辛苦雨作泥兮風爲塵泥塵返復不知數大雨大風無出關

題留侯廟

滅項與劉如覆手絕秦昌漢若更恭卷舒天下

坐籌日鍜鍊心源辟穀時黄石公傳皆是用赤松子伴更何爲如君才業求其比今古相望不記誰

題淮陰侯廟十首

一身作亂宜從戮三族全夷似少恩漢道是時初雜霸蕭何王佐殆非尊

擴立大功非不智徒貪王爵似專愚造成四百年炎漢纔得安寧反受誅

生身既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謂禍階從此始不宜廻首怨高皇

一時韓信爲良大千古蕭何作霸臣彼此並干名教罪罪猶不遠謂斯人

韓信事劉元不叛蕭何感漢竟生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

雖則有才無有智存亡進退處非真五湖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

若非韓信難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非高祖用蕭難

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封王有五人不似淮陰最雄傑敢教根固又生秦

韓信特功前慮寡漢皇負德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

若履恭榮須恭辱既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長爲列土侯

鳳州郡樓上書所見

楊柳垂青帶風動如飛蓋危樓思不窮盡日閑相對鳥去林自空雲移山不礙情隨雙燕還意與孤鴻會晚角時斷續層崖遞明晦殘陽掛疎紅遠水生微瀨塞目煙岑密都城若天外如何久客心東望憑欄殺

自鳳州還至秦川驛寄守倅薛姚二君二

歡聚九十日廻首都如夢明月與清江東軒又難共

謝西臺張元伯雪中送詩

洛城雪片大如手爐中無火樽無酒凌晨有人來打門言送西臺詩一首

送椅氏張主簿

人間仕官幾千里堂上親闈別兩重須念鵩飛從此始方今路險善求容

新正吟 嘉祐五年

遽瑗知非日宣尼讀易年人情止于是天意豈
徒然立事情尤倦思山輿益堅誰能同此志相
伴老伊川

春遊五首

五嶺梅花迎臘開三川正月賞寒梅相去萬里
先一月始知春色從南來何人妙曲傳羌笛盡
日清香落酒盃料得天涯未歸客也應臨此重
徘徊

洛城春色浩無涯春色城東又復嘉風力緩搖
千樹柳水光輕漾半川花裡晴翡翠飛平岸日
暖鴛鴦下淺沙不見君王西幸久遊人但感繁
空華

二月方當爛漫時翠華未幸春無依綠楊陰裏
尋芳遍紅杏香中帶醉歸數片落花蝴蝶趁一
竿斜日流鸎啼清樽有酒慈親樂猶得堦前戲
綵衣

人間佳節唯寒食天下名園重洛陽金谷暖橫
宮殿碧銅駝晴合綺羅光橋邊楊柳細垂地花
外鞦韆半出墻白馬蹄輕草如剪爛遊於此十
年强

三月牡丹方盛開鼓聲多處是亭臺車中遊女
自笑語樓下看人閑往來積翠波光搖帳幄上
陽花氣撲樽罍西都風氣所宜者草木空妖誰
復哀

竹庭睡起

竹庭睡起閑隱几悠悠夏日光景長鸎方引雛
教嫩舌杏正垂實裝輕黃雨滴幽夢時斷續風
飜遠思遙飛揚小渠弄水綠陰密廻首又且數
日强

秋遊六首

七月芙蕖正爛開東南園近日徘徊有時風向
池心過無限香從水面來罨畫溪深方誤入洞
庭湖晚未成廻坐來一霎蕭蕭雨又送新凉到
酒盃

先秋顥氣已潛生洛邑方知節候平庭院乍凉
人共喜園林經雨氣尤清廻舟伊水風微漾緩
轡天津月正明自有皐夔分聖念好將詩酒樂
升平

八月光陰未甚凄松亭竹榭尤爲宜况當晝夜
初停處正是炎凉得所時明月入懷如有意好

風迎面似相知閑人歌詠自怡悅不管朝廷不

採詩

家住南城水竹涯乗秋行樂未嘗虧輕寒氣候
我自愛半醉光陰人莫知信馬天街微雨後凭
欄僧閣晩晴時十年美景追尋過好向風前摘
白髭

九月風光雖已暮中州景物未全衰眼觀秋色
千萬里手把黄花三兩枝美酒易消閑歲月青
銅休照老容儀若言必使他人信瀝盡丹誠誰
肯知

霜天寥落思無窮不奈樓高逼望中四面溪山
徒滿目九秋宫殿自危空雲横遠嶠千尋直霞
亂斜陽数縷紅無限傷情言不到共誰開口向
西風

秋日即事

鳥聲亂晝休為誰苦驅遏蟲聲亂夜庭為誰苦
勞役嗟哉彼何短一槩無休息借問此何長兩
能忘語默

商山道中作

十舍到商顔雖遥不甚艱東西遡洛水表裏看
泰山身在煙霞外心存人子間庭闈况非遠自
可指期還

和商洛章子厚長官早梅

只應王母專輕巧剪碎天邊亂白雲無限清香
與清艶樽前飲享盡輸君

梅殿春溪水遶山梅花爛漫水潺湲南秦地暖
開仍早比至春初已數番

群芳萬品遞相催若說高標獨有梅會得東君
無別意爲憐清淡使先開

霜挟清格高高起風駕寒香遠遠留太守多情
客多感金樽倒盡是良籌

商山旅中作

残火昏燈夜正沈默思前事擁寒衾霜天皎月
雖千里不抵傷時一寸心

和商守宋郎中早梅

山南地似嶺南温臘月梅開已決辰恥與百花爭俗態獨殊群艷占先春角中飄去婁於骨笛裏吹来妙入神秀額粧残黏素粉畫梁歌暖起輕塵宰君惜艷獻州牧太守分香及野人手把數枝重疊嗅忍教芳酒不濡脣

和人放懷

爲人雖未有前知富貴功名豈力爲淼蕩襟懷須是酒優游情思莫如詩况當水竹雲山地忍負風花雪月期男子雄圖存用捨不開眉笑待何時

和商守登樓看雪

西樓賞雪眼偏明次第身疑在水晶千片萬片巧粧地半舞半飛斜把搵形如玉屑依還碎體似楊花又更輕誰謂天涯有羈客一般對酒兩般情

和商守西樓雪霽

大雪初晴日半曛高樓何惜上仍頻數峯嵩峯劒鋩立一水縈紆水纏新崑嶺移歸都是玉天河落後盡成銀幽人自恨無佳句景物從來不負人

和商守雪残登樓

残雪已消水已開風光漸覺擁樓臺旅人未遂日邊去春色又從天上来况是樽中常有酒豈堪嶺上却無梅若非太守金蘭契誰肯傾心重不才

和商守雪霽對月

雪滿群山霜滿庭光寒月碾一輪輕羈懷殊少鄉時樂皓彩空多此夜明竹近簾櫳饒碎影風涵臺榭有餘清恨無好句酬佳景徒自凄凉夢不成

和商守雪霽登樓

百尺危樓小雪晴晚来閑望逼人清山横暮靄高還下水隔疎林淡復明天際落霞千萬縷風餘残角兩三聲此時此景真堪畫只恐丹青筆未精

旅中歲除

比到明年無數刻且令芳酒更斟回星杓建丑晦將盡歲箭射入春又来不用物情閑作便大都心緒已成灰浮名更在浮雲外瞬見光陰况

復催

和商守新歲 嘉祐六年

衰軀在旅逢新歲因感平生鬢易凋飲罷襟懷還寂寞歡餘情緒却無聊望仙風月晴偏好抹綠簾櫳夜正遥對此塊然唯土木降兹未始不蒐銷

追和王常侍登郡樓望山

四賢當日此盤桓千百年人尚厚顏天下有名難避世胷中無物漫居山事觀今古興亡後道在君臣進退間若蘊奇才必奇用不然須負一生閑

題四皓廟四首

強秦失御血横流天下求君君不有正是英雄較（一作角）逐時未知鹿入何人手

灞上真人既已翔四人相顧都無語徐云天命自有歸不若追蹤巢與許

漢皇傲物終難屈太子卑辭方肯出雖老猶能成大功至今高義如星日

田横入海猶能得商至長安百里强能使四人成美節始知高祖是真王

謝商守宋郎中寄到天柱山戶帖仍依元韻

商於飛到一符新遂已平生分外親尤喜紫芝先入手西南天柱與天鄰

初心本欲賤臣鄰帝里司回斗柄春今日得居天柱下不憂先有夜行人

不將生殺奏嚴宸却抱煙嵐學隱淪多謝史君虛右席重延天柱一山人

一簇煙嵐鏁亂雲孤高天柱好棲真從今便作西歸計免向人間更問津

無成橐鹿久同群占籍恩深荷史君萬古千今名與姓得隨天柱數峯存

寄商守宋郎中

初返洛城無限事閑入體分似相違如今一向覺優逸却類商顏嘯傲時

小圃晴起

門外似深山天真信可還軒裳奔走外日月往来間有水園亭活無風草木閑春禽破幽夢枝上語綿蠻

遊山三首

城邑(又作闕)久居心自倦閭閻纔出眼先明龍門看盡伊川景女几聽殘洛水聲太宰觀餘紅日旭天壇望罷白雲生此身已許陪真侶不爲錙銖起重輕

春晝登臨正得宜人情天氣兩融怡泛舟伊水風廻夜垂釣溪門月上時逸興劇憑詩放肆病軀唯仰酒扶持浮生日月無多子恐向其間更歛眉

樂則行之憂則違大都知命是男兒至微功業人難必儘好雲山我自怡休憚煙嵐雖遠處且乘筋力未衰時平生足外更何樂富貴榮華過則悲

二色桃

拖朱施粉色俱好傾國傾城艷不同疑是蔡宮雙姊妹一時俱肯嫁春風

登山臨水吟

山有喬峯水有濤未能容㕙豈容舠非無仁智斯爲樂少有登臨不憚勞言味止知并膾炙語真誰是識瓊瑤自慙不盡人才處長恨今人論太高

謝冨丞相招出仕二首

相招多謝不相遺將謂留中有所施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用更名爲(將命者云如不欲仕則所奉致一開名目)願同巢許稱臣日甘老唐虞比屋時滿眼清賢在朝列病夫無以繫安危

欲遂終焉老閑計未知天意果如何幾重軒冕酬身貴得似雲山到眼多好景未嘗無興詠壯心都已入消磨鵷鴻自有江湖樂安用區區設網羅

荅人語名教

閑闢而來世教敷其間雄者號真儒修身有道名先覺何代無人達奥區煥若丹青經史義明如日月聖人途轍生涵泳雖云又天下英才敢厚誣

送王伯初學士赴北京機宜

丈夫志氣蓋棺定自有雄圖繫重輕去路不能無感舊到官爭恐便忘情閑時語話貴精密先事經營在太平誰謂禦戎無上策伐人謀處不須兵

荅人放言

經時不見意何如重出新詩笑語初物理悟來添性淡天心到後覺情疎已全孟樂君無限未識遂非我有餘大率空名如所論此身甘老在樵漁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

伊川擊壤集卷之三

賀人致政

人情大率喜爲官達士何嘗有所牽解印本非嫌薄祿掛冠殊不爲高年因通物性興衰理遂悟天心用捨權宜放襟懷在清景吾鄉况有好林泉

放言

既得希夷樂曾無寵辱驚泥空終日看齊物到頭爭忽忽閑拈筆時時自寫名誰能苦真性情外更生情

初秋

夏去暑猶在雨餘涼始來堦前已流水天外尚驚雷曲几靜中隱衡門閑處開壯心都已矣何事更裝懷

偶書

堪笑又堪嗟人生果若何宜將萬端事都入一聲歌世態逾諳熟年光劇逝波靜中真氣味所得不勝多

傷足

災由無妄得爲患固非深乖已攝生理貽親憂

慮心乍然艱步屐偶爾阻登臨逾月方能出難忘樂正箴

閑行

園圃正蕭然行吟遶澤邊風驚初社後葉墜未霜前衰草襯斜日暮雲扶遠天何當見真象止可入無言

晨起

山高水復深無計奈而今地盡一時事天開萬古心輕烟籠曉閣微雨散青林此景雖平淡人間何處尋

月夜

雨霽風自好秋深天未寒移牀就堦下看月出林端有酒欲共飲無賓可同歡他時遇良友此景復求難

盆池

三五小圓荷盆容水不多雖非大藪澤亦有小風波粗起江湖趣殊無鷗鷺過幽人興難遏時遶醉吟哦

遊山二首

洛川多好山伊川多美竹遊既各有時雖頻無倦目貪清非傷廉瀆幽不爲辱麋鹿不害人心無害麋鹿

二室多好峯三川多好雲看之不知倦和氣潛生神一慮若動蕩萬事從紛紜人言無事貴身爲無事人

龍門道中作

物理人情自可明何嘗感慼向平生卷舒在我有成算用捨隨時無定名滿目雲山俱是樂一毫榮辱不須驚侯門見說深如海三十年來掉臂行

名利吟

名利到頭非樂事風波終久少安流稍鄰美譽無多取纔近清歡與賸求美譽既多須有患清歡雖賸且無憂滔滔天下曾知否覆轍相尋卒未休

何事吟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沉吟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釣水誤持生殺柄着棊閑動戰爭心一盃美酒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三十年吟

三十年間更一世其間堪笑復堪愁天生天殺何嘗盡人是人非殊未休善偶篤蕎頭早白能啼杜宇血先流須知卻被才為害及至無才又卻憂

遊洛川初出厚載門

初出都門外西南指洛陬山川開遠意天地掛雙眸村落桑榆晚田家禾黍秋民間有此樂何必待封侯

宿延秋庄

驅車入洛周下馬弄飛泉作有雲山樂殊無朝市喧非唯快心志自可忘形言借問塵中有誰為得手先

宿壽安西寺

好景信移情直連毛骨誠為儕多勝槩尤喜近都城竹色交山色松聲亂水聲豈辭終日愛解榻傍虛楹

過永濟橋二首

山背錦幈開河臨永濟迴土田平似掌桑柘大如槐斜日射虹去低雲將雨來無涯負清景長是愧非才

一水一溪門溪門雲復屯珍禽轉喬木幽鹿走荒榛雨腳拖平地稻畦扶遠村高城半頹缺興廢事休論

至福昌縣作

清景幾人愛愛之當遠尋及臨韓嶽近始見洛川深縣在雲山腹民居水竹心無機類閑物愈覺少知音

燕堂即事

川上數峯青林間一水明閑雲無定體幽鳥不知名遊侶既非約歸期莫計程錙銖人世事休強作戚停

上寺看南山

疊疊是峯巒西連梁雍寬與其行裏看不若坐中觀包括經唐漢并吞歷晉韓消沉事難問唯爾尚嶒岏

縣尉廨宇蓮池

縣尉小齋前水清池有蓮豈唯觀菡萏兼可聽潺湲宛類江湖上殊非塵土邊古人用心處料得不徒然

女几祠

西南有高山山在杳冥間神仙不可見滿目空雲煙千年女几祠門館洛水邊但聞霓裳曲世人猶或傳

故連昌宮

洛水来西南昌水来西北二水合流處宮墻有遺壁行人徒想像往事皆陳迹空餘女几山正對三鄉驛

川上懷舊

去秋遊洛源今秋遊洛川川水雖無情人心剛情然目亂千萬山一山一重煙山盡煙不盡煙與天相連

田夫忙治禾水禽閑求魚二者皆苦食動靜何相殊事過見休慼時來知卷舒回顧此二物易地還何如

爲今日之山是昔日之原爲今日之原是昔日之川山川尚如此人事宜信然幸免紅塵中隨風浪着鞭

地迴川原闊村孤煙水閑雷輕龍過（一作換）浦雲亂雨移山田者荷鋤去漁人背網還伊予獨露濕猶在道途間

燕堂暑飲

燕堂通高明簷依斷崖敵凉風来松梢清泉飛竹陰佳果間紅緑旨酒隨淺深却思闤闠鬱蒸不可任

燕堂閑坐

天網疎難漏世網密莫通我心久不動一脫二網中高竹漱清泉長松迎清風（一云蕭酒松間月清冷竹外風）此時逢此景正與此心同

立秋日川上作

富貴固難愛貧賤易得愁休將少時態移作老年羞既有非常樂須防不次憂誰能保終始長作國公侯

辨熊耳

昔禹別九州導洛自熊耳熊耳自有兩未審孰爲是東者近成周西者隔冉水書傳稱上洛斯言得之矣

登女几

予看山多矣未甞逢此奇巨崖如格虎險石若張旗雲意閑舒卷巖形屢改移冉青難狀處四

面盡如斯

川上南望伊川

山留禹鑿門川閑堯水痕古人不復見古跡尚或存歲月易凋謝善惡難湮淪無作近名事殖激世俗尊

牧童

隨行笠與蓑未始散天和暖戲荒城側寒偎古塚阿數聲牛背笛一曲隴頭歌應是無心問朝廷事若何

夢中吟三郷道中作

夢中說夢猶能憶夢覺夢中還又隔今日思光空喜歡當年意愛難尋覓水成派處豈無聲花到謝時安有色過此相逢陌路人都如元來曾相識

秋懷三十六首

七月夜初長星斗爭煌煌庭除經小雨枕簟生微凉照物無遁形虛鑑自有光照事無遁情虛心自有常

晴牕日初曛幽庭雨乍洗紅蘭靜自披綠竹閑相倚榮利若浮雲情懷淡如水見非天外人意從天外起

明月生海心凉風起天末物象自呈露襟懷驟披豁悟盡周孔道鮮開仁義結禮法本防姦豈爲吾曹設

疎雨滴高梧微風挼弱柳此景歲歲同世人自白首俗慮易縈仍塵襟難抖擻浮生已夢中其間強爲有

清湍文鴛鴦寒潭繡鸂鶒長天淨如水不廢秋江碧男子一寸心壯士萬夫敵菡萏香風中扁舟會相憶

昨日思沃熨今日思去扇豈止人戈矛炎凉自交戰利害生乎情好尚存乎見欲人爲善人必須自爲善

甘瓜青如藍紅桃鮮若血不忍以手拈而況用齒齧其色已可愛其味又更絕食此無珍言哀哉口與舌

國命在乎民民命在乎食聖人雖復生斯言固不易虛惠豈足尚教人以姑息虛名豈足高教人以緣飾

周詩云娶妻周易云歸妹七夕世俗情乞功兒

女態日暮雲雨過人謂牛女會雲雨本無蹤牛
女豈相配
清風無人兼自可入吾手明月無人并自可入
吾牖中心既已平外物何嘗誘餘事豈足論但
恐樽無酒
青焦葉披敷碧蘆枝偃亞風雨蕭蕭天更滴沉
沉夜彼物固無嬿此情又何訝但念征路人天
涯尚留掛
淡煙羃疎林輕風梟寒雨日暮人已歸群鷄猶
啄黍此心固不動此事極難處一言以蔽之尚
恐費言語
八月炎凉均氣味亦自好臨虛喬木低遠望行
人小有跡事皆妄無心物都了何須更問辛願
君自食蔘
黃黍秋正熟黃鷄秋正肥此物劇易致古人多
重之可以迓賓友可以奉親闈有褐能卒歲此
外何足爲
稻稌天所生麴蘗人所製釀之命爲酒飲之可
成醉剛者使之柔懦者使之毅善移造物權其
功亦不細

秋色日漸深老心日益懶倦即下堦行閑來弄
書卷廣陌多風塵見訖難開眼侯門已是深帝
闇又復遠
塞鴻猶未來梁燕已辭去雲山千萬重相逢在
何處岌業都城門繚遶長亭路風土敗人衣纔
新又成故
斷續蟬聲外稀踈鴈下前年光空去也人事益
蕭然洗竹留新笋攤書得舊編誰知養心者肯
與世爭權
中秋光景好中州煙水奇天重初寒侯人便半
酣時榻綠明月掃襟待好風吹一點胸中事人
間都不知
良月滿高樓高樓仍中秋午夜冷露下千里寒
光流何人将此鑑拂拭新磨休照破萬古心白
盡萬古頭
寒露綴衰草凄風搖晩林鳥聲上復下天氣晴
還陰節改一時事人懷千古心誰云子期死舉
世無知音
風柳散如梳霜雲淡如掃高樓破危空低煙梟
寒草此際興不盡何以戰秋老止可将酒瓶同

向西風倒
池荷日取敗籬菊日就榮其于品彙間自與節
氣爭盛衰不同時賢愚難並行安得松柱心四
時長青青
人老秋更老山深水復深高木已就脫慧禽空
好音筋骸非曩日道德負初心賴有餘編在時
時尚可尋
九月氣乍肅衰柳猶有蟬霜外踈鍾斷風餘清
籟傳千山亂遠月一鶚摩高天自非出世人而
敢危行言

飽霜黎多紅久雨揺自鋪此果世稱珍厥味是
可詫地有百物備天無一言掛我患尚有言不
得同造化
惟南有美橘惟北有美栗厥包或頗同厥味信
不一天地豈無情草木皆有實物本不負人人
自負于物
蛺蝶逝寒菊蟋蟀鳴空階門前有犬卧盡日無
客来清波靜中流白雲閑處堆何以發天和時
飲酒一盃
紅葉戰西風黃花笑寒日天道有消長人事無

固必靜勝得遺味夢去知餘失利害不相沿是
非然後出
九日登高會尋幽講雅歡俗風追故事天氣薦
輕寒白酒連醅飲黃花帶露觀消沉浮世事何
足重洗瀾
山横暮靄中鳥逝孤煙外殘菊受霜摧幽蘭懼
風敗患難人不喜富貴人所愛我心曰不有愛
憎豈能賣
水寒潭見心木落山露骨始信天無涯萬里不
隔物脫衣掛扶桑引手探月窟不負仁義心區

區五十一
草綠露霑衣草衰風切肌物情非作異人意殊
生疑岐動揚朱泣絲添墨字悲知之何太晚徒
自泱淋漓
萬里晴天外一片霜上月長松挺青葱群卉入
消歇有齒日益衰有髮日益脫獲罪固已多此
公難胥胥
草枯山川貧木落天地瘦土口風天行雲鎼日
微瀾既往不復追未來尚可救餘事不忍言言
之必成咎

飲酒不甚多數盃醺心頰未醺不可止既醺勸
亦難誰云萬物廣豈出天地闗誰云萬事廣豈
出人情閒

和陝令張師柔石柱村詩

君爲陝縣令我實康公孫始祖有遺烈託君訪
其存夫君有詩來題云石柱村石柱之始立於
古無所根就勒分陝銘惟唐人之言既歷年所
多首尾無完文難以從考正將爲求其源我患
讀書寡知識無過人經書史傳外不能破羣昏
從長卿公羊宜自陝而分從君陳畢命宜成周
而云二者兼取之於義似或尊分政東西郊可
以陝洛論此說如近之庶幾緩紛紜甘棠之蔽
芾石柱之青新當時之盛事予不得而覩二南
之正化二公之淸芬千載之美談予可得而聞
棄經而任傳儒者固不遵作詩以明之馳此庸
報君

伊川擊壤集卷之三

伊川擊壤集卷之四

天津新居成謝府尹王君貺尚書嘉祐七年

嘉祐壬寅歲新巢始房功仍分道德里更近帝
王宫檻仰端門峻軒迎两觀雄窓虚響瀍澗臺
迥瓅伊嵩好景尤難得昌辰豈易逢無才濟天
下有分樂年豐水竹腹心裏鶯花淵藪中老萊
歡不已靜節興何窮嘯傲陪真侶經營賀府公
丹誠徒自寫匪報是恩隆

新春吟

多病筋骸五十二新春猶得共衘盃殘形有説
常希盃樂內無功可比回燕去燕來徒自苦花
開花謝漫相催此心不爲人休感二十年來已
若灰

有客吟

伊嵩有客欲無言進退由來盡俟天好靜未能
忘水石樂閒非爲學神仙休嗟紫陌難爲客且
喜清風不用錢枉尺直尋何必較此心都大不
求全

小圃逢春

隨分亭欄亦弄妍不妨閑傍酒壚邊夜簷靜透花間月晝戶晴生竹外煙事到悟來全偶爾天教閑去豈徒然壺中日月長多少爛占風光十二年

暮春吟

春來小圃弄群芳誰爲貧居富貴鄉門外柳陰浮翠潤堦前花影溜紅光梁間新燕未調舌天末歸鴻已着行自問心源無所有答云踈懶味偏長

惜芳菲

細算人間千萬事皆輸花底共開顔芳菲大率一春内爛漫都無十日間亦恐憂愁爲齟齬更防風雨作艱難莫教此後成遺恨把火樽前尚可攀

荅人見寄

鬢毛不患漸成霜有託琴書子一雙既乏長才康盛世無如高枕卧南窓明知筋力難爲强猶說雲山未樹降多謝故人相愛甚輸魚幸免困西江

弄筆

行年五十二老去復何憂事貴照至底話難言到頭上有明天子下有賢諸侯飽食高眠外自餘無所求

問人丐酒

百病筋骸一老身白頭今日愧因循雖無紫詔還朝速却有青山入夢頻風月滿天誰是主林泉遍地豈無人市沽酒味難醇美長負襟懷一片春

荅客

人間相識幾無數相識雖多未必知望我實多全爲道知予淺處却因詩升沉休問百年事今古都歸一局棊乘馬須求似騏驥柰何騏驥未來時

悟人一言

百慮誅猶拙一言述自開世間無大事天下有雄才唯恐人難得寧憂道未恢忌心都去盡何復病塵埃

謝人惠筆

愛重寄文房慇懃謝遠將免毫剛且健筠管直而長靜錄新詩藁閑抄舊藥方自餘無所用足

以養鋒鋩

書事吟

天地有常理日月無遁行飽食高眠外率是皆虛名雖乏伊吕才不失堯舜氓何須身作相然後爲太平

雙頭蓮

漢室嬋娟雙姊妹天台嫖𡢃兩神仙當時盡有風流過謫向人間作瑞蓮

答人書意

仲尼言正性子輿言踐形三者能自得殆不爲虛生所交若以道所感若以誠雖三軍在前而莫得之凌

答人書言

無位立事難逢時建功易求全目有毁舉大須略細去惡慮傷恩存惡憂書義徒有仁者心殊無仁者意

答人書

卿相一歲俸寒儒一生費人爵固不同天爵何嘗匱不有霜與雪安知松與桂雖無官自高豈無道自貴

與人話舊

耳目所聞見且言三十春纔更十次閏巳換一番人圯族綺紈故朱門車馬新從來皆偶爾何者謂功勳

閑吟

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

閑坐吟

當年計過之今日事難隨天命不我祐雲山聊自怡無何緣淡薄遂得造希夷郄欲嗤真宰勞勞應不知

天津閑步

天子舊神州葱葱氣象浮園林閑近水殿閣遠橫秋浪雪暑猶在橋虹晴不收人間無事日此地好淹留

天津幽居

予家洛城裏況復在天津日近先知曉天低易得春時光優化國景物厚幽人自可辨軒冕閑中老此身

天津水聲

洛水近吾廬潺湲到枕虛湍驚九秋後波急五更初細爲輕風背毫因驟雨餘幽人有茲樂何必待笙竽

不寢

閑坐更已深就寢夜尚永展轉不成寐却把前事省莫枕時昏昏擁衾還耿耿西窻明月中数葉芭蕉影

天宮小閣

夏日到天宮凭欄望莫窮古人用心遠天子建都雄樓觀深雲裏山川暮靄中行人漫來往此意有誰同

聽琴

琴宜入夜聽别起一般清繞覺哀猿絶還聞離鳳鳴青山無限好白髮不須驚會取坐忘意方知太古情

天津感事二十六首

雲輕日淡天津暮風急林疎洛水秋獨步獨吟人莫會時時鷗鷺下汀洲

寵辱事多今不見興亡時去止堪哀請觀今日長安道抵暮行人猶往來

鳳樓深處鎖雲煙一鎖雲煙又百年痛惜汾陰西祀後翠華辛貢上陽天

誰引長河貫洛城鑾輿東去此爲輕洪濤不服天津東日夜奔騰作怒聲

陽烏西去水東流今古推移幾度秋四面遠山長歛黛不知終日爲誰愁

忙忙負乘兩何殊往後由来出此途争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遠衣裾

人言垂釣辨浮沉辨著浮沉用意深吾恥不爲知害性等閑輕動望魚心

自古别都多隙地參天喬木亂昏鴉荒垣壞堵人耕處半是前朝卿相家

鳳凰樓觀冷横秋橋下長波入海流千百年来舊朝市幾番人向此経由

輪蹄交錯未嘗停去若相追来若争料得中心無别事苟非干利即干名

煙樹盡歸秋色裏人家常在水聲中數行旅鴈斜飛去一簇楼臺峭倚空

渌水悠悠際碧天平蕪更與遠山連白頭老叟

心無事閑凭欄干看洛川

去年橋上凭欄人，今歲橋邊騎馬身。橋上橋邊不知數，於今但記十三春。

堤邊草色長芊芊，陌上行人自往還。渌水欲浄不得浄，春風未放柳條閑。

水流任急境〔一作影〕常靜，花落雖頻意自閑。不似世人忙裏老，生平未始得閑顔。

溪邊閑坐眼慵開，波射長堤勢欲摧。多少水禽文彩好，幾番飛去又飛來。

名利從來本任才，行人不用苦相猜。壺中日月長多少，閑步天津看往來。

地勢東南一槩傾，水流何日得安平。天津更在急流處，無限高深併此聲。

三千里外名荒服，一百年來號太平。爭似洛川無事客，何須列土始爲榮。

逺堤楊柳輕風裏，隔水樓臺細雨中。酒放半醺重九後，此時情味更無窮。

着身静處觀人事，放意閑中鍊物情。去盡風波存止水，世間何事不能平。

隋唐而下貴公卿，近世風波走利名。借問天津橋下水，當時湍急作何聲。

前朝無限貴公卿，後世徒能記姓名。唯此天津橋下水，古今都作一般聲。

雲無一縷干明月，橋有千尋卧渌波。料得人間無此景，中秋對月與如何。

郟鄏城中同德友，鳳凰樓下會中秋。芳罇倒盡人歸去，月色波光戰未休。

子生始可言常事，知性方能議大猷。只此長川無晝夜，爲誰驅逼向東流。

誠明吟

孔子生知非假習，孟軻先覺亦須脩。誠明本屬吾家事，自是今人好外求。

繩水吟

有水善平難善直，唯繩能直不能平。如將繩水合爲一，世上何憂事不明。

辛酸吟

辛酸既不爲中味，商徵如何是正音。舉世未能分曲直，使誰爲主主心平。

言默吟

當默用言言是垢，當言任默默爲塵。當言當默

都無任塵垢何由得到身

閑居述事

一點天真都不耗千鍾人祿是難來太平自慶無他事有酒時時三五盃

竹雨侵人氣自涼南窓睡起望瀟湘茅簷滴瀝無休歇却憶當初宿夜航

初晴月向松間出盛暑風從水面來已比他人多數倍況能時復舉樽罍

堂上慈親八十餘階前兒女戲相呼旨甘取足隨豐儉此樂人間更有無

清歡少有虛三日劇飲未嘗過五分相見心中無別事不評興廢即論文

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千卷好生涯有人若問閑居處道德坊中第一家

天宮小閣納涼

小閣凭虛看洛城滿川雲物拱神京風從萬歲山頭至多少煙嵐併此清

小閣於吾有大功清涼冠絕洛城中自慙虛薄誠多幸襟袖長涵萬里風

小閣清風豈易當一般情味若羲皇洛陽有客不知姓二十年來享此涼

天宮幽居即事

人苦天津遠來須特特來閑餘知道泰靜久覺神閑悟易觀棊局談詩捻酒盃世情千萬狀都不與裝懷

遊龍門

江天無少異幽鳥下晴沙洛去山形斷川迴渡口斜龕巖千萬穴店舍兩三家清景四時好都城況不賒

重遊洛川

買石尚饒雲買山當從水雲可致無心水能為鑑止性以無心明情由鑑止已二者不可失出彼而入此

川上觀魚

天氣冷涵秋川長魚正遊雖知能避網猶恐悞吞鉤已絕登門望曾無點額憂因思濠上樂曠達是莊周

伊川擊壤集卷之四

伊川擊壤集卷之五

後園即事三首 嘉祐八年

太平身老復何憂景愛家園自在遊幾樹緑楊陰乍合數聲幽鳥語方休竹侵舊徑高低迸水滿春渠左右流借問主人何似樂荅云殊不異封侯

天養疎慵自有方洛城分得水雲鄉不關世上風波險但見壺中日月長一局閑棊留野客數盃醇酒面脩篁物情悟了都無事未學顏淵已坐忘

年來得疾號詩狂每度詩狂必命觴樂道襟懷忘檢束任真言語省思量賓朋款密過從久雲水優閑興味長始信淵明深意在北窗當日比羲皇

觀棊長吟

院靜春深晝掩扉竹間閑看客爭棊搜羅神鬼聚胷臆措致山河入範圍局合龍蛇成陣鬬劫殘鴻鴈破行飛殺多項羽坑秦卒敗劇符堅畏晉師座上戈鋋嘗擊搏面前氷炭旋更移死生共抵兩家事勝負都由一着時當路斷無相假借對人須且强推辭腹心受害誠堪懼脣齒生憂尚可醫善用中傷為得策陰行狡獪謂知機請觀今日長安道易地何嘗不有之

秋日登崇德閣二首

無限高賢抑壯圖登臨不用起長吁山川千古戰爭後冠劍百年零落餘浪把功名為已任那知富貴豈人謨丹青曲盡世間妙寫得凭欄意思無

一百年來號太平當初仍患不丁寧京都尚有漢唐氣宮闕猶虛霸王形煙外乱峯絲隱約霜餘紅樹半凋零樽中有酒難成醉旋被西風吹又醒

秋日飲後晚歸

水竹園林秋更好忍把芳樽容易倒重陽已過菊方開情多不學年光老陰雲不動楊柳低風遞輕寒生暮草無涯逸興不可收馬蹄慢踏天街草

寄陝守祖擇之舍人

記得相逢否當時在海東別離千里外倏忽十年中跡異名尤異心同齒更同終期再清會交

酒樂無窮

哭張元伯職方

近年老輩頻凋落使我中心又惻然洛社掛冠高臥者唯君清澈如神仙昔日與君論少長今日與君爭後先把酒酹君君必知爲君洒淚西風前

哭張師柔長官

生平志在立功名誰謂才難與命爭絶筆有詩形雅意盖棺無地盡交情胷中時事何由展天下人才不復評寃若有知宜自慰子孫大可振家聲

和登封裴寺丞翰見寄 治平三年

陋巷簞瓢世所傳子何人則恥蕭然既知富貴須由命難把升沉更問天靜默有功成野性騫驤無路學時賢紛華出入金門者應笑溪翁治石田

何事吟寄三城富相公

何事教人用意深出塵些子索沉吟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釣水誤持生殺柄着棊閑動戰爭心一盃酒美聊康濟林下時時或自斟

代書寄友人

當年有志高天下嘗讀前書笑謝安豈謂此身甘老朽尚無閑地可盤桓棊逢敵手終堪着琴少知音不願彈非止不才能退黙古賢長恨得時難

訪姚輔周郎中月陂西園

相憶不可遏西街來訪時交橫過溝水隙曲遶疏畦掛偃低頭避筇高換手持朋遊相得甚何樂更如之

依韻謝登封劉李裴三君見約遊山

諸公見約往嵩前重走新詩各一篇擺落塵埃非敢後訪尋雲水柰輸先三陽宮近叢幽石萬歲峯高幕紫烟多少勝遊俱未到願陪仙躅共攀緣

登嵩頂

九州環遶持恭平萬歲嵩高看太平四海有人能統御中原何復有咬爭長憂眼見姦雄輩且願身爲堯舜垠五十三年蕪没事如今方喜看春耕

登封縣宇觀少室

天地始融結此山已高極群峯擁旌幢巨石羅劒戟日出崖先紅雨餘嵐更碧安知無神仙其間乂遁迹

山中寄登封令

初離縣日講經宿既到山中未忍迴公宇若無民事決願攜茶器上山來

歸洛寄鄭州祖擇之龍圖

恩深骨髓謂慈親義重丘山是故人歸过嵩陽舊遊地白雲收得薜蘿身

和祖龍圖見寄

吾家職分是雲山不見雲山不解顏遊與亦難拘日阻夢魂都不到人間烟嵐欲極無涯樂軒冕何嘗有暫閑洛社交朋屢相約幾時曾得略躋攀

緣飾吟

緣飾了時稱好手作為成處是真家須防冷眼人覷覷傀儡都無帳幕遮

自況三首

名利場中難著脚林泉路上早迴頭不然半百殘軀體正被風波汨未休

滿天風月為官守適地雲山是事權唯我敢開無意口對人高道不妨言

每恨性昏聞道晚長慙智短適時難人生三萬六千日二萬日來身却閑

偶書

紛紛議論出多門安得真儒號縉紳名教一宗長有主中原萬里豈無人皇王帝伯時雖異礼樂詩書道自新觀古事多今可見不知何者謂經綸

代書寄商洛令陳成伯

此去替期猶半歲商山窮僻少醫名感傷多後風防滯（戲成伯）暑濕偏時疾易生聖智不能無蹇剝賢才方善處衰榮斯言至淺理非淺少補英豪一二明

治平丁未仲秋遊伊洛二川六日晚出洛城西門宿奉親僧舍聽張道人彈琴

向晚驅車出上陽初程便宿水雲鄉更聞數弄神仙曲始信壺中日月長

七月迴洛夜宿延秋庄上

八月延秋禾熟天農家富貴在豐年一簞雞黍一瓢酒誰羨王公食萬錢

八日渡洛登南山觀噴玉泉會壽安縣張趙尹三君同遊

渡洛南觀噴玉泉千峯萬峯遥相連中間一道長如雪飛入寒潭不記年

九日登壽安縣錦屏山下宿邑中

煙嵐一簇特崔嵬到此令人心自灰上有神仙不知姓洞門閑倚白雲開

並轡西遊疊石溪斷崖環合與雲齊飛泉亦有留人意肯負他年尚此棲（疊石溪在縣南五六里）

十日西過永濟橋（唐橋名）

十日西行過永濟時時細雨濕衫衣多情會得山神意猶恐行人欠翠微

過宜陽城二首

六國區區共事秦疲於奔命尚難親如何殺盡半天下豈是關東没一人

當日宜陽號別都秦何韓國特區區子房不得宜遺恨博浪沙中中副車

十一日福昌縣會雨

雲勢移峯綫泉聲出竹邊此時無限意唯有翠禽知

依韻和壽安尹尉有寄

不向紅塵浪着鞭殊無才業合時賢本酧壯志都無效欲住青山却有緣翠竹陰中開縹帙白雲堆裏得飛泉錦屏正與溪南對他日從遊子子傳

十二日同福昌令王贊善遊龍潭（潭在南寧縣十五里）

一潭泠浸崖根黑數峯高入雲衢碧遊人昇氣不敢言長恐雷霆奮於側

水邊靜坐天將暮猶自盤桓未成去馬上迴頭更一觀雲煙已隔無重數

十三日遊上寺（在縣北）及黃澗（在縣西）

能休塵境為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不向此中尋洞府更於何處覓城花

堪嗟五伯爭周燼可笑三分拾漢餘何似不才閑處坐平時雲水遶衣裾

十四日留題福昌縣宇之東軒

洛川秋入景尤佳微雨初過徑路斜水竹洞中藏縣宇煙嵐塢裏住人家霜餘紅間千重葉天外晴排數縷霞溪淺溪深清歘灔峯高峯下碧查牙鳥因擇木飛還遠雲爲無心去更賒蓋世功名多齟齬出群才業足咨 元浮生日月仍須惜半老筋骸莫強誇就此巖邊宜築室樂吾真樂樂無涯

十五日別福昌因有所感

連昌宮廢昌河在事去時移語浪傳下有荒祠難問處古槐枝禿竹參天

是夕宿至錦帡山下

尋常看月亦嬋娟不似今宵特地圓疑是素娥紓宿憾相逢爲在錦帡前

十六日依韻酬福昌令有寄

道義相歡豈易親古稱難處是知人文章不結市朝士榮辱非關雲水身詰入精詳皆物理言無形跡盡天真他時洛社過從輩圖牒中添又一隣

十七日錦帡山下謝城中張孫二君惠茶

山似接藍波似染遊心一向難拘檢仍携二友所分茶每到煙嵐深處點

壽安縣晩望

休歎浮生榮與辱且聽終日水潺潺遥穿瞑靄孤鴻去横截野煙雙鷺還佳樹叔(又作木)排青巖下圃好峯環翠縣前山報言名利差輕者少輟光陰到此間

十八日逾牽羊坂南達伊川墳上

三尺荒墳百尺山生身慈愛在其間此情至死不能盡日暮徘徊又且還

思程氏父子兄弟因以寄之

年年時節近中秋佳木佳山熳爛遊此際歸期爲君促伊川不得久遲留

氣候如當日山川似舊時獨來還獨往此意有誰知

十九日歸洛城路遊龍門

伊川往復過龍山每過龍山意且閒莫道移人不由境可堪深着利名閒

無煩物象弄精神世態何常不喜新唯有前墀好風月清光依舊屬閑人

留題龍門

融結成來不記秋斷崖蒼壁鏁煙愁中分洪造夏王力橫截大山伊水流八節灘聲長在耳一川風景盡歸樓行人莫動凭欄興無限英雄浪白頭

誰将長劒斬長蛟斬断長蛟劒復韜爪尾蜿蜒凝華嶽角牙猙惡結嵩高骨傷兩處斬蒼壁血出東流洶巨濤此物猶難保身首謂言饒口莫嗷嗷

龍門石樓看伊川

數朝從𢿱走煙霞縱意凭欄看物華百尺樓臺通鳥道一川煙水属僧家直須心逸方為樂始信官榮未足誇此景得遊無事日也宜知幸福無涯

二十日到城中見交舊

年年此際走煙嵐人亦何嘗謂我貪歸見交親話清勝且無防患在三緘

二十二日晩步天津次日有詩

溪翁昨晩步天津歩到天津佇立頻洛水只聞煎去棹西風唯觧促行人山川慘淡籠寒雨樓觀參差鏁暮雲此景分明誰會得欲霜時候鴈來賓

二十五日依韻和左藏吳傳正寺丞見贈

上陽光景好看書非象之中有坦途良月引歸秀草渡快風飛過洞庭湖不因赤水時時往焉有黄芽日日娛莫道天津便無事也須閑處着功夫（來詩云從此天津南畔景不教都属邵堯夫故有是句）

二十九日依韻和洛陽陸剛叔主簿見贈

一霎蕭〻晩雨餘鳳凰樓下偶驅車却訖片玉知能挹樂廣青天幸未疎相閼夏秋閒甚事可親燈火讀何書恨無束帛嘉程子徒自悄悄返弊廬

伊川擊壤集卷之五

伊川擊壤集卷之六

代書寄劒州普安令周士彦屯田

作官休用歎奚爲未有升高不自卑君子屈伸方爲道吾儒進退貴從宜即令彭澤歸何地他日東門去未遅痛恨伊嵩景無限一名佳處重求資

二蜀王三吳中間萬里餘去年方壯望今歲復西驅劒閣雖天日秦川限帝都臨風相憶處能飲一盃無

又一絶

正當老筆過從日况值高秋揺落天一把黄花一樽酒故人西去又經年

和趙充道秘丞見贈

人言人事危冠冕吾愛吾廬遠市朝野面不堪趨魏闕閑身唯稱訪楊家殊無紀律詩千首富有雲山酒一瓢頃借軒車又東去自兹風月恐難招

和王不疑郎中見贈

二十年來住洛都眼前人事任紛如形同草木何勝野心類鍾彜不啻虚已沐仁風深骨髓更觴詩思劇瓊琚莊周休道虧名實自是無才悦衆狙

和魏教授見贈

清世文章日月懸無才唯幸樂豐年遊山太室更少室看水伊川又洛川古有孟軻難語覺時無顔子易爲賢讀書毋到天根處長懼諸公問極玄

和吳沖卿省副見贈

非有非無是祖鄉都來相去一毫芒人人可到我未到物物不妨誰與妨失即肝脾爲楚越得之藜藿是膏粱一言千古難知處妙用仍須看呂梁

和孫傳師秘校見贈

天津南畔是吾廬時荷夫君枉乘車始爲退來忘檢束却因閑久長空疎與其功業逋青史就若雲山負素書一片丹誠最難狀庶幾長得類舟虚

依韻和陳成伯著作長壽雪會

瓊蕋群花一夜新瑶臺十二玉爲塵城中竹葉湧增價坐上楊花盛學春時會梁園皆墨客誰

思姑射有神人餘糧豈止千倉望盈尺仍宜莫
厭頻

依韻和陳成伯著作史館園會上作

竹逵長松松逵亭令人到此骨毛清梅稍帶雪
微微折水脉連氷渚渚鳴殘臘歲華無柰感半
纔襟韻不勝情誰憐相國名空在吾道如何必
可行

和夔峽張憲白帝城懷古

不憤曹公跨許昌爲非梁益莫爭王三分區宇
風雷惡橫截西南氣勢強行客往來閒指點史

官褒貶浪文章後人未識興亡意請看江心舊
戰場

閑適吟 熙寧元年

爲士幸而居盛世住家况復在中都虛名浮利
非我有綠水青山何處無選勝直宜尋美景命
儔須是擇吾徒樂閑本爲閑人事又與偷閑事
更殊

六尺眼前安樂身四時爭忍負佳辰温凉氣候
二八月道義賓朋三五人量力盃盤隨草具閑
懷語笑任天眞勸君似此清閑事雖老何須更

厭頻

莫將眞氣助憂傷憤死英豪世更長陌上雖多
馬跳躍天邊亦有鳳翱翔三千賓客磨圭角百
二山河擁劍鋋等是一場春夢過自餘惡足自
悲涼

南窓睡起望春山山在霏微煙靄間千里難逃
兩眼淨百年未見一人閑情如落絮無高下心
似遊絲自往還又恐幽禽知此意故來枝上語
綿蠻

誰將造化屬東風一屬東風事莫窮殘臘也宜

先作策新正其那便要功柳稍借暖渾揺軟蚕
蓐偷春半露紅安得鄉時情意在輕衫撩亂少
年中

桃李吟

桃李因風花滿枝因風桃李却離披慘舒相繼
不離手憂喜兩般都在眉泰到盛時須入蠱否
當極處却成隨令人休愛古人好只爲今人生
較遲

傷心行

不知何鐵打成針一打成針只刺心料得人心

不過寸刺時須刺十分深

傷二舍弟無疾而化 二首

手足情深不可忘割心猶未比其傷急難聽昔爾相濟終鮮如今我遂當韡韡棣開無並萼邕邕鴈去破初行自茲明月清風夜蕭索東籬看斷腸（二弟殯東籬下後得渠重九詩云衣加當月白花似昔年黃擬問東籬事東籬事淚先語讖）腸斷東籬何所尋東籬從此事沉沉差肩行處皆成往弔影傷時無似今清淚已乾情莫極黃泉未到恨非深不知何日能銷盡三十二年雍睦心

又一首

兄既名雍弟名睦弟兄雍睦情何足居常出入留一人奉親教子如其欲慈父享年七十九四人稚子常相逐其間同戲綵衣時堂上愉愉歡可掬慈父前生忽傾逝爾弟今年命還促獨予奉母引四子日對几筵相向哭不知腸有幾千尺不知淚有幾千斛斷盡滴盡無柰可歸日恩光焉可贖

又一絕

手足恩情重墳篋歡樂長要知能忘處墳草兩荒凉

聽杜鵑思亡弟

嘗憶去年初夏時與爾同聽杜鵑啼杜鵑今年又復至還是去年初夏時禽鳥亦知人意切一聲未絕一聲悲腸隨此聲既已斷魂逐此禽何處飛

書亡弟殯所

後乎吾來先乎吾往當往之初殊不相讓

南園南晚步思亡弟

南園之南草如茵迎風晚步清無塵不得與爾

同歡欣又疑天上有幾雲一片世間來作人飄来飄去殊無因

自憫

天無私覆古今同手足情多驟一空五七年来併家難六十歲許更頭風常情不免順世俗私計固難專僕童安得仙人舊查在伊川雲水樂無窮

戊申自貽

雖老仍思鼓缶歌庶幾都未喪天和明夷用晦止于是无妄生災終柰何似箭光陰頭上去如

麻人事眼前過中間若不自爲計所損其來又
更多

代書寄北海幕趙充道太博 熙寧二年

自從終解罷吟哦聊爲臨風一浩歌別易會難
情不已登高望遠興如何百年可惜時無再千
里相思事更多今日樽罍眞北海況君雅重幾
人過

依韻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不把憂愁累物華光陰過眼疾如車以平爲樂
恭知分待足求安恐未涯食罷有時尋蕙圃睡
餘無事訪僧家天津風月勝他處長是思君共
煮茶

仁者吟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愼勿恃無傷爭先徑路
機關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須作疾快
心事過必爲殃與其病後能求藥不若病前能
自防

東軒消梅初開勸客酒二首

爲愛消梅勝早梅數枝先發日徘徊若敎嶺表
臘前盡安有洛陽正後開香逐暖風初出谷艶
隨芳酒正浮醅佳賓會取東君意莫負乘春此
際來

春色融融滿洛城莫辭行樂慰平生深思閑友
開眉笑重惜梅花照眼明況是山翁老好事可
憐芳酒最多情此時不向樽前醉更向何時醉
太平

清風長吟

宇宙中和氣淸冷無比方與時蠲疾病爲歲造
豐穰起自靑蘋末來從翠樹傍得逢明月夜便
入故人鄉容葉搖重檻殷花舞靚粧兩三聲過
箇千萬縷垂揚細度絲桐韻深傳蘭蕙香樓臺
臨遠水軒檻近脩篁盛夏驅煩暑初晴送晚涼輕
披綠荷芰緩透薄衣裳浪走翻翩袂波生瀲灩
觴閑愁難著莫幽思易飛揚快若乘天馬醒如
沃蔗漿面前遊閬苑坐上泛瀟湘不可將錢買
焉能用斗量依憑全藉德收貯豈須倉無患兼
并取寧憂寇盜攘以茲爲樂事未始有憂傷

垂柳長吟

垂柳有兩種有長有短垂唯茲長一種偏與靜
相宜院宇深春後亭臺晚景時不勝煙纍幕無

柰日遲遲霏霏雨初過清冷風乍吹章臺街左
右華表柱東西起眠出墻樹拂頭當路枝翩翻
綠羅帶縹緲縷金衣蕩颺飄晴絮繽紛舞暖絲
絲牽寸腸斷絮入萬家飛婀娜王恭韻婆娑趙
后姿翛姸張緒少柔軟沈侯羸濯濯青拖地毿
毿翠遶池般添花灼灼引惹草凄凄欝欝籠山
館踈踈映酒旗贈人人自泣駐馬馬遲嘶影裏
咿啞去陰中轣轆歸凄凉裝瞑靄淡薄掛斜暉
懊惱輕攀折憂愁重別離早衰緣傍道先淺爲
臨溪樓外蟬繞噪橋邊鸎又啼生憎遮望眼死

恨學妝眉遠客莫知數長條曾繫誰經霜憔
悴來歲却依依

落花長吟

以酒戰花穠花穠酒更濃花能十日盡酒未百
壺空尚喜裝衣袂猶憐墜酒鍾多情唯粉蝶薄
倖是遊蜂藏却墻頭艷添爲徑畔紅飄零深院
守點綴靜簾籠又恐隨流水仍憂嫁遠風水流
猶委曲風遠便西東狼藉殘春後離披晩照中
亭臺雖有主軒騎斷無踪紛去擁妃子兵來圍
石崇馬嵬方戀戀金谷正匆匆曹植辭休切襄

王夢已終謬稱尋洛浦浪說數巫峯辯訴冤還
在偽傳信莫通苔錢如可買柳線自能縫悵望
尤真宰嗟凉殢化工放教成爛漫不使略從容
命捹心爭恐言收計逐窮異香銷骨髓絕色死
英雄任詑回天力饒矜蓋世功柰何時既往到
了事難重開謝形相戾興衰理一同天機之淺
者未始免忡忡

芳草長吟

芳草更休生芳樽更不傾草如生不已樽豈便
能停雨後開池閣春深小院庭是時簾半捲此

際酒初醒客嫩方布茸茸綠已成送回殘照
淡引起曉寒再靜觀花村薄閑裝竹塢清溪邊
微水浸原上未春耕莫遣春車輾休教細馬行
藉餘無限意望久不勝情臺迥眉初斂樓危眼
乍明低低暮雲碧隱隱遠山青翠接鴛鴦浦萋
連楊柳汀江潭夜帆落海渚晚舟橫戍壘角一
弄牧童笛數聲沙頭雙鷺下渡口亂鴻驚鬱鬱
出征地芊綿奉使程遠拔來往路遍遶短長亭
苒苒秦皇墓離離漢帝城荒凉故銅雀破碎舊
金陵霧鎖前朝事煙昏後世名枯猶藏狡兔腐

亦化流螢縱劃奚由盡纔燒又却榮徒能蘇京
觀仍願且升平

春水長吟

春在水自淥春歸淥遂休淸非不逮淥春柰勝
于秋淥向陽中得淸於冷上求加於淸一等用
是淥爲優薄薄氷初泮微微雨水收湫瀰新鮎
嶼瀲灧舊汀洲荷芰低猶卷菰蒲嫩已抽蘋蘩
雖漸出藻荇禾全稠日煖鴛鴦浴煙晴翡翠游
波平雙躍鯉風静戲群鷗西蜀遨爭擧東甌禊
競修武陵花再識漢曲珮還投臺下溶溶過堤
邊漫漫流檻前綠泚泚天外更悠悠泛灎情懷
惡潺湲意思幽遠山遮不斷(作)別浦去難留二
月溪橋畔三吳野渡頭依前橫兩槳特地送孤
舟畫手方停筆騷人正倚樓長江飛絮外只是
動離愁

花月長吟

少年貪讀兩行書人世樂事都如愚而今却欲
釋前憾柰何意氣難如初每逢花開與月圓一
般情態還何如當此之際無詩酒情亦願死不
願甦花逢皓月精神好月見奇花光彩舒人與

花月合爲一但覺此身遊蘂珠又恐月爲雲阻
隔又恐花爲風破除若無詩酒重收管過此又
却成輕牽可收幸有長詩篇可管幸有淸酒壺
詩篇酒壺時一講長如花月相招呼有花無月
愁花老有月無花恨月孤月恨只憑詩告訴花
愁全仰酒支梧月恨花愁無一點始知詩酒有
功夫些兒林下閑蹤散做得風流罪過無

同府尹李給事遊上淸宮

洛城二月春揺蕩桃李盛開如步障高花下花
紅相連番陽更出高花上開陪大尹出都門郎
阜眞宮共尋訪不見翠華西幸時臨風盡日獨
惆悵

乞笛竹栽於李少保宅

浪種閑花占地生未嘗容易暫留情柰何苦愛
凌霜節(作物)況是猶存纓管名待鳳至時當有實
學龍吟處豈無聲幽人願乞數枝種得自君家
又更榮

思山吟

看即青山與白雲尋思沒量大功勳未知樂處
緣何事豈止飢時會茹葷千首拙詩難着愁一

樽芳醑別涵春壺中日月長多少能老紅塵戀輦人

秖恐身閑心未閑心閑何必住雲山果然得手情性上更肯埋頭利害間動止未嘗防忌諱語言何復着機関不圖爲樂至于此天馬無蹤自往還

恨月吟

我儂非是惜黃金自是常娥愛負心初未上時猶露滴恰纔圓處便天陰欄杆倚了還重倚芳酒斟廻又再斟安得深閨與妝管柰何前後誤人深

愁花吟

三千宮女衣宮袍望幸心同各自嬌初似綻時猶淡薄半來開處特妖嬈檀心未吐香先發露粉既垂蒐巳銷對此芳樽多少意看看風雨驕麗豪

觀洛城花呈先生　門人張嵲

平生自是愛花人到處尋芳不遇真秖道人間無正色今朝初見洛陽春

和張子望洛城觀花

造化從来不負人萬般紅紫見天真滿城車馬空撩亂未必逢春便得春

落花短吟

滿園桃李正離披更被狂風非意吹長是憂愁初謝處却須思念未開時柰何紅艶易消歇不似青陰少改移九十日春都去盡樽前安忍更顰眉

芳草短吟

花間水畔綠如茵興廢曾經漢與秦占了山川無限地愁傷今古幾何人嚴霜殺盡還逢雨野火燒殘又遇春不那路傍多此物農家長是費耕耘

垂柳短吟

臨溪拂水正依依更被狂風来往吹薄暮不勝煙羃羃深春無柰日遲遲誰家縹緲青羅帳何處蹁躚金縷衣猶恐離人腸未斷滿天仍着亂花飛

春水短吟

雪消氷泮淥盈溝翡翠鴛鴦得志秋長恨遠山遮不断又疑別浦去難留遶堤楊柳輕輕拂近

岸新蒲細細抽滿眼煙波杳無際三吳特地送
孤舟

清風短吟

清風興況未全衰豈謂天心便棄遺長具齋莊
緣讀易每驚疎散爲吟詩人間好景皆輸眼世
上閑愁不到眉生長太平無事日又還身老太
平時

暮春寄李審言龍圖

年年長是怕春深每到春深病不任傷酒情懷
因小會養花天氣爲輕陰歲華易革向來事節
物難迴老去心唯有前軒堪靜坐臨風想望舊
知音

初夏閑吟

緑楊深處轉流鶯鶯語猶能喜太平人享永年
非不幸天生珍物豈無情牡丹謝後荼䕷熟芍
藥開時斑笋生林下一般閑富貴何嘗更肯讓
公卿

代書答開封府推官姚輔周郎中

世態其如與願違必須言進是無知遍將底事
閑思處不若西街極論時設有奇才能動世柰
何双鬢已如絲天邉新月從来細不爲人間愛
畫眉 来書云願先生自愛恐不容久居林下矣

伊川擊壤集卷之六

代書寄濠倅張都官

多慙吾亦未知音天樂雖閑不許尋惠子相時情自好莊生遊處意能深閑來略記一春事老去難忘千里心洛社交朋每相見爲吾因掉白頭吟

詔三下答鄉人不起之意

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爲真主且放巢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

開陳

和王安之少卿韻

卻恐鄉人未甚知相知深後又何疑貧時與祿是可受老後得官難更爲自有林泉安素志況無才業動丹墀苟楊若守吾儒分免被韓文議小疵

依韻和劉職方見贈

造物工夫意自深從吾所樂是山林少因多病不干祿老爲無才難動心花月靜時行水際蕙風香處卧松陰閑窻一覺從容睡願當封侯與

賜金

萊石茶酒器寄邵先生作詩代書

益柔

寶刀切石如春泥雕剜成器青玻璃吾嘗閱視得而有惜不自用長提攜前時過君銅駝陌門巷深僻無輪跡呼兒烹茶酌白酒陶器自稱羹與藜愛君居貧趣閑放一語不涉青雲梯嗟予都城走塵土日逐樽杓愁鹽虀緘封不啓置墻角頓撼時作瓊瑤嘶爭如特寄邵高士書帙几杖同幽棲荷鋤躬治田間穢抱甕勤灌園蔬畦

明年春酒或共酌爲我掃石臨清溪

代書謝王勝之學士寄萊石茶酒器

東山有石若瓊玖匠者追琢可盛酒君子得之惜不用慇懃遠寄林下叟林叟從來用瓦盃驚惶不敢擎上手重誡兒童無損傷緘藏復以待賢友未知賢友何時歸男子功名未成就朝廷先從憂者言方今莫如二虜醜漢之六郡限遼西唐之八州隔山後自餘瓜沙甘與涼中原久而不能有柰何更餌以金帛重困吾民猶掣肘若非堂上出奇兵安得閫外拉餘朽直可逐去

此貍貚西出玉門北逾口城下狐狸既不存路上豺狼自無走太陽烜赫耀天衢氛妖揆變匿塵垢功成不肯受上賞印解黃金大于斗乞洛辭君出國門歸鞍暖拂天街柳千官如壁迸道留仰面弄鞭不回首鄉人夾路迎大尹醉擁旌幢錦光溜下車拜墓還政餘不訪公門訪親舊始知此器用有時吾當爲君獻眉壽

崇德閣下答諸公不語禪

浩浩長空走日輪何煩苦苦辨根塵鵬程萬里非由駕鶴筭三千別有春鉛錫點金終屬假丹青畫馬要求真請觀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

天官小閣倚欄

六尺殘軀病復蘇況堪日月更添衰蒲懷可惜精明處一語未能分付時沙裏有金然索揀石中韞玉柰何疑此情牢落西風暮倚遍欄干人不知

代書寄華山雲臺觀武道士

太華中峯五千仞下有大道人往還當時馬上一回首十載夢覓猶過關生平愛山山未足由此看盡天下山求如華山是難得使人消得一生閑

代書寄長安幕張文通

無學又無謀胷中一向虛枯腸忺飲酒病眼怕看書洛浦輕風裹天津小雨餘故人千里隔相望意何如

和人聞韓魏公出鎮求與過洛

佐命三朝爲太宰名垂千古號元功栽培桃李滿天下出入風濤半海中虎帳夜寒心益壯鳳池波暖位猶空君王鼎盛子儀在萬里河湟不足攻

代書寄白波張景真肇運

秋入山河氣象雄不堪閑望老年中金蘭契重思無限手足情多感未終半局殘棊銷白晝一簪華髮亂西風唯君父子相知久松桂心同色更同

代書寄鄞江知縣張太博

長憶當年掃蟹廬弟兄同受策名初一生不記尋常事千里猶通咫尺書風月遥知四明好江山況是九秋餘片帆未得閑飛去徒見嚴君問

起居

先幾吟

先幾能識是吾儕慎勿輕爲世俗咍把似衆中呈醜拙爭如靜裏且談諧奇花萬狀皆輸眼明月一輪長入懷似此光陰豈虛過也知快活作人來

秋暮西軒

遶檻種菊一齊芳戶牖軒窻惣是香得意不能無興詠樂時況復遇豐穰深秋景物隨宜好向老筋骸粗且康飲罷何妨更登眺爛霞堆裏有斜陽

天津閒步

洛陽城裏任西東二十年來放盡慵故舊人多時欵曲京都國大體雍容池平有類江湖上林靜或如山谷中不必奇功蓋天下閒居之樂自無窮

寄和長安張強二機宜

二公詩美過連城欲報才非稱正平本謂柏舟終不遇却驚華袞重爲榮峨峨兩後方知峭風月霜餘始見清前有古人稱寡和陽春白雪豈虛名

代書荅淮南憲張司封

緣木求魚固不能緣魚求炙恐能行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醉時辭大觥芝草無根休用種蟠桃有實豈難生苟君光愛情非淺一芥還同一芥榮

偶得吟

集大成人不肯模却行何異棄金車便言天下無難事豈信人間有丈夫天意順時爲善計人情安處是良圖天人之際只些子過此還同隔五湖

代書寄友人

一別光陰二紀餘歲華如箭止堪吁東西契闊久經難前後慇懃兩得書故國山川皆夢寐舊家人物半丘墟何時重講當時事笑對西風坼酒壺

風吹木葉吟 熙寧三年

風吹木葉不吹根慎勿將根苦自陳天子舊都閒好住聖人餘事冗休論長年國裏神仙侶安樂窩中富貴人萬水千山行已遍歸來認得自

家身

閑行吟

長憶當年掃弊廬未嘗三徑草荒蕪欲爲天下屠龍手肯讀人間非聖書否泰悟來知進退乾坤見了識親疎自從會得環中意閑氣胷中一點無

按吳走越覔青天殊不知天在眼前閑眼見時猶有病舉頭尋處更無緣顏淵正在如愚日孟子方當不動年安得功夫遊寶肆愛人珠貝重憂錢

買卜稽疑是買疑病深何藥可能醫夢中說夢重重妄牀上安牀疊疊非列子御風徒（一本作猶）有待夸夫逐日豈無疲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閑路岐

對花飲

人言物外有煙霞物外煙霞豈足誇若用校量爲樂事但無憂撓是仙家百年光景留難住十日芳菲去莫遮對酒有花非負酒對花無酒是虧花

春盡後園閑步

綠樹成陰日黃鸝對語時小渠初瀲灔新竹正參差倚杖閑吟乆攜童引步遲好風知我意故故向人吹

代書寄吳傳正寺丞

敦篤情懷世所稀昔年今日事難追雪霜未始寒無甚松桂何嘗色暫移洛邑士人雖我信天津風月只君知夢寐不悟東都遠依舊過從似舊時

洛下園池

洛下園池不閉門洞天休用別尋春縱遊只却輸閑客遍入何嘗問主人更小亭欄花自好儘荒臺榭景纔真虛名誤了無涯事未必虛名揔到身

夢過城東謁洛陽尉楊應之

夜來清夢過城東溪水分流徑路通全似乘查上天漢但無嚴子驗行蹤

代書寄前洛陽簿陸剛叔秘校

洛城官滿振衣裾塵土何由浼遠途道在幸逢清日月眼明應見舊江湖知行知止唯賢者能屈能伸是丈夫歸去何妨越殘水三吳還似嚮

時無

苔人乞碧蘆

草有可嘉者莫將蕭艾儔扶疎全類竹蒼翠特宜秋風雨聲初入江湖思莫收無功濟天下藉此一淹留

逍遙吟

吾道本來平人多不肯行得心無後味失脚有深坑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間一事須是自誠明

人生憂不足足外更何求吾生雖未足亦也却無憂天和將酒養真樂用詩勾不信年老會催人早白頭

夜入安樂窩晨興飲太和窮神知道泰養素得天多日月任推盪山川徒琢磨欲求爲此者到了是誰何

何事感人深求之無處尋兩儀長在手萬化不關心石裏時藏玉砂中屢得金分明難理會須索入沉吟

偶得吟

相去一毛間千山復萬山雖能忘寢食未肯去

機關不是責人備柰何開口難天心況非遠旣遠遂無還

每度過東鄰

每度過東鄰東鄰愈覺鄰旣來長是愧相見只如親飲食皆隨好兒童亦自忻吾鄉有是樂何必更求仁

每度過東街

每度過東街東街怨暮來只知閑說話那覺太閑懷我有千般樂人無一點猜半醺歡喜酒未晚未成迴

君子與人交

君子與人交未始無驚惕小人與人交未始無差忒秖此真喜歡也宜重愛惜他年雲水疎亦恐難尋覔

唯天有二氣

唯天有二氣一陰而一陽陰毒產蛇蝎陽和生鸞凰安得蛇蝎死不爲人之殃安得鳳凰生長爲國之祥

無客迴天意

無客迴天意有人資盜糧日中屢見斗六月時

降霜有晝不暇讀有食不暇嘗食況不盈缶書
空堆滿牀
惡死而好生古今之常情人心可生事天下自
無兵草木尚咸若山川豈不寧胡爲無擊壤飲
酒樂升平

放小魚

纖鱗不足留此失一生休放爾江湖去寬渠凫
鏤游更宜深避網愼勿誤吞鉤天下多庖者無
令落庖羞

依韻和田大卿見贈

日日步家園清風不着錢城中得野景竹下弄
飛泉自顧無嗟君何妨養浩然却憩天下士語
道未忘筌

乞笛竹

洛人好種花唯我好種竹所好雖不同其心亦
自足花止十日紅竹能經歲綠俱霑雨露恩獨
無霜雪辱

依韻和王不疑少卿招飲

經難憶浮丘吾鄉足勝遊風前驚白髮雨後喜
新秋仕官情雖薄登臨興未休人間浪憂事都
不到心頭

再和王不疑少卿見贈

乍凉天氣好何處不堪遊鴻鴈來賓日鷹鸇得
志秋忘形終夕樂失脚一生休多少江湖上舟
舡未到頭

依韻和三王少卿同過弊廬安之不疑中美

洛中詩有社馬上句如神白首交情重黃花節
物新見過心可荷知愧道非淳寂寞西風裏身
閑半古人

代書寄南陽太守呂獻可諫議

一別星霜二紀中升沉音問不相通林間談笑
須歸我天下安危宜繫公萬乘几前當蹇諤百
花洲上略從容不知月白風清夜能憶伊川舊
釣翁

詶荅堯夫見寄

冥冥鴻羽在雲天邈阻風音巳十年不謂聖皇
求治理尚容遺逸卧林泉羨君身散隨時樂顧
我官閑飽晝眠應笑無成三黜後病衰方始賦
歸田

寄吳傳正寺丞

天津風月一何孤似我經秋相憶無每伏晴波
寄聲去不知會得到東都

寄前洛陽簿陸剛叔秘校

洛陽官滿歸吳會男子雄圖志未伸若到江山
最佳處舉盃無惜望天津

依韻和淮南憲張司封

庭梧葉半黃籬菊初受霜向晚意不快把酒西
南望[平聲]望君不見君但見鴻南翔正欲思寄書
自成書數行

重陽前一日作

近來多病不堪言長欲醺醺帶醉眠新酒乍逢
重九日好花初接小春天自知命薄臨頭上不
願事多來眼前唯有天津横落照水聲仍是舊
潺湲

重九日登石閣三首

人情見了多世態諳來久事過憂嗟臟物傷防
掣肘水濁更澄濾衣塵須抖擻必欲論主衡何
人為好手

事出一時間時過事莫還當時深可愛過後不
堪看夏去休言暑冬來始講寒人能知此理憂

患自難干

今歲重陽日凭欄氣候遲雲煙雖已淡林木未
全衰天地開懷處山川快眼時欄干空倚遍此
意有誰知

依韻答友人

百萬貔貅動塞塵朝廷委寄不輕人胡兒生事
雖然淺國士盡忠須是純隴上悲歌應憤惋林
間酣飲但酸辛欲陳一句好言語只恐相知未
甚真

偶見吟

富貴多傲人人情有時移道德不傲人人情久
益歸道德有常理富貴無定期蒿萊霜至委松
栢雪更滋

世上多附炎炎歇人自去君子善處約約久情
自固炎歇勢不迴情固人不去路人或如親親
人卻如路

心跡貴相親相親善惡分世間須有物天下豈
無人既見薰蕕臭當思玉石焚如何得時態長
似洛陽春

無題吟

昔日不錄物嘗爲物所誤今日不錄人又爲人
所怒物誤亦可辨人怒難往訴我對人稱過人
亦爲我恕

無酒吟

自從新法行嘗苦樽無酒每有賓朋至盡日閑
相守必欲丐于人交親自無有必欲典衣買焉
能得長久

讀陶淵明歸去來

歸去來兮任我眞事雖成往意能新何嘗不遇
如斯世其那難逢似此人近暮特差時鬱鬱向
榮還喜木欣欣可憐六百餘年外復有閑人繼
後塵

伊川擊壤集卷之七

伊川擊壤集卷之八

訪南園張氏昆仲因而留宿

中秋天氣隨宜好來訪南園會隱家（張氏園名）貪飲
不知歸去晚水精宮裏宿煙霞

和王安之少卿同遊龍門

生平有癖好尋幽一歲龍山四五遊或往或還
都不計盖無榮利可稽留

數朝從款看伊流夜卜香山宿石樓會有凉風
開遠意更和煙雨弄高秋

歸城中再用前韻

乘興龍山訪盡幽恰如人在畫圖遊恨無美酒
酬佳景正欲留時不得留

又

初秋微雨造輕寒倚遍東岑閣上欄不謂是時
煙靄裏松齋人作畫圖看（松齋安之弟所居在水西）

和人留題張相公庵

做了三公更引年人間福德合居先結茅未盡
忘君處正在嵩高萬歲前

代書寄程正叔

嚴親出守劒門西色養歡深世表儀唐相規模

令歷歷蜀民遨樂舊㶅㶅海棠洲畔停橈處金
鴈橋邊立馬時料得預憂天下計不忘君者更
爲誰

歲暮自貽

當年志意欲横秋今日思之重可羞事到強圖
皆屑屑道非真得盡悠悠靜中照物情難隱老
後看書味轉優談麈從容對賓客篇章重疊誤
公侯已蒙賢傑開青眼不顧妻孥怨白頭谷口
鄭真焉敢望壽陵餘子若爲謀門閒龍虎忘看
守碁上山河廢講求一枕晴窓睡初覺數聲幽

鳥語方休林泉好處將詩買風月佳時用酒酬
三百六旬如去箭肯教襟抱落閑愁

歡喜吟 熙寧四年

行年六十一筋骸未甚老已爲兩世人便化豈
爲夭況且粗康強又復無憂撓如何不喜歡佳
辰自不少

寄李景真太博

花前靜榻閑眠處竹下明窓獨坐時看甚語言
名字泰林間自有翠禽知

感事吟

蛇頭蝎尾不相同毒殺人多始是功風月四時
無限好莫將閑事撓胷中

寄亳州秦伯鎮兵部

三川地正得中陽氣入奇葩亦自王善識好花
人不遠好花無恠十分芳
人事紛紛積有年何煩鑿鑿向花前萬般計較
頭須白饒了胷中不坦然
無限有情風月間好將醇酒發酡顏柰何人自
生疑阻利害嫌輕更鼓闗
雖貧無害日高眠人不堪憂我自便煅鍊物情

時得意新詩還有百來篇
天心復處是無心心到無時無處尋若謂無心
便無事水中何故不生金
酒涵花影滿巵紅瀉入天和胷臆中最愛一般
情味好半醺時與太初同

別寄一首

許大秦皇定九州九州纔定却歸劉佗人莫謾
誇精彩徒自區區撰白頭

思故人

芳酒一樽雖甚滿故人千里柰思何柳挼池閣

條偏細花近簷楹香更多

和王平甫教授賞花處惠茶韻

太學先生善識花得花精處却因茶萬紅香裏
烹餘後分送天津第一家

南園賞花

三月初三花正開閑同親舊上春臺尋常不醉
此時醉更醉猶能舉大盃
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見白頭
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

獨賞牡丹

賞花全易識花難善識花人獨倚欄雨露功中
觀造化神仙品裏定容顏尋常止可言時尚奇
絕方名出世間賦分也須知不淺筭來消得一
生閑

問春

三月春歸留不住春歸春意難分付凡言歸者
必歸家爲問春家在何處
春歸必竟歸何處無限春寃都未訴欲托流鶯
問所因子規又叫不如去
春來愁去只因花春去愁來飜殢酒長恨愁多

酒力微爲春成病花知否

安樂窩中自貽

物如善得終爲美事到巧圖安有公不作風波
於世上自無氷炭到胷中災殃秋葉霜前墜富
貴春華雨後紅造化分明人莫會花榮消得幾
何功

花前勸酒

春在對花飲春歸花亦殘對花不飲酒歡意遂
闌珊酒向花前飲花宜醉後看花前不飲酒終
負一年歡

書皇極經世後

樸散人道立法始乎羲皇歲月易遷革書傳難
考詳二帝啓禪讓三王正紀綱五伯仗形勝七
國爭強梁兩漢驤龍鳳三分走虎狼西晉擅風
流群凶來北荒東晉事清芬傳馨宋齊梁逮陳
不足筭江表成悲傷後魏乘晉弊掃除幾小康
遷洛未甚久旋聞東西將北齊舉爝火後周馳
星光隋能一統之駕福于臣唐五代如傳舍天
下徒擾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一萬里區
宇四千年興亡五百主肇位七十國開疆或混

同六合或控制一方或創業先後或垂祚短長或奮于將墜或奪于已昌或災興无妄或福會不祥或患生藩屛或難起蕭墻或病由脣齒或疾亟膏肓談笑萌事端酒食開戰場情慾之一發利害之相戕劇力恣吞噬無涯罹禍玦山川繞表裏豆龍又荒涼荆棘除難盡芝蘭種未芳龍蛇走平地玉石蒔崑崗善談稱周孔能齊是老莊柰何言已病安得竟都忘

履道會飲

衆人之所樂所樂唯囂塵吾友之所樂所樂唯清芬清芬無歆吹直與太古隣太古者靡佗和氣常絪縕里閈舊情好有才復有文過從一日樂十月生陽春洛陽古神州周公嘗纏陳四時寒暑正四方道里均代不乏英俊號爲多縉紳至于花與木天下莫敢倫而逢此之景而當此之辰而能開口笑而世有幾人清衷貫金石劇談驚鬼神天地爲一指富貴如浮雲明時緩康濟白晝閑經綸莫如陪歡伯又復對此君商於六百里黄金四萬斤不能買玆樂自餘逕足論接籬倒戴時蟾蜍生海垠小車倒載時山翁歸

天津

思鄭州陳知默因感其化去不得一識面

美物須絶代異人須不世造化生得成諒亦非容易曠世耳可聞同時目能視陳子同時人柰何聞諸耳

過謝城南張氏四弟兄冒雪載餚酒見

久旱幾逾冬川守祈未得厲行聯鑣來佳雪遠盈尺酒面生紅光客心喜何極上夜離天津天津陡岑寂

大寒吟

舊雪未及消新雪又擁户階前凍銀床簷頭冰缺鍾乳清日無光輝烈風正號怒人口各有舌言語不能

和李審言龍圖大雪

萬樹瓊花一夜開都和天地色皚皚素娥腰細舞將徹白玉堂深曲又催羹牖書生方挾策沙塲甲士正嚼枚幽人骨瘦欲清損頼有時時酒一盃

小車行

喜醉豈無千日酒惜春還有四時花小車行處人歡喜滿洛城中都似家

依韻和浙憲住度支

官路尋真已得真可堪輕負洛城春江湖想望三千里休使鄉朋想望頻

和宋都官乞梅 熙寧五年

小園雖有四般梅不似江南迎臘開長恨東君少風韻先時未肯放春來

東軒黃紅二梅正開坐上書呈交人

一年一度見雙梅能見雙梅幾度開人壽百年今六十休論閑事且銜盃

和任比部憶梅

痛憶梅開易得殘既殘憔悴不堪看年年長被清香誤爭似閑栽竹數竿

初春吟

花木四時分景致經書千卷號生涯有人若問閑居處道德坊中第一家

垂柳

門前垂柳正依依更被東風來往吹忘了自家今已老却疑身是少年時

至靈吟

至靈之謂人至貴之謂君明則有日月幽則有鬼神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焉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生平與人交

生平與人交未始有甘壞已亦無負人人亦無我害

知識吟

目見之謂識耳聞之謂知奈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

偶書吟

風林無靜柯風池無靜波林池既不靜禽魚當如何

思患吟

僕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國自古知不平無由能絕得

寄三城王宣徽二首

林下居雖陋花前飲却頻世間無事樂都恐屬
閑人
路上塵方坌壺中花正開何須頭盡白然後賦
歸來

一室吟

一室可容身四時長若春何嘗無美酒未始絶
佳賓

仁聖吟

盡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
敢倫

恕將還河北留別先生

先生抱道隱墻東心迹無忘出處通北下每慭
知孺子牀前曾憶拜龐公已將目擊存微妙直
把神交寄始終此日離違限南北蕭蕭班馬正
依風

和邢和叔學士見別

世路如何若大東相逢不待語言通觀君自比
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講道汚隆無巨細語
時興替有初終出人才業尤須惜慎勿輕爲西
晉風

擊壤吟

人言別有洞中仙洞裏神仙恐妄傳若俟靈丹
須九轉必求朱頂更千年長年國裏花千樹安
樂窩中樂滿懸有樂有花仍有酒却疑身是洞
中仙

春去吟

好物足艱難都來數日間既爲風攪撓又被雨
摧殘富貴醉初醒神仙夢乍還遊人不知止依
舊倚朱欄

南園花竹

花行竹逕緊相挨每日須行四五廻因把花行
侵竹種且圖竹逕對花開花香遠遠隨衣袂竹
影重重上酒盃誰道山翁少温潤這般紅翠却
長偎

再答王宣徽

自有吾儒樂人多不肯循以禪爲樂事又起一
重塵

又

大達誠無礙人人自有家假花猶入念何者謂
眞花

蒼蒼吟寄呈曹州李審言龍圖

一般顔色正蒼蒼今古人曾望眼（又作）斷腸日往月來無少異陽舒陰慘不相妨迅雷震後山川裂甘露零時草木香幽暗巖崖生鬼魅清平郊野見鸞凰千花爛爲三春雨萬木凋因一夜霜此意分明難理會直須賢者入消詳

林下五吟

眞工造化豈容私拙者爲謀亦甚微安樂窩深初起後太和湯釅半醺時長年國裏籃昇住永熟鄉中杖策歸身似升平無一事數莖鬚白任風吹

老年軀體索溫存安樂窩中別有春萬事去心閑偃仰四支由我任舒伸庭花盛處凉鋪簟簷雪飛時軟布裀誰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

有物輕醇號太和半醺中最得春多靈丹換骨還知否白日升天似得麽儘快意時仍起舞到忘言處只謳歌賓朋莫怪無拘檢眞樂攻心不柰何

相招相勸飲流霞醱亂秋霜髮亂華所記莫非前甲子凡經多是老官家共誇今日重孫過更誰當時舊事呀言語丁寧有情味後生無笑太周遮

生來未始事田疇無歲無時長有秋隨分盃盤俱是樂等閑池館便成遊風花雪月千金子水竹雲山萬户侯欲俟河清人壽幾兩眉能着幾多愁

安樂窩中自訟吟

不向紅塵浪着鞭唯求寡過尚無緣虛更蘧瑗知非日謬歷宣尼讀易年髮到白時難受彩心歸通後更何言至陽之氣方爲玉猶恐鑽磨未甚堅

花庵詩二章拜呈堯夫　光

自然天物勝人爲萬葉無風碧四垂猶恨簪紳未離俗荷衣蕙帶始相宜

洛陽四時常有花雨晴顔色秋更好誰能相與共此樂坐對年華不知老

和君實瑞明花庵二首

不用丹楹刻桷爲重重自有翠陰垂後人繼取天眞意種蒔增華非所宜

庵後庵前盡植花花開番次四時好主人事簡常燕休不信歲華能撰老

伊川擊壤集卷之八

伊川擊壤集卷之九

六十二吟

行年六十二康強況復身居求熟鄉道德生辰非易得淺斟低唱又何妨無涯歲月難拘管有限形骸莫毀傷多少英豪弄才智大曾經過惡思量

林下局事吟

閑人亦也有官守官守一身四事有興逢承曉露看花一事迎晚風觀柳一事對皓月吟詩一事留佳賓飲酒從事于茲二十年欲求同列誰能否

依韻和吳傳正寺丞見寄

五十年來讀舊書世間應笑我迂踈因思偶女忘今古遂悟輪人致疾徐道業未醇誠可病生涯雖薄敢言虛時和受賜已多矣安有胸中不晏如

延福坊李太傅乞園池詩

宣威十九次高牙弈葉功臣舊將家清世辭榮歸里第白頭行樂過年華盃盈香醑浮春水曲度新聲出靚花如此園池如此壽兒孫滿眼慶

無涯

金玉吟

銀金美玉信難偕好物其來最受埋盜跖免兵非積善仲尼無土反成猜中孚既君須爲信(云能)(咸信)無妄因何却有災莫若致之爲外事心源可樂是昭迴

夏日南園

夏木無重數森陰翠樾低相呼百禽語太半是黃鸝

謝寓寺丞惠希夷鎛

仙掌峯巒峭不收希夷(睐圖龥也)去後遂無儔能斟時事高擡手善酌人情略撥頭畫虎不成心尚在悲麟無應淚橫流悟來不必多言語巖得清閑第一籌

花庵獨坐呈堯夫先生　光

荒園才一畝意足以爲多雖不居丘壑嘗如隱薜蘿忘機林鳥下極目塞鴻過爲問市朝客紅塵深幾何

和君實端明花庵獨坐

靜坐養天和其來所得多耽耽同叔(又)作厦宇密引勝蘿忘去貴臣度能容野客過繫時休戚重終不道如何

依韻和宋都官惠椶拂子

洛邑從來號別都能容無狀久安居衆蚊多少成雷處一拂何由議掃除

同王勝之學士轉運賞西園芍藥

此物揚州素所聞今于洛汭特稱珍雅知國色善移物更着天香暗結人欲厭群芳仍占夏得專奇品不須春日斜立馬將歸去再倚朱欄看一巡

戲謝富相公惠班筍三首

名園不放過鷄飛相國如今遂請時禺食從來稱富貴更和花筍一兼之

承將大筍來相詑小圃其如都不生雖向性情曾着力柰何今日未能平

應物功夫出世間豈容人可強躋攀我儂自是不知量培塿須求比泰山

答李希淳屯田

逢時雖出欲胡爲其那天資智識微弊性止堪同蠖屈薄才安敢望鵬飛長因訪舊歡無極每

爲尋幽慕不歸花愛半開承露看奈何花上露
沾衣

苔錢

一兩一番新非關鼓鑄頻縱多難贈客便失不
猜人過地未爲富滿堵那濟貧買愁須有爲酤
酒斷無因散處如籌計重時似索陳不能賙已
急何暇更賙親

種穀吟

農家種穀時種禾不種莠奈何禾未榮而見莠
先茂莠若不誅鋤禾亦未成就又況雨霈時雹

及思一溜

贈堯夫先生　光

家雖在城闕蕭瑟似荒郊遠去名利窟自稱安
樂巢雲歸白石洞鶴立碧松梢得喪非吾事何
須更解嘲

和君實端明見贈

曾不見譊譊城中類遠郊雖無千里馬却有一
枝巢月出雲山背風來松竹梢頑然何所得豈
復避人嘲

別一章改韻同五詩呈堯夫　光

家雖在城闕蕭瑟似山阿遠去名利窟自稱安
樂窩雲歸白石洞鶴立碧松柯得喪非吾事何
須更寤歌

秋夜

浮雲一消散星斗粲長天碧蘚瑩丹果清香生
白蓮躰凉猶衣葛耳靜已無蟬坐久群動息秋
空唯寂然

平日遊園常策筇杖秋來發篋復出
貂褥二物皆景仁所貺睹物思人斐
然成詩

筇杖攜已久貂褥展猶新漸染岷山雪拂除京
國塵危扶醉歸路穩稱病來身賴此齋中物時
如見故人

雲

晴空碧於水那得片雲飛映日成丹鳳隨風變
白衣去來皆絶迹隱顯兩忘機天理誰能測終
然何所歸

閑來

閑來觀萬物在處可逍遙魚爲貪鉤得蛾因赴
火焦碧梧飢鸑鷟白粒飽鷦鷯帶索誰家子行

歌復采樵

花庵多牽牛清晨始開日出已瘁花

雖甚美而不能留賞

望遠雲凝岫粧餘黛散鈿縹囊承曉露翠蓋拂
秋煙藹慕非葵比雕零在槿先才供少須玩空
廢日高眠

和秋夜

久畏夏暑日喜逢秋夜天急雨過脩竹凉風揺
晩蓮豈謂敗莎蛩鈜繼衰柳蟬安得九臯禽清
唳一灑然

和貂褥筇杖二物皆范景仁所惠

君子亦保物保故不保新筇生蜀部石貂走陰
山麓善扶巇嶮路能暖瘦羸身行坐不可捨常
如覩斯人

和雲

萬里幞四垂一片雲自飛秪知根抱石不爲天
爲衣既來曾無心却去寧有機未能作霖雨安
用帝鄉歸

和閑來

以身觀萬物萬物理非遥馬爲乘多瘦龜因灼
苦焦能言謝鸚鵡易飽過鷦鷯伊洛好煙水願
同漁與樵

和花庵上牽牛花

藥開深如幄花繁翠似鈿瀼瀼零曉露冪冪蔽
晴煙謝既成番次開仍有後先主人凝佇苦長
是廢朝眠

寄三城舊友衛比部二絶

雖老未龍鍾籬邊菊滿叢作凉天氣好里閈正
過從
景好身還健天晴路又乾小車芳草軟（又作穩）處

處是清歡

秋日登石閣

初晴僧閣一凭欄風物凄凉八月間欲盡上層
嘗脚力更於高處看人寰秋深天氣隨宜好老
後心懷只愛閑爲報遠山休斂黛這般情意久
闌珊

堯夫先生示秋霽登石閣之句病中
聊以短章戲荅　弼

高閣岧嶤對遠山雨餘愁望不成歡擬將斂黛
強消遣却是幽思苦未閑（來詩斷章云爲報遠山休斂黛這般情意）

久閑

和堯夫先生秋霽登石閣　光

飛觴危檻出林端王屋嵩丘咫尺間獨愛高明
遊佛閣豈知憂喜滿塵寰目窮蒼莽纖毫盡身
得逍遥萬象閑暇日登臨無厭數悲風殘葉已
珊珊（先生冬夏俱不出）

行至龍門先寄堯夫先生　復圭

碧洛青嵩刮眼明馬頭次第似相迎天街高士
還知否好約南軒醉一觥

和李審言龍圖行次龍門見寄

萬里秋光入坐明交情預喜笑相迎菊花未服
重陽過如待君來泛巨觥

風月吟

凉風無限清良月無限明清明不我捨長能成
歡情終朝三褫辱晝日三接榮榮辱我不預何
復能有驚

贈富公

天下繫休戚世間誰擬倫三朝爲宰相四水作
閑人照破萬古事收歸一點真不知緣底事見
我却慇懃

弄筆吟

人生所貴有精神既有精神却不淳弄假像真
終是僞將勤補拙總輸勤因飢得飽飽猶病爲
病求安安未真人誤聖人人不少聖人無誤世
閑人

招司馬君實遊夏圃

雨霽景自好秋深天未寒可能乘與否夏圃上
盤桓

和堯夫先生相招遊夏圃　光

野迥秋光滿逕微朝露寒登高與行遠餘力尚
桓桓

秋日雨霽閑望

水冷雲踈霜意早歲華雖晚黃花好饒教四面
遠山圍奈何一片秋光老上天生物固無私聖
人餘事人難曉陳言生活不須矜自是中才皆
可了

四小吟簡陳季常

八月小春天小花開且殷晚來經小雨遂使小
車閑

樂樂吟

吾常好樂樂所樂無害義樂天四時好樂地百
物備樂人有美行樂已能樂事此數樂之外更
樂微微醉

誡子吟

善惡無佗在所存小人君子此中分改圖不害
爲君子迷復終歸作小人良藥有功方利病白
圭無玷始稱珎欲成令器須追琢過失如何不
就新

聞少華崩

變化無蹤倏忽間力迴天地不爲難若教施展
巨靈手豈止軒騰少華山六社居民皆覆沒九
泉磐石盡飛飜努堯一句能收采堯舜之時自
可攀

自古吟

自古大聖人猶以爲難事而況後世人豈復便
能至求之不勝難得之至容易千人萬人心一
人之心是

代書寄祖龍圖

三十年交舊相逢各白頭海壖曾共飲洛社又
同遊脫屣風波地開懷松桂秋兩眉從此後應

不着閑愁

寒夜吟

天加一上寒我添一重被不出旣往言不爲已
甚事責已重以周與人不求備唯是大聖人能
立無過地

知幸吟

雞職在司晨犬職在守禦二者皆有功一歸于
報主我飢亦享食我寒亦受衣如何無纖毫功
德補于時

趨闕

捨我靈龜觀我朶頤背義從利人無遠思賁于
丘園束帛戔戔旣能圖大小在其間

不可知吟

犁牛生騂角老蚌産明珠人雖欲勿用山川其
舍諸事固不可知物亦難其拘一歸于臆度義
失手精粗

事急吟

旱極望雨意病危思藥心人人當此際不待勸
而深

知人吟

事到急時觀態度人于危處露肝脾深心厚貌
平時可慎勿便言容易知

言語吟

一語便喜處千言益怒時既因言語合却爲語
言離

思患吟

緣飾近虛襟虛襟後患深
療飢當用食救旱必須霖

人生一世吟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一百年做得幾
何事又況人之壽幾人能百歲如何不喜歡強
自生憔悴

謝人惠石笋

誰將天柱峯快刀割一半泉湫痕微清雲抱色
猶見權門不能移富室不能轉則予何人哉當
閤君之獻

十月二十四日早始見雪登白雲臺
聞望亂道走書呈堯夫先生　弼

氣候隨時應初寒雪已盈乾坤一色白山水萬
重清是處人煙合無窮鳥雀驚忻然不成下連
把玉罍傾

奉和十月二十四日初見雪呈相國
元老

壬子初逢雪未多仍却晴人間都變白林下不
勝清寒士痛遭恐窮民惡着驚盃觴限新法何
故便能傾

臺上再成亂道走書呈堯夫　弼

密雪終宵下晨登百尺端瑞光翻怯日和氣不
成寒天末無纖翳雲頭未少乾四郊聞擊壤農
望已多歡

和相國元老

崇臺未經慶瑞雪下雲端雖地盡成白而天不
甚寒有年豈可待盈尺潤難乾畎畝無忘處追
蹤擊壤歡

天津看雪代簡謝蔣秀才還詩卷

清洛接天去寒雲貼地飛人於橋上立詩向雪
中歸

安樂窩中看雪

同雲漠漠雪霏霏安樂窩中臥看時初訝後園
羅玉樹却驚平地璨瑤池未逢寒食梨花謝不
待春風柳絮飛酒放半醺簾半卷此情無使外
人知

又

滿目是瑶琨貧家遂富如許觀非許賣宜慘不宜舒醇醸裝醺後重衾造暖餘肯於人世上造作避險較錙銖

歲在癸丑年始七十正旦日書事 弼

人生七十古來稀（老杜詩云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今日愚年已及期從此光陰猶不測只應天道始相知

又

親賓何用舉樧觴已覺閑中歲月長不學香山醉謌舞只將吟嘯散流光

又

先聖明明許縱心山川風月恣遊尋此中若更論規矩籍外閑人不易禁

又

今年始是乞骸年我向年前已掛冠都為君王憐久疾肯教先去養衰殘

答富韓公見示正旦四絕（熙寧六年）

正旦四篇詩緣忻七十期請觀唐故事未放晉公歸

上元書懷　光

老去春無味年年覺病添酒因脾積斷燈為目病嫌勢位非其好紛華久已厭唯餘讀書樂暖日坐前簷

和君實端明

養道自安恬霜毛一任添且無官責咎幸免世猜嫌蓬戶能安分藜羹固不厭一般偏好處曝背向前簷

安樂窩中四長吟

安樂窩中快活人閑來四物幸相親一編詩逸收花月一部書嚴驚鬼神一炷香清沖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太平自慶何多也唯願君王壽萬春

安樂窩中詩一編

安樂窩中詩一編自歌自詠自怡然陶鎔水石閑勲業銓擇風花靜事權意去乍乘千里馬興來初上九重天忺時更改三兩字醉後吟哦五七篇直恐心通雲外月又疑身是洞中仙銀河洶湧翻晴浪玉樹查牙生紫煙萬物有情皆可狀百骸無病不能编命題濫被神相助得句謬為人所傳肯讓貴家常奏樂寧慙富室勝收錢

若條此過知何限因甚臺官獨未言

安樂窩中一部書

安樂窩中一部書號云皇極意何如春秋禮樂能遺則父子君臣可廢乎浩浩羲軒開闢後巍巍堯舜協和初炎炎湯武干戈外恂恂桓文弓劒餘日月星辰高照耀皇王帝伯(音霸)大鋪舒幾千百主出規制數億萬年成楷模治久便憂強跂匿患深仍念惡驅除才堪命世有時有智可濟時無世無既往盡歸閑指點未來須俟別支梧不知造化誰爲主生得許多奇丈夫

安樂窩中一炷香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焚意豈尋常禍如許免人須諂福若待求天可量且異緇黃徼廟貌又殊兒女褻衣裳中孚起信寧煩禱无妄生災未易禳虛室清冷都是白靈臺瑩靜別生光觀風禦寇心方醉對景(一作境)顏淵坐正忘赤水有珠涵造化泥丸無物隔青蒼生爲男子仍身健時遇昌辰更歲穰日月照臨功自大君臣庇廕效何長非(又作叔)徒聞道至於此金玉誰家不滿堂

安樂窩中酒一樽

安樂窩中酒一樽非唯養氣又頤真頻頻到口微成醉拍拍滿懷都是春何異君臣初際會又同天地乍絪縕醺酣情味難名狀醞釀功夫莫指陳斟有淺深存燮理飲無多少寄經綸鳳凰樓下逍遙客郟鄏城中自在人高閣望時花似錦小車行處草如茵卷舒萬世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雨後靜觀山意思風前閑看月精神這般事業權衡別振古英雄(雄本作雄)恐未聞

謝富相公見示新詩一軸

通衢選地半松筠元老辭榮向盛辰多種好花觀物體每斟醇酒發天真清朝將相當年事碧洞神仙今日身更出新詩二十首其間字字敵陽春

文章天下稱公器詩在文章更不疎到性始知真氣味入神方見妙功夫閑將歲月觀消長靜把乾坤照有無辭比離騷更溫潤離騷其奈少寬舒

弼承索近詩復既佳句輒次元韻奉和詩以語志不必更及乎詩也伏惟一覽而已　弼

出入高車耀縉紳從來天幸喜逢辰道孤常恐
難逃悔性拙徒能不失眞風雨坐生无妄疾林
泉歸作自由身歲寒未必輸松柏已見人間七
十春

賦分蕭條只自如生平常向官情疎亡功每歎
孤明主得謝何妨作老夫官品尚叨三事貴世
緣應信一毫無病來髀肉消幾盡尤覺陰陽繫
慘舒

安樂窩中好打乖吟

安樂窩中好打乖打乖年紀合挨排重寒盛暑
多閑戶輕暖初凉時出街風月煎催親筆硯鶯
花引惹傍樽罍問君何故能如此秪被才能養
不才

和　獬

先生自衛客西畿樂道安閑窩義絶世機再命初
筵終不起獨甘窮巷寂無依貫穿百代常探古
吟咏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醉和風雨
夜深歸

和　拱辰

安樂窩中名隱君腹藏經笥富多聞一壓水竹
爲生計三徑琴觴混世紛婉畫舊曾辭幕府少
微今已應星文了心便是棲眞地何必煙霞卧
白雲

和　光

安樂窩中自在身猶嫌名字落紅塵醉吟終日
不知老經史滿堂誰道貧長掩柴荆避寒暑只
將花卉記冬春料非閑處打乖客乃是清朝避
世人

和　尚恭

窩名安樂已詼諧更賦新詩訟所乖豈以達爲
賢事業自知安是道樞階權門冒室先藏跡好
景良朋亦放懷應照先生純粹處肯揮妙墨記
西齋

和　逵

安樂先生醉便歌莊篇徒爾競焚和有名有守
同應亦無事無來得最多勝處林泉供放適清
時風月助吟哦能拋憂責忘勞外不縱逍遥更
待何

和　顥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塵陋巷一生

顏氏樂清風千古伯夷貧客求妙墨多攜卷天
爲詩豪剩借春儘把笑談親俗子德容猶足畏
鄉人

聖賢事業本經綸肯爲巢由繼後塵三幣未回
伊尹志萬鍾難換子輿貧且因經世藏千古已
占西軒度十春時止時行皆有命先生不是打
乖人

和　呂希哲

先生不是閑閑人高趣逍遥混世塵得志須爲
天下雨放懷聊占洛陽春家無儋石賓常滿論
極錙銖意始新任便終身臥安樂一毫何費養
天真

二月六日登石閣　光

極目千里外川原繡畫新始知平地上看不盡
青春

和君實端明登石閣

平地雖然遠那知物物新危樓一百尺別有萬
般春

二月六日送京醞二壺上堯夫　光

紅櫻零落杏花開春物相催次第來莫作林間
獨醒客任從花笑玉山頹

和君實端明副酒之什

洛陽花木滿城開更送東都雙榼來遂使閑人
轉狂亂柰何紅日又西頹

對花吟

春在花爭好春歸花遂殘好花留不住好客會
亦難酒既對花飲花宜把酒看如何更斟滿乃
盡此時歡

依韻寄成都李希淳屯田

思君君未還君戀蜀中官白首雖知倦清衷宜
自寬花時難得會蠶市易成歡莫歎歸休晚生
涯苦未完

代書寄廣信李遵度承制

剗北更千里漢唐爲極邊柰何今境土不復舊
山川虎帳兵家重雕弓嗣子傳佗年勳功處無
使後燕然

自和打乖吟

安樂窩中好打乖自知元沒出人才老年多病
不服藥少日壯心都已灰庭草剗除終未盡檻
花擡舉尚難開輕風吹動半醺酒此樂直從天

外來

伊川擊壤集卷之九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

年老逢春十三首

年老逢春春莫猜老年方自少年迴人情少悅酒不解天氣却寒花未開堤外有風斜送柳墻陰經雨半生苔去年波水東流去舊渌奈何新又來

年老逢春春正妍春研況在禁煙前纔寒却暖養花日行[illegible]雨便晴消酒天進退樽罍宜有主栽培桃李豈無權清談已是歡情極更把狂詩當管絃

年老逢春雨乍晴雨晴況復近清明天低宮殿初長日風暖園林未轉鶯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東君見賜何多也又復人間久太平

年老逢春莫厭春住家況復在天津既將水竹爲生計須與風花作主人故宅廢功除瓦礫新畦加意種蘭蕙未知去此閑田地何地更能容此身

年老逢春始識春春研都恐屬閑身能知青帝功夫大肯逐後生撩亂頻酒趁嫩醅嘗格韻花

承曉露看精神大凡尤物難分付造化從來不
貸人
年老逢春春意多波光誰染柳誰挼池亭正好
愛不徹草木向榮情柰何便把樽罍通意思須
防風雨害淸和千紅萬翠中間裏似我閑人更
有麼
年老逢春春莫厭春工慎勿致猜嫌紅芳若得
眼前過白髮任從頭上添雨後艷花零淚顆風
餘新月露眉尖輕醇酒面斟來凸舉盞長憂不
易拈
年老逢春春莫慳春慳不當世艱難四時只有
三春好一歲都無十日閒酒盞不煩人訴免花
枝須念雨催殘却愁千片飄零後多少金能買
此歡
年老逢春莫厭頻更頻能見幾迴春須將酒盞
强留客却恐花枝解笑人世態不堪新間舊物
情難免假疑眞誰云梁燕多言語此箇深寃都
未伸
年老逢春興未收願春慈造少遲留既稱好事
愁花老須與多情秉燭遊酒裏功勞閑汗馬詩
中罪過靜風流東君不柰人嘲戲僝僽花枝惡
未休
年老逢春莫惜狂惜狂無那興難當園林恰到
惡明媚風雨便多閑中傷花等半開宜速賞酒
聞繞熟便先嘗大都美物天長惜非是吾儕曲
主張
年老逢春春不任不任緣被老來侵一身老去
惡足惜滿眼春歸何處尋紅日墜時風更急落
花流處水仍深流鶯不悟芳菲歇猶向枝頭送
好音
年老逢春認破春破春不用苦傷神身心自有
安存地草木焉能媚惑人此日榮爲佗日瘁今
年陳是去年新世間憂喜常相逐多少酒能平
得君
和堯夫先生年老逢春三首　光
年老逢春春莫咍朱顏不肯似春迴酒因多病
無心醉花不解愁隨意開荒徑倦遊從碧草空
庭慵掃任蒼苔相逢談笑猶能在坐時牽車陌
上來
年老逢春無用驚對花弄筆眼猶明不嫌貧舍

舊來燕喚起醉眠何處鶯一僕相隨幅巾出群童聚看小車行人間萬事都捐去莫遣胷中氣不平

年老逢春猶解狂行歌南陌上東岡晴雲高鳥各自得白日遊絲相與長草色無情盡眼緑林花多思麗人香吾儕幸免簪裾累痛飲閑吟樂未央

崇德久待不至　光

淡日濃雲合復開碧嵩青洛遠縈迴林端高閣望已久花外小車猶未來

和

君家梁上年時燕過社今年尚未迴請罰誤君凝竚久萬花深處小車來

天啓夫君八斗才野人中路必須迴神仙一句難忘處花外小車猶未來

別兩絶

樓外花深礙小車難忘有德見思多欲憑桃李爲之謝桃李無言爭柰何

賞花高閣上負約罪難迴若許將詩贖何時不可陪

春日登石閣

瀍洛城中將相家廣栽桃李作生涯年年二月凭高處不見人家只見花

六十三吟

行年六十有三歲齒髮雖衰志未衰恥把精神虛作弄肯將才力妄施爲愁聞剖骨聲音切願見吹毛智數卑珎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陳希夷先生嘗有是說

感事吟

古人不見向上可觀其心其心固無佗而多顧義深令人不見心正可觀其面其面顧無佗而多顧利淺顧義則利人顧利則害民利人與害民而瘁反其身其身幸而免亦須殃子孫

偶書

天生萬物各遂其一唯人最靈萬物能并芝蘭芬芳麒麟鳳凰此類之人鮮有不藏狼毒冶葛梟鴟蛇蝎此類之人鮮有不孽藏唯思安孳唯思殘日夜無息相代于前天無私覆地無私載俱能含養始知廣大

偶得吟

蛙蜢泥中走鳳凰雲外飛雲泥相去遠自是難相知

太和湯吟

二味相和就甕頭一般妝口效偏優同斟秖却因無事獨酌何嘗爲有愁饒沃便從真宰辟半醺仍約伏羲遊人間盡愛醉時好未到醉時誰肯休

洗竹

歲寒松栢共經秋叢剉無端蔽翳稠遍地冗枝都與去倚天高幹一齊留應龍吟後聲能效儀鳳來時功可收未說其佗爲用處此般風格最難儔

天意吟

天意無佗只自然自然之外更無天不欺誰怕居暗室絕利須求在一源未喫力時猶有說到收功處更何言聖人能事人難繼無價明珠正在淵

代書戲祖龍圖

祖兄同甲申二十七日長無慙可低肩有欲能抵掌交情日更深道義久相尚但欠書册人黄金八百兩（擇之葬其親也書誌用予姓名）

把酒

把酒囑兒男吾今六十三處身雖未至講道固無慙世上榮都謝林間樂尚貪語其貪一也且免世猜嫌

對花（熙寧七年）

花枝照酒巵把酒囑花枝酒盡錢能買花殘藥不醫人無先酩酊花莫便離披慢慢對花飲兒春能幾時

四道吟

天道有消長地道有險夷人道有興廢物道有盛衰興廢不同世盛衰不同時奈何人當之許多喜與悲

林下吟

林下一般奇俗人那得知乍圓明月夜幾放好花枝美酒未斟滿佳賓莫放歸世間優我輩幸有這些兒

春陰

日日是春陰春陰又復沉養花雖有力愛月豈無心月滿方能看花開始可吟柰何花與月殊

不諒人深
花好難久觀月好難久看花能五七日月止十
二圓圓時仍齟齬開處足摧殘風雨尋常事人
心何不安

囑花吟

把酒囑花枝花枝亦要知花無十日盛人有百
年期據此銷寬處寧思中酒時若非詩斷割難
觧一生迷

懶起吟

半記不記夢覺後似愁無愁情倦時擁衾側卧
未快起簾外落花撩亂飛

感事吟

君子小人正相反上智下愚誠不移治葛根非
連靈芝柰何生與天地齊

三惑

老而不歇是一惑安而不樂是二惑閑而不清
是三惑三者之惑自戕賊

四喜

一喜長年爲壽域二喜豐年爲樂國三喜清閑
爲福德四喜安康爲福力

何如吟

立身須作真男子臨事無爲淺丈夫料得人生
皆素定空多計較竟何如

問春吟

自古言花須說鶯鶯花本合一時行因何花謝
鶯纔至浪得鶯花相與名輒欲問春春不應私
於蜂蝶有何情流鶯不伏春辜負啼了千聲又
萬聲

樓上寄友人

有客常輕平地春夫春不得不云云能安陋巷
無如我既上高樓還憶君滿眼雲林都是緑萬
家輝舞半來新憑欄須是心無事誰是憑欄無
事人

所失吟

所失彌多所得微中間羸得一歔欷人榮人悴
乃常理花謝花開何足追偶爾相逢却相別乍
然同喜又同悲只消照破都無事何必區區更
辨爲

插花吟

頭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經兩世

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況復筋骸粗康健那堪時節正芳菲酒涵花影紅光溜爭忍花前不醉歸

閑居吟

閑居須是洛中居天下閑居皆莫如文物四方賢俊地山川千古帝王都絕奇花卉持芳酹最軟草間移小車只有堯夫須親舊交親殊不負堯夫

依韻和張子堅太傅

八載相逢恨未平知何別酒又還傾雖慙坦率殊多額却識清和王有聲處世當爲天下士賞花須是洛陽城也知今古真男子造化功夫不易生

還鞠十二著作見示共城詩卷

寫像丹青未易皆丹青難寫像情懷覧君十首詩三遍勝我再遊鄉一迴故國不知新想迴家山如見舊崔嵬功名時事人休問只有兩行清淚揩

樂物吟

日月星辰天之明耳目口鼻人之靈皇王帝伯（音霸）由之生天意不遠人之情飛走草木類既別士農工商品自成安得歲豐時長平樂與萬物同其榮

喜春吟

春至已將詩採伺春歸更用酒追尋酒因春至春歸飲詩爲花開花謝吟花謝花開詩屢作春歸春至酒頻斟情多不是強年少和氣衝心何可任

暮春吟

多情湍佑羡楊花出入千家復萬家少日壯心都失去老年新事不知佗詩中罪過人多恕酒裏功勞我自誇猶有一般牢落處交親太半在天涯

和王中美大卿致政二首

等候人間七十年便知平子賦歸田知時所得誠多矣養志其誰曰不然況有林泉情悅樂却無官守事拘牽小車近日曾馳謁正值夫君春晝眠

自古有才思奮飛夫君何故獨知時平生懷抱未少屈盛世掛冠良得宜入格柳披風細細壓

春花笑日遲遲傳呼震地問前過更不令人問
是誰

和北京王郎中見訪留詩

車從賞春來北京耿君先期已馳情此時殞霜
柰何重今歲花開徒有聲既辱佳章仍墜刺寧
無累句代通名天之才美應自惜料得不爲時
虛生

喜樂吟

生身有五樂居洛有五喜人多輕習常殊不以
爲事吾才無所長吾識無所紀其心之泰然柰
何人了此

一樂生中國　二樂爲男子　三樂爲士人　四樂見太平　五樂聞道義
一喜多善人　二喜多好事　三喜多美物　四喜多佳景　五喜多大體

歡喜吟

歡喜又歡喜喜歡更喜歡吉士爲我友好景爲
我觀美酒爲我飲美食爲我餐此身生長老盡
在太平間

天道吟

天道不難知人情未易窺雖聞言語處更看作
爲時隱几功夫大揮戈事業卑春秋頼秉興出

用小車兒

室吟

一室可容身四時長有春何嘗無美酒未始絕
佳賓洞裏賞花者君實池中有洞宅天邊泛月人君貺也宅
中有樹相逢應有語笑我太因循

正月二十六日獨步至洛濱偶成二
詩呈堯夫先生　光

拜表歸來抵寺居解鞍縱馬罷傳呼紫花金帶
盡脫去便是林間一野夫

草軟波晴沙路微手攜筇竹着深衣白鷗不信
忘機久見我猶穿岸柳飛

依韻和君實端明洛濱獨步

冠蓋紛紛塞九衢聲名相軋在前呼獨君都不
將爲事始信人間有丈夫

風背河聲近亦微斜陽淡泊隔雲依一雙白鷺
來煙外將下沙頭又却飛

雨後天津獨步

洛陽宮殿鎖晴煙唐漢以來書可傳多少升沉
都不見空餘四面舊山川

春色

去歲春歸留不住今年春色來何處洛陽處處是桃源小車漸轉東街去

太平吟

天下太平日人生安樂時更逢花爛漫爭忍不開眉

禁煙留題錦屏山下四首

滿川桃李弄芳妍不忍重為風所殘忍使一年春遂去儘凭高處與盤桓

寒食風煙錦屏下凭高把酒興何如滿川桃李方妍媚不忍重為風破除

無涯桃李待清明經歲方能開得成不念化工曾着力狂風何故苦相凌

春半花開百萬般東風近日惡摧殘可憐桃李性温厚吹盡都無一句言

兩歲錦屏之遊不克見鄭令因以寄之

歲歲群芳正爛開錦屏山下實春來兩年不得陪山躑洞裏仙人出未迴

東軒前添色牡丹一株開二十四枝成兩絶呈諸公

牡丹一株開絶倫二十四枝嬌娥顰天下淮洛十分春邵家獨得七八分

牡丹一株開絶奇二十四枝嬌娥圍滿洛城人都不知邵家獨占春風時

酬堯夫招看牡丹

君家牡丹深淺紅二十四枝為一叢不唯春光占七八才華自是詩人椎

君家牡丹今盛開二十四枝為一栽主人果然青眼待正忙亦須偷暇來少逕嘗與剖仁上謁

花時阻雨不出

三月洛城春半時鞦韆未拆楊花飛小車不出閑春泥亂紅飜處流鶯啼

安樂窩中吟

安樂窩中職分脩分脩之外更何求滿天下士情能接遍洛陽園身可遊行已當行誠盡處看人莫看力生頭因思平地春言語使我嘗登百尺樓司馬君實有詩云始知平地上春不尽青春

安樂窩中事事無唯存一卷伏羲書倦時就枕不必睡忺後携筇任所趨准備點茶收露水隄防合藥種魚蘇苟非先聖開蒙恪幾作人間淺

丈夫

安樂窩中弄舊編舊編將絶又重聯燈前燭下三千日水畔花間二十年有主山河難占籍無爭風月任收權閑吟閑詠人休問此箇功夫世不傳

安樂窩中萬户侯良辰美景忍虛休已曾得手春深日更欲披衣年老頭曉露重時花滿檻暖酩浮處酒盈甌聖人喜得些兒事又省工夫又省憂

安樂窩中春夢迴俻無塵事可裝懷輕風一霎

座中過安樂窩中天外來日影轉時從杖屨花陰交處傍樽罍人間未若吾鄉好又况吾鄉多美才

安樂窩中春不虧山翁出入小車兒水邊平轉綠楊岸花外就移芳草堤明快眼看三月景康強身歷四朝時鳳凰樓下天津畔仰面迎風倒載歸

安樂窩中三月期老來纔會惜芳菲自知一賞有分付誰讓黃金無子遺美酒飲教微醉後好花看到半開時這般意思難名狀只恐人間都

未知

安樂窩中春暮時閉門慵坐客來稀蕭蕭微雨竹間霽嘒嘒翠禽花上飛好景盡將詩記錄歡情須用酒維持自餘身外無窮事皆可掉頭稱不知

安樂窩中甚不貧中間有榻可容身儒風一變至於道和氣四時長若春日月作明明主日人言成信信由人唯人與日不相遠過此何嘗更語眞

安樂窩中設不安略行湯劑自能痊居常無病

不服藥就使有災宜俟天理到昧時須索講情於盡處更何言自餘虛費閑思慮都可易之爲晝眠

安樂窩中春欲歸春歸忍賦送春詩雖然春老難牽復却有夏初能就移飲酒莫教成酩酊賞花愼勿至離披人能知得此般事焉有閑愁到兩眉 又云安樂窩中三月期老年纔會惜芳菲酒防酩酊須生病花恐離披遂便飛飲酒莫教成酩賞花愼勿至離披離披酩酊惡滋味不作歡欣只作悲

生爲男子偶昌辰安樂窩中富貴身大字寫詩誇壯健小盃飲酒惜輕醇山川澄淨初經雨草

木暄妍正遇春造化功夫精妙處都宜分付與
閑人

安樂窩中雖不拘不拘終不失吾儒輕醇酒用
小盞飲豪壯詩將大字書花木暄妍春雨後山
川澄淨九秋餘閑中意思長多少無忝人間一
丈夫

奉和安樂窩吟　光

靈臺無事日休休安樂由來不外求細雨寒風
宜獨坐暖天佳景即閑遊松篁亦足開青眼桃
李何妨插白頭我以著書爲職業爲君偷暇上
高樓

食梨吟

願君莫愛金花梨願君須愛紅消梨金色紅消
兩般味一般顏色如烟脂紅消食之甘如飴金
花食之先顰眉似此誤人事不少未食之前宜
辨之

依韻答安之少卿

疊巘如屏四面開可堪虛使亂雲堆已曾同賞
花無限須約共遊山幾迴未老秋光詩擁筆乍
凉天氣酒盈盃輕風早是得人喜更向芰荷深
處來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一

上巳觀花思友人

上巳觀花花意穠今年正與昔年同當時同賞知何處把酒猶能對遠風

戲呈王郎中

近年好花人輕之東君惡怒人不知直與增價一百倍滿洛城春都買歸一株二十有四枝枝枝皆有傾城姿又恐冷地狂風吹盛時都與籍入詩 予家有牡丹一枝名曰添色紅開二十有四枝

流鶯吟

遷喬固有之出谷未多時正嫩黃鳥舌初新金作衣替花言灼灼代柳說依依柳外晚猶轉花前曉又啼啼多因雨過轉少爲春歸莫遣行人聽行人路正迷

善賞花吟

人不善賞花只愛花之貌人或善賞花只愛花之妙花貌在顏色顏色人可效花妙在精神精神人莫造

善飲酒吟

人不善飲酒唯喜飲之多人或善飲酒唯喜飲之和飲多成酩酊酩酊身遂疴飲和成醺酣醺酣顏遂酡

省事吟

慮少夢自少言稀過亦稀簾垂知日永柳靜覺風微但見花開謝不聞人是非何須尋洞府度歲也應遲

一春吟

一春九十日風雨占幾半花好不成觀心狂未能按

舉世吟

舉世自紛紛誰爲無事人吾生獨何幸卧看洛陽春

春水吟

春水渌成波成波無柰何難將染佗物止可染輕羅

春雨吟

春雨細如絲如絲霡霂時如何一霶霈萬物盡熙熙

可惜吟

可惜熙熙一片春不多時節覔無因眼前園苑

知何限只見鶯啼不見人

簪花吟

簪花猶且強年少訴酒固非佯小心花好酒嘉情更好柰何明日病還深

春去吟

春去休鶯晚夏來還喜㓜殘芳雖有在得似綠陰無

奉別堯夫先生承見留數刻漬梅酒磨況水飲別聊書代謝　中師

磨湯漬酒重分攜景霽風和二月時莫忘天津別君處黃梅庭下半離披

和大尹李君錫龍圖留別詩

多情大尹辭春去正是群芳爛漫時自古英豪重恩意群芳愼勿便離披

走筆和君錫堯夫　光

先生洛社坐忘機大尹朝天去佐時今日梅花浮別酒青雲早晚重來披

答李希淳屯田三首

去歲嘗蒙遠寄詩當時已歎友朋希如今存者殆非半不縱歡遊待幾時

竹間水際情懷好月下風前意思多洛社過從無事日非吾數輩更誰何

胷中日月時舒慘筆下風雲旋合離老去無成尚如此不知成後更何爲

箋年老逢春八首

年老逢春春莫疑

箋云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且無形可見只有意能知

老年纔會惜芳菲

箋云一歲正榮處三春特盛時是花堪愛惜況見好花枝

自知一賞有分付

箋云群卉爭妍處奇花獨異時東君深意思亦恐要人知

誰讓萬金無子遺

箋云白日偏催處黃金欲盡時侈心都用了始得一開眉

美酒飲教微醉後

箋云甕頭噴液處盞面起花時有客來相訪通名曰伏羲

好花看到半開時

箋云風輕如笑處露重似啼時只向笑啼處濃香惹滿衣

這般意思難名狀

箋云陰陽初感處天地未分時言語既難到丹青何處施

只恐人間都未知

箋云酒到醺酣處花當爛漫時醺酣歸酩酊爛漫入離披

謝彥國相公和詩用醉和風雨夜深歸

道堂閑話儘多時塵外盃觴不浪飛初上小車人已静醉和風雨夜深歸

謝君實端明用只將花卉記冬春

有時自問自家身莫是羲皇已上人日往月來都不記只將花卉記冬春

謝君貺宣徽用少微今已應星文

一字詩中義未分少微今已應星文閑人早是無憑據更與閑人開後門

謝安之少卿用始知安是道梯階

窩名安樂直堪咍臂痛頭風接續來恰見安之便安樂始知安是道梯階

謝開叔司封用無事無求得最多

客問人間事若何堯夫對曰不知佗居林之下行林下無事無求得最多

謝伯淳察院用先生不是打乖人

經綸事業須才者燮理功夫有巨臣安樂窩中閑偃仰焉知不是打乖人

自謝用此樂直從天外來

得自苦時終入苦來從哀處卒歸哀既非哀苦中間得此樂直從天外來

別謝彥國相公三首

和詩韓國老見比以宣尼引彼逐魯事指予來西畿 時任洛 日星功共大麋鹿分同微華衮承褒借將何荅所知

仲尼天縱自誠明造化功夫發得成見比當初歸魯事堯夫才業若為情

嘗走狂詩到座前座前仍是洞中仙無涯風月供才思清潤何人敢比肩

別謝君實端明

曹王八斗才今日爲余催錦繡佳章裹芝蘭秀
句開煩痾熸軀體溽暑爍樓臺宜把君詩諷清
風當自來

大字吟

詩成半醉正陶陶更用如椽大筆抄儘得意時
仍放手到凝情處略濡毫魯陽却日功猶淺宗
慤乘風志未高寫出太平難狀意任佗天下頌
功勞

教子吟

爲人能了自家身千萬人中有一人雖用知如
未知說在手行與不行分該通始謂才中秀傑
出方名席上珎善惡一何相去遠也由資性也
由勤

臂痛吟

先苦頭風已病軀新添臂痛又何如無妨把盞
只妨拜雖廢梳頭未廢書不向醫方求效驗惟
將談笑且消除大凡物老須生病人老何由不
病乎

世上吟

世上偷閑始得閑我生長在不忙閒光陰有限
同歸老風月無涯可慰顏坐卧逍身唯水竹登
臨滿目但雲山醉眠只就花陰下轉破花陰夢
始還

逸書吟

丹山誰道鳳爲巢事下吾能見九苞逸句得時
如虎變大篇成處若神交千端蜀錦新番樣萬
樹春華暖弄稍天馬無蹤周八極但臨風月鐙
相獻

旋風吟二首

安有太平人不平人心平處固無爭恭中機械
不願看琴裏語言時喜聽少日掛心唯帝典老
年留意只羲經自知別得收功處松桂隆冬始
見青

松桂隆冬始見青蒿萊盛夏亦能榮光陰去後
繩難繫利害在前人必爭萬事莫於疑處動一
身常向吉中行人心相去無多遠安有太平人
不平

又二首

近日衰軀有病侵如何醫藥不求尋軒前密葉
自成幄砌下黃花空散金閒看蜜蜂收蜜意靜

觀巢燕壘巢心，非關天下知音少，自是堯夫不善琴

自是堯夫不善琴，非關天下少知音。老年難做少年事，年少不知年老心。將養精神便靜坐，調停意思喜清吟。如何醫藥不尋訪，近日衰軀有病侵。

頭風吟

近日頭風不柰何，未妨談笑與高歌。人才相去不甚遠，事體所爭能許多。閉目面前都是暗，開懷天外更無佗。若由智數經營得，大有英雄善揣摩。

答客吟

說者從來太過乎，道須能卷又能舒。人間好事不常有，天下奇才何處無。年近縱心唯策杖，詩逢得意便操觚。快心亦恐詩拘束，更把狂詩大字書。

老去吟

老去無成不入時，中年養病只吟詩。因乗意思要舒放，肯把語言生事治。世上閑愁都一致，人間何務更能爲。攜笻晚步天津畔，爲報沙鷗慎勿飛。

行年六十有三歲，二十五年居洛陽。林靜城中得山景，池平坐上見江鄉。賞花長被盃盤苦，愛月屢爲風露傷。看了太平無限好，此身老去又何妨。

依韻和王安之判監少卿

人行一善已爲優，何况夫君百行修。曩日慈闈貪眷戀，多年官路不追求。官纔少列辜清德，職與上庠尊白頭。洛社逾時阻相見，許多歡意却還休。

曉事吟

曉物情人爲曉事，知時態者號知人。知人失後却成害，曉事過時還不淳。

解歡吟

生不爭名與爭利，夫君何故解歡意。以道自重固有之，非理相干是無謂。白日升天恐虛傳，金貂換酒何曾醉。誰云憂撓大於山，亦是人間常式事。

病起吟

病作因循一月前，豈期爲苦稍淹延。朝昏飲食

是難進軀體虛羸不可言既勸佳賓持酒盞更將大筆寫詩篇始知心者氣之帥心快沉痾自釋然

半醉吟

半醉上車兒車兒穩碾歸輕風迎面處翠柳拂頭時意若兼三事情如擁九麾這般閑富貴料得沒人知

半醉小車行世間無此榮凉風迎面細垂柳拂頭輕意若兼三事情如擁萬兵這般閑富貴料得沒人爭

覽照吟

凌晨覽照見皤然自喜皤然一叟仙慷慨敢開天下口分明高道世間言雖然天下本無事不那世間長有賢自問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稱老林泉

人壽吟

人壽百年間其間多少難予今六十三何止于一半骨瘦固非清髮白豈謂筭便化不爲夭況且粗康健

年平吟

身老太平間身閑心更閑非貴亦非賤不飢兼不寒有賓須置酒無日不開顏第一條平路何人伴往還

古琴吟

長隨書與碁貧亦乆藏之碧玉琢爲軫黃金拍作徽典多因待客彈少爲求知近日僮奴惡須防煑鶴時

求信吟

始則求人信有知有不知既而求自信人或多知之今我不求信何人更起疑無可無不可安往不熙熙

蝎蛇吟

蛇毒遠于生蝎毒近于死蛇蝎雖不同其毒固無異蛇以首中人蝎以尾用事柰何天地間畏首又畏尾

自在吟

心不過一寸兩手何拘拘身不過數尺兩足何區區何人不飲酒何人不讀書柰何天地間自在獨堯夫

心安吟

心安身自安身安室自寬心與身俱安何事能
相干誰謂一身小其安若泰山誰謂一室小寬
如天地間

論詩吟

何故謂之詩詩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
中事不止鍊其辭抑亦鍊其意鍊辭得奇句鍊
意得餘味

爲善吟

人之爲善事善事義當爲金石猶能動鬼神其
可欺事須安義命言必道肝脾莫問身之外人

知與不知

即事吟

事到患來頻何由得任真就新須果敢從善莫
因循盜亦自有道人而或不仁義緣無定體安
處是行身

偶得吟

日爲萬象精人爲萬物靈萬象與萬物由天然
後生言由人而信月由日而明由人與由日何
嘗不太平

靜坐吟

人生固有命物生固有定豈謂人最靈不如物
正性或聞陰有鬼善能致人死致死設有由死
外何所求又况人之命繫天不繫佗陰鬼設有
靈獨且柰天何

靜樂吟

和氣四時均何時不是春都將無事樂變作有
形身靜把詩評物閑將理告人雖然無鼓吹此
樂世難倫

男子吟

欲作一男子須了四般事財能使人貪色能使

人嗜名能使人矜勢能使人倚四患既都去豈
在塵埃裏

望雨

盛夏久不雨滿天下愁苦安得一片雲狀取人
間否
久旱偶成雨方喜慰愁苦雖能斂塵土不能狀
禾黍

四義吟

小人固無知惟以利爲視君子固不欺見得還
思義思義不顧死見利或忘生二者之所起平

之與不平

金帛吟

金帛一種物所用固不常聘則謂之幣貢則謂之將貿則謂之貨積則謂之藏賂則謂之賄竊則謂之贓

盜伯吟

盜伯竊財物其心不慮佗取時唯恐少敗後只嫌多

盜伯竊財物其心只慮添安得取時貪却似敗時嫌

待物吟

待物莫如誠誠真天下行物情無遠近天道自分明義理須宜顧才能不用矜世間閑緣飾到了是虛名

唐虞吟

天下目爲目謂之明四目天下耳爲耳謂之達四聰前旒與黈纊所貴無近情無爲無不爲知此非虛生

曝書吟

蟲蠹書害少人蠹書害多蟲蠹曝已去人蠹當

如何

兩犯吟

這般事業人難繼此箇功夫世莫傳窺牖知天乃常事不窺牖見是知天

憫旱

正要雨時須不雨已成災處更成災如何百穀欲焦爛遍地止存蒿與萊

無事吟

人間萬事若磨持並入枯榮利害機秪有一般無對處都如天地未分時

閣上招友人

清風正藹如小閣枕通衢不欲久獨擅能來同享無

憶夢吟

心足而家貧體疎而情親開襟知骨瘦發語見天真

大筆吟

詩成大字書意快有誰如巨浪銀山立風檣百尺餘

酒喜小盃飲詩快大字書不知人世上此樂更

誰如

仁聖吟

體道之謂聖如天之謂仁如何仁與聖天下莫敢倫

自慶吟

俗阜知君德時和見帝功況吾生長老俱在太平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一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二

心耳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人鬼吟

既不能事人又爲能事鬼人鬼雖不同其理何嘗異

夢中吟

夢裏常言夢誰知覺後思不知今亦夢更說夢中時

日中吟

日中爲噬嗑交易是尋常彼各不相識何復更思量

月到梧桐上吟

月到梧桐上風來楊柳邊院深人復静此景共誰言

步月吟

林鋪天尤碧風餘月更明人間無事日得向此中行

偶得吟

人間事有難區處人間事有難安堵有一丈夫
不知名静中只見閑揮麈

答人吟

林下閑言語何須更問爲自知無紀律安得謂
之詩

寄曹州李審言龍圖

曏日所云是如今却是非安知今日是不起後
來疑
曏日所云我如今却是伊不知今日我又是後
來誰

清夜吟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
人知

思聖吟

不逢聖人時不見聖人面聖人言可聞聖人心
可見

君子吟

君子存大體小人無常心於人不求備受恩惟
恐深

安分吟

安分身無辱知幾心自閑雖居人世上却是出
人間

感事吟

四海三江與五湖只通舟楫不通車往來無限
安平者豈是都由香一爐

登石閣吟

一般情意惡難羈長怕登高望遠時今日凭欄
異常日幾迴將下又遲遲

憶昔吟

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苟非益友

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可必吟

可必人間惟善事不由天地只由衷莫嫌效遠
因而止更勉其來更有功

恍惚吟

恍惚陰陽初變化絪氳天地乍迴旋中間些子
好光景安得功夫入語言

謝君實端明詩

人說崑崙多美玉世傳蒼海有明珠世傳人說
恐無據今我家藏乃不虛

好勇吟

好勇能過我當仁豈讓師勇須仁以濟仁必勇爲資

莫如吟

親莫如父子遠莫如蠻夷蠻夷和亦至父子失須離

仁莫如父子義莫如君臣二者尚有失自餘惡足論

君臣守以義父子守以仁義失爲敵國仁失爲路人

里閈吟

里閈閑過從太平之盛事吾鄉多吉人况與他鄉異

太平之盛事天下之美才人間無事日都向洛中來

思友吟

欲見心無已久違情柰何雲煙雖咫尺不得屢相過

忠信吟

忠信于人最有情平居非是鬼神輕何須只在

江湖上患難切身然後行

代簡答張淳秘校

老年前事怕追思更見曾悲先德詩却有斷章聊自慰如今冢嗣務於誰

代簡謝尹處初先生

樂國久容人避乖非窩何以狀清懷則予豈敢窺高蹋天險能升不用階

代簡謝王茂直惠酒及川牋

白羊王屑誠佳物臂痛頭風正苦時酒放半醺詩思動窩中何用更呼醫

寄壽安令簿尉諸君

錦幈山下好安棲花月風煙未改移聞說近來長袖過林前立馬儘多時

知識吟

曾見方言識曾聞始謂知柰何知與識天下亦常稀

人情吟

古事余今事今人乃古人只應情未浹情浹自相親

因何吟

梅因何而酸塩因何而鹹茶因何而苦薺因何而甘

天聽吟

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

白頭吟

五福雖難備三殤却不逢太平無事日得作白頭翁

天意吟

人能言語自能窺天意無言人莫欺莫道無言便無事殆非流俗所能知

謝壽安縣惠神林山牒

西南有山高崖嵬亂峯圍遶如蓬萊中間有地可容足泉甘木茂無塵埃諸君之意一何厚恊謀判給如風雷天津八月水波定便可乘查覲一廻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見戲安之非是棄堯夫吟

安之殊不棄堯夫亦恐傍人有厚誣開叔當初言得罪希淳在後說無辜請然情意都如舊刻地盃盤又見呼始信歲寒心未替安之殊不棄堯夫

小車吟

自從三度絕韋編不讀書來十二年大鼇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閑為水竹雲山主靜得風花雪月權俯仰之間無所愧任他人謗似神仙

晚步吟

晚步上陽堤手携笻竹枝靜隨芳草去閑逐野雲歸月出松梢處風來蘋末時林間此光景能有幾人知

接花吟

物為萬民生人為萬物靈人非物不活物待人而興男女天所生夫妻人所成天人相與外率是皆虛名

答任開叔郎中昆仲相訪

竹影戰纔羅閑思安樂窩曠時稱不見聯轡幸相過寵莫兼金比褒逾華袞多從來有詩癖使我遂成魔

小春天

八月小春天如人強少年偷生誠有謂却老固
無緣既有神仙術能迴草木妍安知太平日不
得似堯夫

深秋吟

終歲都無事四時長有花小車乘興去所到便
如家

中秋吟

中秋光景好況復月團圓大抵衆所愛柰何兼
獨難天晴仍客好酒美更身安四者若闕一不
能成此歡

同程郎中父子月陂上閒步吟

草軟沙平風細溜雲輕日淡柳低接狂言不記
道何事劇飲未嘗如此盃景好只知閒信步朋
歡郡覺太開懷必期快作賞心事却恐賞心難
便來

類和

先生相與賞西街小子親持几杖來行處每容
參極論坐隅還許侍餘盃檻前流水心同樂林
外青山眼重開時泰心閑難兩得直須乘興數
追陪

月陂堤上四徘徊北有中天百尺臺萬物已隨
秋色改一樽聊爲晚涼開水心雲影閒相照林
下泉聲靜自來世事無端何足計但逢嘉日約
重陪

秋望吟

草色連雲色山光接水光危樓一百尺旅鴈兩
三行

閑適吟

春看洛城花秋翫天津月夏披嵩岑風冬賞龍
山雪

觀陳希夷先生真及墨跡

未見希夷真未見希夷蹟止聞希夷名希夷心
未識

及見希夷蹟又見希夷真始知今與古天下長
有人

希夷真可觀希夷墨可傳希夷心一片不可得
而言

遊神林谷寄堯夫　光

山人有山未嘗遊俗客遠來仍久留白雲滿眼
望不見可惜宜陽一片秋

答君實端明遊壽安神林

占得幽棲一片山都離塵土利名間四時分定所遊處不爲移文便往還

杏香花

客說河州事經營杳未涯訝予獨無語貪嗅杏香花

天津晚步

芝蓋久稀踈暮雲空塊北千年舊都城一片閑宮闕禁籞尚連延觚稜猶截嶭橋勢橫雖霓堤形偃初月遲潤岸已深漢唐時既欹危亭獨坐

人浪把興亡閱

歡喜吟

日往月來終則有始半行天上半下地底照臨之間不憂則喜予何人哉歡喜不已

自作真贊

松桂操行鶯花文才江山氣度風月情懷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往閒來 丸謂太極

奢侈吟

侈不可極奢不可窮極則有禍窮則有凶

多多吟

天下居常害多于利亂多于治憂多于喜奈何人生不能免此奈何予生皆爲外事

畏愛吟

人有正性事事皆齊人無正性事事皆差失于用恩以非爲是失于用威以是爲非恩威既失畏愛何知不知畏愛何用恩威喜怒不節鮮不至期婦人男子宜用戒之

秋閣吟

秋閣一凭欄人心何悄然乾坤今歲月唐漢舊山川淡泊霜前日蕭踈雨後天冊青空妙手此

意有誰傳

浮生吟

浮生曉露邊且喜又添年動悔須有悔求全未必全處人心上事道物性中言寰宇雖然廣其誰曰不然

力外吟

以少爲多以無爲有力外周旋不能長久

謝傅欽之學士見訪

長莫長于天大莫大於地天地尚有極自餘安足計世態非一朝人情止于是以至立殊功無

非借巨勢適會在其間慎勿強生事雖嚴似雪霜無改如松桂方惜久離闊却喜由道義相别二十年猶能記憔悴

賞雪吟

一片兩片雪紛紛三盃五盃酒醺醺此時情狀不可論直疑天地幾絪縕

答傅欽之

欽之謂我曰詩似多吟不如少吟詩欲少吟不如不吟我謂欽之曰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芝蘭在室不能無臭金石振地不能無聲惡則哀之哀而不傷善則樂之樂而不淫

月陂閑步

因隨芳草行來遠爲愛清波歸去遲獨步獨吟仍獨坐初凉天氣未寒時

仲尼吟

仲尼生魯在吾先去聖千餘五百年今日誰能知此道當時人自比于天皇王帝伯中原主父子君臣萬世權河不出圖吾已矣脩經意思豈徒然

謝圓益上人惠詩一卷

覧公詩十首起我意何多似藥驅疑疾如茶滌睡魔月當松皎潔山隔水嵯峨明日如無事天津可再過

自述二首

何者堪名席上珍都緣當日得師真是知伏我無如老惟喜放懷長似春得志當爲天下事退居聊作水雲身胷中一點分明處不負高天不負人

陸海卧龍收爪甲遼天老鶴戢毛衣難攀騏驥日千里易足鷦鷯巢一枝最好朋儕同放適博高臺榭與登躋雲山勝處追尋遍似我清閑更有誰

答會計杜孝錫寺丞見贈

四方多善人于善未毫分有意空求志無功漫愛君閑行觀止水靜坐看歸雲老向太平裏朝廷正右文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二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三

天津弊居蒙諸公共為成買作詩以謝

重謝諸公為買園買園城裏占林泉七千來步平流水二十餘家爭出錢嘉祐卜居終是僦熙寧受券遂能專鳳凰樓下新閑客道德坊中舊散仙洛浦清風朝滿袖嵩岑皓月夜盈軒接䍦倒戴芰荷畔談麈輕揺楊柳邊陌徼銅駝花爛熳堤連金谷草芊綿青春未老尚可出紅日已高猶自眠洞號長生宜有主窩名安樂豈無權敢於世上明開眼會向人間別看天盡送光陰歸酒盞都移造化入詩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堯夫筆似椽

同諸友城南張園賞梅十首（二首和長水李令子真韻）

東風一夜拆梅枝舞蝶遊蜂都不知揷了滿頭仍清酒任他人道拙於時

折來嗅了依前嗅重惜清香難久留多謝主人情意切未殘仍許客重遊

清香冷艷偏多處猛雨狂風未有前賞意正濃紅日墜如何既去遂經年

紅日墜時情更切玉山頹處興還深攀條時揀繁枝折不揷滿頭辜此心

梅臺賞罷意何如歸揷梅花登小車陌上行人應見笑風情不薄是堯夫

酒中漬後香尤烈笛裏吹來韻更清此韻此香來處好此時消得一凝情

春早梅花正爛開生平不飲亦啣盃城南盡日高臺上恰似江南去一迴

梅花四種或紅黃顏色不同香頗同更遠也須重一到看看隨水又隨風

五嶺雖多何足覩三川縱少須重去臺邊況有數十株仍在名園最深處

人間好物尤宜惜天下奇才非易得他日相逢他處時始知此會重難覓

荅人吟

誰道閑人無事權事權唯只是詩篇四時雪月風花景都與收來入近編

杪春洛城梅開時賞梅更吟梅花詩梅花雖開難遠寄唯寄梅詩伸所思

依韻和君實端明惠酒

春風吹雪亂飄飄林下如何更寂寥霜憲威稜正難犯小人嘗既是難消

謝壽安簿寄錦屏山下所失剪刀

江夏尚能悲墜履少原唯解泣遺簪一刀所失安足繫不那父經人用心

謝君實端明惠山蔬八品

八品山蔬盡藥萌何山採得各標名山翁驚受霜臺貺即命山妻親自烹

謝君實端明惠牡丹

霜臺何處得奇葩分送天津小隱家初訝山妻忽驚走尋常只慣插葵花

謝判府王宣徽惠酒

自得花枝向遠鄰只憂輕負一番春無何寵貺酒雙榼少室山人遂不貧

看花四絕句呈堯夫　光

洛陽相望盡名園牆外花勝牆裏看手摘青梅供按酒何須一一具盃盤

洛陽相識盡名流騎馬遊勝下馬遊乘興東西無不到但逢青眼即淹留

洛陽春日最繁華紅綠陰中千萬家誰道群花如錦繡人將錦繡學群花

南園桃李近方栽澆水未乾花已開山果野蔬隨分有交遊不厭但頻來

和君實端明洛陽看花

洛陽最得中和氣一草一木皆入看飲水也須無限樂況能時復舉盃盤

洛陽花木誇天下吾輩遊勝庶士遊重念東君分付意忍於佳處不淹留

洛陽交友皆奇傑遞賞名園只似家却笑孟郊窮不慣一日看盡長安花

南園一色栽桃李春到且園花早開多謝主人情意厚天津客不等閑來

送酒堯夫先生因戲之　光

林下雖無憂可消許由聞說掛空瓢請君呼取孟光飲共插花枝賣藥苗（前送牡丹藥苗堯夫皆有詩）

和君實端明送酒

大凡人意易為驕雙榼何如水一瓢亦恐孟光心漸侈自茲徵厭紫芝苗

暮春吟

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

依韻和鎮戎倅龔章屯田

十五年前初見君見君情意便如親雖然林下無他事不那心間思故人萬物比之論至底冊誠到了摠輸真過從洛杜勝諸處何日能來共卜隣

安樂窩銘

安莫安于王政平樂莫樂于年穀登王政不平年不登窩中何由得康寧

愁恨吟

城裏住煙霞天津小隱家經書爲事業水竹是生涯恨爲雲遮月愁因風損花恨愁花月外何暇更知他

悲喜吟

吳起初辭魏張儀乍入秦西河蒙惠久南楚受欺頻

善惡吟

君子學道則務本小人見利則忘生務本則非礼不動見利則非賄不行

所學吟

人之所學本學人事人事不脩無學何異

君子行

何者爲君子君子固可修是知君子途使人從之遊與義不與利記恩不記讎揚善不揚惡主喜不主憂

思省吟

仲尼再思曾子三省予何人哉敢忘修整

梁燕吟

物情誰道爾無知秋去春來不失期今歲新雛又成就去時寧不重依依

鄒田二忌

鄒田二忌不相能賈卜之言惡足明利害傷真至于此姓田入去恨難平

孫龐二將

孫臏伏兵稱有法龐涓鑽火一何愚兵家詭詐盡如此利害令人自不殊

一言感人

爲女不嫁爲士不宦齊人一言田子辭爲

四公子吟

時去三王事歸五霸七雄既爭四子乃詫孟嘗居先信陵居亞平原居中春申居下

淳于髡酒諫

賜酒于君欽不知味執法在前恐懼無既當此之時一斗而醉宗族滿堂既孝且悌尊卑以親少長有齒當此之時二斗而醉賓之初筵蹌蹌濟濟獻酬百拜升降有礼當此之時三斗而醉里閈過從如兄如弟時和歲豊情懷歡喜當此之時五斗而醉朋友往還講道求義樂事賞心登山臨水當此之時八斗而醉男女雜坐盃觴不記燈燭明滅衣冠傾圮當此之時一石而醉

東海有大魚

東海有大魚罔罟無能近碭然一失水螻蟻得而困

土木偶人

土木偶人慎無相笑天將大雨止可相弔

辨謗吟

田冊功蓋國貂勃語廻君謗者古來有猶能殺九人

三皇吟

三皇之世正熙熙烏鵲之巢俯可窺當日一般情味好初春天氣早晨時

五帝

五帝之時似日中聲明文物正融融古今世盛無如此過此其來便不同

三王

三王之世正如秋權重權輕事有由深谷爲陵岸爲谷陵遷谷變不知休

五伯

五伯之時正似冬雖然三代莫同風當初管晏權輕重父子君臣尚且宗

七國

七國縱橫事可明蘇張得路信非平當初天下如何爾市井之人爲正卿

掃地吟

管晏治時猶有體蘇張用處更無名三皇五帝從何出掃地中原俟太平

天人吟

羲軒堯舜雖難復湯武桓文尚可循事既不同時又異也由天道也由人

利害吟

兎犬俱斃蚌鷸相持田漁老父坐而利之

時吟

騏驥壯時千里莫追及其衰也駑馬先之時與事會談笑指揮時移事去雖死奚爲

二說吟

治不變俗教不易民甘龍之説亦或可循常人習俗學者溺聞商鞅之説異乎所云

言行吟

言不失仁行不失義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言與仁皆行與義乖天且不祐人能行哉有商君者賊義殘仁爲法自弊車分其身始知行義脩仁者便是延年益壽人

治亂吟

財利爲先筆舌用事饑饉相仍盜賊蜂起孝悌爲先日月長久時和歲豐延年益壽

太平吟

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仰勞者得其餉死者得其葬

商君吟

商鞅得君持法處趙良終日正言時當其命令炎如火車裂如何都不知

能懷天下心

能懷天下心肯了人間事豈止求于今求古亦未易

始皇吟

并吞天下九千日一統寰中十五年坑血未乾高祖至驪山丘壠已蕭然

有妄吟

作僞少陰德飾非多隱情人心雖暧昧天道自分明手足既皆露語言安足憑

乾坤吟

用九見群龍首能出庶物用六利永貞因乾以爲利四象以九成遂爲三十六四象以六成遂成二十四如何九與六能盡人間事

皇極經世一元吟

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迹治亂與廢興著見于方策吾能

一貫之皆如身所歷

應龍吟

龍者陽類與時相須首出庶物同遊六虛能潛能見能吸能呼能大能小能有能無

何處是仙鄉

何處是仙鄉仙鄉不離方寸眼前無冗長心下有清凉靜處乾坤大閑中日月長若能安得分都勝別思量

謝宋推官惠白牛

毛如霜雪眼如朱耳角方齊三尺餘狀異不將耕曠土性馴宜用駕安車水邊牧處龍能擾月下牽時兎可驅從此洛陽圖燈上册青人更著功夫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六老詩仍見率成七

六老皤然鬢似霜縱心年至又非狂園池共避何妨勝樽俎相歡未始忙杖屨爛遊千載運衣巾濃惹萬花香過從見率添成七况復秋來亦漸凉

六老相陪鄉與郎閑曹饒却不清狂過從無事易成樂職局向人難道忙煙柳嫩垂低更緑露桃紅褭暖仍香乘春醉卧花陰下恰到花陰別是凉

六翁誰讓少年場老不羞人任意狂同向靜中觀物動共於閑處看人忙天心月滿蟾蜍動水面風微菡萏香肯信人間有憂事新醅正熟景初凉

六人相聚會時康着甚來由不放狂遍地園林同已有滿天風月助詩忙文章高摘漢唐艷騷雅濃薰李杜香水際竹邊閑適處更無塵事只清凉

六客同遊一醉鄉又非流俗所言狂追遊共喜清平久唱和爭尋警策忙薦酒月陂林果熟發茶金谷井泉香千年松下麈談塵襟袖無風亦自凉

見率野人成七老野人惟解野踈狂編排每日清吟苦趂辦遞年閑適忙夏末喜嘗新酒味春初愛嗅早梅香問君何故須如此不柰心頭二點凉

林下狂歌不帖腔帖腔安得謂之狂小車行處

鶯花鬧大筆落時神鬼忙門掩柴荊關閉遠墻
開甕牖壁蘿香一般天下難尋物洛浦清風拂
面涼

依韻和張靜之少卿惠文房三物

文房三物品皆精報謝愁無秀句成欲狀升平
在歌頌柰何才不逮升平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謝富相公詩

寵辱見多惡足驚出塵還喜自誠明閑中氣象
乾坤大靜處光陰宇宙清素業經綸無少愧全
功天地不虛生野人何幸逢昌運一百餘年天
下平

安樂窩前蒲柳吟

安樂窩前小曲江新蒲細柳年年綠眼前隨分
好光陰誰道人生多不足

甕牖吟

甕破已甘棄言收用有方用時須藉口照處便
安牀不傚軒窻力能迴日月光清平卧其下自
可比羲皇

人生長有兩般愁

人生長有兩般愁愁死愁生未易休或向利中
窮力取或于名上盡心求多思惟恐晚得手未
老已聞先白頭我有何功居彼上其間掉臂獨
無憂

自詠

天下更無雙無知無所長年顏李文爽風度賀
知章靜坐多茶飲閑行或道裝傍人休用笑安
樂是吾鄉

中秋月

一年一度中秋夜十度中秋九度陰求滿直須
當夜半要明仍候到天心無雲照處情非淺不
睡觀時意更深徒愛古人詩句好何堪千里共
如今

小車吟

春暖秋涼兼景好年豐身健更時和如茵草上
輕輕碾似錦花間慢慢拖

晝夢

夢裏到鄉閭鄉關二十年依稀新國土隱約舊
山川身已煙霞外人家道路邊覺來猶在目一
餉但蕭然

晚步洛河灘

晩步洛河灘河灘石萬般青黃有長短大小或方圓考彼多無數求其用實難琅玕在何處止可使人歎

和李文思早秋五首

一雨洗觚稜三川氣象淸林風傳顥氣木葉送商聲忽忽蓮生的看看菊吐英太平時裏老何以報虛生

徑小新經雨庭幽遍有苔風前閑意思階下靜徘徊不分筋骸老難甘歲月催時時藉芳草頗有酒同盃

土金秋已至爍石景方闌直養能希孟閑居肯讓潘竹間風彗彗松罅月團團洛社多賢友人人可共歡

池畔拖垂柳欄邊笑晚花敗荷傾弊蓋老檜露枯槎歲暮驚時態年高惜物華東陵風未替解憶故園瓜

日脚雲微淡林梢葉漸黃可堪須變色微了爲侵霜酒到難成醉風來易得凉老年何所欲惟願且平康

堯夫何所有

堯夫何所有一色得天和夏住長生洞冬居安樂窩鶯花供放適風月助吟哦竊料人間樂無如我最多

長憶乍能言

長憶乍能言朝遊父母前方行初下膝旣老遂華顚在昔四五歲于今六十年却看兒女戲又喜又潸然

答友人

何者名爲善處身非惟能武又能文可行可止存諸己或是或非繫在人遍數古來賢所得歷

觀天下事須眞吉凶悔吝生乎動剛毅木訥近於仁易地皆然休計較不言而信省開陳雖居蠻貊亦行矣無患鄕閭情未親

獨坐吟

天告自丁寧人多不肯聽四時皆有景萬物豈無情禍福眼前事是非身後名誰能事閑氣浪與世人爭

又

天意自分明人多不肯行鶯花春乍暖風月雨初晴靜坐澄思慮閑吟樂性情誰能事閑氣浪

與世人爭

意未萌于心

意未萌于心言未出諸口神莫得而窺人莫得而咎君子貴慎獨上不愧屋漏人神亦吾心口自處其後

自適吟

郟鄏城中鳳凰樓下風月庭除鶯花臺榭時和歲豊閑行静坐朋好身安清吟雅話

老翁吟

皤然一老翁九百事皆慵舊物不盡記故人難得逢幽花渾在霧殘夢半随風只且願天下時和與歲豐

鐵如意吟

此物鐵為之何嘗肯妄持辰随大瓶子永伴小車兒擊碎珊瑚處敲殘牙齒時誰能學此輩纔始入鞭笞

道裝吟

道家儀用此衣巾只拜星辰不拜人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星辰

道家儀用此巾衣帥外曾聞更拜誰何故堯夫須用拜安知人不是吾師

安車麈尾道衣裝里閈過從乃是常聞說洞天多似此吾鄉殊不異仙鄉

如知道只在人心造化功夫自可尋若説衣巾便為道堯夫何者敢披襟

四者吟

目時然後視耳時然後聽口時然後言身時然後行前不見厚禄後不見重兵推其義所在安知利與名

偶得吟

壯歲若奔馳随分受官職所得准錙銖所喪無紀極今日度一朝明日過一夕不免如路人區區被勞役

四事吟

會有四不赴(公會生會廣會醉會)時有四不出(大寒大暑大風大雨)無貴亦無賤無固亦無必里閈閑過從身安心自逸如此三十年幸逢太平日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三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四

偶書

美食無使饜饜則不能受善人無使倦倦則不能久官小拜人喜官高拜人恥官職自外來中心何若此才高命寡恥居人下若不固窮非知道者

賢德之人所居之處如芝如蘭使人愛慕凶惡之人所居之處如虎如狼使人怕怖

妻強夫殃奴強主殃臣強君殃尾大于身氷堅于霜辨之不早國破家亡

王勝之諫議見惠文房四寶內有巨硯尤佳因以謝之

銅雀或常聞未嘗聞金雀始愧林下人識物不甚博金雀出何所必出自靈嶽剪斷白雲根分破蒼岑角既爲之巨硯遂登于綸閣水貯見温潤墨發知瀺灂窻下喜鑑開案前驚月落見贈何慇懃欲報須和璞胡爲不且留洪化用斟酌胡爲不且留賢人用選擢胡爲不且留姦人用誅削胡爲不且留生靈用安泊則予何人哉拜貺徒驚矍須是筆如椽方能無厚怍

奉荅堯夫先生金雀石硯詩　益柔

般陽有山名金雀山發清輝産奇璞望氣嘗言玉寶藏賈胡幾遣良工度金剛寶鑽競窮搜百里青蒼困鑱鑿瓌瑰未獲得研材温潤還將六美學有若玉徽琴面瑩有如金彈陶輪着(足山有陸)(玉金星二石中硯)規天矩地形制殊中或辟流外圭角晴窻氣暖墨花春牋發毫奔光照灼吾生特好惟四物累載東鳩盈机格先生閉戶日著書朝飧每不厭(平)藜藿高閣粱肉雖有餘孰敢孰門賜隱約先生固自嘗有言不忍將身作溝壑先生崖岸高莫攀持此謂宜無見却一留爲惠固已多敢冀新詩旋踵作精深雅健迫風騷使我憂荒忽驚矍還如甘露醒心昏更似神篦除眼膜先生精義已入神準易時容見涯略

再用晴窻氣暖墨花春謝王勝之諫議惠金雀硯

硯名金雀世難倫用報慇懃無天下珍國士有詩偏雅處晴窻氣暖墨春花

奉和堯夫　益柔

固窮終不悔沉淪滿腹深藏上古珍手寫新詩

成幾卷亦教餘事照千春

題范忠獻公真

范邵居洛陽希夷居華山陳邵爲逸人忠獻爲顯官邵在范之後陳在范之前三人貌相類兩人名相連

觀物吟

時有代謝物有枯榮人有衰盛事有廢興

對花吟

美酒豈無留客飲好花猶解向人開多情不忍阻花意未醉何須辭滿盃

義利吟

意不若義義不若利利之使人能忘生死利不若義義不若意意之使人能動天地

代簡謝朱殿直贈長韻詩

慇懃見贈用長篇里閈過從積有年歲事報成還報始春華相次又暄研

試筆

心在人軀號太陽能於事上發輝光如何皎日照八表得似靈臺高一方家用平康貧不害身無疾病瘦何妨高吟大笑洛城裏看盡人間手脚忙

試硯

富貴傲人人未信還知富貴去如何常觀靜處光陰好亦恐閑時思慮多日出自然天不暗風來安得水無波世間大有平田地因甚須由捷徑過

問調鼎

請將調鼎問于君調鼎功夫敢預聞只有鹽梅難盡善豈無薑桂助爲辛和羹必欲須求美衆口如何便得均傎勿輕言天下事伊周殊不是庸人

讀古詩

閑讀古人詩因看古人意古今時雖殊其意固無異喜怒與哀樂貧賤與富貴惜哉情何物使人能如是

蠹書魚

形狀類于魚其心好蠹書君常遊篋笥未始在江湖爲害千般有言焉一物無年年當盛夏曝了却如初

歲儉吟

歲儉心非儉家貧道不貧誰知天地内別有好
乾坤

極論

下有黄泉上有天人人許住百來年還知虚過
死萬遍都似不曾生一般要識明珠須巨海如
求良玉必名山先能了盡世間事然後方言出
世間

求鑑吟

人無鑑流水當求鑑止水流水無定形止水有
定體人無鑑于水當求鑑于人水鑑見人貌人
鑑見人神

學佛吟

飽食豐衣不易過日長時節奈愁何求名少投
宣聖怕死老年親釋迦妄欲断緣緣愈重徼求
去病病還多長江一片常如練幸自無風又起
波

霜露吟

天地有潤澤其降也瀼瀼暖則為湛露寒則為
繁霜為露萬物悦為霜萬物傷二物本一氣恩
威何昭彰

天命吟

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不偶然

性情吟

踐形治性踐跡治情賢人踐跡聖人踐形

心跡吟

聖人了心賢人了跡了心無窮了跡無極

觀物吟

物不兩盛事難獨行榮瘁迭起賢愚並行

思慮吟

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

代書寄朝中舊友

少日治文章亦曾觀國光山林雖不返畎畝未
嘗忘麋鹿寧無志鵷鴻自有行還知今日事大
故索思量

冬不出吟

冬非不欲出欲出苦日短年老恐話長天寒怕
歸晚山翁頭有風鄉友情非淺必欲相招延春
光況不遠

觀物吟

地以靜而方天以動而圓既正方圓體還明聊

靜權靜久必成潤動極遂成然潤則水體具然
則火用全水體以器受火用以薪傳體在天地
後用起天地先

家國吟

邪正異心家國同體邪能敗亡正能興起

邪正吟

賢人好正姦人好邪好邪則競好正則和

義利吟

君子尚義小人尚利尚利則亂尚義則治
人作者事天命者時時來易失事去難追

恩義吟

恩深者覩義重者君恩義兩得始謂之人

閑步吟

何者謂知音知音難浸尋既無師曠耳安有伯
牙琴雖適桑榆景寧忘松桂心獨行月堤上一
步一高吟

坐右吟

萬花備于身直須資養深因何為寶鑑只被用
精金酒少如茶飲詩多似史吟顏淵方内樂天
下事難任

感雪吟

香酒嘉肴與管絃通宵鼎沸樂豐年侯門深處
還知否百萬流民在露天

六十五歲新正自貽 熙寧八年

予家洛城裏况在天津畔行年六十五當宋之
盛且南國臨通衢北園仰雙觀雖然在京國却
如處山澗清泉篆溝渠茂木繡霄漢凉風竹下
來皓月松間見面前有芝蘭目下無冰炭坐上
有餘歡胸中無交戰冬夏既不出炎凉徒自變
榮辱既不入富貴徒自衒惡聞人之惡樂道人
之善不行何赼趄勿藥何瞑眩誰謂金石堅其

心亦能断誰謂鬼神靈其誠亦能貫

小車六言吟

昔人乘車是常今見乘車倉皇既有前車戒慎
豈無覆轍兢莊将出必用茶飲欲登先須道裝
軫邊更掛詩帙轅畔仍懸酒缸輪緩為移芳草蓋
低因礙垂楊水際尤宜穩審花間更要安詳朝
出頻經履道晚歸屢過平康春重縱觀明媚秋
深飫看豐穰五鳳樓前月色天津橋上風凉金
谷園中流水魏王堤外脩篁静處光陰最好閑

中氣味偏長所經莫不意得所見無非情忘或見農人擁耒或見蠶女求桑或見蘼蕪遍野或見蒺藜滿墻或見荊棘茂密或見芝蘭芬芳或見雞豚狗彘或見鵰鶚鸞鳳惡者既不見害善者固無相傷華嶽三峯岌嶪黃陂萬頃汪洋不為虛作男子無負閑居洛陽天地精英多得堯夫老去何妨

安樂吟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垂三十年居洛之涘風月情懷江湖性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迎無拘無忌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盆池資吟甕牖薦睡小車賞心大筆快志或戴接籬或著半臂或坐林間或行水際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若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際天地三軍莫凌萬鍾莫致為快活人六十五歲

甕牖吟

有客無知惟知自守自守無他惟求寡咎有屋數間有田數畝用盆為池以甕為牖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後氣吐胷中充塞宇宙筆落人間暉暎瓊玖人能知止以退為茂我自不出何退之有心無妄思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陋綽綽言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虛口當中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升平不為不偶七十康強不為不壽

盆池吟

有客無知惟知不為不為無他惟求不欺我有人是人無我非因開甕牖遂鑿盆池都邑地貴江湖景奇能游澤國不下堂基簾外青草軒前黃陂壺中月落鑑裏雲飛既有荷芰豈無莞蒲既有蝌蚪豈無蛟螭亦或清淺亦或渺瀰亦或淥淨亦或漣漪風起蘋藻涼生袖衣林宗何在范蠡何歸密雪霏霏輕冰披披垂柳依依細雨微微可以觀止可以忘機可以照物可以看時不樂乎我更樂乎誰吾于是日再見伏羲

小車吟

有客無知惟知有家有家能歸其歸非遐靈臺瑩靜天壤披葩書用大筆出乘小車身為男子

生于中華又居洛陽爲幸何多天地中央帝王貞宅漢唐遺烈氣象自佳聖賢區宇士人淵藪仁義塲圃閒見無涯里巷相切親朋相過人疑日馭我謂星查或遊金谷或泛月波或經履道或過銅駝進退雲水舒卷煙霞揄揚風月撞帖鶯花性喜飲酒飲喜微酡飲未微酡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柰何

大筆吟

有客無知爲性太質不忮不求無固無必足躡天根手探月窟所得之懷盡賦于筆意遠情融氣和神逸酒放微醺綃鋪半匹如風之卒如雲之勃如電之欻如雨之密或往或還或沒或出滌盪氛埃廓開天日鸞鳳翱翔龍蛇盤屈春葩暄妍秋山崒屼三千簪裾俯楯儒術百萬貔貅仰聽軍律松桂成林芝蘭滿室蜀錦初舖朝霞乍拂白璧一雙黃金百鎰義之來求牧之來乞物外神交人間事畢觀者析酲收之愈疾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四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五

觀易吟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天向一中分體用又云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又云事道不虛行只在人

觀書吟

吁嗟四代帝王權盡入區區一舊編或讓或爭三萬里相因相革二千年唐虞事業誰能繼湯武功夫世莫傳時既不同人又異仲尼惡得不潸然

觀詩吟

愛君難得似當時曲盡人情莫若詩無雅豈明王教化有風方識國興衰知音未若吳公子潤色曾經魯仲尼三百五篇天下事後人誰敢更譏非

觀春秋吟

堂堂王室寄空名天下無時不戰爭滅國伐人雖恐後尋盟報役未嘗寧晉齊命令炎如火文武資基冷似氷惟有感麟心一片萬年千載若

丹青

觀三皇吟

許大乾坤自我宣乾坤之外復何言初分大道非常道緫有先天未後天作法極微難看蹟收功最久不知年若教世上論勲業料得更無人在前

觀五帝吟

進退肯將天下讓着何言語状雍容衣裳垂處威儀盛玉帛修時意思恭物物盡能循至理人人自願立殊功當時何故得如此只被聲明類日中

觀三王吟

一片中原萬里餘殆非𭃄德所宜居夏商正朔猶能布湯武干戈未便驅澤火有名方受革水天無應不成需詳知(又云此觀)仁義為心者肯作人間淺丈夫

觀五伯吟

刻意尊名名愈虧人人奔命不勝疲生靈劒戟林中活公道貨財心裏歸雖則餼羊能愛禮奈何鳴鳳未來儀東周五百餘年内歎息惟聞一仲尼

觀七國吟

當其末路尚縱横仁義之言固不聽肯謂破彝存即墨能勝坑趙盡長平清晨見鬼未為怪白日殺人奚足驚加以蘇張掉三寸扼喉其勢不俱生

觀嬴秦吟

轟轟七國正爭籌利害相磨未便休比至一椎心底定其如四海血横流三千賓客方成夢百二山河又變秋謾說罷侯能置守趙高元不是封侯

觀兩漢吟

秦破河山舊戰場豈期民復見耕桑九千來里開封域四百餘年號帝王剝促既而遺彝卓經營殊不念高光當時文物如斯盛城復何由更在隍

觀三國吟

桓桓鼎峙震雷音絕唱高蹤没處尋簫鼓一方情未暢弓刀萬里力難任論兵狼石寧無意飲馬黃河徒有心雖曰天時亦人事誰知慮外失

良金

觀西晉吟

承平未必便無憂安若忘危非善謀題品人林憑雅誚雌黄特事用風流有刀難剖公閭腹無木可梟元海頭禍在夕陽亭一句上東門嘯浪悠悠

觀十六國吟

溥天之下號寰區大禹曾經治水餘衣到弊時多蟣蝨瓜當爛後足蠅蛆龍章本不資狂寇象魏何嘗薦亂胡尼父有言堪味處當時只一管夷吾

觀南北朝吟

方其天下分南北聘使何嘗絶往還偏霸尚存前典憲小康猶帶舊腥羶洛陽雅𥪡稱崔浩江表奇才服謝安二百四年能並繼謾將夷虜互為言

觀隋朝吟

始謀當日巳非臧又更相承武自戕蟻螻人民貪土地泥沙金帛悦姬姜征遼意思縻荒服泛汴情懷厭未央三十六年都掃地不然天下未歸唐

觀有唐吟

天生神武藴中央不尓羣凶未易攘貞觀若無風凛凛開元安有氣揚揚先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能渾一事雖成往道彌光

觀五代吟

自從唐季墜皇綱天下生靈被擾攘社稷安危懸卒伍朝廷輕重繫藩方深冬寒木固不脱未旦小星猶有光五十三年更五姓始知除掃待真王

觀盛化吟

紛紛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復見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山川尋常巷陌猶簪紱取次園亭亦管絃人老太平春未老鶯花無害日高眠

吾曹養拙頼明時為幸居多寧不知天下英才中遺跡人間好景處開眉生來只慣見豐稔老去未嘗經亂離五事歷將前代舉帝堯而下固無之一事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事以服天下在即位後三事未嘗殺一無罪四事百年方四葉五事百年無腹心患

喜老吟

幾何能得鬢如絲安用區區鑷白髭在世上官雖不做出人間事却能知待天春暖秋凉日是我東遊西泛時多少寬平好田地山翁方始會開眉

贍禮孔子吟

執卷何人不讀書能知性者又何如工居天下語言內妙出世間繩墨餘陶冶有無天事業權衡治亂帝功夫大哉贊易脩經意料得生民以後無

還圓益上人詩卷

缾錫相從更一巾一巾曾拂十州塵心通佛性久無礙口道儒言殊不陳吳越江山前日事伊嵩風月此特身閑行坐閑松陰下應恃眼明長笑人

天人吟

知盡人情天豈異未知何啻隔天地少時氣鋭未更諳不信人間有難事知盡人情與天意合而言之安有二能推己心達人心天下何憂不能治

錦幈春吟

錦幈山下有家園每歲家園過禁煙早是三春天氣好那堪百里主人賢同於一泒水邊飲醉向萬株花底眠明月歸鞍遂東指上陽風景更暄妍

樂春吟

四時惟愛春春更愛春分有暖溫存物無寒著莫人好花萬蓓蕾美酒正輕醇安樂窩中客如何不半醺

觀物吟四首

日月無異明晝夜有異體人鬼無異情生死有異理既未能知生又焉能知死既未能事人又焉能事鬼

鶯蟬體既分安用苦云云氣盛有餘力聲銷無異聞時來由自己勢去屬他人莫作傷心事傷心不益身

古今情一也能處又何難識事事非易知人人所難多疑虧任用輕信失防閑堯舜其猶病何嘗無大姦

人之耳所聞不若目親照耳聞有異同目照無

多少併蘖耳目官專用舌口較不成天下功止
成天下笑

人貴有精神吟

人貴有精神精神多不酧有精神而酧為第一
等人不酧無義理是非隨怒喜怒以是為非喜
以非為是怒是善人疎喜非小人比敗國與亡
家鮮有不由此娶妻娶柔和嫁夫嫁才美安得
正婦人作配真男子

義利吟

貴於丘園束帛戔戔義既在前利在其間捨爾
靈龜歸我朶頤義既失之利何能為尚義必讓
君子道長尚利必爭小人道行

小車初出吟

物外洞天三十六都疑布在洛陽中小車春暖
秋涼日一日止能移一宮

府尹王宣徽席上作

留都三判主人翁大第名園冠洛中又喜一年
春入手萬花香服酒卮紅
紛紛又過一年春牢落情懷酒漫醇滿眼穠妍
都去盡樽前惟憶舊交親

春暮寄人吟

相違經歲意何如漫說為鄰德不孤咫尺洛陽
春已盡過從能憶舊時無

天津閑樂吟

名園相倚洛陽春巷陌無塵羅綺新何處青樓
隔桃李樂聲時復到天津

春暮吟

有意楊花空學雪無情榆莢漫堆錢窮愁不服
春辜負酒病依還似去年

自問二首

因甚年來可作詩奈何人老又春歸流鶯不忍
花離披啼到黃昏猶自啼
年來因甚可吟詩桃李無言鶯有辭啼到黃昏
猶自啼奈何人老又春歸

和成都俞公達運使見寄

前年車從過天津花底當時把酒頻此日錦城
花爛漫何嘗更憶洛城春

吳越吟二首

乙未闔廬凌楚歲戊辰勾踐破吳時正如當日
乘虛事三十四年人不知

夫差丁未曾因越勾踐戊辰還滅呉二十二年時返復一如當日却乘虛

屬事吟

鷦鷯分寄一枝巢不信甘言便易驕當力尚難超北海去戚何足動鴻毛願將情意分明謝肯把恩光取次燒天寵居多為幸久春花無柰正天饒

興亡吟

孫陳李三人亡國體相似雖然少有文何復語英氣

曹劉孫三人興國體相似雖然小有才何復語命世

文武吟

既為文士必有武備文武之道皆吾家事

善惡吟

瞽鯀有子堯舜無嗣餘慶餘殃何故如此
堯舜無子瞽鯀有嗣福善禍淫何故如此

責己吟

不為十分人不責十分事既為十分人須責十分是

無疾吟

無疾之安無災之福舉天下人不為之足

四者吟

財色名勢為世所親四者不動然後見人

恩怨吟

人之常情無重于死恩感人心死猶有喜怨結人心死猶未已恩怨之深使人如此

秦川吟二首

當時馬上過秦川倏忽于今二十年因見夫君話家住依俙記得舊風煙

秦川兩漢帝王區今日關東作帝都多少聖賢存舊史夕陽唯只見荒蕪

和絳守王仲賢郎中

為郎得絳分銅虎見寄詩中非浪誇地土尚傳唐草木山川猶起晉雲霞園池富有吟供筆風俗淳無訟到衙太守下車民受賜一心殊不負官家

日月吟

月明星自稀日出月亦微既有少正卯豈無孔仲尼

水旱吟

堯水九年湯旱七載調燮之功此時安在
九年洪水七年大旱非堯與湯民死過半

老去吟

使吾𨚫十歲亦可少集事柰何天地間日無再
中理
吾今六十六衰老何可擬志遠力不逮人共知
之矣

人事吟

索鍊無如事難知莫若人人情隨手別事體到
頭均

不同吟

求者不得辭者不能二者相去其遠幾程

貪義吟

貪人之惡其過莫大貪人之善是亦為罪

月新吟

月新與月殘形狀兩相似柰何人之情初見自
歡喜

和內鄉李師甫長官見寄

雖未似神仙能逃暑與寒何嘗無水竹未始離
林峦道不同新學才難動要官時和歲豐後亦
自有餘歡
歲豐時又康為邑在南陽不廢吏民事得遊雲
水鄉春輸桃李艷風靡蕙蘭香太守兼賢傑且
無奔走忙

內鄉天春亭

內鄉有園名天春春時桃李如綠雲邑民携觴
連朝暮或歌或舞何歡欣縣尹中間意自若直
謂前世無古人牡丹百品紅與紫華而不實徒
紛紜

內鄉兼隱亭

兼隱詫來書於時特起予民淳無訟聽縣僻類
山居簿領盃盤外官聯談笑餘不知當此際傍
邑更誰知

李少卿見招代往吟

洛城春去會仙才春去還驚夏𨚫來微雨過牡
丹初謝輕風動芍藥纔開綠楊陰裏擁樽罍身
健時康好放懷

病酒吟

年年當此際酒病掩柴扉早是人多感那堪春又歸花殘蝴蝶亂晝永子規啼安得如前日和風初扇微

爭讓吟

有讓豈無爭無㳄安有華爭讓起于心㳄華生于跡羲軒讓以道堯舜讓以德湯武爭以功桓文爭以力

謝王諫議見思吟

西齋前後半松筠萬慮澄餘始見真不謂天先明淨處又能時憶舊交新

依韻和任司封見寄吟

王侯貴盛不勝言圖畫中山得一觀不似夫君行坐看貪嵩又更愛天壇

髙樓百尺破危空天淡雲閑看帝功更上一層情未快思君不見見喬嵩

辭麾來此住雲霄閑健登臨肯憚勞紫陌事多都不見家山園逸是嵩髙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五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六

答人吟

筋骸得似常年否氣血能如舊日無却喜一般增長處樽前談笑有工夫

歲寒吟

松栢入冬看方能見歲寒聲須風裏聽色更雪中觀

依韻謝任司封寄逍遥枕吟

夫君惠我逍遥枕恐我逍遥蹟未超形體逍遥終未至更和寬夢與逍遥

齊鄭吟

子産何曾辭鄭小晏嬰殊不顧齊衰二賢生若得其地才業當為王者師

代書寄呂庫部

周王八駿走天涯爭似君家四寶奇鄭洛風煙雖咫尺恨無由往一觀之

和王安之少卿雨後

焦勞九夏餘一雨物皆蘇蛙鼓不足聽蚊雷未易驅非唯仰歲給抑亦了官輸林下閑遊客何妨儘自愉

和和丞制見贈

自度無能處世間經冬經夏掩柴關青雲路穩無功上翠竹叢疎有分閑猶許艷花酬素志更將佳酒發酡顏年來老態非常甚長懼英才未易攀

清和吟

清而不和隘而多鄙和而不清慢而鮮禮既和且清義無定體時行則行時止則止

異同吟

促快傷戚裂厚重傷滯泥趨造隨所尚不免有同異異已必為非同已必為是是非戰異同終身不知義

即事吟

生求媚于人死求媚于鬼媚人幸富貴媚鬼免罪戾生死雖殊途人鬼豈異理哀哉過用心安意何時已

觀物吟

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與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躡天根豈識人乾遇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看天根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

淳厚之人少秀慧秀慧之人少審諦安得淳厚又秀慧與之共話人間事

對酒吟

有酒時時泛一甌年將七十待何求齒衰婚嫁尚未了歲旱田園絕薄收客去有時閑拱手日高無事靜搔頭霜毛不止裝詩景更可因而入畫休

秋懷吟

一番春了未多時雲外征鴻又報歸節物眼前來若此歲華頭上去如斯當年志意雖然在今日筋骸寧不衰頓有寸心常自喜聖人難處卻能知

和王安之少卿秋遊

春夏而來可作詩雖然可作待何為屢空濫得同顏子歷物固難如惠施風月情懷無奈處雲山意思不勝時一歌一詠聊酬唱敢拒安之與靜之張少卿滿字靜之

和王安之同赴府尹王宣徽洛社秋會

後房深出會親賓樂按新聲妙入神紅燭盛時翻翠袖畫梭停處占青蘋早年金殿舊遊客此

日爲池將去人宅冠名都號蝸隱邵堯夫敢作
西鄰

負河陽河清濟源三處之約以詩愧謝之韓持國傅欽之杜天經

秋霖積久泥正滑念念何日天開晴親朋延望固已甚衰軀怯寒難遠行一程相去雖不遠兩次講行終未成二事交戰乎胷中隱几愁坐無由平

依韻和王安之少卿秋約吟

升沉惡足論事體到頭均一片蓬蒿地千年雲

水身收成特正好寒暖氣初匀自此過從樂諸公莫厭頻

長子伯溫失解以詩示之

儒家所尚者行善與文章用捨何嘗定枯榮未易量千求便罷勉得失是尋常外物不可必其言味甚長

歲暮自貽吟

天道無長春地道無常珍須稟中和氣方生粹美人良田多黍稌薄地足荊榛搏擽蓬蒿類止能充惡薪既爲萬物靈須有萬物粹既無萬物

靈徒分萬物類欲出至珍言須有至珍意欲彰至美名須作至美事濟事爲美事悟主爲珍意奈何此二者我獨無一與

君子飲酒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家給人足時和歲豐筋骸康健里閈樂從君子飲酒其樂無窮

讀張子房傳吟

漢室開基第一功善哉能始又能終直疑後日赤松子便是當年黃石公用捨隨時無分限行藏在我有窮通古人已死不復見痛惜今人少

此風

觀物吟二首 熙寧九年

柳性至柔軟一年長丈餘雖然易得榮奈何易得枯

百數仰膏雨極枯變極榮安得此甘澤聊且振群生

治亂吟五首

亂多于治害多于利悲多于喜惡多于美一陰一陽奈何如此

中原一片閑田地曾示三皇與五帝三皇五帝

子孫多或賤或貧或富貴
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出入之謂神神無方而
易無體藏諸用而顯諸仁
火能勝水火不勝水其火遂滅水能從火水不
從火其水不熱夫能從妻夫不制妻其妻遂絶
妻能從夫妻不從夫其妻必孽
天能生而不能養地能養而不能生火能烹而
不能沃水能沃而不能烹天地尚猶無全功水
火何由有全能得用二者交相養反爲二者交
相凌

三十年吟

比三十年前今日爲艱難比三十年後今日爲
安閑治久人思亂亂久人思安安得千年鶴乘
去遊仙山

思患吟

僕奴凌主人夷狄犯中國自古知不平無由能
絶得

有病吟

身之有病當求藥醫藥之非良其身必斃國之
有病當求人賢人之非良其國必危事之未急
當速改爲事之既急雖悔難追

對花吟

今年花似昔年開今日人開昔日懷煩惱全無
半掐子喜歡長有百車來光陰已過意未過齒
髮雖頹志未頹人問堯夫曾出否答云方自洞
天回

自述

春暖秋凉人半醉安車麈尾閑從事雖無大德
及生靈且與太平裝景致

去事吟

君子去事民有餘祥小人去事民有餘殃

策杖吟

策杖南園或北園春來尤足慰衰年初晴天氣
上元後乍暖風光寒食前池岸微微裝嫩草林
稍薄薄羃輕煙東君此際情何厚非象之中正
造妍

不願吟

不願朝廷命官職不願朝廷賜粟帛惟願朝廷
省徭役庶幾天下少安息

量力吟

量力動時無悔吝隨宜樂處省營為須求騏驥方乘馬亦恐終身無馬騎

戲答友人吟

邵光夫者是何人歲歲春秋來謁君車小半年行一轉（余春秋一出）非如駿馬走香塵

偶得吟

臯陶遇舜伊尹逢湯武丁得傳文王獲姜齊知管仲漢識張良諸葛開蜀玄齡啓唐

觀事吟

一歲之事慎在春一日之事慎在晨一生之事慎在少一端之事慎在新

知音吟

仲尼始可言無意孟子方能不動心莫向山中尋白玉但於身上覔黃金山中白玉有時得身上黃金無處尋我輩何人敢稱會安知世上無知音

觀物吟

利輕則義重利重則義輕利不能勝義自然多至誠義不能勝利自然多忿爭

金玉吟

聖在人中出心從行上修金於砂裏得玉向石中求

風霜吟

見風而靡者草也見霜而殞者亦草也見風而鳴者松也見霜而凌者亦松也見風而靡見霜而傷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上下吟

自下觀上無限富貴自上觀下無限賤貧自心觀物何物能一自物觀心何心不均

吾廬吟

吾廬雖小粗容身且免輕為僦舍人大有世人無屋住向人簷下索温存

瀍河上觀杏花迴

瀍河東看杏花開花外天津暮却迴更把杏花頭上插圖人知道看花來

娶妻吟

人之娶妻容德威儀儻或生子不臯則夔

好事吟

好事固難將力取賢人須是著心求浮生日月無多子時過千休復萬休

不再吟

春無再至花無再開人無再少時無再來

毛頭吟

誰剪毛頭謝陸沉生靈肌骨不勝侵人間自有迴天力林下空多憂國心日過中時憂未艾月幾望處患仍深軍中儒服吾家事諸葛武侯何處尋

憂國心深爲愛君愛君須更重於身口中講得未必是手裏做成方始真妄意動時難照物俄情私處莫知人厚誣天下凶之甚多少英才在下虛

六得吟

眼能識得耳能聽得口能道得手能做得身能行得心能放得六者盡能與天同德飲食起居出處語默不止省心又更省力

盛衰吟

勢盛舉頭方偃蹇氣衰旋踵却嗟吁厚誣天下稱賢者天下何嘗可厚誣

富貴吟

大舜與人同好惡以人從欲得安乎能知富貴尋常事富貴能驕非丈夫

無妄吟

耳無妄聽目無妄顧口無妄言心無妄慮四者不妄聖賢之具予何人哉敢不希慕

善惡吟

人善不趨已惡不除謂之知道不亦難乎

春日園中吟

春暖遊園乃是常城中殊不異仙鄉竹間日日同真侶水畔時時泛羽觴雨後鳥聲移樹轉風前花氣觸人香林間富貴一般樂更縱共來更不妨

解字吟

人言爲信日月爲明止戈爲武羔美爲美

感事吟

芝蘭種不榮荊棘剪不去二者無奈何徘徊歲將暮

窮達吟

窮不能卷達不能舒謂之知道不亦難乎

宇宙吟

宇宙在乎手萬物在乎身縣縣而若存用之豈

有勤

久旱吟

久旱望雨久雨思晴天之常道人之常情

成性吟

成性存存用志不分又何患乎不到古人

路徑吟

面前路徑無令窄路徑窄時無過客過客無時路徑荒人間大率多荊棘

大人吟

天道遠人道邇盡人情合天理

先天吟示邢和叔

一片先天號太虛當其無事見真腴胸中美物肯自衒天下英才敢厚誣理順是言皆可放義安何地不能居直從宇泰收功後始信人間有丈夫

感事吟

爲善大宜量力分知幾都在近人情人情盡後疑難入力分量時事自平理順兩前皆道路義乖門外是榛荊何人肯認此言語此語分明人不聽

浩歎吟

何者謂知幾惟神能造微行藏全在我用捨繫於時每恨知人晚常憂見事遲與天爲一體然後識宣尼

利名吟

利名都不到胸中由此胸中氣自沖既愛且憎皆是病靈臺何日得從容

覔高吟

誰將酷烈千般毒變作恩光一派深惆悵先民不復見更覔高處儘沉吟

意盡吟

意盡于物言盡于誠矯情鎮物非我所能

浩歎吟

憂愁與喜歡相去一毛間治亂不同體山川無兩般笛聲方遠聽草色正遥看何處危樓上斜陽人凭欄

嘉善飢難投先生宜罷休嚴霜猶可救臧木更何求歐因重來日鴻飛遠去秋民飢須是食食外盡悠悠

温良吟

君子溫良當責備小人情僞又須知因驚世上
機關惡遂覺壺中日月遲

君子吟

君子與義小人與利與義日興與利日廢
君子尚德小人尚力尚德樹恩尚力樹敵
君子作福小人作威作福福至作威禍隨
君子樂善小人樂惡樂惡惡至樂善善歸
君子好譽小人好毀好毀人怒好譽人喜
君子思興小人思壞思興召祥思壞召怪
君子好與小人好求好與多喜好求多憂
君子好生小人好殺好生道行好殺道絶

先天吟

先天天弗違後天奉天時弗違無時虧奉時有
時疲

爽口吟

爽口之物少始爽心之行少慮爽意之言少語
爽身之事少做

至誠吟

不多求故得不雜學故明欲得心常明無過用
至誠

書事吟

他山有石能攻玉玉未全成老已催有限光陰
隨事去無涯衰朽逐人來陶鎔情性詩千首燮
理筋骸酒一盃六十六年無事日心源方始似
昭回

答寄秀才求詩吟

林下閒言語何須要許多幾乎三百首足以備
吟哦

詩酒吟

聖人難處口能宣何止千年與萬年心靜始能
知白日眼明方會看青天鬼神情狀將詩寫造
化功夫用酒傳傳寫不干詩酒事若無詩酒又
難言

白頭吟

何人頭不白我白不因愁只被人多欲其如我
不憂不憂緣不動多欲爲多求年老人常事如
何不白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七

人物吟

人破須至護物破須至補補護既已多卒歸于敗露人有人之情物有物之理人物類不同情理安有異

偶得吟

林間無事可裝懷盡聽功夫酒一盃殘夢不能全省記半隨風雨過東街

觀物吟

一氣才分兩儀已備圓者爲天方者爲地變化生成動植類起人在其間最靈最貴

戰國吟

七國之時尚戰爭威強知詐一齊行廉頗白起善用兵蘇秦張儀善縱橫朝爲布衣暮公卿昨日鼎食今鼎烹范雎謝相何心情蔡澤入秦何依憑始皇奮抉天下寧二世乞爲氓不能三千賓客憤未平百二山河漢已興所存舊物惟空名殘陽衰草山川形都似一場春夢過自餘惡足語威獰

感事吟

切玉如泥劒不虛誰知世上有昆吾能言未是真男子善處方名大丈夫士老林泉誠所願氏填溝壑諒何辜然非我事我心惻珍重羲皇一卷書

又五首

萬物有精英人爲萬物靈必先詳事體然後論人情氣靜形安樂心閑身太平伊耆治天下不出此名生

用藥似交兵兵交豈有寧求安安未得去病病還生湯劑未全補甘肥又却爭何由能壽考瑞應老人星

萬物道爲樞其來類自殊性雖無厚薄理亦有精麤未若人爲靈還知物有餘我生于此日幸免作庸夫

曾聞不若見曾見不如經既用身經過何煩口說行改詩知化筆醒酒識和羹料得人間事無由出此情

前有億萬年後有億萬世中間有壽人未過百來歲出口無善言行身無善事徒有人之身殊無人之貴

履道留題吟

何代無人振德輝衆賢今日會西畿太平文物
風流事更勝元和全盛時

見義吟

見善必爲不見則已量力而動力盡而止

觀物吟

如鸞如鳳意思安詳所生之人非忠則良如鼠
如雀意思驚遑所生之人不凶則惡

王公吟

王公大人天下具瞻輕流傳習重損威嚴此尚
未了彼安能兼非惟失道又復起貪項戴儒冠
心存象教本圖心孚後使心開譬如生子當求
克肖不教義方教之竊盜

自詠吟

老去無成齒髮衰年將七十待何爲居常無病
不服藥閒或有懷猶作詩引水更憐魚盡至折
花仍喜蝶相隨平生積學無他效只得胸中惡
坦夷

觀物吟

畫工狀物經月經年軒鑑照物立寫于前鑑之
爲明猶或未精工出人手平與不平天下之平
莫若于水止能照表不能照裏表裏洞照其惟
聖人察言觀行罔或不真盡物之性去已之情
有德之人而必有言能言之人未必能行

能寐吟

大驚不寐大憂不寐大傷不寐大病不寐大喜
不寐大安能寐何故不寐湛於有累何故能寐
行於無事

鷓鴣吟二首

人間貴者是黃金難道黃金無處尋不若閑靜
文雅意更將何事悅良心遠山四面供清潤幽
鳥千般送好音無限春光都去盡請君聽唱鷓
鴣吟
翠竹叢深啼鷓鴣鷓鴣聲更勝提壺江南江北
常相逐春後春前多自呼遷客銷魂驚夢寐征
人零淚濕衣裾愁中聞處腸先斷似此傷懷禁
得無

先天吟

若問先天一字無後天方要着功夫拔山蓋世
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

自樂吟

麟鳳何嘗不在郊太平消得苦譊譊纔聞善事心先喜每見奇書手自抄一庭清泉來竹下兩竿紅日上松梢窩中睡起窩前坐安得閑辭解客嘲

民情吟

民情既樂和氣爲祥民情既憂戾氣爲殃祥爲雨露天下豐穰殃爲水旱天下凶荒

牡丹吟

牡丹花品冠群芳況是其間更有王四色變而成百色百般顏色百般香

代書吟

金須百鍊始知精水鑑何如人鑑明不棄既能存故舊久要焉敢忘平生經綸事體當言用道義襟懷只論誠草木面前何止萬歲寒松桂獨青青

病淺吟

病淺之時人不疑病深之後藥難醫勞謙所以有終吉遜復何嘗無大虧物我中間難着髮天人相去豈容絲能知古樂猶今樂省了譊譊多少辭

借出詩

詩狂書更逸近歲不勝多太半落天下未還安樂窩

無苦吟

平生無苦吟書翰不求深行筆因調性成詩爲寫心詩揚心造化筆發性園林所樂樂吾樂樂而安有滛

萬物吟

萬物備于身乾坤不負人時光若荏苒事體落因循既感青春老還驚白髮新胷中若無有未免作埃塵 一云走埃塵

月窟吟

月窟與天根中間來往頻所居皆綽綽何往不伸伸投足自有定滿懷都是春若無詩與酒又似太虧人

大象吟

大象自中虛中虛真不渝施爲心事業應對口功夫忮倆千般有憂愁一點無人能知此理勝讀五車書

百病吟

百病起於情情輕病亦輕可能無系累却是有依憑秋月千山靜春華萬木榮若論眞事業人力莫經營

小車吟

春暖未苦熱秋涼未甚寒小車隨意出所到即成歡

擊壤吟

擊壤三千首行窩二十家樂天爲事業養志是生涯出入將如意過從用小車人能知此樂何

必待紛華

留題水北楊郎中園亭二首

買宅從來重見山見山今直幾何錢竒峯環列遶隔水喬木俯臨微帶煙行路客疑驚洞府凭欄人恐是神仙長憂簡入丹青手寫向鮫綃天下傳

洛下誰家不買居買居還得似君無風光一片非塵世景物四時成畫圖後圃花竒同閬苑前軒峯好類蓬壺人生能向此中老亦是世間豪丈夫

楊郎中新創高居二首和堯夫先生韻

吕公著

高齋曠望極三川却顧卑居不直錢二室峯巒疑畫碧萬家樓閣帶輕煙春濃綺繞環遊騎地勝依稀寓列仙唱發幽人丞相和當時紙貴洛城傳 韓相公同和

碧瓦朱門將相居見嵩臨洛百家無登高此地還能賦會老他年定入圖花發四時排步障鳥鳴終日勸提壺何人過賞偏留賞退士清風激

鄙夫

秋盡吟

數日之間秋遂盡百思無以慰蹉跎園林正好愛不徹草木已黃情奈何雖老筋骸行尚健儘高臺榭望仍多終朝把酒未成醉又欲臨風一浩歌

不肖吟

不肖之人志在遊蕩身在屋下心在屋上不肖之子志在浮誇身尚不保焉能保家

君子吟

君子之去亦如其來小人之來亦如其去既有恩情且無怨怒既有憎嫌且無思慕

小人吟

小人無節棄本逐末喜思其與怒思其奪

把手吟

富貴把手貧賤掣肘貧賤把手富貴掣肘金石之交死且不朽市井之交自難長久

大易吟

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損咸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爲六十四

罷吟吟

久欲罷吟詩還驚意忽奇坐中知物體言外到天機得句不勝易成篇豈忍遺安知千萬載後世無宣尼

黃金吟

身上有黃金人無走陸沉求時未必見得處不因尋辨捷非通物涵容是了心會彈無絃琴然後能知音

鷓鴣吟

事體一番新纔新又却陳新陳非利物義理不由人歲月休驚曉鶯花續報春餘樽幸無恙宜唱鷓鴣頻

閑中吟

閑中氣味長長處是仙鄉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忙爛遊千聖奧醉擁萬花香莫作傷心事傷心易斷腸

閑中氣味真真處是天民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塵爛遊千聖奧醉擁萬花春莫作傷心事傷心愁殺人

閑中氣味全全處是天仙富有林泉樂清無市井喧爛觀千聖奧醉擁萬花妍莫作傷心事傷心事好旋

蒼蒼吟

人人共戴天我戴豈徒然須識天人理方知造化權功名歸酒盞事業入詩篇料得閑中樂無如我得閑

團圓吟

如鑑又如鉤迴旋莫記秋難窮天上理易白世間頭圓處人人喜虧時物物愁有生無不啼何

必待異牛

代書吟

見別一年餘歲殘相憶初重煩君款密遠寄我空疎衰朽百端有憂愁一點無閑吟四十字聊用荅來書

失詩吟

胷中風雨吼筆下龍蛇走前後落人間三千有餘首

不去吟

行年六十六不去兩般事用詩贈真宰以酒勸象帝而未發酡顏心先動和氣俯仰天地間自知無所愧

經世吟

羲軒堯舜湯武桓文皇王帝伯父子君臣四者之道理限于秦降及兩漢又歷三分東西俶擾南北紛紜五胡十姓天紀幾棼非唐不濟非宋不存千世萬世中原有人

知人吟

君子知人出于知小人知人出于私出于知則同乎理者謂之是異乎理者謂之非出于私則同乎己者謂之是異乎己者謂之非

言行吟

能言未是難行得始爲艱須是真男子方能無厚顔

光陰吟

三百六旬有六日光陰過眼如奔輪周而復始未嘗息安得四時長似春

舉酒吟

閑與賓朋飲酒盃盃中長似有花開清談繞向口中出和氣已從心上來物外意非由象得坐間春不自天迴旋之天下能如此天下何憂不放懷

酒少吟

此物近來貧時時得數斤如茶享老朽似藥買交親未飲先憂盡雖斟不敢頻何由同九日長有白衣人

觀棊絶句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心一條無敵路徹了沒人尋

未去交爭意難忘黑白情一條平穩路肯惜沒

人行

老去吟

老去無成鬢已班縱心年幾合清閑如何得意雲山外更欲進心詩酒閒大字寫詩酧素志小盃斟酒發酡顔春雷驚起千年蟄筆下荅龍自往還

亂石吟

天津多亂石石裹閑尋覔金玉固難求似玉亦難得徒有碌碌青亦有磷磷白柰無清越声更無温潤色

未有吟

未有一分功先立十分敵所得無分毫所喪無紀極

未有一分讓先有十分爭所喪者實事所得者虛名

誡子吟

至寶明珠非有類全珍良玉自無瑕爲珠爲玉尚如此何況爲人多過差

有過不能改知賢不肯親雖生人世上未得謂之人

周孔不足法軻雄不足師還同棄常饍除是適蠻夷

乾坤吟

意亦心所至言須耳所聞誰云天地外別有好乾坤

道不遠于人乾坤只在身誰能天地外別去覔乾坤

胡越吟

胡越同心日夫妻反目時人間無大小得失在須斯

善處吟

善處憂難作能持事自修腹心無外物蠻貊亦懷柔

百年吟

百年嗟荏苒千里痛蕭條忍逐東流水無期任所飄

歲杪吟

一日去一日一年添一年饒教成大器其那已華顛志意雖依舊聰明不及前若非心有得亦恐學神仙

觀棊小吟

誰言博奕尚優游利害相磨未始休初得手時宜願望合行權處莫遲留二年乃正三監罷七日餘尸兩觀囚天下太平無一事南陽高臥更何求

又借出詩

安樂窩中樂媧皇笙萬攢自從閑借出客到遂無歡

和王規甫司勲見贈

何止千年與萬年歳寒松桂獨依然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已約月陂尋白石更期金谷弄清泉誰云影論紛紜甚一任山巔後起燕

答友人勸酒吟

人人誰不願封侯及至封侯未肯休大得却須防大失多憂元只爲多求規模爲敢比才士度量自知非飲流少日何由能強此兄今年老雪堆頭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七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八

冬至吟

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

盃盤吟

林下盃盤大寂寥寂寥長願佀今朝君看擊鼓撞鍾者勢去賓朋不易招

歡喜吟

揚善不揚惡記恩不記讎人人自歡喜何患少交遊

善人吟

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如芝蘭

議論吟

事苟非自有異事苟是安有二

推誠吟

天雖不語人能語心可欺時天可欺天人相去不相遠只在人心人不知人心先天天弗違人身後天奉天時身心相去不相遠只在人誠人不推

堯夫吟

堯夫吟天下拙來無時去無節如山川行不徹如江河流不竭如芝蘭香不歇如蕭韶聲不絕也有花也有雪也有風也有月又温柔又峻烈又風流又激切

意外吟

事出意外人難智求自非妄動悉用多愁既有誤中寧無暗投能知此說天下何憂

當斷吟

斷以決疑疑不可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憂夢吟

至人無夢聖人無憂夢為多想憂為多求憂既不作夢來何由能知此說此外何修

人情吟

人達人情無寡無廣天下之事如指諸掌

人事吟

人無取次事莫因循因循失事取次壞人人無率爾事貴丁寧率爾近薄丁寧近誠

師資吟

未知道義尋人為師既知道義人來為資尋師未易為資實難指南嚮道非去非還師人則恥人師則喜喜恥皆非我獨無是好為人師與恥何異

天人吟

天學修心人學修身身安心樂乃見天人天之與人相去不遠不知者多知之者鮮身主于人心主于天心既不樂身何由安

樂毅吟

樂毅事燕時其心有深旨破齊七十城迎刃不遺矢豈留即墨莒却與燕有二欲使燕逐王天下自齊始豈意志未申昭王一旦死惠王固不知使人代其位强燕自此衰何復能振起自古君與臣濟會非容易重惜千萬年英雄為流涕

十分吟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真非為能寫字非謂能為文非謂眉目秀非謂衣服新欲行人世上直須先了身

所謂十分人須有十分事事苟不十分終是未完備事父盡其心事兄盡其意事君盡其忠事師盡其義

人壽百來年其過豈容易雖然瞬息間其間多少事號為能了事必先能了身身苟未能了何暇能了人

生日吟 祥符辛亥十二月二十五日

辛亥年辛丑月甲子日甲戌辰日辰同甲年月同辛吾於此際生而為人

誡子吟

雞能警旦馬能代行犬能守禦牛能力耕人稟天地萬物之靈妬賢嫉能不如不生

有常吟

天地有常理日月有常明四時有常序鬼神有常靈聖人有常德小人無常情

歲暮吟

世上紛華都不見眼前惟見讀書尊百千難過尚驚惕三十歲前尤苦辛少日只知艱險事老年方識太平身家風幸有兒孫繼足以無心伴白雲

春天吟

一片春天在眼前眼前須識好春天春秋冬夏能無累雪月風花都一連能用真腴為事業豈

防他物害瞻妍我生其幸何多也安有閑愁到耳邊

庶幾吟

以聖責人固未完備以人望人自有餘地責人無難受責非易其殆庶幾猶望顏子

人物吟

人盛必有衰物生須有死既見身前人乃知身後事身前人能興身後事豈廢興廢先言人然後語天地

詑嗟吟

昨日炙手今日張羅人間常事何詑何嗟

左衽吟

自古御戎無上策唯憑仁義是中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聞二晉亂亡成茂草三君屈辱落陳編公閭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

教勸吟

若聖與人吾豈敢空言猶足慰虛生明開教勸用常道永使子孫持善名此日貽謨情未顯他時受賜事非輕庶幾此意流天下天下何由不

太平

不善吟

悲哉不善人稟此凶戾德非唯敗人家又能敗人國

多事吟

多事招憂多疑招悶多與招吝多取招損

處身吟

君子處身寧人負已已無負人小人處事寧已負人無人負已

觀性吟

千萬年之人千萬年之事千萬年之情千萬年之理惟學之所能坐而爛觀爾

觀物吟

居暗觀明居靜觀動居簡觀繁居輕觀重所居者寡所觀則衆匪居匪觀衆寡何用

答和吳傳正贊善二首 并寄高陽王十三樞宣

洛陽城東一慁夫十許年來不讀書老去情懷難狀處淡煙寒月映松疎

樂靜豈無病好閑終有心爭如自得者與世善浮沉

是非吟

是短非長好丹非素一生區區未免愛惡愛惡不去何由是非愛惡既去是非何為

洗心吟

人多求洗身殊不求洗心洗身去塵垢洗心去邪淫塵垢用水洗邪淫非能淋必欲去心垢須彈無絃琴

見物吟

見物即謳吟何嘗曾用意閑將箧笥詩靜看人間事

力穡吟

春時耕種夏時耘耨秋時收治冬時用受雨露不愆既苗既秀水旱為災尚罹其咎

六十六歲吟

六十有六歲暢然持酒盃少無他得志老有此開懷往往英心動時時秀句來尚收三百首自謂敵瓊瓌

寬猛吟

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猛相濟其民自安

小道吟

藝雖小道事亦繫人苟不造微焉能入神

得失吟

人有賢愚事無巨細得不艱難失必容易

薰蕕吟

善惡之間薰蕕可究近薰必香近蕕必臭

好惡吟

惡死好生去害就利天下之人其情無異

歲暮吟

此情人不知亦嘗歎遲暮雖則歎遲暮柰何難分付此情人不知亦嘗歎遲久雖則歎遲久柰何人不受

安分吟

輕得易失多謀少成德無盈利善無近名

由聽吟

由聽而失以聽爲賓而今而後何復信人

詩畫吟

畫筆善狀物長于運丹青丹青入巧思萬物無遁形詩畫善狀物長于運丹誠丹誠入秀句萬物無遁情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志因言以發聲因律而成多識于鳥獸豈止毛與翎多識于草木豈止枝與莖不有風雅頌何由知功名不有賦比興何由知廢興觀朝廷盛事壯社稷威靈有湯武締構無幽厲歆傾知得之艱難肯失之驕矜去巨蠹奸邪進不世賢能擇陰陽粹美索天地精英藉江山清潤揭日月光榮收之爲民極著之爲國經播之于金石奏之于大庭感之以人心告之以神明人神之胥悅此所謂和羹既有虞舜歌豈無皋陶賡既有仲尼刪豈無季札聽必欲樂天下捨詩安足憑得吾之緒餘自可致昇平

詩史吟

史筆善記事長于炫其文文勝則實喪徒憎口云云詩史善記事長于造其真真勝則華去非如目紛紛天下非一事天下非一人天下非一物天下非一身皇王帝伯時其人長如存百千萬億年其事長如新可以辨庶政可以齊黎民可以述祖考可以訓子孫可以尊萬乘可以嚴三軍可以進諷諫可以揚功勳可以移風俗可以厚人倫可以美教化可以和疎親可以正夫

婦可以明君臣可以贊天地可以感鬼神規人何切切誨人何諄諄送人何戀戀贈人何懃懃無歲無嘉節無月無嘉辰無時無嘉景無日無嘉賓樽中有美祿坐上無妖氛胷中有美物心上無埃塵忍不用大筆書字如車輪三千有餘首布為天下春

演繹吟

萬事入沉吟其來味更深雖然曾過眼須是更經心過眼未盡見經心肯儘尋儘尋能得見方始是真金

何者是真金真金入骨沉飽曾經煆煉足得不沉吟到手何須眼行身敢放心放心然後樂天下有知音

何者謂知音知音只在心肝脾無效驗鍾鼓謾搜尋既若能開物何須更鼓琴來儀非為鳳只是感人深

何者謂來儀來儀意不低有身皆衎衎無物不熙熙一國若一物四方猶四支巍巍乎堯舜何得而名之

史畫吟

史筆善記事畫筆善狀物狀物與記事二者各得一詩史善記意詩畫善狀情狀情與記意二者皆能精狀情不狀物記意不記事形容出造化想像成天地體用自此分鬼神無敢異詩者豈于此史畫而已矣

好勝吟

人無好勝事無過求好勝多辱過求多憂憂辱並至道德弗遊不止人患身亦是仇

治心吟

心親于身身親于人不能治心焉能治身不能

治身焉能治人

吾廬吟

吾亦愛吾廬吾廬似野居性隨天共淡身與世俱疎遍地長芳草滿床堆亂書自從無事後更不著工夫

人靈吟

天地生萬物其間人最靈既為人之靈須有人之情若無人之情徒有人之形

過眼吟

紛紛過眼不須驚利害相磨卒未平伎倆雖多

無實效聰明到了是虛名温凉寒熱四時事甘苦辛酸萬物情除却此心皆外物此心猶恐未全醒

災來吟

災自外來猶可消除災自内來何由支梧天人之間内外察諸

内外吟

目耳鼻口人之戶牖心胆脾腎人之中霤内若能守外自不受内若無守外何能久

名利吟

重之以名見人之情厚之以利見人之意情意内也内重則外輕名利外也内賤則外貴

名實吟

内無是實外有是名小人故矜外無是名内有是實君子何失

性情吟

君子任性小人任情任性則近任情則遠

丁寧吟

人無忽略事貴丁寧忽略近薄丁寧近誠

疑信吟

人無輕信事無多疑輕信招釁多疑招離

治亂吟

君子小人亦常相半時止時行或治或亂

有時吟

龍不冬躍螢能夜飛小人君子而皆有時

忠厚吟

小人斯須君子長久斯須傾邪長久忠厚

窮冬吟

十二月將終還驚歲律窮藏冰方北陸解凍未東風草昧徒尋綠花稍強覓紅探春春不見元只在胷中

知非吟

今日已前事知非心可憑虛言安足道實行又何矜無藥醫衰老有詩歌聖明縱然時飲酒未肯學劉伶

冬至吟

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頭白吟

頭白已多時況能垂白髭不如猶甚幸竊比未
全衰潤屋雖無鉼承家却有兒敢言貧淨潔似
我亦應稀

談詩吟

詩者人之志非詩志莫傳人和心盡見天與意
相連論物生新句評文起雅言興來如宿構未
始用雕鐫

繩水吟

水能平而不能直繩能直而不能平安得繩水
爲人情而使天下都無爭

刑名吟

君子多近名小人多近刑善惡有異同一歸與
任情

陰陽吟

陽行一陰行二一主天二主地天行六地行四
四主形六主氣

人事吟

人有去就事無低昂勢有疎密人無較量能此
四者自然久長

內外吟

衣冠嚴整謂之外修行義純潔謂之內修內外
俱修何人不求
衣冠不整謂之外惰行義不修謂之內惰內外
俱惰何人不羞

盛衰吟

克肖子孫振起家門不肖子孫破敗家門猗嗟
子孫盛衰之根

死生吟

學仙欲不死學佛欲再生再生與不死二者人
果能設使人果能方始入于情賞哉林下人不
爲人所惜哀哉公與卿重爲人所惑

生日吟

三萬五千日伊予享此身當時纔作物此際始
爲人久負陰陽力終虧父母恩一盃爲壽酒牀
下列兒孫

時事吟

時之來兮其勢可乘時之去兮其勢遂生前日
之事兮今日不行今日之事兮後來必更
時久則患生事久則弊生弊患相仍人何以寧

不知吟

不知陰陽不知天地不知人情不知物理強爲人師寧不自愧

水火吟

水火得其御交而成既濟水火失其御焚溺可立至不止水與火萬事盡如此只知用水火不知水火義

中原吟

中原之師仁義爲主仁義既無四夷來侮

喜歡吟

堯夫喜飲酒飲酒喜全真不喜成酩酊只喜成微醺微醺景何似襟懐如初春初春景何似天地絪緼不知身是人不知人是身只知身與人與天都未分

所感吟

人生無定準事體有多端客宦危疑處家書子細看可曾憂險阻方信喜平安男子平生事須于痛定觀

行止吟

時止則須止時行則可行時行與時止人力莫經營

太平吟

太平時世園亭内豐稔歲年村落間情味一般難狀處風煙草木盡閑閑

探春吟

草色依稀緑花稍隱約紅一般難道説如醉在心中

不出吟

冬夏遠難出止行南北園如逢好風景亦可至三天 西行至天街二百步北行至天津三百步東行至天宫四百步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八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九

不善吟

不良之人稟氣非正蚖蝎其情豺狼其性至良之人稟氣清明金玉其性芝蘭其情

不同吟

君子之人與己非比聞善則樂見賢則喜小人之人與己非惡聞善則憎見賢則怒

得失吟

時難得而易失心雖悔而何追不知老之已至不知志與願違

痛矣吟

痛矣時難得悲哉道未傳今年年已盡明日是明年

歲除吟

半百已華顛如今更皓然自知爲士子人許學神仙風月難忘酒雲山不著錢行年六十六明日又添年

筆興吟 熙寧十年

窻晴氣和暖酒美手柔軟興逸情撩亂筆落春花爛

影論吟

性在體內影在形外性往體隨形行影會體性不存形影安在影外之言曾何足恠

憂喜吟

大喜與大憂二者莫能寐二者若能寐何憂事不治

窺開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一身都是我痩了又還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能將函谷塞只用一丸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正如攜寶劒切玉過如泥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渴多逢美酒病後遇良醫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能將一箇字善解百年迷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情中明事體理外見天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可嗟兼可唾堪鄙又

堪嗟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初不堪將勸誡止可與嗟吁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前止堪令執筆不可使持權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休止堪初看望不可久延留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欲知花爛慢便是葉難拔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時有權能處置更從待何爲

物理窺開後人情照破間敢言天下事到手又何難

喜歡吟

平生喜飲酒飲酒喜輕醇不喜大段醉只便微帶醺醺怡如再少和煦似初春亦恐難名狀兩儀仍未分

貴賤吟

繫自我者可以力行繫自人者難乎力爭貴爲萬乘亦莫之矜賤爲匹夫亦莫之凌

措處吟

在未定之時當難處之地方事之危疑見人之措置

費力吟

事無巨細人有得失得之小心失之費力

不老吟

人無不老理日有再中時不老必無也再中應有之

代書寄陳章屯田

執別而來二十春忽飛書意一何慇四方豈是少賢士千里猶能思故人世態見多知可否物情諳久識疎親我今老去并衰朽無補明時卧洛濱

長短吟

君子喜淳誠小人喜欺罔淳誠歲時長欺罔日月短

迷悟吟

君子改過小人飾非改過終悟飾非終迷終悟福至終迷禍歸

正性吟

未生之前不知其然既生之後乃知有天有天
而來止物之性君子踐形小人輕命

幽明吟

明有日月幽有鬼神日月照物鬼神依人明由
物顯幽由人陳人物不作幽明何分

無醜吟

事曾經見物曾持錄天地之間俯仰無醜

事體吟

語言須中節義理貴從宜可革仍三就當行必
再思

自餘吟

身生天地後心在天地前天地自我出自餘何
足言

四可吟

可勉者行可信者言可委者命可託者天

四不可吟

言不可妄行不可隳命不可忽天不可違

賃屋吟

屋新人喜居屋弊人思去主若善修完何時不
能住

小人吟

小人無恥重利輕死不畏人誅豈顧物議

覽照吟

其骨爽其神清其祿薄其福輕

有病吟

一身如一國有病當求醫病愈藥便止節宜良
得宜

二月吟

林下故無知唯知二月期酒嘗新熟後花賞半
開時只有醺酣趣殊無爛熳悲誰能將此景長
貯在心脾

三月吟

滿城盡日行春去言會行春還有數真宰何嘗
不發生遊人其那無憑據梨花着雨漫成啼柳
絮因風爭肯住一片清明好意多奈何意好難
分付

一等吟

欲出第一等言須有第一等意欲爲第一等人
須作第一等事

萬物吟

成敗須歸命興衰各有時小人縱多欲真宰豈容私只此浪喜歡便成空慘悽請觀春去後遊者更爲誰

洛陽春吟

四方景好無如洛一歲花奇莫若春景好花奇精妙處又能分付與閑人

洛陽人慣見奇葩桃李花開未當花須是牡丹花盛發滿城方始樂無涯

桃李花開人不窺花時須是牡丹時牡丹花發酒增價夜半遊人猶未歸

光陰不肯略從容九十日春還又空多少落花無著莫半隨流水半隨風

春歸花謝日初長燕語鶯啼各自忙何故遊人斷來往綠陰殊不减紅芳

十日好花都去盡可憐青帝用功深遊人莫便無憑據未必紅芳勝綠陰

春歸必竟歸何處無限春寬都未訴欲託流鶯問所因子規又叫不如去

用盡四時周一歲唯春能見好花開十千買酒未爲貴既去紅芳豈再來

自貽吟

六十有七歲生爲世上人四方中正地萬物備全身天外更無樂胷中別有春

落花吟

萬紫千紅處處飛滿川桃李漫成蹊狂風猛雨日將暮舞榭歌臺人乍稀水上漂浮安有定徑邊狼籍更無依流鶯不用多言語到了一番春已歸

春暮吟

花開春正好花謝春還暮不意子規禽猶能道歸去

春來蝴蝶亂春去子規啼安得如前日和風初扇時

禽不通人情唯知春已暮亦或叫提壺亦或叫歸去

泉布吟

名爲泉布者無足走人間善發難言口能開不笑顏債通小續命腴急大還丹唯有商山老非千買得閑

牡丹吟

一般顔色一般香香是天香色異常真宰功夫精妙處非容人意可思量

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　載

先生高卧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侶又春風

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添别病新

和鳳翔横渠張子厚學士　士後篇

秦甸山河半域中精英孕育古今同古來賢傑知多少何代無人振素風

自處吟

堯夫自處道如何滿洛陽城都似家不德於人焉敢異至誠從物更無他眼前只見羅天爵頭上誰知換歲華何止春歸與春在胷中長有四時花

爲人吟

爲人須是與人羣不與人羣不盡人大舜與人焉有異帝堯親族亦推倫人心齟齬一身病事體和諧四海春心在四支心是主四支又復遠于身

先天吟

先天事業有誰爲爲者如何告者誰若謂先天言可告君臣父子外何歸眼前伎倆人皆曉心上功夫世莫知天地與身皆易地已身殊不異庖犧

中和吟

性亦故無他須是識中和心上語言少人間事體多如霖廻久旱似藥起沉痾一物當不了其如萬物何

四賢吟

彦國之言鋪陳晦叔之言簡當君實之言優游伯淳之言調儤（又作暢）四賢洛陽之名望是以在人之上有宋熈寧之間大爲一時之壯

年老吟

歲華頭上不能驚惟有交親眼更明皓皓月常因坐看深深酒不爲愁傾看於心上無先覺却似人間小後生欲約何人爲伴侣江湖泛去一舟輕

天地吟

天人之際豈容鍼至理何煩遠去尋凶焰熾時

焚更烈恩波流處浸遐源長征戍卒思歸意久旱蒼生望兩心禍福轉來如反掌可能中夜不沉吟

至論吟

民于萬物已稱珎聖向民中更出羣介石不疑何盡日知幾何患未如神若無剛果難成善旣有精明又貴純禍福兆時皆有漸不由天地只由人

人玉吟

玉不自珎人與珎人珎何謝玉之純然知粹美始終一更看清光表裏真韜韞有名初在石琢磨成器却須人古人已死不復見被褐之言不謬云

詐者吟

詐者固疑人天下盡行詐不信天下人其間無真詰

飲酒吟

時時醇酒飲些些順養天和以代茶無兩將成大凶歲負城非有好生涯身居畎畝須憂國事委男兒尚恤家人問老來何長進鑑中添得鬢

遐華

樂物吟

物有聲色氣味人有耳目口鼻萬物于人一身反觀莫不全備

和王安之小園五題

小園新葺不離家高就崗頭低就窪洛邑地疑偏得勝天津人至又非賒宜將閬苑同時語莫共桃源一道誇閑說一軒多種藥只應猶欠紫河車

野軒

一軒名野非塵境嵩少煙岑送好風日月歲時都屬已更於何處覓壺中

洿亭

許由爲計未爲深洗耳如何不動心到此灑然如世外何嘗更有事來侵

藥軒

山裏藥多人不識夫君移植更標名果能醫得人間病紅紫何妨好近楹

晚暉亭

高亭新建礙煙霞蘇景能留是可嘉最近賞春

來往路遊人應問是誰家

觀物吟

水雨霖火雨露土雨濛石雨雹
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冽
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黄石雲白
水雷雱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霹

晝睡

晝睡功夫未易偕羲皇以上合安排心閒無事飽食後園裏有時閒步迴未午庭柯鶯屡轉已殘花徑客稀來請觀世上多愁者捻算雖涼無此懐

進退吟

進退兩途皆曰賓何須坐上苦云云低眉坐處當周物掉臂行時莫傾人齒髮既衰非少日林泉能老是長春行於無事人知否寵辱何由得到身

爲客吟

忽憶南秦爲客日洛陽東望隔秦川雲山去此二千里歲月于今十九年柳色得非新婀娜江聲應是舊潺湲衰軀設使能重往疇昔情懐柰杳然

忽憶東朐爲客日壯心初見水雲鄉島夷居處隣荒服潮水來時雜海商卧看蒼溟圍大塊坐觀紅日出扶桑虚生虚死人何限男子之稱不易當

忽憶東吳爲客日當年意氣樂從遊登山未始等閒輟飲酒何嘗容易休萬柄荷香經楚甸一帆風軟過揚州追思何異邯鄲夢瞬息光陰三十秋

忽憶太原爲客日經秋縱酒未成歸遶山近水都成恨高閣斜陽盡是悲年少不禁花到眼情多唯只淚沾衣如今老向洛城裏更没這般愁到眉

攝生吟

握固如嬰兒作氣如壯士二者非自然皆出不容易心爲身之主志者氣之帥沉珠于深淵蓄自己天地

病中吟

堯夫三月病憂損洛陽人非止交朋意都如骨肉親薦醫心懇切求藥意慇懃安得如前日登

門謝此恩

重病吟

安樂五十年一旦感重疾仍在盛夏中伏枕幾百日砭灸與藥餌百療効無一以命聽於天於心何所失

天人吟

天生此身人力寄人力盡兮天數至天人相去不毫芒若有毫芒却成二

疾革吟

有命更危亦不死無命拯醫亦無効唯將以命聽於天此外誰能閑計較

聽天吟

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聽於天有何不可

得一吟

天自得一天無既我一自天而後至唯天與一無兩般我亦何嘗與天異

答客問病

世上重黃金伊予獨喜吟死生都一致利害漫相尋湯劑功非淺膏肓疾已深然而猶灼艾用慰友朋心

病亟吟

生于太平世長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無所愧

伊川擊壤集卷之十九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十

首尾吟 一百三十五首

堯夫非是愛吟詩為見聖賢興有時日月星辰堯則了江河淮濟禹平之皇王帝伯經襃貶雪月風花未品題豈謂古人無闕典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坐看時一氣旋回無少息兩儀覆燾未嘗私四時更革互為主百物新陳爭效奇享了許多家樂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得意時志快不須求事顯書成當自有人知林泉且作酬心物風月聊充藉手資多少寬平好田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半醉時因月因花因興詠代書代簡代行移池中既有雙魚躍天際寧無一鴈飛無限交親在南北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實鑑造形難着髮纖刀迎刃豈容絲風埃若不来侵路塵土何由得上衣欲論誠明是難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為見興衰各有時天地全功須發露朝廷盛美在施為便都默默奈何見若不云云那得知事在目前人不慮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寐時咀茹蘭薰宜有主怋張風雅更為誰三千来首收清月二十餘年撚白髭了却許多閑職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到忘言是盡時雖則借言通要妙又須從物見幾微美因不和方知淡樂為無聲始識希多少風花待除改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雖老精神未耗時水竹清閑先據了鶯花富貴又兼之梧桐月向懷中照楊柳風來面上吹被有許多閑捧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竚立時有意水聲千古在無情山色四邊圍孤鴻遠入晴烟去雙

鷲斜穿禁柳飛景物不妨閑自適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再住時積翠籬花
供秀潤上陽風月助新奇鳳凰樓觀雲中看道
德園林枕上窺不負太平吟笑事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漸老時每用風騷
觀物體却因言語漏天機林間車馬自稀到塵
外盃觴不浪飛六十一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忠恕時無限物情
閑處見諸般藥性病來知暗於成事事必敗失
在知人人必欺家國與身同一體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識時初有意時
如父子到無情處類蠻夷眼前成敗尚不見天
下安危那得知始信知人是難事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知幸時日未出前
朝象帝天纔春處謁庖犧三盃五盞自勸酒一

局而局無爭棊韶護不知何似樂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勵時適道全由
就師學出塵須是稟天資好賢只恐知人晚樂
善惟憂見事遲多謝交朋常見教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正得意時
常起舞到虛毫處輙能飛南溟萬里鵬初舉遼
海千年鶴乍歸豈止一詩而已矣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固有命焉
剛不信是無天也果能欺才高正被聰明使身
貴方為利害移無計奈何春又老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筆逸時蒼海有神
搜鯨鯢陸沉無水藏蛟螭岌業五千仞華嶽汪
洋十萬頃黃陂都與收來入近題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出入時春初暖兮
日遲遲秋初涼兮雲微微輕風動垂柳依依細

雨過芳草萋萋林下小車遊未歸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硯時玉未琢前
猶索辨金經煅後更何疑當時掉臂人皆笑今
日搖頭誰不知天外鳳凰飛處別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筆時以至死生
猶處了自餘榮辱可知之適居堂上行堂上或
在水湄言水湄不止省心兼省力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墨時十室邑中
須有信三人行處豈無師謀謨不講還蹤畧思
慮傷多又忸怩機會失時尋不得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道時天聽雖高
只岁子人情相去沒多兒無聲無臭儘休也不
枝不求還得之雖有丹青亦難狀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物時物盛物衰
隨氣候人榮人瘁逐推移天邊新月有時待水

上落花何處追皆是世間常事耳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事時天若可升
非待勸神如無驗不須祈人當堂上易施設事
過面前難改移世盛世衰非一日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登閣時往事千年
徒渺瀰斜陽一片漫光輝伊川洛川水似綫太
室少室峰如錐爭者從來是閑氣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隱几時尺寸光陰
須愛惜分毫頭角莫矜馳酒因勸客小盞飲句
到驚人大筆麾無入何嘗不自得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詠史時曠古第成
千覺夢中原都入一枰棋唐虞玉帛煙光紫湯
武干戈草色萋觀古事多今可見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對酒時處世雖無
一分善行身誤有四方知大凡觀物須生意既

若成章必見辭詩者志之所之也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半老時肥遯雖無
潤屋物勞謙却有克家兒筋骸幸且粗康健談
笑不妨閑滑稽六十二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笑時閑散何嘗
遠人事語言時復洩天機至微勳業有難立儘
大功名或易為成敗一歸思慮外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大讓僕時止會搖頭
道又錯柰何轉脚復為非比圖為家效功力更
却與物生瑕疵失在知人不無過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大器晚成
當自重小人難養又何疑既無一日九遷則安
有終朝三褫之若向槿花求遠到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事時慷慨丈夫
無後悔分明男子有前知在尋常時觀執守當

倉卒處看施為善事沒身而已矣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喜時名在士人
當盛世生於中國作男兒良辰美景忍虛廢驟
雨飄風無定期過此焉能事追悔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好話說時
常愈疾善人逢處每忘饑此心是物難為動其
志唯天然後知詩是堯夫分付處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仲尼大事既去
止可歎皇綱已墜如何追由茲春秋無義戰所
以定哀多微辭絶筆獲麟之一句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在時何處不行
芳草地誰家不望小車兒花枝好處安詳折酒
盞滿時撋就持閑氣虛名都忘了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負時暖日纔從
桃李過凉風又向芰荷吹月華正似金波溜雪

片還如柳絮飛此樂太平然後見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風露清時
収翠潤山川秀處摘新奇揄揚物性多存體拂
掠人情薄用辭遺味正宜涵泳處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坐時天意教閑
須有謂人心剛動似無知煙輕柳葉眉開皺露
重花枝淚靜垂應恨堯夫無一語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晚望時恰見花開
便花謝纔聞春至又春歸流鶯啼處春猶在杜
宇來時花已飛春至花開春去謝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春出時一點兩點
小雨過三声五声流鶯啼盃深似錦花間醉車
穩如茵草上歸更在太平無事日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入夏時醱酒竹間
留客飲清風水畔向人吹嬋娟月色滿軒檻菡
萏花香盈袖衣樂莫樂于無事樂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秋出時樓上清風
猶足喜水邊芳草未全衰纔涼便可停新酒薄
暮初能著夾衣都没人間浪憂事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喜時不用虛名
矜智數且無閑氣撓心脾酒佳慢地泛一瓢花
好有時簪兩枝更縱無人評狂恠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確論時若以後時
為失計必將先手作知幾三千賓客成何夢百
二山河付阿誰弄巧既多飜作拙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會計時進退雲山
為主判陶鎔水竹是兼司鶯花舊管三千首風
月初収二百題歲暮又須行考課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覺老時不動已求
如孟子無言又欲學宣尼能知同道道亦得始

信先天天弗違六十三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火在內而
刑寡妻風行外而令庶黎老成人爲福之基騃
孺子爲禍之梯此理照然多不知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記所思少日過從
都似夢老年光景只如飛快心事固難强覓到
手物如何不爲欲俟河清人壽幾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萬里焦勞
無所訴九重深邃莫能知二年斯得誠爲晚七
日言誅未是遲本固邦寧王道在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髣髴時寓字吟詩
爲潤色通經達道是鎡基經綸亦可爲餘事性
命方能盡所爲可謂一生男子事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拍手時此路清閑
都屬我這般歡喜更饒誰將何勢力爲憑藉著

甚言辭與指揮遷怒飾非何更有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試手時善死自明
非不死有知誰道勝無知揚朱眼淚惟能泣宋
玉心腸只解悲爲報西風漫相侮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憶昔時天下只知
才可處人間不信事難爲眼觀秋水斜陽遠淚
灑西風黃葉飛此意如今都去盡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相度時合放手時
須放手得開眉處且開眉狂情多見好人喜弊
性少爲他物移只恨一般言不到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物時天地精英
都已得鬼神情狀又能知陶真意向辭中見借
論言從意外移始信詩能通造化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樂時明月恰圓
還卻缺好花纔盛又成衰迈龜冊向何人用續

命湯於甚處施天聽雖高只步子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春盡時有意落花
猶去住無情流水任東西鶯傳信處音声切燕
訴寃時言語低似此誤人事多少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天津秋盡時見慣不驚
新物盛話長難説故人稀雲踈煙淡山仍遠露
冷天高草已衰頼有餘樽自斟酌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代記時官職固難
稱太史文章邦欲學宣尼能歸豈謝陶元亮善
聽何慙鍾子期德若不孤吾道在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曠望時一片園林
擁京國幾層楼觀犯雲霓朝昏天氣屢变易今
古人情旋合離欲問遠山惟歛黛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閑觀蔬圃時暖地春初
纔蘖蘖宿根秋末却披披韭葱蒜薤青遮隴蘋

芋薑蘘緑满畦時到皆能弄精彩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窮理時語愛何嘗
過父子講和曾未若夫妻恩多意思翻成恨歡
極情懐却似悲何事人間不如此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西晉浮誇
時可歎南梁崇尚事堪悲仲尼豈欲輕辭魯孟
子何嘗便去齊儀鳳不來人老去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足時開口笑多
無若我同心言少更爲誰田園管勾憑諸子樽
俎安排仰老妻不信人間有憂事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獨酌時一盞兩盞
至三盞五題七題或十題只知人事是太古不
信我身非伏羲爲幸居多宜自樂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切慮時千世萬世
所遭遇聖人賢人曾施爲當初何故盡有説在

後可能都沒辭事旣不同時又異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强少時筇杖藜杖
到手拄南園北園隨意之酒醺不怕暖生面花
好儘教香惹衣六十四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顧時若有意時
非語話都無情處是肝脾方將憂已到未到何
暇責人知不知因喜聖賢用心遠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已把樂爲
心事業更將安作道樞機未來身上休思念旣
入手中須指揮迎刃何煩多顧慮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鑑誡時意淺不知
多則惑心靈須識動之微行凶旣有人誅戮心
善豈無天保持讀易不惟明禍福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八卦小成
皆有主三才大備畧無遺陰陽消長旣未已動

靜吉凶那不知爲見至神功效遠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贊易時大道備人
皆有謂上天生物固無私雖知同道道亦得未
若先天天弗違過此聖人猶不語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十月時寒日無光
天色遠陰雲不動柳絲垂園林葉盡鳥未散道
路風多人更稀滿目時光口難道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已着意時
仍着意未加辭處與加辭物皆有理我何者天
且不言人代之代了天工無限說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著棊大智大謀
難忘設小機小數肯輕爲泥沙用處寧無惜螻
蟻驅時忍更窺天下也宜留一路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歡喜時歡喜焉能
便休得語言須且畧形之胸中所有事旣說天

下固無人数殊更不防開尋鑄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先見時直在胷中貧亦樂屈於人下貴奚爲誰何藥可醫無病多少金能買不疑遲老更逢春不老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忍時戾氣中人爲疾病和氣養物號清微世情非料莫能動士節待窮然後知尚口乃窮非我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恨月時見說天長在甚處照教人老待奚爲嬋娟東面才如鑑屈曲西邉却皺眉由此遂多悲與喜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愛月時松上見時偏淡潔懐中照處特光輝何如亭午更休轉不柰才圓又却虧青女素娥應有恨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中夜時擁彼不眠還展轉披衣却坐忽尋思死生有命尚能處道

德由人却不知須是安之以無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友時青眼主人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横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信脚時高祖宅前花似錦魏王堤畔柳如絲因閑看水行來遠就便遊園歸去遲每遇好風還眷眷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忖度時先見固能無後悔至誠方始有前知己之欲處人須欲心可欺時天可欺只被世人難易地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揮麈時每見賓朋須款曲更和言語不思惟方将與物同休戚何暇共人争是非天地與人同一體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恣縱時在世上官雖不做出人間事却能知待天春暖秋凉日是

我東遊西泛時多少寬平好田地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服老時簡尺每稱
林下士過從或著道家衣湏將賢傑同星漢直
把身心比鹿麋六十五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睡覺時夢後舊歡
初髣髴酒醒前事略依稀任經生死心無異誰
隔江湖路不迷因向此中觀至理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注思時事少全由
心意足病多休道藥難醫情當少日湏思老志
在安時莫忘危天道分明人自昧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行已時政在我時
心必盡事関人處力難為人如負我我何預我
若辜人人有詞就責莫如躬自厚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省時義若不為
無勇也幸如有過必知之面前地悪猶能掃心

上田荒何所穫從諫如流是難事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盡性時若聖與仁
雖不敢樂天知命又何疑恢恢志意方閑暇綽
綽情懷正坦夷心逸日休難狀處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用畜時史籍始終
明治亂經書表裏見安危庖羲可作三才主孔
子當為萬世師不止前言與往行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出入時草軟沙平
月陂下雲輕日淡上陽西花深栁暗銅駝陌風
暖鶯嬌金谷堤盡是堯夫行樂處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看春秋後語時七國縱横
如破的九州吞吐若抨碁君臣自作逋逃主將
相無非市井兒篡入草書猶不誤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晚歩時信意遂過
高祖宅因行更上魏王堤設如終久全無託何

似當初都不知料得鬼神知此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處困時事體極時觀道妙人情盡處看天機孝慈親和未必見松栢歲寒然後知匪石未聞心可轉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處否時信道而行安有悔樂天之外更何疑受疑始見周公旦經阨方明孔仲尼大聖大神猶不免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無奈時眼下見榮還見辱心中疑是又疑非上陽宮殿空遺堵金谷園林但落暉天若有言人可問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擲筆時事體順時為物理人情安處是天機堅如金石猶能動靈若鬼神何敢欺此外更無言語道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訖時許大天時猶可測些兒人事豈難知崑崗美玉人難識滄海明珠世莫窺由是堯夫聊自訖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獨時人壽百年無以過心遊萬仞待何為為謀須求心無愧作事莫幸人不知誠盡鬼神猶且懼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與時初作事時分可否始親人處定安危殊鄉忠信同思善異世奸邪共喜私豈待較量然後見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事時天道虧盈如橐籥聖人言語似蓍龜光陰去後繩難繫筋力衰時藥不醫莫把閑愁伴殘照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重惜時爭向僞時須便信柰何真處卻生疑既稱有客告曾子豈為無人毀仲尼父子君臣獨未免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掩卷時時過猶能用歸妹物傷長懼入明夷夏商盛日何由見唐

漢衰年爭忍思畎畝不忘天下處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愛物時曉事情懷須洒落出塵言語必新奇山川秀拔寧無孕天地精英自有歸粹氣始能生粹物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默識時日月旣來還却往園林纔盛又成衰登山高下雖然見臨水淺深那不知世上高深事無限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試時事體待諳然後信人情非久莫能知同霑雨露蒿萊質獨出雪霜松栢姿見慣不如身歷過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歎時只被人間多用詐遂令天下盡生疑樽前(一云唐虞)揖讓三盃酒坐上(一云湯武)交爭一局棊小大不同而已矣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傥式時亂法柰何非獨古措刑安得見於茲當時旣有少正卯今日寧無孔仲尼時世不同人一也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信時必欲全然無後悔直須曉了有前知言忠能盡已所有事善任他人致疑外物從來自難必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無必時或讓或爭時旣往相因相革事難齊羲軒堯舜前規矩湯文桓文舊範圍一筆寫成還抹了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何所為時思動特親窺牖幽情發處旁盆池尋芳更用小車去得句仍將大筆麾餘事不妨閑潤色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説老時金玉過從舊朋友糟糠歡喜老夫妻瓦燒酒盞連酩飲紙畫棊盤就地圍六十六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靜時樂裏君臣慵點對琴中文武倦更移鼎間龍虎忘看守棊

上山河廢指揮亦恐因而害天性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談笑時國士待人
能盡意山翁道我會開眉盞隨酒量徐徐飲棋
逐花陰旋旋移此樂再尋非易得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驚駭時暮雨朝雲
纔半日春華秋葉未多時即今世態已堪歎過
此人情更可知一暑一寒何太急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詫時事少事多
都在已人憂人喜更由誰壺中日月明長在洞
裏乾坤春不歸誰道光陰如過隙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疎散時早是小詩
無檢束那堪大字更狂迷既貪李杜精神好又
愛歐王格韻奇餘事不妨閑戲弄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語事時舉動曷能
循義理辨明安用致言辭艱難圖處費心力容
易來時省指揮欲蓋而彰事多矣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物向物中
觀要妙人於人上看幾微物中要妙眼前見人
上幾微心裏知且是有金無處買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不強時事到強為
須涉跡人能知止是先機面前自有好田地天
下豈無平路岐省力事多人不做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得意時這意著何
言語道此情惟用喜歡追仙家氣象閑中見真
宰功夫靜處知不必深山更深處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喜老時明著衣冠
為士子高談仁義作男兒敢於世上明開眼肯
向人間浪皺眉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難老時齒暮乍逢
新歲月眼明初見舊親知歡情此去未伏減飲

量近來差覺低六十七年無事客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慎動時枉道干名
名亦失怫民從欲欲還隳號爲賢者能從善名
曰小人能飾非大佞似忠非易辨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有激時留在胷中
防作恨發于詞上恐成疵芝蘭見處須收採金
玉逢時莫棄遺到此堯夫常自賀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有愧時空受半來
天下拜却無步子自家爲心能盡處我自慰力
不周時人亦知只恨一般言未得堯夫非是愛
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詑劒時當煅煉時
分勁節到磨礱處發光輝長蛇封豕休撩亂狡
兎妖狐莫陸離此器養來年歳久堯夫非是愛
吟詩

光和堯夫首尾吟

堯夫非是愛吟詩安樂窩中無所爲古道白頭
無處用今時青眼幾人知嵩山洛水長相見秋
月春風不失期筋力雖衰才思壯逝年比較未
昔虧

顥和

先生非是愛吟詩爲要形容至樂時醉裏乾坤
都寓物閑來風月更輸誰死生有命人何預消
長隨時我不悲直對希夷無事處先生非是愛吟詩

弼觀羅走筆書後卷

黎民於變是堯時便宇堯夫德可知更覓新詩
名擊壤先生全道畧無遺

伊川擊壤集卷之二十

集外詩

過比干墓

精誠皦於日發出爲忠辭方寸已盡破獨夫猶不知高墳臨大道老木無柔枝千古存遺像巍爲謟子噫

自遣

讀書忘歲月人競笑蹉跎但得茸 百足寧辭辛苦多龍泉去鋌刃蝸角亦風波知我爲親老不知將謂何

共城十吟

予家有園數十畝皆桃李梨杏之類在衛之西郊自始營十餘載失未嘗熟觀花之開屬以男子之常事也去年冬會病歸自京師至今年春始偶花之繁茂後悼身之窮處故有春郊詩一什雖不合於雅爲抑亦導于情耳慶曆丁亥歲

其一曰春郊閑居

居處雖近郭不欲登城市盡日客不來至夜門猶開院靜春正濃牕開晝復寐誰知蘂藿中自有詩書味

其二曰春郊閑步

病起復觸春攜筇看野新水邊逢釣者壠上見耕人訪彼形容苦酬予家業貧自慙功濟力未得遂生民

其三曰春郊芳草

春風必有刀雖腸被君斷春風旣無力芳草何人剪腸斷不復接草剪盃還生誰人有芳酒爲我高歌傾

其四曰春郊花開

桃李正芬敷花繁復弊廬亂香尋密牖碎影下前除靜遶晝眠後輕攀春醉餘縱然觀盡日誰敢罪狂疎

其五曰春郊寒食

郭外花亦繁不謂繁華失幸非在郭中不見繁華物不寒不暖天半陰半晴日花外鞦韆鳴月偶鞦韆出

其六曰春郊晚望

風暖轉鳴禽天低薄薄陰煙容凝壠曲雨意弄河心柳隔高城遠花藏舊縣深獨憐身卧病猶許後春尋

其七曰春郊雨中

九野散漫漫連昏烏道間坐中迷遠樹門外失
前山襏襫耕夫喜悱㦗居者閑騷人正凝黙天
際意初還

其八曰春郊雨後

雨歇蕩餘春天光靄太真茵鋪芳草軟錦濯爛
花新風䌂鶯簧健煙舒柳帶勻如何當此景閑
卧度昌辰

其九曰春郊舊酒

花開風雨後忍病欲消磨未是疎狂極其如困
頓何梁間新燕亂天外去鴻多揔是感心事寘

爲晝午過

其十曰春郊花落

春暮多風雨離披滿後園曉餘殘片擁晴外亂
紅翻香徑難留裊嬌心絶弄繁成蹊是桃李狠
籍尚無言

寄揚軒

淇水清且泚泉源發吾地流到君家時盡是思
君意

康節先生伊川擊壤集後序

聖人不作而士溺於成俗忽不自知日入於卑近
有能奮然拔起追古人於數千百年之上獨與
之爲徒者傳所謂豪傑之士康節先生是已先
生之學以先天地爲宗以皇極經世爲業揭而
爲圖萃而成書其論世尚友乃直以堯舜之事
而爲之師其發爲文章者蓋特先生之遺餘至
其形於詠歌聲而成詩者則又其文章之餘皆
德人之言藹於中而著於外故其所據者近而
所託者遠爲體小而推類大其始感發於性情

之間乃若自幸生天下無事飢而食寒而衣不
知帝力之何有於我陶然有以自樂而其極乃
蘄於身堯舜之民而寄意於唐虞之際此先生
所以自名其集曰擊壤也余嘗讀阮籍陶潛詩
愛其平易渾厚氣全而致遠二人之學固非先
生比然皆志趣高邈不爲時俗所汨沒事物所
侵亂其胷中所守者完且固則其爲詩不煩於
繩削而自工又況於正聲大雅之什不爲陶阮
者乎先生其狀退然其氣和與人不爲崖異初
若可親既而莫不起敬終以屈服豈所謂德全

之人哉其詩如璞玉如良金温粹精明而不見其廉隅鋒穎如其爲人渾渾浩浩簡易較直薰然太和不名一體足以想見乎堯舜之時其行已立言若使遭遇其時攄發其蘊則雖致其君爲堯舜疑不難而道不小行人不易知故蓽門環堵卒老於伊洛之間而行誼信天下名聲動京師朝廷始以爲試將作監主簿既又爲潁州團練推官而以疾辭不起已而道益尊稱益顯賢士大夫往來過洛者必造其廬居守河南尹而下莫不親禮之願見其顏色聆其語言四方英才好學之士皆願質疑請益而受業焉其殁也守臣以爲言詔贈秘書省著作郎加賻粟帛又之韓獻肅公守洛又爲之請謚於朝奏下太常賜謚康節蓋自本朝有天下百四十年間隱逸處士名行始卒完具無玷缺而朝廷旌命及存殁賻恤贈謚無一或闕愈久而愈光者先生一人而已恕嘗從先生學而奉親從仕南北未之卒業然於講聞其文章而次第其本末則或能之其子伯温裒類先生之詩凡若干篇先生固嘗自爲序矣又屬恕以系其後義可辭乎

元祐六年辛未夏六月甲子
十有三日原武邢恕序

予家舍時手録康節先生首尾吟二十余首讀之欣然自得及登進士於監察御史晉偈王濤家得擊壤集二冊乃知先生所作不止首尾吟首尾吟又不止予所録也每欲壽諸梓而未暇及汝尹應天始克刊行以廣其傳及進今職致政特

取此板回洛意此集乃先生隱洛時所著置之手洛以為先生故物耳已而郡守桂林劉公尚文翻建先生安樂窩書院復訪先生是集而梓行之遂以此板授焉其間殘缺者劉公洗補之為全集云

庚子歲副都御史洛人畢亨題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宋）張方平撰

行狀一卷

（宋）王鞏撰

清鈔本

樂全集四十卷附錄一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張方平撰。方平字安道，宋城人。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歷官參知政事，卒贈司空，謚文定。事蹟具宋史本傳。方平自號樂全居士，因以名集。蓋取莊子樂全之謂得志語。詳所作樂全堂詩中。其集見於宋史藝文志者四十卷，與此本合。然方平在翰林時代言之文，如立太子、除神詔節度使韓琦守司徒、呂公弼樞密使、李昭亮殿前副都指揮使諸制，見於宋文鑑者，此集皆無之。考王鞏作方平行狀，稱別有玉堂集二十卷，東都事略所載亦同。蓋制草別爲一編，故集中不載耳。集凡詩四卷、頌一卷、芻蕘論十卷、雜論二卷、對策一卷、論事九卷、表狀三卷、書一卷、牋啟一卷、記序一卷、雜著一卷、祭文碑志六卷。方平天資穎悟，於書一覽不忘。文思敏贍，下筆數千言立就。才氣本什伯於人，而其識又能灼見事理，剸斷明決，故集中論事諸文，無不豪爽暢達，洞如龜鑑。不獨史所載平戎十策、論新法疏，爲切中利弊，蘇軾作序，以孔融、諸葛亮比之，雖推挹之詞稍爲溢量，然亦殆於近似矣。其集流傳甚少，此本首尾頗完善，愼字下皆註今上御名四字。蓋從孝宗時刊本鈔出。惟不載蘇軾原序，疑傳寫者偶遺之。今併爲錄補冠於卷首，以存其舊焉。

樂全先生文集序

門人眉山蘇軾撰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于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悅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全今吾樂全先生張公安道其庶幾乎嗚呼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同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散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士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公盡性知命體乎自然而行乎不得已非蘄以文字名世者也然自慶曆以來訖元豐四十餘年所與人主論天下事見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禮義合於人情是非有考于前而成敗有驗于後及其他詩文皆清遠雄麗讀者可以想見其為人信乎其有似於孔北海諸葛孔明也軾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公一見待以國士今三十餘年所以開發成就之者至矣而軾終無所效尺寸於公者獨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論其大略以待後世之君子昔曾魯公嘗為軾言公在人主前論大事他人終日反復不能盡者公必數言而決粲然成文皆可書而誦也言雖不盡用然慶曆以來名臣為人主所敬莫如公者公今年八十一杜門却掃終日危坐將與造物者遊於無何有之鄉言且不可得聞而況其文乎

樂全先生文集序

樂全先生全集目錄

第一卷
律詩
第二卷
律詩
第三卷
律詩
硯辨
第四卷
古風詩
第五卷
宋頌
第六卷
芻蕘論
第七卷
芻蕘論
第八卷
芻蕘論
第九卷
芻蕘論
第十卷
芻蕘論
第十一卷
芻蕘論
第十二卷
芻蕘論
第十三卷
芻蕘論
第十四卷
芻蕘論
第十五卷
芻蕘論
第十六卷
論
第十七卷
論

第十八卷
對詔策
第十九卷
論事
第二十卷
論事
第二十一卷
論事
第二十二卷
論事
第二十三卷
論事
第二十四卷
論事
第二十五卷
論事
第二十六卷
論事

第二十七卷
論事
第二十八卷
表狀
第二十九卷
表狀
第三十卷
奏狀
第三十一卷
書
第三十二卷
箋啓
第三十三卷
記序
第三十四卷
雜著
第三十五卷
祭文

第三十六卷
神道碑
第三十七卷
神道碑
第三十八卷
墓誌石記文
第三十九卷
墓誌銘
第四十卷
墓誌銘
附
樂全先生行狀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一

律詩

皇帝狩于近郊內署同進并引狀

伏覩皇帝陛下順茲冬令狩于近郊以臨農隙以蒐軍實運用乾健烜揚天聲事已而旋禮無違者臣等叨處詞禁竊陪語蹕謹摭歌詠粗章盛節各齋沐賦成皇帝狩于近郊律詩一章謹隨狀上進以聞

講事狩農隙蒐車此狩畋旌門開霽野帳殿拂霜天星斗隨華蓋風雲逐寶鞭翼開花浪急圍合錦城圍什狡無遺獵從豨必應弦迹入輕過電騎隊逺回凝鷙翮紛爭擊村盡亦競先亟來餘逸足徑下不虛拳勇氣凌金鼓懽聲雜笳絃抗綏分逆順植表閱周旋湯德逾三面堯心豈兩研領禽均近列賜帛及高年生帳隈慈宴停輿勞力田鴐鐃迴綠伏斜日下滌泉寧挍虞旗獲聊供廟俎鮮簡稽蒐卒乘曲制寓蹄筌甫草深懷古磻溪念得賢威靈增震耀夷虜慴腥羶羽獵嘗箴漢車攻昔美宣

詞臣兹紀詠抑末愧前篇

大禮慶成 并引狀

皇帝陛下躬祀天地嚴配祖考百禮交舉而莫有違者萬靈來顧而罔不歆焉仍自發舟之翊以至肆赦之日風氣時順雲物晏溫大衆之都郡方畢會喜覩容典抃舞相慶非上聖陟降庭止其孰能至于是乎臣等獲預近班親瞻盛事抃歎不足輒撰成五言詩十韻豈曰揄揚休烈亦臣子愛戴之誠

饗帝精禋嚴親廣孝純稱宮禮謐恵皇冊薦威神賓致齋居肅琳房獻禮陳慨瞻清廟几穆賛紫壇葡備樂嘉安曲鴻儀顯相臣玉從丹禁出（禮神之玉出自禁中）路儼繡旂新（新造玉輅今方御之）瑞露蒙天仗祥風入帝宸懽呼九州會慶澤萬方均有幸逢華旦無謨翼至仁但祈陪百禮景扈越千春

九日侍宴太清樓 并引狀

今月九日蒙宣召赴後苑穫稻觀撥及太清樓射弓侍宴者秋肅商旻日重陽瑢菊蕭辰之節物綴宸賞於圍游因宴示慈俾入同樂伏惟皇帝陛下治猷時乂聖問日躋裁成太和丕覆群品清藥之因是穫稼作爾芊上林之苞素蕃天成其實駐玉輿而省歛迺荷橐以恭觀而後頒以導宮之餘暇於果丞之供並拜君賜交荷上仁方旦坐寶（太上御名）之重深旅飛鞬之雜襲彤弧在彀具相圃之和容粟奇連飛餘西山之勁氣登金盛暨醉露云睎泱愷樂之洪私極亨嘉之盛遇臣等幸叨景從俯激歡衷相趨舞數之餘綴佚游揚之末冒陳清覽增集睽顏謹齊沐各抒成九日侍宴太清樓詩一章謹隨狀上進

登高閣舊俗況此泰垓觴鳴蹕還空下層樓顥氣傍御溝新過雨花樹未經霜楚澤丹苞重吳畦紫穗香三侯天縱妙九節召南章中豈矜多藝威將攝四方清時入共樂白日坐閒長近從叨慈渥區區祝壽昌

上享郊廟（慶曆四年甲申十一月二十五日丑午冬至）引狀

伏以皇帝陛下寅恭郊祀蠲精裳乃吉日己卯

齋宿路寢翌日款謁景靈宮朝饗太廟遂有事于圜丘以見上帝瑞應昭答盛禮告成聖意德音皆可書為後世法臣執綏驂乘尤見詳悉謹用賡成享廟禋郊詩二章章八韻誠不足闡揚丕顯休命之萬一然事皆紀實可以備史筆之闕是亦臣子區區之誠者已

享廟

瑞雪清晨集丹墀駿策初皇帝大慶齋宿之日先發蹕上五后尊謚冊寶德音聞徹蓋是日雪大作左右進蓋有旨不御玉色望升車先是禮官上儀注降寶出殿門上迎輦次有詔後冊寶升東進發乃退次羽衛排閶闔晴光道紫虛比號升路壽月後然琳宮陳玉幣先薦享景靈宮玉用四圭有邸幣用青疏屏宿旌旗祼獻多儀脩絃匏九變徐有詔樂畢九奏不許減節太宮無盛寒上自齋宿不李盛禦掌次省先除兩廟設小次不御立以終禮靈璧紛韶格天心不自舒孝慈更答告萬福此攸儲

禋郊

回伏由黃道鳴鑾入翠宮儼思文武侑圜丘之祀太祖皇帝太宗皇帝并升侑誠與地天通登陛行禋徹慶曆元年親郊始改圜丘上一成黃道用緋籍至足有詔悉徹之仍命曲臺編入禮令永為常式終祠坐幄空上即壇所端立以奉禮畢不還次六颯雲歸絕域星斗下還穹是日恬無微風壹無纖雲星斗離離如下臨享遺際紫煙向龕層燭焰紅氣祥書曾觀至日雲物黃潤四望一色太史奏有年之祥福鍛萃堯躬海上雞星動樓前馬隊雄是日御端闈肆生月畢闕捧日奏宸等隊僕臣殊幸會獨得近重瞳臣忝攝太僕恭乘陪禮

升祔慶成

明詔初發中奉慈講升祔孝典下容臺集議付近署變禮稽國章大義推經據奉復經寧司裁定皆宸慮獻后正壼儀仍几被遺顧擁佑隆帝室清夷贊王路懿主鍾景命禖宮閑慶祚靈長繫發祥熙洽本垂裕蓬闕邀仙駢柏城拱寒樹别饗隔昭穆特思怵霜露陽月日上辛齋居待清英宗御諱當衛薦寶冊夾道陳鹵簿玉色儼莊慄淵衷緬馳慕端闈出蹕東黃道回天步千官陪祠庭秘祐寧神御盛德配不祧至孝始如素穹厚昭精純著衷入儀注渙汗肆慶宥需雲均稟飫廣愛形海區教忠憲侯度下臣叨載筆書法資典故

大祀禮成 皇祐五年

皇心奉先孝盛德事天明嚴配講隆禮三聖並侑著為大典精禋格至誠袞冕先宗質臣慶曆四年攝太僕升輅執綏又此再攝僕竊觀衣冠及諸服御皆不易舊蓋聖心尚質貴誠之意也金石始諧聲郊廟始用新製鍾磬及以晉鼓鼓金奏鬲享初登熟鈞和用啓牲始備古制犢牛羊豕彝及用鸞刀啓牲百神虔受職萬物樂御庚星斗羅空碧柴煙徹紫清祥儀回羽衛佳氣覆瓊甍雷雨金雞動風雲鐵馬輕靈休紛報貺宸念在持盈臣陪輅屢投頌問閣持盈守成之言孤陋叨華近何辭頌泰平

喜雪 慶曆二年仁宗令作

愆陽千歲事齋殿軫予憂默為斯民禱心從六事求同雲俄蔽景盈尺忽呈休淅瀝千環樹峥嶸萬玉樓慶氛開紫宙氣象露皇州鵰鶚精神勁松筠操稟優邊庭傷久戍農畝慶來麰咨爾臣鄰地常期九叙修

送內閣蔡公歸闕

酆宮周舊宅梁國漢東關尹正司留鑰賢公出近班教條推愛利滋蔓悉除刪狹野耕桑急終年獄市閑燕申鈴閣靜棠養彩萩斑治迹經綸外陰功造化間士林歸北海人望在東山一節遄趨召西轅不可攀前旌霜樹曉候騎古河灣和氣均生物淳風復海寰異氏聽蓋火盛德致無艱他日開鑪冶餘功鳥鑄顏

送吳春卿赴都

法座臨軒策俊髦同君陛見預旌招瘦駑寸駕始千里孤鶴一飛先九霄蘭棹秋風行邐迤觚稜旭日暨岧嶢石渠為謝諸特彥行邁同趨便殿朝

送冀州李太傅

多君貴主子材識乃名儒青海渥洼種丹山鸞鳳雛兵家左車後書法右軍無擁幄蓋紈袴懷章就隼旟亭臺煙水闊樓堞暮雲扶信都郭東連大澤亭榭觀游在焉析木元分冀虖沱漸近胡雙毓雛蘊藉文和在潼淵故事重閣勿須臾誰道長城遠今觀出上都

送李芝東歸

此君齊魯之奇才三十病廢吁命哉來遊京國動悽悵東歸泰山歡崔嵬支離攘臂福所倚功名累

身古共哀但恐人求駿馬骨未免郭上黃金臺

送蘇學士錢塘監郡

趣時貴近君獨遠此情于世何所希車馬塵中久已倦湖山勝處即為歸洞庭霜天柑橘熟松江秋水鱸魚肥地隣滄海莫東望且作阮公離是非

呈資政宋尚書

當年留鑰守陪都龍坂因茲得或裾北海一章愁鷲為松江三歲厭鱸魚貫生感事多垂淚園令居閑輒著書獨恃明公念孤介東郊未去遂長沮

送石曼卿赴闕

功名本不與人期人取功名亦繫時蜀相閑居久龍卧馬周狂醉竟誰知將軍身到衛廬問英主心驚奏牘奇宣室思賢方空席去陳經濟勿遲遲

重送趙恭

恭也堂堂氣拂雲十年黴塞泗方塵轉窮自古有元叔精鑒觀今必法真驥在駑群殊有態龍初魚服未能神君看渭曲得嚴事天困斯人必有因

送馬武

才命相悖不相並古來達者齊其中此君寂寞年雖暮靈府崢嶸事甚雄講上鷹飢思掠草車傍驥老尚追風丈夫掩棺始為了是故南陽猶立功

送張寬

得喪竟誰尸人謀不可移獨看屠釣叟達適帝王師太觀齋諸物推圖彼一時君思塞上說孰可預端倪

送張郎中赴闕

明公才氣本雄傑戢戴儒冠腰拖紳講劍妙傳句踐術工書兼得伯英筋外臺共歎郎潛久中檢行膺帝命新司刺不煩詢治狀幾州攀社有遺仁

送宋秘丞赴任鄱陽

蕭灑武夷秀兹人美且偲治經通古學應務富時材盡在修書選須遣鬱悶更研輕重術歸奏阜民財

送祝生東陽簿

之子東南美聲光滿貴游溪山聊簿宦才調自名流野趣雖孤艇清泠即半洲金波沁園宴遲子有

賢侯

送客遊兗海

寒颸慄冽響吹空壹意沉沉歲向窮正是蒹衣御醇酎如何孤塞逐飛蓬杉松古色泰山廟絲竹遺音夫子宮訪舊自堪寬旅瑣賢侯況似蜀文翁

送楊君西安

君過嚴陵瀨扁舟入婺溪灘長秋日短山亂暮雲齊求探驪龍頷聊羈駿馬蹄吳江濤正惡鴻鴈北東西 時池晁浮莊學士赴四明偕日行

送客入洛

高歌揮鋏酒盈鍾壯士何須歎道窮客路嵗闌天又雪旗亭醉別氣如虹驥騰更路思良御帆破長波待便風今子方為采蘭後未宜去揖紫芝翁

送福州監郡陳殿丞

七閩四都會乃是無諸城海近氣物異山遥風候清僊遊遊鄉漢君祿及親榮去去倚門念溪船歸棹輕

送陳汝玉謁三川大資政左丞吳公

吳公昔作河南尹首唱儒風薦賈生今日治平承祖德可無推引助文明

謁青州范天章

紛橫驤騁儒裝佐戰列臺門霸府椎喜似禰衡逢北海直須雷煥辯南鄙謬悠為説非今味疎略言詩粗古風更似賈生多歎息聞公真賞勝吳公

送沈生昆弟遊侍之博白四絶句

交方景象異中原海氣昏昏雜瘴煙今日荒蠻成雅俗薰風南播自嫣絃

不須南浦懷消黯好過西山訪隱淪北到嶺特應近臘相思可寄一枝春

東連海道徹扶桑北望神皐斗柄旁兩處音塵杳難接征鴻歲只到衡陽

夕陽疎箒暮江湄秋色蕭蕭動客思自待嚴君領州去豈同騷客夢邊時

呈范天章

詔起東山對紫庭清風蕭灑動增賞讜言幾為忠邪發大同須憑廟社靈武庫神兵羅斧戟大宮禮

器列籧篨顧公早入當釣軸重演三篇相武丁

送郭誠思歸華下

忘懷物外且如愚何事労精揔搞梧以馬喻馬即非馬数與無與方得與莫執斧斤過櫟社懶施几席向籧廬好歸玉秀峰前坐閑看晴雲自卷舒

送汾陽高士歸三峯居深于葛邑至人遂不食

知逢三洞客曾指九丹方氣抱冰霜冷神含日月光閑軒同鶴静妙境入龜長它日南峯路相期過華陽

送邢遁山人

忽悔輕抛雲水麥便將鶴去指林壑生涯琴劒外無物日逐醉吟中遺懷舊隱居常因夢到塵遊動是與心乖送君飄自嗟羇滞水葉脫將還計偕

送趙先生

家住崆峒塞垣上翩然遊蜀遂忘歸九还氣足通神化一日丹成是道机曾共靈龜波上隱人随蒼雀火中飛只於醉囊藏身去休入紅塵作是非

送珪師歸衡嶽

師通經律外外學二篇微師指大衍見似寒山古身隨風葉飛瀟湘曾繞髪鴻鴈伴南歸七十三峯裏雲庵拂舊扉

送僧南遊霊竇

早出都門何往哉四明霊竇指崔嵬便從古道揚眉去莫到寶山空手回疎月曉行松露濕迎風晚渡海濤來昔賢棲閣知非遠邐迤南遊想善財

贈常不代

莫隨世偶作同方坦坦無邪是履祥學鄙淺訛廷古道天教轗軻與剛腸僥投滕下人皆笑獨卧隆中自不常畢竟途窮無所合何妨持釣坐滄浪

究海孫學士寄示畫錦編述先德宣公進退大美報之長句四韻表揚盛事

鄒魯衣冠古士鄉義方不獨有扶陽德名垂世先君子經術傳家小太常閭巷共榮新畫錦吏民同愛舊甘棠前人彝鼎銘勲伐未似盈編盛事光

贈趙先生

此老得天樂自稱雲水人佯狂不妨道太息漫勞

神沉醉少醒日與游多逸民常憂忽不見無處訪清塵

贈三茅朱先生

鬱儀結鄰太霄道金璫玉珮虛皇冠鑪中火候煙霞煖壇上琴聲星斗寒紫節晨遊從玉女綠騈夜降接靈官顏持璧親充盟信乞取胎精九化丹

玉泉觀贈高道士

古屋氣象冷蒼崖煙翠中龍蟠半天雨虎嘯一巖風露後芝房紫霜餘栢實紅終期把藥扶來伴白雲翁

贈郭誠思

壯志本桑弧當年亦棄繻塵游辭京國火記得鄞都露氣凝瓊樹冰光徹玉壺世間出世法胎食即天厨

贈趙抱一（君隱居丙舍石門後更深入紫栢山人迹絕矣）

石門路已絕塵寰紫栢高深不可攀野色蒼茫連遠水暮雲慘澹畏寒山琴碁有徇皆為役松竹無情且共閑卉體一盃時自釀陶然亦可發朱顏（君量）

（予時遇道士與一桃啗之遂不食妻祐七年余鎮泰邀君至七十餘矣不食已六十餘年髮白面紅亦不甚異于常人去山中乏酒醲寒飲之亦可醉道書謂寒為水醴）

贈青城山威儀觀李鍊師

天倉三十六峯下猶有軒轅迹存丹竈前臨六時水芎田遠接九仙門（九仙資雲洞近後觀）火芝夜照千燈迴江樹朝涵一氣渾道友相邀尋異藥攜節幾到老人村

贈終南李道人

神仙靈藥自然功五色光中一氣通借問參同相類法何如相類即參同

贈琅琊智光長老（師臘八十六）

山路層層峻幽棲最上層淨光懸海月幻體任春冰四句有為法一心無盡燈我來忘所問相伴久騰騰

贈宸老

宴坐非持律遊方不學禪長空任飛鳥古澗自寒泉見月何須指追風不待鞭平生一破衲隨處伴閑眠

贈崆峒天水公

天下赤龍訣人間金液丹先生今已得此事古傳難陰德留塵世仙階在廣寒穫閒三五一乞取畧閒端

送徐總

半醉長呼意若何官情道味兩蹉跎眼前漸漸故人少世上紛紛新事多蹤籍自鳴非節奏虛舟安穩任風波悲歌深歎流年急當憶江南藍采和

送杜山人山人山行見虎執同路而行又善嘯

到不訛來處去安知所之野雲同自在溪鳥與誰期虎伴閑行遠猿驚住嘯遲相逢聊一醉重見又何時

宋此田歸湖南

儒學孫明復春秋助發微儒者孫復字明復撰春秋尊王發微石常預講論倦遊鶩白首知己失緇衣故司徒陳恭公嘗薦君乞了朝鷄去南隨社鸞歸衡湘多隱遠道侶未應稀

筇杖贈淩生生有官不仕無妻子

山居知獨處一杖代兒曹試水溪沙淺挑雲嶺路高訪僧歸有伴採藥遠忘勞空日蓬萊會應騎過海濤

都官葉舒郎中歸三衢

宗郎橫經授小侯跡同年隱久沉浮却尋故國溪山路多謝朝堂鍾鼓樓冉冉年華成老態紛紛特事作閑愁一丘一壑平生志况有門人伴釣遊

律詩

微子廟

西伯已招二大老東隣更棄三仁人元龜遂訖商家命白馬永為周室賓抱器幸存天厥祀喪邦都為兆鷄晨可憐長發源流遠舊國猶存廟樹春

秦州北山云是隗囂宮登城樓下瞰偶題

宛下君臣實兒戲昆陽勝敗非人力劉秀其來異獨夫隗囂何事為西伯送質已是不能強保險明知本無策惟其得士似田橫後世英雄共嗟惜

讀杜工部詩

文物皇唐盛詩家老杜豪雅音還正始感興出離騷運海張鵬翅追風騁驥髦三春上林苑八月浙江濤璀璨開鮫室幽深閉虎牢金晶神鼎重玉氣霽虹高甲馬騰千隊戈船下萬艘吳鉤鋩莫觸羿彀巧無逃遠意隨孤鳥雄筋舉六鼇曲嚴周廟肅頌美孔圖褒世亂多群盜天遥隔九皋途窮傷白髮行在寄青袍憂國論時事司功去諫曹七哀同谷寓一曲錦川遨妻子饑寒累朝廷戰伐勞淹游徒右席樂善乏干旋舊里歸無路危城到轍遣行吟悲楚澤達觀念莊濠逸思乘秋水愁腸困濁醪耒陽三尺土誰為剪蓬蒿

題揚大年集後

天上靈仙謫人間秀氣涇朱絃清廟瑟美幹豫章柟富艷三千牘從容八十西石朱齡典純追古昔雅正合周南溫粹瓊瑤潤滋醲稼穡耳微中鍼海蚌巧處吐春螢璀璨龍宮出精深虎穴探機衡成魏磃嵩洛入煙嵐（公勁正不容權倖謝病歸陽翟因就除知汝州）寂忍修禪智虛柔慕吏聃驥轅曾未騁鸞馭不停驂嵒廟登何數承明入獨三可憐經濟意猶客記高談（門人黃鑑錄公餘論為談苑）

讀王朴傳

世主英威動九陽高賢事業出嚴廊何須夢卜疑千古灼見雲雷定四方小國霸圖微管葛當時人傑自蕭張不終制作成遺恨律準今猶在太常

讀素書

孺子圯橋既履年七章得在穀城仙所言道德帝
王事不比盤盂長短箴晚欲出塵應有訣初行過
漢豈非天蕭曹勲業皆勞力學似功成樽俎前

過豐

劉季當年在古豊芒碭王氣已運空天機先露由
啼嫗人意冥符自董公曆數有歸徒勝負風雲相
會盡英雄不然樊酈蕭曹輩盡老屠商掾吏中

過沛題歌風臺

落托劉郎作帝歸樽前感慨大風詩淮陰反接英
彭族更欲多求猛士為

題中陽里高祖廟

縱酒疎狂不治生中陽有土倚兒耕晚遭亂世成
功業更向公前與仲爭

臨淄同劉仲方作

廻合空山萬疊蒼磻溪投釣此開彊儒家俎豆連
洙泗戰國戈鋋接楚梁四嶽子孫終海嶼諸田意
氣盡尸鄉不惟仲父能輕重形勝由來自霸強

劇孟

人物無重輕廟朝有失得世平徒匹夫時捻一敵
國姦雄望風塵冠劒動顏色治庭不論功聲名輝
典策

讀齊世家

默坐磻溪素髮垂商周於此驗興衰機深正似忘
機者應被沙鷗靜處窺

讀楞伽經

楞伽三萬六千偈百八句中成自性法法非法離
法塵心心無心入心病漸熟當似菴羅菓頓照猶
如大圓鏡龜毛兔角妄有無海浪空華不清淨

讀混元經

五行生成本一氣貺此體用知命樞還元當復定
金鍊通宿寧更懷靈廬無質生質是丹地有象非
象真壇圓此迹得道六運訣遲晚須乘八景輿

寂默通真說因戒而定云是小乘漸法然至
則成大其致一也趙歩師叔平覽之有疑見
問以此答

即定非存出入間照而常寂所居安將心起用知

逾遠有眼無光見亦難向上本來惟一路初機聊
為立三關莫於此地分延促彈指時中海水乾

讀坐忘論

唐書潘師正傳初陶隱居傳正一之法於王遠知
遠知以傳師正師正以傳司馬子微故潘謂司馬
正一至汝四世矣陶隱居每謂門人曰吾於永貞
貞元間仕不過奉朝請使吾爾時宦得志豈有今
日事耶詳此隱居所得深矣然為時主禮重竟不
見其異迹至人守中抱一固不為異也至子微著
坐忘論五時七候簡要易行本自正一暇日覧味
因成長句
正一初傳王遠知後來體用益精微惟無矜貴為
真地但涉成虧即世機松徑風聲猶有待轆轤火
候事終違便令直了九丹術不到坐忘何處歸

覧九丹上化經寄南都王宣徽君貺

上清紫簡世傳稀中有靈都妙音微雲霧披光丹
鳳出風雷接勢赤龍飛琴心三疊胎仙舞禽贊
迎帝子歸幸得九天真一訣塵勞何事尚依依

讀穆天子傳

八龍長騖造崑丘七萃前驅縱遠遊遇雪自裁黃
竹唱捧觴喜答白雲謳羽陵廣奏隨風逝崦阜銘
蹤共日留惆悵壁臺人不返樂池遺恨素波愁

讀樊川集

不過元和得獻謨望山東北每長噓獨賡唐律雅
風後更注孫篇俎豆餘雲水勝遊成悵望杜川歸
事竟踟躕中年還使山根折盡寫雄襟在此書

讀杜詩

杜陵有窮老白頭惟苦吟正氣自天降至音感人
深聒回切雲漢壙砂包古今萬壑入溟海一枝成
鄧林捲柳鬼神泣寂寥星月沉珠還罔象得玉肴
晶采尋攘攘豐年穀磊磊珠方探病源問岐伯兵
畧須淮陰流寓四方路浩蕩平生心每覧述懷篇
使我清淚淫

題英烈王廟 伍子胥祠在楚州

南云志在脩私怨破郢其如不利吳由此夫差心
遂移鵰戮豈得謂非辜

東方朔

不獨巖扃與市塵金門亦可晦吾真孤風大義人
誰見宣室那曾抗倖臣

天聖中年嘗有異夢熙寧癸丑退居南臺聊
記舊事

凌空素闕彩霞鮮舊侶相容見九元（趙聖祖諱）上下登
梯一童子迎巡離座六靈仙跪瞻寶案凝神久手
紬金匙受記專病卧夜長思此境忽稱四十有三
年

侯君房

爵位功名可自豪青雲志士豈而曹（嚴子陵謂光武曰士固有志何至相迫耶）一朝黃鉞看看下（為勸傳）始愧狂奴故態高

被命中山以親老不赴書懷寄集賢曾公袞
致趙公

野懷常逐白雲飛殊拙那能合世機偶似曹溪一
宿覺已多蘧瑗九年非累呈幻事何須了惟顧朝
恩早放歸它日蓮華峯下去猶期話道過黃扉

上三司蔡內閣

此日河南念賈生留將名字徹丹庭秋聲漸覺寒
生樹靚老還知獨倚扃徒繫車傍淹白晝得雄羈
上必青寘公如未信斗間氣試掘酆城必有靈

謝范天章薦應制科（明道二年）

初闢明堂見帝軒此時寧得戀丘園程文懶謂春
官氏決策忠干法展尊千古聲名傳鶚表四方豪
俊望龍門若趍丹陛承清問何以酬知或敢言

次韻酬潭州周沆學士見寄

鼇背三山壓海濤雲臺高議接時髦一麾忽到江
湖外回首方驚日月高不善取容同更倩且歌樂
職學王褒賈生自是長沙逐更弔湘纍賦廣騷

貽龔懋

所至輒驚犀歸來成決痕憐君孤劍客鄉謁五侯
門驕氣蓋紈袴涼風憶故園時清經世事捫蝨為
誰言

寄徐白久客襄漢

避暑鹿門寺虛爾風竹涼草連邵國遠水接漢川
長寓客懷江表歸入愛楚鄉京塵誠可厭君未捨

名場

寄高弁侍郎

大雅久頽弊夫君真古人道維皇極正大著帝刑
淳（公有帝刑五篇）美望鏘金石深識照鬼神立朝惟一介
為郡有遺仁素尚陶洪景風流賀李真歲寒松有
節明瑩玉無塵霜簡維清重銅符亦久迷光成急
登用必有及斯民

寄汾陽邪先生

君家白雲外巖溜響嘈〻絶壑風煙落孤峯冰雪
高自能無世累誰見有生勞指我蓬壺路瓊宮隔
海濤

寄三峯邦識思

松檜峯前古柘林結茅無伴對幽禽都為浮濤入
公事獨入精微九聖心春斷晴川閒種玉夜開丹
竈試還金冷然風馭知何返三十六關雲路深

訪来先生值晝寢

一枕清風靖館深滿庭松檜鬱交陰此時真境人
誰見月在泥丸日在心

寄代淵

塵走我何勞巖棲君愈高林彌且吟嘯世路盡風
濤小桂閒招隱西岷續返騷氣機衡不露承弁緩
斐毛

貽劉几

家自唐來世大儒惟君不肯讀家書春遊爛熳少
曾醒俊氣飄揚頻得盧早講孫公飛劍術更適風
后握機圖何時羽獵長園合請看雲中一鶚孤

謝韓仲文學士送白竹簟

帶粉栽珠節凌霜剪翠筍踪鱗鋪海浪鵰翅展天
風暖恐春冰釋清宜曉兔融露華流沆瀣寒色凛
崆峒栩〻來莊蝶翳〻夾夏蟲枕須松石碧幌都
霧綃紅坐覺非塵境竟如在月宮北窓聊寄傲俗
胥愧方瞳

金陵久旱喜雨呈運使韓綜學士提刑令狐
挺祠部及示諸府僚

江城風日燥將燃喜此滂沱僅有年諸澤氣交陰
壓地四溟水立闊圜天廓開紫宙清涼界頓去驕

陽陵扈權須信化工人可代傳嚴才業在三篇

提刑祠部再和前篇猥爲禱祈之應輒復次韻且以見志

長吏憂民深望歲諸侯閔雨著編年鵷鮮聊用遵明詔扈皁何能感上天五事肅時欽在宥九功美利屬時權守藩無狀惟推分心在蒙莊內外篇

謝浙漕劉忠順郎中送筆

玉水一方光瀲灩霜華八尺翠琅玕卧來病骨殊清快勝餌西山五色丸

近自鍾山採松花和湯甚美按本草經木部上品松花名松黃拂取似蒲黃輕身療病云勝葉節及脂松脂一名松肪淪入地千年爲茯苓又千年爲琥珀又千年爲瑿一名茯菟通神而致靈和魂而鍊魄明竅而益肌厚腸而開心調榮而理衛上品仙藥也久服延年陶隱居云松有脂潤又凌冬不凋理爲佳物金匱方書葛洪所撰仙經曲晨丹用琥珀鍊合送湯一甌呈仲文學士

青松北山麓春藥摘金圍芬澤逾肪節滋華本歲寒功傳上品藥餌勝曲晨丹一泛形霞液天和入肺肝

日精月華所滋結金匱玦笈稱靈珍味勝仙人掌中露色如遊女衣上塵餌之伐邪鍊神魄久且長年登高負輕瑿伏菟乃淪淳嘉賞當問淸遐人

居憂遇祥制示辰長老

流景無端隙駟馳永懷顧復感慈闈幸茲門外車馬少更獲朝中書信稀哀堿頹毛素絲短荎佯病眼亂花飛舍西頼與招提接時叩禪關話祖機

貽辰長老

同流誰往還終日掩柴關壁觀少林寺門風先洞山（師承臨濟源出洞下）道場隨處是心地本來閑指我常河水都忘鬢髮斑

離都招友人

車馬交塵路不侍勢家門巷客如萍張湯勸力奈寒暑要護口舌擬風霓機牙潛發如馳傳聲影相連若建瓴此地豈容山野客盍歸來乎檢嚴局

慶臺韓子華寄示清居大士牧牛圖頌酬寄
長句
香嚴昔向潙山住只作田翁學牧牛路絶纖塵草
見迹野無寸草漫迴頭晴天任去雲爲伴露地閑
眠夜不收却問清居眞了未栜還蓑笠爲誰留

都下別友人
海內故人少市樓新酒醇與君聊一醉分袂北殘
春北道邢臺路東州泗水濱相期後何處京洛舊
風塵

寄曹平
平也青雲器鄉評推孝廉高標焦尾落壯節湛盧
鋩與我偏心照論交以道詹遇群容策蹇羨將對
無塩振楫期同濟提衡豈致嬿前年秋征鞅彌月
憩衡茅環堵蓁爲榻圭門蓆掛簷未曾憂四壁聊
與醉青帘且默何嘗說雖寒不附炎伏能當自起
躍焉要誰占舌在居貧樂情親茹蓼甜雅遊傷遠
散流景頹將淹信斷傷秋雁愁多伴夜螀不堪男
女淚北望一漸漸

寄郭誠思華下茅齋
舍在世塵外松扉夜不關心同秋水靜身共野雲
閑自得逾三樂誰堪話九還它年玉泉約何以救
衰顏

寄題都下知友山亭時在新定
古郡利名外萬山雲霧中思君痛飲處累石小軒
東觀闕風光近郊園野趣同溪頭對魚鳥未羨舞
裙紅

養堂書懷呈郭誠思
曉騰白龍車氤氳入紫霞翠微雲外路碧落月中
家馭遁剛風騎閒如迴漢查幽窓一欹枕世慮自
空花

誠思約以初秋東來相過輒馳短韻以速行
期
已聞露葉寒蟬急休待霜空曉雁催不是相思閒
命駕無爲弟子望師來

留別所知
雪擁歸程朔吹寒來時孤劍𨽻征鞍此心誓不忘

知己昨夜為公重一彈

熙寧壬子歲寄丁未同甲諸公泰寧呂宣徽寶臣汝陰歐陽少師永叔京下王尚書仲義時並六十六歲

百二十年名上壽浮生百歲實稀聞百年三萬六千日今已三分過二分嘯歌獨喜醫全在文字看來眼未昏酒量雖衰猶得醉塵中人事自紛紛

聞翰林承旨宋子京尚書捐館

平昔雍容兩禁游共陪帷幄奉咨謀功名不到麒麟閣詞賦空傳鸚鵡洲事業三朝塵物望聲華一代檀風流清時只作文章老誰識深懷蘊九疇

哭劉潜

嘗謂君才似武侯草廬牢落卧龍愁天公不念蒼生故元叔堪憐郡吏休高野已埋經國策蔽廊誰是富人侯朝廷今始思英俊不見庖丁月一投君没二年西陲聚師朝廷拔用才士而碌碌就進矣

聞郭誠思解化

溪堂月榭幾分盃暫往三峯約便回君近從東平歸華齋榻忽留青竹去庭除不待玉棺來人間如幻寧同恨天上修文亦用才顏回王弼皆為修文郎碧秀煙雲無限好此生那復望崔嵬太華東曰玉秀峯一曰碧秀黄神谷過峯下水聲聞百步外僕嘗與君遊而樂之約老居其下方得地且葬之

簡徐登道人

聞說頻來帝里游欒鍾何日得同流勸君只就紅塵裏擬轉河車萬事休

葛居士詩 并序

葛居士名自成絳州曲阿人世農家貲業富贍天性至孝喜誦佛經以父母疾凡燒六指於鄉黨有行義壯而染惡疾漸劇且將自沉于汾水夕有老父過其家而求宿與之語居士更悟向之所為妄着我見彌詰朝挺身行乞抵華陰遂登蓮花絶頂茹草木精修五年辛懃備至眉鬚復生鼻通息聞華陰人郭誠思有道遣爲誠思欣納之然但以爲丐者不知其鄉里族姓也見誠思不食亦不食久之誠思諸其惡之數詰逐居士避辭不見容因自道姓名謂誠思曰余曲阿人初行來時家不知也

令一歸亦善君爲遣人告余家誠思遣僮往告之
旬決兄弟僕馬來迎比近鄉邑父母及其子皆至
相見悲喜去其家二十里所白其父母曰兒之來
以絕二親之望念也浮世幻緣緣盡即離請從此
別端坐泊然而逝居士不識字諸經皆口授而誦
之及自峯頂而下出語皆成偈頌時亦爲詩章理
意高遠不類世俗之辭其偈句有妙法白蓮清淨
修又云法眼覩時世希有俗眼覩時是癡人今採
其句爲蒿居士詩云

三峯頂上五經秋妙法白蓮清淨修無數天花常
自散真空性水不停流病癡誰問維摩詰俗眼徒
嗟冉伯牛別有妙身諸相具金剛堅固異浮漚

月夜吳春卿蘇儀甫相過會飲忽聞五鼓遂
同入朝

清風涼月滿前軒邂逅相逢索酒樽東有啓明纔
動色北來寒鴈亦驚魂相車未過塵先起宮漏纔
終市早喧階下從人催上馬百官已是簇朝門

寄崆峒天水公

先生莫可測滄海遠沉沉詹尹徒端策昭文不鼓
琴一九天上藥幾首靜中吟安得菊花酒盈巵金
液深

赴錢塘吳江道中寄侍讀王君貺侍郎時王赴太原

畫舩浮震澤煙水接秋空一霎過雲雨滿帆開岸
風酒旗蓮蕩東僧刹橘洲中何似并州路塵高馬
隊雄

趙先生王屋杖

待月移肩倚聽琴向膝横溪橋經雨滑山屐入雲
輕擊水乖龍起書空老魅驚夜歸開石響鶴舞遠
來迎

中秋夜清思臺獨坐對月寄太傅曾魯公宫
師趙公

萬籟沉群動息纖塵絕跡片雲無此時何物名
身世一點靈光徹太虛

蘇子瞻寄鐵藤杖

隨書初見一枝藤入手方知鍛鍊精遠寄只緣憐
我老閑攜常似共君行靜軒獨倚身同瘦小圃頻

遊脚為輕何日歸舟上新洛往來河岸笑相迎

西齋偶書

祖錄忘筌後丹鑪住火時浮生更無事宴坐復何思暖日移棊局寒風促酒巵世間安樂法不獨淨名知

南原觀田

日長春事動田野膏脉輕草青布穀過麥綠新蠶生雨足有酒邑社近聞鼓趁牛羊暮歸飽舍中燈火明

和叔平少師見示知足吟談宗旨也

昨日看公知足吟寂然不動至人心視身無實元泡幻觀世皆空謾古今怱怱歲窮駒度隙塵塵事過鳥遺音從來兩箇泥牛闘一任相渇入海深嶽云我見兩箇泥牛闘入海直至如今無消息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

律詩

初春遊李太尉宅東池

蓬島靈仙宅星河帝女家波光泛金翠樓影動雲霞清淺遊魚遍參差垂柳斜移舟更尋勝遠見小桃花

題代祠部書院代淵蜀人天聖二年登上第歸鄉不仕書院在青城山

上第西歸即棄官此人趣味亦堪憐風波常自廟堂起雲壑不隨朝市遷野叟續禁羞客氣山僧拱揖悟塵緣青城山下空堂在留入華陽續舊編

登泰山太平頂

邑邑魯國爭蝸角蟲蟲齊城殊蝟毛萬壑相傾知地險浮雲忽散覺天高蒼煙自古埋塵世紅日中宵破海濤七十二君迷舊迹空教秦漢役心勞

題樂全堂莊子所樂全之謂得志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

樂全得意自莊書靜閱流光樂有餘四句幻泡明般若一篇刀命信沖虛心閒自覺浮雲薄才拙識

知與世踈只此空名漫兒戲何王城闕不丘墟

逍遙堂

真樂不違俗紅塵自滿城捲簾寒日暖高枕暑風清世累雖憂患天和得性情五時依約合多謝白雲生

李少傅佚老亭

得謝自廊廟事高踈仲翁安車雖駟馬歸路已冥鴻令子承良治朱轓治左馮緇衣方改造列鼎有餘豐屨杖居多適軒裳夢覺空天倪希柱史性理問能公聦檻開蕭灑風煙接鬱葱工方思賈誼即奉小與東

彭門城上見鄉人社會懷古

南北分疆域此城當要津幻泡興廢速蠻觸戰爭頻世換山河舊時平井邑新喧喧村社散多是白頭人

彭門公庭古檜為風雨所摧

杳杳參天氣亭亭太上御名廈材千年對霜雪一夕析風雷枕静踈聲減庭寬翠影開梧桐與楊柳嬌色倚樓臺

暮秋登彭祖樓 徐州

危樓古城角山色遠蒼蒼寒日下何速清風來甚長煙塵思戰國雲水似江鄉重九登高近堦前菊已香

經遠樓 下大篇皆泰州公署共一樓扁

中夏聖人調律呂八荒異俗入圖書從容揖讓唐虞遠馳騁戰爭秦漢斂不道鼓旗無勇將須知俎豆有真儒功臣騎虎山西國常向冰淵審廟謨

郝翠樓

一川壓宇暮煙中樓堞龍山氣象雄北路荒原戎子國古郝戎之地東坡斷塹旣荒宮馬來洮海蓄城近涼州漢西海郡今洮河首稱廓羅所居鶴去遠天越洞空山有越溪洞者舊傳書洞口有詩云越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宮一隻洞門深鎖玉窓寒雨露研硃點周易因以為越溪洞三十六程勞極目朧雲猶在故關東雖陽至泰三十六程

道齋

瓊籤隱訣舊曾尋共祕還金妙音深會向本源分造化即拋塵劫出來今含生皆是坎离氣復會自

知矣地心幻事徒勞聊一笑他時雲壑有知音

禪齋

昔年曾見琅邪老(惠覺智光)為說楞伽最上乘頓悟紅鑪一點雪忽驚闇室百千燈便超十地猶塵影更透三關轉葛藤不住無為方自在打除都盡即南能

凉軒

樓下凉軒六月凉風窓一枕傲羲皇寺山雲影浮空近羅谷泉聲遠砌長迥覺風塵非此世不須雪月更交光最宜羽客冰霜骨共引瓊卮沆瀣漿

精思閣

仙術初脩自性情本除陰濁養陽明三田竅竅通虛白一路層層徹太清寂不動中方見道思無邪處好存誠君如欲到逍遙國須自還元第一程

凉軒秋意

南嶺雲嵐開曉霧北窓松竹度凉飇閒歌碧藥石琴鶴靜味丹經金鑰匙夢幻泡中何得失雀蚊蚕處苦喧卑更令葉枝澄心閣客自三秦到有期(下缺)

郭議思去秋到秦寓於府署澄心閣今秋復約西來

秦州即事

邊清務書息事簡使君慵地僻俗客少日長春睡濃平安三路火(秦州烽燧自邊三路而來)昏曉兩山鐘(南山北山皆有鍾)戍滿歸心動光隨渭水東

秦州後園春宴贈部署劉几閣使(几深曉音律)

柳暗三眠困花繁二月香(秦州後園有二月花開最早繁艶者殊絶有清香)情悰當酒盡興味為春長疊鼓漁陽節清謳北里妝增前樂無語席上有周郎

秦州晩宴即席示諸賓僚

秦川節物似西川二月風光已不寒猶去清明三候遠忽驚爛慢一春殘香隨芳樹頻移席情愛遲山久凭欄却憶京華勝遊處常為暮景促歸鞍

隴西郡麥積山有獻白鹿者潔如霜雪刷養逾年放歸舊山十二韻

地得金方正山藏靈物珍月宮遺玉兔仙仗失霜麟乳實冰泉冷晴原露草春清風生澗壑高格對松筠久卧常存息凝思若養神煙崖一蹭蹬華館

久埃塵我意本雲水無心愛珮紳平生厭俗客狩爾當嘉賓蕭灑襟情遠虛恬氣韻真檐軒同鶴靜竹渚伴鷗馴龜智靈驪血犧牲被繡巾放歸舊林麓好去避虞人

題松江曹生學舍

江邊無限地君舍劣容蝸忽鼓田家社疎鐘野寺齋執經多卉服牽對待荊釵秋雨鱸魚美時應釣鮮崖

金陵府署池上草堂

東方千騎忝落侯情味都如寓一丘客氣盡消還野馬機心那自試沙鷗時憑靜几隨飛蝶強拂花冠笑沐猴只向公齋得嘉遯何須遠逐赤松遊

送展韓仲文

江南到梅暑蒸濕鮮晴明聊傚登山様無妨涉水行蠻牢防易折蠟滑亦加輕早晚還吾土閒將掛後楹

夢中吟

神歸自何處記此夢中吟道為無心合人因省語深（此兩句夢中作）熄燈寒影薄庭月曉光沉悟境真泡幻述情妄古今

秋夕聽彈五絃琴

古風久已壞今夕聞遺聲恍若忘身世怡然通性情緬懷有虞氏矌想三代英此時知此意青天秋月明

李太尉園池（和國秋翁大長公主子）

驃騎子侯第長門大主園煙波二宮賜（仁宗初章敬皇太后稱二宮賜主宅東池廣池榭）宸翰四朝恩（四朝所賜御書刊石在第）禪客常揺拂（光都尉足禪僧）好名流必解軒（朝之名勝必集君第）春風與秋月好景不空罇

城南林園避暑示道友

不必山林遠且離朝市喧前軒好風月高客共琴罇在所同浮世何須憶故園八瓊還返事聊更話根源

函谷關

沛公西伐軍戲下百二曾無藩楗穿天險固非一姓有孫謀寧在兩崤高懸崖通棧還連蜀絕谳棲

空勢走褰幾見狂圖矜四塞泥丸封處竟徒勞

遊琅耶山寺

一徑過蕭森乘提比獨尋俗遊殊不意僧話粗寬心役〻眞何了空〻究竟深塵勞何日脫來伴遠公吟

火車同郭誠思作

火車使輪駕九虯出海直上崑崙丘經天三百六十度西日一萬四千周電破重陰霹靂過風開霽色煙雲收乾闔坤軸極排轢勢闌却返無爲洲

初秋卽事

又雨新晴後秋風初起時天倪一淸曠精爽入希衷壁上吳生畫床頭杜老詩平常性酷愛對眼忽如遺

冬過豪貴故園有感

蕭〻霜草曉風秋憶是當年最勝遊車馬自隨寒日急管絃音入野雲幽流渠水斷魚何往高樹陰疎鳥不留爲問主人曾到否自家池館待誰修

辛未淸明感事

二十四年流水東早爲名誤逐飛蓬事隨過鳥去無跡愁似濁醪傾更濃好是把花歌北樹更休提劒哭西風壯心鬱〻身牢落幾見中林鶴髮翁

秋夜禁直

朝著紫宸殿直廬金馬門楞伽百八句柱下五千言何處求花藏忘機卽漆園凉宵萬籟寂明月在前軒

再入禁林卽事

重到金坡二十春（慶曆六年自學士出領郡迨今正二十年）閑思出處一傷神略行太地山川過（歷昇杭泰益徐鄆等十郡府）再覩靑天日月新（致仕庚之）眯籍豈知諧律呂散材無意入輮輪何時却出都門去靜掩巖扉老此身

兩浙張兵部秋日牡丹詩次韻

霜天慘落過重九忽見幽芳發故叢多愛淸香對亭檻不堪踈葉下梧桐他年仙去空華表此夜兔歸尚漢宮過眼須爲無色觀返童疑有內丹功寫題更愧詩情淺折帶應宜醉臉紅須爲重〻張翠幕可憐羸怯不禁風

病眼

飛花無復數遇物輒成雙書盡珠盈閣屏帷戀北窓懶開辭俗客竊望憶秋江椒菊供朝餌猶須發酒缸

江樓遲客

靜外游神迥望中塵物稀天連遠水盡鳥背夕陽飛木葉初摇落鄉懷動式微興闌不忍去遲子一船歸

夜意

群動已沉響瑩吟時一聲露寒仙掌重月午庾樓清感慨聞雞舞悲涼感笛情發多歷役者夙儻待鐘行

夜蟲

庭户閒扃月草根寒帶霜時方感摇落爾更助悲涼漏報鼓孤館燈青背曲旁向晨轉哀急幾斷旅入腸

風琴

露華月色落軒庭風過時同衆籟偶誰掛機心在絃索有絃寧更有全聲

寓興

代舍悲彈鋏夷門默抱關風雲未時會意氣與身閒劍為屠龍礪弓須待虎彎君看綿蕞子一旦探珠還

題葛驛李校書壁

八十不扶杖看書夜每深自言非服藥無事可關心景為詩曾愛花因醉尚醫去城無一舍路若隔飛沉

蟬

紅樹依依古驛西一聲長是報秋期新晴忽見橫飛過落晚最傷孤嘯時陰激英雄增感憤潛催節物至蕭衰草根蟋蟀霜前厲共與愁人添鬢絲

柳要體

翠眉含愁展新葉長袖善舞拖舊條黃鶯初囀一何喜紅桃相映不勝嬌行人歇馬近驛路漁叟繫舟臨溪橋斜風細雨與殘照不妨意氣常飄飄雲

無端聚散千形出本是輕清一氣浮終古光陰穿
變壞四時景象自還流寶華馥郁周三界綵仗氤
氳過十洲遠望非煙籠鳳闕近觀如穗起龍湫餘
霞映日晴相照素練横空曉未收迎漢歸槎逐泛
泛碧天孤鶴靜悠悠翛翁逸趣情無待陣馬風檣
勢莫留泗水高歌增感槩陽臺殘夢作閒愁斷虹
落照江城暮瀉月踈星禁省秋過嶺時隨樵叟去
傍溪聊伴野僧遊久陰決滯重重積忽霽飄零片
片幽待物方行差滯影乗波妄觸笑虛舟仙家五
色隨鸞鶴海面千尋立蜃樓雪意低濃傷旅館歲
朝黃潤喜農疇初微觸石纔膚寸曾不崇朝遍九
州生施功成讓雷雨無心却返舊山頭

蝶

遲景融融暖氣浮中園曲家小庭幽春風故引顛
狂甚芳樹相容爛熳遊不憤風流輸楚女頻將身
世問莊周有時潛見多情處每遇王孫盡日留

螢

土潤正溽暑幽庭熠燿飛陳荄未全脫生氣一何
微風急光不滅月明景共稀蟏蛸與蟋蟀時節伴
依依

歸鷰

社後日猶暖雨前春尚寒乘時來來易無伴獨留
難京洛柳花白瀟湘楓葉丹堪傷季秋雀風急海
漫漫

柳

雨細池塘靜風斜院落深蝶飛隨亂絮鷰轉入濃
陰翠帶堪紉佩金絲可度針願依菩薩手不上美
人簪

七里灘

古有桐君住漢時嚴子來山横疑路盡溪轉若天
開塵世不相接海潮從此廻維舟上層巘戀戀白
雲堆

翛秋示三茅山人陳谷

晚來扶策凉杖履望平野疾風卷浮雲黃葉如雨
下奈此急景何忽過如奔馬九丹功未成幽恨將
誰寫

清明逢上巳（是年丙午三月四日清明）

踏青原上飲祓禊水邊歌佳節相逢好遊人一倍多

齊魯道中望睢陽有念

重疊荒山滿四圍征鞍繫劍背斜暉還知梁國白雲下此際吾親獨倚扉

對酒

蹤裹飄身天地窄愁來天地不容身可憐澤畔行吟客爭似壚邊高卧人

赴益部途中（此下二十六首赴益州路中作）

中臺分虎節全蜀領錦城山色二千里水聲三十程煙村深谷火雲棧半空欹野館無鍾漏挨吟曉月明

行次岐山

坤維五十郡麾節忝師垣緩轡猶春句前驅已斷門儻來增客氣重寄愧君恩昨夜岐山夢三歸修竹園

過灞橋長安道上作

漢謀熟當披舊跡灞橋今忽過征鞍前朝宮殿煙蕪遠四望河山古木寒自古功名應邂逅大家岐路妄洮瀾興亡甚實生靈血只得高人夢幻看

青泥嶺

斗峽凌霄出混茫東西秦蜀此分疆縈紆斷澗千尋曲回合危巒萬疊蒼煙外孤村通鳥徑雲間盤道逐羊腸朝家方面非輕寄何事徘徊望故鄉

華州西溪

西溪殊近郭少華更當軒竹徑通華表松庭接綠園

過長安至岐山作

高原極望秦川闊危棧橫空蜀道長多謝終南山色好迢迢相送過岐陽

過張眞人洞（兩當縣西亂竹谷口張果眞人所隱處）

谷口嶙峋師子山洞門高掩白雲閒自慚末裔無仙骨名利途中鬢已斑

籌筆驛

本規一擧定乾坤遙見長星墜壘門公在必無生

仲達師昭何業得中原

雨中登籌筆驛後懷古亭

山寒雨急曉冥冥更躡蒼崖上驛亭深秀林巒都
不見白雲堆裏亂峯青

興州長擧縣西二十里閣道立表曰飛石閣
古往來者急虔勿停予赴益部興州將吏來
迎皆至長擧因訪老吏飛石之狀云昔嘗有
之亦飄風暴雨之時也予望山頂皆已墾耕
而行人熱虛名至是皆馳過因成一絶

蜀道循山多險巇行人獨此莫抂驚人情多為虛
名怯鶴唳風聲走老氏

劍門關

地維絶脉摧鼇足天壘橫霄壯井鍥誰軋禍萌通
鳥道古來風土感魚鳧壺中日月隣方外海内山
河入帝圖過此益知方面重萬夫開府一寒儒

華州雲臺觀題希夷先生陳摶影堂

林壑雲深接玉泉松齋閉息輒經年一瓶標致惟
隨俗別有眞機在指名聖祖 詔枚當延清暑殿詩簡
時到華陽川蜿形雖在張超谷粟粒珠中自在天

相國杜公舊里錢塘有別墅在華下公旣得
謝留寓睢陽因家焉某近赴益部過三峯聞
華人之望公擧而不還又顧吾鄕之獨幸國
老處焉因道西人之意成長句四韻奉寄杜
公

謀國有勞新又在掛車無夢舊鄕違睢陽圖記光
耆舊華下風煙遂寂寥紫氣尚勞關吏思甘棠猶
播陝民謠蓮花峯下仙人掌高出雲端若奉招

上亭驛在利州武連縣西四十里傳云唐明皇西幸到此雨中聞鈴聲感懷命伶人寫之樂府名雨淋鈴

雨中駐蹕此聞鈴當日梨園寫此聲忽忽悲心自
多感鈴聲何事惱人情

散水巖漱玉亭在嘉川驛西水從峯頂迸落三節而緣崖為瀑布入潤合于江

高從雲際落崔嵬疑決銀潢一派來散漫雖收珠
網綻崢嶸不斷玉山摧尋源誰到煙霞路稅駕聊
傾流灩杯向暮危亭上燈火水精簾下燭房開

泥溪驛

嘉陵江到水茷圍水勢東廻入閬川前過劒門山
路穩免尋閣道上雲巔

杜鵑過興州入青陽峽即多杜鵑當冬月不
聞此鳥聲蜀人云杜鵑飲春水即啼靜夜晚
月更淒切入秋即無聲

蜀道寒輕水木清峽中無復杜鵑聲歸期正是春
風暖任向空山叫月明

過嘉川驛

嘉陵江上嘉川峽古木雲蘿千萬峯閣道緣山已
經月縈廻未出畫屏中

飛仙嶺閣

蒼崖老樹雲蘿合絕澗驚湍閣路高羽駕飈輪殊
惚恍依程緩轡未為勞

亂石溪武興郡西飛仙嶺迸流而下

亂石崢嶸散聚堆飛湍奔瀉萬山開轟空忽若雷
車過振壑傾疑地軸摧銀漢勢從天際落雲濤聲
破海門來迸泉疊巘平生愛欲轉巖限首重廻

魚關詩青泥驛西二十里危巒疊嶂曰魚關
山小亭館嘉陵江江有石關水從石罅迸流
魚不可過故以為名春夏水大沒石魚行無
礙失

中流石塊隱如碪（音堆玉嶽舞而相追）鼓鬣徜徉此復廻春
水漸深沿泳快為傳尺素錦江來

青陽峽

奇峯疊巘無重數橫澗飛泉會一谿老樹藤蘿狀
古長寒空雲靄與天迷幽中應有神仙住深處唯
聞猿鳥啼野性舊多山水癖恨無心賞此相攜

藥水巖詩武興長舉縣東十里藥水亭下官
道三四里亂石崢嶸流泉迸激峻嶺十四盤
而至石洞懸乳三竅徑圍二三尺下有石臼
容可四五斗石泉尋乳下滴臼中溢而流入
嘉陵江洞外有大石砥平云仙人鍊藥臺也
俗傳此泉飲者愈宿痾予過而步遊焉冰雪
千巖松風萬壑崎嶇僅能至不通騎也因留
長句時甲午十月二十三日

靈泉一派蜀江通源出蒼崖古洞中乳滴雲根苔
甃滿藥成仙竈石臺空瓔珞珠絡千巖霤理髮痕
蕭萬壑風杯勺已忻清病骨刀圭敢望變衰容

宿龍門洞在三泉縣西即古葭萌

路到葭萌古道遙層崖疊磴入蒼煙忽逢方丈在
平地何意中途過洞天四面濃嵐圍碧嶂半空急
雨迸飛泉一霄身世離塵境却撫征驂懶下鞭

嶓冢漢江之源所出蜀道金牛驛西七里有
嶓冢神祠山勢岥崺水源甚微經祠前西南
緣山曲折至興元之西縣諸山澗相合漸大
而為漢江因思頃年泝漢常值風波之危留

題一絶

江漢朝宗入海長常蒙起浪卷輕航金牛西路經
嶓冢却見微源此濫觴

過沔河

岐南一舍過長沔路近陳倉始入山三十三程橋
棧外平川始下鹿頭關

禾真堂贈郭誠思

香車鶴駕九花虬笳管聲中到十洲太一元君傳
密命許君長住八瓊樓

聞蛩

悽瀝霜風月色寒愁人無寐坐閒軒別聽一部凄
涼曲教種秋蟲咽草根

探春

妙句江春入舊年江梅長向臘中殘梁園地冷春
來晚試劈壺觴皆根看

天寒

風裂幽窓水澤堅寒郊空迥落無煙何因得向桃
源去景氣長如正月天

慧聚寺東亭

野色秋光共次參水村籬落晩煙交柱節何就下
山路行看斜陽隱樹梢

縣齋懷京都

東南古縣介江皋西北神州倚斗杓安得葉君傳
秘術時飛雙舄詣璧朝

晩景

樹帶曉霜寒矗矗山含宿霧遠重重誰家收得汾
陽筆八幅羅浮晦景濃(郭忠恕有畫羅浮山陰晦景圖世稱神絶)

春郊

携樽縱步尋芳墅聊藉芊芊手把紅行樂豈關閒
客事少保長日古春風

夢後

索索幽蟲急曉風玉繩西下露華濃遠鍾驚覺愡
燈暗依舊江山一萬重

書吳興僧興公院壁(僧久不出院)

我愛雲溪風景閒年年魚鳥伴湖山利名人到心
猶靜况是老僧長閉關

耳鳴

一陽初獨鬧兩耳邊雙鳴寒谷疎鐘遠霜空衆籟
清千鈴行險巷萬鼓戰酣聲瀑落山頭峻濤翻海
面平風檣開大浪曉角動嚴城隴首悲涼意蘇門
嘯逸情颯蕭雲外過龍笛月中橫細轉繅車急微
搖抗櫓輕衰殘傷老態馳徇厭時榮處世希蒙叟
觀身愧淨名神明思內守豪蕩悔平生索問方家
本巢源導引精早年曾有客奇術可還嬰何日開
金鼎靈丹見八瓊

蟬

家槐遮急雨踈柳帶斜陽猴嶺餘音遠蘇門清嘯
長附冠金翼添横鬢玉釵光高潔自天稟寧同蜂
蝶狂

題李先生隱居

金丹一指自崆峒便控飛輪駕赤龍况是曾居小
有洞(先生嘗隱王屋)更應不住易遷宮(易遷宮初得道者處焉)紫文
寶訣三元秘皇象靈符二景通却恨勞生聞道晚
九還未就已衰翁

芭蕉李都尉宅金淵閣分題得淵字(吳僧新寄)

遠寄江城外新栽水閣前虛心聊可尚幻質定非
堅(佛經云是身不堅如芭蕉)翩薄擬涼殿盃深泛綺筵忽疑鸞
鳳過翠影落金淵

趂新定過七里瀨

舟過嚴陵瀨涼秋水木清鼓旗知郭近魚鳥見人
驚雲亂迷山色灘長雜雨聲一毫名利事極首愧

平生

挽辭、

仁宗皇帝挽辭三首

享國承熙盛斯民老太平無私均覆戴大德共生成陰隲無留迹神功不可名曰仁歸稱廟時夏繹清明

臨御自初終恭勤一日同慈心夷夏等誠意地天通垂拱成文治安和即武功含生遊壽域四十二年中

謨訓重寬大基圖得顯承新宮開玉鏁舊册閟金縢龍駕歸虛極鸞旗建大升平生懷莽慕游伏展三陵

英宗皇帝挽辭五首

不問大横兆天人心是眞謳歌早歸舜氣志自如神正合乾坤體明開日月輪孜孜朝夙意尅已爲生民、

舊學多聞富咨周聽德聰乾元純用九豊日正宜中治迹傳英烈神明遡閭風平居修五事洪範在潜宮

八月初涼後千年此去長朝廷留事典户牖想容光濯景遊霄極乘雲适帝鄉春秋大居正天統付元良

遣奠宣哀册嚴行按穿圖橋山仙去遠渭水月游初倫制遵遺訓方中列舊書龍輴三十里笳鼓節聲徐

涇東五陵陌嵩下萬安原風水通佳氣靈祇護至尊國容回吉仗像物閟神門清廟標英德流光萬古存

神宗皇帝挽辭五首 并引

臣伏以大行皇帝山陵有日哀纏萬國昊天罔極中外群臣多進挽辭臣早忝近班受恩深重今聞靈駕發引在近老退田廬無由得伸躃慕自勉荒陋謹著挽辭五首隨狀上進

羲軒前載遠虞夏信書傳比德皆尊大惟皇繼堯先五陵同厚地兩耀出高天制作流方策憂勤十九年

經綸成盛業震耀烜威神粹氣同乾健含生自化
醇無爻皆受職重譯競來賓東觀成書日方知百
度新
經始開三殿晨昏奉二宮承顏專致樂教孝遂移
風訪對朝曦昃程書夜漏終艱難思稼穡意在紀
元中
獻智由天縱規摹繼祖貽有爲皆社稷無逸著屛
帷傳令通湟陘賡歌及畐奏時覽倶入教流美辟
雍詩
廣大天同量淵深海共澄遠聞懸玉几恨不痊金
繩同軌陪儀仗因山鏁闕庭深恩淪朽骨孤夢遶
新陵
溫成皇后挽辭二首
何事高前烈忘身衛至尊平生彤管在憂國玉刀
存一惠彰柔德深衷憶善言淒凉金殿月還照給
孤園
美化成麟趾勤心念兔罝厭衣薦翬翟靈仗咽簫
笳香海歸華藏晴霄散綵霞春風靑瑣閉侍女泣
宮花
故相贈侍中廣平公挽辭三首
風采來塵外才名入洛初淸言還正始雅度合沖
虛玉氣千尋直金晶百鍊餘雍容到巖廟一世共
華胥
不與椿齡遠先傷棣萼零宸章懷舊德惠節入新
銘後世推名敎當朝重典刑東維騎箕尾一化本
同靈
謨明餘論在記傳近書傳得謝三司重歸休五福
全國門廻國溥嵩麓望松阡天下中庸法寧惟伯
始賢
故端明殿學士工部尙書致仕淸源王公挽
辭二首
臺閣留風論藩垣著治功時皆推舊德心自信孤
忠驥騁常疲險鵬摶不遇風晚年探妙理頓省世
緣空
世德承槐蔭朝評許棟材都堂陪八座近府阻三
階宴閣淸宵閉佳城白日開南阡有一去冠蓋不

重廻

故兵部侍郎致仕安定公挽辭三首

品粹分天婺深長白帝虞羲聲高北海政事達夷吾歷職小司寇退身賢大夫獨嗟造化手不得鼓洪爐

經濟期成務康寧遽引年人知三事貴我愛二疎賢金石名儒刻丹史孝子傳國書循吏傳誰在老成先

湖暖春波闊山晴宿霧開空觀素車過不復畫船來柳外悲簫度松間送騎回鄭人悽子產行洒有餘哀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四

古風詩

古興

條牧始襲罰干戈茲濫觴以極焚溺起誰副天人望君恩被伊呂胡為乎夏商（商之興也伊摯在夏周之興也呂望在商）順守信有道啓端乃無疆

讀公羊傳四首

齊（欽宗廟諱）合兵車召陵始服楚忿緣蕩舟起辭為包茅舉勤王豈其誠繼絕聊可與前此狹君姦夷吾合齊斧

晉之公室微六族相吞噬趙鞅寧邑車志豈在君側封茲禍亂根留為姦雄迹吳楚因誅錯丕昭寧復辟

季子治內難牙也王堤誅緩追逸慶父二子異親疎探情異興將歸獄茲何害減量自孟德抽戈實公閭

親〻自禰率恩禮有等節雖云王父命天性何斯絕柰何彼衛輒父子相傾奪此而義可與人倫固

虜滅

讀孫子二首

渾渾十三篇兵謀與師律匠巧雖自心規矩寧可黜腐儒知舞干斧車戰擇地勝理與骨髓所攻蓋異術

伐謀自廟堂長城在樽俎下敵無智名服叛非爲斧主尊而民安茲宜國之輔勿使有功臣功大將驕虎

得請南臺偶書

紫陽洞中客水晶宮裏人一念墮塵世資本猶天真擢質出流俗抗志凌蒼旻邀從逍遙遊浩與快漢親風蕭不受謫溪鳥非所馴敢希古作者尚從諸逸民犬馬皆有養況我無天倫俛首逐干祿老先稱過秦流遁亡舊守趨鏘陪鵷紳驕氣與矜色湛泯四十春市合先縮手戰酣罕收身桑榆近頹暮丘壑慰荒榛福兮禍所伏名者實之賓雖嗟負前志大觀亦同均

贈姚白 故南平與人

平輿拓龍淵今復見麟角隱景入虛無長吟振寥廓寧爲嗜慾留當假風雷作我亦待扶搖排徊伴黃雀

幽薊行

昔者帝堯光宅本都冀幽朔迺爲衆內地舜肇十有二州此其一禹服周藩有年祀崆峒之英其人武氣含陰鼓樂鉦鼓秦漢發吏守邊亭世與其民扞中土召伯功勳黑社傳昭王意氣金臺古我與北望涕交頤念汝幽薊之奇士兮今爲肋華光耀照四海忍遂反衽偷生爲吾民孰不願左袒汝其共取燕夫歸

槎客歌

八月風高星漢秋海邊閑客騎槎遊雲濤茫茫浩無涯槎頭忽觸斗柄斜回看乃在織女家織女授梭顏如花客愚不知天上樂遽把一拳伴歸斷問得嚴生應悔來重去何由尋得着

東山吟

我思古人兮有東晉太傅謝公者其庶幾英才乃

是孔明筆風流更覺茂弘畢東山遊兮不歸妓擕手兮嬉嬉晩年拂劒兮一起爲蒼生兮安國危笑言指揮兮八千師氐秦百萬兮潰而夷朝之君臣兮猶燕巢於幕上公對枰兮鮮顧吁嗟公之車兮逢白鷄而還止青山空兮已而

偶興

財利乃招府功名爲禍胎東市悔晩矣西鍾悲悠哉庖刀割腴味匠斧斬良材在執勿僵褰居易無低徊一歎顏子巷孤竿嚴光臺風德與高風頴淸

無斁頌

新定道中寄桐廬闕太守三首

辟書來北門君命自宣室朝廷搜英材溪山及野賢當世良有心一得思造膝瞻霞隱扶桑已是長安日

旦下烏石灘暮泊嚴陵瀨瀑淺卧溪聲慘落宿山靄所歷已陳迹不忘唯嘉話淚濕青雲篇撫襟愁慷慨闕有詩相送云青雲闕送行詩也

帆掛桐君山檣入富春渚寒風蕩江波煙雨迷汀樹麥茶論藥經挑燈數碁路全勝謝惠連獨望新安去同行者爲權吉善曾茂材舊君美好爽謝守赴新安過富春者有詩

初赴新定過錢塘江

颺帆上漁浦隨潮宿鴈灣煙火指富陽雲樹連蕭山曲岸蓼花疎淸波鷗鳥閒江外信淸曠吾心雖洛間

酬歐陽舍人寄題醉翁亭詩

我本高陽徒野性蓋疎拙豈堪天子傍命令裁機密一麾出承明猿鳥遊超逸山州寂無事氣象頗蕭瑟閒尋琅耶溪雲嵐可披拂中路聞瀑溪幽亭對嵂崪緋咽踴環珮淸冷泛琴瑟知君多醉此歸鞍屢夾几醉中遺形骸題名亦信筆遺我溪風清蒼顏坐鬚髯傾色失松竹徘徊望寒月攜酒頻來遊行待山花發

出京東歸招趙祭

季子揣摩佩六印主父官游食五鼎奈何君抱縱橫才四方漂泊無人省我客在陳君逆旅秋霖淫滯貰壚承歡來命酒邀與談蕭蕭爽路騂騮騁是

時泣血畧相弔我走汝南君入郢今者索然来上
都陰懐二剌謀謁請深闗高蓋貌豪權大浪長風
獨萍梗龍待雲雷無一勺虎思林麓困窮弃壯心
日覺春氷消素髮年来曉霜冷季子主父昔亦爾
子恭今胡懐悩〻一為齊國無立錐一為洛陽無
二頃我有鄭廬濉之陽子恭良田枕清潁況是伊
人高枕時明朝歸歟同君埜

酬范思遠

陰陽萬變始三畫天地大法都九疇斯文濫觴日
増廣淳源已潰分千流擧而錯之為事業典誥始
飭終乎周尼父將聖生無位一王遺法存春秋化
成天下文之大豈事章句矜雕鎪道經戰國遂榛
莽頼漢諸儒勤耘耰然其文物比三代高曽下視
雲来幽唐時師匠多磊落昌黎把鉞為之酋姬公
端冕明堂位八門四面群小侯嗟時迦老鴬異説
吾儒路阻行無鄒可憐韓子獨強介抗頽不為緇
黄羞惟余碌〻謬庸者蓬隨風轉萍波浮出言球
閼頤忌諱倦遊四國無人収夫君家公世才傑士
林鬱景稱英遊是故落然來北海登門如到神仙
洲貽詩旅人定交分所期者大將安酬爽如高秋
望晉景壯如抜戟遊挾輈兩敦六瑚見古器黄鍾
大呂閙鳴球偉哉志趣規取遠古人之善令人仇
直須擺脫勿廻視遠趨董賈為朋儔此心可以厚
風俗此文可以揚天休誓将它日同利涉我為之
楫君為舟

贈邢山人思齊 琴客

夜凉風月静庭幽松檜陰羽人江外來為我開素
琴上清通瀕氣太古傳遺音逍遥得天和虚寂還
真心更調三樂曲無惜一巵深胡然憂世患慨歎
傷靈襟

梁甫吟與任向

秋風吹空一横掃秀桐芳蕙經宵老晨鶏鷩起窮
丈夫心骨凛残感霜草獨起遶君喜君在覊寒同
就旗亭解酒酣氣壯把袂歸吾曹心過中區大君
不見鄴城兩龍思延平氣凝愁紫牛閑横神物際
會當有時洛陽樓上逢張卿古人寧自窮遅起景

略執畚南陽耕

朝元引貽趙抱一

星斗掛空碧鸞鶴翔紫清朝真弟子古壇上爐煙裊ニ金磬聲露脚斜白寒不動千山岑寂橫煙清絳闕太真冠簡靜紫宮夫人璫珮鳴霞旌曉邁遺空谷石磴雲埋瑆草綠殘塘冷帖西南隅迴首塵寰煙一簇

有所思行

有所思在斗墟之東華我欲從之路阻賒寸心坐馳天南涯彼美一人騫且都明月環珮雲霞裾褰于翔兮不我留登高杳視令人愁寥寞欲涉江湖修江湖修不可逝不可逝兮奈若何私自憐兮長嘯歌

送柳澥下第出京

少年心骨壯功名期力殉文斅馬卿評細謁稱公問御良驥足逸胡為車三僨浮沉道所尚窮達天之分跡從逍遙遊心與洪濛論姑佩湛盧歸休復較銛鈍

送龔懋

千里寒雲程平生旅人心丈夫雖四方行役愁不任襧刺弊生毛趙囊空無金餞子一樽酒送子壘楊陰

寄贈姚白

疇昔未識君汝南熟聲耀相隨（相隨亦作隨計）會上都一揖心相照愛君真快士顧我累同調劇孟重然諾曼倩善諧笑往簡日共評高樓常對醑君銳如利紉騰拔已出藉我獨棗狃騂古在墉復掉歸養詠

南陵丘園憶高蹈

哭友人任向

暮哭寢門外南望愁雲昏何言英邁氣奄成幽寂寬寒月長夜臺秋風黃蒿原十載金石心淒凉誰與言

暮冬書事

物色無容華朔風利如剪晨興心悵然惜此歲華晚自古東流波滔ニ去無返計事須及時咄哉行自勉

廣陵散

廣陵散妙哉嵇公其音深誰知此是亡國音商聲慢大宮聲微強臣專命王室卑我聞仲達竊天祿人見飛鳥在晉屋子元廢芳昭殺髦常道鄉公終蕩覆義師三自廣陵起功皆不成竟夷戮廣陵散宣誅淩景誅儉文誅誕廣陵散晉室昌魏室亡

滄浪曲

五湖波浪涵秋空風煙蕭索嵇溶〻棹扁舟兮長邁當年則有越相之范公烏喙不仁固可恨文種跏鬪亦已膚功大不賞威震主不去必誅今古同周霍中曾殆如綫縣韓竟不保其終誰能持此滄浪曲寄入三湘棹唱中

過齊篇

有叟羇窮垂白頭潛神宻理同天遊朝歌鼓刀既屠紂渭濱垂鈎來釣周晩遭西伯與同載首封東海荒營丘洋〻大風僅千祀當年固乃屠釣傳世變後有醉公文館中多坐倜儻人魯連節重輕丘山馮驩氣高微風雲丈夫志義絶流俗豈與屑屑雖鼠群楚漢興亡事已微後世傾奪奚足識龍韜豹略苦迂闊使公復生將安歸

瑤池宴曲

仙人仙在滄海湄雙毫出耳綠絲垂瑤池西赴白雲宴丹山遠借青鸞騎香雲紅淡春光染天風吹旌霞颭颭曉過扶桑水一泓下視中州塵九點蟠桃初熟耳露瓜對持斗柄泛流霞妄向秋空舉金掌茂陵衰草令人嗟

秋過琴臺懷古

周道積衰禮義壞夫子詠歌沂泗濱宓君不齊宰單父獨推深誠人此民彈琴宴坐澹無事人不忍欺風化淳流光逝永二千年我秋征鞍來盤歆宗廟譜滿屋清風氣象古繞臺宿莽霜華寒緬懷德音競誰嗣揮酒灑空獨長歎安得長官盡愷悌編氓父子聊相歡

淥水辭

山翁兒清聳膝横古桐彈泛弄淥水曲滿絃流瀉瀉初調意緒微漫流動斜暉劃然響嘈〻秋風厲

怒濤數聲細更大澗泉咽復快曲終急以停驟雨聲無聲西壁月華白萬壑松風清灝然太古氣使人塵慮平山翁彈罷抱琴去歸處一峯煙翠橫

老將篇

聖明天子仁且英海寓內外歸神靈群客相參鳳凰詔功臣不貌麒麟形繡旗塵卷霞紋闇古劍秋澁銅花青尚餘舊愛征西馬待從日伏登云亭

讀高士傳

天地閉不泰賢人隱山澤如何堯舜代箕潁有逸客消長存乎時出處惟所適箕子之明夷釣築亦潛迹乘桴海上遊採芝商中匿有道盍來儀經綸建皇極致君羲軒庭安民仁壽域豈必同蚯蚓蟠屈泥中食

古意

灝灝元氣淳淳太古迹文巧不勝煩發機自三畫盟詛復誥誓民心日澆漓蕩然返太初祖龍亦深意傾奪損生理世人多夭死誠哉象繫言乾坤有時毀

詠松

受命託厚地稟氣獨英妙有心出太虛無情合至道君子正容色烈士全節操自是萬木王何辱大夫號

謝人贈玉界尺

美玉琢溫潤界尺裁方直非惟立規矩亦以端簡冊玉性比君子尺用同正人兼有盤盂戒宜為几席珍

崑山初秋觀稼回縣署與同寮及示姑蘇蔡府

邑民三萬家四邊湖海遶家家勤穡事市井商游少稼歲逢水沴飢勞何擾擾我來忝撫字見此心如擣去秋僅有年膏田尚停潦今幸風雨調皆話天時好春晝鵲巢依夏更蟬聲早（吳民以此候里潦飢穫為）蔌船擊參差對岸縈迴繞龍神暮更急車響轉清曉紡車猶掛壁何暇張魚鳥我時行近郊小艇穿萍藻渚長鼓亂深野沃耙椏倒孺子遠餉歸閒暇顏色飽預喜省斂管租賦可時了歸來軒館靜曠蕩

盈懷抱衙退人吏散庭無閴寂露條映孤亭風荷動幽沼置身木鴈間茲焉願終老顛蹶走榮利况余拙非巧鱸鱠飯紫芒捲指酒清醥紫芒稻名悵然懷友生虛齋為誰掃

臨池翫游魚

曲池秋水平虛碧杳澄淨有鯉從何來鯉魁也潜椽又已橫鼓鬣作波浪晴景占蘋荇貪吞無遺鱗多折脩荷柄西軒因納凉逶迤步恣哦詠時逢橫水面氣意珠豪勁向非神守嚴雨霧尋飛迸不捻入江海且與蚑蟜競蝦日呼畧飾捘撓窮泥濘潑剌出數尺怒跳何徒輕狀醜足涎沫刀机嫌腥硬遣童放西澤不死儻知倖措慮持私烹試囑煩言令去去避鉤網再獲誰爾静遂取群小鮮投中使泓泳上游若浮空衆沉疑落棄隊行有狐出如嫡從諸勝怨散何所驚兩合成相迎銜尾既競速依蒲亦少定莊濠念逍遥嚴瀨思隱行聊以貽後人持竿助閒興

吳中暑雨

澤國氣温濕暑候尤鬱蒸矧更並江海霖霪久相仍沉陰不暫解雲霧常昏凝城堞敗禾麥歉饘占田塍菌本出床脚蘚痕粘杖藤蝸蚓離竅竇伸縮珠自矜蛙黽聒晝夜耳慣猶慈憎漫水接河漢寧復分淄澠暑弱為寒胃陽微遣陰凌震雷寂不發凄風時暴興孰此宰四序令煩無威稜將由烈缺情何處閑曲肱飛廉獨揪樸公爾作陰朋共力起波浪勢且襄岡陵涉古考經訛助陽義有憑古與狀日法于社禜不繩置麾伐五鼓消慝使勿勝庶幾災沴華幸獲年穀登幽齋慼户闇憯朁思不澄有如坐盎缶巾幂施層層疚心忝撫字撥首徒翹瞀安得昏霾闢坐見白日昇

東亭逐雀

芳園夏景初茂樹成帷幄幽亭鮮人到群雀宅簷桷飛集得所安朋噪聲何樂幸無彈弋虞稷免鷹鸇捉入水特尚賒孳育日以數啄場徒耗粟穿屋皆有角愚我厭斂蒸來居屏紛濁置桐閑小窓當軒掛球箔莫肯少畏避竟來闘紛寬爭粒時聚喧

奪栖或相搏誰命為嘉賓輕率可無作一古今注崔名嘉賓
主人不爾堪盡逐歸蓬藋

桃源二客行

劉郎阮郎丹籙客桃花源中有舊宅閒尋流水過
碧溪忽聞鷄犬見入跡瓊臺瑶樹知何所紫雲深
處閉珠戶鶴駕龍耕緑伏來鸞歌鳳舞霞觴擧世
緣未斷塵心狂苦厭仙家日月長洞門一閉恍如
夢歸路古木何荒凉

滄洲白鳥歌

水為都雲為廬芙蓉帳青蓋車霜裾雪襟素襦襦
秋空清秋雨晴弋者不來漁翁去孤翅群泳蘆花
汀往來東浦何容與莫愛稻粱過西渚漁翁布羅
滿蔎下潛設媒子來呼汝罥絲漠漠不可見羽翰
一掛脫不去汝掛羅媒子喜更笑汝愚落他計

門有車馬客行

崇軒華蓋為誰子高閣朱扉為誰第孟公君卿善
請謁少叔王孫有權勢憑凌豪氣務相傾晩日署
門復誰恚君不見隆中草廬客陽里蓽門居飲冀
蓬蒿下瀟條意自如觸羅向稻粱肯隨黃口鷄將
單三降顧真王亦用謨豈由趨逐交遊得壯心自
與功名俱

平臺秋

層臺複道盤々斜馬頭冷光搖玉花曲祿欄々映
紅日綵旗裊々舒晴霞鏗鍾考鼓臺上宴花間楼
榭層々見香霧低濛欄不收航籌隨酒東西轉山
銜半日王未醉桂花蟾露滴濃翠鬟々滿板敲金
丸千娥横碧臺門閉古銅青澁對秋曉王粲不枉
將如老孟嘗墳上牧童歌千歲空臺長荒草土花
甃甃古苔平陰夜鬼螢光摟々

黃鶴篇

黃鶴飛來兮越滄海之無垠標格孤高誰與群風
前清唳欲命侶凝神翹立如含嚬鷹鸇獨矜觜爪
利鸞雀止為腥膻剛扁籠猶負語言巧墮羽直為
衣襟珍杳々水雲上亦有網羅尼黃鶴飛去兮汝
無戀此樓々之塵冢冲丹霄兮凌紫煙行冢秀芝
咽醴泉靜摟琪樹金羽麗閑舞瑶池菊叢鮮鴒群

鳳侶又相待休隨鶯雀陪鷹鸇

胡生畫牛歌

有儒落々何為者策驢曉到吾門下風標高古氣深渟詢之乃是陶唐氏并汾形勝太行麓西距潼關大河曲春秋戰國漢晉史所書義勇雄俠士多出王晉與秦燕古云氣俗稟之然我願儒冠腰博帶軀幹不如胃勝大曾遊兩河望王屋不到并州心不足喜君歷々說其鄉引我心飛過太行因愛其鄉愛其人已重其人重其文々比玉溪既高奧詩比玉川仍清新胡君不但歌詩好又工畫筆名精妙畫牛百年韋不皃浙東獨有戴起官胡君不肯居戴後自署名為畫牛叟忽携兩幅邀余看回首故園心戀々我家一壓寄淮汭往曾覩把枯犂尾月下歌商叩牛角雨裏芻眷坐牛背長來提紉事爾遊虛名後我荒西疇見君畫得牛如活却憶烟蓑淮汭秋胡君胡君々賢者畫得信奇宜少畫匆令畫價闐於人掩君詩價兼文價

勸酒行

朱崖丁晉公初寒微寓學睢陽廣願僧舍其詩版舊記咸在暇日一二友人就院置酒客有訴盃意若不快者為作勸酒歌云

驅客醉歸盃席間一客不醉坐長嘆不醉長歎客可苦請以眼前近事觀客見南遷丁晉公擁旋秉軸天樞中昔歲爾遊客此寺窮秋蕭索隨飛蓬漸達得意忘舊困手提國柄矜權雄矜權未足俄南竄青衫白髮窮泉翁向者枯榮試廻省何異春宵夢一終人事紛紜似飛絮鍾漏聲中朝復暮且耽黏裘換酒來與子相從醉鄉去

思遠辭

露下蟬不鳴恰然覺秋暮獨立夕陽樓遙見南征路動我心所期事與年同去彈鋏歌歸來愁思發宵寤高吟惠連詩重憶安仁賦佳人何當還荊陽歎流寓

歲除

世事隨波濤流光逐魁杓二年華新舊一夕連昏朝容華益凋歇況味殊蕭條信似唐生語躍為期

非遲

姑蘇蔣公北池詩并序

景祐四年秋七月上命天官蔣公堂自會稽來守姑蘇公之德望風聲在人有素故始受命而吏民迎服下車而四封坐清凡理越未朞而還吳理吳纔百日而被召公之守二郡雖不得久於事至于杠梁道涂亭館觀游莫不畢葺是雖小者亦以見公之敏於政而精慮之無不至也府署之陰有廢池圯學濬宇之曠然為清遠之景蕭然有林野之趣姑蘇阪圖戶逾十萬郡當衝會為津為岐而日携嘉賓清談池上又以知公之理其多暇也士君子嘗預游者皆聲詩以美之不敏亦蒙授簡因得叙公吳越之政以備南國之風焉詩曰

浙江湯湯南國之紀句章之鄉居業之里天子命公二邦吏治越人之嗟吳人之喜公之為政簡而易從不嚴而威敏以有功擊不及矛姦析其緒執施斧斤不見鉏路老稚晏起壯服于畝牠有瀦不會有多稌公之退公樂是北池飛閣渠渠虛廊邐邐魚跳于藻渚有鳬鷺鈞亭檜島其水漣漪公之退公以豫以游邦人喜公尚無疾憂邦人祝公百祿是適匪公其私王家之休我思建官分理眾政與民最親惟時守令其有不臧根心之螟小猶蟣蝨膚皮是營於鍊有宋一統萬方千里所付幾人曰良凡領王民守土之吏有理如吳帝道則將我歌北池爰頌公德以告後人勿汙勿塞

睢陽雙忠廟詩并序

睢陽雙廟者有唐忠義之臣張巡許遠之祠也祿山之亂而京畿將尹子奇東略地睢陽當其衝二公保之且二年孤城無援以沒宋人以公之義廟食之因以其同時立功者賈賁姚誾南霽雲配享俗亦謂五公廟予讀唐書忠義傳惟張許得載而叙功狀甚畧韓吏部書張巡傳後為詳按許遠為睢陽太守張公以雍丘之衆依遠并力而遠推誠納巡而處其下壯士之節於遠為難巡雖功高非遠不立睢陽吾里也嘗暇日步廟廷觀唐來諸公文廟者叙篇咸以巡為主愿為遠不快因作是

詩以補唐風
列士趨死易然已下入難況乃持柄位而當功名
間天寶唐中圮大盜起幽薊伐鼓傾中州意有摧
枯易（欽宗廟諱）（欽宗廟諱）許公遠持節睢陽郡孤壘扼賊衝
攻急勢危窘張公何壯哉雍丘以衆來誓將同忠
義分持虜羹杯慷慨二丈夫感諾相悲吁對舉兩
手起力與扶中區空郊乘垝垣賊鋒四周攢萬夫
齊一心就死無悔頹夫豈感令使化公〻如丹兵
盡粮餉絕重圍氣逾烈龍枯無一勺虎勝墜窮穴
帳下萬金士霽雲特雄傑乞師賀蘭府嚙指如柱
禁七日哭秦庭何謝楚臣節隣藩救不來吼〻守
埤哀天胡不我弔竟使孤城摧況痛數忠良委骨
餘與猶王師遂破賊天王歸京國持久全江淮實
由二公力遺烈在宋人食公河之津我聞唐天子
命遠守宋民張公何爲者單車投遠含闔門授之
柄引已出其下張公仁且英節義無與程但初無
睢陽此功將安成顧豈沮大節而下張公名意欲
覺後來知人爲賢明

閑居述懷
賦慵余本性放曠涵天真自疑姑射來藐然太古
淳思與老彭遊坐閱冥靈春世家守儒業比志成
越秦蹭蹬湛世偽遂與英俊群闊步廣清禁迎班
趨紫宸高議預時事客氣矜要津薪火不停熖風
波浩亡垠擇笞前無的將車後多塵履地弗敢蹐
仰屋扶含煙兼濟悼遲暮獨善甘隱淪涯恐得嘉
命開曹客病身性以淨爲體慵乃德之純融師善
知識（牛頭瓚之懶）中散誠仁隣首慵廢冠弁胥慵梢幗
紳手慵如槁枝足慵若奇輪耳目遺聲色鼻舌忘
馨辛內樂極委順中扃收精神大觀齊諸物萬化
同一均禍兮福所倚名與身孰親何須入林壑自
是逍遥人

酬瑯琊山僧智先相示禪冊
種〻諸法皆心生心自無生豈有法祖師來意我
不知昨夜秋風掃黃葉

遊九光祠堂閱古碑舊記字多訛闕詢諸故
老靈跡甚異因成長句以誌其事

黄裘紗帽霜眉白九老相携意氣同碧水宮中初邂逅黄金殿裏久從容若催歸路愶驪毋留賞名園喜葛公為問家鄉還遠近迢迢七十七程中

寓意詠月贈李先生

二八已微關十四猶未圓盛滿在三五素娥還婢娟兩半陰陽合平分上下弦𢎥中有靈藥一粒九光全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四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五

宋頌并序

昔周自后稷有功生民至大王宅岐下實始翦商兆有王跡文王受命養晦武王丕承其烈戎功著定始安鼎洛至姬公旦隆建禮樂酌告太平成康之間頌聲爰發其在于詩肆有清廟臣工之什咸所以噫嘻歎歌本先王之懿德以薦郊廟告諸神明是謂承天之休漢自高祖夷靖殘酷克就王業孝文保厥成孝景奕其光勤儉安厚四葉富庶刑措不式格于大寧爰及武帝重熙累盛數蒙瑞物而近侍詞臣乃始作為寶鼎芝房之歌用備祠祭以大樂其祖考書在簡冊流耀無窮宣乎顯哉有國之美媺繼序善承之孝也今聖上再臨軒錄士之春臣方平預鄉老賓興之書伏覩國朝清靜儀法昭郁深惟太祖皇帝神聖天機經綸屯昧闢五季之荒棘剪專土之跋扈天麾時指趨順詔令既賓既治民獲更始太宗皇帝緒闡遠猷樹建程令始大一統為長世之謨先皇帝[illegible]今上御名不怠猶膺

駿命澤南加而威北暢受豊報而享厚利爰定有
北載櫜載戢文德舒塞武事嚴翹天旋坤寧雷厲
風肅陰陽端序生息祥遂東封泰山西祀汾脽殊
休偉觀充塞蟠極振古能事悉舉畢至皇帝陛下
祗奉文毋光豫宸衷盛德大業承前灼後然而自
開國建太平且七十載而詩人未能法周漢故事
薦美祖禰播於樂章以備登歌臣誠固憎幸生清
厚之世陶漬醇醲之化越在草莽峎未得見邦家
典禮敢採民間所聞其煒爍尤異者裁為宋頌十
五章為上下二什其天假之什八篇繫之先帝其
日之初升之什七篇繫之今上焉觀諸祀祫之旨
而祖宗之淳烈見矣雖道聽塗說不足以鋪張對
天之休而腹鼓壤歌亦聊得發揚與人之頌也

天假之什　宋頌上

天假先帝既封岱宗旋廟薦謚告祖宗也
天假元命皇武基之寧持永循烈文熙之爰撫大
夏溥區維之克懷惟德非天寔私之繼圖爾成殿
撫允綏之

天假一章十句

大定祀烈祖也　太祖始受命平天下焉
芒々九宇徽禹疇莫差在五季亂厖　剪人紀大
棘百年殘彌帝心震傷降武于皇々受命秉將執
為昏狂敢專叛亢濤寧寰之悉致其良海寰內外
際于覆載景云休假九琛來會大定維武丕有烈
光神用燕休民用靖康天用顯相後序用永昌繁
祉無疆豊年穰々

大定一章二十五句

曰嗟祀太宗也太宗致理之勤克成大業又以戒
為皇帝曰嗟予念在昔如帝軒勛華可謂至德君
臣無邪相迪戒勅顯成有家皇帝曰嗟予念後世
如魏晉已還多在山德以速後艱羯夷蹟夏典禮
隳殘幾世幾年生民瘁殫皇帝曰嗟近如唐時華
亂勤理維是文皇奄保終肆造天室曾孫之庇皇
帝曰嗟天既相成予廟芟枝荒棘中區一闢惟予
克念庶勤有績緝熙永圖授我後人敢有怠思

曰嗟一章三十二句

報成以成功告上帝上岱宗封也
懿休哉天實陟我烈祖奄截九壤式夷式靖烈宗
奕厥成累繹熙于丕命睽貽我無疆之謀萬世萬
年維祇保之念茲純嘏非天實相峻極宗嶽維華
之望爰邁柴告上帝其饗徧綏百神禮秩具宜不
夸不芳不私于祈錫我有年民無札瘥於皇顯思
百祿來覆宜民宜家佑我長世
報成一章二十五句
有北北都始賓也

天長驕醜陰〻有北不訓于方暴與華敵維聖宅
中嚴德四裔荒服來庭有北仇〻不格不柔朔易
荐騰皇咨于右其閱而旅六飛言襄金鉞瑚斧斨
旄茷〻鸞厄奕〻具胄朱英犀甲綦組如風之捲
如霆之怒既伐我鼓師蒸瀰浦皇武烈〻王旅截
截有拳有傑如火之烈如山之亘如川之決薄言
奮兮驕醜震兮如摧如僨兮執或馘兮劉或拘兮
我武既張一戎底康既定有北要荒來王有北既
來惟皇之威王旅振凱旋告廟社標此萬邦格于
王寧百世永賴
有北一章四十句
有諶上帝真宗德澤溥洽天錫祥應以寶書來告
也
有諶上帝鑒允明哉夙夜維德堅厥成哉降命不
渝克祇克承哉匪物吉之言諭來哉序我寶曆展
有開哉永保安無疆不震不回哉振古其有維德
之懷哉
有諶上帝一章十句

祈汾陰祀后土也
萬邦清和歲迺薦有思皇烈祖既勤繹止撫有疆
土迄若正命妥綏有家於嘻承武敦尚數思亦既
顯報以升以降以禋以祀報時介育介育不已生
物靡〻降福侈〻其遠驛〻其豐穰〻
祈一章十八句
龍登于天國家啓祚在宋上章亳回按蹕念創業
之艱始命升陪京營祖廟焉
龍登于天大辰之域武遂受鈐載亂作極於惟烈

祖于家之造念初時艱不忘惟孝取虞往獻我邁
其永休
龍登于天一章十句
天假之什八篇八章
日之初升之什　　宋頌下
日之初升上始即政也
日之初升顯就維漸於丕承我祖考之猷烈〻顯
祖皇〻昭考維命不易永保克孝惟命實艱孝則
克守曰今上御名如始天將綏佑旣錫令康介以眉壽
如地之靜如天之健而肆能久亶成厥後
日之初升一章十八句
天監有事于南郊也
昊天蓋高降監顯在於亶熙哉詔佑我有宋三后
介之天命可畏翼〻保之對越在上維懷格思乃
眷不違福祉繁錫宜我子孫永以無斁
天監一章十三句
民懷毋后佑臨御也
民懷維仁旣安克厚亦文毋在佑肆德多有携〻

昭考肅事宗廟上帝是綏誕此文毋克順承天爲
萬邦度采穉有章聖子維后兆民懽仰如天之覆
匪特仰兮顧言將兮荷百祥兮壽無疆兮祚後昌
兮民樂康兮
民懷一章二十句
皇造祀真宗也
於鑠皇造照時宏猷肆動有靖屆天之威盛德襲
成格斯純熙天寵有嗣我顯膺之奕〻昭廟孝孫
來享湛樽潔粢有充騂犧肆奠在堂鐘鼓在墀總
千萬兮烝獻祇〻婁其儀兮載永載迎亦昭假兮
旣昭假爾孝孫惟后神人且宜保茲萬壽
皇造一章二十三句
有浚者泉大祫祖宗也
有浚者泉匪長自源皇建民極彌萬世則允時帝
軒之力肆有美德小侯國是宅大龜是食帝命不
越奕德原發丕顯后祖懿德之卑聖猷庭〻帝命
是膺彤盧旌斧以征以輔洵烈且武摩荒東宇克
寬克綏不遷不撓百休是保天祿始造江介旣綏

湖潭嶺徼右叙川蜀并汾之酋師行優〻不犯不
劉取其大球琇裳冠旒格其僭戾恙公我謀三象
霧霽無競惟休中華奕章有猷有常數哲維人天
錫無疆彌億萬年山嶽之固河流之長嗚呼令王
實念玆來享

有浚者泉一章四十五句

載耜修千畝也

月旅孟陬農事既飭陽氣蒸達原畛充澤篤言徂
郊載耜告籍申命農畯率時主伯爰任疆游開其
休棘乃揩而實亟耘以擇既發我公亦服爾私迄
登稔成有穫至〻爰粟于廟積億及秭以豈粢盛
以供酒醴以禋賓尸以格祖禰既登既徹亦勞其
羞以揩以擇穡夫晉悅

載耜一章二十六句

成重民政也

數吉旅臣祇考乃蒞蟄爾民人以成來比顧時元
元子育維子充愛充勤充康充顯于顯陟汝〻慶
汝奠思荷多福徃勸汝試迄成登年惟郊之既乃
赳乃怙乃慢乃侮于有顯誅罰不赦汝

成一章十八句

日之初升之什七篇七章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五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六

芻蕘論

政體論

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遠達於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斃於姦讒之口而史氏不能褒發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厲又覆較錯凡所辨議悉國家危事亂經將以圖安建治皆合霸王之軌不可不正遷之謬譏嘗試論之古不可變耶則是三代無革敝救失之理而漢所用法當循亡秦也忠恭之異尚質文之殊用禮不相襲樂不相沿固三之罪矣用寬大革苛慘固高祖之過矣夫以文景之世追視漢初之政沿革既多豈錯先嘗變易哉稽遷旨意則是顚而弗扶危而弗持興亡倚天成敗推數括囊結舌浮沈容身者爲智矣此乃夫子深鄙以爲焉用彼相可爲具臣者也故論者稱遷是非謬於聖人其斯誠矣蓋使後人務苟且而惡立事貴因循而重改作沮有心之銳爲無功之辭其於教義不重虧歟臣嘗論之

夫爲邦之道有制有權制爲之本權爲之勢節之以禮行之以信齊之以刑斷之以義此不可易之法故爲之制長則縈之短則引之重則損之輕則益之此不可常之理故爲之權其不可易者不爲艱危急卒而變之其不可常者不爲安寧平泰而慢之其本正雖危必安其勢偏雖治必亂然人之大情危必思安治必忘亂均乎二者處權爲難非通才達義適時知變者孰能與於此乎易曰變則通通則久故樂而不亂復而不厭之謂道夫事遠必弊法久必衰原其始初谷有云設時邊俗易迹在理非聖人孰權盡即回革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源必正彼立法垂制不在人君乎言爲典刑動爲律度苟無徑怠於大義寧一取乎舊章在商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在周宣王聿求賢臣憂勤戒今上御名以振絕緒嘉靖厥邦並建中興之業夫豈悉復湯武之迹哉在漢孝武引拔俊乂文統隆起武功震耀雄材大畧爲漢盛主又豈盡蹤文景之轍哉且事苟便俗豈憚

手解絃而更張政苟戾時何固手守株而求澥故
夫不知達權推變之理而塗易常循舊之說者是
拘生腐儒按文泥俗凝塞治道此聖智之所常患
者也臣敢旁採世務僅若小欵者列之以裨萬分
爲

立政之本在信命令

臣聞制天下之動者主乎一齊天下之衆者存乎
信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兆民從乂其難其(今上御名)
惟新厥德天下至大也兆庶至衆也民心至動也
萬務至煩也統之有宗會之有元使衆而不惑繁
而不亂非信何以一之故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
二三動罔不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育焉惟
其信之謂也故王者居上以制下宅中而圖大慮
善而動非禮勿言動則可法法必可以繼言則可
行行必可以從賞罰政命紀律條貫惟事事乃其
有訓非信何以成之傳說曰惟口起羞言敎令輕
發所以召亂帝舜曰惟口出好興戎謂王者之言
天下善惡所繫也故凡爲人上自一話一言罔不

戒(今上御名)一動一靜罔不寅畏又况設爲法制布于
四方之大者歟書曰(今上御名)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
反故命令者國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
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橫流莫制故令必信則上得
其正下安其事令不信則吏侮乎法民慢其禁禁
雖微於安靜之初害必大於急虞之際且匹庶而
無信衆必弃之士而無信友必踈之卿大夫而無
信家必敗王者而失信天下必危故人可以去食
而無信不立三軍可以奪帥而非信不行爲國之
本爲政之經信爲大也比見朝廷詔令或朞節遷
改或久而自廢吏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
慢多違撥大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蓋國家切
於求理急於聽受一人唱之即行一人沮之即止
本末故爲枘鑿前後自相矛楯是使民無所措手
足而多犯于有司者也臣伏願自今凡諸臣有請
創端變舊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行下于多方必
一定而無變略其毛細簡其苛蕪勿以辯言亂舊
經勿以小忠害大德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

庸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
協于中四方風動疇敢侮慢孰不悅從嗚呼弗慮
胡獲弗爲胡成今上御名厥初圖有終惟明明后邦其
永孚于休

致理之要在廣言路

臣聞趨利避害去危圖安者世之大情遺身徇時
忘家存國者人之難事故夫從容於舒逸眷戀乎
富貴泥乎情之樂者舉世而是感激乎忠義顧重
乎名節處乎事之難者絕世而希哲后興王深惟
此理故開懷接納勤心率勵無言不受擇善而從
奇策遠猷必加酬賞犯顏忤意曲爲矜容愚淺者
固在恕中疎誕者姑置度外如鑑之照各盡其狀
形如衡之平無爽乎一物總群智以爲智因衆心
而爲心通其情僞分其邪正而君人之道舉矣伊
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盤庚
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此則詢于芻蕘下及廝賤
者也況於士民乎況於卿大夫乎臣聞之屋漏在
上知之在下政事有闕必訪旁議詩曰惟彼二國
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晉文聽輿人之誦
覺興霸功子產採鄉校之謗卒成善政衆所善者
我則行之衆所惡者我則改之政以無瑕事以合
義是爲國者之藥石爲政者之量準也譬之庶人
治一家之政其理人邑子有見其田萊不闢家事
不脩則勉之以敦業厚生勸功利用之説見其蓋
服玩用不中禮起居出入不以時則誡之以制節
謹度周身嗇用之善居常則勵之以孝悌和睦之
美緩急則晨之以救賙分勞之助者是必其族姻
親愛意在相厚者也其有語焉不以義游焉不以
時閒誘其子弟使不循於法離諜其僕妾使不親
其上是必素蓄仇恨或挾姦伺便有所利之者也
彼爲一家之長者將孰悅焉是必悅其相厚者謂
有益其家也是必怨其仇而利之者謂有損其家
也今爲天下乃不然忠良而相厚者黜以爲怨謗
邪而利之者黜以爲悅是固不若庶人之治一家
能審損益之正矣嗚呼歷代之昏君暴主不能自
入於道德之門者可知之矣由其臣有利之者歟

歷代之亂臣賊子不能自立於忠孝之路者可知之矣由其主有君之者歟故君臣之誠不盡則天下之患必生理之然矣臣竊惟陛下體乾剛之德奮震耀之斷奬按孤介聽納下議帝堯之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成湯之從諫弗咈文王之徽柔懿恭道兼前王光被四表小臣愚鄙妄是以識聖德之大者然寡暗載籍頗識理亂之道見乎英叡之君忠正之臣恭　戒今上御名咨嗟相戒莫不以憐求下言周知衆情而興治德驕佚之主姦利之下阿諛順欲奉合迎意莫不以壅遏忠直漸致衰敝而至危亂故深願陛下揭日月之明無幽蔀而不照廣江海之度無涓流而不納秕稗不以近俗而見棄葑菲不以下體而不採招來讜論以廣聽德音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爲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門式去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爲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道隨即諍之此唐文帝敎

大平之本也臣聞人之才有通塞識有淺深諍而合義自爲深益諍或非當第可置之故春秋傳曰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去者謂三諫不從去之以禮此諫而是者也叛者謂諫不合道去不以義此諫而非者也是故臣之論事容有當否在人主明擇其善可從而從若乃闢忌諱之門斷塞諤之路公爲蔽拒之意以沮忠義之心臣雖甚愚竊所不取伏願陛下覽成湯盤庚之令典考漢宣唐文之善制務進有心之士時聞造膝之對益爲寬大配洪覆於上寄不自聰明託視聽於四遠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彊蒸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

姑息之賞

臣聞惟名與器君之重柄信賞必罰國之大經故以德詔爵度材居位計勞賦祿量罪議刑百王之通制也二典三謨五誥衆誓春秋一王之法周官六典之訓功懋懋賞其義同歸故車服以庸二帝所以襃德衣裳在笥有商所以禮賢爰及成周具

猶彝制宗内卿士甸外侯伯則有九儀之命以異
尊卑之數八柄之法以馭予奪之權其好賜匪頒
之式蓋所以將宴喜之厚意非尊寵大臣者也昔
者周公輔成王致太平既營洛宅社于新邑慶邦
冢君駿奔咸覲召公欲因大會顯周公之功乃出
取幣入以玉命錫之幾束帛爾則知聖人尚德貴
禮不黷貨利訓天下以恭儉而已及王室衰亂戰
國紛擾兵爭禍結務相吞勝競為賞法以激用命
故秦設武功爵二十級以授戰士齊立賜金之令

魏行給復之制以首爭首而享苴茅連從約衡至
取封君于賞猶利遂以成俗乃至楚漢歷世之王
各乘間鬻互行窺國得之為英傑失之為姦狡莫
不啟之以斧鉞寵之以軒冕是猶鬻販貿貫之道
叔貨誘略之術豈先王尊教化褒功德法天秩而
制禮之意歟至於唐氏天寶幽陵之亂建中奉天
之逼而爵賞刑罰窮矣財賦不足以須賚而職官
之賞行焉職官不足以補授而檢試之號立焉吏
胥與邑假春坊憲署之秩卒旅冗校借三公八座

之稱彝章蕩然官紀大紊五代相蹂亂靡有定向
藩姑息務相加厚姦臣驕將磨牙擇肉指搭藏為
外府視藩嶽為別第人君之御國如燕巢幕上固
無暇刻深固之弊遴立宏遠之規摹也伏惟我有
宋之集靈命而宅天極也經綸屯昧削平亂略丕
冒無外緝熙光明故歷世之相輔轢所以為我而
驅除苟累政之有因循固宜鑒彼而創艾臣竊見
賞典之謬姑息之執猶有存焉疑朝廷僕議者之
所發也善乎前賢之論爵賞也以為立國之道惟

義與權誘人之方惟名與利名近虛而於教為重
利近實而於德為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則
存乎其義至於參虛實揣重輕消息盈虛使人不
倦者則存乎其權尊實利不濟之以虛則耗匱而
物力不給尊虛名不副之以實則誕漫而人情不
趨故國家之制賞典錫賚財賦秩廩所以裁實也
差號品異章服所以飾虛也秩之載于甲令者有
職事官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其掌務
而受俸者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

寓之虛名者也其勲散爵號大抵止於服色資蔭而已以馭崇貴以顯功勞此所謂假虛名而佐其實利者也虛實交相養故人不黷貨輕重互相制故國不廢權彼夫胥吏臺輿部曲卒校雖執簡㕛綏而無貴異之實假名虛號而無惣攝之柄罪不足以論贖徒不足以庇役於下則在無喪無得之際於國則有虧名害義之深是故損下之虛益上之實固權收利政之大方子曰必也正名乎夫豈惟名之不正而已哉固有理之重者臣請備言爲

自天下乂寧四郡不聳人安其業逌三十年是國家全盛之時公私豐餘之日而略廉之兼年之積閭巷有半菽之民得非由爲費也廣故爲歛也重乎以是觀之設不幸邊陲有蜂蟻之擾連境有水旱之沴邊徼有立功之衆郡縣有施勞之人虛名先盡於無事之初實利不足於有爲之際臨危而晝發機已晩矣且兵驕將惰無甚于今未嘗羸股肱扞患難而號列功臣未嘗識事障出營壘而賞盈秘素作法於治敝猶不救治而無法何救艱難

方今可謂來治作法之期是宜懲去五代姑息之失而乃虛實之用已竭權義之制未立此臣撫用感憤者也臣聞衆之去就視乎君心事之重輕繫於國制重之則衆斯慕輕之則人必略故明主之爲國譬猶執權衡謂其可以輕重乎天下之事制衆之去就也(今上御名)惜之斯重矣泛用之斯輕矣今虛名之在人可謂泛而輕者授之旣不以爲寵罷之固不足爲恥而乃不加意(今上御名)惜作法貴重謀所以爲佐實利而用者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管子曰寡事端則上神自古明君良臣講議理道未有不以輕重消息之術爲政者也若其守一定之制昧通久之變過時失會後徒噬臍乃以動衆爲虞易嘗爲戒若是而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者臣不敢知也

恩貸之罰

臣聞洪範三德平康正直言用正直之德以治平寧之世也蓋剛柔並用威惠相濟之謂正直剛而不柔則非綏懷之道惠而罔威則成姑息之弊且

子產有寬猛之說而謂寬則使民易犯不若猛以爲政荀卿有輕重之論而謂輕則令人無畏不若重之近理夫子產仁人荀卿正士其言刑法乃後寬而尚猛是重而非輕彼豈樂苛慘而貴殺伐哉誠審乎治法之宜爾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平世主尊臣卑本重末輕朝無權強士無僞行民篤其業食節用時樂事勸功尊君親上風俗敦厲禮義興行綱紀文章修整淳重此之謂平世其有不及此者未得謂之平也且夫以一國之法譬一身之治平則致養疾必攻焉安佚舒泰而不以時發伸宣導則必有壅滯虛實之疾生焉發伸宣導旣失其節疾焉而不時攻延屬于腠理浸淫乎血脉而又怠于針焫煎劑之救滋入乎膏肓則雖扁鵲之伎推無施矣然初由恃乎安佚舒泰故也故刑罰者因循之藥石保息者承平之梁肉已平而用刑罰是以藥石致養因循而復保息是以梁肉攻疾也臣實愚惷不達理要竊擬特致屬衆盛之世治用中興德化醇醲仁澤深厚民頓流靡事或恩貸其尤著者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若不整厲銜策箝勒鞭轡則且和鑾失節僨突敗御矣昔舜因天討有四罪之誅湯制官刑著十愆之誡周官八議其議貴之辟蓋謂請讞于王禮曰刑不上大夫蓋謂不虧傷其體皆非謂不入罰科也故內則有放奪褫剝之典外則有絀爵削地責伐之制漢氏之法則有免罷論徙舂輸作之令是故爵位者天下之砥石先王所以礪世磨鈍賢則處之不賢則避之才則用之罪則罰之自古馭臣之通制也古者位重則憂大祿厚則責深今也位重則無憂祿厚則免責故臣曰罰用於下而不用於上賞行於上而不行於下也臣伏願陛下英威發斷高明深燭鑒前王之治執訪良臣之忠議更立大訓裁其過倖賞苟在功不以疎遠而殊賞罰誠有罪不以尊卑而異罰如此則國典正於上官制立於下貽範來世見英主革敝立制之明焉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六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七

芻蕘論

主柄論

夫人君宅海域之位以據辰極之尊攝天地之政以主名器之重言爲法令動爲制度其所以藏身之固者賞罰二柄而已故萬邦黎獻共爲臣僕義勇拔命賢傑效智挾藝能者懐爵禄而畢力暴威武者顧斧鉞而死心巍巍乎南面而臨天下人用畏戴由私有二柄而公用之也謂天之大寶必由受命而得是謂國之利器亦以假人而失故明王誠(今上御名)視聽感發寤寐以求道德之老忠信之臣賢正之才慈惠之士以興居處以與圖議嚴恭祗畏奉若天命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及後佚王荒寧耽慢狎昵邪慝采行喜怒匪動惟易柄用下失有失之閨闈有失之閹寺有失之廊廟有失之藩方原失之初率由近始雖得於外務必在中故柄在藩方其耳目必在廊廟柄在廊廟其腹心必在閹寺柄在閹寺其肘腋必在閨闈蓋情款密者則幾隙易伺憑麗重者則指擿難及伏戎於莽中猶可虞伏戎于門不可虞也至乃后族戚里爲弛場之宅北司内省爲豺狼之窟台司公府爲穽檻之地庶邦列郡爲斧鑕之場四方相仇蒸民殄瘁得非由上失其正而下罹其害者哉歷代敗亂覆車一軌觀夫辟君失馭強臣得政蓋由厚味腊毒宴安鴆毒謂蓄積已固扁鵲不足嚴謂垣墉既修關楗可以弛倒鏄授盜肬轄自絶及姦微竊弄包藏結纍蟻漏壞堤炬遺燎原合抱自毫末之萌履霜爲堅冰之漸以我刀鋸而威之以我衣裳而誘之皆其心腹雖平勃之謀無以遏產禄之勢蕃武之重不能正甫節之惡謝安作相弗敢阻南郡之九錫尉迥爲將莫可正隋公之受遺矣故周書八柄惟王行爵禄罪誅之事洪範三德惟辟有玉食威福之專是二柄者人主所自固生民所寄命也可不(今上御名)也乎故略著前代治亂危亡之迹以爲鑒焉

后妃論

臣聞禮始乎大婚詩首於關雎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故帝嚳之立四妃虞舜之嬪二女塗山配禹簡娀啓商周自古公王季姜任太姒世德相載故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夫三代之制后妃嬪御皆所以助釐陰教贊成內治閫外之事非所預聞自秦芊后始攝朝事以弟魏冉當國任政故范雎以爲秦獨有穰侯天下不知有王也及漢呂氏因惠帝之早世乘間挺起干據帝座陰陽錯位根幹倒植末塗淪潰裝遷運曆孝成即祚委政王氏皇緒中微正統三絕外家昌大執權四世而東朝壽考爲之宗主至于新莽遂盜神器逮乎東京孝安之後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地深帷幄禮闕外朝莫不衛柄歸於父兄詔令專於閹寺於是有利幼之立忌賢之難邪謀陰蒙以圖自固匪人乘間又卑牛而蹊田正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害家凶國濫觴有漸迨如唐時太帝孝和武帝之亂廟社危絕僅續如綫春秋之義君子大居正雖嗣王繼曆切沖績服而猶朝政總聽丞冢宰師傅保乂乎上躬則阿衡專美於有商周公勤勞乎王家其人也故三代之遺無后妃預政之理漢自諸呂之亂大臣議所立而先擇外家之賢者以定大計故孝文之入繼抑由薄氏仁良之故及武帝機識超遠深謀獨斷顧命金霍克隆基圖誠雄傑英主哉魏文帝鑒東京之覆轍立後世之長緒亦嘗作爲戒誓其事可法夫六宮之位稽諸昏義則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之數其在周禮則世婦女御職存而數闕蓋明君子不苟於色有婦德則擇以充位無則闕之矣自嬴室衰陵諸侯僭縱秦併六國遂其後宮恣用汰心益崇爵號漢自文景務循儉德彝世累盛而至武元選納益廣嬖幸用傾至乃掖庭三千增級十四是以人君耽娛佚之樂起驕怠之感倦勤廢政亂是用長唐景龍之孽天寶之敗是皆始於女德也夫其初皆恃當世之平寧因天下之全盛罔思生民作業之勞不念四方惟正之供沈溺留連漸至蠱弊女謁于乎王度寖微竊乎事權帑藏以淫費而耗竭賞刑以

私昵而謬濫名稱當日垂鑒後人良可衷也是故
考歷代治亂之迹覽形史得失之論擇善遠失可
舉而言若夫戒（今上御名）失政之方保全外戚之道則
莫若賦之祿而使就第教之學而使循禮傅之以
儒雅篤行之士而絕其便僻險僞之交示之以恭
讓儉德之賞而懲其慢游僭汰之好以義節之是
謂寵之以恩驕之是謂禍之梁竇無譙類於漢武
帝不遠肓於唐是可戒矣若夫體乾坤之法正閨
闈之治則莫若登選良姓之棲採納衣冠之緒屏
卑賤之妖色斥猥微之淫行叙進婉順之德崇延
清閒之性雨露均施照臨無頗以資昊天悠久之
無疆以取文王百斯之善慶若夫保邦求理之法
節用安人之善則莫若省其品號罷虛授之廩祿
放其游冗節徙費之羞服裁用度以寬民力息曠
怨以除沴氣是故治世贊王之修身正家愛民經
國之道莫先於此也已謹論

宦者論

臣聞三代之制凡在君側皆卿大夫士夏商之世
未聞有宦者周官雖有閽人之職止于掌王宮中
門之禁幾出入時啓閉掃門庭而已非所以預政
令揔權務者也周道衰微官紀紊亂而寺人巷伯
稍見乎詩傳至于秦漢列爲近職然帷幄親密之
地省闥左右之任宣發詔命陪從輿輦自諸常侍
謁者之職多爲士人儒者之選自武帝臨御長久
留連燕娛數燕遊乎後庭頗踈隔乎朝士故請奏
機事多由宦者而始得政矣遂爲兩京喪敗之基
爲東漢自孝安之後繼以女主臨朝陰勢相乘中
官遂大專斷國命掌握銜勒賛才死於鈎黨荼民
斃於塗炭三綱錯亂四海[illegible]離害徧生靈毒滿區
夏而（欽宗御名）帝乃始比趣愷於伊旦靈帝方更指讓
忠爲翁母書傳所載覆亡之迹未若（欽宗御名）靈之際
也唐太宗定制內省官階不得逾四品而其數不
及百員但分掌五局及在閤門守禦黃衣廩食而
已後明皇績御崇重宮臣乃至爵爲國公門施棨
戟中官之數逾於三千則有銜命四方監軍諸道
宣傳密旨主當要務詰一郡至一軍誅索貨賄必

千萬計搖動天下紊亂朝經內則思藝爲林甫之
復心外則璆琳爲祿山之耳目以至養成禍變傾
覆基祚于後肅宗有輔國之逼而不得全父子孝
慈之性代宗爲元振所掣而不能庇將相股肱之
臣德宗自山南蒙塵而還不欲武臣典親兵乃置
兩中尉分掌左右神策天威等軍而委宦者主之
由是禁衛兵權之重悉歸於中官矣蘭錡將臣藩
嶽戎帥自其蓄育由之遣置威福之柄非復天子
所執元和神武之功猶不書塈昭愍童昏之亂宜
難自全士良虎視於大和之朝令孜鴟張於乾符
之後逮其季世王室如燬南北朋比中外乖疑內
則陰邪惡類秉樞機外則陰賊姦人居相位爭權
交噬剝骨相復故崔昌遐輩連結强帥向導全忠
本爲自援之謀遂成移國之禍是非一朝一夕之
故所由來者漸矣或曰三代而下一統承平之治
國惟漢唐爲而其顚覆喪敗之禍同由此迹歷世
則不然何歟臣對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而後
同比禍也何歟曰夫爲國者不在外難必有內憂

自非聖人孰能戒(今上御名)乎無忠憂惕於旣安當其
一統爲大無艱虞之患承平久治有驕汰之志匪
勤惟懈從欲是乎幾務叢獻委之近習大臣從容
而議存大體而略細故憸人窺伺其隙乘機會而
竊事權故韓積於甚微患生乎所忽此漢唐之所
以亂也夫魏氏至于江左疆事外擾朝廷多虞雖
有柔懦之君荒殘淫僻危若甍滅勢不得長嬖倖
新嬖旋亦夷殛故上權之墜于下也無濊蔓深固
之勢抑時有緩急其間不足容乎因循之暇權臣
故曰是惟一統承平之治國乃同此禍也嗚呼弊之
來也旣久矣其亦奈何姑可取戒乎漢(欽宗廟諱)靈之
事勿使預乎刑獄以免其誣染善良之虐乎姑可
取戒乎唐明皇之事勿使銜命出使以省其怖動
郡縣之威乎姑可取戒乎肅代德之事勿使使監
軍旅以收其把握天下之柄乎是三者不失則人
君之所以據圖御世士大夫之所以輸忠事主烝
民之所以宅生託命可以保全而不陷于非道矣
註論

宰司論

臣聞天下之事政無小大繫在廟堂有圖議而後有得失有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亂而後有安危有安危而後有存亡善議政者不使有失善正失者不成於亂善救亂者不及於危善圖危者不至於亡誠使廟堂之上協忠將救數求俊哲列于庶位惟事事乃其有備戒今上御名出令無從匪彝善始慮終惟正之念又惡乎危之至哉是故人謀誠得不牽乎天時國法既脩不推乎曆數當其治法有猷庶邦嘉靖王道正直民用平康則收功在人推美乎政及乎危而弗扶顛而弗持典廢於上民亂於下則歸非於數貽咎於天是不亦近乎善則稱人過則稱天者乎古之君子善則稱天過則稱人禹稷之賛堯舜則引天之命湯武之誅辛癸則斥人之罪蓋天降災祥在德而吉凶不僭在人已則作孽何天之怨前世遠矣略弗復論近取諸唐則天寶幽陵之叛興元奉天之逼廣明邛蜀之幸乾符幽岐之遷是皆釁起廟堂禍歸邦國者矣夫廟堂之上有得失有治亂有安危存亡有爵有賞有顯榮寵利有兵有刑有毀家覆族且主德成於獨直國體正於臣鄰不有英睿之君聰明之德安能照姦而顯忠不有仁義之臣忠亮之志安能協恭而底乂是故帝王之道莫大乎平心而御物輔相之德莫先乎圖大而致主有平心之度故能通天下之志而不專偏聽之惑有圖大之慮故能以天下為心而不急樹私之計蓋人君偏聽則啓讒慝之門人臣樹私則開朋比之路俾夫姦諛進身之賊太上御名於人主之側游說規利之士謀于大臣之門君有蔽忌之心臣行傾奪之計如是則國安得而治政安得而和是天下之大禍也故君以臣為體臣以君為心道充乎神宇則美暢乎四肢患結乎膺背則憂及乎諸處是以臣各獻其忠則君受其致國先泰於上則家蒙其福由是言之故知偏聽者召亂之本樹私者理末之術使君行此道臣知此說天下其有不治者乎謹論

藩鎮論

臣聞議者曰唐失御於藩帥至于一道百城跨制千里列郡長吏出其所署戮二千石而不請專地繼世僅如戰國自安史起釁河北非王土德順姑息河南皆寇攘章武勤勞夙夜拔材練謀極力十年粗夷險阻懿僖之後寖微益削朱氏兼領十鎮遂行篡逼而受終矣五代圮壞顛危相踵皆由強諸侯擁重兵而奪取焉及我太祖之受命也天謀神機風雷變動創艾前弊講見長策於是不愛乎節鉞多命乎帥臣權分而勢自輕外與而內實取于後諸侯入覲漸留不遣方面都府牧伯之位更除士大夫而僚吏掾佐悉天官選補塞覬望之蹊隧覆姦亂之巢穴故四聖累盛六紀于茲寰海乂寧不震不擾門無闕楗豈煩擊柝之虞囷無扃鐍安容胠篋之變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深遠也乎臣聞而論之曰唐自天寶之亂天下剖裂至我朝太平興國擒劉繼元靜并汾而天下始大一統生民離鋒鏑之禍伏惟祖宗之大功盛德無與較焉然三王之善制不能無斃百世之長軌難以避御故自古無亂國而有亂君有治人而無治法利害倚伏勢數之常幽厲享文武之國欽宗御名靈繼高光之法棄彝敗典昵邪遠正周漢宮廟鞠成黍穀夫歷世始王創基垂裕莫不鑒前之敗深思經久其爲秦謀者蓋見三代之亡皆由諸侯於是有廢五等之畫爲漢計者蓋見秦無盤維之固孤而易危於是有郡國雜建之策魏晉之議者蓋見陳項之事黃巾之擾乘州邑之無備遂潰漫而不制於是有都督持節之命皆所以識覆轍遏亂略堅鑿契以抵欹壞平衡石而均重輕然其負舟而趨遷鼎奄有者則又不常在承藉世家撫宅疆宇者矣故閭左戍卒攘臂以亡秦族泗水亭長提劍而啓漢祚光武以書生起宛曹公以孝廉去譙司馬氏無凌儉之衆宋高祖乏敦溫之勢歡泰出偏裨之微隋文因戚里之重及其乘隙定業勢歸事濟備物九錫建國立臺比夫西伯以二分而事紂小白奉四履以勤王體迹殊矣是故鞅斯罷侯置守之策徒見其輻轂運動之勞誼錯强幹弱枝

之論蓋昧於皮毛附麗之本至于天乙之後王室
數衰毋及賢王九琛復會周厲之前宣王中興秦
天下一家二世遽滅惡在乎郡縣而安也且唐之
授曆幾三百年內難四興外寇三作大帝孝和禍
稔帷薄憲宗昭愍毒由宮臣其范陽之亂叅天之
逼雖安洮爲之戎首而甫杞實其禍胎恭惠不君
紀律爵替私昵執鈞衡之柄閹寺專帷幄之謀於
是患結安南兵連徐土發卬蜀之役今上御名寔代之
釁恭定繼立王綱已解半天之下巢讓之所塗炭
自陝以東權儒之所踐食禁旅爲蒲人所藏邠帥
以襄王僭命原其禍孽都由令孜是故唐之傾危
不自藩鎮皆自蕭牆之內也向使明皇勤恤無怠
開元之初神武勵精常若建中之始懿皇紹太上御名
克守大中之政則范陽涇師黎何釁而犯順嶺表
彭門因何隙而簫聚釁之疵本盡由中生釁之累
基勢從上墜故知治亂本乎法度興亡繫乎時君
御得諸道遠可以賓絶俗撫乖乎方近不能保宮
室彼方州者闕梶動靜臂指伸縮制不在外而在
中矣且夫我太祖之以睿武拯天下則有經綸恢
定之略駕馭威懷之術我太宗之以英文繼大業
則有緝熙撫寧之道裁節畫一之制我貞宗之以
至仁纘丕圖則有寬沖恭睦之德持盈保成之方
維其撥亂守文理致小異然皆主威獨運國命自
制政不容於姑息恩不假於近習此所以高拱南
面子孫無疆之法也主上爍震耀之精體乾剛之
德攬威福二柄以照臨四表剸制無牵忍之愛采
拔闒毋達之陽廣謀以明聽受獨斷而絶浸潤此
其上所以建皇極下所以綏天下者彼郡縣之制
苟曰不虞豈朝廷之所恃者乎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七

芻蕘論

選舉論

臣聞設官所以共理擇才所以任官夫位職祿三者官之紀也德才勞三者人之分也度德居位量才賦職計勞詔祿興王所以治德不稱位才不任職勞微祿重衰世所以亂惟君司牧兆庶惟理亂在庶官惟賢惟能其難其（今上御名）古先明王育才考德之道至矣周之取士爰始庠塾鄉老舉秀茂而賓其禮司徒教行藝而升諸學樂正品俊造而進其名司馬辨官材而定其論而後天官執其柄而詔其爵內史書其貳而制其祿司士掌其版而知其數小宰平其計而辨其治蓋其官人之法如是之詳漢之取士亦始鄉邑自幹佐曹吏見拔州郡後辟公府吏舉高第始出除吏其郡國所送孝秀或公車延召諸罷職待詔者悉居三署光祿歲察四行茂材廉吏方補用焉至于魏氏疆宇分裂兵戎擾亂衣冠僑轉陳群立九品之法而選舉始濫

中正定高下以署品吏部據升降而授任後其法雖益壞議者紛起而終不能革歷六代而至隋中正始罷夫進士科者設自隋煬綿于唐而我循之可謂浸遥而舊久矣爲業益浮入仕益易唐考貢士之制專委有司歲第殊鮮雖升名王府而未階仕牒再試于吏部有屢斥焉其中格者補畿赤丞尉爾其不中格者或例赴選曹之集從事諸侯之府必外效有著而員命始加我太祖之初受命也王略猶梗人物蓋希進士登科歲無十數抑于時文法闊略吏員簡踈窠闕郡自牧長而下或數員而已爰及太宗治致泰平教風寖盛至昌出日一統無外且喜天下英俊盡入彀中始親御便殿以臨試貢士博於采拔務盡乎人材待以不次驟升乎美仕（國初進士甲科授司寇或幕職官興國之初始授等甲京朝官倅大郡或即授直館者進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後遂爲例至今）興國已降遂爲常規然凡諸爲士之民惟此爲干祿之路儒術治國誠王道之大經文藝起家固儒林之盛選是以天下學士靡然鄉風非惟道化所陶抑由寵利所誘也夫子曰

以言取人必極其言而考言彌華于道所以紳行之稽古之識端甫鮮經時之論莅官少稱職之吏臨事無伏義之節風俗有流薄之損朝廷成掄選之濫豈不由乎易取而驟用之乎此張衡所以深憤嫉于漢日揚綰所以議韮廢于唐年且三王之道不能無敝故董仲舒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夫周之造士論材始乎庠序至漢而興廉舉孝自諸鄉里至順帝凡三百年而左雄建議諸生試章句文吏課牋奏而爲限年之格又百年而魏陳群設九品官人之制又三百年而隋文立志行脩謹清平幹濟之目次及煬帝更制進士詞賦之科此皆歷代察選之道因時之宜更救其失猶三代忠質文之政以革敝易化者也伏惟朝廷取賢斂才之方故亦並開數路惟是進士最廣而甚矣鼎司台席之崇玉署金閨之彥更處乎館殿參布乎臺省國之綱紀民之君師百辟衆官其清涂要地者何莫由斯而起興雖名臣輩出而淆濫爲多其故由乎取之泛也以周漢育士之詳而不能盡善良又況採一日之使昧素定之價若之何責以無濫也歟夫以唐氏之制專委有司者則利在乎才者必不遺弊在乎營奔馳之徑而平素者絀焉以今日之法則利在乎使人循道以求己弊在乎得者不必才才者不必得而勸勵之教息焉其利害相形之理思所以折之必有短長矣至如儒術之微削思所以振重之士節之陵遲思所以興起之皆國家教化之端王政之本聊用窺測以著于篇謹論

凡資任子弟肄名國子監立格試業補用論

臣聞古有四民皆世其業則象賢世祿爲古之道然三王四代必教諸學藝成德就乃辨材而官之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夏氏大小之學商人左右之序皆所以教國子也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王太子王子群后之世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崇以詩書之教詔以德行之孅千羽絃誦凡學必時修六禮以節其性明七教以興其德比年考校

至于大成然後論材定位而官使之漢制中二千石九卿得任子弟為郎或没于刺守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凡三署郎悉屬光祿勲更直宿衛歲察廉茂舉四行才迹優顯始蒙選舉銓居高第方出補長丞下自魏晉迄于唐朝臣寮有功利及民勞效在國始被恩澤賜一子官褒勵勸賞其義甚大臣竊覩朝制凡職參侍從班在兩省無闕中外歲至誕節輒任京官一人郎官卿監外臺廉刺凡及郊禮輒任選職一人又近制員外而兼館閣得視正郎之秩三丞而請致仕亦衍門子之錄識由盛世一統溥天無外銓除路廣郡縣員多足以霑灑王澤周冒纖微之品獎勸群吏無為子孫之憂然臣之愚意竊有不足者夫賞延于世雖盛王之典而能不當官亦先賢所誠令仕任之涂益廣顧教育之道未施且世祿之家鮮克由禮膏粱之族名為易驕夫其生享豐餘之養習見逸欲之靡而不淬礪以先王道德恭儉之言陶染以古賢孝友祗庸之訓是使立身之道不篤從官之法不脩罔知小人作業之勞不念祿績艱難之勤家緒逮論世美鮮濟故宜然矣彼性知禮義之貴心存藝文之樂卓爾而立不入於邪令器自成其亦幾族是以古者作為膠學聚而教之非性為國造士固乃為臣立家也臣伏請凡今之子弟以資任入仕者宜悉籍于太學其在都者令日入肄業遵古齒序之禮臣聞師嚴而後教尊欲尊乎教在嚴其師欲師之嚴在重其位伏願于朝士中擇宿儒請德名素在人者正授博士明立條教使行師弟子之禮以肅之比年考校顯勤罰惰及三年則大比能精一大經量策時務而通者送吏部依資補用其未精通者復留進業必及格始得除吏其在外者以大比時赴集升降同之傳曰學以從政不聞以政入學故夫學古入官量才授任著諸典訓昔何捨之如此則名為資任實經誨育雖高華之冑有寒素之業也父兄必加夙夜之訓子弟必勤講脩之志勸勵之道立庠序之教興朝多世德之家官獲稱職之吏仰補時政旁恢治法非邦教之大

者歟謹論

復孝廉舉論

臣聞善論士者先行而後藝善官才者與本而礪末故子曰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先王之臨天下也正其大倫長其義節務隆道化使民歸厚故周官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一曰六行實先孝友漢制始復孝悌而得拜官武帝遂以孝廉名科郡國不舉孝以不恭論不察廉者免漢之得人雖稱數路最近王道茲制為篤歷世而下風教寖微豈古今之俗殊蓋勸導之方淺且人才行鮮克相兼以慶建之謹厚不通舒誼之經術以黯武之質直乏之遷向之文雅而今官人之路蓋進士明經世家而已孝如曾閔莫希勸篤之道廉若夷苑不入辨材之論臣愚以為宜復孝廉之科自兩府大臣各歲舉一人而天下歲貢委于外臺其有持身端事親孝生養以禮沒喪有聞友于兄弟睦於族親為姻黨所宗慕為里閭之歸仰者可許鄉人署行列狀于縣縣大夫詢于衆而實升之于州州長審訪如所署以聞外臺外臺會部郡所上各考覈其行陟其尤異者一道歲取三人焉獻于天子不必備惟其人其淺知文義頗通經業者命有司量策以時務選才而敘官之其行實誠著而殊昧于學埶者可寵以上佐助教凡散之秩復其家勿徭臣聞動人以行不以言行教以厚不以薄蓋經術者仁義之糟粕文章者經術之駕說夫躬行其道而不見顯異顧獨駕說之尚臣疑旌勸之術未為盡也且世家廕補歲以百數二科取士一闢貢闈而第者以千計雜流冗仕不在焉誠參以孝廉之舉則勸善厲俗之方不益備乎記曰上舉孝則民不遺其親上察廉則民不黷於行邑取一人為一邑之人勸動矣州舉一人為一州之人聳礪矣天下之為人父兄者莫不勗其子弟天下之為人子弟者莫不勉其行之在其身也故夫厚人倫移風俗美教化其惟進孝廉之士乎謹論

選格論

臣聞選舉之法自周漢至隋凡六革夫惟更張以

救其弊立制以宜其時得政之體也且人情安于
久習時論重乎改作通者寡而泥者衆倡者孤而
沮者群是故因循之患政之大病古今所同也昔
後漢左雄以廉茂之陵遲郡國因緣多濫始建議
諸察舉者皆先詣公府諸生試經業文吏課牋奏
副之端門練其虛實而拘以限年之法于時胡廣
郭虔駮于前張衡黄瓊非于後上獨信嚮雄議得
行自雄在尚書歷十餘年天下無敢妄舉朝廷稱
為得人後世識者方善其制故知脉時之經者必

循名以遺實達政之方者乃收實而後名駮于前
者是疑其胥隐之説善于後者是見其耳目之效
也唐代宗時楊綰以貢舉之弊建議請廢明經進
士之科而復鄉舉里選之法詔下其議而在廷之
臣多同於綰遂行其制後近臣淺滯者或論其不
便上不能持旋以復舊令二科之弊獨在乎泛濫
猥多而取之不能精或實學而見遺或下材而高
第然天下所以未厭者以國家處之以至公而有
司不得措其私此所以各自循己反之于命不復

咎于法也且二帝之廷疇咨僉賦三王之盛感發
夢卜至乎兩漢士秉脩于衛鑾而辟書在門魏晉
之際操行内著清議外同夫使士以謹身篤行為
無益竊名爵禄為儻來成苟然之俗敗奮勵之節
是乎政體不已虧乎今一啓禮闈仕逾千數銓衡
依等以注擬郡縣無員以除遣乃復過期停罷遷
延歲月則是賢愚同滯涇渭一波不審源而塞其
流不討本而抑其末也臣愚以為宜略比唐制依
其甲品設為選限其在殊等特承優恩請循舊即

除以旌高業餘當入選率從限格其能決别科目
自當更蒙賞拔且唐以明經進士為及第宏詞拔
萃為出身及第者雖有籍王府而未階仕牒乃辨
材定論之名出身者始著録官板而蒞行公政有
為臣事主之義故夫以二科羅衆士以詔舉擢異
材以選限難濫進數路而取為制其備若國行盛
禮覃慶四方凡名選人復當晉叙伏請初入選者
稍宜異其節文可委自刺守察其鄉論有一介之
節一善之長令以名聞即為注擬其不預舉必滿

選期凡今之士流鮮自敦飭學業務乎苟就仕進規乎速至且民之情僞動息事之險阻艱難古為政者必周知之自非貫生終軍之妙齡苴奇辟彊之神敏則雖有明悟之性或多輕簡之失今夫立選以重其進設舉以勉其立則必人自磨礪家自教勗終始修整務為磁基自然人知謹身之勸士免去業之速民里有恭讓之義場屋息爭逐之末官局得才良之吏銓調省煩積之員肅其風聲端其教節不亦優乎謹論

川嶺舉人便宜論

臣聞唐因隋制以二科取士然諸侯得自辟署仕進路廣不專科第多由藩幕入登王朝又聞嶺黔峽士人殊鮮兩河之外後為寇境帝都關中近乎巴蜀故禮闈可以歲啓選第不逾十人開元天寶舉人或至二千人然登第者百才收一我太祖朝其風猶在抑亦王度草創人物希少及舉荆蜀下江廣收閩越定太原武事偃罷文物寖昌興國已來取士益廣風教遐被海寓大同或博帶於文身誦聖言乎鴂舌甌閩之俗編戶待乎賓興邛髳之鄉比閭思乎隨計踰劒者崎嶇萬里度嶺者往復一年故禮闈不可歲開而賢者能者同時而滯塞貢士必當廣取而猥者濫者一槩而混淆且其遠方之人頗有可售之伎雖裳續食莫拔窮巷之身弗預充庭遂斷亨衢之望託於遐陋誠有可嗟臣伏請凡當秋賦之年禮部既以三月上請即頒示遠方其嶺南兩川即於中夏發薦其預薦名者嶺南諸郡送廣州兩川諸郡送益州委二府如禮部式考試當試時本路轉運使及州長吏監考于部郡選差文學才望有聞者為試官朝廷特遣臺閣臣寮一人傳詔監試比歲之秋取令畢事其當解人即遣至都附南省牓送預廷試其不預解人即依到省叙舉其廷試下第者既還本貫許本路計使差充攝官如此則遠人免崎嶇之勞寒士無廢棄之數土俗以鄉舉而民勸禮闈得人省而考精矣難者曰今禮部考試選委大臣遍擇館殿博用才良以司考較又糊名轉錄以防私濫誠重難其事矣捨是而委二府其

曰可乎臣對曰彼岷峨雖狹然各踰百城官吏數百計皆王朝任用銓衡選補二府長吏國之重寄兩臺使者朝必今上御名擇誠後遣臺閣才臣就而監之嚴其法制明其條約重其委付信其命令可選御矣如唐時分選于洛邑放第于東都其制近之矣況此試特官集諸州匪容私請權分衆手當由公共且方爲藩翰之地豈須名器之柄理無疑者於何不安難者曰夫變常危事改作惡名今夫二府之選多則長濫鮮則起怨且衆聚爲非國家綏遠之術也臣對曰夫變常之事危改作之名惡爲其乖民情而動也變之順衆改之就利何危而惡乎臣嘗見禮闈川廣之貢士各纔百人夫豈衆之謂乎且二方之士趨赴試集往復幾年驅涉萬里入四海之衆多角無涯之得失或數罷退鮮不告勞今使不出鄉闈坐而就察蓺學相委名稱相聞就有取捨皆其土人擇一方之官吏考百人之所試取之必精又何濫之長退之以禮復何怨之召故臣謂之便理可詳矣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八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九

芻蕘論

官人論

臣聞股肱元首一體而後成人陰陽沖氣三合乃能生物君臣之義相須猶然故理亂在庶官安危繫所任良臣惟聖后德惟臣按歷代之典刑觀先王之治道莫不柬賢授任論才賦政勞于圖擇佚於任使堯之克明俊德舜之將亮天功分職用人猶咨四嶽故堯曰疇咨若予采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舜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是播種必稷擊柎必夔各用所長故著其事爰及三代官有世守業精能勵百務用舉在漢武宣之朝亦稱多士之美內則有儒雅質直運籌定令文章應對之臣外則將帥奉使宣風理民之良咸稱諸用各濟其志以故西漢號為理古凡魏晉而下創圖之主致治之君未有不能駕馭英髦賞拔俊彥而能建大功業立大制度貽謀長世垂裕載籍者也然官紀之制世增其弊原本要末請試槩論蓋天子惟君萬邦國任三事摠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長者則博選衆職之任畢治其目尊領其綱各有典司不相侵奪故人有所守而各安其事為法也簡而責効也詳人君可以垂拱而仰成百度所以條貫而有序及乎隋氏悉擧下權一命之微咸自王命三銓汨混諸流繁錯皐陶九德不足以盡官才之方周官六計不足以為弊吏之法毛玠之執衡鑑不足以振頹俗山公之善題目不足以發清議矣唐氏雜用隋制皇朝多循唐舊令吏部之職分而為五仕塗煩廣賢愚不可周知資格有常能否固難悉辨然王者設官分職以立民極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大臣舉賢援能分治邦政在乎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夫百司群吏既非專達各有其長其旦夕承弼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左右前後之士固宜周識其善惡各盡其器能孰有致君成務輔相之道可以居廟堂孰有折衝決勝將帥之略可以安邊域孰有沈謀深識可以斷大事孰有純誠朴忠可

以臨大節孰有通塞之術可以主邦計孰有方重之望可以執邦憲孰有詳練故實稽古之學可以備對問孰有不畏強禦敢言之氣可以司諫諍此皆帝室儀表當世衡石朝家輕重之所積生民休戚之所憑夫不深詳乎僉議夙存乎簡注一職不舉固有闕政矣至于專使之才如終軍陸賈者牧民之術如延壽黃霸者澄清風俗凌厲名節如張綱范滂者明今上御名刑獄哀矜平恕如釋之定國者此皆內與之為政外委之宣風揚主之恩威為民之舒慘者又可不素察其能否而克收其功用乎臣嘗讀漢書見元嘉中丞相王嘉上疏曰前山陽亡徒蘇令發為盜欲遣使問狀時無可使者盩厔令尹逢拜諫議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先蓄養使之成就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臣每讀至此輒廢卷長息以夫孝哀之世其天下之廣職位之衆猶武宣也而朝廷虛乏邦國殄瘁至無一使人之才得非由人失素備之道者歟故臣深願陛下廣知臣之明為立政之本系拔囹踈賤之間信任存始終之禮使端良之士夙夜乎左右才德之臣表率乎臺閣廉能之吏刺守乎州郡則陛下固可以高拱乎太紫凝神乎穆清不出戶牖之前而天下固已理矣臣才駑識近不通理要相時官人之道稍近乎政之損益者論著于後掇所遺焉謹論

用人體要論

臣伏以皇朝兩府前代三司所以平章庶政之經總覽萬事之紀下賦群吏之職協成天下之務故高宗以傳說作相而說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周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群臣西漢丞相東西曹或起為中二千石東漢三府掾屬廉秀高第出補刺守入居卿校南朝晉宋以來五品已上執政與吏部參掌以至于唐宰臣猶得以不次進用官吏代宗時元載當國而公道隘塞常衮預政而人材凝滯及崔祐甫作相日除十數人未逾年凡除吏八百員上曰或謗卿所除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曰進擬庶官必量能補任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人材

若素不知聞何由察其言行上以為然識者是之
憲宗時李吉甫自丞旨作相謂學士裴垍曰吉甫
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後進人物罕所接識
宰相之職宜選擢英俊君多精鑒幸聞今之才傑
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
盡當時翕然稱重吉甫有得人之稱自文宗之世
宗閔德裕之輩挾私後公結援相傾而朋黨之議
興焉故文宗曰去河北賊至易去此朋黨實難由
是進用一官遷除一吏各相顧矚恐涉譏議豈至

公宰物之道歟伏惟我太祖太宗之朝擢賢任能
使人以器才略奇傑或數年而至公相猥昧無庸
或逾紀而不改或卑品而處要重或高秩而居冗
散升沈取捨惟才是視故能興造功業安綏四表
制度遺文貽厥永代夫功名所立必由駕馭後世
因循成弊蓋自承平之久在今致理之本莫先官
人之事勑陛下官人者豈非宰相乎官至卿監職
本臺省遷用之命故在政府郎官已下屬乎審官
旨授之職統乎選曹是二有司者宰司實掄之且

今外任之重國擢所寄不在廉刺之職分而為二
轉運使提點刑獄者也天下諸道不登百人是百
人者誠才則天下之政舉矣此陛下所當柬注宰
司所宜今上御名選者也臣比見詔書更委兩制
薦舉此因朝廷不欲私用人之柄與天下公共之
意然凡被舉者又果盡賢乎若類其資歷第其秩
位貫魚授寵無復區選定焉于乾不知適變是猶
按伯樂之圖而求騏驥於市也臣愚謂宜斷自宸
明遠遵往制以用人之柄責於宰司凡滯淹之才

俊傑之器名行磊落衆實共聞自可越次甄升急
收其效必依階躐級豈曰用人雖大吏而不能厥
職居剌守而不聞治狀大者宜罷歸田里小者宜
退從冗散漢官儀曰三公聽採長吏臧否人所疾
苦條奏之是為舉謠言又漢舊制州牧奏二千石
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遣掾史按驗而黜免之此
前代中外群吏升善退惡咸自宰司之故事也既
付之以柄推之以誠則一夫不獲一官不舉陛下
有所問之矣或曰經綸屯昧之特則有不次急用

之握持盈守成之時自宜遵常守故而已臣以為此乃腐儒之謬説豈英主之遠謀且陛下向者躬攬萬機再新區極獨斷不謀拔才振滯彼一二臣上膺睿擢咸自卑仄驟升清要又豈資任之云乎況此三司實掌衆職動而引例何謂掄材能者一日而在下則失一日之益不能者一日而在上則有一日之損故升拔善良斥遠邪惡以一日為晚何遵常守故之謂乎夫然故上下盡心庶官修舉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上無焦勞之憂耶吳之慮而百職理矣謹論

郡縣理本論

臣伏以今外權之重惟轉運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弛斂恩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稜國朝倚辦乎外務提衆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蓋漢刺史之職而唐處支諸道巡院留後之任也漢制刺史掌以六條督察二千石而不主金穀貨利之事其主金穀貨利之事者則大農有部丞州一人而郡國有均輸鹽鐵之官唐世亂後急於兵食而計臣始兼轉運諸莞榷之名而諸路置巡院官掌賦調之式委輸之藏而不摠州郡之政吏民之事其摠州郡之政吏民之事者則有按察採訪黜陟之使今之外臺乃兼其任授國寄用勢望甚權小大之政無所不統夫其掊拾句剥錐刀毫忽之計損餘補寡給報調度之算正一胥吏可辦者爾轉運使之大體在乎訪視風俗革正其因循之斃廉實官吏周知其否臧之才此固水木之本源衣服之冠冕矣是之弗圖而猥事乎米鹽曲結之微誅効乎圭勺星銖之謬而宿姦大猾據都占郡府署為豺狼之窟州縣為虺蜴之宅以至暴于天聽達于四方而外臺猶莫之察也此豈所以與天子共理之意歟比者朝廷議郡長吏之罪而轉運使坐累左遷斯見乎朝旨務澄肅乎外政者也夫聖人立法所重成俗習見既久回革已難今天下之俗樂和易而惡堅介貴循常而重改作建一切利必蒙生事之名免一惡憑已落所怪鳥衆噪乎早飛故雖綱齊之蒙寄任于

今猶頗牧之當漢文之世也臣又詳轉運之名蓋以賦輿為主似非專為舉賢黜惡而設也子曰必也正名乎則其居是職者先聚斂而後民政又不可多識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時遣使四出察群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郡國得專殺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清詔之名分行四方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郎官御史訪事得失臣愚以為宜舉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銜命分道參考民謠以升聞廉正劾免虐暴必列疏其能否之迹實録其善惡之狀以行誅賞之法以立褒厲之道至于有可興之功利有可蠲之疾苦草萊有幽潛之士閭巷有節義之人因得搜揚以輔政道數年輒一遣而勿限于常如此則吏知沮勸常懷戒懼之意民有侵枉益開辨理之途利害上達而不遺恩澤下流而無壅矣謹論

考功之法論

臣聞三考黜陟著于虞典三年比校具于周官在漢則京房創考功之法在魏則劉劭立都官之制杜預泰始之格則委乎達官以考所統崔鴻延昌之議蓋病乎選曹之無甄擇論雖略著于後事各不行於時南北下衰無復議者若夫考歷代官人之得失酌一時風俗之薄厚為政之迹良可槩知漢之察舉辨論已詳取九卿于刺守取刺守于四府三署丞令之高課者而外以六條督郡國之治朝廷時遣詔使傳行四方以察吏考俗而公府聽採長吏臧否以謡言舉按輒被黜免不在考功之法而善惡彰矣魏晉之時九品之制中正之職方為修舉未至陵遲中正第其才行吏部據以除授故雖不行都官考課之制而物議定矣永嘉之亂天下幅裂時政衰壞愒日偷安固無暇宏遠之謀猷以經時立政者也爰及有隋事不師古罷州郡辟署以收擧下權末品微資悉銓衡除擬官紀紊而人材雜矣唐氏以兵吏掌文武選事各分為三銓而考功掌校定中外官考類為九等雖制存著令而人鮮克舉凡二部所領六品而下赴期冬集

服習注補而已夫停年之制崔亮設於神龜循資之格光庭立於開元積歲以為勞歷級以為限無賢不肖混然一律自是天官之任但行令史之職考課之制徒垂虛文今朝廷官人之式以貴任卑以衆任寡賢從類舉罪使連坐其道至公其法至平去偏重之權無專蔽之謬所謂詢于衆與天下共爵人之義也然選曹所以弊群吏之治者其功過之迹始于州郡書之而州郡所書限於條式徒鋪列其案丈猥及毛細之事逮于宮釜盆盎老婦之用悉籍之有同乎劑約能否之用良惡之迹昧昧不可得而知也及滿歲求調銓衡驗覈等能駮其文字小訛日月徵舛勘詰細故邀賄引賂吹毛掩瑜去小州入大州辭遠縣得近縣叙遷次補如魚貫鴈行去此取彼若探囊發篋以故惡吏無所畏避民政多至紕錯臣謂宜令天下州郡歲結群吏之課必先疏其功過之狀則又以善惡深淺而相補除第為三等直云某人居某職事能舉其職嘗建立某功事有利于民嘗管幹某事能辦成或覆獄能得隱濫或能發夫姦猾去民蠹害其書過罰約此凡郡縣衆吏長吏親書之其守倅之成則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按定之逐部州郡設月日期會集上于二司二司之官以其集特咸會治所受部郡之考籍而參議之類其殿最歲上于王府移副于考功伏望朝廷(令上御名)選材識之士以授考功之職益增其員分總諸道受外臺所上部郡考績之狀使得博采乎清議訪察乎風謠有貪暴而居優課循良而處劣第得以論糾參實其功過之事既合補除之法各以其秩叙或上于宰司或列于審官或報于選曹各依等而行升黜焉凡吏莅職三年繼考三上者遷陟之三下罷免之二上而一下優叙之二下而一上殿留之其餘以是為差也此其約而易守簡而易辨有稽於古可繼于後吏知乎苟且非千特之術必勤于展用士知乎名節為取重之道必勵于進德則是為善之士益勉衆職之吏咸勸郡縣之政不肅而成矣比夫房劭之苛制崔亮之弊迹不必善乎謹論

辟署之制論

臣聞周制大國三卿命於天子自大夫群士皆命於其君王卿士之官屬亦各自選用故穆王命伯冏為大僕正曰（太上御名）東乃僚惟其吉士漢之藩國朝廷獨為遣傳相其中尉千石而下得自置立三府各擇掾吏州郡從事列曹衆職悉任之于刺守魏晉始建九品官人之法中正敘人材於外吏銓授于中而辟署之制仍行不廢隋開皇中内外庶官罔論大小悉歸選曹無復外補唐氏雜考古法

稍復其制採訪節度之官屬判官而下皆自延請其已就署徐乃上聞未奉報者稱攝既王命者同正肅代之後藩牧權重或自除支郡刺史專殺二千石凡諸辟用悉燕臺省皇朝興國初始罷假攝而重臣近職出臨方面自介倅賓佐逮諸掾吏得自王官請辟相承惟舊于政殊無損者而頃議者復為過論以為多引交舊或容請託又慮孤平之人纔上被代使奔命之不暇且郡縣送迎之薦勞由是復止奏辟之制臣聞書戒任賢之貳易美衆

征之吉傳褒舉善詩貴烝髦且朝廷官人之法大體以保任論薦為選擢之路位登朝列職分半刺固可以舉其所知矣況大臣者上所尊禮而信用者實共理之寄求自助之良設令引交舊而得賢容請託而不失才其亦何愆乎義凡所謂善知人者必審其善惡察其器能非交舊則何從知之既無交舊之素則必求於長者之譽善人之論採清議訪鄉評而取之是故涉乎請託矣魏盧毓曰夫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畏教慕善而後

有名是不猶愈於殊無善而稱者乎而議者迎事端而設防蔽滯俗情而虧大體使大臣知善而不得用知濫而不得去是何戾乎理哉臣愚以為宜復舊制稍為條約遂其援能之善塞其過分之請論辟之始當依遷次而補除賛助有聞自用常科而獎薦誠有人乖物論非可掩之瑕事出徇私有駭衆之迹自可使憲署彈劾外臺察廉暴其妄舉之愆示以必行之典如此則當薦延者有顧（今上御名）之意礪名行者有伸知之望吏皆勸向事斯修舉

翹楚必刈白駒可縶上為掄拔以漸之道下免滞淹不調之歎干旄好善雖紀浚郊之美棫樸官人終歸周朝之盛矣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九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

芻蕘論

宗室論

臣聞昔在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而後平章百姓協和萬邦三代之王莫不封建宗子以為藩衛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其敦叙世族之義則有歆食之禮親睦伯叔之國則有脤膰之賜及其衰也幽王不能燕樂同姓骨肉相怨而頍弁角弓之刺興焉平王棄其九族而葛藟之譏起焉然維城毗輔翼奬王室故有周之享國逾八百年及乎孤秦郡縣天下專自封大不復建侯子弟單微勢同匹庶及山東寇起孑立無救四方瓦解遂至顛覆二漢之制屏翰支子入參宿衛宗室賢者預聞朝政親疎雜用輕重相權故基祚摧而更安國命絕而復續魏氏簡薄兄弟隔遠族人制諸藩王不許朝覲文如鄄城武若任國關防禁固才不試展而乃忍死待賊託孤寄命本根淺弱龜鼎速遷司馬氏近鑒當途謀安後世配兵諸子分據要地

永嘉之後禍變尤作自相屠刈過於血仇離石肅亂區域大擾羌胡紛起王制剝盡猶賴藩戚撫臨方面故大命重集于江左爲中興之後敦峻干誅皆自上流覆逼京邑故自晉世逮于宋齊險害都會必命王室子弟鎭督之于後劉蕭二明昏迷悖亂忌同好異縱其尋斧枝幹都盡枯折兀然股肱悉除但存冑領險慝之人以爲利姦雄之臣以爲福故使齊梁坐移神器嗚呼滅天理反人道汙禮義傷風教凶德之大其惟肉自誅夷者乎近者唐氏創業亦多宗室立功中世已還多難之際斧鉞征討巖廊謨謀書勲鼎旂流芬史諜者同姓近屬實繁有徒臣聞教莫大於親親道莫大乎立愛故傳稱六逆其一曰疎間親夫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伏惟我國家德厚流光慶基慿固天實保定長發其祥韡韡棣華旣和樂而且孺振振公姓皆信厚而有穆宜乎德教自家而刑國孝悌達于四方者矣至乎爵德官才教勸長善之道臣猶竊慊疑若有未盡至者採其大要敢僭論爲謹論

皇族試用論

臣聞周之五等分王繼世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無嫡選庶兄亡弟及故子孫傳祚與王家始終其支子爲群公子公子之子爲公孫逮乎世代已遠服屬且疎則各以其祖之所居官或封邑或字或謚因以爲族以綴親别本而各仕其國爲卿大夫士焉漢之封爵皇子則王王子則侯王侯世及無嫡則絶後武帝復使諸王得推恩封子弟爲列侯而王國之嗣無不侯矣其宗室同姓肺腑之親入居卿相出爲牧守中外遞處惟才是用故諸劉繁衍彌漫乎天下曹氏裁制藩戚最爲無道至于隔其兄弟吉凶之問禁其婚媾慶吊之禮上不得預朝覲下不得交人事離恩絶義斷弃天常能者被拘求者不試故曹植自比圈牢之養物求一效死之地而不得氣類乖踈公族翦弱故司馬氏乘間而起如襲虛邑焉南北之際晉宋之事尹正王府督領藩鎭兵戎之地險要之都必命宗枝分居岳牧是及隋唐未之替也我國家祥符

之前皇親尚出臨郡後絶外授初無他慮且天下一統承平治寧藩郡之勢制如臂指不比江左隋唐都督節察輒赤里百城事權之大也又何忌焉蓋以其驕貴放恣鮮遵軌度因自抑畏不知小人之依故朝廷推示大公爲百姓計上全親親之義下爲元元之福爾且國家基圖安固源流深長古者族食世降一等親必有盡屬必益遠及本枝百世衍大蕃昌有藝文如向歆材略如皐勉又可以勿用乎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大夫有貳宗士有隷子弟上下尊卑莫不用其宗戚以自佐佑春秋秦伯之弟鍼出奔晉識其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至使出仕於晉故謂之出奔方今天下之大郡國之廣百官衆職文武參布宗室子弟豈無智可以效一官才可以帥一校者歟彼夫執事內外之臣統理軍民之長規約條教文豈生而知之蓋習之則至矣臣愚以謂諸皇宗天戚有能修整端良者宜稍試其材出領郡職入參環衛異同並進親踈雜用輕重相制等級相權唐之諸王率爲州郡別駕漢之藩國衆務由於內史誠約漢唐之制漸用而叙進之選量上下律之以法宜其才用能否志行僻正可得而著見矣則又察其謹良莊今上御名者以備王室爪牙焉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兄弟誠使盤維之固豈非廟社之休乎謹論

諸院教授論

臣聞昔在帝舜命后夔典樂教胄子夏有東西之序商建左右之學周則大司樂掌成均之法樂師治國學之政自王及群后之子皆訓以四術三行之事又庶子之正於公族者亦教以孝弟睦友子愛之道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衆鄉方英自秦燔滅先王之道而教其子以申商刑名之言不復有庠序之事漢雖闢設學校選置師儒而國子遂廢齒學之禮今諸宮院講説教授之官實古師友之地且天枝帝胄習見貴驕生於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甫出就傅性習之始朝廷當爲今上御名擇道德之老經術之儒莊介堅質之人銑重規矩之事俾正言日入於其耳

善一薰蕕於其心使知恭儉之為令名嚴畏之為吉德從勵之以樂善則有榮賞福祥之事識懼之以趨惡則有刑罪禍敗之言善惡之端實由師友今乃使自薦請館為除授凡選入充職一歲乃得改官至有商販初仕輕薄少年率僥倖以自媒為進官之捷徑以備優弄之具曾何誨導之為夫食荼蓼者不知薺甘居鮑肆者必為齊言紲纏隨染薰蕕易氣况人抱血氣剛柔之性函欲惡荒佚之情書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此言富貴不與驕侈相期勢必自至者也而不節之以德義輔之以正人欲其不入於邪勤克由禮其可得乎周公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言方幼孺當今上御名所與朋處者也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臣伏見近建睦親之宮制度周大前拱宸極後固國基夫漢立諸侯之師纔備乎朝宿唐建諸王之院專寵乎近親未有能糾合宗族均恩等義如今之美者也其設司分局綱維備矣至于教育勸勵之道臣敢獻愚為其諸院講說教授之官臣謂宜擇其學問精博志行端脩之士定其員數中開黌堂為之學館凡宮族子弟尊卑咸會而以齒敘焉居以談經書以學文學官分掌之而命耆德近臣一人總攝焉其勤於肄業恭懿莊儉學藝持優者使之上聞遷其秩祿加之賜賚以旌之則其不帥教者不待罰而憤悱知勸矣鏘如冠珮雖居象魏之間洋然頌聲如在洙泗之上不亦美哉故為國以禮動人以行王化之大者貴游公卿之子弟州鄉庠塾之士人莫不上靡德音下修志業四方風動其教不肅而成矣振振公族咸如麟趾之時緜緜葛藟更茂本根之庇可為德化之墩邦家之光也夫謹論

欒全先生文集卷第十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芻蕘論

禮樂論

臣聞昔在帝舜命伯夷秩宗以典三禮命夔典樂以教胄子爰及夏商制作損益不相沿襲周監二代文物全備事為之制曲為之防數度紀律具于六典於是教化浹洽獄訟衰息後之爲王其所守者惟祭與號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典禮攸出根本所繫雖齊欽宗廟諱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四方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于周有封籍于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彊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爾後至戰國兵拏禍大九法盡斁三綱咸解諸侯先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章焉然其維持邦國亦百餘年雖危不亡將絕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初承秦滅學盪無條貫叔孫通採拾遺散草綿儀法而後君臣之位正郊祀之禮修宗廟以尊朝廷以嚴理道克興暴亂不作至於設官分職綱紀天下本末條理教民成俗使諸侯軌道咸歸于極則未暇也孝文接統治致太平賈誼勸上宜定制度興禮樂而時將相大臣皆介胄武人不知治體沮寢其議漢氏當文景之世可謂盛矣百姓樂業家給人足五都之貨殖七遷之豪舉驅扇浮靡汰盪亡度閭閻之僭乃過徹侯夫以文帝之恭儉務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其失由乎富庶而不能教也逮乎武帝招延材儁其文章儀物信美矣而制度典禮終不克建于後兵刑齊用財貨益急綿非叔孫之法維持之殆矣由是言之叔孫氏之功垂于漢不在蕭曹之下也中興之後稍復增緝立明堂靈臺辟雍小學行宗祀養老之禮和安之世漸以陵遲欽宗廟諱靈不君王制大壞厥後吳魏異政南北殊俗世用多故文獻不足唐平隋亂太宗因開皇五禮修正頒行顯慶之初異同遽起開元之末討論甫定爲稱詳周官凡制度施

設悉繁之群職人存則法舉上修則下存事為典常者則謂之禮不恭其事者輒董以刑表裏相成本末為用經國治民同條共貫漢唐作者有異于是徒能類其稱目而不屬諸典司止異乎朝廷之儀不該乎天下之務吏民約束乃別著乎刑書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夫訓民正俗不在乎禮典而在乎刑書此乃備其末而廢其本縱其初而要其失故後王之道所以異乎三代者也我國家接衰唐之絕緒承五季之紕政德厚流光海寓大定為承平者逾六十年宜乎必世後仁可以勝殘去殺然風俗猶未歸厚刑罰尚頗繁密故由禮樂未明數制未立王道有所壅而不備者也考定鍾律序正雅頌布明詔于天下誠庶民之僭忒此固朝廷深惟治世之本欲清教化之原思納人於軌物者也臣聞之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先以典禮教民而不專用乎法也是故禁於未發之謂禮救於已失之謂刑禁於未發者謂大為之防使無越者救於已失者謂養成其俗而後華之子曰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是故設法而華於既失不若立禮以防於未然也今小大之吏凡理民之術莫不以簿書督責為急務文巧苛深為善職聚斂侵漁集以為功剝刻貧民竭其膏血錐刀毫忽人盡爭之此乃驅之使相吞食逼之使為盜亂又何暇孝友禮義之勸廉恥遜讓之貴乎故夫知理化之大體稍能使民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所能知者今凡群臣之上計議條令之下四方非刑名之科即財利之事民不聞乎德教而惟利與刑之聞故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苟取一切無憂深思遠之慮由乎所以漸引其心術者末也方今聖主勵精於上賢輔講導于下兆民安業四夷來庭是可以闢九筵而布政立圜水而宣德益廣天下之庠序俾習射鄉之禮隆雅頌之聲分命大臣集諸儒碩生因前聖之遺制考舊禮之沿革定慤當之一說以折衷於諸家芟其繁重以便遵用自國家損益之法至吏民等級之度成皇家之大典立百世之宏規且王者受命必有制作是故

質文互變忠恭殊尚改正朔易徽號別服色異器械所以新天下之耳目振舊物之頹廢又況禮樂之大何無沿襲之理矣今天下學士所習者前代之餘制廷列群臣所引者往朝之故事我大宋繼天而王久曠大儀小臣鄙愚竊懷憤悵蓋太平之期難值英哲之主間出臣不勝踊躍于下以至斐然不量僭陳大議蓋爲明時重惜也謹採末論稍近乎政教之本者存數條爲謹論

學校論

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夫其造育俊選以成官材是立政之基也上賢崇德正君師父兄之尊是設教之本也合射習鄉修揖讓弦歌之節是禮樂所成也養老合語享孤恤功是仁義所起也出師受成執訊反告是廟堂之嚴也選習材能以助祭事是宗祧之重也蓋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諸侯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爲先也周官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文王世子役載諸侯群吏養老之事此則州鄉列國庠序之禮咸與太學同制矣周衰天下大亂干戈日用而列國之學猶存故子衿刺其不修左氏美其不毀也漢文翁首建黌舍於蜀郡仲舒次發太學於京師而公卿大臣名儒隱德咸有門徒弟子橫經傳道書名録牒或數千人至于東都學士彌盛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依於王制朝有名教之勸士篤去就之行及(欽宗廟諱)靈失御姦亂滔天王綱解絶民勢版蕩而賴正人持教義士奮拯文壞扶顚更延餘曆雖腥德已塞于上而清議不敗于下豈非教學之功清議深厚之所致歟江左晉氏范甯立庠序於豫章庾亮起講舍於鄂渚然倡而不和絶而不續尋復廢圯諸生解散以是而觀時之風政其可知也惟我治朝撥亂立極丕冒出日同文一軌鳥言鴂舌知誦簡册之言髽首卉裳咸襲端甫之服奎壁有爛河洛發祥文物炳然儒碩挺出故學校落傚乎濉渙漬興乎鄒鄏摹規

大於齊魏弦誦聞乎江浙樂善之吏經營其闕民悦獻力不令景從庠序之制班班然且遍乎郡國矣自非朝廷以道德風示四方以禮義薰襲齊人又安得不言而化如草偃風若是之速乎然臣聞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周典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記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人知重學今學宫盛立而師位尚虛諸生抱經伷然無主時敏厥修雖得樂群之所必有正業曷取函文之問且夫百工衆伎必有師匠緇黄所聚輒立師長况夫學者爲國造士使民興仁所傳者累聖之格言所習者先王之正道師教不立學乃虛器夫三代而下治道淳優儒雅尊博莫如二漢自文武之世屢下詔書勤命郡國勸使立學而終不能興自餘歷世小雅蕩然故弗論矣今天下承文明之化庠序修立乃盛於兩漢朝廷宜遂成其善意樂以成之顧同不急之務視之弗篤豈國家尊道育材之意抑間者近甸數郡之學雖爲除乎講官旋復縻以吏職攬簿領之不暇何圖籍之能精且國家奄有萬邦吏員至衆山澤津途百家之聚錐刀可歛必遣王官惟是膠庠王道所在顧一士之廪禄廢墜政之本原豈朝廷貴教化而賤貨利之意歟臣愚以爲宜委清望近臣上從朝列下逮選曹舉經術篤行之士凡立學州郡悉爲選官依其資任優其稍禄夫張官布職散劇繁特略之則輕屬之則重責之則人必同趨簡之則衆斯共薄事無大小柄其事則權歸任無高卑委其任則效立臣愚以爲欲使師禮嚴重道訓尊立在乎使之專治學政主領學徒勤良者旌而異之悖惰者簡而黜之及賓興之時必參以學官之論其嘗簡黜者弗在蒸髦之選其嘗旌異者必預充庭之貢而命外臺察諸學之官其尤通博於講議勵精乎教育能得學士自遠方至者上之特賜奬諭或有賜爲太學員缺即以充選且制使才名之士不歷學官者不得入乎館閣入館閣者必先歷乎學官猶近制先倅郡而後得補憲臺三院也如此則清流美士在乎學矣

自然師道尊而教立士業成而行修禮義達乎閭巷德化漸乎州里國獲良才之用民得善吏之庇三綱以正五教用成弦誦聞乎四方道德行於天下矣謹論

車服論

臣聞爲國以禮莫大乎制度制度誠立則上下之分定尊卑之序別爭奪之患塞僭亂之害除夫如是其理天下猶示諸掌乎傳曰夫名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在易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若夫以德詔爵以才居位是爲議德行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是爲制數度故虞書曰車服以庸又曰五服五章哉周官則有五儀九命以正諸侯之位以等諸臣之爵自國家封方之度宮室門庭之式宗廟祭祀之法賓客交接之道鍾石羽籥之列几筵俎豆之數冕服圭籍珮組之飾車乘旗旌纓就之制牢積饔食之品裸酢問勞之節惟事事乃其有制而後邦國有倫也是故觀其采章則人望而畏辨其文紀而衆不敢黷有德者一物可以旌賞有功者一辭可以寵榮王者南面而治惟名與器而已漢世車服頗存周舊自士已上帶裳冠舄而皆乘車以馬爲騑服異其輪轊衡軛轓幰帷裳以彰等級之度自江左至隋儀物未替而中原永嘉之後五胡雜處先王典禮褻亂無遺元魏高齊增爲奇詭輿裳制度於古無設隋氏一統稍復舊儀車服等衰差爲四品有常服公服朝服祭服其三公朝服進賢三梁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皂領褾白練裙襦絳蔽膝革帶金飾鉤䚢方心曲領紳帶玉鏢劍山蒼玉佩綬烏皮舄笏用象牙乘車油幰朱網是時內外百官文物有序貴賤士庶較然殊別至煬帝數事巡幸屢興師役百官行從皆服袴褶始詔隨車駕涉遠者皆戎衣以五色表貴賤爲居侍臣服令雖略比隋制蓋陪祭朝饗元會大事乃具服其讌見進對折上巾紫襴袍環帶鞶囊佩烏皮靴而已始有乘馬之服蓋車不復御矣相承至今焉臣聞古先聖人制禮之意爲冠冕以莊其首爲履舄以重其

趨行步則有衡牙之聲登車則有和鸞之節是故斯須而必在禮矣夫貂而騎趙武靈所爲胡服也靴胡屨也合袴胡袴也傳曰棄其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尊卑無章民何効焉荀曰使而已矣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惑者歟今郊祀大禮天子駕玉輅而王公百辟皆法服騎從此禮之尤失者也臣觀漢儀雖守令之卑皆有從車唐景龍中皇子將行釋奠於大學有司草儀注從臣皆衣冠乘馬騎議者以爲馬本用於軍旅戎服而乘貴於便習長裾廣袖紆組鳴玉非馬上所宜其儀遂寢況國之盛禮天下所觀是宜示之以尊卑顯之以秩序而使輔相之重雜於騶騎之群豈所以彰朝廷之尊嚴者哉又巾屨靴笏自公卿大臣以爲朝服而卒校胥吏爲制一等其羅縠綺紈織文絺繡自人君至于庶人同施均用其居室器玩之汰則豪人大賈踰於貴戚臣聞周官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臣愚以爲宜約前世之禮文詳定方今之制度大臣後依漢晉乘車駟馬增異冠服卿大夫士以品式差降之貴則備物卑則略焉其卒校胥吏盍稍擇省其製令有所殊異不相疑雜則上下不相褻朝廷之道尊等級自隆居然崇陛之象紀章自辨無復假器之譏矣

惰俗

臣聞古先聖人其制民之法詳矣始則經土立井分鄰畫任爲比閭族黨之法保受救賙之義辨之以四業任之以九貢以同風俗以齊豐耗將以敺之趨本勵之無游故使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蠶者不帛不樹者不椁不績者喪無縗猶慮敺而勵之未從也又爲罰焉故使宅不毛有里布田不耕出屋粟民無職事出夫家之征惰游棄本者縞冠素紕垂緌以耻之已事其事矣又懼其侈而慢也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合覲不踰一肉老少異糧長壯殊役則是衣服飮食喪祭嫁娶之事莫不爲之法制矣而後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比爲之長閭爲之胥教訓敦勉繩非糾怠是以民之生業均平而國之禮義

興起矣自秦氏毀井田立阡陌賞勵貨殖寵縱兼并至有專地跨乎丘甸籠利占乎山澤強弱相伏富貧相役四維盡棄淫刑以逞王道蕩壞遂不可復其流虐遺弊蓋至今焉乎後天不或合或離承運立統凡十七姓乎國治世惟漢與唐以文景之盛德文明之英才朝廷之政既修天下之俗已泰民知自重刑辟希省可謂既富庶而教之之時也不能圖建遠猷為之制節故其豐大及身而已天寶之敗仍覩取焉今我治朝一統寰域日出月入咸被聲教自稚及耋不知驚擾導之以禮樂漸之以德義作法於治今實其時然天下務穡寡而游冗煩末俗逸而誠農困通貨貿遷者悴驕從後坐廛射利者大第相倚食享列鼎服備四時曲堂便房妓妾夾侍四方新異咄嗟畢到與夫躬執耒耜寒耕暑耘水旱憂於前租庸逼於後奴妾不售溝壑為家其勞逸如何哉臣聞周官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夫飲食男女人之大欲死亡貧苦人之大惡故欲惡者人情之大端而制節者理人之大柄民知分限規絕之不可踰則貪奪僭侈之心息仁義廉讓之意興是故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其在易履卦之象則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故知上下誠辨則民志斯定民志誠定則暴亂侵爭之患何由作乎向者頒下明詔誡天下服用之尤僭者而靡流之俗知勸矣夫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理教之當以漸成也臣聞孝經本於朝廷禮義始乎京師在詩晉國之篇以為其民憂深思遠猶有陶唐氏之遺風故繫之唐風且陶唐之不為政久矣其德教在民雖百世而不易非以其嘗所臨治被化尤淳者乎今京師者宮室所在王教所先宜乎其風俗敦厚質同以表正萬邦使八紘取則遠人知慕是當以道德為富而不以繁華為盛今乃子女玉帛多於鄭國魚龍撞索過乎漢都雕飾淫巧之器奇衺纖靡之服陳鬻於市流于四方詐偽奸欺聚為淵藪虧損皇道熒亂民心臣愚以為宜益條節務從樸素事為之制物為之法掩塞末路推省游人其兼并豪猾僭上剝下為蠹猶多

宜深撙約使循律度勿令侵急小人以奉無厭之欲則天下之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得一息之寬矣謹論

雅樂論

臣聞人函陰陽五行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心術所形隨感而動動而無節則必有淫佚詐偽之心勃亂暴慢之事是以聖人立禮以文其外作樂以理其中發於詠歌律呂播於金石管絃調雅正之聲導生氣之和全其天理起其善心而不使邪氣僻情得接焉古之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孩歌雅頌之音洋洋乎流于族黨鄉州之中民共聞之莫不油然有易直子諒之心慈愛肅莊之意是以天下和悅禮義有序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謂其感人之深也教化治世之要必本於禮樂焉乃自周衰王道喪敗禮壞樂散諸侯各溺所好國異其俗而鄭衛燕趙秦齊楚越淫過凶嫚傲僻促數之聲作斷棄先王之樂用變亂正聲秦漢已還承習備用魏晉南北兵禍煩多雜之以巴吳搽之以胡羯耳目熒瀆心志驕放古者所以興禮後世更用致亂焉其雅聲金奏雖世議完補然登歌下管既非宿饗所用崇牙樹羽徒為備物之設惟於郊廟擊拊成禮而已間者伏聞朝廷招集諸生考正雅樂蓋國家深惟治本修起頹廢上以尊宗廟下以美風俗者也臣誠愚鄙不達樂意竊思有以仰贊盛事少裨景化者臣聞昔在帝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官大司樂掌成均之學政至于師胥骭隸皆用有道德通教化者世其官業通其精義故能用之祭享而鬼神格施之朝廷而君臣正展之律呂而陰陽和作之庠序而萬民協漢氏叔得人之盛而協律在乎儒雅質直之列又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取二千石至關內侯適子方為舞者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臣伏見太常樂工率皆市井閭閻屠販末類猥惡汙濁雜居里巷國有大事輒集而教之禮畢隨散則其藝安得而詳業安得而精褻慢三靈誣瀆典禮豈人君虔奉天地祖宗之意乎今夫

執技以事上者曆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其琴奕書畫之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廩稍閒蒙好賜聯翩美仕朱紫垂章者亞肩于朝其太樂諸工真古者大夫士之職也所習者先王所以風化天下交接天人之具用則天子齋戒被法服儀典咸具而後設之是其於邦國之禮誠重矣而乃蓄養之至薄隸習之至簡曾不得齒乎醫卜雜藝之末以霑一命之榮是以人望太常之門徑趨而過矣又何暇一傾耳乎鍾磬之音者歟今幸得

朝廷興起古道敎定鍾石臣謂宜特立太樂署略依司天監爲之官次秩序補用知鍾律之士以充其選擇衣冠之後或設爲官廕若漢太常弟子爲之選者如太廟齋郎室長之制領屬太常使專隸習焉以奉郊廟之饗以盡孝恭之誠其天下有學校庠序之所使得備金石之樂春秋釋奠行射鄉之禮則奏焉以風示天下化民廣教則庶乎神人接洽上下恭順正四氣之和奮至德之光民知鄉方而人倫清矣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芻蕘論

刑法論

臣聞昔在成周惟厥文王克明德(今上御名)罰武世忿生亦式謹由獄周公制六典蓋以禮正其本刑防其末弼成五教民協于中爰及成康乃至措而不用天子曰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故叔向以爲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漢自文景之後朝廷立大制度行大誅賞輒會諸儒斷以經義亦能議事以制尊君卑臣辨是與非其論優大故三王而下漢道爲粹東都之後法稍煩密南北異俗不勝其敝噫世失其道民散久矣其本先弱勢安得長故世雖平而易危國雖盛而易敗由乎制度不素立禮義不在人譬諸大廈巋然而柱石不固豈支久之勢萬目參然而綱維不緝固必紊之道爲國而禮法不修其何以致理近在唐時禮刑煩雜禮既頻年而數革法或一代而再修正觀顯慶遞立異同之制永徽開元則有前後之格諸儒立異互出智臆法吏迭合旋爲輕重奇請它比盈於几閣自明習者不能徧睹是以郡縣承用者駭陷愚惷於亡辜羅元元之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故姦吏得以因緣爲市也我太祖皇帝既大一統恤刑辟之多濫始制郡國立司寇之官太宗更置審刑專職以覆天下之獄先皇復置提點刑獄之任以分部四方中下民之枉察群吏之遠是皆聖人竭情盡心哀矜軫恤之旨也自陛下臨御區極欽恤庶(今上御名)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宣室決事明過漢宣太官減膳仁勝唐文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其可謂盛德矣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我有宋之在宥天下逾八十年一統無外清寧治平德教加於蒸人其陶化抑深矣然刑未能措獄繫尚蕃其故何由蓋禮失於正本令急於防末上之寵貨物漁財利之路多荒權封占之門衆開之以權豪富人依公法爲私姦侵刻黎民吏務因循或引贓賄不能抑彊扶弱獄

訐不平是以小民業變窮而思濫為盜賊寇偽以偷免饑寒予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夫不原民之所以獲罪而責吏之能發姦而得其情是猶大開欄穽高張罻羅冀鳥獸之獲而歸功於弋獵之師者也故夫吏者舉法令而檢非違狀民而導之以善者也而乃苛刻者巧弄而高下其心簡放者忽略而鄙俗其事不才固為猾吏所賣才者或為豪人所買求進者獄文曲致以附會上意養望者宥故末減以取悅衆心家自為評人執所見至有罪而均輕重殊罰科同而淺深異比一切之弊皆歸乎民誠願朝廷觀法周漢之舊深識禮刑之中損游商蕪并之業益節其靡汰之費稍寬利路以優齊人刪定律令芟其蕃冗誠欺文致毛細之法一皆蠲除務從省約使易遵守為太宗一與頒用乎天下豈徒當世之利固亦無疆之法也臣言雖闊略不該時術豈不近乎清源正本之論歟其時所尤急繫朝政之得失人倫之厚薄者略舉于下冀正其大紀為謹

論

論詔獄之弊

臣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刑者治之末路也然古帝明王所以輔德教非必刑人殺人劓刖人而後為刑也故舜稱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而皋陶歸美于帝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此言君能以德撫民臣能將順其美乃大明服致時雍熙故至于無為而治也三代之主歷世治主孰不今上御名求理官之良以決刑法之平哉在周文王則曰罔攸兼于庶獄庶今上御名惟有司之牧夫武則蘇公式罰穆則甫侯訓刑西漢則釋之定國以寬平名於文宣之朝東都則郭躬陳寵以矜恕稱於明章之際凡人主存慮於欽恤則有司盡心於獄當夫刑者有淫有濫有破家覆族

人命之所繫可不重歟夫刑者有生有殺有亂邦危國主柄之所在可不今上御名歟未有不由寬慈惠和以得衆未有不由慘虐酷毒以失民立官選才敍要處當兩造備具五辭簡孚小大之情緐寡無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入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高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鍛磨罔用畫制又況多張網穽旁開詔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辯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示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由所生也漢唐之覆車軼迹猶在漢有亂政而立黃門北寺之獄唐有亂政而起神策北軍之獄二辟之興皆弊世也大凡強臣擅命女君臨朝率多作爲刑獄以威制天下而官有二辟流虐尤甚濟其賊害編義姦宄奪攘矯虔誣柔善良屠陷吉士邪枉熾結寃橫棼淪惟詐惟內惟貨惟來漢自黨事之起芟夷俊乂邦國殄瘁朝野分離泯泯版蕩而至顚亡唐自晩節雖將相大獄亦成於閹寺吏僕羅織豪人沒取財貨書云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言當先絕乎賄賂也于後南北爭剝民庶怨愁陵遲漸否以成危亂致知刑罰者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我國家龔仁重熙明德今上御名罰震耀殺戮具嚴天威平康正直當用中典惟良折獄何擇非人今上御名測淺深之量必附寬平之比忠愛恩恵在人骨髓可謂祥刑寬法率人無濫矣然頃歲王府鞫獄或以中人臨訊有司承旨頗復侵急于時識者懼履霜之漸已有寒心者矣而陛下神斷英發天德剛健威福不假當建自然竪躬攬萬機首爲辨洗斥遠招權之孽擯去陰佞之猾明明柴常白日開照可謂立法垂制之大智聰明叡武之英主哉臣愚伏願陛下顯示明制垂戒無窮俾刑罰之權非有司不得專無容自外干預庶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永貽百世監于我祥刑詩曰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受天之休爲民之福德之甚盛其惟今上御名刑乎謹論

不孝之刑論

臣聞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周官司徒以鄉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不孝於其親有能忠於其君者乎有能睦於族姻者乎有能義於朋友者乎夫如是何有於民哉故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王者張官布憲訓民作極必擇仁義之士慈惠之師所以教育元々導之以善使民莊事而致法之也若其身悖德禮義德庭閨忠順兩虧何以事上莅官行法民何則為故漢制郡國察舉板其行狀首曰生事愛恭喪沒如禮比漢之取士先其行之道也夫親莫親於父母愛莫愛於妻子臣向觀郎報竊見臣寮至有弃其母而不養聞其沒而不喪臧糟糠之伉儷終仕宦而遣之傷化敗倫豈有甚此且祿士責乎遠養孝思至於終身故累苗而坐更起思親之感三年之喪未報免懷之重同爨有服緦之恤諸館有出涕之哀況昊天之劬勞愛我身之形氣因心所至蓋自然之義慈跬步不忘豈俟牽於禮律矣衣冠之間處曾鑾喪之不如相彼虎狼尚知毋

子之愛惟是梟獍不稟陰陽之和傷時人倫汙哉王道且律文子罵父母者罪死今夫生不養而沒不哀豈特一罵為惡之重乎況不孝之刑十惡之首非赦宥所解臣謂必正叢棘之戮肆諸市朝投不毛之鄉禦乎魑魅及聞乎有司議辟但止乎停官罰金臣竊悵然惜賞刑之失也伏以天下冠家士人鮮全孝友之行率以官游或緣婚媾遂營卜乎田宅輒輕去乎墳墓苟思擇利而處罔念首丘之仁古者氏族各有源流閭里繫乎圖版一則賓寮自乎鄉里一則忠孝考乎閥閱轉徙僑寓蓋由亂離方我治朝宜從土斷豈有無故而去父母之國獨善而委兄弟之親臣實見之比々而是流俗相習弗以惟時議為常不以識節義所以陵遲民德所以虧薄此其玷陛下之風教敗理世之體道壞法侵紀其損至大臣伏乞應食祿之人父母在別無兄弟迎養而不養沒而匿不喪父母在或因仕宦別營田業雖父母亡沒而鄉里有宗族墳墓輒於別所立產而居者無問貴卑並當削其官爵

投弃避徵雖經霈澤不在原釋諸當保任者必先列此數條於舉狀同贓私法連坐之其父母俱亡未葬而求官雖有明條率多冒犯臣欲乞應居憂服闋叙官日委自本鄉及所居州郡官吏保明委已畢葬即得與除叙如此則中庸之人當循禮而後動不義之子亦畏法而知懼上敦王化下厚人倫固治道之本也謹論

官刑之濫論

臣伏以先帝勤恤有邦明愼今上御名庶獄故內置審刑之職以覆天下之辯外布提點刑獄之司受民詞牒使侵枉無辜之人有所訴告得察舉州縣二千石已下群吏一道百城糾擿千里其選任甚重夫吏民之訟州縣不得其情而能復于外臺者固鮮矣外臺不為受則已矣鄉郡之民有能立于肺石者乎是故天下常有冤入常有滯訟令之有是司是為民吏開取直之一門矣豈非國家盡心于小大之獄者歟然今各所部廣者至數十郡而按行封域不許分逵故終歲巡歷不逾一再窮乏之民投訟既不能遠就疑滯之繫有濫或不能盡聞逗恩以為逐路可立解于道里之中一人行一人處行者察郡縣之治處者受吏民之訟使訟者有常適治者有所憚又臣比見州縣群吏有以聊介忤長吏及為衆所惡忌者或以微犯下獄遂至非命臣往歲風聞兗州有以職官知衞真縣衆德潤若猾介不善事上官嘗以事忤長吏遂摭擿其職罪攝取特推德潤懼不免逃逮特赴都自訴本州遣爪牙士逐至襄邑縣獲之械而至州下獄桎梏搒至竟無罪狀可按諸吏懼其得出而有辭也誣獄官絶其食而死及奏案法寺議辟止罰金仍復舊任勒下而德潤死矣臣愚以為應州縣吏抵罪而當繫鞫者本屬州郡列其犯狀以聞提點刑獄司本司攝取勘爲其應對辨者移州追逮夫官吏抵罪既非常有處者一人可以訊之矣或就繫者積三人以上即報白行者還同鞫焉如此則長吏雖有凶暴之人而下吏不羅枉濫之酷夫郡政之舒慘由長吏之仁暴其有貪殘自用蔽昏昧理倚法削恣情無憚則是流雪被境人孰敢過雖有掾佐地卑而勢弱蓋亦徒展螳蜋之臂雖有介貳事同而力亞孰肯輕犯對貌之口故多容容自守循循引避不唱

知者難矣能持執者鮮哉又況以中人而居下位罕不迎風而逆意者也近如蘄州王蒙正之姦暴林宗言侵辱其可知矣且宗言朝士蒙正員外官敘周相亞埒守宰未為遠絕以地居控轄摧屈至然又況尊卑不侔位貌相邈者乎死為冝矣故臣請官吏抵罪當繫者付提點之司劾為則庶乎盡情之實免鍛鍊之枉誠用刑之一益也謹論

吏為姦贓論

臣聞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曰廉善廉能廉恭廉正廉法廉辨治行雖異同主於廉惟廉而後能平平則公矣不廉必有所私私則法廢民無所措手足矣不才而能廉止乎聽理不能盡情枉直不能存識然其身正下不容大姦為害差小才而不廉故必立威懾下貪殘流虐舞文倚法擧枉措直其身不正其下因緣為市困窮孤弱無告為害大矣不才而能廉雖於事不明其自持必善有明察之上提其綱領其老昏者抑為易去才而不廉必顯立幹辦之效陰搆自固之術行偽而堅頑非而澤語諛望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非買盈天敗則國誅莫及故歷代之法吏為奸贓其罪特重非赦宥所及無洗滌之理然諸犯者相繼有為得非由上下相蔽匿以苟安自全為事廉刺尚因循無糾姦擿伏之效且今保任之法贓罪同坐所以累其心使知顧重然中人之性易以遷一為利欲所移鮮全始終之節積累年紀屢更官秩舉官坐累終不得免今其州縣之吏地居摠攝提轉之任職在澄清而乂綱目相維臂指相用耳目相接政事相成與夫保任於累歲之前遥隔乎千里之外較其疎密勢不同言今夫令宰有酷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虐之政而廉刺隱不上聞及其事暴遠流盈貫自敗罪止不察厥罰至輕且州縣之有惡吏為民庶之所厭苦雖謀言大猾而實狀無彰欲證其成必詢于衆故牓署集民使得告發然庸人畏縮避其辨鞫甘心侵枉猶不自明而頃年詔書復加禁止此誠朝旨寬大不欲搔急群下發揚陰私然臣竊有惑焉闊略乎

一人而恣之暴害乎一縣一州之衆使鰥寡孤獨困窮冤横者無告此臣所以惑也縣吏抵罪而州受不察之罰州吏犯法而廉刺得不聞之誅夫其敗則有相及之譴罪有迹而不聽其糾發此臣所以惑也而詔旨更訓以必告乃下之言夫爵賞在前罪誅在後而不知勸何告之從此臣所以惑也臣伏願更降明旨追前詔勿行使廉刺得擧其職以考群吏之治益復督勵務絶奸貪以清民政以惠疲氓凡統攝之司猶保任之法贓罪同坐以重其累以令宰及守倅以守倅及廉刺其餘職事之職以是為準也夫去惡者猶農之去草芟夷薀崇之絶其本根所以蕃良稼也國之去惡吏檢察棄逐之所以顯良士育良民也又臣比見敗吏率以其惡子弟外交匪人引入賕遺夫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父為不義子當爭之又況陷父於惡者哉父為時棄子與士齒殆非勸勵之道也臣伏請應以贓累廢者其子弟初或預聞宜錮終身勿聽仕進如此則父愛其子子諫其父其心益累所顧重矣古所謂以刑止刑為此道也昔漢丞相邴吉恥以奸私按吏後漢司徒袁安不以贓罪錮人夫二漢之時朝尚清議士貴名節贓吏不錮固自淪棄故二公得以寬德自裕也今風俗流溢共務奢汰閭巷無守志之士紳行乏循道之人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御駻突而不厲乎銜策且奔踶而銜蹶矣故抑彊扶弱自合仁義之道損上益下乃為施生之理救時之弊安人之本其惟誅鋤惡吏也歟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芻蕘論

武備論

臣聞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戰善戰者不敗若夫文德修乎兩階聲教被乎八埏兆庶懷仁愛之如父母夷狄慕義親之若君師愷悌之化行暴亂之端戢是謂善為國者不師帷幄之中凡廷之上指顧之際得失起焉蘖折其牙厲平其階其為理也有不可亂之勢其為備也有不可犯之形此謂善師者不戰合軍聚衆交和而舍將誠勇智衆誠精練天地誠得法令誠信而我之廟算必勝矣此謂善戰者不敗雖然兵者死地而戰危事也故昔之為國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故為國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不可勝者備也可勝者戰也故曰善用兵者無智名無勇功備于無形策於無聲攻其心於未合伐其謀於未成故不待交綏而敵已屈矣如是又何智名勇功之有乎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又況宅天下之大而可以忘武備乎故預備不虞古之善政不教民戰是為棄之昔周氏因提封之地立乘馬之法天子六軍兵車萬乘比年簡車三年簡徒五年大簡車徒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于農隙以講事焉漢制京師則有兩軍七校郡國則有材官樓船皆歲時肆習武事未嘗廢也後晉武帝既定吳會講武於宣武場時山濤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縣武備帝雖稱善而不能用永嘉之後寇難蜂起方郡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成戰國至隋文平陳始通王統內置十二衛樓功臣於散地外分折衝府備兵籍于調發唐因其制凡三百七十四府散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後承平漸久中國安寧于是逃者不捕亡者不補衛士無實籍衛將為虛名至天寶中遂停折衝府而幽陵之師堂堂為在臧鎬之郊矣于後章武削平群盜恢復兩河而植類無成務之才旋至版渙昌從建鎮兵之術更取孤危本弱末強漸成顛拔強藩內侮

王室其頽令我治朝玉速皇道海寰一統神旗無
指伐之行戎虜稱和齋鉞息受成之命化平治定
三紀于茲是以衣冠搢紳不道軍旅之事貔貅士
卒罔知戰陣之容天下安于隆平郡國頽以無備
夫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故兵
可無用不可無備善師不戰備之謂也故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政之本經惟文與武禮樂制度文之
施也禁暴戢亂武之用也今朝廷所言大事必曰
軍國是知兵者時之大務邦之重柄臣陋愚諸生
不達兵事今所論著皆參校前史舊迹得失之狀
可施於生者冀上贊廟堂之餘論爲謹論

民兵論

臣聞周典因井田而立軍賦稽民數而起兵役約
比閭族黨州鄉之法爲伍兩卒旅師軍之制乘馬
器甲皆隨而具蒐苗獮狩因訓練以辨其鼓鐸鐲
鐃旗物號名之用教其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示以號令之信習以慓冽之容故其民趨耕則爲
農起戰則爲兵居處同樂死生同憂服容相別音
聲相辨自三代至于隋唐兵農之業未離也隋則
諸衛領乎鄉團唐則諸府備乎衛士初文皇正觀
中因踵隋制内爲十二衛將軍之號外立折衝府
都尉之名其府兵分置于畿甸及諸州而名隷諸
衛天下衛士向六十萬人成丁入籍六十出役每
歲十一月以衛士帳上于兵部以備調發後天下
承平漸久武事不脩天寳中府兵無復存者遂停
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矣郡國無備索然
唐 及盗起范陽併河朔犯留鄭衛擧洛突函潼
如蹈無人之境爲肅代已降干戈日尋帑藏不足
以贍軍士爵位不足以賞勲勞援用聚斂之臣廣
爲欲剥之計生民膏血滴瀝亡餘悍將驕兵未厭
所欲而跋扈藩鎮之帥睥睨朝廷之隙招置亡命
聚集姦凶至乃撫息呴濡育爲假子取其爪牙之
效爲厥子孫之謀故大曆中李正己擁青兗十五
州之地養兵十萬李寳臣據趙冀深州之地養兵
五萬田承嗣有魏博七州之地養兵五萬梁崇義
有襄鄧六州之地養衆二萬皆因叛亂得位各擅

止宗盤根結固輔車相依上不供乎職貢下竭盡乎民力以奉軍給各圖自固時李抱眞觀察澤潞當山東之兵衝土堉賦重人皆困匱無以贍軍抱眞乃籍户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會而校爲及期按簿集試示以賞罰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于是舉部内之鄉得成卒二萬前既不費廩給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時稱昭義步兵冠天下于時朱滔在薊李納反鄆武俊亂趙田悅擾魏乘累世之巢穴爲藏姦之淵藪相爲影援合勢同率然而上黨孤軍獨稱忠義奮擊河朔傑賊憚走由是觀之蓋養卒要乎姑息民兵可以訓練姑息之卒難用訓練之兵易使也我太宗之北征也亦嘗制爲鄉軍之法獨取乎三晉之民而得十萬之衆是時北鄙繹騷國兵再衄義軍奮拒號爲强鋭夫界邊之郡民多習鬬結曹分伍挽强按距稟種淬刃惟虜是求習其川原識其形勢以戰則力以守則固不食廩粟不衣藏帛不邀上賞不利寵名郡縣相維聚落相護鄰里相任刑罰相及故民兵之與營卒利害常百倍也伏願遠採周唐之法近考太宗之制謹脩民政寓行軍令若夫十鄉之縣鄉之户千爲户一萬老者疾者鰥寡孤獨困窮無告者去其半存者爲户五千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去其半餘得一師五縣之州爲一軍諸郡縣之小大視其民之衆寡設爲團隊理如軍法歲終農事之隙縣大夫親誓其衆領官府之鼓鐸旗物兵器教習其坐起驟趨擊刺之法州長迎行部縣察其精慢而誅賞之農事既脩命歸鼓鐸旗物兵器于官府各使執事于田如此則兵農之勢再合營聚之軍可省國用必積民力必寛臣竊見今之郡縣非邊戍之地者郡卒纔足給徭役縣直不足供追捕聚無字壘兵無繕器數夫攘臂勢且奔擾百人譟突立可潰亂且秦之顛也以陳項漢之危也以黃巾唐之覆也以巢寇此皆合乎倉卒計非其素定無決全之筭非訓練之鋭奮梃爲戟揭竿爲旗而躁郡夷都如摧枯

破竹瓦解土散瀰漫莫遏雖秉朝政之有勢柳由郡縣之無備也今民兵誠設蒐練以時戰士服于田疇部伍存于軍籍兵仗貯于官府粟帛實于務庾寬其苛斂復其他徭調發立集事平隨散外則郡國武備得常訓整內則禁衛驕兵可漸消滅雖戎虜有冒頓之雄叛將有安史之強匪民有勝廣之姦且亦不能自外而起變矣願義者以為何如

謹論

任將論

臣聞馭將之道置兵之機繫天下安危為國之大事臣實陋儒寧識其術竊按前代之載冊觀英主之立制較其輕重之勢考其得失之迹最為得策惟在漢唐漢定天下置材官于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後平百粵更增七校其有四夷之事旋授中府之甲入鄉出將無文武之常位因事立號無名職之定稱故五營六郡之旅事畢解散貳師下瀨之官功成輒罷而將還兵朝請矣是以終漢之世無姦兵內擁之禍東都之後四方分裂重兵在邊驍將摠戎強臣執權國從外理故叛亂接踵顛危相逐唐氏一統乃因隋制內設諸衛以處武臣外布府兵以隸諸衛四方有變選將于朝調兵于府建牙而出凱歌而旋將軍就第矣郡縣有守禦之備朝廷無權重之臣不耗帑財不費廩給國力克實民用家足本末相稱表裏相託誠天機神算平康之道也至于景雲之初始立節度之號以雄邊鎮以寵勳臣行則建節府樹六纛得以軍事專殺而方面始大及明皇天寶之末昏惑不事邀功競進之將獻謀於恢拓當國執法之臣務專于寵利兼迫開鎮地逾四履銳卒殲于沙磧邦財空乎上林盖中原無擊柝之虞而北兵排乎函谷矣由是憤兵悍將連衡接勢東擊西應朝降莫叛更相侮獵戎自篡逐生民焦灼勤絕耗斃肅代之後中官得政行軍始於輔國軍容自乎朝恩暨德宗之興元置中尉於神策兵權國命盡在北司矣蘭錡虎臣皆其子畜方岳戎帥率自蒴咸至有市井貫販之夫臺輿廝養之賤折券而取千里諂附而得通

都至于蹈利干賞壞法侵紀姑息假借養成驕孽君位天祿如從其貿債以居焉故唐氏之基圖終為藩臣所傾且古之賢臣在國則爲相在軍則爲將商則阿衡佐升陑之伐周則尚父領渡盟之師姬旦東山之征以勉淮奄孔子夾谷之會以折齊萊漢高文之朝命相於諸將之列武宣之後將軍爲執政之官留侯漢祖之謀臣未嘗親矢石高密光武之元勳本則理俎豆孔明處士也西據荊州建蜀三分之勢元凱書生也東平吳會成晉一統之基江左五朝兵官尤重二衛四軍五校七師皆選朝廷清重之士縉紳名望之流介冑武人非所預也唐初大臣入爲三公八座出爲行臺摠管故自三代而至唐兵莫不合兵農而議政通文武以命官是故苟有制勝之術何必擊刺之伎乃爲勇苟有經邦之道何必章句之學乃爲文若夫積恩澤以稍遷階奔走之勤舊以敢死爲武以引強爲材竄股肱而決射御程驅幹而角健捷此所謂匹夫之敵一隊之長又豈將之云乎又若樞密之名近由大曆置於宮闈不列朝位凡中外臣庶上計議事干軍國秘未宣行則謂之樞密兵亂之際機務煩多乃用中人使專掌職五代後唐已來始更崇重與宰司分總文武謂之兩府焉噫夫欲論致理之要講太平之策是必先在乎一政事通文武合兵農而後天下之務可成矣如曰未能則漢唐之盛終不至況曰三代之道歟臣策事迂闊衆必謂其難用然通識遠慮知治道之本者必有是乎臣言者也謹論

兵器論

臣聞鑠金爲刃弦木爲弧古之聖人以威天下故國之兵器厥惟五兵歷代寶之以爲神物是以周官六職工居一鄉其治兵之工則桃氏爲刃函人爲甲冶氏爲戈戟廬人爲殳矛弓人爲弓矢人爲矢其典兵之官則有司甲司兵司戈盾司弓矢之職掌辨其物受而藏之以待軍事故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後爲良夫寒溫異宜陰陽異齊此天時之節也剛柔殊性堅脆殊理

此地氣之分也燕之角荊之幹妢胡之笴吳越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粤之鎛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此工之巧者也古者百工之伎必皆世守監長日號戒其不良物勒工名識所精濫而有司棄其事考其器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之是故預備不虞古之善政不忘武備邦之大經臣竊見今諸州郡所上兵物徒有兵數實皆濫惡不足為用蓋天下承平長久兵未嘗試上吏視為冗務監長安能盡心選占善工為家治其又州郡率少軍匠借役

民工以次姦偽苟求速就及輸上中府而主吏因緣為市惟貨是問閱數而已其為弓也角觔無液治之法故其引之必撓緩其為矢也笴羽無深厚之數故其發之必翔佚其為刃也金無煎和之齊安得敝盡而不惡其為函也革無豐約之制安得長固而便利夫介胄不完士如袒裼器械不精卒猶手搏是以古者兵有三制視人形之大小甲為兩旅權服者之上下故井賦之法車甲各出於丘甸馬若其合軍交和鼓驅而進以命爭命以首爭

首而弓折刃卷甲裂鎛敗是乃委人於死地而牽其自救之具也不教民戰尚謂棄之投人於死豈仁之謂管子曰致天下之精材者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來工三倍不遠千里矣又曰聚天下之精材論百工之銳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記曰日省月試餼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臣謂宜嚴立新條務發此弊外使州郡守倅通領工作而委提點刑獄摠檢之厚匠手之稍食寬日課之役力材取乎精不取乎豐工務乎盡不務乎速器求乎良不求乎

多吳越戟之利燕弓代革之勁因地之產就民所工設為監司厚價募取則雖田間之下匠鍛之巧一人一藝咸歸官府矣而內選重臣掌其守藏司其頒入凡州郡所上必有試馬工有不當必行其罪如此則府皆善兵國有重備以待武事無誤他時夫害起乎甚微患生乎所忽茲事雖小所繫極大故獻鄙議冀裨冬官氏之闕政焉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芻蕘論

食貨論

臣聞食者生民之命貨者百用之權與自古初世所最急神農氏始辨五種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民知粒食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立交易之法而世之財用不足黃帝堯舜經土設井授時布政通其變使民不倦而天下之美利備焉禹辨三壤定九賦懋遷有無萬邦作乂周文王在岐制司馬之法建平土之政均土地連什伍以稽其人衆而井牧其田野以物地事授地職而令貢賦稅斂之事蓋古之王者所以制財用之道惟田及山澤為正其百工商賈衡虞之賦以其浮食去本之民猶罰而抑之也自周之衰庶民失職經界廢壞繇役橫作秦知順人心改之可以獲大利故滅廬井而置阡陌急耕戰之賞專獎兼并猾詐之人棄削王制務為一切深害偷苟之政至始皇二世收太半之賦征戍輸發並起勤絶烝民之生天下愁怨遂用潰叛漢氏接秦之敝務安百姓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文景躬脩儉德節用而愛人四方和平家給人足都鄙廩庾盡滿府庫皆餘財人知自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媿黜辱及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工作七十年之積未幾而竭盡征戍交起天下共其勞行者齎居者送中外擾騷百姓抗敝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而言利商功之臣析毫分銖之士紛然而進矣於是設平糴立均輸起漕運興鹽鐵置爵級制榷酤筭舟車占貯積又下告緡之令更造皮璧之幣天下蕭然無聊矣以一人侈心之故為生民萬世之患是故聖人尊仁貴義稱儉德以利為賊其意遠哉自茲已還掊摘愈甚損下益上日剥月朘侵刻小民以為忠功南北披攘王澤竭矣在唐初世薄賦寬徭天寶季年國用寖廣邊有立功之將朝有專柄之臣戚里相驕女謁競進故崇禮今上御名矜韋堅王鉷以聚斂而進實頻有徒為上聚怨為民瘡痛是

時承平既久民不顧亂而此數人進邪策以侵擾之終為厲階以致貴敗追至德之後兵戈不息調發轉餉百役並作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賦歛多門殊科異調計司不能覆諸使諸使不能覆諸州猾吏權臣因緣為市津渡有率堰埭有征廬舍有稅苗稼有歛乃至乎率蒙姓配取僮馬夫人之常情與則喜奪則怒故先王見其與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然後民可得而有也掊歛雖復利在侵剝猶以抑末道強為辭唐氏之賦也異哉直取無名曽何異乎劫剽掠奪之也歟昔者明王之保國也其經費制用夫豈天降地出亦自民而已矣然其所以御輕重調盈虛出入之節備儲之道必有術焉爾大約唐制租庸之令定於武德兩稅之法起乎建中年鹽之利大於第五琦而成於劉晏榷茶之禁萌於趙贊而成於張滂進奉之名起乎興元于後則有日貢月進之臣方鎮羨餘之目瀝民膏髓結上恩澤不領於縣官之經費而入人君之私藏為此唐氏制財用之大經也我國家撫有萬方富全四海太平安樂且五十年邊塞無聚徒宿帥饋運賞功之費州郡災沴足以饑穰相補民無急征調雜朝令暮具之急是宜綽然舒泰而乃公私之積不足蕤年不幸仍饑民力困屈所在倉廩無以振救其由何哉非以天下之民趨末而背本者衆生之寡而糜之多外則戎虜為耗而供億無厭內則兵旅風驕而匪頒亡度法制不立故編氓僭王侯之服羞教化有虧故齊民入釋老之邪道倚市萃乎遊手命鄉鮮乎誠士是故耕桑之民漸鮮衣食之路益狹而資以奢侈用無紀極夫如是安取乎富且庶者哉是以聖人制民別其四業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已下至于抱關擊柝其爵祿奉養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逾貴故上下有序而民志定矣在易履卦彖曰履以辨上下定民志其在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又曰不節若則嗟若故先王制禮立法要在使人循於軌道裁其淫遁使之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爾管子曰使民知分王道之本也若乃上不能節用

嗇費使人以時國之制度不立民之游蠹不去則雖夷吾之權術李悝之能盡地力晁賈之善議論諸葛亮之理國用亦不足以有成也謹列往代濟國利民之得策危邦害物之亂謀可戒可法宜於今者擧其要焉謹論

屯田論

臣聞古者師役不逾時無遠征久戍之勞宿軍轉餽之費故在三代無屯田之事降及秦漢猶恢封略疲弊中夏外事胡貊魏氏之後吳蜀鼎立不喜東徙遂成南北天下割解更相節度分疆占域各分戍守力穡之夫鮮被甲之士衆曠日持久兵勢未解而屯田之利興矣漢昭始調戰射士讁屯於張掖充國後擊先零羌留佃於浩亹魏武之經略四方取濟許潁之積晉氏之南征吳會仰給江淮之儲唐太宗既定天下思欲散兵權省國用遂因隋制相要衝以設府計隙地而置屯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居則有扞城之庸而廩食自足動則備調發之籍而戎事無廢及明皇恃海寓之泰寧承國力之全盛府兵耗散田業不墾後又停折衝府立武士帳於是乎罷丁兵而有正兵矣寵將驕卒坐而蠹食帑庾虛竭財用不贍而商利侵刻之臣百方誅取生人困瘁漸至危亂范陽搆禍日尋干戈代宗德宗專用姑息自諸方藪之任徒兼營田之名荷戟之夫甚曠待哺至憲宗時有司上元和國計簿校天下兵農之數率以兩戶而資一卒人力凋弊可擧而知天下兵農之業遂離而不復爲今國家之務莫大於養兵四聖同仁恭儉今上御名德靡遊于逸于觀于畋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節愛惟儉嗇用周小然出納之吝在乎有司刻斂勾收錙毫圭撮天地所產山海之富動植之物悉筦于官婦織不裳夫耕不食黎民力盡寒暑不息以供軍士衣稍匪頒之費汲汲乎其不能足也伏見議者有獻屯田之策雖未能該盡乎體要顧辦其利進而或者猥爲異說破其端緒臣竊爲之揚搉以申其論或者曰蓋聚衆邊境戰守相持留則芻糧不足解則寇患未息故且耕且守而後有

屯田之事未聞平時興屯於內地也臣應之曰昔棗祗建安之迹遍布都畿鄧艾正始之謀延緣陳項晉荀羡興石鼈之利分眾東陽齊稻驛置條義之屯乃在河內唐氏府兵就田天下相望後上元中因洪澤芍陂之饒大資國用我朝自唐汝河朔之郡皆有田務此固不待邊境而後有屯田也今淮陽許昌汝南之域人希土曠地力不盡蔡接京輔便於漕發雖內師禁旅更出就食往復決日不廢衛護又東平鉅野至于彭城率多閒田民力不勝汳河之所壞淤皆為沃野歲所收入東自濟汶漕而泝泗可至河北東境西入廣利渠可至太倉曹南陶丘可為廩積置屯之地無便於此江淮之境人稠土狹田無休易可以布屯且國家歲漕東南之粟度其運致費已兼倍此為謀之迂也或者曰唐氏之前兵民同業本謂取於農故可任於農事今之軍士皆市井桀猾去本惰游之民至于無所容然後入于軍籍且其驕也久矣呴濡保息莫敢拂其心者是可使之寒耕暑耘者乎臣應之

曰昔之為屯田者多在師旅之中解甲冑而執耒耜釋耒耜而執干戈出死入勞莫之憾也惟所御用之而已又況四方無事邊疆無役衣食足而起居時安室家而守妻子使趨南畝各食其力又何慊焉蓋智者謀始因勢推移使事濟而衆安在資攈而成務臣雖不敏請試效愚蓋漢氏之屯田也發弛刑焉曹氏之屯田也募百姓焉晉氏之屯田也置營卒焉後魏之屯田也借民力焉唐氏之屯田也以府兵焉或兵或民惟所用者今天下浮户依強家而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輸太平之率由無以自業也儻優制招來諭之以利寬其賦入復其他徭則願屯之夫繈負而至矣為置典農之官專司力穡之事功勞報賞為法必信因使冬隙簡其強銳教之角射賞其精力古者因農事而寄軍令蓋此之謂則是募屯田夫得屯田兵也居則稼穡之人用則戰騎之士不衣庫帛不食廩穀是驕卒可放省屯倉可待盈雖有凶荒水旱之變而軍不乏乎儲峙民不增乎橫賦建屯之利其亦博矣

謹論

倉廩論

臣聞古者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則有三年之畜通三十年而有九年之積豐年補敗雖累凶年民弗之病然後德化流洽禮樂興焉此三代之盛平土分民富庶而教之本也周衰經界失叙生業不平則有權謀之臣通變之士調盈虛之數脩輕重之術以制國用均民財若夷吾之準平李悝之平糴漢桑洪羊之均輸取壽曰之常平下至齊民義租隋人社倉之制是皆便物利民濟時合道安人之仁政為國之善經也孟子曰犬彘食人之食而不知檢野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是知蓄委者國之本斂發者政之大平饑穰者天之常行備預者人之所及者也故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而人君御之以準然後民有所恃也國家之承平六十年矣漕引東南之粟以輸太倉卷地無餘常若不逮而僅充兵食邊塞之積鮮及兼年強家之藏舊不接新貧人之餉朝不繼暮不幸而有凶旱水溢之災民立匱竭國無以振救老弱轉死相枕溝壑方駭而圖之强發私廩千里轉餽重為勞費官民皆擾不亦謀之末乎此者赦書有論州縣使立義倉之言徒有空文而無畫之制于茲三年天下皆無立者凡今之俗苟且因循嚴令堅約猶復違慢為民興利豈易其人有位者無心有心者無位在上可行者務暇逸而從苟且在下樂行者或牽束而不得專以故民間利不克時興害不得時去積成弊蠹以及喪敗又凡事體興立實艱墮壞孔易或謀以為利而轉以為害彼義租社倉者齊隋唐氏既嘗為之矣始為百姓儲備之道終為辟君淫侈之費是於籍外更生一調也誠國家規前代之善策為齊人之大計明立條式權其斂出令天下之縣各於逐鄉築為囷廩於中戶已上為之等級課入穀麥其輸入之數視歲薄厚為之三品縣掌其籍鄉吏守之遇歲之饑發以賑給小饑則約小熟之

所斂中饑則約中熟之所斂大饑則約大熟所斂專自縣鄉檢校之無使州郡計司侵取雜用焉此則收自優戶穰歲之有餘散於貧人凶年之不足不使兼并賈人挾輕資蘊重積莞其利以豪奪於吾人此其協於大易衷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符於周官黨使相救州使相賙之法契詩人京坻之頌應時令振之之理使民足而知順讓盖歸於本業誠爲國之大事也謹論

稅賦論

臣聞理人之道地著爲本分民之要平土爲大故古者井田之制必先立步畝以正經界夫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謂什一之法夏氏五十而助商人七十而貢周百畝而徹皆什一也故春秋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者也其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準肥磽以爲差隨厚薄而收入是以春秋譏宣公初稅畝謂履畝而稅擇其善者取之故君子惡公以爲於民已悉矣自廬井之壞而王制大亂民生失平稅賦之法不齊矣漢初接秦之暴務安殘瘵約用省禁薄田租至文景之際乃或三十而收一時更盡除勿收可謂寬約矣於時網疏而民富百姓安樂知重禮義天下之刑獄幾措焉夫厚斂則民困困則姦盜起而刑辟重輕賦則民足足則禮義興而刑罰簡刑辟重則民愁怨而思亂禮義興則民安樂而思治思亂者視其君如仇讎雖箕微之仁不能使之安而久思治者愛其君如父母雖蚩尤之孽不能使之動而危蓋厚斂起乎荒汰薄賦由乎節用秦自暴政之并天下侈心無極恢大封域北拓胡地南開越境於是發閭左之戍掃天下之命飛芻輓粟萬里轉餽暴骸露骨積於邊荒內興功事窮極力役創阿房之宮備六國之制胡亥發徒百萬以營驪山及山東兵興聚師待餉此所以收太平之賦而不足也漢初定天下生人困瘁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孝文躬脩儉節仁愛淸靜宮室苑囿車馬服御無所增飾有不便輒弛以利民身衣弋綈後宮親幸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惜百金之費罷露臺而不爲匈奴背約

肥塞令守邊備不發兵深入無動勞百姓治霸陵因山不增高器用瓦物不藏金銀又親行耕籍之禮以勸農事務廣儲蓄以備災沴此所以三十而稅一或盡除勿收而國用足也自後漢叔世吳魏三分司馬氏之南渡中原割裂外備疆事百役之費內則間以昏僻驕淫之主急征横斂科調雜出是故漢有虐政而作田畝之賦齊有淫政而重牀調之租隋有亂政則有先期逆征之暴唐有弊政則有青苗地頭之税舊弊不革新名日生侵刻殘

人自取孤弱是何異割肌膚而滋口腹事枝葉而剝根心反裘負薪徒有惜毛之意斃人以挺不知罪歲之非剝斂之名可謂窮矣國家接衰唐之頹綱經五代之亂軌平四方之僭閏立一王之法式其横出之筭無名之征革其弊者多焉此在先朝定民田之租考地之肥瘠制賦之重輕裁使平均本于寛約利人奉國誠為中興夫古之田制有賦有稅稅以待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禄食之給賦以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

賜予之用今夫車馬甲兵之資士徒之衆皆縣官素具不復籍於民大率中田畝收一石輸官一斗畿甸之外歲供兩稅無他課調則是制今賦之法抑已簡而有經矣至如山原之地或入稻稅之物陂澤之鄉或有鎌綈之稅捨其所有責其所無農人供之其費自倍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倍稱而取使兼利估販者得操其奇贏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重困也誠依古制均定壤賦隨地所産因民所工省其雜名專為穀帛除折準之令去錢

刀之目如此則國之經入如故民之輸出有常利歸於誠農權奪於富人上之德澤加於百姓民之頌聲興於天下可以制挺而鞭撻歷世之暴君汙吏矣謹論

畿賦論

臣聞王都者天下之根本九州之樞會譬之一人之身則京畿為之腹心而四方乃其支末腹心宜泰支末宜勞養身之道也先安京畿後康四方理國之體也今所為租稅之法更係之制而王畿最

重品色沈煩力耕時獲無水旱蟲蝗之害田賦適
辦銖收毫聚累以歲月生業甫立歐就一役隨復
破散故甸內之民鮮有盈室昔者明王保邦預備
之道惟於平世始可為謀及其已弊救日不暇雖
有賢智豈遑經久今內外無事賦入有經而民家
壁立野無青草設有橫出之調緩急之率不及均
遠應近求具則必扶老攜幼轉死溝壑雖峻刑嚴
禁不能止流亡播潰之患矣夫致理之本在乎制
度制民之產在乎均平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蓋
均亡貧且都城之內大商富賈坐列販賣積貯倍
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穡之艱難而梁肉
常餘乘堅策肥履絲曳縞蓋其居室過於侯王淫
侈之俗日以輕僭賦調所不加百役所不及優游
逸豫專事驕靡而農人侵冒寒暑服田力稼以供
租稅以給繇役仰不足以養父母俯不足以畜妻
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內外勞役之殊如此此豈抑
末敦本之道乎又凡國家發德音布恩令必首及
輦轂或曲有所被重罪者未減輕繫者疎宥姦邪
桀慝踰軌亂常草竊偽濫不經之民咸霑渙澤而
農人積逋舊負錐刀之末不蒙蠲除侵肌斷髓連
姻妻孥此豈推恩布惠之道乎兼并之族姦宄之
人以幸近於天日故特蒙於流照而此農人澤不
下及臣竊疑其未周也誠天子哀此疲人霈然加
惠除其雜調變折之目寬其租入庸役之令損其
孝悌力田節義之人賜復其家以勵風俗因制王
畿之內嚴立占田之限無使權豪侵併貧弱上以
為國備下以勸農功使本業之人得自比於兼并
姦宄同被上之恩澤此不亦強幹復本之道歟謹
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芻蕘論

食貨輕重論

臣聞聖人以仁守位以財聚人故財者帝王之所以平理萬物養成群生保邦御世安民制治之本也夫生人之用莫重於穀帛然聖人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作為貨幣以通有無而後養生送死之物備貴賤之倫別萬物流布而不竭遺留而無窮自燧人氏至于三王未有不以輕重之法為政者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明其天時辨其地利察其人力審其物理執權衡以御天下而操事于其不平之間然後天地百物之情可得而見而輕重消息制于君上矣夫至動而不齊者莫甚乎人心很趣而起爭者莫急乎財利故齊動在乎令息爭在乎均人君者出令而主均者也長則榮之短則伸之虛則益之實則損之衰多益寡稱物必平示之以予之形而不見其奪之理使民由之而不知其故而後可以制天下之變成天下之務也今國家奄四海以為富寵山澤之所產毛附之土有秖橫目之民有籍東南之美者大具美珠羽毛齒革也西北之美者皮罽名馬也中國之產三品之金錦綺織文泉刀之利也夫鹽食肴之將鐵田農之本酒百禮之會茶衆飲之長皆管于縣官矣歷代所擅率雜調相循具在貨物殫竭生人困瘁然而儲廩不為之實筦藏不為之積其故何哉蓋物有貯滯利有稽伏闔塞無術斂散不時有司徒能張其空簿多設科禁句剝奇贏累年無捨勤詰毫抄萬里待報以至令下而詐起法出而姦生蓋由不知輕重之權不達盈虛之道故略大而規小忘遠以圖近者矣或曰司會之府實掌國財賦輿有經出納有程遵常循故謹守其度若之何輕重之為也臣應之曰今夫民有數金之業者猶知坐壓行販準時趨利持其緩急取雄并邑况于為國乎況于天下乎故夫以輕重治食貨者民足而國贍務國可以強其不知輕重之道者民困而國乏強國必弱請試觀于唐氏開元天寶時至冐出日海裔平寧國本

厚矣及明皇季年頗事侈費而崇禮今上御名矜韋堅王鉷希意圖寵剝刻百端不能闡通利源而專取於民倚法以弄權斂怨以搆禍四方擾動遂用傾危寶應永泰中承大兵之後民庶凋殘仍歲凶荒中外艱食宮廚無兼時之積禁軍絕餉畿甸百姓挼穗以供之方嶽驕將旅拒徵命違慢法度征賦不入郡縣益減而得劉晏祖庸以羨餘相補人不加賦自諸道巡院距京師置遞相望四方物價之上下水旱豐穰之地不浹日畢知故食貨之輕重權於掌握而能通其壅滯致天下無甚貴甚賤之物朝廷獲羨利國用周濟下無横斂民不知勞故唐世識者以為自権筦之興通其術者惟晏一人故開元得聚斂之臣不知阜財之術直取無名若奪攘剽略故下困上虐以殄盛而至喪敗寶應得計數之臣能明輕重之法以理財通用民賴其利以衰陵而獲安泰是知輕重乎準理國阜民之本也今國家賢材良佐濟濟在廷夷吾劉晏之比豈曰無人意者或任之而不盡其材欲遷歷之速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歟是何山之麓海之濱積貨滞利之多而不知通流東有遺秉西有餓莩而不知聚散冗游蟊蠹之害而不知去也乎意者任之而不盡其材遷歷之遽不暇經久之謀以集功利而然爾誠朝廷圖任賢能屬以大計使得自選郎官已下至于黄綬無限卑吏惟材是用為之官屬得以輕重用事而以成效責之必有管葛之才出為自然和鈞齊物關市不乏貨用足而國力贍賦斂寬而民安生矣謹論

原蠹上篇

厥今天下生民之蕃四海山澤之富過三代遠矣賦斂所入財貨所聚加厚于漢唐內外無事無師旅戰守餽糧賞功之費無應聲卒具之征然民力益虧國用不贍中家以下衣食亡餘其弊何由蓋國有三蠹而莫之恤也三蠹而不恤雖太公之經權管仲之計數雖不能措國于安拯民之急也何謂三蠹一曰兼并夫兼并之人害農敗法上爭王者之利下圖齊民之業擅幹山海之貨管林藪之

饒役利細人以致富羨規時輕重坐取百倍不知服田力穡之勤而穀粟餘于犬馬不知織紝紡績之勞而緹繡被乎土木馳車騰騎侔于貴戚藻井采題過于府寺因其富厚交通在勢爵可以鬻刑可以逭一悅所酬當中人幾家之產一享所費任上農終歲之功夫如是小民何以自存農人安得不流亡農人勤苦而不能免乎寒飢故捨南畝而趨市井市井之人剝奪乎富強故窮而為姦盜姦盜日多誠農愈困是故民業益蠹國用益虛其蠹由乎兼并也夫富人所以能占市井之利侵農民之業者以國家不為權財貨之輕重明貴賤之制度爾誠能計本末之道審緩急之令平穀物之高下視凶穰而斂發隘其利途使出一孔均其損益調其盈虛使強賈蓄家無所牟大利則權在君上惠在細人矣古者四民各食其力執藝作業以奉一君故其役易供其求易足今邑有君長之尊里有公侯之富豪奪卑弱踰冒王禁是民寡而君之者衆也先生制典其國家宮室車旗樂舞衣服飲食賓客祭祀之度乃至冠婚喪紀之式自天子至于大夫士秩位尊卑莫不異數所以厚其別也至于制庶人之產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衣食足而止矣故使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入弊不過緇帛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衣食之餘皆踰分者也蓋挽枉者過直殺丈者以質禮義本于朝廷風俗始乎京師上行下效其應如響今雖未能取諸古謂宜平四民之業無使富人專財盡物自其室宇車馬器服奴婢宜益為制度撙節之夫分定則易足欲寡則不爭雖積貨財無所張用則其貪聚之心知所止矣上以厚國本下以勸農事使民有讓而刑罰以省天下由乎軌道無不足之患其惟去兼并之蠹乎

原蠹中篇

彼兼并之族害農敗法誠王者之弊民矣抑庶乎游入于釋道之道者之為蠹大也古者聖王域民分其四業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

於人者食人惟士者勞心而食于人農工商皆勞力而相養者也在昔理古朝有誠士野有誠農肆有誠工市有誠商及其下衰風教薄而民俗壞于是士飾僞行農去本業工作淫巧商通奇貨雖末路益開抑猶四民而已于後黄老之説出於秦漢晩乃更有浮圖氏至爲魏晉之後天下傾裂永嘉之亂彝倫咸斁羌胡雜處于諸夏衣冠流播于荆吳夷狄得志而其教遂大哉詩序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至梁氏其徒益橫民益昏墊迷不知悟歷唐至今浸淫瀰漫橫潰不過先王之道不絶如綫九疇五教天人之法置而勿論凡厥庶民捨君父之尊而事其土木之像略忠孝之道而誦其謬悠之言簡律令之法而循其戒呪之説忽賞刑之命而畏其禍福之報割衣食之用而奉其莊嚴之費侵貧人之業而資其惰游之徒上自宫禁戚里公侯下及士庶其所以信而嚮之無間然者古之教民各執其業父訓其子兄勵其弟少而習焉長而工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故經俗有常民志不亂制度可立邪僻不生今天下十室之邑必有一伽藍爲衡門之下必有一龕像黑焉巷朋處喜相祝怒相詛一話一言必以浮圖之言爲證少而習聞長而習見如之何其不淪胥以入其流也是以源深而脉長根固而枝茂其徒滿于天下而人不知厥苦國家之帑藏耗于上百姓之財力竭於下以人主之威權發憤而芟夷之纔息而復熾以正士之辯智扼腕而深議之言出而罪及是以其徒益張明無日星幽無鬼神前無羲皇後無周孔以誣惑蠹食于此黔首也廣殿大廈制度如帝居其徒是處羅紈纖縞其徒是衣稷粱滑甘其徒是蓋而或貯積牟利坐列行販賦役不及兼侵農賈古之論理國者以爲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婦不織或受之寒今釋老之游者略舉天下計之及其僮隸服役之人爲口豈啻五十萬中人之食通其薪樵鹽菜之用月糜穀一斛歲得穀六百萬斛人衣布帛二端歲得一百萬端竊度國家之制財用也上以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百官廩禄六軍

糧餽其計至大矣倉庾之積仰輸東南然而歲漕江淮之粟入之太倉制不過六百萬斛而莫之登也則是釋老之游者千歲之食敵國家一年之儲也而四方列郡邊塞之地常苦兵食之不足至乎天下不幸水旱之沴蟲螟之災黎祇填于溝壑餓莩流于道路思以賑救之而計廩積而莫之贍也則其蠹有自來矣然則奈何蓋聖人之制度也以道變化與時消息作事謀始必順而正在易節卦之彖故甘節則吉苦節則凶若夫已失業之民毆而復之南畝毀其廬籍其產則所以節之不既苦乎今誠撙省其傷財害民之事稍禁其營築土木亡度之費益峻其姦盜冒法之律而無下普度簿齋之濫則下及世而亡其太半矣幸而省其太半之衣食以益于民天下其不加裕乎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若其賑貧窮恤孤寡禮高年存疾病蠲逋負寬賦斂薄刑罰振淹滯此誠人君布德于下受祿于天之道也卿大夫事上以忠行己以正臨下以惠則服天休命克享有家庶人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則不罹乎咎自然風俗歸厚上下與足堂堂乎邦民咸乂又惡乎釋老之求哉孟子曰吾聞用夏變夷未有變於夷者也其是之謂乎

原蠹下篇

三代而下言治國者惟漢唐至我朝焉天下其猶故也以言乎蠹則益多矣漢以兼并唐則釋老我朝加以兵焉蠹出于一百姓有不足者蠹出于二國且虛之三蠹並生若之何而冀上下之豐給也蓋天生五材世所並用必有武備邦之大經夫兵國之衛也何蠹之云乎以夫置兵之法與古已異是以謂之蠹爲爾自三代而下逮于唐兵農一本故周氏因州里以起師旅齊人修內政以寓軍令漢法調民代更以充邊戍唐制案籍科發以備府兵故其入耕則為農戰則為兵未有手衷安坐仰衣食於帑廩者也案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計其財用日費千金故兵貴拙速不以久為巧者懼其屈力殫貨以弊國擾民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于國因糧于敵

今自禁衛逼于州郡之冗卒不啻百萬惡口而食訏臂而衣數日為期以取賜賚是日有萬金之奉無時休息天下供待安得勿困夫用兵之術考之前世惟唐氏最為無數凡起徒從藥藩鎮之兵出于其境則食于度支故驕將悍卒陰相連衡緩師養寇邀寵圖利國力不能給輒罷釋而更學姑息之然猶師解則費有時而息矣初天寶中廢折衝府立武士帳而兵農始判代德之後內外多難蓋設禁衛始立名號而有天威神策之軍至于有大征討起大徒衆必發諸侯之師故寶應建中國雖多故其所漕引江淮之粟以給關中以供兵食纔四十萬斛猶莫登為今者運于東南輸之太倉十倍唐氏猶常若不逮也京師之民口億萬計太平仰食軍稍之餘故在稻粟之鄉耒耜之民寒耕暑耘常無餘粒中人已下卒亡蓋藏狼家之儲鮮及新穀發地之力窮農之功悉卷而西都為兵食故臣數為一盡為其置之之法與古已異矣然則奈何若夫上不關武備下不耗國財則臣嘗有民兵之說足食足兵不廢訓練則臣嘗有屯田之論儻見採于廊廟之上潤澤而試之不十年而精兵皆在南畝矣然後寬徭薄賦勸農務本損上益下民說忘以無疆捨禁去兵國用自富周瞻家給人足禮義興行洋洋乎頌聲盛德軼乎三代矣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論

樂者天地之命論

此下六論景祐元年應茂材異等科秘閣同日試

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生而静者之謂性感物而動者之謂情物之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極蕩而不返天理將滅焉夫欲平六志之邪復五常之正使之動而不悖發而中節非樂何以和之故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所不能免者其爲是與故聽其雅頌之音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羽旄習其屈伸俯仰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進退得齊焉夫人內和順康易則暴慢之心不入外恭肅莊恪則怠易之色不形外肅恭而體平內和順而志正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怒柔氣不懾雖甚盛德何以尚此如是則驕佚詐僞之萌悖亂奇衺之事無從起矣此固非制令之所可齊脩教之所能詔其感也得之情性其發也合乎自然故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不亦善人心之深乎昔聖人之防其情可言矣蓋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文采比節聲之飾也君子動其本樂其象然後治其飾樂作乎耳目之前感應乎心知之外鼓作之朝廷宗廟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肅作之族黨鄉里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作之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君臣肅長幼順父子親三者天下之大教也樂作乎此而教成于彼非天地之命其能至是乎夫命也者不待乎諄諄而論之而後爲命也有自然之道焉之謂也夫瓦絲匏革之音清濁疾徐之序干旄行綴之列鍾呂周旋之節此豈樂之云乎將外之飾者爾至有宣導順氣輔成正心應之如四時均之如風雨條暢乎血脉浸涵乎肌膚不使放淫邪慝得接乎心術近之一身遠而化諸天下一由中和之道此爲得乎天地之命乃樂之本情者也是以聖王尚之言教之大者必曰樂云謹論

聖王處民辨土論

性昔先王疆理天下均別地域莫不井衍沃之土揆斥鹵之壤辨其物性審其産利以制地貢以令

地職分休易三等之地為上中錯出之賦豈固務勞斂於民乎而國語載文伯母之言曰聖人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是以能長有天下不亦異諸聖人歐民安樂之意夫亦有激而言者請試論之蓋王者之制民也分其四業列其九職皆所以勵之敦本黜之無游然而所以去本而趍末苦南畝而甘市井者富為利之所牽為甘利而已常心不固于是乎放邪流僻詐偽驕汰無所不至亂是用作更相爭奪至抵于辟將懲其甚寧儉無營故曰瘠土之民勞勞則善心生沃土之民佚佚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故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沃土之民不材佚也且民之函血氣心智之動畜喜怒好惡之情夫惟賢知之明為能性其情而自勉于善中人以下習則遠矣不足則約約斯固固斯淳淳斯念善是善生于不足也有餘則泰泰斯慢慢斯驕驕斯近惡是惡生于有餘也是以聖人知其然也思所以制節之道為之均其生業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不過五兩合親不踰一肉至于婚姻祭祀居室之禮莫不為之節文夫然後民罔有踰越敗制而後知廉恥禮義之道無爭凌鬭辨之訟矣愚謂文伯之母為此言也將以激其子無使入于情慢而知勤儉之為令德爾不然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豈無尚義之民是豈盡得瘠土而處之者乎亦在為之上者制禮以節之而已故曰其言抑有激為爾謹論

治亂刑重輕論

王者法天之震曜殺戮而為威獄刑罰法天之生殖長養而為温慈惠和此德刑之本然而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故周官有三典之法呂刑有五罰之用隨時立制固不同道而荀卿之言犯治之刑固重犯亂之刑固輕其義何耶請得論之荀卿之發此論也蓋言象刑之事以為治世不當有象刑爾故其言曰治古不用刑邪是象刑固不用矣治古猶有犯刑者耶則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乃非所以為治之道也愚以為象刑之說固不

可以為訓荀卿之言抑未足以折中是皆過猶不及之辭也治古之不當有象刑則明矣而荀以為亂治之刑固重亦不察矣夫先王之致理也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争心也故禮以立其本信以行其令仁以全其恕義以斷其宜訓之以廉讓威之以節文故為之冠昏嘉事之制以重其成人之禮為之祭祀共養之道以長其孝愛之心為之貴賤等級采章文物之數以嚴其奉上之誠為之聘享宴好揖讓登降之儀以篤其交接之義為之鄉射辭讓之法以序其恭睦之分為之歌樂儀節之則以保其和易之性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有一不由此者且得謂之治世乎猶懼民之未盡至于善也故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慈惠之師忠信之長以臨牧之以訓導之是故百姓無動而不遇於善矣有一不由此者且得謂之治世乎夫如是又何重刑之有故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皆在叔世三辟之興也非治古之事也舜典曰象以典刑益稷曰皐陶方施象刑惟明皆為法象之意又何墨幪艾韠澡嬰菲屨赭衣不純之謂哉自漢武公孫平津劉向皆引以為言何亦不思之甚乎而荀卿先矯其説抑未能折之以中故不行於漢氏諸儒故愚曰二家之説過猶不及者也其為是乎謹論

治地莫善於助論

古之制國家者上則有宗廟群神之祀下則有朝廷百官之給故所以制財用之節其取於民必有制也孟子言三代之事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皆什之一法而謂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周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則是雖周亦助也蓋三代之道夏后寡怨於民不求備於下民未厭其親商人求備矣而孟子舉治地之善以助為得其義何在請試論之夫什一而藉天下之中正也多乎則大桀小桀少乎則大貉小貉故井田之制一夫百畝九夫為井共治一夫之地以為公田助者借也言借民之力以治之也地之腴

确歲之飢穰此乎取之不擇焉爾故曰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群祀之粢盛於是乎出事之供給於是乎節國之經入於是乎在民之蕃庶於是乎起穀祿於是乎平政敎於是乎均故曰什一行而頌聲作矣彼乎貢者校數歲以爲常不計乎地之腴确歲之飢穰則是履畝之道也春秋書宣公初稅畝以其擇諸善者取之故君子譏公以爲於民已悉矣是故君子之作事也施取其厚事擧其中斂從其薄則是先王之取於民也節矣所以能節取於民也者盖有道焉節用無微畵費無小不責異物賤用物不作無益害有益念四方惟正之供則戒盤遊之佚憫小人作業之勞則絶侈過之奉歲杪而會量入爲出如此則能節取於民矣記曰時使薄斂所以勸庶民也故民趨其本農狎于野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豐年樂於盈羨飢年免於轉亡於是乎樂事勸功尊君親上廉讓之義立爭奪之患息毆而從化也易矣何脩而至乎此得不由治地之法善也哉謹論

禘嘗治國之本論

夫治國之本莫急於禮禮有六體莫重於祭祭之大莫大於禘嘗此其商人之禮乎記曰祭有四礿禘嘗烝四時之事也禘陽之盛嘗陰之盛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莫敢草故曰禘嘗禮之盛也治國之本也夫治國之本莫大於賞罰賞罰誠得治國其猶指掌乎古之明君爵有德賞有功必發爵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禘爲夏祭陽氣用事故人君順時長育因祭發賞上以明應天之序下以昭尊祖之義德義之盛由禘而見之矣傳曰始殺而嘗爲秋祭少陰用事助陰始殺可以斷薄行決小罪故曰草艾則墨言旣嘗斯可以發秋政矣夫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夏禘而發爵祿因秋嘗而決小刑賞則以厚刑則以薄此先王勸賞而畏刑之意也故曰禘嘗爲治國之本其斯之謂與是故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爲君不全不能

其事為臣不全義者何謂明賞罰之情而已事者何為行賞罰之節而已是以人君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有則將罰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厚賞則士勸薄罰則民服政是以和教是以成以是而治國其與幾何矣夫其厚賞薄罰之意由禘嘗而見之矣故曰禘嘗治國之本也至于後王猶舉其典則有頒景風而行封爵候鷹擊而疏囚繫抑禘嘗之旨歟至于周之四時有事則春曰祠夏曰礿而以禘為三年之合祭焉為祭之名雖異施政之實蓋一順是而下雖百世其所以制治之意求其應天時而順人欲之道顧何以易此乎哉謹論

三公為鄉老論

蓋聖王之建官分職化民治俗之道至矣內之朝廷外之鄉遂朝廷之尊莫如三公鄉遂之師莫如鄉老故周官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以領州黨族閭比之屬焉其安擾邦國之道請廣其義云先王制爵位以處賢德異等儀而章貴賤則有公卿大夫士焉二公分監天下曰二伯一相處乎內三公之位也蓋論道經邦按方而議佐王制治燮和天人故曰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君其中立六鄉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其要為民是以屬之鄉焉王置六鄉三公分領之故曰二鄉則公一人所以協比其閭里使知孝友睦姻任恤救賙之義勸導其井野使知稼穡樹藝世事學業之道賢者能者則行賓興之禮而獻于王冠者化者則必執贄以見而聽其教飲酒于學則衆知長幼之節習射于序則衆知辭讓之責蜡則教民敦酋之事社則教民報本之法故夫序人倫正風俗美教化立道義其必由鄉老而且民惟邦本固于有政后非民罔戴邦非民罔立是以王政之詳自夫家起州為之長黨為之正族為之師閭為之胥比為之長尊主其要卑治其細大則分地職奠地守而行教法小則正地比任地事以待政令以至稽其衆寡與其施舍辨其老幼分其貴賤以聽政役以待軍旅以共吉凶以詔誅賞是以上下能相親睦禮義浹洽其化不肅而成矣三代之道既衰井田之制斯壞不

脩州黨族比之政而為仟佰涂巷之法尊獎游末
龍縱兼并分職之仁義之師收民無慈惠之長善
無勸而惡無沮壯者暴而老者遺爭鬪辯訟之獄
繁侵奪欺凌之患起仁義之道自此絶矣蓋古之
哲王所以用賢貴德非以為一人之利將萬民為之
利爾古之君子所以居位行道非以為一身之謀
將萬民之為謀爾是以尊於朝而政成於上教於
鄉而化行於下猶衣服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源
故曰王政之詳必自夫家始則三公為鄉老之義
其在是矣謹論

歸獄論

春秋賢季友季友寶魯之賢公子為公室輔國人
是宜當莊公之末內難數作僖叔比慶父而友殺
之慶父賊子般而友不討論者皆以友為得親親
之道愚特疑焉案左氏莊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
慶父材問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
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使鍼季酖之及子
般即位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
及閔公立季氏歸而不討也故齊仲孫曰不去慶
父魯難未已既而共仲使卜齮賊閔公于武闈又
案公羊氏說莊公末年公子牙不稱弟殺也曷不
言刺之季子之遏辛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
心而為之諱爾莊公病召季子曰吾將焉致乎魯
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牙謂我魯一生
一及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和藥而
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
戮笑必有後乎魯國飲之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
曷為與親殺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誅不得辟
兄君臣之義也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
之使若以疾死親親之道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
子不免慶父賊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
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
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慶父使樂賊子
般然後誅樂而歸獄焉季子不變也夫僖叔之與
共仲皆成季之兄牙也誅之仲也行之季子推親
親之道戮其罪之著者可也象日謀殺舜舜即天

子位而封之有庳管蔡挾商奄以亂王室周公其弟也而誅之故謀而未發與亂之旣形罪有較也且叔牙以比慶父而死夫慶父之爲臣也而賊其君爲弟也而賊其兄之子季子反無討而歸獄乎微者幸使慶父再發難而終自斃焉親親之道此可謂正歟晉靈公之死也趙盾位爲正卿及不討賊而史以弑君之罪加之季子雖亡而越竟苟避惡名而歸不討罪去有幾何而公羊子又以歸獄于下爲得親親之道而美之使人述其事爲姦利之名故歷世踐而爲之者相繼也柳歸獄之爲効矣嗚呼季友敗法于前公羊子失辭于後而後之人又繼其惡而莫之正其說也故論著之謹論

趙鞅論

春秋定之十三年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晉趙鞅歸于晉公羊穀梁傳曰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君側之惡人也曷以叛言之無君命也愚讀春秋二傳至是而未嘗不疚心焉夫二子之說春秋信長於譏勸然與聖人之用心爲異聖人之言所以辭微而旨遠者豈故迂爲之哉蓋亦使人可以取法而不可爲利也譬之天日可望也而不可親也今二子託事立辭雖意主於譏而反爲姦亂之津歧權詐之準迹故自誅錯而來稱兵太上御名禍以逐惡正國爲名者皆述趙鞅之事已且晉自景公而下公室卑弱六卿富强政出多門漸以衰亂及此范氏中行氏之亂而趙鞅實爲禍首焉案左氏之說初趙鞅以不忍小忿而殺邯鄲午故午子稷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而荀寅范吉射之姻也故范中行氏助邯鄲而伐趙氏之宮鞅奔晉陽人圍之而韓魏與范中行相惡荀躒欲因亂以爲利故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趙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弗克二子遂伐公敗而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故鞅歸于絳若其取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人而以地正國之事蓋二子之

寓言者且知伯以三臣同罪獨逐鞅為刑不均故范中行逐焉而韓魏獨以趙氏為請是亦不均矣鞅由韓魏而得歸尚何國之能正夫范氏中行氏晉國之世卿名族矣考寅吉射事君之素而惡無所載尚何君側之惡之謂自趙氏之歸而晉國無歲不用兵競與韓魏併知氏三分晉國而有之唐叔之祀用殄焉其禍始乎此也且使後世權詐者襲其迹而為之故由二家之書實紛澤之也惡見其言不可為法而適為姦雄之利故曰異乎聖人之用心者其為此也夫謹論

祭仲行權論

事諸侯其國重佐王者天下正不顧小利而敗大體君可易也社稷不可亡也是之謂忠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不能固存亦不從於亂是之謂具臣懷苟且之安挾覬望之慮回惑持貳以全寵祿是之謂姦臣是故忠於社稷者何事非君徒愛君者不必利社稷逢君惡者亡國矣此公羊氏所以賢祭仲以為知權者由是歟春秋欽宗廟諱十一年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公羊曰祭仲鄭相不名者其知權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夫鄭弱宋強勢不可拒也已當國而就執謀無所出也以弱而當強以無謀而敵有備鄭且危矣忽雖欲勿出勢得勿出哉突雖欲勿入勢得勿入哉祭仲秉國之權內不及謀而外虛死是無益於君而徒自損其國也故必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緩則突可故出忽可故及故後五年書鄭伯突出奔蔡世子忽復歸於鄭則祭仲之謀效矣易曰巽以行權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權之時義大矣君子行之所以輔正道小人行之所以成詐利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至乃三卿之分晉田氏之得齊新莽之盜漢孟德之遷許三馬之移魏二欽宗廟諱之逼晉是皆挾一人而令天下發詐機而弄神器失之為姦叛得之為英

雄假伊周之名行羿浞之事者矣嗟乎公羊子之賢祭仲於祭仲之心則可然而君子惡其啓端於後世也杜說左氏曰不稱行入聽迫脅以逐君罪之也穀梁子曰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春秋之義有託始之貶有原情之責聖人將以示教誡明大法實不始惡猶託始焉今祭仲以陪臣事小國立君出君權皆在己胎之後人難爲法矣若夫貶一人激來世防姦之漸夷亂之階是亦聖人忍小辜示大公之旨也祭仲之貶請從二家之說謹論

漢功臣論

漢高祖起沛入關王蜀漢還破三秦與楚人爭天下血戰五年卒滅項氏其賢傑之從者衆矣有若蕭曹者爲之腹心股肱以固其根本有若良平者運籌帷幄以出奇制勝有若韓彭者統兵帥衆以赴國擒敵有若噲歙者被堅執銳以禦侮捍難有若隨酈者憑軾結約以馳說諸侯有周紀之忠節以堅人心有陵勃之方厚以荷重事及其旣定乎天下也則奉春論都以安其居稷嗣制禮以定其位律令以具章程以立雖日不暇給規摹博遠矣大雅曰無競惟人漢所以集大命而成丕業者其信有人哉自高祖之世至歷代之士論漢初之功臣者輒曰是其得三傑而酇侯功次第一以愚論之在漢之初定論功之時則酇侯宜無與讓在歷世之議者則未之思也以愚論之漢氏之功臣叔孫氏不在良平之下矣夫高祖自布衣提三尺劒起於大澤之中顚危艱險不濟者數矣曆數有在人多歸之忠者守知者慮勇者戰辯者說以其寬仁大度不忌不刻故天下之材咸爲之用卒以有成及項氏之亡群臣諸將皆野人武士與帝同起畎畝之中素嘗差肩等夷者一旦而爲之君臣其心不能卒服乃至醉諠殿上拔劒擊柱當是時也亂在頃刻變在須臾雖蕭曹之忠良平之謀英彭之勇隨酈之辯顧無所施矣叔孫氏一創朝儀而悍夫懦勇夫服不施威刑不煩訓令君尊臣卑上下肅定宗廟以嚴朝廷以莊位分以叙貴賤以別

高祖乃始嘆天子之貴焉在成周多士矣然其成文武之業致太平之功者終在周公而周公所以致太平之迹乃具于六典之法懿夷下衰王室微弱後王所守惟祭與號而天下尚知宗周以其邦秩國典綱本所繫維齊欽宗廟諱晉文立威定霸必挾王命以令諸侯猶賜胙而下拜請隧而不許降及末世韓魏之分晉田氏之得齊咸因諸侯請命于周有封籍于文武之廟而後敢正名稱爵通於天下則知疆域之大士民之衆甲兵之彊威勢之盛不可以犯典禮之重也不然者以齊晉之視安烈匹夫擒之爾後至戰國兵挐禍大諸侯先竊楚削舊禮之篇籍而遂僭用王章焉然其維持邦國八百餘年雖危不亡將絶復續非禮何以存之漢自孝惠之繼立其大臣舊將北面於孺子之前慴然無敢有異望者及呂氏以婦人臨國坐閨帷之中以制天下彼陵勃輩輸力服事蓋束於朝廷之儀而迫於大義也及光武中興三輔耆舊再見漢官儀至或感泣識者固以知其能復漢祚矣由是言之則知叔孫之於漢子孫所賴者也彼攻城野戰出奇畫策特決功於一日爾周典司勳氏辯臣之六功有國功有民功有戰功者若叔孫氏其可謂有國功者歟愚故曰漢氏之功臣叔孫氏不在良平之下矣謹論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論

中庸論上篇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此聖人所以參天人之理極性命之際舉大中之要正教化之端者也至于孟荀楊三子善惡之論則其於中庸之教異矣或問其說對曰三子之言性一人之性也中庸之為道天下之化也夫天下之人雖風俗異宜賢愚殊品至于口之於味也同嗜為耳之於聲也必同樂為目之於色也必同好為至于心豈獨不同乎是故天下之心所同貴者五常之道也子知雨雪霧露之所從來乎是亦江河海澤之氣也噓吸而上為霖雨為時雪為霧之潤為露之濡百穀以成萬物以生天下之人曾不歸功於江河海澤而本於天者以水旱所本也人稟五行而生含好惡之明聖人因其性之所同貴者於是推仁以廣愛制義以從宜禮以正名智以應變信以著誠天下以治彝倫以叙而民曾不知此本為已之性也而歸德於上者以治亂有繫也且夫五方之民夷貊之類嗜慾相戾言語不通其性之不率教也蓋天地之氣所自偏者何則文王作德西戎為仁讓之邦箕子行化東夷為禮義之國幽厲淫虐成康之俗以壞桀紂暴酷禹湯之民可誅秦居鎬京而戎政興子居九夷而夷不陋被髮而祭伊川為陸渾椎髻既朝甌越為漢郡以是為言民性何常哉惟化之從也子盍況諸異物乎馬牛駝騾駃之悍者鵰鶚鷹鸇禽之鷙者馴而服之鞲而役之惟人意之從也況人之靈豈若木石之不遷者耶誠如是則周衰戰國之亂亡秦之暴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漢文景自漢之末魏晉之弊五胡擾攘且數百年而下不復有唐大宗是故大化之行也則天下之性如一人大亂之作也亦以一人之情變天下愚故曰中庸者天下之化也聖人所以極性命之理而正教化之端者也謹論

中庸論中篇

問者曰子為中庸之道必為天下而後可施耶曰

非此之謂夫中庸之道卷之充一身舒之彌天下蓋聞稽夫可以畧小拘小或遺諸大愚將廣其要而言爾姑以一人之性觀之不愈精乎且堯舜之為善桀紂之為不善豈天下之人家至而日見之然上之所行固下之所勉之者食荼蓼者不知薺甘居鱻傅者必為齊言紺緅隨染薰蕕易氣由所還之者也堯舜率天下以仁而人從之夫上所指顧下必趨走矣又況躬率之者歟故一人之性誠仁則天下之性斷仁矣湯武之民桀紂之民也在夏商而惡在商周而善之民性之易正矣故民性之從化譬之杞柳屈之可為桮棬譬之湍水激之可使上下如樹苗焉以溉耨之功可以移地之肥确如化材焉以攻揉之力可以變木之曲直是以聖人知天下之人性可使同也故執乎一以制天下之動通乎誠以合萬化之原脗合乎諸異周視而同仁端默乎戶牖之間凝神乎大紫之庭我無為而民自樸我無欲而民自化夫是而天下之俗安以和各復其正性命之理得矣故曰惟天下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矣是故聖人之道大可以參乎天地微可以通乎鬼神變而動順而靜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下之民猶範圍之內也故其穆人倫移風俗使民德歸厚物性合和其本自乎一人之化而已是故極性命之說通天人之際者中庸之教而已矣謹論

中庸論下篇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夫賢者人道之大成知者天下之達道以賢知之材時中庸之德也其幾矣子曰過之何謂也曰此乃所謂過與不及者非上智與下愚之謂蓋言中人之行可與之上下者也彼中人者不得道之至正是故剛者自伐柔者自怠故曰小人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彼自伐者賢己之賢而知己之知故過之又曰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彼自伐者謂

已不能而莫之勉也故不及為是茲二者高者可抑而下者可舉爾非不移之性也子曰舜其大知也與執其兩端而用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設以知者為過之是舜不得為舜矣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設以賢者為過之是顏氏之子尚安得曰其殆庶幾也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前所謂知者過之謂此類也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書曰侮慢自賢前所謂賢者過之謂此類也是故聖人之道莫過乎中莫節乎和以之理一身則心莊而體舒以之施有政則民安而事順舉而錯諸天下國家萬民用又其所以推而廣之之源發諸一人之誠爾故曰誠者自成也又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是以始於自成終於成物堯舜以德自成天下之民歸厚矣禹以躬勤自成天下之民允治矣湯以去暴自成天下之民徯來矣文武以仁義自成天下之民興讓矣漢祖以寬大自成天下之民推心矣文景以恭儉自成天下之民安靜矣推而逮乎百世之下未有上正而下不厚者也未有上僻而下不邪者也是故君子誠之為貴中庸之德至矣哉謹論

三代建國論

天子建天下之大號所以表萬國諸侯立一國之名所以長百姓故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器與民更始茲為大制說者以為顓神宗廟諱而上象德以立君號高辛而下因地以為國名至于三代則天下之稱章章矣惟五帝之道大公天下而無私生之號不浮于實死之謚不溢其美百姓日用無德而稱焉三王之國世繼如家不為之名子孫何述或曰夏商　周者因故封邑者也既受命而為之名也曰禹之興也無民無地而享天祿則是夏之名非素有也自契至湯其國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師趨鳴條桀奔南巢遂順天人纘禹舊服則是商之名非初封也稷初封邰公劉居邠太王徙岐文王基命為西伯言其所都猶曰鎬牧誓猶曰遂

寔西土之人武王克紂誕成厥勲爰集大統以撫方夏作武成之篇始曰祀于周廟曰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則是周之名蓋商後建之爾是知此三代之號者皆取光顯之名以著久大之業以建大統以垂無窮者爾夏之言大也莫與為大也商 之言中也用中于民也周之言備也盛德大備也項羽之裂天下而封諸侯也高祖得漢失職西去心懷恨望而良平等亦曰漢寔名也人之言曰天漢故高祖既即大位竟以名國逓自魏晉以來創業之主咸因受命之地而為建國之稱襲以為常無或更易夫王者以天下為體國君以國為體世其位子其民君之善惡也不常而國之體也不可改飾身之寔私也寔國之名公也愚故曰王者受命改正朔易服器貽謀之大者也觀先代諸儒多執三代之名皆以為因故封而不易且以為先君封國之名不可變以疑後世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史記五帝本紀論

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太史公綴緝天下放失舊聞録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大初成一家之言事迹條貫信該肄而周悉矣然而為史之法繫在本紀紀者統也言王者大一統正天下正朔所稟法令所由出者也而遷為紀始諸黄帝愚有惑焉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於是始作八卦以達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蓋三極之道九疇之本書契所紀君德最盛伏羲氏為歷代帝王之首也孔安國自伏羲神農黄帝謂之三皇少昊顓（神宗廟諱）高辛唐虞謂之五帝今遷叙三皇而遺羲農紀五帝而出少昊何哉易始於三畫書本於三墳禮之所萌樂之所起萬類以別生民以存皆自乎伏羲而遷不録焉何也易曰帝出乎震夫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故太昊法之首以木德王天下今遺羲農而不録黜少昊而不叙是於五德相承之序可乎哉鄭子曰伏羲氏龍師以龍命官神農以火紀黄帝以雲紀少昊以鳥紀顓（神宗廟諱）

以人紀今遺犧農而不録黜少昊而弗叙是於五官之紀可乎哉時令曰盛德所在各以其帝配盖所以主祀四時正位五方今遺犧農而不録黜少昊而弗叙是於五時迎氣之禮可乎哉家語載孔子語宰予以五帝德之説遺少昊弗數而禹在焉又季康子問五帝之名孔子乃以太皥炎帝黄帝少昊顓（神宗廟諱）為對盖夫子之荅因乎所問康子以五德發端故以五運相承者荅之宰我本以黄帝為問不及少昊故略而不書遷既網羅周傳斷為定典接先聖之絶緒遏學者之末流書以該名數表以正時歴世家以顯宗本列傳以著成敗然其大本紀為之主而一紀之初所失者二考三皇之迹而犧農不録觀五帝之事而少昊不載愚竊惑之如曰有微旨焉盖未敢知也謹論

三代本紀論

盖聞述作大體在乎辨名名之不正條理何由三代之王其可知矣而史遷為夏商周本紀乃帝夏商而獨王周此何道哉夫帝王者有天下之大號者所以表功德之迹也維昔堯舜以至仁格天溥愛無私以德而帝者也禹平水土九功允治湯武革命為民去暴以功而王者也其在乎書堯典則曰若稽古帝堯舜典則曰若稽古帝舜至于君臣之言則稱帝曰俞帝曰吁帝曰疇咨其在夏書則曰若稽古大禹至于與皐陶益稷相賛勑之言則稱禹曰俞禹曰吁禹曰都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則稱王曰嗟六事之人自先代諸儒皆曰禹既繼世以家天下自為德下衰始去帝號啓而曰王信矣湯誓則曰夏王率遏衆力仲虺之誥賛湯之德則曰天乃錫王智勇惟王不邇聲色王懋大昭德湯誥則曰王歸自克夏伊訓則曰伊尹奉嗣王盤庚則曰王命衆高宗肜日則曰祖己訓諸王其在于詩商頌長發之篇則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又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稽諸詩書夏商之王也其可知已而史遷紀三代自禹而下十有六王自湯而下二十九王至于桀紂並録曰帝書稱商王受遷曰帝辛至周方曰王噫遷既破編年

為紀傳緝補舊聞馳騁百家上下數千年條貫明白可謂勤且精矣而於帝王之序國統大體反為差戾違背六經帝桀紂而王文武可謂正名乎哉且本紀者政教之源傳志所出今遷紀五帝而失相承之序叙三王而乖正名之體莫大此者故論以明之謹論

四代受命論

或曰夫源遠者流長基厚者德深而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何耶曰舜禹天之所自立商周人之所自成昔舜鰥而在下棲于畎畝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大孝之德格聞于天帝試諸難遂命以位禹平水土彝倫卽叙六府三事九功以平曆數在躬乃膺諸位此皆自德大功合于神明故能無一旅之衆無一成之土而獄訟者不從朱而從舜謳謠者不之均而之禹故曰舜禹之受命也以身天之所自立者也自契歷十世而有成湯躬行仁義十一征而有天下周自后稷有功在民積德襲仁及文王而受大命故曰商周之累功也以世人之所自成者也是故以匹夫而有天下德必若舜功必若禹之大繼世以有天下惡必若桀紂而後天絕之故雖商周之興必待此時也然一代興王苟有大德天必佑命夏之少康商之二宗周之宣王咸能篤脩前烈中興王業者是也夫豈二帝三代之事為然雖百世可知已且天道至信人心至順命不于常惟德是授漢祖起於徒步挺劒西指革秦慘酷去項殘暴廼自周衰戰國以來民塗炭者五百年一旦而拯之置之仁壽可謂大德矣重以文景之恭儉武宣之英明故雖中絕而民心依依不去者有以哉有以哉東京喪亂天下尋兵直于唐始復王迹唐祚三百所以結於民者太宗為之也唐末及五代之弊四方裂壤待民益雲無二百年息肩無地我　大祖武皇帝應天順人撥亂反正天麾所指海寓大定肆及　先皇天錫靈瑕振古能事悉舉畢行不曰受命之眞主哉是以宗廟享之子孫保之以集此無疆之休有自來矣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

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傳曰夫有盛德必百世祀中庸曰大德必受命其是之謂矣謹論

南北正閏論

夫帝王之作也必膺籙受圖改正易號定制度以大一統推曆數以叙五運所以應天休命與民更始西晉之亂九區分隔琅邪播遷於江左實紹金行拓跋奮起於雲方奄居神縣盖五郊禋祀南北不可並享三統相承正閏宜歸一致今夫以晉為閏耶未聞革命所傳以魏為正耶實有亂華之迹天與之兆決雖虛之矣晉之渡江也違中興之雅俗據吳人之舊土齊梁之後風教蕩然危弱相承禮刑不立五代四姓浸微以滅上無所授下無所歸雖欲正之人誰適從且夫商盤庚之遷亳周平王之都洛不出王畿之內如歸別館之中兆庶實從何失舊物比夫身居藩翰親望本朝進不扶危退而正號非同論也至如太伯之奔句吳不得謂之姬吳昭烈之興巴蜀豈可以為漢哉魏氏先實胡種控弦朔代南平燕趙遂通秦涼出令作法變風遷俗天地有奉生人有庇且居先王之位宅先王之國子先王之人矣則是夏禹之出東夷文王之祚西羌受集大命以撫方夏詩書所載謂之何哉前世大儒斷南北之疑者所以正魏也或曰二帝三王應天承運必謳謡之先歸故人神而協賛秦遷周鼎漢受秦降雖仁暴不同亦傳授有所元氏起於參合殘食上國謂之受命晉祀實存謂之中國則劉聰僭據乃陶唐之裔苻秦所都實宗周之咸鎬若其審定王之之次推考生勝之法夷狄相承夫何足尚曰劉石苻姚世祚短淺欲正其名無名可正魏之霸業肇自皇始典法明著成于太和內無強臣孰與蘇（欽宗廟諱）之逼閒有中主未若宋齊之季雖末世爾朱之變而建康易三姓矣唐以土承隋隋以火繼周周以木變魏魏以水而紹金晉漢祖之正號也去姬氏之滅幾六十年閏霸秦而繼周著為火德識者以為得天統魏氏之推曆也去懸懐之亡亦六十年捨四僭而踵晉定為水行議者以為當正位推晉而上至于伏羲氏出

震而王天下也帝王之大統明矣謹論

君子大居正論

宋宣公捨太子與夷立弟穆公穆公疾使其子馮出居于鄭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殤公與夷即位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華督因民怨而弑之國大亂公子馮立是爲莊公息矣安民國以治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噫宋之禍穆則爲之公羊子之譏宣過哉夫國之大事莫大於繼統宣公捨其子而立穆公盖念宗廟之重而慎付託之意也非疎其子而私其弟弟才子不才也穆公不原宣公之意而効區區之讓使與夷逞志於國而致大亂是宋之禍穆實爲之宣無譏焉可也或曰春秋之義貴義而不貴惠伸道而不伸邪故魯隱之讓　君子以爲不正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此宋宣所以爲譏也曰是不同義夫宋爲商後立弟爲常昔者微子捨其孫腯而立衍君子以爲行古之道也周法子死適孫爲後微子立衍自行商道故記者正之則是宣公於慮也深於禮也順義不可以隱　比曰舜肖堯堯授之禹肖舜舜授之禹不得其肖己者故傳諸子而以止天下之爭且亂是舜不能以傳禹堯失所授也禹不能以與子舜非知人也此其授受不失其宜故二帝一王稱聰明之德宣公以穆公爲賢使主社稷而穆反爲禍階則如宣之失於所付何曰是不同義夫堯舜舉於外宣穆取於内舉於外也廣故必求肖己者取於内也惟親故足繼世而已耳穆賢于殤捨殤而授穆可也殤不賢于莊捨莊而授殤不可也故愚曰宋之禍穆實爲之公羊子之譏宣過矣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繼統故詳言其大義云謹論

詩變正論

夫子刪詩分四始之義列十五國之風而惟二南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厥旨安在曰昔周道之興始諸帷闥初古公亶父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其後大任媚周姜太姒嗣徽音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武王十亂臣有婦人焉故在國風本諸后妃

夫人之事而以關雎鵲巢為之首乃周所以成王業之迹也故季子聽歌周南召南曰始基之矣及乎風化洽德教純終以騶虞麟趾信厚之應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是其義也後幽厲敗德内惑外亂豔妻煽處並后上僭於是乎夫婦不經人倫不正而風俗壞矣關雎之亂可勝歎哉或曰請問諸國之無正風何也曰周自懿夷失道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國異政家殊俗之和者其民樂政之乖者其民怨一日之内諸侯之國而美刺之情不一得失之迹殊致故變風作矣若夫王道方盛治致太平易禮樂者有討華制度者有誅政出一人遠近一體王澤流而頌聲作則是治定之功歸乎天子列國安得有正風哉然周邵非列國耶曰當武王克商巡守陳詩觀四方之風以二公德化最厚録為風之正始者盖本諸文王焉曰周公之盛德若幽者何衰而變焉曰公以流言東征念先公先王基業之艱難始於稼穡之勤而成天下志在濟大其功業故七月之詩兼四始之義揔諸風而冠二雅猶有疑心存焉非天動威以彰盛德成王其終不悟則其詩遂變矣曰風者一國之政雅言天下之事王國之有變雅則宜又從變風者何曰雅者正也盖言王道以正九州周既卑弱不能保先王之舊俗僅如微國尚安能正九州也故有幽厲之雅而平王之風焉變風止乎禮義猶有先王之澤也故曰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孟子曰王者之迹息而詩亡及陳靈公之亂君子知其不可訓也而變風之聲亦絶矣是故以后妃夫人之德為之始而采詩者止於陳之亂誡人倫始終之大要乎鍾諭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對詔策

對手詔一道

朕承 祖宗大業賴文武藎臣夙夜兢兢期底於治間者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加以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員多闕少滋長奔競糜費廩祿又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豈簡擢靡臻不能觀厲乎下邪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議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 朕思濟此急務罔知所從以卿碩望故茲訪逮側身旰食竚傳條畫

對

臣今日蒙 召對資政殿賜手詔一道建 朝廷急務俾之條畫以聞臣以庸昧謬居近列論思獻納乃侍從之職不能孜孜夙夜拾遺補闕 聖心焦勞躬垂清問闕有循默之罪開導淺陋之見敢不悉情極慮粗陳大體上冒衝石少補塵露臣子之分不勝至幸伏覩 手詔云西陲禦備天下繹騷趣募冗兵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累歲于茲公私匱乏此足以見 陛下社稷之長慮憂民之深意也當康定之末慶曆之初 朝廷議刺民兵增添軍籍之時臣忝諫官屢上章疏極言其害至于今日事勢果然臣昨在三司計會天下財用出入之籍及建隆已來國家畜養兵數乞 朝廷速加圖議蓋 太祖朝取荊湖收蜀平廣南備河東禦西戎北虜畜兵不及十五萬人太宗朝平河東備邊賊禦北虜料兵閱馬志在收取燕薊然畜兵不過四十萬人 章聖朝備邊賊禦契丹蒐募戰士及契丹請和祥符已後稍稍消汰常語宰臣曰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 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今上御名於選練故住招募斥疲老以減冗食至于寶元幾四十年天下可謂又安矣向因夏戎阻

命宰相非其人慮害不深事失幾先遂致大擾始籍民兵俄黥黥以補軍籍陞諸州廂軍以充禁旅增虛名以受賞幹至于陝西河北京東京西增置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一百六十四指揮慶曆三年因王倫張海等狂賊數十人更於江湖淮浙福建諸路又添宣毅一百二十四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八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在此數軍人日多農民日少須索七年之間天下大困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三邊租賦支贍不足募客人入中糧草三司於在京給還錢帛加擡則例價率三倍以此度支大計日窘外則剝刷諸道之物中則侵用內帑之財厚賞聚斂之人賤立鬻官之令苟徇目前之急莫爲經久之慮天下之事可憂者無大於此也凡此冗兵非惟困天下之財用方且成天下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且景祐已前兵不及四十萬人三司歲計不聞有餘今而八九十

萬人則何以得足此雖愚者亦可見矣若更加之以横費因之以飢饉國家安危之計臣愚竊甚寒心臣兩曾具此事體數奏而中書樞密院未聞有所改爲即今便有改爲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然茲事體實大非君臣同心而上下協濟則事必難成伏望　陛下先且將臣此言詳問兩府若别有長策豐財足食則非臣淺智之所及若量入以爲出必無術以善於後則乞嚴令天下禁止招募軍人令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吏出分按所部州郡揀退疲老便與放停歲須三兩次更互巡歷只依常程旋旋揀放無得宣露朝廷密旨若雖係禁軍其間羸弱憚於教閱願退就廂軍者亦聽從便委樞密院點勘軍籍其人數少者即令團併以省軍員其馬軍無馬者即與召募如願補填步人者稍與補充近上衣糧優處軍分其有馬者即與團併足成指揮令堪教習準備使用仍　詔諸路經略部署司使體知　朝廷深意有專擅自任無體　國之心者亦在　陛下斷

自聖心斷一足以警衆矣此其省兵之大略至于
嘉謀嘉議權衡幾微則有宥密之司又非臣所得
詳知者也手詔云承平寖久仕進多門人浮政濫
員多闕少滋長奔競靡費廩祿此又以見 陛下
深思官濫欲清化源之大旨也臣不敢遠言前代
及 祖宗朝事請即以景祐年未有邊事之時較
之即可知其浮且濫矣臣曾勾當三班院約計在
院使臣景祐中四千餘員今六千五百餘員臣勘
會學士院兩省已上官具員景祐中四十餘員今
六十餘員臣任御史中丞將本臺班簿點算景祐
中京朝不及二千員今二千八百員臣判流內銓
取責在銓選人畢竟不知數目大約三員守一闕
略計萬餘人十年之間所增官員之數如此若更
五七年後其將柰何員數既多賢愚同滯才不才
又難分別勸罰不立士鮮全行此則天下之所以
日不理也今略數入仕之門禮部貢院所放進士
明經外近例率以舉數編排別試名恩澤人每牓
不下三數百人文臣兩制兩省少卿監以上每歲
奏廕子弟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正郎及帶職員
外郎遇郊恩例得奏廕子弟武臣自諸司副使軍
職大校以上至于宮掖嬪御內臣近職每歲或遇
郊恩奏廕皆有常例又文武官因職任或致仕遺
奏及諸色 特恩錄用者又諸班殿侍三司軍大
將內外胥吏牙校出職如此計會每歲入官之路
徼倖攀援日生新例不可勝數靡費廩祿煩
擾吏民經營闕次因緣請託各為身計衣食之所
追逼奔競滋長勢使之然澄源培本在 陛下命
令而已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
目及人數取其徼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
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群牧司等處酬獎條
貫亦乞各委明敏練事近上官員重行詳定臣聞
先朝以前雖將相大臣之家子孫猶多白衣未仕
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如
此之類可謂徼倖弊濫尤甚者稍加裁損未為傷
事也若只因循今日之例人浮政濫轉恐甚矣手
詔云牧守之職以惠綏吾民而罕聞奏最將帥之

任以威服四夷而艱於稱職豈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耶豈簡擢靡臻不能勸勵於下耶此又以見陛下愛恤蒸民不忘邊患之意也臣請只以祖宗時事言之　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資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便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至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故在所職次率多循舉以其用人無定格惟才是用自祥符之後天下治平　朝廷之議益循寛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為限又令守官及三年者與考課改轉後又不限在外在京在任不在任但累及三年即例得磨勘　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弊及今年歲深久習以為常皆謂如此遷陞本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故牧守之職罕聞奏最此實制度不能變通於時者也　陛下如欲變而通之合稍釐革此制其應磨勘叙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　朝廷特勅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不因保任例更增展年考庶乎人稍知勸勉於自效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官舉親民官也有闕負遺負數令舉又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此亦小變今弊矣至于將帥之任尤在駕馭得術仍宜久於其職李漢超自　太祖時任濟州防禦使兼關南兵馬都監至　太宗朝擢授慶州觀察使仍守關南通十七年胡虜畏服不敢窺邊止得一改官而已　太祖任郭進西山巡檢二十年賀惟忠守易州十餘年李謙溥守隰州十年姚內斌守慶州十餘年董遵誨守通遠軍十四年侯贇守靈州十餘年　真宗任楊延昭守高陽關亦九年假之事任闊略其細故不為間言輕有移易責其成效而已又不與高官常令其志有所未滿不急於為用也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假之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薄效不數年徑自橫行刺史防團廉察能飾廚

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為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負士伍未及識吏民土俗未及諳已復去矣將何以服四夷而得稱職是由揀擢未得於理故下不知所以勸勵者矣願　陛下鑒　祖宗之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責久任以勸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手詔云西北多故虜態難常獻奇謀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預備不虞理當先物此可以見　陛下安不忘危思患預防之遠慮也國家自祖宗以來不急於四夷之功以愛民安人為上務而已昔太祖但以豐財練兵保邊為事嘗積帛内府謂左右曰北虜若敢似昔時犯邊我以二十疋絹購一胡人首料其精兵不過十萬我用絹二百萬疋此虜盡矣壯哉聖人之謀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臣前所陳國家畜養冗兵竭天下之力而且成禍胎矣今每歲天下賦稅之外只東南和買紬絹自是三百萬疋而衣賜諸用度猶不能給則公私安得不匱乏哉此乃不待戎狄之患而我固已先困矣備預不虞理豈如此臣願　陛下試詳臣前言減兵節用擇吏選將重今上御名賞罰以明勸寵以春夏之月稍移邊兵就食内州稍減邊騎就散内地邊費省則國計足民力寬然後外謹信誓内完守備悠久實效無先於此奇謀空言又何足聽此亦先物之理也伏惟　陛下至仁盛德高明博大勞謙寅畏以求理要斯帝堯之詢于衆大禹之不自矜先格王之懿蹟　陛下裕然而有之臣愧於跡不逮治道據　詔問所及謹以述事上對其　詔旨所不及者亦不敢僭易有隳也干冒　天聰臣不任隕越待罪之至

慶曆七年二月十六日　仁宗皇帝御資政殿兩府兩制兩省官面賜手詔令就座條對宰臣陳執中樞密使夏竦等請各就本司對上上許之是夕某宿直某林夜漏五鼓封進此對

再對　御札一道

御札所有　手詔該説不盡如卿更有所見仰子細陳述具實封聞奏

對

臣奉十七日　御札所有手詔該説不盡如卿更

有所見仔細陳述具實封聞奏者　天旨訪逮
承命惶懼學識淺陋愧不能副　聖明求理勤切
之心臣竊惟士大夫之遭時事　主雖有長才遠
慮欲一自致而莫之得也今臣何者而遇　陛下
深懷抑畏虛心聽採不有天下之樂而以天下為
憂臣敢隱情悼害有所不盡者歟伏詳前詔所問
冗兵措置之宜　國計盈虛之本仕進多門之濫
牧守乏人之由將帥簡擢之體西北預備之術此
皆　當今切時要務　聖意慮之固已深矣今被
旨俾得更陳所見敢推愚心嘗所念慮之事擇取
其尤急者以獻為今茲　聖心固作保州恩州之
變得無常以河北為意者乎臣嘗歎　國家竭天
下之力以養冗兵而且成禍階然河北比天下又
為甚何也河北自唐天寶安史叛亂之後繼以五
代後唐後周皆因魏以為業故河北兵素以驕悍
自處又北接戎虜　朝廷亦嘗姑息之承平雖久
而驕氣不除在於事體亦難處置欲選擇軍校以
嚴整之耶則河北軍員盡是本營遷補不比在京

及諸道可以轉員移易也欲揀選上京別補軍分
耶則河北軍盡是本營子弟姻婭蔓連根固樂土
重遷不比在京及諸道可以選募轉徙也欲陞遷
軍分以利動之耶則河北軍衣糧素厚難以更行
增給以此處置為難臣曾勘會河北廂禁軍僅二
十萬人禁軍五之四然嘗體問其中疲老不任征
役者甚多若　朝廷密諭安撫部署司及轉運提
刑官員此後一切且住招填令依常例旋行揀放
頻作番次揀選少作人數放停使由之而不知無
得漏露　朝旨歲年之後稍稍圍併據所闕指揮
發自京禁兵就逐州駐劄夫自古以來置兵之法
漢則南北軍七校唐則兩軍十二衛必須離析其
勢使相持制然後平也河北兵自唐以來驕悍跋
扈但以土兵相黨爾今若漸消土兵稍寘禁旅則
主客之形可以相制若統之以能將撫之以能吏
析其萌芽去其害群者廣乎置器於安也今茲
聖心因昨衛士震驚嘗有得無以親衛為意者乎
臣按周官虎賁氏掌守王宮皆士也趙老師觸龍

託其子為太后願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盖王宮之衛兼用卿大夫之子弟也秦漢官儀郎中令掌宮殿掖門戶三署郎皆執戟侍衛期門比郎無員多至千人後更名虎賁郎羽林次期門取六郡良家子弟充之又取從軍死事者之子孫養羽林教五兵號曰羽林孤兒歷代以來宿衛之士不惟選材武必取馴慤莊愿之人以其近尊者不可不今上御名也　國初循周朝軍制置諸班直備爪牙士屬殿前司又置親從官屬皇城司掌啓閉埽除之役守衛扈從之嚴其宿衛之法殿外則相間設廬更為防制殿內則專用親從最為親兵也然募置之法則異於古皆惰游無根蒂莫容其身而後應募者矣前此變故卒生意外臣恐當有以懲創之臣職在詞禁軍旅之事未之預聞輒爲古制粗陳其要惟　陛下擇焉若於諸班直中選其年勞久次者至於東西下班殿侍有門閥家業者及諸軍中死事者之孫稍有材力勝兵者嚴立保委之法選取千人以充殿內之衛仍領屬皇城司令樞密院殿前司立定遷補格式歲月更代之法歲滿則優遣之願留者令皇城司保任委是莊愿謹良則聽留盖取之以年勞久次則人以為出身之地取之以門閥家業則有家族之顧取之以死者之孤則忠義之人知勸立年更代則人知勞逸得均遷補有式則人知自重若其功過之准教習之法居處之制須給之例即請自　朝廷裁議今茲　聖心思冗兵之為患憫國用之不給得無念其所以致然者乎臣聞　太祖皇帝訓齊諸軍法制甚嚴軍人不得衣皂但許衣褐其制不得過膝豈有紅紫之服葱韮不得入營門豈知魚肉之味每請月糧時營在城西者即於城東支營在城東者即於城西給不許雇車乘須令自負以勞役之嘗問左右後唐莊宗何以致亂或對曰莊宗不能御下嘗出獵軍士至攬馬首自言兒郎寒寠望接借　太祖拊髀嘆曰莊宗得天下大艱難所爲乃如此我於三軍亦不惜財敢犯我惟有劍耳故是時令行禁止軍士亦以足用今則異矣臣嘗入朝見諸軍帥

從卒一例新紫羅衫紅羅抱肚白綾褲絲鞋戴青
紗帽長帶紳鮮華爛然其服裝少敝固已恥于衆
也一青紗帽市估千錢至于衫褲蓋一卒之服不
啻萬錢今之上四軍請給比諸軍為至厚然月受
千錢正可買得一帽（留度所戴帽歲須二枚補）染服裝須要
鮮潔則於諸事略稱此也計其所受廩給不足一
身之費若有妻子爭得不飢凍妻子既不免飢凍
小人之情豈能不歸怨于上此軍情所以易動也
至于常程特支例只對料錢勘請　朝廷一次特

支在京約用錢三十萬貫及入軍人之手何足為
用是　朝廷不勝其困軍中殊未有濟所以致此
者由乎習為侈汰之弊也願　陛下因清問之餘
試召軍帥如此問之便可密令條陳以何術可以
革今日之奢靡以何道可以復昔時之朴素如帥
臣能自節約以身率下則軍人庶乎可以存濟矣
今茲聖心以近日諸道州郡軍民（太上御名）造妖事往
往起大獄得無欲以深刑峻法懲止之者乎臣竊
惟　陛下御極于今且三十年其甚盛德之事所

以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以其至仁慈厚好
生惡殺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哀矜庶獄惟刑
之恤也近因眞賊挾妖為亂　朝廷又追劾李璋
之獄張存等例蒙重罰州郡承風覺發妖事所在
成大獄至於誦經供佛符呪禁術盡遭捕繫蔓延
平民豈無姦人乘便（太上御名）造妖似以干賞利或挾
讎怨更相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今臣見判審
刑院本院奏案七十餘道內二十餘道係是妖事
雖近降　朝旨嚴加止絶但恐今後官吏斷獄指

李璋為鑒戒無復更用平恕之心文致鍛鍊處成
後悔臣聞賞罰猶風也人情猶草也草上之風必
偃人情隨賞罰而遷矣臣惜　陛下三十年之甚
盛德功虧於一簣寶元之後國家多故邊郵繹騷
人事紛紜災異屢見中外屬任之官鮮著事効惟
諸人事勢可憂已　聖心焦勞寅畏祇厲日（今上御名）
一日迨此又寧獨賴　陛下至仁慈厚之德所以
感格天地結洽人心之深者也柰何輕用刑獄以
危天下招致沴氣以速民怨者乎此月十六日立

夏可以輕重因出輕繫顧　陛下先期臨軒疏決在京罪人因遣使四出應州郡見禁妖事令依近降　聖旨除情涉不順者具案聽裁外餘並釋免仍切　勅逐路提點刑獄司覺察部下刑禁枉濫及有枝蔓良民務在清平不失有罪而已仍告諭官吏無得以張存之故因用深文從事上全聖德下安人情斯　社稷之長慮也凡臣所陳實時要務然皆事之一節爾至於天下大勢臣請為　陛下言之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他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　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為賢天下承風靡然一變又外人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傚傚惟恐不及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奴覬時得逞敢化於上太上御名造辭說　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于卿大夫士惴惴危恐莫有泰然而自安者一動一為輒曰恐致人言也料此以至　陛下宮省左右前後下逮閭巷庶人亦莫不然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心體為　國立事者哉臣竊詳　聖意豈欲人情風俗如此邪但以其所由來者漸矣自上及下無不知此者但莫肯為　陛下深切開陳之也理道之壅無大於此上下之勢離阻若是則誰與　陛下同心一德而深謀遠慮者哉既無同心一德之人深謀遠慮之事則天下之務何以致治願陛下深為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臣自參侍從陟降十年對法座聞德音多矣觀　陛下之寬仁矜惻如天之無不容也英斷明智如日之無不照也彼浮淺狙詐之人亦何有遁形於天日之下者然臣聞聖人作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欺罔險譎是為真姦偶虧檢防是為小疵若　陛下察其真姦必正國典寬其小疵以全人用則有臣億萬自當一心隨才大小孰不傾盡此所謂合上下之勢誠君人之大體為　國之

大方也顧　陛下於此特加省納焉臣識慮迂疎
不達理要本末束擢盡出　聖恩浮沉著位愧無
補報矧被咨訪敢不盡愚上瀆　宸聰不任戰汗
惶慄之至謹對

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對制策一道 景祐五年

十七日早未趨朝内降
此問當日晚具對封進

八月　皇帝若曰朕蒙積累之休莅幅員之廣寅畏
天命以康元元思欲恢　祖宗之遠圖追皇王之
極摯躋俗於仁壽之域陶民於禮義之化兢兢業
業不敢怠遑焦心勞志十有七年于玆矣而明不
燭遠智不通幽奉承謨訓唯恐失墜故深　詔有
司詳延天下特起之士冀聞忠讜實至之言以輔
朕之不逮子大夫卓出群萃褎然造庭必有宏謀
以塞虛佇　國家誕膺寶命奄甸中區　三聖繼
明萬邦作乂除殘而革暴蠲苛而薄賦稼政脩禮
文縟愛人甚於赤子靡賢同夫白駒奇傑魁壘之
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若此
可謂勤且至矣然而格之前載猶或異論法制寢
講而未協厥中經費寖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於
韶濩刑未措於成康官師或昧於廉平風俗頗虧
於素樸夷貊雖率化而時有陵犯邊鄙著歲時雖
嘉靖而時有儆戒變異者將　朕之不德使之然
耶抑物之有數適當爾耶子大夫其精心極慮無
有所隱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章程有鑒於古
並宜條列勿事猥并立樂之方何以格神祇而來
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圄而致和氣至於遴柬
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前規可為來範唐氏考功之
格善最悉陳漢家刺部之儀科條具舉士民之類
愚衆賢寡奢僭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
在蠹弊微宼可以革其非心漢然大鈞何以致其
順序且道者萬世無敝而前經有忠文相救之說
法者百王不易而舊典著輕重異用之宜戴記爲
國有九經所宜銓次周官辨地以五物咸爲數陳
式副諮詢且觀殫洽朕將施之於行事匪獨取之
於虛文悉意以陳無撓執事

對

臣聞昔漢氏始舉賢良文學士而策以當時之大政凡治亂之故施措之宜使以經對所得善者輒施之於政故文景之朝制度興作比隆三代得人之盛由此其選也今 陛下上承先志遐稽治古祗惕乎安安之難戒(御名今上)乎事事之備數詔方聞之士延至 大廷臨問以保邦制理之道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茲誠抱器而有心於生民者發舒其憤願之會臣不佞學不足以通天人之變識不足以達古今之務而竊有志焉乃今承之

醜然塞舉大問所及豈臣愚所能道者雖然敢不以承學所聞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 聖策見陛下寅畏天命以康兆民爲心奉承謨訓以抵遠圖爲志期躋俗於仁壽思陶民於誼禮而退託於不逮以求忠讜之言斯以見 陛下虛懷於聽受之勤也伏以 聖策有除殘去暴之言及錮苛薄賦之念列愛人彚賢之道敘列位分政之良斯又見 陛下勤恤小民之依以深察其微隱勵精庶政之紀以博用乎賢才此帝堯之協和萬邦周文

之思皇多士而猶慊然興歎迭懷治古請爲 陛下廣其義焉昔聖王之所以能見天下於戶牖之間運萬化於股掌之上者非爲一人之明且智可偏見而盡察也使聰明者竭其視聽知力者盡其謀能則事無所遺政無不擧夫欲事無所遺在乎廣言路欲政無不擧在乎正有司臣聞書稱舜之德曰詢于衆伊尹曰匹夫匹婦弗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古之與王咨嗟戒(御名今上)莫不箴勅其群下俾補察其政故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

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臨事有瞽史之導猶衆楚人咻之求其齊言不可得也古之明君思與治道曷有不先廣視聽以平王度者乎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萬機之微爲漢明主唐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同入或對問之言有虧理遺隳即爭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迹也今 朝廷司過拾遺之職惟御史諫臣凡厥庶官無得出位而言者臣

顧　陛下深留聖慮遠惟治方益進端亮骨鯁之
士以旦夕承弼淸閑之餘對臨之際訪之古訓爰
及政事則嘉謀日聞于　黈纊誠士各薦其見聞
矣如是則何遠而不燭乎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
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故尊主其
要畢任其勞人君佚於任使仰成而治三公論道
九卿分職群有司各事其事以故庶務百職本末
條理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微米鹽貨利毫抄之
細莫不關決衡石經煩淸褒三公下任卿大夫之
勞卿大夫旁領群有司之事職分名局不歸臺省
政失其本事忘其舊惟　陛下考理之要淸化之
源莫若謹諸關捉執其機轄委任三吏切摩治本
使夫摠百揆者則謀建庶官之長列庶官之長者
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要其効盡其材而責
其成官守典司無相侵紊有廢厥職必正于罰如
此則　陛下以無爲用天下群吏莫不各有爲而
爲天下用要在于上詳在于下上下正則天下治
矣夫如是又何幽而不通乎方且優游富廊之上
拱揖羲軒之庭不爲而功成不勞而治定易曰知
臨大君之宜此之謂也伏以　聖策曰今奇傑魁
壘之士列位于朝循良慈惠之長分政于外求治
若此之勤猶未格于前載者臣伏讀至于再而竊
有惑矣臣誠深歎　陛下有英睿之度而臣弼乏
將明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不能作法於治不
能革弊於細獨貽　陛下兢兢之憂也誠使朝皆
奇傑則　朝廷重而百度正外皆循良則上下交
而其志通維甚盛德何以加此又何前載之愧乎
以臣之愚正謂朝位鮮魁壘之器外官寡慈惠之
師未足以副　聖心愛人慕賢之念倘雖然奇傑
乃間世而出循良非比肩而有亦在人主推擇而
獎勸之爾何以言之列位于朝者忠邪不可不辨
也分政于外者牧宰不可不重也臣聞伊尹戒太
甲曰左右惟其人周穆王命伯明爲太僕正曰僕
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旨哉聖賢之究
治本也堯舜禹大聖智者然猶相與嘆以不知人
爲憂此九德所以爲帝謨也至于夫子亦以爲知

人之難堯舜其猶病諸夫知人之所以難者以其巧言令色之賊實也夫世之治亂君之昏明臣之忠邪所更而有雖治世明君不能使其立朝居位舉忠賢而無邪倿者也由能親忠賢而踈邪倿者爾雖亂世昏君亦未必立朝居位舉邪倿而無忠賢者也由其近邪倿而遠忠賢者爾故堯舜之庭稷契班乎共鯀幽厲之朝蘇衛儕乎榮暴顧上所親而近者孰悅焉夫欲辨朝位之忠諛者考其所朋之迹而志行見矣察其施作之謀而材智詳矣

忠莊而端直者斯則雪霜之松栢矣諂從而容悅者斯亦疾風之蓬累矣進斯人也原其譽之所自退斯人也察其毁之所出拔茅以彙必有類也如此則列位之靡賢頗得奇傑魁壘之士矣臣聞民政之本在乎牧宰而朝之選任其制甚經銓審補除初無差擇計階而授循咨而遣或罷弱昏亂狼頑貪忍流毒于下窮枉無告刺守奪于權利坐視其弊而莫之闕者地相接已夫本既失之姑正其末猶愈於不正也昔在兩漢雖有刺史督州而又

時遣使四出察群吏之治故前漢則有繡衣直指傳行四方得專免二千石後漢則有美俗淸詔之名以按郡國唐雖有採訪按察之職而亦時遣郞官御史出廉外事誠　國家舉用漢唐之典精選臺閣之臣才識深明風度方重者時遣分道以察郡縣守令能否之迹具善惡而入報示賞誅於必行如此則牧宰之官心知勸懼郡縣之政稍以澄淸夫是則治民分政者頗得循良慈惠之長矣

聖策曰法制寖講而未協厥中經費實繁而未得其節樂未諧於韶濩刑未措於成康官師或肆於廉平風俗頗虧於素樸此以見　陛下無微不講無小不慮者也夫法制所以未中以其命令之數易經費所以未節以其用度之無執樂未諧於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刑未措於成康以其貨利之亂制官師或肆於廉平以其澄勸之義廢風俗頗虧於素樸以其分度之禮踰臣請爲　陛下悉數以終之臣所謂法制所以未中以其命令之數易者聞之書曰今上御名乃出令令出惟行夫命令者國

之綱紀政之隄防綱紀一弛則萬目隨解隄防一傾則横流莫制故爲國之本爲政之原信爲大也比者命令布下尋復衡改是以郡縣承用者駭姦吏巧詆因緣爲市民無所措手足而多犯于有司揆夫體而論之此損政之深者儻 朝廷出令事干大政必集議而後行下于多方必一定而無變略其苛細删諸重累俾萬姓咸曰 大哉王言又曰 一哉王心如此則法制允當協于中理矣臣所謂經費之未節以其用度之無藝者伏以承平之日久是故因循之弊生日知其所增歲不知其所減此費之所以煩也 陛下幸加惠思所以撙節之理臣謂宜以約處之而已宫室臺榭以順陰陽之候旌旗羽衛足以昭文物之容苑囿池籞足以備游豫之行音官樂部足以具燕享之禮自餘土木之不急者舉罷容衛之罕用者勿飾寬池囿之利下賦於貧民省音樂之伎捐廩其冗食減後苑之工巧息匠司之營繕今上御名無名之好賜約無功之匪頒罷緇黄之厚施節一切之横費以綏天下水旱之賦以爲 國家帑廩之實以濟疲農工女稼穡之勤以墊老弱孤寡飢勞之殃如此則德澤被于天下而經費有節矣臣所謂樂未諧於韶濩以其工師之失職者昔舜命九官夔實典樂漢史叙得人之盛而儒雅質直與協律並列又漢制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歷代而下樂府令丞多用士人夫均聲考律其義微矣故師胥瞽瞭古所甚重也今夫執伎以事上者歷象則有司天之監醫藥則有翰林之署至于琴弈書畫一藝之微者莫不厚賦廩給間蒙寵賜太樂諸工真古者六夫士之職也謂宜略依司天爲之官次稍用知鐘律之士以充其選擇取儒師爲之令丞使習精義通其鍾吕雖名異於韶濩而可以薦天地享祖宗其用一也臣所謂刑未措於成康以其貨利之亂制者伏以 國家之有天下一統治平德教加於蒸人其陶化抑深矣陛下臨御區極欽恤今上御名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有惨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而刑未之措獄繫猶蕃其故何由蓋上之寵貨

物漁財利之路多荒榷封占之法密闊之以摧豪富室侵奪貧細吏務因循或引賕賄不能抑強扶弱是以小人業蹙窮而思濫者衆矣誠朝廷(今上御名)擇守宰摧抑豪猾稍寬利路以優齊人刋定律令除文致毛細之法務從簡易使於遵守使民不敢欺罔而試法吏無以輕重而侮文則刑雖未盡措而羅穽寬矣臣所謂官師或昧於廉平以其淫勸之義廢者按周典小宰以六計弊群吏之治雖治行不同而同主於廉故馭吏之法麗重惟貨而受

賕枉禁相繼有焉意者官刑稍以寬弛部長多所故縱歟夫貪吏侵刻下民善事上官腹心爪牙各有施設及貴盈滅趾官以墨敗而又赦令屢下丞蒙釋解丹書未乾已異妝叙此所謂官刑稍以寬弛者也今夫令宰有濫黷之迹而守倅縱不考驗守倅有貪暴之政而司官隱不上聞及乎惡積而不可掩事播而不可遮罪止不察厥罰至輕僅使諸統攝之司及乎聯事之職贓罪相坐以重其累則人自爲計下無容姦矣夫峻刑苛禁誠非治世

善化之意然今風俗流溢踰軼者衆不嚴官制何以立法猶乎馭騁突而不利乎銜策且奔踶而銜蹶矣古所謂惟齊非齊者謂此道也臣所謂風俗頗虧於素樸以其分度之禮踰者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令從厥攸好故君人者章好以示民俗(今上御名)惡以御民淫夫風化之所起必由上以達下內而及外且萬邦表則在乎王國今夫彫飾巧僞之器奇邪纖靡之服陳鬻乎市流于四方詐僞姦欺聚爲淵藪按周官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古之制民者使之雖富不異服無故不食珍納幣無過五兩合親不踰一兩故王道之端必自制節始也謂宜益修其僭侈之弊惟事事爲之分度所示制令期于必信如此則爭奪踰靡之俗革禮義敦厚之教行矣聖策曰袁貊雖率化而時有陵犯邊鄙者歲時雖嘉靖而時有儆戒變異者茲又以見　陛下遇虞寇聚之漸祗畏天戒之重也然陵犯之擾雖特徼裔之小醜變異之來茲乃陰陽之大事何　陛下問之後乎彼

群蠻依嵠峒之險恃林嶺之阻窺伺無備潛出擾掠結集如蜂蟻飛迸如鳥獸守臣無狀自投亡地然此之區區者亦何足以累國威煩聖慮哉臣謂邊事之重其在西北乎北戎通好於我餘三十年自漢氏已來夷夏之和而能堅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夫以利相結者利盡則交疎以勢相合者勢解則難作故有備無患謂之善無恃不來在乎多筭又西陲雖受羇縻姑息蓋久自

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控扼益蹙雖貢職外謹而巢穴內堅鄙上之防不可不戒且自唐氏中世以降兵農之業離文武之權分而政事不齊國謀相乖矣今之邊事根本在於廟堂措置設施固非下臣所得而詳然三軍之命繫於主帥是以擇將之重兵事之本臣請因乎恩之間著于後篇以言之深惟 陛下以天日高明之德承 祖宗凜耀之靈夙興視朝中昃勤聽勑天之命臨此下人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宜乎自天降休百嘉來

應而災異數作譎變仍見上天勤勤之意詎不徒發而必有所屬也間者殞星如函流擾失次地震定襄裂而湧泉雷不收聲泄于窮冬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輙或數日不解臣鄙儒昧於天官之學竊考春秋之義及前志天文五行之占其咎皆由乎陽德微弱陰道專縱下為阿比盜用威柄者也夫陰之為象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天意若曰將俾 陛下察左右之姦正宮闈以禮謹邊防之備者乎夫人君之道所以配乾而法天者蓋取

乎乾體之剛天行以健也剛故中正無邪健故運用不息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春秋之義譏大夫之專者夫臣下能竊威福之柄亦不專在乎執政當國者苟信聽之或過則欺誣之迹生蟻漏壞隄炬遺燎原杜漸防微在（今上御名）厥始此所謂察左右之姦者也若夫防戚黨之侵預絕女謁之請求御進取周典之文均選循漢氏之制戒留連之害政事省幽怨以延和氣此所謂正宮闈以禮者也若夫將校之列思其智勇可任者為誰卒伍之

衆察其銳駃無前者有幾邊壘守將孰有扞城之
材帷幄謀臣孰有折衝之筭至于儲峙輸發之術
兵械精宂之數有一未備非先勝之道也此所謂
謹邊防之備者也夫是三者惟在　陛下存神而
遠照凝慮而深思利柄勿以假人主威貴乎獨運
雖篋櫝已固扃鐍不可不嚴雖垣墉既脩闔鍵不
可不設用乾剛以弭陰異謹人事以應天心如此
則災異不足消休祥不足致也且聖策俾臣精心
極慮無有所隱臣旣昌　陛下斯擧矣敢悼後害

而爲身謀者歟亦在　陛下寬狂妄之誅以來天
下至當之言焉聖策曰古之制度可用於今今之
章程有盭於古並宜條列勿事猥并臣謹按春秋
之義譏變古易常者而又善變之正者蓋國之善
制不可輕變其未至者變之可也伏以先制舊法
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設誠大制度或大典
章爲世規摹著在甲令故當守而勿失謹以奉行
至于凡小事爲因時消息或迹存而理異或法久
而姦生必改而行以爲無弊於　祖宗之道此所

謂膠柱而鼓瑟刻舟以求劍者易曰窮則變變則
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昔先王
之作爲爵祿賞罰以親攬其柄是以爲天下之主
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衆讒
不能退無罪若政無大小人無善惡進退用捨一
取諸舊是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例也與奪之
柄於　陛下何有臣願　陛下革弊去蠹無不恐
之變拔材賞忠無疎賤之隔大稽諸古小度于今
使天下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

合義而已如此則古之制度斯用於今今之章程
自合於古矣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聖策曰立樂
之方何以答神祇而來瑞物祥刑之要何以空囹
圄而致和氣臣前所謂謹工師之職齊貨利之制
者備矣夫樂作而順氣成象則和和則瑞物至矣
故夔曰於予擊石拊石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刑得中則淸淸則和氣應矣故周官曰以刑
敎中則民不虣夫是則和氣其有不適乎聖策曰
遼東多士懋建庶官咸有常規可爲來範唐氏考

功之格善最悉陳漢家刺部之儀科條具舉臣按唐六典考功考課之法有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今上御名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為近侍之最銓衡人物擢材良為選司之最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為樂官之最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為判事之最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為督領之最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為法官之最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正之最承旨敷奏吐納明敏為宣納之最訓導有方生徒充業為學官之最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為將帥之最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為政教之最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為文史之最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為勾檢之最職事修理供承強濟為監掌之最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為役使之最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之最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占候醫卜効驗居多為方術之最譏察有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市廛不擾姦濫不行為市司之最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為牧官之最邊境肅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類其善最校定內外文武官吏之課為九等焉漢刺史以六條察所部二千石其略曰豪右兼并占田過制曰二千石納引賕賄曰喜怒任情曰選署不平曰子弟請託曰違公不比此科條之目也聖策曰士民之類愚衆賢寡奢僭相尚習以成風不嚴而化其術安在夫戒奢防僭之術臣既畧陳于前矣蓋民之為名謂其泯然無知辨者愚之衆也所稟蓋然其動靜趣習惟上是視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言下化上之速也在易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故上下誠辨則民志斯定矣其在節卦象曰節以制數度議德行夫數度有等則貴賤章別德行見奬則賢愚自分此則節之本也　陛下念民習侈奢以為問有以見聖意之深憫乎末俗之不厚也間者頒下　詔

旨戒服用之左溢者踰靡少損矣然未足以稱
陛下淳儉之教意者民之所効者其本未正歟春
秋之義法之所建必自貴者始 陛下誠欲清天
下之弊其自諸戚里豪貴大臣之家以先之上徐
趨而下奔走矣不嚴而化此其術也聖策曰蕞爾
微逸何以革其非心漠然大鈞何以致其順序者
夫裔夷微孽臣既列于前篇矣其擇將之事請得
復盡焉今 禁衛千幕環絡京甸什五相長偏裨相
承六軍之重統乎元帥而皆起奔走之勤積思
澤以精選以驅力為武以引強為材智不足以達
機變患不足以撫部伍冒沒寵利僥倖太平輕肥
相夸坐受姑息設不幸遐陬有嘯聚之寇邊陲有
侵牧之擾雖受成于上指蹤在人非惟師律之不
臧智勇之無恃是其背委易得之富庶冒難死之
鋒刃乎故將不知兵主不擇將無功厚賜無勞重
祿皆法所忌者也向者 朝廷念將帥之材難是
以擇搢紳之能者然其所得率多善奔走人事以
為寵利之路而已其鈐畧才藝不謂無之然固鮮
焉誠 國家因為科條損益其制使夫衣冠之應
詔者為設機宜十問以策之必有稽於軍志精合
於時體者為通擢之理戎務于列校其方畧智勇
固未之盡抑猶愈於徒進者也至于和大鈞致大
順茲由民心下和則和氣上應爾時使薄歛以富
之緩刑弛力以佚之制節謹度以平之擇吏審令
以安之是以政和則民和民和而後陰陽和陰陽
和則大鈞調而順氣序矣聖策曰且道者萬世無
弊而前代有忠文相救之說法者百王不易而舊
典著輕重異用之宜若夫董生推道盖原其本而
言荀卿論刑盖有所激而發彼三代之弊雖有忠
文相救之說至于法天順人之意其可改乎此則
萬世無弊之本也彼治亂之世雖有輕重異用之
宜至于遏惡扶善之用其可殊乎此則百王不易
之制也聖策曰戴記為國有九經所宜銓次周官
辨地以五物咸為數陳夫為國有九經者脩身則
不惑尊賢則道立親親則諸父昆弟無怨禮大臣
則不悖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

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此為國之九經也周官大司徒之職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皁物其民毛而方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其民黑而津三曰丘陵其動物宜羽物其植物宜覈物其民專而長四曰墳衍其動物宜介物其植物宜莢物其民皙而瘠五曰原隰其動物宜贏物其植物宜叢物其民豐肉而庳此五地之物也聖策曰因將施之於行事臣獨取之於虛文茲以見　陛下虛己以諮詢留聰於芻蕘者也臣才識迂鄙不適于政至于所發亦庶幾有以上當　聖心者　陛下不廢其言擇其近是者粉澤而用之使天下知　國家設科取士之道不為虛名則起惟臣之獨被寵靈也哉同朝家之盛美者已臣昧死上對次年夏戎阻命西邊用兵朝廷多事矣又二年癸丑來渝平

欒全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欒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論事

上疏一道

臣伏覩丙午　詔書以星文流變坤載震搖先春而雷衆異閒作　陛下惕然戒懼思所以當天意爰下明詔誕告庶官凡　上躬之闕遺政刑之闕失阿枉之黨蔽罔爲姦慝使容疏以言悉心無隱約之　親覽靡及有司臣伏覩　詔書悵然感慨遠惟　祖宗造基立法之勤　先帝持盈妥裕之意勅天之命撫此下人無彊惟休亦無彊惟恤陛下天資神智英叡聰明紹隆基圖恭承帝事治民祗畏罔自逸逸嚮若僚臣皆正服肱惟良協心弼違將順其美　陛下可以高揖成康之上徐步唐虞之域惜乎　人主有仁明之德人臣乏輔翼之材因循蔽欺偷取一切滔而無法弊不課救沴氣成象變咎荐臻違遑爲獨貽憂於　陛下也臣愚孤遠學識踈陋猥逢　詔旨詢于芻蕘謹稽探天人之情參合古今之論上原厥罰之本下陳致

治之方儻日月之明照此心之忠義斧鑕之下兇報讐於權強是由　陛下至明豈獨微臣受賜惟陛下留神慮察臣狂言臣伏思　詔書星星文流變者臣鄙儒不通天官之學謹按前志說春秋星隕如雨為王者失勢臣下專恣之應況紫垣太微上帝之座天子之庭列星布位近臣之象流移失次乃適臣不恭其職相朋附下懷貳苟容不忠王室之咎也坤載震搖著臣竊考載籍歷世以還地震之異未有若今茲之甚者謹按前志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於是有地震茲謂不陰夫坤為陰體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陽薄於陰而不能勝相乘而震且定襄之地真王城西北正在乾位君德所在天之警告夫豈虛發方春雷震者臣謹按前志雷當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因雷出地皆悅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入地則孕育根荄保藏蟄虫雷本陽氣有人君之象故先時而聲猶陽不閉藏發泄無度也又正月以來日蒙少光輒或數日不解臣謹按前志蒙如

塵其蒙先大溫已蒙日不見行善不請於上茲謂作福蒙微而風解復蒙下專刑茲謂分威蒙濁奪日光公不任職茲謂不躁蒙一溫一寒風揚塵知佞厚之茲謂蔽此蒙大暑也臣聞上天無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應天以實是故考政者必求於天端弭災者必推於人事天人之際其應甚明臣謹按春秋之義舉災以明來觀著而思微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縈然皆見無所疑矣故夫星流而隕地震而裂先春而雷日蒙不解其咎皆由乎陽德舒緩陰道專縱下為阿比以蔽聰明者也臣愚不達道敢因四變推明七事臣聞之書曰無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言明王求理不遺下言也臣議雖鄙竊以為今世之切務治道之至要雖尚此矣　陛下幸加惠不以臣之疏遠而廢其言天下幸甚何謂七事其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斷三曰廣言路四曰重圖任五曰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何謂密機事臣聞之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故春秋之義譏君之漏

言是以人臣造辟而對詭辭而出人君明以察之
斷以行之慎之至也韓子云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臣比見群下之言事者深言切論 陛下或播之
於左右囊章密疏 陛下多付之於有司凡 國
之庶政得失之迹莫不繫乎二府者故諸臣下之
言其有指摘時病及諸治亂者則用事之臣必所
不悅而 陛下更暴其言而露其章緣是而蒙譴
者有之矣此蓋 陛下體貌大臣篤其誠於物貳
疎外群下忽其言之未然大臣固不可以忌疑下

言固未可以輕信然亦在深思其意旨徐察其情
偽參諸理道辨其否臧言苟可行自當聽納言之
未善置而勿揚使下竭其忠効所見則姦謀僻行
不萌于下嘉猷正論日聞于上致理之要何以先
此今 清閒之對封奏之事開言為怨府洒翰為
禍胎沮忠義之言成忌克之俗人憚後害孰敢獻
納下情壅隔 國之大禍也臣深願 陛下先務
此道以為立政之本凡臣下入告之議宜斷在
聖心清閒之言姑慎於外世念大易失臣之誡防

春秋漏言之譏則天下有心之人皆為 陛下用
也其二曰用威斷何謂也臣聞書洪範曰惟辟作
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
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故春秋之義譏鄭忽之弱以
其挈於權臣也君人之柄惟賞與罰信賞必罰惟
斷而已夫乾體以剛天行已建故能中正無邪運
用不息人君之德配乾而法天者蓋取乎剛且建
也以 陛下之英明溫叡而濟之以斷天下不足
治也往年莊獻晏駕 陛下親政革弊去蠹拔材

賞忠斷自淵衷不撓于下典刑立正區極一新天
下翕然皆謂 陛下天機如藝祖神略如 太宗
萬世一時無窮之福也今者道路之言皆謂 陛
下寬厚敦恕徽柔廣容事存大體動循往例臣竊
惑之此蓋怙權之臣 取 邦柄故說 陛下以
為人主之孝莫大於奉先志守成規夫 祖宗之
所以建基圖垂謨訓炳如日星信如四時雖百世
其可易諸至于操杷律明賞刑用正人去邪慝治
不忘亂安不忘危以和其民人而保其宗廟此孝

之大也且政由俗革彼此一時事體權宜各有云
詼或迹存而理異或法久而姦生必踐而行以為
無改於 祖宗之道尚要足以為孝乎易曰窮則
變變則通通則久故復而不厭久而不弊之謂道
遵常守故奉聖人之事因時損益乃建治之理昔
先王之作為爵祿賞罰臨事而制宜是以為天下
之王見勞授賞則衆譽不能進無功見惡行誅則
衆譏不能退無罪若政無大小人無大小弛張用
捨一取諸例是爵祿賞罰不在人主而在簿書也
予奪之柄於 陛下何有一吏持簿書按例而足
矣此蓋用事之臣自謀之慮不才而例進者收恩
在已才而例退者歸怨于君人主欲賞拔忠良擢
用才俊而用事之臣不悅者輒曰於例不可用事
之臣猥引親舊妄援謬屬而人主欲詰其故輒曰
於例宜然以致今茲臺閣混淆賢愚糅雜典刑都
弛名器益輕于後執時柄者便於引例之說終無
發明之言臣嘗讀漢書至晁錯之事惟錯謀策宏
遠違於權義有致主經世之志蔑於姦譏之口而
史氏不能褒其忠更譏以變古易常之說臣竊憤
厲痛忠臣之難為也臣又讀晉書至何曾之事識
其子曰吾每進見未嘗聞經國遠圖但道平生常
語此非貽厥之道及身而已且曾為上公圖之不
建誰任其咎而史氏不能貶其罪更美以知幾先
識之善臣竊惋悼痛詆臣之誤國也嗟乎忠諫之
無報淑慝之不覈其已久矣又可獨長嘆於茲乎
臣愚伏願 陛下奮乾威發天斷裁正無不忍之
愛采拔罔疎賤之隅大稽諸古小度于今使天下
之耳目常新萬務之本原必正無曰引例合義而
已帝王之制不亦光大乎其三曰廣言路何謂也
臣聞書美堯之德曰詢于衆春秋之義大君命識
大夫之辱者今天下之士不思結知於人主思見
知於貴臣願歸恩於強臣不願受恩於人主何歟
得強貴之心者身不涉危而長保富貴蒙 陛下
之遇者立未及安而已罹禍咎今夫大臣有所薦
論 陛下重違其意或勉從之 陛下之有眷遇
者而大臣獨不能以 陛下之故姑收其用必排

而去之何　陛下之待貴臣厚而貴臣之待　陛下薄也而又多逐善人指為鉤黨使　陛下腹心無所寄耳目無所託姦無所發惡無所彰九重之深漸成孤立　陛下天縱將聖知幾其神此理甚明豈其不悟昔漢魏相白去尚書副封以防壅蔽而宣帝得以知禍變之微為漢明主唐太宗躬勤政理明於聽受著司馬式云其無門籍人有論奏者皆令監門司馬引對不許關礙又制大臣入論事輒令諫官隨入或對問之言有觸理道即從而諍之此唐文帝致太平之跡也至代宗時元載為相邪慝不法懼為人言因議凡群臣奏事皆先關諸司長官關白宰相而後得上聞時顏真卿奏疏曰往日李林甫欺君擅權姦驕用事郡下指言者率皆因事陰中傷之猶不敢顯為條約以絕言路以為元載之惡過於林甫也惟在　陛下開延讜直虛心接納無限卑遠苟造膝而有益雖犯顏而必恕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其惟廣言路乎其四曰重關任何謂也臣聞書曰都哉臣哉此

帝堯所歎以為與己密近之臣必有德也又曰欽四鄰此帝舜所歎以為在己左右前後之臣必正人也故春秋之義以為天子之宰通乎天下重之至也夫國之所謂大臣者莫尊乎宰相君為元首宰相乃其股肱動靜休戚義猶一體宰相之職朝夕王所論道官材圖議天下之政者也安有居宰相之位而足不至王庭面不見旒扆言不聞君聽者乎大臣疾病君為之憂軫上醫治療內使臨問數賜告加恩意禮厚矣若其偃息臥家遂罷其朝謁曠時彌歲則未之有也伏以台司為具瞻之地廟堂非養疾之所　朝廷之儀不可慢　社稷之重不可輕況　今災異荐作人心恟懼安危所繫實在柄臣伏願　陛下為宗社之大計畧恩禮之小節高選德望考慎厥相廱讙告於上穹示大公於天下且自災異之作　陛下憂勞謙畏誕降德音舉諸關政致誠罪己而元臣當國莫肯任咎苟安寵祿以妨賢路禮義廉耻何以訓下自餘三事任政之臣志行忠邪材智深淺必料　陛下知

臣之明悉存乎 聖慮矣其五曰正有司何謂也
臣聞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春秋之義君不尸小事
臣不專大名故尊者主要畢者任勞所以正位分
明堂陛也人君逸於任使垂拱而治三公論政九
卿分職群有司各事其事故端本而影直振領而
襟整衆務百職各安其局今夫津官亭吏一命之
微米鹽貨利毫杪之細莫不關決衡石煩黷天衷
三公不脩其職而猥侵群有司之事群有司苟諉
期課莫安所守上下姑息習以為常偷慢懷安風

俗益獘臣愚以為方今國體所繫政府而下分職
之重臺省備矣而豸冠乏匪躬之士諸規鮮替否
之言當衡鑑者循資格而無賢愚之别絶勸賞澄
清之義運計籌者張空簿而責錐刀之末無斂散
輕重之權政夫其本事忘其舊其所召獘由來漸
矣臣愚伏願 陛下少運神智詳思世務諸如此
獘宜有興政撮其機要謹其關捉莫若擇任三吏
切摩治本使夫摠百揆者則謀用庶官之長則庶
長者則各選衆職之任付之柄而責其効盡其才

而變其故官守典司無相侵奪有廢厥職必正于
罰如此則 陛下優游太紫之上執賞罰之柄而
群下莫敢不奔走其職庶務肅然而理矣其六曰
信命令何謂也臣聞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夫
命令者以簡為重以信為本簡則易從信則必行
易從則不犯必行則可久此之謂為國之要為政
之經臣比見 朝廷出令或尋即衡改或纔復停
廢更易之而奉行不固民忽之而苟慢多違揆大
體而論之此害政之深者夫滋彰召乎巧詆文煩

所以法輕令條令重累盈乎几閣自明習者不能
徧覩況郡縣承用者乎䧟愚惷於亡辜羅元元之
不逮其咎由乎格令之煩多而不信故姦吏因緣
而為市也臣請今後凡諸臣有請改釐條制審復
勘會益加詳慎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俾
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自然民無起
訴之端吏息侮文之巧祥刑善制咸中有慶矣其
七曰示戒懼何謂也臣聞書曰惟天降災祥在德
而吉凶不僭在人是故或無災以傾其邦或有災

以興其國無灾者驕怠所以起有災者戒懼所由生故堯湯遭水旱之期中高有桑雉之異一則以有備而無患一則以脩德而弭妖今玆之變亦在陛下惟德之脩而已承弼之臣戒其權重者侍從之臣戒其阿諛者帷幄密近之任戒其用事之勢掖庭嬪御之寵戒其燕溺之惑服羞戒其過制優戲戒其蕩心凿用無小侈費無微念四方惟正之供憫小人作業之勞至于邊防之守兵食之備器棄之用將帥之材臣謂宜皆存乎　聖慮矣故臣曰惟備之戒此其緊矣夫脩省之方惕厲之意雖陛下兢兢夙夜不忘于懷然天下之人莫之知也按春秋左氏傳晉梁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今震適之異衆變重累何啻乎山川之災臣愚以謂　陛下宜於常禮有所降損齋居澄慮深思天意揆陰陽之道察政教之闕其在陛下者臣願　陛下勿悋其失必易其度其在臣下者臣願　陛下內斷於心明正其罰俾彝倫咸叙以邀天之福則七世之廟傳裕於無窮烝民之生率同於慶賴矣臣位卑而言高有陵越之尤跡踈而意忠有激訐之咎但使臣言一經　聖覽微悟　主心幸以消塵於　國家而有補則雖鼎鑊捐軀命而不辭干冒　天威臣無任激切待罪之至

上平戎十策 又來

臣某言臣於景祐元年以茂材異等對詔策　陛下擢臣祕書省校書郎至寶元元年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對詔策　陛下擢臣祕書省著作佐郎夫士感知己猶許以死況　陛下自臨御以來十五年中三策天下士中選者止五人而臣再濫揀拔等比三人而已今雖遠在江湖之外而聞朝廷有鄙上之虞其可悠悠自同常人者哉臣不佞才見短淺然歷代之書備嘗涉獵至于成敗得失尤用心探討畧能言其梗槩至于國論大體時務細故參詳措置使臣間議其中臣潛自量亦未敢在諸生後是　陛下再選臣于　大問之下臣

幸不辱也頃聞元昊猖獗敢干邊吏出車遣戍頗
煩　旰昃臣竊投筆憤歎西望毛竪恨身在遐遠
不得請纓。闕下思効愚者之慮輒上平戎十策
臣未嘗遠涉潼之西故其山川地形風土人物不
無闕畧至于軍國機事臣以疎遠莫得詳知今所
論著徒採歷代史冊兵謀地志及所見　朝廷施
爲顯然之事臆度道聽懼不精審至有所得或足
以發伏惟　陛下神機天畧固無遺筭萬機之暇
淸閑之餘少廻日月之光一登衡石之末以臣策
不甚迂疎乞召兩地大臣試於　御前商搉或有
一得上稱　淸衷則於海嶽亦有涓塵之益也所
撰平戎十策謹別錄實封附遞上進干黷　天威
臣無任戰汗殞越待罪之至臣誠惶誠恐頓首頓
首

攻心

臣聞上兵伐謀又曰攻心爲上竊料戎心之蓄叛
謀有日矣　國家自　藝祖剗除五代之弊始大
一統立太平之基　太宗、眞宗休養生息仁澤
覆露文德綏遠戎狄侵軼驅逐出疆謹備邊而已
未嘗耀威靈勤遠畧深入虜地以恢封境也今元
昊猖狂負恩且習我之舊有輕我之志而無備我
之心謂我必不能長驅出塞薄伐問罪也臣謹按
地志麟府本銀勝之地去銀州三百里夏州五百
里其去興州封壤相接賊巢穴在興州中都山若
因鄉導渡河直趨五七日可到賊來入寇必自延
渭北邊自救程途自倍若徒遣輕騎姑謀犯邊清
野深溝足挫其銳儻悉發其衆身來入寇則中都
守備勢當單寡誠能先以精兵㐌布旁河州郡至
元昊犯塞之時爲奇兵自麟府路入卷甲搗其巢
穴使西邊城壘守險自固勿與之戰元昊聞兵臨
國正所必救事出慮表衆懷沮懼數道伏擊潰敗
可保且彼州父老戎之遺人歆潼荷崩猶懷華土
王師奄至可以恩信招徠則朔方之地庶復歸國
伐其謀於已定攻其心於不測所謂出其不意掩
其不備一舉破賊策之上也臣聞先人有奪人之
心軍之善志自　國家失朔方棄靈武置戍內地

控扼益慶專為靜勝深戒生事然戎心貪戾益思蠶食今若屯兵邊郡坐糜餽廩來則自保去又不追費財無功損威示弱計者若不厚姑息之使甘心而後止則臣恐邊鄙之虞未能徹警也

伐交

用兵之道其次伐交今元昊所恃為交者豈非北虜乎臣聞元昊與虜通姻援其事勢必先要結我與契丹通好餘三十年矣自漢氏已來夷狄之和而能謹守信誓如今之久者未之有也非惟懷我恩信利我聘幣抑當我盛德之世無釁可乘今其與我之和好也在外而其與戎人之親暱也在內外雖我暱陰為戎助此又不可不過慮也示我之有禮防彼之有辭此為事機不可失若臣願遣使一介齎書一函示之以元昊背義之由　朝廷備禦之意其書曰夏州自德明已來受恩于　國至于元昊綏撫彌隆今忽恣睢虧廢貢職藩臣阻命法當致討如聞元昊連彼婚姻遂興問罪之師實損與國之好彼誠矜其狂易遣諭此情若元昊悔過改圖效誠請命則我為之寬宥待之如初誠元昊不稟訓辭居然慢逸違我二國之命自恃獨夫之強則當明下詔書削其爵命申勑守將蕩除鯨鯢如此則我於契丹以元昊之故益示敦睦之道契丹於我雖元昊之姻莫興間嫌之說雖未能破彼之交而我之親鄰伐叛而有辭矣

專勝

善用兵者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擊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吾所與戰者約也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吾所與戰者寡矣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昔吳為三軍而病楚隋以易戍而弊陳多方誤之用此筭也今緣邊城壘綿接千里臣慮元昊分布兇黨間出討掠示欲掩襲分我守備務以疲我而諸守將輕請濟師我備彼去正墮其計今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　國家控制西鄙置兵之根本也形勢影援足相首尾緣邊城壘於茲倚重臣請諸境上州軍精擇守將使脩築堡戍斥遠烽候非時寇至姑

使欲衆清野閉壘自保勿與軽接又元昊犯塞路
皆荒磧地無水草齎糧而至假有攻圍勢不能久
若賊亟來肆我則逐路發師設謀邀逐無軽動衆
以損威重如此則不爲多方之誤而取專勝之功
矣

以夷狄攻夷狄

邈川大首領唃厮囉本吐蕃之遺種也自潘羅支
殺繼遷而德明破臧六谷世爲仇怨今諸戎能爲
元昊後患者惟洮凉爾比聞効順來獻戎捷 朝
廷撫納恩信亦厚此誠以夷狄攻夷狄之策也臣
以爲馭戎夷之道不惟賞利懐誘亦在誠信要結
今邈川介于西鄙感慕恩德納忠爲用常所贈賄
恐未足以致其力儻於朝臣中擇一有機辯材謀
之士銜命臨撫諭以 國家眷遇之意凡元昊部
族與洮河接境而我應援可及者使自攻取之爲
出偏師趨要害爲之掎角是令邈川自爲戰也或
難臣曰元昊既弱邈川復強是元昊未破又生一
秦矣臣曰不然今量邈川之衆固未能困元昊也
我因其力而假之勢亮有貪利之心且爲我用足
以牽持元昊之後分其備禦茲亦多筭之一端也

安民

臣聞武有七德先安民而後可以保大定功也今
聚師西陲凡百調率應期趨辦實在關中若百姓
力屈流亡搔動則嘯聚草竊不逞之民乘焉語曰
鳥窮則啄獸窮則搏民窮斯爲盗矣群黨連結展
轉相雄茲亦患起於甚微釁生乎所忽則 朝廷
之憂不在邊防而在四郊之内矣伏願 陛下深
念茲哉詔陝西將命轉運使等宜得識大體明時
務周材之人充之凡廢置之宜弛歛之事當循寛
大無使躁急陝西州縣長吏悉爲選擇特降 深
詔告諸守令所聽民政務從簡直宿逋久負一切
除免諸所科率起自近年有害於民者悉且權罷
應徭役重色破民産力者使吏張之以便安百姓
關津山澤侵民小利者與衆公共以惠貧弱上以
布 國家之德澤下以裕編氓之生路以弭盗賊
以固根本安民之要此其大節若其不先恤之而

先固之寇未至而民已疲則是自取弊也何保大定功之有哉

置兵根本

用軍決勝在乎統帥統帥不一則威令不行不相為用非成功之勢也近觀唐時元濟淮西之誅慶緒相州之圍成敗之由其事可見淮西之師中外疑阻以用裴度為宣慰使度纔至師諸將各圖立功惟恐在後故元濟卒擒焉相州之圍子儀光弼皆在非無名將也以九節度之師不相統制但用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故相觀望卒以潰歸今環慶鄜延涇原等路各有部分莫相統領臂指伸縮當從中御機宜緩急勢不相及夫同舟而濟胡越一心利害背馳則為路人矣臣伏覩唐氏制度方面重權不欲專授戎帥故命皇子弟為元帥及節度大使而藩帥但授副元帥節度副大使及長史行軍司馬亦或命宰臣遥領節度及副元帥者今自陝以西永興當咽喉之要大河之南襃漢之北榮陽之西輸餽供億此其都會臣愚竊以為大軍根本宜駐此地而置陝西處置招討使之名應鄜延環慶涇原諸路皆節度之其大使請自 聖心選置郤止都下使遥領之擇命大臣才望威略可任以重者為副大使行大使事以永興為治所以臨制諸路凡緣邊城戍要害控扼之處為寇衝突或邀襲討逐當得隣道相會合應接者聽其處置焉此則權用雖在外而柄鎮實在內輕重相持易以移改蓋馭將之要道也

足食

關中雍州之域厥田上上昔秦鄭國引涇水注洛三百餘里溉澤鹵之田皆畝收一鍾至漢白公復引涇水注渭袤二百里故關中號為沃野千里而無凶年自漢唐之盛此焉作都非惟百二之固抑資膏腴之利也臣竊以為西疆之事宜聚重師於永興為臨制根本之地然今關中地有遺利山陸險阻飛輓為艱邊儲軍資供須勞斂今誠能按西渠之故迹豐衣食之本原檢青經界開置屯務則不煩遠為調發而足食矣或難臣曰昔唐氏都關

中肅代兵興中外艱食禁軍之餉百姓至接穗以供之及劉晏領租庸轉運使最達食貨輕重之術然後能引江淮之粟以食秦人豈二渠之利不興於爾時乎臣對曰昔在唐初二渠所溉循萬餘頃及承平漸久事不務本沃衍之地占為權豪觀游林苑而水利分於池榭碾磑以致亡天府之利貽天下之害故二渠雖復於唐氏之時正爲建都於彼也今議復之又何憚爲

豐財

夫兵事之大財用為急豐財足用必有根本財用根本在乎三司比來邦費煩事積矣有司徒張空簿而國財靡散於姦游之手伏望選用材幹精力之吏通輕重之數明功利之術者復實天下之金穀以入為出以有餘補不足以會中外一歲經用之實則財賦之盈虛可預料矣而又通其積滯權其贏縮使關市不乏貨物平準此理國行師之本也諸不急之務無益之作浮冗之費侵欺之弊精為節度以集大計乎曰足食足兵洪範八政先食貨而後實師故知師旅大事財用為急也

備姦

臣聞用兵之術多方誤之伏以東南粮運在於汴渠比來重惜民力久不開濬每歲霜寒水落沉泥填淤遂至渠底高於堤下民屋至於黃河奔流瀉瀉亦全藉隄防之固所謂築垣行水今黃汴是也自戎人即叙通其行商憧憧往來布于都市其所通結素無禁限唐憲宗初討淮西而姦臣王承宗李師道潛遣刺客暴害大臣斷陵廟之戟焚留廪之聚此亦慮外之事也今黃河據腹心之內汴渠為輸委之本若姦人窺伺潛有決鑿汙瀦我良田損墊我邑屋阻絕我運路則是肘腋之下更生一役其汴渠黃河隄障盍望擇勤幹吏密為分地廵邏以譏察姦人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其此之謂矣

購募

竊聞九昊勇而好殺安忍無親背面之閒必有讎敵可重行購賞以動其人有能得其首級者舉元

昊之爵位土疆授之而許以重師為之援護戎人
不義闚利必動則彭寵袁元於家奴符生殞命於
近族事或有之矣
右禦戎十策伏念臣殿㩁書生本學俎豆之事區
區江志頗涉孫吳之書豈達權謀徒得糟粕頃聞
元昊飽飛　朝廷備禦無雖蜂蟻屯聚犬羊躑躅仰
惟　聖慮未忘憂軫臣身紆郡紱神馳塞垣不得
一至軍前圖上方畧輒此進慶或裨萬分天地容
漫日月照被蠢蠕微動各得盡情臣之芻蕘伏望
採納

議西北邊事

今月五日中書樞密院聚廳奉傳　聖旨宣示契
丹來書并　朝廷回答書本如所見有異令具陳
奏者今　朝廷答書大意欲且納元昊故書末有
理難阻絕之語臣竊詳今來契丹與元昊相攻虛
實未保且以來書大體言之其辭以元昊不順
朝廷之故因緣構釁遂已興兵恐深入討伐後元
昊却歸　朝廷故乞拒而不納今若答書直云理
難阻絕則是峻拒契丹之請堅納西人之盟得新
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虜况契丹見屯兵甲近在
邊陲因此違言或成怨隙控弦近塞有以為名則
河朔邊防素備何若患有遲速事有重輕廟筭折
衝屬階自拜事要先當義在兩全今西鄙遣人已
到境上欵乞　朝廷降詔元昊大約言昨者　朝
廷納卿欵誠亦緣契丹啟賛嘉其善意遂議加封
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户頗失甥舅之權契丹遣使
為言　朝廷睦隣有體揆之大義有軫于懷卿宜
審處事宜早除嫌隙則誓書封冊便可施行仍乞
於契丹回書中具及此意如此則　朝廷於西人
有恩意之厚於北鄙無構怨之端中國禮義容復
大矣若將來契丹却與元昊通和遣人復請開納
則今　詔勅已具後命元昊該此　德音應知感
戴儻其凶德復為旅拒則較其輕重羌虜之患小
契丹之患大斷可知矣叨蒙訪逮合罄愚瞽採擇
用捨緊之　朝廷

再上議事

臣等近爲中書樞密院傳　聖旨宣示所答契丹
國書令各陳所見已於初六日同上劄子具陳事
意竊聞朝議改定回答契丹書以爲元昊若盡如
要約即　朝廷難爲辭郤者臣等竊懷未盡須至
再有敷陳蓋當今可慮於西者三可虞於北者五
何者若　朝廷已納元昊誓書勢必便行封册而
虜使復至固邀我以拒絶此其可慮一也若　朝
廷已納元昊誓書遷留未行封册是使西人窺我
有所牽制此其可慮二也必不獲已而封册之命
中止是中國無復信義永斷招懐之理此其可慮
三也若報至虜廷見我辭拒意堅言切萬一睢盱
生忿因成急變則河東河北忽爲所乘邊備何君
此其可虞一也且以西人(今上御名)難於我虜曾約東
使來納和今西人起釁於虜我乃遂納不同其患
持此責我虜爲有辭此其可虞二也今二虜相待
事形可見元昊權譎無恥狙詐多端縱負屢勝之
強必不兩廷大敵虜兵既迫或迎而伏罪則虜之
號令元昊未應敢逆安知已和之約不能復使之
離是我不能弭患於西徒以致怨於北此其可虞
三也今虜聚兵馬近在境上擇利而動勢不虛歸
若元昊旦而受封虜必夕而望報但恐事之以金
帛未稱其所欲也故不如叩其兩端之中徐觀二
虜之變逗留日月繕完守備不當乘其方還激之
卒發此其可虞四也夫二虜之隙誠僞未明就使
信然尤宜審處見情則獲直往必違而我以新附
難保之叛人怨久和可患之強敵既促尋戈之釁
亂堅元昊之交此其可虞五也凡此可慮可虞之
事若　朝廷深謀長策有以善其後臣等所不敢
知儻未有以待之則君虞機張釋括期於必中爲
臣等前議故願示以大善要之兩全且未納西人
誓表特降詔書或遣一介之使往申告諭至於和
約又非阻絶即具以此意回報契丹今使人邀其
終趣於北則言遜而體正於西則名拒而實通凡
諸事機後皆可扶臣等位叨侍從義均休戚國之
大議復蒙訪逮愚慮所及不避再三伏望　朝廷
更賜採覽取進止(學士宋祁同上)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論事

陳政事三條

臣嘗讀前史率以臣下敢諫爲美蓋斥時之忌犯主之顏色人臣最難事臣不倿待罪諫曹涉赤墀歷文陛以望清光者無虛月矣論事無指切無踈謬無不蒙收感容覺竊自惟遭時之幸而齷齪淺致闒子大道不能激昂風義有所感發愧不任職爲公朝羞風霄以慮紓過責者畧條三事以聞惟陛下留神省察伏以今日之事最切者在乎明賞罰辨欺誣通謀議審茲三者則內可以正軌度外可以遏寇虐致治之本致效爲速何謂明賞罰臣聞善爲國者必先正賞罰之分賞罰必行則人以生爲辱以死爲榮人不畏死舉天下易於反掌況以討賊乎及駕馭失所紀律不振則以僥倖爲賞姑息爲罰雖賞而士不知恩雖罰而下不畏威上習因循下懷顧慮則人將援其手而不前況使之赴患難乎自西邊擾動事之三年矣賊昊雖驕猾

一開將之材爾非有遠圖大志英雄之畧其幸者
資適逢時而已特久人寧戎備不戒廟堂無受成
之筭疆圉之制勝之策自延州之圍好水定川之
敗覆軍殺將沮喪威靈皆由自驕師徒投之死地
當總帥之重無待罪者朝廷專用姑息莫正其罰
且自賊始叛授夏竦旌鉞韓琦等副之統制四路
并護諸將凡三大舉奇輪不返使封豕長蛇肆踐
食之暴邊亭千里蕭然一空賦輸與發天下枝其
勞交黨株連公議不立至于不得已但解其總帥
以所居官內徙便郡而已又如并州比緣賊入麟
府朝廷以方面之重難於謀帥遂以名使楊偕寄
任方爾而處事踈畧陳請謬悠駭于人聽夫麟府
輔車相依而為河東之蔽無麟州則府州孤危國
家備河東重戍正當在麟府使麟府不能制賊後
則大河以東孰可守者故麟府之于并代猶手臂
之捍頭目也而其上議欲棄其地既知才之不足
用也顧猶以近職領河北重藩如是而欲收功是
北轅而適楚也及乎鋒鏑之下矢石之前奮命小
臣論功行賞一資一級分毫析銖惟恐比例之過
臣觀歷代英主良臣用賞罰之理蓋威罰之行當
自貴者始恩賞所被當由賤者先故罰一貴臣當
其罪則天下懼賞一賤士當其勤則天下勸臣不
敢煩引往事我朝祖宗之所以駕馭臣下操威恩
之用其事耳目所接也往往能言之陛下萬機暇
時試廣訪逮必有得也凡大賞罰人主之事非聖
心自出臣下不敢任之以故僥倖姑息生於依違
即欲杜僥倖之門革姑息之弊惟在陛下於議賞
罰之際必盡主斷爾罪罰所當加勿以貴要而隱
忍恩賞所宜及勿以微賤而輕廢擬議一立勿容
姧說巧言熒惑變亂則恩威明矣何謂辨欺誣方
今之弊人以僥倖為心政以姑息為用正謂欺誣
得行也夫欺誣得行則大臣懼方且自營救于譏
毀之間而不保又何暇旌別淑慝脩明憲度者哉
今俗大率宿貴之臣輒以身下後輩矯情飾皃習
偽成風損美代敗善俗朋比以彙下凌上替比者
亦有以善誣結天心冀用事矣陛下竟不登于大

用士大夫之有識者是以知陛下之淵衷大智無不通照其情狀信姦慝之不可爲也然其風猶未之盡革者蓋左右舊臣猶有以疑貳廢者舜曰朕疾讒說殄行蓋讒人在朝舜所不免孔曰遠佞人陛下旣推讒佞而遠之惟復起用以讒廢者則天下無賢不肖擧知浸潤邪說之果不行且以安臣下之心使厲志竭精有心効報者無悼後害事有不令而從玆之謂已何謂通謀議國家承五代之弊有不能革者軍國文武之事分領於中書樞密院唐代宗時兵興軍事繁多故於禁中專遣內臣典中外文奏謂之掌機密事梁氏始置使名五代時樞密院與中書或合或離入國朝遂分總天下之務對爲二府由是軍民異政文武殊用命令乖戾更爲彼我夫天下之事何嘗不以同而成異而敗乎平日無事苟可因循有爲之時斯害也已昔祖宗三聖威靈獨運各延闕議斷主乎一陛下沖執謙德推委仰成柄用旣分事必隳隔陛下誠能矯往弊稽舊典合二府一政事眞大公之盛擧也即若重前規難改作臣謂應樞密院事宜與中書合議使理道相通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故臣曰通謀議意在此也凡此三事今日切務恩威明則邊臣畜欺誣辨則朝廷清謀議通則政事平而命令一皆治道之急者自猥以孤微當得言之地所恨知不足以造微材不足以成務敢進一得冀裨萬分

論請通中書樞密院事

臣竊以朝廷政令之所出萬事之本原一統于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起於後唐權宜之制因循相承兵柄寖重乃與中書對秉衡軸至於分軍民爲二體別文武爲兩途宣勅並行議論難一事無任責更相顧望自古爲理患在多門況今二府之中豈盡材猷之士朝綱內弛邊事日生西戎壯狄交有憑陵中夏之志財用殫窘百職曠廢此時廟堂之上豈容非材夫欲朝廷尊邊事寧其要在手揀別大臣才不才而已矣陛下若去不才之人又復誰當進用若使宴安朝列容身養望者優游

備位則勞臣益鮮體武士益離心茲事體大實在
詳察謂宜講求利害稽復古制者樞密院歸於中
書若又重於改為則莫若通樞密院之職事於中
書見任樞密使副才者留之不才者去之其諸房
吏史且皆如舊措置施舍俟更圖議是足以一政
事之本重賞罰之權汰冗濫之員塞僥倖之望改
而張之不傷體裁而成之不動衆陛下幸與一二
宗臣舊老深圖此議有益於國願斷自聖心行之
時降制以宰臣兼樞密使

請不罷兩府聚廳商量公事

臣伏見宰臣賈昌朝陳執中等乞解兼樞密使已
降詔允所請自古已來歷代之制三公之職無所
不總國初中書樞密院兩相兼領臣竊詳其時蓋
是後周世宗深意欲合二府以復唐舊及范質等
罷其職遂離事體兩分謀議不一總於主斷實煩
柄馭比以戎虜搆患邊防多警始命宰弼關決機
務國論粗合習方為常今彊埸雖即漸寧戍守未
能解備畜北虜如畜虎飢則噬人養西戎如養鷹
飽且颺去兩相既罷去此職退朝必更不聚廳便
如路人往來杜絕今雖有處分凡干軍國機要及
邊陲事宜令依舊同共商量施行又緣朝廷舉動
惜體中外人情易搖三邊忽有小虞兩地即須聚
議便是非常之事遠動四方之疑合則易離離則
難合今聖恩已聽昌朝等解罷使名即密院文書
自不通署諸房事務亦罷呈稟臣愚以為其邊防
奏報軍馬機宜依舊常且聚廳每事並皆同議于
後或有警急庶務得以周知儻值有事商量亦免
動人視聽若或聖心採納乞特宣諭施行

請令兩府聚廳商量公事

臣伏以中書樞密院分掌軍國之務其于朝廷本
實一體若其遠計長慮思患預防謀議相通事始
克濟慶曆二年邊陲多故陛下深惟事體思適機
宜始命宰臣兼樞密使凡干邊事使同商量北虜
再平西戎款順亦由柄臣協議上贊睿明謀通事
允此其效也非者宰臣請解樞密蓋由謙遜事權
降詔允俞之時臣亦借曾論列方今彊事粗定朝

政稍間正是經營補緝之日未為宴安暇豫之時
臣愚以謂中書樞密院執政之臣宜時聚首同議
朝務講求得失至于邊防處置將帥遷改中書理
本所當關預謂凡稍干大事並從參議而行所冀
各盡公心上裨國體
請乘閒召大臣論事劄子
近邊鄙有興朝廷多務仰惟聖慮豈忘憂勞然邇
日視朝御前後殿各不過數刻自兩地大臣以次
進對急急呈文書而罷至于論道經邦則未暇也
今高秋氣清宮殿涼爽臣願陛下燕閒之際延召
大臣從容賜坐與之圖議天下之事則治亂得失
盡在几席之上矣臣觀今天下之勢可與之安可
與之危安危之勢願陛下力行之何如爾且帝王
之體如天之行健不息如日之高明溥照深處宮
禁自取蔽隔此陰沴諸變所以作也惟陛下特開
睿鑒諒納愚衷
論治道先後
臣聞今中外之議者莫不以羌戎之警兵賦之急
為當世要務臣竊以為凡歷代治亂安危之所起
不在邊徼之外蓋常在戶牖之間爾故臣所獻愚
言先陳近事伏惟陛下必留神慮臣聞禮曰古之
聖人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正其身何謂先正其身
昔商中宗嚴恭寅畏治民祗懼不敢荒寧文王卑
服以念稼穡之艱難文王不敢酗于酒德樂于逸
豫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從聖
人者不惟躬自菲薄兢兢治道亦惟聲味逸欲非
養身之益故務為勤儉退從淡素且示愛民之意
其實有自愛之道焉恭惟陛下春秋鼎盛臨御日
長雖三靈保祐而國嗣未立臣願陛下上思宗廟
社稷付授之重下念中外士民繫屬之心保愛聖
躬配天悠久者諸無益之樂移為居安之慮神怡
於穆清之外福及于照臨之表此謂正身之道何
謂先齊其家使夫宮闈有禮之謂也自景祐已來
嬪御之列行非婉順輒斥遠之天下之人皆知陛
下廟社之為重而不愛其所私蓋患防未然悔生

所忽斥遠之事非宜數也不若節之以禮制之以義敘進良淑無脈賤微詩曰文王刑于寡妻以御于家邦易曰正家而天下定此所謂齊家之道何謂先治其國大臣百職之謂也伏以近歲邊隱用師指蹤受成實在二府凡所除拜宜使將帥心服物議稱愜然後朝廷尊重成功可期如其不然則堂陛不崇中外失所瞻望矣成命遂事臣不復論至于才與不才固亦何逃聖鑒又自景祐之末綱維潛弛上下苟且人素姑息怙權相比愛憎相奪立朋黨者有之漏泄機事廢撓朝政專己見者有之陛下知臣之明旣照見其情狀稍去其弊矣儻更振屬紀律審詳邪正則憲章修舉百度用正此所謂治國之道臣以庸昧擢從疎遠今日乃始陟文陛望清光指事剖誠不識忌諱萬分有補百死無悔

貢院請誡勵天下舉人文章

臣聞文章之變蓋與政通風俗所形斯為教本國體攸繫理道存焉况今官才專取辭藝士惟性資之敏而學問以充之故道義積乎中而英華發於外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者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伏以禮部條例定自先朝考較亦熟悉有程式自景祐元年有以變體而擢高第者後進傳效因是以習爾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至太學之建直講石介課諸生試所業因其好尚而遂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蕩猥煩為贍逾越規矩或誤後學朝廷惡其然也故下詔書丁寧誡勵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考試諸進士太學新體間復有之其賦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論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條陳他事者以為不合格則辭理粗通如是而取之則上違詔書之意輕亂舊章重虧雅俗驅扇浮薄忽上所令豈國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耶其舉人程試有擅習新體而尤誕漫不合程式者已準格考落外竊慮遠人未盡詳之伏乞朝廷申明前詔更於貢院前牓示使天下之士知循常道臣典司憲

度復預文衡敢此數闕伏候進止

論中書議事

臣觀古今治亂之變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上下之事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況近司輔臣股肱同體協恭和衷豈容乖異竊聞中書奏事爭辨御前連日紛譁中外喧駭其於事理必有曲直伏以中書政本其所擬議即為命令無作好惡是謂皇極各徇所執何以適治歷代敗亂之兆皆由朝廷立彼此之論而已彼此立則朋黨分朋黨分則勝負生勝負生則攻奪作攻奪作則敗亂之所以起臣願聖心深鑒於此緣中書議論之事頗家外傳不審不敢以為言故陳理亂大體而已

論小臣妄投封章訕上事

臣聞下輕其上賤人圖柄則國家搖動俗用不靜春秋之義以貴治賤不使卑陵尊左氏傳曰下陵則上替陵替之漸不可長也竊惟近歲以來持風寖敢是非起於憎愛毀譽移於朋黨貴而尊者畏訕誣之見及故待下之逾謹賤而卑者恃訟訾之可行故奉上之禮益倨更相姑息遂成氣俗法制因茲不振堂陛由是益削且軍國圖議三事之職將相進退人主之柄即措置有乖于理體謀猷不允於人望朝廷固有邇臣列位諫官御史得言者衆必有獻納豈容小人妄茲干議近如王預仕人卑品婁徹草澤狂生投匭上封恣斥朝政唐正觀中監察徐師合上書論執政不可兼數職太宗曰此人妄有毀譖欲離間我君臣流師合于嶺外師合官為監察所言未為切害太宗流之蓋所以重朝廷謹風俗也臣忝列諫官以言事為職豈欲杜塞群論蔽虧聰明顧此等纖邪無益於政優容之不足以廣言路崇長之足以損善俗伏乞降出預徹等所上封奏觀其義理若顯為欺罔侮黷國經即未能深示刑章乞且投畀遐徼庶使行險之人知所懲沮

請推捕荆南朝詠長吏人事

近聞正恭因言事官彈奏乞除外郡恭比在荆南

頗招沉議亦由被人嘲刺所以播傳京師慶曆三年嘗降詔勅止絕匿名歌詩兼開告賞之令小人狡獪敢蔑憲章日來在位臣僚齪齪習為姑息遠嫌避怨以防多言風俗澆漓公道陵替事雖輕微實傷國體其撰詩譏刺之人乞下荆南密切搜捕必令推獲以寘嚴科庶示四方知所誡懼

論赦前事

伏見近歲臺諫及按察官等多發人積年罪狀及有奏劾之事輙請不以赦降原減作法於涼甚非治道赦書之文云敢以赦前事言者以其罪罪之所以省刑本而著至信也人之多僻其亦久矣在於中人孰能無過若以一眚之故而為終身之累臣恐舉世無全人矣既經赦宥許之惟新忽復追論誰將自保快一時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相沿襲迹寖成險俗弃瑕錄善義則不然伏望特降詔書明諭中外今後言事及按察官等不得發人累經赦宥之事及乞不以赦降原減上資忠厚之風允穆大公之化

請因郊廟致誠以謝災異事

伏以禮行于郊乃陛下所以恭事天地嚴配祖宗而對越百神者也故非多儀備物之為貴在乎外致精虔内盡誠志而已自景祐五年郊禮之後災異數作三辰失次于上五行作沴于下水旱沉災于内夷狄侵陵于外臣伏思陛下自攬寶圖其難其慎恭儉之德率己無懈愷悌之化視民如傷宜乎三靈降休萬國戴仰而天人之際未為順叙者蓋由左右中外百司庶職不能協心將救輸誠徇公上承聖猷以臻至治臣聞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禮曰陽感天不旋日陽者君也言人君若發心致誠上感於天其為響荅速不逾日臣願陛下惟災異之來其必有以因時郊祀齋居穆清上思祖宗付授基業之重下思生民託命賴慶之意遠思前代邦家興亡之故近思朝廷紀綱得失之體内思宮禁帷幄左右之蔽外思戎狄邊疆侵軼之患揔此六思深存遠念晝則思之於匕筯夜則思之於几席至于入廟與祖宗相見登壇于神祇相接

因觸潔之薦致精虔之誠引咎在躬祈天永命以示陛下知上天告戒丁寧之意畏乎上天知陛下寅畏脩省之心則感應之來必不旋日勃興之福不獨在乎禹湯竊惟宸衷明發假寐愚臣所見豈能忖度緣臣職在規諫志存裨益近慮所及期必上達而已

論郊廟三事慶歷元年

臣前所論請於郊廟致誠以謝天戒此乃内出於精衷者然祀享之禮在于内盡志外盡物者不貴乎物之多也在乎稱禮而已臣近奉勅執事于郊廟故舉所見不稱禮之尤者三事以聞蓋疑於典故别無討論禮也者主於恭而已矣此聖心可裁正者也

一圜丘黄道

伏見圜丘昊天上帝皇地祇用黄褥位祖宗配侑用緋褥位以示損于天地也皇帝板位及飲福位皆用緋褥示不敢踰祖宗也而自小次前設黄道升壇夫黄道之制不著于典禮臣竊詳之蓋以皇帝既解劍脫履用藉步為潔既用藉步而色用黄則是踰于祖宗褥位之制而又從升壇諸執事者盤辟廻旋禮容不肅至于樸袂妥拂神位以避黄道故也且壇上既鋪織罽為藉臣謂自小次登于陛例可罷藉其黄道特請徹之于禮為稱

一小次

皇帝既行禮當就壇下褥位其小次之設皇帝奠幣登獻每降即就次至于近侍左右　幄後休坐則陪位百官不能不跛倚懈惰夫三年一郊禮稀曠矣而又恭虔之不足非所以副陛下事天尊祖之意掌次周官所載禮有舊文若徹其帷蔽虛而不處即此變禮始自聖明後世有述矣

一祠官

凡祀事主于肅恭況禮行於郊廟若肅恭不足是謂黷祀臣於太廟見司徒升奉俎而俎已入室命執事者復舉以出乃始奉而薦之其不虔乃爾又監禮之官終事不至有司莫詰御史不糾百執事之懈于位乃爾應緣祀事官雖于尚書省受誓戒

徒習虚儀而已請特降中旨申勅御史臺嚴加糾
察以懲不恪
右三事切于禮意事非難行上可以將陛下之精
誠下可以正朝廷之彝典庶乎三靈來格百福饗
臻儻蒙聖心特垂察納即乞降出施行（中旨徽黄道不御小
次百執事不恭其職糾而正其罰）

郊禮赦書事目

録用近代有功邊將子孫

本朝將臣如楊業田紹彬曹瑋張凝李允則等皆
禦寇守邊名迹著者其子孫中器能可選任者各
為升擢邊任即門緒衰微仕籍不續推其近屬量
材録用禮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存亡繼絕春
秋大之此足以示邊臣之勸

邊上守將量與賜賚

郊禮應行事官及雖致仕而得陪位者內外諸軍
將校皆以例受賜邊臣守將不預焉其緣邊諸路
極邊守將謂宜等第量賜器幣以均慶賚

邊任臣僚

諸邊除遣多避免者蓋以窮塞之上危苦之地與
江淮湖浙優便之例待之無異故審官銓三班常
以罰謫補之若令極邊州軍城寨應選人等代還
比常選格量與减舉主考限磨勘轉改未該磨勘
者先次注家便近地有職田處班行使臣京朝官
約此頒立優劄如是人必樂行三邊官吏可選則
惠加于民博矣

麟府州城中百姓老弱之口不能自存者若願
渡河即令河東轉運司分處于近裏州縣務令
存濟

麟府州患在儲廩不屬要在節食惜費其間居人
既東渡河避冦就糧商販亦應不至勢必難以自
存儻因赦文開此一意外示推恩內實減口若轉
運使能與經畫處之得所則老弱之口內徙必多
賊退還業茲亦權便

功臣許立私廟賜戟

按唐制三品已上許立私廟賜門戟今朝文武皆
勲品高者多難為一例如三朝配享功臣及曾為

將相雖已殁有功德於世者令其子孫雖微不應
立廟宜令史臣先具功狀申中書疇其勲迹之著
者許令本家追爲修營見任將相聽自如禮仍令
禮官詳定立廟典制頒下及賜之門戟凡名器所
以覩功勸章等威也若依令典則當賜者多受賜
既多則人不以爲貴謂宜且以特恩示褒勞臣

京東税賦

應天府濟單曹濮鄆廣濟軍等非全無夏麥轉運
司不與減放租税朝廷知民力之敝令南京通判
宗純體量而已後將督納了足比秋復旱所收苗
稼一二分又復不爲蠲除因兹覃慶請與未放

河北兩浙京東西或有流移令所在安存

右四道内兩浙河北艱食尤甚宜令轉運司多方
賑救應與災傷之地鄰近郡縣若有流移人户在
其境内守令等務與安存量發廩粟以賙救之

郡縣官吏率斂

比來朝廷雖降責王逵王鷹等以懲聚斂之吏而
近見奏報郡縣猶以助軍爲名因緣爲姦謂宜因
赦書特與減剗使天下知誅求之暴本非朝廷之
意

舉人

前因慶禮推恩科場年深累舉之人令免解赴京
至有數千里破産丐謁而至復令就試既久廢業
試多不中輒復罷去咨怨道路且朝廷之意蓋念
其老而無成非復取其才能也若與使立程格令
郡縣勘會當如式者上其名一命文散酬其平生
之勞免使奔馳進退失所於事差便

奏請赦書事節 皇祐六年南郊

臣伏以本朝之制常因大祀而布德恵今郊禋在
近大號所發敢効愚見以禆國論

一事請減定刺配刑名

伏以祖宗謀訓以仁厚寬大爲治本其于刑罰尤
所欽恤凡大辟之情法輕重小可矜者累聖加恩
俾讞于有司率附寬比景祐中嘗因赦文著爲減
定刺配勑以省報復之煩今慶曆編勑中配隸條
目比前勑盖多罪有等差故配有近遠械錮遞送

相望道路荊湖嶺表名聚奸惡比者蠻寇猖獗亦聞此輩類多從惡若無釐革配隸不已誠恐遠地寖成淵藪乘間扇動弱成厲階幸因赦書乞令諸路提點刑獄轉運使與逐州軍長吏各據配到人元送犯由詳加揀別所犯情理稍輕者與直移就本貫人情安土必差自顧惜流離咨怨為念必輕其編勑及續降勑諸剌配條乞別差官重行詳定議從減除則刑本少清民心胥悅非惟示仁政之大體抑以消遠方之釁兆也

一事請均減畿縣稅賦

伏以京畿者天下之根本賦役者百姓之生命今畿內租稅之制比四方最重輸送之不給則輒託於水旱之災以倖蠲放夏秋群訴歲以為常且都城之內豪商大姓累貲居貨以逐機利僭侈逸豫無所不至賦調所不加更徭所不及而農民服田力穡供稅租給徭役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同為王民而都門外內勞逸之殊如此又權豪之家凌奪貧細竄移稅色輕重不均乞因赦文明諭恩意為擇明敏幹臣據府縣板圖賦租名數重定稅式稍從輕寬按地頃畝均其輸入變折雜科率為定例仍制都畿之內嚴立占田之限無使形勢侵併單弱此實疆榦之術扶本之道也

請因郊禮肆赦招懷西賊劄子

伏以前景祐五年有事于圜丘西戎貢職不至始發釁端次年春遂攜兵犯邊殺掠吏民邊將備禦無策賊數入寇輒以勝歸濟其兇謀氣燄益盛今自陝西四路河東麟府遠近屯戍輸輓供給天下為之勞弊而解嚴息甲未可以日月期也臣竊聞自邊來者詢賊中事蓋今羌戎乃漢唐郡縣非以逐水草射獵為生皆待耕穫而食賊每點集資糧器用人自為備須歲年為計乃能一大衆雖破城寨不能有我寸土也而又絕其俸賜禁其關市賊中尺布直錢三數百邊防守備繕完益固賊情見勢屈自當改圖然猶騎虎不可復下雖有悔心亦何由自通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若非特無名事亦難舉儻因今來郊禮畢慶之時特開曠蕩之恩示

以綏懷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書其辭意大畧則曰夫王者以天下為度含生之類罔不亭育况朔方靈武河西五郡聲教所暨莫非王民頃自德明已來克保外臣之節朝廷眷待恩禮至隆去年元昊遣使人來稱為本蕃推戴緣其附順三十餘年忽此奏陳不無疑駭見情未審遂至興兵使邊人不寧師徒暴露今親郊上帝盛禮告成慶賜大行囚繫盡釋乃眷西顧惻然軫念虧于撫育吾甚傷之今後夏州或有使人至者候人不得遏絕或有願通於朝廷之意即令邊臣受而上聞且泛告邊臣以謹守封畧罔或生事令牓而揭諸塞上或邊臣之有威望者遣單使以朝旨往為開諭足彰陛下德義之厚無損朝廷威重之體且賊妄自尊大于叢窟中久矣王者固宜以鳥獸畜之豈足與之辨名器等威之分哉賊若有悔禍之心稱藩納貢陛下優為封爵名號以服擾之出府庫之餘以歲時豢餌之使天下知陛下深誠遠慮為生靈計至于天地鬼神亦當助仁而佑順仁者無敵於天下況一賊與若賊桀然自恃凶慢不移亦足以驕怠彼心激怒我衆邊臣必曰天子之恩意如此賊無革心我不可以不奮身而為國致討矣戰士必曰天子不以賊之不義而必窮誅是哀吾屬之久戍也今賊無革心吾屬不可以不效命鬬戰矣自邊之人至于天下之民必曰天子所以赦賊蓋念賊徒之煩擾吾人之困苦今賊無革心吾人不得不竭力以奉邊矣賊黨必曰天子幸加恩而不我誅也而其主苟不思焉是驅我于鋒刃之下以濟其欲而已夫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使我怒彼怨賊有自焚之勢則成敗有所分矣今議者聞臣之說必難臣曰賊自入寇無不尅何困之有今雖招懷之徒示國之弱賊肯革心乎臣請對曰昔遷賊之為邊患也號為驍悍有謀畧者歷朔方靈武國家喪地且千里而其衆亦大弊爾時繼遷雖不為六合所殺勢亦不支矣故其死時戒德明曰爾當傾心歸順朝廷如一兩表未蒙聞納但連上封章以祈見聽故德明款附畢世不渝今賊非遷比

也不幸自其初叛而我守邊匪人是故賊累得志而其衆皆爲兇之利向使我無大敗彼無大獲而以賊之實用其下尋應疲潰矣今朝廷處盡邊事守邊益固將卒用命財用不乏雖未能大殘其衆姑使來無所掠獲則賊自窮蹙今先開其歸路以爲後圖縱賊未懷與國何損必又難臣曰賊雖致款戎心可保乎即有其實邊備得以徹之乎臣請對曰昔景德初契丹大入河朔先帝親駕北狩于澶淵虜主始遣使議通和好俄又其統軍撻覽中伏弩以死和議遂定于時邊陲可保戎心徹警備而謂繼好至今之堅乎在朝廷所以撫納控馭而已今事邊之費歲且千萬用師以來係累殺戮幾十萬人故自古已來論邊事者莫不以和戎爲利征戍爲害蓋深念此也伏願陛下延召二府大臣試詳此議儻蒙採聽則生民之福實所賴臣不勝區區之懇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論事

西事諮目上中書

一兇每犯邊輒擒戮大將議者以爲諸將各有親隨軍隊舊事凡喪主帥自有軍法近事此令不行故將帥接戰左右逃潰無以禁制在愚觀之此自軍中政令招討經畧司所當處置非好水之敗任福等皆沒士卒散亡既多故韓琦奏請招集朝議從之請既無狀從亦非宜從則廢法自於朝廷而收恩歸乎帥府不從則或以致不虞則帥府得以爲辭而朝廷任其怨蓋重中閫帥府之令矣忽有朝命特宥三軍必懷疑懼若遇危之際進有敗衂退無生路勢不要將降賊更恐倒戈內向夫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宜間不容髮豈有奏請往復數千里待命者哉謂宜特遣使者或明降詔書責問其情申戒于後此亦章朝廷防微之旨折臣下圖全之計者也　一賊連歲入涇原漸引而深殺掠老幼毆擁畜產焚蕩舍屋民不得耕穫樹

藝緣邊離落索然一空自鎮戎軍原渭等州城垣之外南卧蕭條矣勢且與保安延州相類此後供輸轉給公私益當大困漢法謫刑徒實邊唐制徙罪人塞下今若令流已上罪鑄錢造印及諸為盜抵罪結群冐販禁利十人已上明知賊情而過致資給匿藏受分如此等罪但為良民害情理蠹惡者悉徙其本身一房于邊隨口賦田令自給食然後為什伍之法使相保察別為條目付邊臣以重法繩之所與捐耕塞上空虛之地　一四路分守其根本當在長安比來長安守備不設而驕寇每入漸深向使賊出上策乘勝豕突固可飲馬于渭水矣謂宜置兵蒲雍之間以重臣鎮京兆而委以應援諸路候知賊有點集路所由入事宜審的即量衆寡部發應援賊退則引還本屯不惟壯根本之地遏犇衝之勢又足以安關中之人心免邊城之輸輓　一賊每入寇常以羸形誘我師將吏貪愚相躡而入其伏中以敗賊用此一策三覆王師即如耶三川之事若懷敏擁重兵依險要之地堅壁而勿與戰令諸寨柵嚴備以守即賊遂敢引兵深入頓於堅城之下攻則勢不能克留則無糧道可恃退而有重兵乘其後此豈與我持久之勢哉以是揣之必未敢越懷敏而趨渭州也故賊惟利速戰多方詭計務以致我也況我屢北之衆氣索勢衰賊驟勝而不驕法令明而衆整愚常以為此賊雖無大志遠畧其實良將也以任福葛懷敏等抗之殆未可與之決勝負於一旦矣今制賊之術莫如勿與之戰但能全師嚴守賊必不敢深入昔輕有越軼而我以逸擊勞以輕銳邀重齎據要害以制勝庶幾乎其有功也　一竊思前後所以覆軍殺將張賊氣喪國威使邊事至此未有勞還之期者其大失在于主將不親臨行陣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惟祀與戎君所當親之所以為重也自古行師何嘗有主將不至營陣者三代春秋時國君無不在戰陣秦漢三國至于唐其間書生儒士如諸葛亮杜預裴度狄仁傑郭元振等不可勝舉凡曰將者未有不在行陣者也不能親執干

戈以閫者有之矣至于胡床羽扇從容於軍中可也主將在行陣則法令專賞罰明士氣奮機便得不在行陣事皆反此自賊犯邊境凡大衆入寇尚未嘗不親至也今諸帥授命朝廷輒許之以不臨戎行去年任福等敗至今天下歸咎韓琦即如昨者三川之事雖非王沿督責使趨死地蓋懷敏等勢不得不戰王沿悉一路之兵付之懷敏而自留渭州空城之中脫若賊越三川而趨渭州懷敏守便宜不出渭州被圍而急則王沿將何以處懷敏雖朝廷固以為縱敵也懷敏雖擁重師而王沿乃其統帥節制所稟故曰懷敏勢不得不戰任愚觀之主將不親臨行陣師出必無功不惟無功且必敗大事切在朝廷審議之

一今遣王堯臣西路安撫不惟弔恤死傷字補敗亡凡軍中利害之宜朝廷所欲計置更改之事四路或有異同之意因其行可悉條錄令與諸將圖議凡士馬那移財糧器械有餘不足令通計議以聞朝廷則此後處置指揮庶精悉矣

請罷陝西招討經畧司事

竊惟羌虜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委之統帥故授夏竦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空國事邊于茲三歲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塞殘傷無幾内屬藩落驅掠向盡鈍兵挫銳財殫力屈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没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之敗罷韓琦經畧使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効大輕然猶薄示損懲徽塞物論安有擁握大衆坐翫寇敵至于覆軍殺將虜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帥也昔自三代至于春秋列國凡起軍旅未有其國君不親預戎事昔自漢至唐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于行陣者後漢段熲征西羌二十餘年未嘗蓐寢訖平羌虜若將率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陛下何憂焉事既乖失理順更張臣竊聽輿人之議皆謂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取敗爾何哉凡諸邊臣稟令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急即失之緩勇者不得施其力智者不得專其

謀而又愛惡相攻異同相戾文撒矛楯人無適從
且朝廷設此司所以使臂指相用首尾相救決衆
謀於獨斷通四路為一家近如麟府之圍雖非陝
西疆域然為統師苟急國患即未能請行赴救猶
須耀師境上助為聲援陛下旰食軫慮遣勅使齎
璽書督之出偏師使遥牽賊後廷晝立異竟不奉
命至使賊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
州幾陷今雖僅存勢已孤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
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鄜延即有警急亦必不能

如首尾之相為救也陛下曲全事體乞還竦舊官
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且精擇逐路守將使人
自為功家自為國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
益置重兵以為諸路根本以為人心鎮重春秋擇
遣重臣出廵邊春則量樂備之力遂其軍馬入乾
倉牧命守將修治城塹完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
令馬秋則閱其訓練之法蒐補之術審官吏勞能
以明升降之典按賊與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
其戰守但邊城能堅其守已足弊賊若將率各盡

其用自當有功伏願天衷垂納裁擇

論除渭州路招討使事

臣伏見制除某官代王沿充渭州路招討安撫等
使者朝廷比分四路以審屏西邊其間道路坦夷
衆得大入且車騎之利惟涇原故賊連年親來犯
此一路覆軍殺將每來益深去年好水之役任福
等猶力戰而敗驍將精卒器械殊馬朝廷極力完
補二年僅得成軍此來定川賊無亡矢遺鏃之費
一舉而悉卷以去如蹈無人之境賊驟勝而不驕

今明而衆整凡四大舉動無遺策氣皷益熾今既
勝歸休養士馬若來年春首傾國復來我以殘破
敗亡之餘稍更拓落不定勢且堂堂長驅有飲馬
渭河之志則關中搖矣而北有強虜雖盱睢睨外
為和約濟其貪婪實因此賊困我意在坐收其斃
以是慮之則今關中輕重之勢天下安危之形在
涇原矣某雖蒞官臨事粗有風力然未更重任恐
不易當此劇賊又新蒙獎擢中外未之信服至于
三路舊宣力人見其驟為之伍顧亦心有慊然且

今來涇原人畜殆盡兵馬亡幾一路蕭然無藩籬之限此時施為經置動繫機宜乃老將之所難非全才而孰與成敗所寄理無試可切惟朝論更加審察必不得已或于三路中替換一人且當此路所貴諳練邊政通知虜事人心物望抑有屬焉

論高繼宣知并州并代路經畧安撫等使事

右伏以并代一路控制西北兩邊羌賊自三年已來頻犯西路揣諸道守禦為備已堅知緣邊蕭條入無所掠改圖趨利以故闚覦府畔睨汾晋之間今河西二城巋然孤絕河東千里各須設備此時謀帥匪易其人必使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如繼宣者雖本將家其効官幹才衆多稱者然統帥方畧人未知之緣今并州不同諸道是經營謀畫之始乃處置鎮撫之初須藉奇材方能集事況太原大府諸務浩繁若繼宣兼領郡章何由專心軍政誠朝廷為遣一有材望臣寮守州而令繼宣專總戎事即封畧有警不妨出援事權所付足相為助下厭物議似合事宜伏乞聖心更賜裁處

論种世衡管勾營田不宜差知環州事

臣竊聞慶州范仲淹奏乞除延州知青澗城种世衡就知環州事者伏以种世衡駐于青澗闢創營田朝廷獎其用心委之集事仲淹元奏只乞世衡暫到慶州教其部下營田及所請獲允世衡已到即復番占一職罷省二帥分為四路使人自為守家自為備逐路將吏稍得力者則其主帥各所惜之世衡既元隸延州忽為仲淹奏奪如龐籍緒有論列則朝旨將安適從若諸路皆然互相侵競矛楯之釁恐從此始況世衡新承恩命方領使名宜推公共之懷以體朝廷之意環州管界雖接賊疆牧守之材終易推擢今夫備邊之策惟足食為先臣謂世衡差除所繫利害不細一則廢營田之遠計一則啓四路之爭端謂其所徇者輕所失者大臣先見樞密院劄子許世衡營田成日優與酬獎夫見勞授賞則人知勸自用兵西鄙于今三年未嘗聞一邊臣有能建一功利世衡獨于窮塞之上首創營田之謀迹有艱勤義有足賞儻為優遷一

官責其盡心與因利比諸安坐而享冨貴者茲亦未為過俾其環州或鄜令仲淹別奏舉一人以替緣明則於與奪之間似為得所

論雄州杜惟序事

臣昨到雄州見就移杜惟序知滄州蓋左遷也切以雄州守將委任甚重惟序雖未能有長才遠略察其識用頗為通審去春已來值邊多事隨宜應副無大曠失臣比在朝聞議者多以昨蕭偕之來惟序不合專遣通判接伴入界其將事宜盖北人已釋兵聞朝廷未弛備戎帳不自安于燕京以故遣偕走馬來使又涿州牒報先約定過界日分詳此事理惟序倉卒處置盖慮止之別召疑生事即責議益重也臣竊觀河北中路武臣守郡者悉出惟序之下其於崇飾廚傳惟序實不及諸郡向來雄州守將如葛懷敏輩是皆以善承迎得虛譽誤蒙拔擢終以敗大事若惟序以守分務實而廢殆恐非以勸邊臣者三克基前在滄州以贓聞今乃以引進使知定州張茂實從以出使道途之勞自供備庫使授東上閤門使知瀛州王克忠無他勤効近得運判知貝州惟序當邊事紛紜之際應接一年事已定而更被責去郡朝廷賞罰旌別于茲有累其杜惟序伏乞錄其用心之實不使廢於悠悠之毀得比茂實授一橫行在臣觀之諒未為忝至于任用之間亦望使之以器令得盡其用也

論四路將率追兵不赴事

臣伏見朝廷近以北虜有渝盟之漸緣邊之急奏繼來車駕整言親征有司各為備擬抽換陝西兵馬待河北事宜如聞諸路帥臣或有不時發遣至煩勑使從而告諭向若戎羯遂至衝突鑾輿果或傾動倉卒之際兵衛未集而又召發莫赴則見大事去矣歷觀古今之變為國理亂之形四夷交侵無代不有惟是人主威命之不行朝廷政令之不舉亂危之兆必從此殆厥今事勢夫如何哉猛不濟寬威不克愛朝廷命令邊臣易于違戾邊臣奉役朝廷難于執持原此怠慢之端患由姑息之過即如昨者除四帥觀察使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

者得換康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授之馬知節罷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陛下優矜遺寄特示恩榮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郎員外而乃正其名使之怨戎厚其禄使之撫下本朝之意夫豈為薄詔命已頒章奏沓至妄生意見覆為疵瑕輒或強拜乃懷大憾甚為者至欲繫獄請罪當之者猶以班叙為辭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臣誠愚褊竊獨憤然儻陛下之威命行朝廷之政令舉罰戮在後爵賞在前必信如春秋不測如雷霆使中外僚寀震懾奔走則天下之智力不勝其用矣何故屈大公之法伸群下之私如是之惴惴為哉昔有志於尊主庇民者遭世多難感慨投袂徒以大義激烏合之心猶足以外攘夷狄內寧社稷若據土宇握士衆罔國有急觀望晏然乃心王家夫豈如此儒臣猶爾使武人暴夫顧望倣効則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也此臣所以竊懷憤惋實為宗廟深憂若中使回奏其諸路有不奉詔伏望聖斷特遣朝臣之通識理體者按問其狀嚴行責削以謹下之銜勒以正國之紀綱思患預防古之善戒惟陛下亮察

請選差北使文武官

伏以朝廷修好北戎歲月深久比來遣使多出恩澤人材智辯鮮由推擇今西疆未寧諸戎心動北方事釁頗有異聞孔子曰使乎使乎蓋歎其使才之難也且謂使于四方不能專對為辱君命古者兵交使在其間今乃以行人將命之重為徼倖恩澤之資徇臣下之小利輕國家之大計諒非謀議之不至蓋由因循而習然今北朝賀聖節人使且至日近當差接伴臣竊近例差接伴者使為向去入國之遣臣伏乞此後遣使宜加審擇若使得其人才器足用可以發聖朝之光采揚大國之威靈覘事先機所助至博折衝排患此誠要務

論廣信軍諜人事

臣昨過雄州訪知廣信軍有句當事人易州進士梁濟世為北界事發拔身自歸知軍劉貽孫奏乞令赴闕量材録用朝旨下河北沿邊安撫司指揮

廣信軍令婉順約迴不得收留切以今來邊機雄州廣信軍實為耳目若非諜人往來探報虜中動靜何從聞知凡我諜人郎彼姦賊為利誘使致家死地事泄于彼故當我歸此不收留使之何適若來無生路去無大戮爾後諜人豈復為用邊臣守將坐成聾瞽朝廷先事制勝之術疎矣其渠濟世伏望指揮沿邊安撫司今與資遣候到闕特與量材處置所貴邊臣有以使諜人朝廷有以責邊臣此之事機極為要切

論京師衛兵事

京師本古之陳留郡天下四衛八達之地自唐室已前嘗為重藩五代朱溫始封梁王後因其宮府廣而為都五姓相承共十一帝四十九年亂亡之速自古無有抑由都城四向無險阻之形藩籬之固逼近戎狄方鎮擅強兵于外棄禁衛之虛弱未不倒置也國朝太祖皇帝深慮安危之計始削諸節度之權屯兵于內連營畿甸又修宇西京宮內蓋有建都之意然利於汴渠漕輓之便因循重遷

先帝通好北戎即叙西戎爾時可以藏戈消兵致生民于富厚矣太平三十年使軍士坐費倉庫以困天下非不深思遠謀也知祖宗本意依重兵而為國勢不可去也近昊賊犯邊漸發禁兵西屯四路在京軍旅所留無幾今又北虜事釁已萌兩敵合從人心搖動外有武帥分總重兵而宿衛之師日益單寡尾大不掉根本必搖勢之當然不可忽也願留聖慮為社稷計京都宜常重兵以封殖根本且乞勘會先在指揮人數若果闕少請從內出金帛召募材力訓齊教練必須精銳以充禁衛無更外屯夫猛虎所以百獸伏者以其爪牙利也若虎而去其爪牙則犬豕麋鹿皆可以相押兵衛者國之爪牙也足兵足食乃可以威服四方彈壓姦亂矣

論州郡武備事 二道

西疆征戍未解天下州郡兵累次料揀赴京江淮已南空虛尤甚無復武備日來逐處盜賊連結動刼城鎮聲勢甚張至今不能誅擒自古盜賊之擾

擾不啻四夷之患漢唐之事為鑒不遠國家創五
代之亂削方鎮之權誠為強幹弱枝之術及茲敝
也無臂指相為用之勢通都大邑吏守空城而已
慢藏之悔不可不慮今諸道提舉兵甲司向來領
為虛名但朝廷稍付事權則猶有古者方面之制
應提舉兵甲州軍乞慎選長吏而為除本路鈐轄
一員各令本路募兵量其山川險易封畧遠近而
約置兵之數常令教閱務為精練朝廷更不行抽
揀本道亦不得閑雜差使遂出其一路廵檢使臣
縣尉諸捕盜官吏使得察廉其能否勇怯而升黜
之所部郡縣強惡之民累犯罪禁者械送本司酌
情法移配有寇盜結集之處量其勢力督遣廵檢
等領兵甲捕逐若賊群黨稍衆則本路鈐轄親督
吏兵會合掩殺漢制刺史太守率以盜賊分數為
最負其賞罰條目乞自朝廷比議指揮所異郡縣
武備氣勢相應　庶不違望風知懼肅清盜賊消
弭厲階
文

臣前在諫院累嘗論郡縣武備所陳意見朝廷未
加精察比來軍興多事賦役煩數顧亦天幸而屢
有年姦游之民猶聚為盜至擁旗鼓入城邑殺吏
堂堂無所憚不幸而荐饑民艱食勢必群聚蜂起
為盜或數輩歷村閭至聚吏兵千計縣鄉為之殘
敝而不能將擒即氣銳稍盛兵連禍結豈在戎狄
也漢唐之大業未嘗無四夷之患至或長驅而犯
宮闕然無害于根本之固及黃巾巢賊竟以大壞
天下國家創艾五代之亂藩鎮不得擅兵常畜禁
旅外屯州郡乃自近歲悉還戍邊其州郡兵之壯
者亦率黥還配諸禁衛所餘乃罷弱羸卒供雜役
使官吏導從而已豈知執兵之事今愚細之民知
窺此隙故郭王倫等賊起沂州並淮渡江歷數千
里若蹈無人地乃始下京師之甲而趨躡之使民
閭而有姦桀豈不生易朝廷之心欲伏以先朝置
諸道提舉兵甲司所以專督盜賊抑有經遠之旨
粗存方面之制比來忽畧領為虛名今能稍付事
權自可外張形勢計諸藩郡有無提舉兵甲處其

為要地自用重臣鎮守自餘地望稍輕亦須此名者不過七八誠選用有風望方畧之士以任長吏各於本路除鈐轄或都監一員量其路分輕重提封近遠約置兵之數令於本都及所部州軍見兵中選取壯強集成指揮因非所置武衛為名而廩給之若見管兵籍取不足則令招募及數明降朝旨更不揀選調發赴邊亦不得輙差遣出內有逃亡隨即完補所有器甲必令精良每道選差班行使臣一兩人或令長吏薦舉比監押巡檢資叙專管教閱若所部郡縣有冦盜結集之處即量事勢發卒赴應使之統領追捕其所捕州軍都監監押巡撿縣尉諸督盜官吏令得察廉其能否勇怯以聞而升黜之若所部郡縣強悪姧蠹之民得以撿察追逮按情科罪移配遠方若賊群黨稍衆鈐轄都監親督吏卒會合掩殺自餘賞罰科條更自朝廷比議指揮如此則不惟壯郡縣武備抑稍使方鎮事體庶以式遏冦虐消除暴害

請申勅諸道兵甲司專督盜賊事

伏以兩浙一路仍歲饑歉近京東西河北等處今歲大無禾麥自秋久旱首種不入必恐向去人户多有流移或姦游不逞聚為冦盜非海州奏盜殺巡撿縣令未見擒捕朝廷舊制要諸道提舉兵馬司專督盜賊至如兩浙則杭州提舉浙西越州提舉浙東京東即青徐兗鄆各兼此職比來諸道領為虛名伏乞特降詔旨申明條約應災傷荐饑之處委之賑救一道仍許舉劾本道都巡撿使臣等耄懦弛慢者選擇材幹之士以為提舉兵甲司大藩長吏使嚴督支郡務清姦宄所冀安輯流亡使疲人存濟除剪冦盜俾州縣肅清

論京東西河北百姓傳習妖教事

臣向聞京畿京東西河北民間傳習妖教寖盛比曾上言乞如防禁蓋愚俗傳習初無悪意漸為誘惑因入于邪州縣官司因循不切覺察至于法寺議斷又亦例從寬典以故愚民公然傳習僧徒識戒里俗經社之類自州縣坊市至于軍營外及鄉村無不嚮風而靡所由來者漸矣近貝州妖賊傳

云憑恃妖術朝廷加罰按察官等自緣素失防檢
致兹竊發故降新條增損舊文重故縱之坐然聞
州郡頗有告發妖事首中使馳傳捕妖者近已數
輩竊慮姦人乘便太上御名造疑似以干賞利官吏希
風不詳事體按覈考逮以及善良或挾怨讐更相
攀引榜掠之下何求不獲則平人自誣皆為妖黨
上致朝廷深惑下使人情惴恐伏望聖慈深察此
理特降明詔應今日以前傳習妖教人並與除罪
內情涉不順徒黨已成者即令勘奏今日已後仍
敢傳習者並依新勑施行夫制天下之動者待之
以靜而已使事循于理淑慝有辨則安天下之道
也

論天下州縣新添置弓手事宜

今月某日本路轉運司牒録到勑黄以近日諸處
揀移兵士上京慮恐州縣别有盜賊特添弓手准
備防護者兹誠朝廷約用兵農之法深戒本末之
備者也伏緣天下州縣之長吏通明之才誠鮮每
詔令頒下雖畫一丁寧及其施行猶不能詳舉儻
又示之大體約束不盡則諸郡縣承用者駭人自
為見措置乖宜況今所差弓手遍于天下賦役大
事理宜均當經始出乎多寡慮終異乎少弊臣誠
淺識早塵詔選敢以千慮上裨萬分其勑文有條
制未盡事件及臣外有所見共八條謹具列于左
一勑文逐縣除舊管弓手外據見管主户每一千
户差點弓手五十人一萬户五百人如不滿千户
及萬户已上據今所定分數比量差點者伏以天
下大縣有及五六萬户者若縣管主户五萬則所
差二千五百人非惟人數過多民户煩弊或地處
邊險或歲逢荐飢或守令非人或姦猾乘隙聚兵
資寇亦不可以不過虞也欲乞諸萬户已下縣所
差人數一如勑文處分即萬户已上亦以五百人
為止緣雖小縣不可以無備雖大縣而選兵五百
亦足以自衛矣如此則輕重之勢平臂指之力均
矣
一勑文其弓手須于見管帳籍主户差點者
只如臣州管內户籍有升降帳有桑功帳並歲上
於户部升降帳所管主户二萬二千三百有餘此

蓋官吏受俸約此戶口數也桑功帳所管主戶三萬七千六百有餘此乃州縣戶口歲有增益之數也而州縣賦役各有五等戶版簿常所據用切慮逐處拘于帳藉二字致有點差異同欲乞明降處分州縣止以見用五等版簿見管主戶數為準則天下之役均為　一勑文所差點弓手其第四第五等戶如委實貧闕雖有丁數即不得一例差點者乞令諸州縣先從物力人丁最高戶差點第一等不足即差第二等第二等不足即于第三等比

並資產丁行高強者點定所有合供州縣色役依舊輪流差遣見供州縣色役者暫免弓手已畢役者卻充弓手非惟先富強而寬貧弱夫高貲之人各有護惜家鄉親愛之意故必重于犯法至于合用器仗亦有力置辦各得精好自然天下差點事體均當　一勑文令逐縣別置教場每歲起十月後至正月終當分番句集教閱自教閱時每人支日食米二升十月後雖是農隙集教日長民亦不易又約計逐歲人且支米二石四斗今諸州郡倉

廩除上供外留州支遣例少儲蓄即如臣州在兩浙中戶口不多所差點弓手若據主戶實數猶僅二千人若據人數例支給日食歲支米四千八百石將多補少計天下支費其數不啻百萬斛若令逐縣所點弓手便作三番教習當教習時即支與口食已教放歸便截日住支即如三千戶縣弓手一百五十人每番五十人赴教每人歲習四十日而已人不失業官不費儲是歲天下粮給之費三分之二也　一勑文自教閱時量借甲弩器械教

習投帶教罷便仰管轄官員收納入庫其弓箭刀鎗及木槍桿棒之類即許自置以備本鄉村教習者夫奮挺揭竿猶足以資嘯聚之勢況人知關戰家有利兵不可啟也請令逐人所置弓箭器械各自標認悉納州縣每當教閱及遇有盜賊句抽會合之時據數給付事畢隨納常令官吏點檢其有損動即番次給出各令修換　一勑文所差弓手每五十人內選差會武藝有身手者一名充節級每五百人更選有家活好身手能武藝者一名充

指揮使者伏以內地州縣與河朔不同河朔所置
鄉軍本備戰守之用故依軍法立為階級以相攝
制又逐州軍各屯強兵勢足彈遏今內地州縣人
不習兵但財力相雄富役貧強暴寡其桀驁猾
之民居常猶呑噬貧弱為鄉邑害況公使之相制
乎夫能為五百人長是必鄉里之大猾者非惟為
貧弱之暴吏且有患之大者彼前世之大冦乘飢
擾之釁奮臂猶足以為天下患況使之有素練之
士甲兵之利乎茲事體大有安危之勢為請令所

點弓手每十人團為一甲置節級一人使歲一替
換依次更番補充其指揮使之名伏乞省去逐甲
人少則節級易為拘管呼集更番補充則不相攝
服亦驅民之深策也　一勅文所點弓手須是少
壯者充與免戶下諸雜差配伏以天下州縣人戶
大抵貧多富少逐縣五等戶版簿中等已上戶不
及五分之一第四第五等戶常及十分之九故國
家諸雜賦役每於中等已上戶差科所以患貧弱
也今富強之家盡占為弓手即諸雜科配悉出于

貧弱儻又姦吏因緣搔擾即縣鄉益困今若分番
教習每歲赴教止四十日而官與之食富強之家
未為有損而乃虛免差配貽患下戶欲乞令州縣
諸雜差配一切仍舊但嚴行條約所差弓手除教
閱外州縣不得有勾抽差借諸般追役或有強惡
賊徒結成群黨勾抽會合之時亦只許隨近勾點
令佐親自部勒揔逐不得令公人押領淹延團聚
如長從弓級耆壯等一例監捕之法若縣鄉小小
盜賊至于持杖竊盜非群行攻劫者亦不得擅行

勾抽免致官吏接便恣意聚散即其受利過于免
差配之惠也　一每歲教閱之時乞令逐州知州
通判一次巡行諸縣以按閱之或所點人非壯健
器械不完利行列不整訓習不精移易簿帳藏削
糧食諸事其逐縣令佐各行勘罰其弛慢者具口
事聞奏乞朝廷嚴行黜責右具如前臣以不材猥
蒙郡寄區區之誠勉思裨補苟有所見輒聞朝廷
伏乞聖慮裁擇儻有可行事件伏乞畫一列為條
目頒下州縣使牓揭之戒勅官吏務在舉行

睦州奏請州學名額及公田

臣聞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故三王四代盛德之世上自天子外及庶邦其所以化民成俗之道未有不以學為先也伏以新定古城山俗淳澹民風順雅以得州名邑有俊選之材野有名節之士先是太平興國九年知州故左補闕田錫始建今至聖文宣王廟及上請九經書于朝蒙恩給賜今見收管至景祐元年知州右思諫范仲淹拓廟西拓建置學舍樹立講堂至寶元元年知州都官員外郎胡楷增新廟宇基(太上御名)嚴敞及臣到任塗墍焕以畢工焉伏望陛下崇導德教之源廣厲學官之路俾是遠方之俗仰霑天子之光特與恩賜州學名目并乞于管內荒逃係官田內量給十數頃以給學糧選官以領其教職置籍以會其物費庶游學之士獲安肄業之所使郡為鄒魯家為洙泗風化所被恩施甚矣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論事

伏見宣差朝臣分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中招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

臣切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　一自去歲初降勅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此時點差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勅旨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縣鄉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又多方安輯民猶猜譁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惶恐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驚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　一宣命雖令使人招召情願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貲之家例皆衣食無闕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差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朝廷意在倚辦若至郡

縣無人應察須與逐處官吏迫致之爾竊惟所差
使臣蓋以朝行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思郡縣官
吏材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惟知用心干
蹈若其謀之匪臧或致變生不測姦猾乘釁相激
譟聚萬一驚擾更成厲階此其不便二也　一所
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軍即須
團結押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
與親戚離訣更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不
敢各歸本土聚依萑蒲遠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姦

豪之有謀棄郡縣之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安輯此
其不便三也　一令京東西路頻為飢歉民既艱
食居常猶為寇盜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
四也　一強壯弓手各在郡縣未去農業若朝廷
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耕出戰遞為防
戍則是衆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困帑廩之積當得
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食財
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　一已降御札
冬至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夫愚而不可

欺弱而不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斯危武
有七德安民為本事現未兆敵猶不救若交迫之
是啟亂也則朝廷之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患
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唐之巢讓是皆始于
烏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凡此六患昭然在目不
可不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見識淺近
誠不足以參國論贊聖謨但以職在諫曹義當有
犯無隱故陳愚管上祈裁擇臣謂陝西河東其近
裏州郡乞將前來點差強壯弓手等中分其半戍

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歲一代更留其半防
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執戍之時依出軍人官與裝
費冬給衣賜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乎籍之為兵
者不惟前冒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其土終身與
親愛姻族永相隔別此其大戚也今若番休遞戍
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當息肩安業昔
大宗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于時識者亦悼
其失策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扞邊壯者入籍
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闕戍民不去

農何在乎蓄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又聞于將籍鄉兵之際因大軍方集之威猶恐其亂乃密諭諸州郡尅期一日而事畢故民雖洶洶相動不復及之今朝廷既借強籍之名又為必籍之事命兩朝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十郡幅員三數千里或未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方且各率所見異同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搖後雖悔之或所難及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下逐路轉運司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也懍懍丹誠竊冀昭納

論弓手強壯充軍不便事

近覩宣命差官往陝西等四路募強壯弓手之充軍者事甚不便已于十九日具狀奏論未蒙朝廷別有處分臣不勝憂疑敢再論其事至諸召募之狀已具條陳今但言其必不可之理有二若召人情願充軍者而後籍之臣料必不集事今此遣使徒使朝廷失大信于天下州縣惶惑人心驚擾而已必欲集事則非強致之不可果強而致之喧譁相動禍變不測故此召募寬之則事不集急之則從亂臣前言所謂必不可之理有二此之謂也臣雖愚淺忝居諫列非不知邊陲勢急戎備事大衛兵禁旅調發不足今日之舉蓋朝廷非所獲已臣愚深思募人所以防禍難若今之為人未必為國家用適所以致禍難者但恐朝廷之憂不在邊鄙而在四郊之外矣向者群盜竊發潛匿山谷發卒數十倍捕之猶不能即擒又乃幸得自潰近日州郡奏報比比有姦盜相聚又京東西旱澇相仍民方艱食正月向盡首種未入朝廷尚須留意安輯撫其不足更下此令民心謂何凡民之籍者四路不啻三十萬人今各不自保於去留之間此其太上御名唱和可不過為防慮萬一不逞之輩乘隙嘯動臣恐郡縣官吏不棄城而逃即拱手就拘雖以墨翟之智不能以為備守也以陛下神聖威德而宗廟之靈天贊神助則臣非所敢知者若專以人事料之但見危形未見安理往者唐氏自高祖至懿宗傳十九主矣其間戎狄侵軼數至畿甸大盜

滔天輿駕出狩屢矣而卒全大業者所恃民心不去根本未搖信令尚行也及懿宗之世南蠻陷交州大起天下兵轉貨食以事之徐方戍卒相率回戈連陷江淮遂啟仙芝巢讓之寇生民塗炭因此危社稷今日之舉唐鑒未遠也夫賢智之謀事有萬全之形而後有一跌之虞猶不以僥倖為之今天下猶古也陛下奈何處成敗之計如是之易乎伏願陛下更與大臣從容講求至如京東西州郡見管廂禁諸軍亦不少比州郡患于乏人每使命揀選不無多名留占若量逐處民兵隨其衆寡分畨于本州防守盡代見軍赴邊此亦人情所便也朝廷機事非臣詳知揣摩以言猜切未盡屢展螗蜋之臂上冒雷霆之威蓋惟大義之所存故于蕞軀而無愛不勝宗廟之憂區區激切之至

論點選河北強壯事

臣竊聞朝議于河北強壯三十萬人中點選二十萬人將以備邊蓋三分強壯之數取其二也比來朝廷令下患在郡縣守宰多非其人智見踈謬更因緣為姦以至侵害百姓今若不明為約束緊令選點少徤但恐法出姦生令下詐起豪富而強少者獲免貧弱而老劣者被遣不惟民受其弊且致兵不得精今北鄙即有繹擾國家恃以為備者在此強壯爾茲事體大處置宜詳臣竊聞河北諸郡元點鄉丁之時不拘等第貧富但户有三丁者點一丁五丁者點二丁七丁者點三丁八丁已上點至四丁而止今若令户係三等已上者據其元籍丁數盡取之四等五等者各減一丁至如户有五丁即點一丁七丁者點二丁八丁已上點至三丁而止如此則貧下之户得以寬其力郡縣之吏不得措其姦竊料樞府必有河北強壯之籍試以勘會等第約此之制必亦不減二十萬人也夫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天下之事宜均之大者賦役為大矣伏乞聖慈特賜裁處

請選湖南安撫職司長吏等事

湖南蠻傜久為寇患跨連數郡被其毒害比來委任劉沆楊畋等以便宜從事兵連禍結屢致沮傷

損國威靈陷民塗炭湖湘之外賦役煩與因循五
年賊勢益大抄畧殘暴不可勝計夫以唐室之盛
其成敗之迹可得而言自河以北即為寇境皆死
命劉賊巢穴深固僅二百年然而終不敢窺覦河
南尺寸之地至懿宗朝緣安南之亂發方鎮之卒
戍之遂有龐勛之事天下緣此以至瓦解龐勛一
卒非有雄材重勢但以遠彈于豫防禍生于所忽
爾則朝廷之憂不專在于西北也若劉沆之輕躁
揚畋之迂率近已除代而罷之然劉夔之詳雅清
介以當鎮守之地可矣其臨事制變恐難獨任本
路轉運使提點刑獄亦恐未盡推選宜為擇遣材
謀精敏之士俾相協贊以共圖議諸緣溪峒州長
吏並乞檢校爾才以處務同緩集以救數郡生民
之命

請監防交阯人事

近聞交阯遣人入貢見已在道須來朝廷以其外
藩小國諸事忽易之緣路至京並無防閑恣其出
處與州縣交通交阯近歲併占城邑其勢稍張又
與廣南邕儀諸溪洞蠻婚姻連結今湖湘猺賊尚
未夷剪嶺表邊遠事宜留意向來國家所以待夏
州人使事可為戒也欲乞特遣小心廉慎幹事使
臣一員密諭之意令往前路押引交阯人到京及
回出界除依常交易外使無得恣與諸色人交關
通接外若朝廷稍加恩遇之意實以周防姦詐事
體為便

請延召近臣訪議邊事

臣微聞外言北虜不守封畧築城鄙上邊吏諜知
料閱兵馬且復遣使來事同未審虛實然國家與
虜通己四十年事窮必變起利盡則交疎理之常
者顧但紓緩歲月北方諸戎羈從于虜者如奚高
麗達靼常內懷不服特強役屬之爾去冬虜以衆
臨河西自謂拾芥之易既而遁散以歸內羞諸戎
且疑我之納夏人既羞且疑則其起釁生事思有
逞于我豈係無他夫兵危事也不當易言之若信
好可繼朝廷豈願事四夷即事至于不獲已亦在
上下奮勵講所以折衝之策圖所以式遏之萌河

朔之兵不啻三十萬邊境千里塘、泺居其八得以
專力而控其要害城邑樓櫓守在九天之上若頓
重師瀘魏中山堅壁而勿與戰清野以待其敝出
奇伺便邀其重歸是不可勝在我可勝在虜矣且
虜久與中原通耳心泰餌其貴人習于驕佚其部
人不練於戰鬬于其本俗衰敝已甚而又母子兄
弟內結疑隙上下離貳持去就心此其亂危之形
中國可乘之机會若朝廷有意于邊畧幽薊可圖
也尚賓能為中原患哉誠陛下震其威靈廟堂審

其計議內外文武各致其力使虜一舉而不得志
不有內變必有外叛諸戎勢且瓦解山後之地天
其或者使復合于中土未可知也臣願陛下思患
預防考謀事先秋氣漸清宮殿凉爽時因燕閑延
對大臣俾各盡其謀猷以定其帷幄一日有邊境
之急庶無倉卒之擾今西疆粗寧縱不保其久未
有旦夕之虞也其將校可任者稍從河北使得與
士卒相服習漸諳土俗至于選官吏峙糗粮繕器
械畜廄牧皆今切務而可以素備者也備而未用

為政之常臨事紛紜何以鎮靜此皆朝廷素熟之
論而儒生之常談臣忝在近班愚慮所及不敢自
隱惟宸鑒裁擇

論西北將帥事

昨我使蕭英等回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飾壘事
為之備然所遣將帥未盡推擇臣聞之軍志善待
敵者無恃其不來也當為不可勝恃我有以待之
故城雖堅兵雖衆財用誠給苟將帥非其人無足
恃已故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惟陛下念

茲戒茲即戎驕敢越封畧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
贇在瀛州劉渙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
乎雖愚夫童子亦知其必敗事也蓋朝廷非不知
崇勳等之不足使也迫於用人之常體慊然而遣
之爾必欲上寬倚注之憂下為衆論所信自非已
試之効者不足賴也勢不得已莫若且取陝西偏
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每路輙徙一兩人况
自西鄙用兵已來三年于茲立功將士如青等未
嘗得一到京輦仰望天顏若以此為名召之赴闕

量其材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議者必謂西北事均若青等被奪必恐西帥有辭且陜西四路各據千里之地連城數十官吏將佐以千計勝兵衆矣豈不能選練偏裨以自為用一旦天子發一小校于朝而辭焉愛君体國者義不如是及茲盛夏邉未有虞可速致之比冨弼使歸幸而盟好未渝即各遣之本路若犬羊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機所懸乞賜裁擇

請委夏竦經置河東可

竊惟邉事河北河東為慮均也河北有塘水之險城池樓櫓堅守糇粮芻藁有備至于器械防守之具甚設而有河路以通漕輓其控禦之勢皆有素也若河東鴈門太原乃自古匈奴入寇之路土墝賦重其民貧山險難于調運事事之備非河北比也比年以來二虜太上御名釁北人得以西事為名駐帳窖中脩築城堡輸輦委積堂堂道路臣恐他日二虜解仇合從勢必為并分患兵法固有出於不意避實擊虛者矣伏見近降刾付夏竦以河東知

朝廷留意已深矣夫河北束於盟書一動一為輙有顧避河東介於二虜之交而處不疑之地得以用意規畫先事守備間茲二邉之暇宜專力于此方今因夏竦朝覲願陛下親諭此意屬之經畧朝廷庶事為之應副則一路寄委不為虛授也

請令二府各舉將率事

臣竊思二虜通謀三邉設備外則民力漸困内則府藏寖虛將帥既少中謀兵士又非精勁安邉攘寇未見長策天下之勢深索維持惟是用人乞為急要直須不次選擇材能伏乞陛下特降震音令兩地大臣人皆舉其所知或有智勇堪任將率勤幹可治錢穀且其才用明有所長者各舉三數人俟其舉上陛下以暇時御便殿將所舉奏面質舉者其前來已試用之迹及將來堪任使之狀使據事實陳其行能衆以為然即與進用不惟援擢得人亦可以見大臣知識之深淺但用得其才人思陳力即可以下集衆務上分憂勞也

請選擇河北沿邉守臣事

臣頃年奉使見北邊塘水瀰瀰如江湖間有淺深
舟車皆不可渡蓋占北疆三分之二虜心依依南
望而踟躕抑知此之為憚也國家與虜通且四十
年所以經畫禦備蘊實功利之大者其塘北州軍
若雄霸州廣信順安安肅永靜等軍尤為要害何
哉有此州軍則塘水之險為我有無此州軍則塘
水之險虢為虜用自慶曆二年為虜要盟更易誓
書緣邊州軍不得添屯兵馬通來諸州軍戍守漸
虛臣計河北備禦之策莫此為大使虜而見此利
害機竊發出于不意襲取一兩城則四十年功緒
一旦而失之河北之勢搖矣伏乞朝廷深用意推
擇此諸州軍守臣輯和其軍民周防其窺謀其見
在兵馬先行戒勒諸路部署司緣邊巡檢安撫等
司緩急不得那移抽動常加訪察過為之慮北疆
之切務也

請朝廷先圖議待契丹人使事

臣受勑館伴北朝人使自雄州奏到至今已多日
猶未聞過界臣愚輒過有所慮不敢不致諸朝廷
臣過為慮朝廷過為備事愈於忽之也竊聞使來
之由邊臣所上事宜以為往討呆族使其事止於
此可矣一稱西冦遣人稱和虜主自以為功至以
其事詰孫抃等此其責謝之意不淺近揚守素之
來如聞和約漸合今虜若聲言西征因而點集且
使朝廷不得為備候守素出境得我之情而後遣
使者以來因以其衆留境上以待報又其邀求有
必不可從之事萬一虜謀如是未知朝廷何以待
之比守素之來朝廷料賊情誠耶僞耶廟堂之議
密外莫得聞如出於僞也則二虜固有異謀矣守
素入延州其來意具見及其到驛且留二十日屢
請還國而後遣之外議以是窺朝廷處置大事為
慮不素定夫謀國料敵不先事於幾微禍發而後
救之是不知曲突徙薪而必待于焦頭爛額爾今
虜使此來事意尤不可測臣誠願二府先熟為之
計有以待其所發而即應之若事事至時而後議
即恐倉卒有所不審者緣是亦使足以窺我深淺
寖生輕慢惟陛下與大臣詳慮

請省緣邊騎兵事

臣近因減省見邊戍供輸之勞天下物力之困今雖峻行裁節精為檢覈若會所得冀充諸費是猶益之以畎澮泄之以尾閭量入為出非所以持久者也伏請選擇近臣令奉明詔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深議所以豐則畜用守備經遠之計內外相應本末同體庶幾乎功利之可舉即如緣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贍卒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走集也多留馬軍既不足用徒索蜀粟今方北備胡虜乃足用騎之地乞以陝西蔽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輓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

論地震請備寇盜事

臣伏見諸路地震自荆湖川陝山東河北河東陝西至于嶺表相繼未止比者沂州地震于後兵難及今適定此際登萊山崖摧圮災異所示恐不徒然歷考前志之言蓋地主陰陰者臣道也民也蠻夷也推之今事凡任內外之重即無權旗之臣則今事之可憂者外備蠻夷而內撫民爾西地二虜朝廷以為大患故於守禦素為用心至如湖湘之間蠻僚作梗一方塗炭七年未解近日衝突稍及嶺外如或不即平殄事亦不可輕忽而又海南交阯氣燄漸張路接邕容頻連嶔峒南方之事理須經畧昔唐室之盛屢有中原之難蕃戎再入京城而王室尋復寧定至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失於撫御蠻寇侵擾遂至用兵慶音困於饋食方鎮疲於更戍因而有徐州龐勛倒戈之變天下緣此以至危亂則知事豈起于細微禍常成於所忽也至如京東西兩路中國根幹畿甸屏蔽緩急所資常須安靜以鎮天下然每患寇賊淵藪其中所幸歲得豐穰必不大至連結若因之以邊警加之以飢饉法不勝于姦宄亂必始于鄉閭何以言之自慶曆初遣朝臣分往京東西等路招刺強壯弓手充宣毅軍伏又聽其傭人自代于時臣知諫院固爭此事朝議已行不為停罷今民力所以大困國用所以一空蓋由此一舉之失也其諸州宣毅悉聚

游惰不逞之民非有材力技勇之所程選也後緣光化軍軍賊竊發朝廷條約失体姑息過當如養驕子轉生怨懟臣比在審刑諸州奏到宣毅兵士文案無月不有大則謀欲殺官吏劫倉庫小則謀欲殺民户入山林多至三五十人少亦一二十數以告賞之科重故有謀輙被告發閭雖教閱乃同兒戲無益軍國坐竭官私不征不役居惟念亂脫衆嚮聞必有應響之勢此其亂階一也初點定強壯已屢經教閱槍刀弓弩各常學習及後招刺之時既聽備人充代而其強壯本身並有身力例各不勤農業遂樂惰游攬擾里閭侵凌細弱趁坑冶以逐末販茶鹽而冒禁僥緣凶歉攜扇流民結為盜賊必先此類唐之巢讓由此起者此其亂階二也又京東西之民多信妖術凡小村落輙立神祠蚩蚩之氓惑於禍福往往奔湊相從聚散遞相蔽匿官不得知惟知畏神不復憚法寖使滋蔓恐益成俗漢中平元年黃巾賊天下同日起凡三十六萬衆各有部率由積妖而成也晉盧循輩乃歷代常有此事此其亂階三也所謂地震之異儻在民與蠻夷此其最可慮者澶州劉夔清素士也恐非應務之才豈桂長吏尤宜推擇才畧宣毅兇兵漸謀消汰之術民之先在強壯籍者其干法冒禁謂須別立堤防類閭民間擒多當將教閱兵仗亦合嚴降約束收納入官村落神堂令所在毀拆察加察捕民之習妖者此亦思患豫防之大畧伏冀採納施行、

秦州奏唃廝囉事

唃廝囉梵譯佛謂唃兒為廝囉漢語佛兒也 本名欺南陵温籛逋西域武三咩人蓋唐吐蕃之裔吐蕃在唐為大國威長夷狄大中以後部族衰散然其種貴茂戎至今尊服武三咩去今唃廝囉所居青唐城經隔諸蕃極遠其祖父名字未詳但傳自唐已來世襲為結通緣譯結逋乃天子之号也 僣 太宗朝李繼遷大為邊患西鄙不堪其擾設重購以募諸戎討賊既而西涼府首領潘羅支應募殺繼遷當典未行而德明納款朝廷愛之潘羅支竟為德明所破蓋無遺類以故西

蕃無主蕃部篯昌厮均等遠赴三咩迎温錢逋以
保其地時年十二歲欲就河州起立文法起立文法者施設号令統衆之意有宗哥城蕃僧李遵與邈川首領温逋
奇誘畧温錢逋入國州城即唐廓州遂成立文法漸次
蕃部歸順起宗哥城住坐娶李遵女以遵為論逋論逋漢語宰相也祥符八年秋嘀厮囉遣蕃部杜作往秦
州東北斷頭山扇動蕃部欲别立文法至九年春
南市蕃部郭斯郭引嘀厮囉復遣李遵魚角蟬等
領衆寇邊曹瑋令蕃官李厮郁金伺知情實領兵
邀戰于三都谷口大敗賊衆追歸本道明年又遣
兇藥耳丁等諸羌兵馬入寇三都谷度龍口曹瑋
復破之蕃衆退由野吳谷截山過永寧等寨瑋又
遣兵追至啞兒硤西再戰漢兵不利而還魚角蟬
遂留古渭散招集蕃部瑋令首領張小哥今納支蘭氈相
撓散之李遵又使嘀厮囉領兵往西涼府有所討
伐而以敗歸嘀厮囉怨為李遵所使因而構惑李
遵姪訥厮結等竊誘嘀厮囉往邈川城就温逋奇
住坐以温逋奇為論逋至天聖九年十二月温逋
奇遣甥甥齋蕃字鞍馬乳香入漢告稱嘀厮囉乞
通和秦州以聞蒙朝廷宣賜嘀厮囉温逋奇對衣
金束帶銀器衣着後又差人入漢進謝恩馬准天
聖十年九月六日宣嘀厮囉除寧遠大將軍愛州
團練使每月支大綵一十五疋角茶一十五斤散
茶五十斤温逋奇除歸德將軍月支大綵十疋角
茶五斤散茶五十斤因賜物有差温逋奇後叛幽
嘀厮囉置穽中防守而身領兵他出防守人同謀
出嘀厮囉收集人馬以拒温逋奇閉城相持温逋
奇敗死因此遂於青唐城住坐至今景祐二年十
二月除授保順軍節度觀察留後月支大綵三十
疋角茶三十斤散茶一百斤寶元元年十二月除
保順軍節度使每年支大綵一千疋角茶一千斤
散茶一千五百斤至康定二年正月除保順河西
等軍節度使自後郊禋並蒙加恩至拾享恩命即
今係推誠順化忠亮翊戴功臣西蕃邈川大首領
保順河西等軍節度使洮州涼州管内觀察處置
押蕃落等使特進撿挍大尉使持節洮州涼州諸

軍事洮州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武威郡
開國公食邑九千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見住青
唐歷精耶罕城唐廓州也去漢約一千二百餘里
蓋蕃俗以其慈厚故呼為唃廝囉年約六十五六
歲即不知所管部族兵馬的確謹具本末奏聞

奏第二狀

臣自受命知秦州到任體問邊事本州西路堡寨
熟户蕃部之外即與西蕃唃廝囉地界相接頃年
唃廝囉有長男瞎氊第二男磨氊角皆叛其父瞎
氊在河州磨氊角與母安康郡君李氏在宗哥邪
罕城住坐分據土地部族各立文法其磨氊角與
夏國及邈川首領溫郢成俞龍通和溫郢成俞龍
父溫逋奇早年為唃廝羅所殺結為世讎有此三
部分搴制事力不得齊一嘉祐三年二月中瞎氊
磨氊角並因患亡歿各有子冢朝廷補署承襲又
緣瞎氊長男木征自父在日即被青唐族蕃官瞎
廝鐸心并男瞎欒阿扇出離河州見在近漢地名
摖納城居止即未能統服蕃部其河州側近雖有
木征弟瞎吳叱等係軍主名目亦無力量所有磨
氊角男瞎隻欺丁及祖母李氏已與諸首領歸順
唃廝囉當年十二月唃廝囉遂離本住青唐即目
見在宗哥耶罕城與李氏并瞎隻欺丁同居其溫
郢成俞龍亦已于嘉祐四年四月因患亡歿後來
唃廝囉第三男董氊不住領人馬攻劫郢成俞龍
男溫埍波訥令支地分收降通斫令等城并人口
孳畜不少見更侵迫邈川城又自嘉祐五年秋冬
至今年春以來與夏戎連兵相持多是董氊怨率
兵馬鬬戰屢次摧破夏人技捂不暇自去年夏秋
不住據沿邊探報稱有西界首領抹逵等齎送金
器錦帛并駱駝鞍馱信物赴唃廝囉投下商量和
斷結昏夏戎屢遣使人唃廝羅久未聽許已上事
節臣已於嘉祐五年九月及嘉祐六年八月兩次
具狀奏聞訖緣秦州寨外熟户有順漢者有順夏
州者有順西蕃者有並不順屬名生名者參雜住
坐以此道路不通商賈不行自來只憑邊寨蕃官
體探事宜所以難盡情實去秋竊聞夏戎遣首領

詣闕已是妄有邀求大作點集兵壓秦境其置寨處去邊界止七八十里處遠古渭熟户番部逃入山林依險自固謂必乘勢侵軼不意漸却抽還料是與唃厮羅和斷未成懼董氊乘虛襲其後自後經冬以至今春緣邊探報二虜絕不復交兵竊慮已是通和近復聞夏戎所遣使輙僭稱官號不循常禮若二虜果通恐遂搆邊患又董氊娶契丹女為妻契丹與西番本自異類風馬牛不相及而忽萬里通婚情實不測唐時吐蕃規圖川蜀以維州巖險控其要害遂潜將婦人嫁與此州閽者而生二子二十年後番婦所生子為內應開門以納番兵維州遂陷臣詳觀西番向時唃厮囉瞎氊磨氊角分據地界各統部族今既併合為一力量足見強盛又唃厮囉已是年老一旦殂歿董氊承襲其人驍悍善鬬戰已為衆所服而又連婚契丹合從夏戎臣恐邊陲之憂其所結連深固陰謀交通不可不過慮前西事之時寇兵雖不曾深入秦州境內然昊賊猶嘗畧地至古渭以唃厮囉不與之通故不能定而還（取興脩古渭之時西人猶以此為辭）迨兹事勢頗異當時令勘會秦州管下所統番部番官一千五百餘人諸族帳共一十九萬八千有餘人騎平時羈縻外為屏蔽若緩急欲糾合不可恃以為用也而西路諸部族率多富實蓋秦州南通巴蜀控引諸番自關中諸路商旅之所萃止又自展置古渭一帶堡寨深在番界番部交易為便故貨利湊集近裏諸寨城市為之寥索凡此皆所以召戎者但以向時未嘗被寇故守備諸事尤為因循朝廷所遣偏裨將佐頗比內地不出精選駐泊禁軍多見抽減即今見在數雖不少然秦州堡寨四十餘所其係要害屯守處多又本州寨户例皆單弱臣自到任常切招補安存訓練然非涇原環慶之比也今戎狄之情弊已萌是邊鎮備預之日若夫撫和戎落蒐補卒乘繕宇堡壁除治器械此邊臣職分敢不勵力至于綏懷戎狄選練將帥長策遠御事在巖廟臣忝當方面職思其憂慮度事幾愧於愚短謹具狀奏聞冀加圖議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論事

秦夏州事宜

近者夏戎寖驕慢所遣貢賀首領輒假竊官號陵借之狀暴著臣在秦州雖去諒祚住坐處遠然邊事相關頗知其動靜夏人素易西蕃前年交兵數爲董氊摧敗忙宗車明等族因此搆釁被誅諒祚既除權迫遂懷侈汰觀其妄作蓋是狂童野心非同元昊之權譎變詐豪勇沉斷者也初元昊欲阻命先威服諸戎潛通契丹結輔車之勢法令明審能用其衆戰勝而無輕狃之志雖覆軍殺將然不過邀鹵獲之利所破城堡亦不能有也不五七年其力已自困況使一舉而有所不利其勢固無以。復振幸朝廷撫徠遂至納款猶終不敢極上僭之惡今此狂童只緣誅三強族自謂人莫我敢忤輒爾驕盈北連兵於契丹南結仇於邈川睥睨中國欲負恩信其經事舊人盡懼其敢行誅戮雖有忠謀善意莫爲之盡其實上下離貳其部族苦於苛

欽若其妄動恐或是其自取亡散之期以臣愚見
惟望朝廷嚴戒邊吏但遠斥候繕壁壘除戎器虜
寇或至謹據要害以守境保民勿與爭鋒逐利精
遣間諜重開賞募以招納其亡叛而潰其心腹此
今日禦戎之上策也且戎寇屯集不能曠月日相
持持持重可以敝之但使集而無大利自難再舉
矣儻忿不思難虐用其衆契丹窺其釁邀川棗其
敝至于帳下之變勢且有之天其或者昊賊之餘
殃其將降罰此虜也

論國計出納事

三司勘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
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通人員長行用中
等例每人約料錢伍百月糧兩碩伍㪷春冬衣紬
絹六疋綿壹拾貳兩隨衣錢叁阡計每年共支料
錢貳伯肆拾萬緡粮壹阡貳伯萬碩准例六折計
柒伯貳拾萬碩紬絹貳伯肆拾萬疋綿肆伯捌拾
萬兩隨衣錢壹伯貳拾萬緡每次南郊賞給陸伯
萬緡內馬軍壹伯貳拾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陸
萬有餘疋每年支草壹阡伍伯壹拾貳萬束料壹
伯伍拾壹萬貳阡碩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
衛清邊蕃落等指揮並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貳
拾餘萬人比屯駐戎兵當肆拾萬人本道稅賦支
贍不足募商人入中粮草度支給還錢帛加擡則
例價率叁倍茶鹽礬緣此法賤貨利流散弊悉歸
官又自慶曆三年以後增添給遣西北銀絹內外
文武冗官日更增廣以此三司經用不贍慶曆二
年六月聖恩特賜內藏銀壹伯萬兩絹貳伯萬疋
仍盡放免日前所貸內庫錢帛慶曆三年八月又
蒙恩賜內藏紬絹叁伯萬疋據此銀絹陸伯萬疋
兩為錢壹阡貳伯萬緡支用慶曆伍年又將江南
所鑄到大銅錢拾壹萬當小錢壹伯壹拾萬貫支
使及今未滿五年相添費用已盡乃是每年常將
內藏銀絹近叁伯萬緡供助三司經費仍復調發
諸路錢物歷副方始得足即日外州府庫搜刻亡
餘不知內藏蓄積幾何可供今後支撥天下山澤
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入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

有增剩可謂無遺利也若據國家天下之廣歲入之數自古無此之多者然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以為出所致爾方今急務莫先貨食貨食不足何以為國昔唐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禁軍乏餉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貢奉之至王室可為危蹙矣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禁兵之籍不啻百萬人坐而衣食無有解期七八年間天下已困而中外恬然不知云救萬一困之以寇戎加之以飢饉則國家遠計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請舉一事而言則他可以類知也景祐年中天下預買紬絹一百九十萬疋去年至買三百萬疋諸路轉運司率多詐者有司末如之何已議者徒知茶鹽諸貨利之法弊而不知弊之所由臣詳求其故法實不弊勢使然爾置兵有節則邊費可省邊費省則兼并之民不能覦時緩急以侵利權然後有司可以制輕重矣臣以不才謬當大計職憂所切心如焚灼推諸利害至於根本則關梲動靜皆指伸縮乃繫二府非有司所預謹具大略乞下中書樞密院審加圖議裁於聖斷變而通之允底烝民之生茲為適治之路

再上國計事

臣昨曾約計天下財利出入之籍知天下之所以困本於兵因勘會自寶元慶曆後內外增置禁軍歲給錢帛糧賜等數進呈乞朝廷圖議其事有以弛張之伏以太祖皇帝取荊潭收蜀廣南江南備晉寇禦西戎北虜計所蓄兵不及十五萬國初得周兵十萬後平蜀揀其精兵止留一百二十人及乾德中運赫中外之兵止存十萬蓋揀精銳也後乃稍增及十五萬人爾太祖皇帝平太原備遷賊禦北虜料簡軍旅增脩戎備志在收取燕薊然蓄兵亦不過四十萬人先皇咸平中備遷賊禦北虜蒐募戰士至五十餘萬人及契丹請和祥符以後稍稍消汰殆馬牧地給耕民先帝常語宰臣曰天下兵馬之數雖不少精銳者鮮且今之兵與古不同古者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民即兵矣今皆坐待衣食國家經費至廣不可不慎於選練向數中日軍額漸多農民轉北近草詔旨已往召募斥去疲老大戎冗食帝曰卿等當宜講求務于經久之要邊將占兵自固者輒罷之先帝嘗詔環慶路減神勇兵還營周瑩言當路兵

數非多未敢使減上曰西邊難得芻粮每歲役民輸運營無心惜民亦可知矣即以曹瑋代之至于寶元幾四千年可謂久安矣向因夏戎阻命始籍民兵餓命刺之以補軍籍遂於陝西河北京東西增置保捷武衛宣毅等軍保捷一百八十五指揮武衛七十四指揮宣毅二百八十八指揮此其尤多者佗不具載既而又置宣毅於江淮荊湖福建等路淮南三十二兩浙二十二江東十三江西十七湖北十九湖南十一福建十二指揮凡內外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百萬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半分剩員等不列于數連營之士日增南畝之民日

減邇來七年之間民力大困天下耕夫織婦莫能給其衣食生民之膏澤竭盡國家之倉庫空虛而此冗兵狃於姑息窮驕以熾漸成厲階然且上下恬然不圖云救惟恐招置之不多也且太祖訓兵十萬人以定天下今以百萬人為少此無佗爾各苟及身之安莫為經久之慮也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經久者陛下國家之計今負敗之家猶汲汲於擔石之備安有慮不經久而可以保天下者哉比歲以來三路入中粮草度支給還價錢常至

一千萬貫上下邊費如此何以枝梧臣較今大計加之百萬不為益減之百萬不為損而比來當官六千緡者與薄尉萬緡則殿直諸監莞場務官課程以立賞格收羸至三二千緡即以次遷陟不知賣官遷官錢何負數可供三路一歲粮草之費是謂聚蚊澮之微供尾閭之泄也淺陋之人更言遺利以裨經用未矣盖財計盈虛時事安危繫諸兵而已矣景祐以前兵五十萬三司財用無餘及今而加一倍則何以得足臣近約度今年在京支

計前已進呈只是准擬常程用　圓融變轉僅以有備過此以往若更因之以横費加之以飢饉雖有智者亦恐難以善其後矣況臣之愚敢期克濟惟社稷之福祖宗之靈陛下至仁盛德有以感格天地降之以善祥報之以有年則兆民之所賴也若覩諸人事臣愚竊甚寒心伏望令中書樞密院檢會臣前奏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為之所猶須効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溺緩則益不及矣

請節省財用事

伏以天下承平為歲深遠而國用不贍民力益困令聚師境上調費浸廣倚於經入則財不給加以橫賦則人不堪救急交急特在陛下身先於率下惟事事乃其撙約而已臣竊惟陛下躬勤節用克自抑畏凡諸服御殊為菲薄而茲中外之論皆言用度之過臣竊疑之蓋宮闈嬖昵左右近習假威恣橫敢為欺誣仰恃仁慈緣為姦弊且禁中呼索輙稱聖旨有司應奉皆為上供故外人不知其詳而譏議累乎盛德國家帑藏之困乃群下僥幸之蠹也伏願陛下上念宗社之計下以生民為心彼婦人宦者何煩過為姑息超然遠慮斷自天心試取先帝之世及陛下臨御以來天聖之初宮司帳籍如內東門之類比較近年支費金帛則知增損豐儉之數以一言裁減之息為萬方富庶之本兆民所賴為幸實深先朝已前事恐難繼若天聖初體例夫豈遠哉因降詔書諭天下以陛下憂邊之心愛民之故則將卒聞之孰不奮勵以授命士民聞之孰不鼓舞以稱仁至于外諸司庫務凡百擭費乞特置司局選用公平通敏諳曉時務之士三兩員條理之而以大臣一人監領其事其不便者惟是左右主當之人爾誠陛下斷之不疑無容沮撓則上可以資德美下可以施恩惠內可以集國計外可以成武功効速而利多事近而德遠此當世之切務也

論減省財用事

臣近受勅同賈昌朝等定奪減省財費竊聞淵旨先自宮禁裁損一切用度至于聖躬奉給緡錢亦令罷供此蓋陛下身先勤儉為生靈計夫減省所為者自下而議上則於體不順由上以率下則於名為正臣願以禁中所行之事擇其大者三數節宣示外廷因發明詔使天下共知聖意憂邊愛人之深則中外臣庶得不體國家之急上成德美者乎特在陛下斷之清衷不屑細言則成効可冀也其有徇己之利與則喜奪則怨此女子與小人之情怨謗所由生也臣輩敢不竭精盡慮上副天心

請校會邦計事

伏見西事已來應副邊備天下被其勞凡百賦率至增數倍當時朝旨蓋為用兵之際權宜應急豈可承以為常今邊防雖已漸寧而緣邊戍守未能徹備四方添置兵馬數亦甚多向之所增賦斂必難復舊何以慰天下百姓之望朝廷所以綏懷二虜者正謂寬財用紓民力以厚為之備也今乘邊事之閒豈可優游虛度歲月不切講求經久之計若遂恬然憚於有為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難以善於後矣今內自三司外至發運轉運使凡掌財利之官簿書期會猶不暇給豈暇為國家生民遠慮者哉臣欲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才敏之士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國用歲計之數量入以為出平貨物之輕重通天下之有無按其利害之源以革因循之弊旋具事節先到中書樞密院關陳商量必久遠可行者奏上取裁若細碎之事無大損益徒成煩擾不須施行所冀助財用紓民力當今之切務也

再奏請劄子

方今天下切務無先貨食貨食之原在於三司而計臣事務煩綜簿書期會之不暇給豈暇及於國家根本之慮哉故於去年曾上言乞於兩省已上官選差三兩員就三司與使副據歲計之所入約中外之所費移用之法則權其輕重率斂之物則通其有無參究利害之原剗革因循之弊所冀寬財用紓民力助三司均節之體者也自後未蒙朝廷施行不測所以難之之意今不乘邊事之閒急講久遠之策臣恐民力日困財用日匱恐朝廷重於生事欲乞且令三司將天聖中一年天下賦入之數及中外支費之籍與昨一年比並條上則國家之大計可按而知矣如是而可以經久則善如其不可則豈得恬然不深慮哉前所上劄子伏乞更賜詳擇

請別差官議財計事

臣近曾上言乞差官就三司議財計事近聞已差臣及楊偕且臣本請推擇才識之士已而自當其選招攬事任以為己功干涉物議理甚不可緣臣

忝處言責之地故思慮所及合以陳論豈其淺愚
果能周務其所裁定之事雖更經中書樞密院商
量就復有失將使讒言乞賜別命近臣於體為便
改差高若訥

奏財計未便合商量條件

臣昨請差官就三司同議財計事訪於衆議凡公
私利害比比而有今舉其大要列上五條略開其
端餘繫所議凡如此事必料中書樞密院及三司
前後皆有臣寮曾上言其便宜亦乞檢會送下本
處參詳可否施行一陝西河東見行錢幣利害合
議定經久之法以便官私一天下常平倉所以權
斂散平輕重合議興舉一兩川久來將諸場務課
利變納銀及自西事已來增賦絹布數多民力交
見困竭合議救革一淮南諸鹽場積鹽相因而江
南遠地荊湖兩路民無食鹽官有遺利衆謂通商
為便合議施行之法一諸路入中粮草利害極多
本為窮邊艱於輓送計其役費募人入納比來豪
賈逐擅公利因圖緩急反操輕重其間地有險易
殺有出糶平准適宜合行議定奉聖旨送楊偕等商議

請省陝西兵馬及諸冗費事

臣伏聞陝西夏旱二麥不收近雖有得雨處秋田
亦未必有望民已艱食頗有流移邊警雖寧兵戍
尚衆因之飢饉事實可憂芻粮委輸㝡為切務朝
廷綏懷夏寇本為休兵息民若其役費不紓必見
物力日困經久之計殆無以支又比來諸州累報
地震考諸聲證由陰有餘夫陰者妻道也臣道也
民也夷狄也此時後宮無過制外廷無擅恣所當
戒慮者民與夷狄爾內安民而外待夷狄其要在
省力有備而已今境上堡塞兵分力微假如寇來
勢必不能出戰如其守也即隨處土人自應足用
況春夏之際戎人必無大舉若每年三月以後緣
邊所屯軍兵一切抽向內地就食至八九月復遣
出戍又邊城一馬之給當步卒三人既多羸駑不
任馳敵平時虛糜芻粟動輒兼人送命若今後所
發緣邊屯駐馬軍約度足以巡邏外稍用步人替
還寬減調度此其略也近聞勾抽陝西提點刑獄

曹穎叔到關欲令簡省邊計臣兩見穎叔據其說畫亦恐虛行令邊臣惟務留兵朝廷無肯任咎倘恐穎叔如大計何必在內外協心休戚齊慮東邊隅之粗閒亟夙夜以疚懷儻詳利害之原猶有異同之論斷之欲獨當繫聖裁穎叔此行每事乞明與處分凡干冗費深加裁減如恐其勢輕重難獨任或推選近臣一員承命而往其陝西四路部署乞各賜一詔書諭之此意使與穎叔公共計議所有陝西轉運使亦乞察臣前言早賜別行擇任

請減省河北徭役事

伏以國家通好于契丹三十七年于茲矣邊人不知有戰爭之患餉餽之勤保其父子室家安于耕桑蓄牧宜乎生業益殖事力加裕而比屋彫瘁率無蓋藏一穀不登莫能自濟臣愚竊思其故其弊有三一曰廚傳二曰徭役三曰河防自和好已來邊將無所事惟以酒食宴樂苞苴問遺名聲相傾惟恐不逮公錢不足則取于百姓百姓不足則賈以求贏賈又不足則有傾私橐以繼之者羊豕不得擾于闌雉兔不得安于野行販者不得其其利擔負者不得寧其居此廚傳之弊也又民之大害惟在吏徭有才解州役即被縣差家無兼丁自身營業故凡役事率以雇傭二年一更傭金不減十萬中人之家耗矣夫如是百姓安得不困臣獨竊歎邊陲無事逾四十年不能使公私充實備於無患而竭民之財盡於不急之役及官吏口腹邊欲之費一旦倉卒蕭然無所恃惟彼河防猶為國事所不得已者欲乞朝廷選官與河北轉運使盡取一路郡縣凡民之籍以較徭役之數益減節之所有州郡廚傳餽贈之弊深料此事亦非官吏所願然蓋體例相習彼此相形雖有愛民節用之心勢不可獨異臣謂宜明為條約事為之制則雖往來使客亦自絕過望之心至于毀譽愛憎亦當漸自消弭然後裁損用度以充公私之備詢口名實以覈郡縣之政三數年庶乎民之富庶必有加也

請選河北河東陝西轉運使事

切惟今邊事粗寧正是朝廷日夕留意思患預防

之時若失撫綏疲民均節賦役與事切近而可以致功利者三路轉運使最當精選也如陝西河東殘敝之餘而用某等今又除其官北邊常守故敘遷次補而已任才濟務則未也近某官授河北衆亦非允然有與共事猶可相兼其陝西河東各乞特選一員代去其尤不任職者卿以下厭物論夫有言責者事有害於理則言之可也相時俯仰依違其議蓋懲高論之無益度朝廷之能行者而少取其効爾

論京師軍儲事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最急最重臣慶曆五年權三司使嘗取責到在京諸倉見在斛斗數人粮一千三百萬石是時每月約支三十四萬有餘石計可備二年一十一月日支遣馬料三百二十萬石是時每月約支四萬餘石計可備七年支遣今次受命再領邦計取於三月中取責到在京諸倉見在斛斗數人粮八百萬石每月約支四十萬石計可備一年餘八月日支遣馬料七十萬碩每月約支四萬七千餘碩計可備一年餘四月日支遣自慶曆及今適十年之比計所虧耗五分之二為國遠慮竊所寒心究所以致然者蓋自慶曆七年揀發京東西江湖淮浙宣毅兵士充填在京諸軍至于諸色冗食頃來益衆復自有事西邊內外支費不贍屢減東南之粟使輸繇王府或州郡災傷朝旨輒輟粮運以救贍艱急亦緣諸路轉輸積成廢慢年額虧減

上下因循闕於督察官失其守事忘其舊致令儲備益乏如此只使月削更五七年京師倉廩無一年之蓄矣夫金帛輕貨緩急易聚至于粮餽非素為備若因之以飢饉儻別有不可預防之事一旦闕悞豈可倉卒而致者儻有不給雖大聖智其將何術以濟此國家安危之計也臣才慮疎淺然職思其憂謹具所合舉行之事畫一條件如右

一 汴河年額上供斛斗六百萬碩若每年般運及數可以年支得給而有餘自康定年後西邊用兵經費不足每年常將上供斛斗折納見錢一碩千錢為率或一百萬碩或五十萬碩是時王師外戍在京軍粮月支數少減倉儲供邊余猶為有名自後邊兵還營京師增置禁旅人數益多猶復時緣前例折納去年以恭謝大禮亦是於江湖六路將斛斗五十萬碩折錢五十萬緡起發上京乞特降勑命三司今後更不得將年額上供斛斗折變見錢

一 汴河上供斛斗本為京師軍儲自明道年山東荐饑朝廷以為憂特令截撥運米入清河賑濟自後緣此屢以上供粮斛外支諸路去年令截上供粮米六十萬碩應副河北十五萬碩應副京東五萬二千有餘碩自湖南起發赴昭桂州卸納然州縣災荒理當賙救若慮害輕重則本末當有叙矣乞特降勑命今後諸路災傷不得更議截撥上供斛斗只令三司多方擘畫就別路支移應副若極於艱急須至輟借內帑錢帛猶愈於虧乏軍儲之患大也

一 廣濟河年額上供斛斗六十二萬碩其實五十萬碩內十二萬碩因慶曆初京東轉運司奏南京軍營多每歲計度軍粮支移徐單曹濟州廣濟軍二稅應副民力勞敝遂截上供運米十二萬碩通舊八萬碩共二十萬碩充本京軍粮却從廣濟河認數般運填納所截粳米小麥其填數多是雜色粟豆已為虧損倉儲而又每年三司折變錢帛供助支費至和二年折三十一萬碩嘉祐元年二十萬碩或有盡數折納之時只是三司承例施行亦不曾奏候朝旨今年不曾更行折變然亦慮本路逐年不曾盡數起發斛斗以此綱運人

般或有因循闕備乞降勑命三司今後不得更將廣濟河年額上供斛㪷折變錢帛、及下本路所般年額斛㪷今後須得起發及數其綱般兵士常令本司添塡有備運路河道亦委本司相度擘畫取令通濟、一惠民河年額上供斛㪷六十萬碩內二十五萬石係淮南年額般赴咸平太康尉氏等縣充軍糧比來發運司支於汴河上供年額內豁除此數顯是將此斛㪷兩充數省司見行根問次其三十五萬碩合是京西管認起發近歲並不曾

趁辦般運其到京之數每年五七萬而已勘會皇祐五年曾降朝旨令蔡河撥發司每年添般上供斛㪷數目本路辭訴部內災傷乞候豐熟應副自後因循亦是催促不前今相度本路財賦不至豐贍諸色支費亦多令辦年額必恐不迨乞降勑命今後年額上供斛㪷特與減十五萬碩只令般運二十萬須管到京數足不得更有虧闕內供御小麥并油醋庫油麻逐時依省司抛數供納外許以大小麥小豆黑豆穀粟充數、一黃河撿會景德

二年勑陝西轉運司每年認定馬料三十萬碩上京所有細色斛㪷如有剩數即行般運又撿會三門白波發運司編勑黃河年額上供粮斛委陝西轉運司並支新好斛㪷赴緣河倉送納仍常預報三門白波發運司計度人船般運若計度支移有失即罪在轉運司般運虧額即罪發運司隸令三門發運判官催驅般輦每至冬終具般過數目比較申奏臣看詳景德二年正是繼遷擾攘西陲用兵陝右困敝之際然猶漕運上供京師未嘗廢也

勘會近歲以來即不曾起發一船一運到京抑由中間天下無事財力豐贍倉廩充實不以儲蓄為切務內外因循及寶元中夏戎叛命遂不暇給頃來邊事寧息關中累年豐熟本路財貴無闕朝廷至今每年供給物帛不少其舊額馬料三十萬碩合行計度上供乞特降勑旨下陝西轉運司三門白波發運司起嘉祐二年秋一一依先降勑命據年額馬料三十萬碩須管般運到京數足、一在京歲支馬料豆麥約六十萬碩近年計度多抛數下

發運司起發遞以大麥黑豆麤色充數每年常及三十萬碩計兵船口食水脚為費數倍今若令陝西京西及將京畿二税細色折納麤色歲計可以得足則汴河漕輓專令般粳米量以小麥充以年額此所謂轉江湖之粟以實太倉者也　一今以軍儲大計欲倉廩充實諸河所般年額上供斛斗據見今綱船兵稍常患不足難更添數般運惟是在京坐倉收糴可免漕輓之費即今京倉月支軍粮四十萬碩若坐倉收糴每月以五萬碩為限猶有寬剩可以充民糴如此每年可得六十萬碩其價例當隨時估定然通約中等價例每斗一百文用錢六十萬貫勘會遠年春初內藏庫撥錢六十萬貫付三司添助支費謂之年退錢拾留此錢以充糴價可也即今據天下財賦所入中外軍國所費年支見在不至交闕秖以河北災傷又河防為患本路艱急自三司供給除軍粮斛斗外支撥見錢銀紬絹約八十五萬貫疋兩又約度今年年支粮草計置人粮馬料二百萬碩以本路豐稔更於年計外添糴一百萬碩准備軍儲凡此糴本價錢今已計度有備又今年見將趙院店宅務課利錢六十五萬貫撥還內藏庫填納至和二年分擬通河北便糴本錢約更用來年半年課利可以撥填數足凡此錢數並係年計外非泛支費想計二百二十萬貫有餘即日猶據見在粗無闕乏若諸路豐熟邊陲寧靜朝廷每事撙節別無橫費則年退錢一項權充坐倉糴本添備軍粮足可耶容不至闕悮　一備儲廩通漕運當今河道疏通藝祖開國首浚諸河按汴渠本禹迹也春秋時已名見諸經歷代嘗濬之隋大發民開鑿通濟渠其去古汴依約不遠自漢至唐雖都雍洛凡諸水運咸資此渠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每歲開理緣河人户各蓄開河器備名品甚多未嘗有堙塞也天聖初有張君平者陳利見始罷春夫繼以淺妄小人苟規賞利撙減役費以為勞績致茲淤塞有妨通漕至于惠民廣濟二河皆所以致四方之貨食以會京邑舳艫相接贍給公私近年以來悉皆填塞

蓋國長利者不恤於小費期永遠者無憚於一勞伏乞朝廷訪問差擇稍知水利精力幹事不以文武官三兩員經度計置開通諸河各據地分所歷州縣夫令盡工料疏理其木岸堤閘堰埭材用合繕脩處先為計備嚴為責罰必令經久去年京畿大水壞官私廬舍自去秋至今春半年之中所脩諸軍營房十餘萬間夫以國家物力豈有不可成之事但事敗於因循而成於果決至于其所不獲已亦必成而已又諸脩造無名不急之處土木之工無時暫輟所費不可勝計此諸河道皆是祖宗留心之地國家大計所費忽而不圖是亦有司之過矣　一裏河折中倉本是在京便糴以添助軍儲隨時立法旋行抛數然與邊糴輕重有妨以此便入不能及數近慶曆年中令在京入中諸色斛㪷二百萬碩用三說法三十貫支見錢三十五貫支向南州軍末盐三十五貫支香藥茶交引當時為河北緣邊入便亦用三說文抄以此只入到十五萬餘石事體不便遂罷今在庫香藥闕少又江湖末盐自是見錢之法邦計所賴諸山場茶貨已充河北粮草支用若更將折中行使必亦利害相攻故不若坐倉收糴事簡而利博也　一京東淮南土壤寬廣財穀足贍可容三五萬人駐泊就粮若遣京師禁軍就粮淮南河北兵士就粮京東可以省倉儲留邊穀因其外屯亦可揀退疲冗　一積粟太倉本以強兵而惰游冗食之人坐為蠹耗使儲廩日以虛竭玩而弗恤斯為深敝勘會在京及畿縣諸營剩員僅及三萬人至于京城六軍兵士其間老病不堪作役者至多諸司庫務疲癃游冗不可勝計是皆衣食于倉廩耗蠹生民之膏澤者也夫山海之高深不讓涓塵之益億萬之數積於一二故事聚蓄者必累細微以成廣大凡此在京六軍及京城府界剩員諸司庫務諸老病之人欲乞朝廷詳酌指揮漸次揀選放停免令虛耗倉庫　一府界稅賦往皇祐五年赦勑應開封府諸縣兩稅太重特於元額上減落三分永為定式今勘會除依赦勑減三分外即今夏秋二稅斛㪷四

十萬有餘頃三十四萬有餘貫紬絹十萬有餘疋向縣賦重百姓輸送不迨故因災傷多是體量減放務從寛恤朝廷以此明降赦令例行優除姦游之民尚循故態年穀須成亦復披訴官吏自圖省便未嘗按下撿覆但據保甲槩為約免苟容僥倖習以為常今後畿縣災傷差官分檢令並依農田勅式樣施行除放蓋租稅之制有國者所以取於民至公之道爾若是歲之凶穰如法而弛斂事舉其中理合於正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者也

一轉漕之職在發運使屬之官責當久其任請精選才幹之歷曾歷三司判官合入第二任轉運使資序人權充假及三年職事辦集即與正除又及三年事務修舉與就除三司副使領職又及三年與除近職或兩省官其有器略足用者更自朝廷獎擢委任其兩省嘗令先後除代此則為官擇人之體也

一糧綱到京交納少欠每歲不下六千萬碩其逐綱春曆兵梢糧食承例在路並權閣不請及到倉卸納據逐舩少數將在券閣留糧斛充償所欠謂之折會據兵梢口食合是緣路支請輙行積留却將太倉合納軍儲消折此皆起於近歲因循敝例理合令發運司依數抱認每年候上供任運其折會都數下本司次第理納補填此小事已從三司指揮行下亦合以聞右臣所條畫事節乞自朝廷詳議施行儻相繼持守不遷隳改則庶乎三年可以餘一年之儲十年可以致三年之積通三十年而有九年之蓄可謂盛王之大業也前史有言堯之水湯之旱而無危亡之慮以其儲蓄有備爾堯湯之聖不能以無備而待天災天災流行亦無如人之有備也唐劉晏論漕運之事云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衆待此而強四方旅拒者可以破膽三河流離者於茲請命是謂安社稷之奇策也夫立國之道建國之本在乎衣食而已矣惟陛下深留聖慮焉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終

論事

論國計事（今上）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賞罰法令仁義廉恥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其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今京師砥平衝會之地連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則是國依兵而立兵待貨食而後可聚此今天下之大勢也臣在仁宗朝慶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領邦計嘗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議所陳利害安危之體究其本原冗兵最為大患略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臣前在三司勘會慶曆五年禁軍之數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餘指揮四十餘萬人是增歲費二千萬緡也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役置壯城牢城備諸役使謂之廂軍後乃展轉增創軍額今遂與禁軍數目幾等此其歲增衣粮錢何是皆出於民力則天下安得不困臣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計會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景德中收酒課四百二十八萬餘貫慶曆中收一千七百二十萬餘貫景德中收鹽稅課三百五十五萬餘貫慶曆中收七百一十五萬餘貫但茶亦有增而不多爾天下和買紬絹本以利民初行於河北但資本路軍衣遂通其法以及京東淮南江淛景祐中諸路所買不及二百萬疋慶曆中乃至三百萬疋自爾時及今及二十年但聞比較督責不聞有所寬減也如此浚取天下豈復有遺利自古有國者貨利之入無若是之多其費用亦無若是之廣也昔唐室自天寶之亂肅代之後國力大窘禁軍乏餉畿甸百姓至挼穗以供兵食登都城門以望四方貢奉之至可謂危蹙已然患難既平則兵有時

而解兵解則民力紓矣今中外諸軍坐而衣食無有解期天下困敝已如此而上下恬然不圖去救寶元康定中夏戎阻命西師在野既聚軍馬即須入中粮草在京支還交抄銀錢物帛一歲約支一千萬貫以上三司無以計置即須內帑供給慶曆二年三年連年支撥內庫銀紬絹只此兩次六百萬疋兩三司以補不足尋即支盡西事已定二紀于茲中間亦不聞有所處置者邦家不幸大變仍臻頒賚之餘府庫虛匱宿藏舊積蓋無餘幾萬一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寇戎臣恐智者難以善於後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茲事體大在陛下所憂無先於此財計之任雖三司之職日生煩務常程計度簿書期會則在有司至于議有繫於軍國之體事有關於安危之機其根本在於中書樞密院非有司可得預也今夫賦斂必降勑支給必降宣是祖宗規摹二府共司邦計之出入也今欲保大豐財安民固本當自中書樞密院同心協力修明真宗已前舊典先由兵籍減省以次舉其為敝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諸生事造端非簡便者裁而正之至于微末細故於國計盈虛不足為損益屬之有司可矣提其綱則衆目張澄其源則下流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節卦之辭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故傷財害民之事當為制度以節之爾若但遵常守故齪齪細文避猜嫌顧形迹恤浮議而廢遠圖忽人謀而徼天幸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後雖噬臍何嗟及矣臣服在近列荷恩三朝竊見時事日以迫急不勝憂憤輙罄狂瞽惟陛下留神省察

請裁減賜賚事

天下不幸大行皇帝奄棄萬國自仁宗升遐及今未滿四年大禍仍臻內外公私財費不贍再頒優賞府藏虛散臣深惟方今至急莫先財用財用者生民之命為國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實難財用不足生民無以為命國非其國矣祖宗平天下收斂其金帛納之內帑諸庫其所以遺後世之業厚矣

自康定慶曆以來發諸宿藏以助興費百年之積謂存空簿竊見赦書其諸軍將校賞給已行支散外至於文武百官既已遷官加恩德澤已厚其諸賜賚若更循嘉祐近例切慮國家財力不堪供給伏乞檢會真宗上僊遺賜仁宗即位頒賚舊事施行乃是先朝體則非由今日裁損所是山陵制度遺詔戒從省約切聞永昭陵修奉之時有司不能恭遵先志張皇勞擾虛費不貲供索煩多半成棄物乞下三司及經由州縣凡係科率所及路分當職官吏各據的確名數明立期會務在愛惜官私物力今日月猶賒足以辦集至于諸色用度非所急者不以小當為無益而弗為不以小費為無傷而不節深慮經遠之計以厎蒸民之生方今之切務莫先于此矣臣等被遇先朝叨處近列身同國之休戚目覩民之利病不敢循默少裨涓塵

論時政要務 英宗

陛下受天明命纂隆大統勵精圖治志在緝熙祖宗之休烈虛懷訪建思聞嘉言自輔臣近職沃心納誨蓋日有以啓迪天聰者矣臣以薄陋久忝侍從昨因外徙暫留朝著居無職事不敢請對旒扆今被命守藩奉辭就路敢不少効狂斐微補大猷臣聞治國者知為政之所先則能成天下之務知當世之所急則能通天下之變方今政之所先莫先於簡人材時之所急莫急於足貨食簡人材當精察其誠偽足貨食在屏斥其游冗推是而言觸類而長之提綱而衆目張矣臣請略舉其槩堯舜禹皋陶益稷古今所謂聖君賢臣也書稱堯曰克明俊德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言帝堯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平和章明百官之政故得天下乂安至于舜禹皋陶益稷相與謨治道之要吁嗟相戒率以知人為本且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夫帝堯猶以知人為難可諒人之難知也若夫天下之廣萬機之煩故非一人之聰明精慮所能周舉亦在操其要而已矣今自二府輔臣侍從近列至于左右前後之人其材用淑慝不可不知也知其材用淑慝則陛下之腹心有所付然後庶務可以

舉矣以陛下之明而察其言行考其能効察之群論亦可以得其粗矣若復要其操守觀其履又而益審則盡其精者矣此所謂簡人材之大略也方今中外庶務積習頹弛兵籍猥多而不精練吏員猥多而智効一官者少至于宮省之事體宗室之禮分制度不立苟為因循國計不贍民生日蹙此所謂斥游冗之大略也或曰持盈守成之道當循舊章兹所謂淺近之常談不知時務者也今日之政其敝豈可不救譬之琴瑟不調甚者況當陛下始初健粹天下想望朝廷風采傾耳以聽惟新之令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發而中節斯謂之中事舉其中無過可矣若曰恬而無以為也何異大廈有風雨之患而不知葺病者有膏肓之爽而不知療良匠善醫豈應若是臣今所言所謂舉其綮者譬之文章為發題爾陛下以臣言稍合於理試舉此題以詢諸可顧問者必有能推廣利害詳為條對又以見臣下之器識庶於海嶽薄增塵露

論治道大體 冷上

陛下即阼以來顧諟天之明命慮而後言議而後動欲以身先而率天下以正可謂盛德矣然始初清明中外觀聽朝廷風體顧當先其大者遠者若夫厚風俗美教化修典刑正紀律以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務此今之所當先者也而近日政令未見有可以慰天下之心者而但聞利害相傾愛惡相攻議論紛紜斥免繼踵臣恐四方有以窺時政者矣國家設官分職置臺諫官臺官以糾邪慝繩愆違肅朝倫諫官以拾遺補闕規君過歷試其員各揚其職仁宗虛懷盡不容納無擇先帝英明健粹令出惟行陛下袛適成憲以端治本王道正直在執厥中所言是耶事固當無大而必從所言非也事非當無小而必察取其至當何所依違天無私覆日月無私照帝王之心如是而已矣又方今朝廷之大弊政事所以因循人情所以不盡止為避煩言恤形迹事小嫌廢大體名曰公道其實狥私名曰慎重其實苟且以此為適治之路是猶

此棘而之楚也伏願陛下廓大明恢遠度有以率勵群下革此敝風俾協恭和衷共成雅俗如此則君體以尊人論以穆紀律可得而正風俗庶幾乎厚陛下以此圖於執政推是而廣之觸類而長之治路由此而適願為近爾

論消復災異治平三年

臣自到闕伏見陛下以垂象之變避正殿減膳降服恤刑罷宴徹聲樂強力捉所以修省荅天戒者甚至竊聞退就宮闈尤為憂勞至以聖躬為民祈請臣深惟陛下以上聖之資自在藩邸其稽古好德令聞夙著於四方繼天纂統越今四年始初清明厲精求治然未聞有以修明紀律震耀威靈以究安危治亂根本之議也前史推彗星之占率以為除舊布新之象中外之因循久矣官失其守事忘其舊綱目頹紊憲章隳弛天其或者儆將以是為告先賢以為政譬之鼓琴瑟不調甚者必當解而更張之竊觀朝政殊未逮及此晉書紀何曾傳曹侍武帝退而告其子曰吾每對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後天下亂危果如其言今大萬機庶政屬在兩府願陛下以燕暇之時就清閑之處延召執政之臣從容賜坐垂意訪逮各使悉心陳治道之要以陛下之明而參擇其言舉其可施行者以興敝舉廢拯時急務匪惟修人事抑以承天意又比來災眚間作率由陰沴夫陰也者臣道也妻道也夷狄之道也庶民之象也陛下推是而求之則天意可見而消復之道得矣惟陛下留神幸察

請郊祀用新樂事

臣前承宣召崇政殿觀新樂近又聞聖旨以來來南郊且用舊樂令兩制詳定代以後周樂律本王朴竇儼之所考正朴既人傑儼亦通儒制作所傳必貫精義按朴疏云自秦而下旋宮聲廢自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年所存者黃鍾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惟用七聲其餘五律謂之啞鍾太宗宗用祖孝孫張文收考定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

見於時唐末之亂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詳酌終不知其制度梁及後唐晉漢缺壞尤甚至于十二鑄鍾不復通其聲律但循環而擊之編鍾編磬具儀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鍾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世宗臨視鍾虡患雅聲淪替乃命竇儼考詳八音粗加和會以朴道於律曆宣示古今樂錄令加討論朴遂依周法以秬黍定尺作律準十三絃分尺寸設柱以準十二管之聲十二聲中旋用七聲為均旋宮之聲久絕由朴而復出遂命太常按習國初因之後太祖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因詔和峴審詳其理峴言王朴黍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創新尺并黃鍾九寸管令工人品校其聲果下於王朴所定管一律遂重造十二管取聲自此雅音和暢景德中御史上言太常樂器多損音律不調先皇命李宗諤考較課習既而親臨閱之亦先以律準定鍾石自是樂府寖有制度陛下自景祐已來講求樂事于時李照革各率所見議論不經制作率方尋亦廢罷聖心深惟治本以禮樂為大事故孜孜訪逮必欲盡其精要考音制器蓋已詳備矣在周王朴雖造律準略定八音爾時世宗方經略四方用干戈征伐日不暇給蓋但編次舊器考擊粗諧會而已藝祖詔和峴重定律尺亦未嘗有所改造也今陛下既合眾議新作金石試之廣廷聲律又協此乃藝祖之遺意先皇之遠懷夫又何疑成而不用夫樂本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既和而反感於人心者也先王以是交人神變風俗其用大矣然歷代之審音者常鮮其人又音聲之妙非淺學所及應於耳而通於心然後能達其精微之致儒生學者按文泥古蹈於形器制度之間而不自知律呂本於自然之道音官藝人記其搏拊節奏之序而不能知教化之原臣往年嘗蒙宣示樂府要略竊以蒙昧妄為注解即知聖心之於樂律通達本於天縱也外廷諸臣不足以仰望清光預制作之議今郊祀日近乞令太常勤工人按

肆新器使益精習用之禮天地薦祖宗以伸陛下之孝誠則積年之勤亦不虛設無煩過事議損以稽盛節

論君前臣名事

臣聞君尊臣卑人倫大義所以立朝廷之體定上下之分不易之道也故君前臣名者自上古陛下詔曆贊命光宅萬邦降意虛懷優遇群下小大之臣進對率稱其官此乃等夷相推民吏奉上之言非所以正尊極而隆堂陛明王制而崇主威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以至禮樂不興刑罰不中真宗嗣位之始厚待先朝宰臣呂端李沆初不呼名二臣上表固辭尋如常禮陛下歷數在躬及茲四年君臣之際尊卑之分別嫌明微在乎言動願陛下總攬權綱威恩並用呼官過禮乞從寢罷曰公曰卿足正名分長轡遠馭使無遺力列百職並修庶務以濟此遠者大者之體也

論宗室賜名事

臣昨受勅修宗正寺玉牒臣先於慶曆年中嘗領此職近閱屬籍文簿仍是慶曆七年八月臣所修進及今二十年不曾復行編纂慶曆七年所進屬籍皇族已賜名授官除前普籍外其新立籍五百八十八員共未賜名授官者猶有二百五人共一千八十有餘員上通聖祖及廟諱并已前薨卒落籍者凡一名即同音諸字皆為相犯又諸文字如日月水火等不可為名者甚多以此近年所賜宗室名不成文理無復義訓竊慮接續更賜名授官者下本司擇名益更鄙俗稱呼不便謹按禮經上治祖禰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人道竭矣故四世而緦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六世親盡無屬名矣按屬籍所連名太祖皇帝之後曰德曰惟曰從曰守曰世曰令曰子太宗皇帝之後曰元曰允曰宗曰仲曰士曰不秦悼王之後曰德曰承曰克曰叔曰之曰公則世數可推也國家鼎祚無疆宗支蕃衍但據即今人數已為無字可名欲乞下有司檢會諸屬

絕無服之親今後賜名其同音異字並許擬進合係連名者亦乞朝廷詳定指揮

論王府官屬事

竊惟穎王地居嫡長春秋鼎盛方當稽古向學修誠進德若其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所以朝夕納誨咨吉法度出入起居罔有不欽一有元良萬國以正社稷之本也今慎簡宮僚進用時俊咸年之間即復遷易於此假途以陞要近乃令縉紳之列指為仕宦捷徑非所以資王之重也願留聖慮申諭執政王府記室顧當兼用詞翰之選至于翊善保傳之業也宜於兩省以上推擇老成舊望行安而節和者得以久處其職俾典領宮中之政至于侍御僕從便僻側媚以非正之事云為者察而聞于王小者懲戒大者上聞而斥之無有憸人得在王門以著王之令聞茲國家無疆之休惟陛下留神幸察

請慎用兩制資序事

伏以知制誥之職所以代王言為誥令由此召入禁林充學士非才譽允洽何以當其選比來朝廷率以體例次補日近誥命或有鄙淺傳為口實前代國家有事之際或以單札之辭折衝千里之外使三軍感勵萬方悅勸背逆凶醜或以革心夷狄異類或以向化故知文辭書命有足以助國威宣王澤也祖宗之世有自州縣之職拔處辭禁有自兩禁黜為管庫者蓋惟才而是用豈為人而擇官其修起居注史館修撰即次除知制誥之資序也今朝士不修廉恥至冒憲章法座之前輒自干請竊謂若此除授宜詳加推擇必其人流才地辭學器識他日可以備大臣之用而後擢處其職文物盛於本朝光華照於天下使名器以重堂陛以隆

論進用臺諫官事體

伏見天禧元年初復臺諫官詔勅云所置臺諫官三年內不得差出仍不兼領職務候及三年或屢有章疏實能稱益特越常例別與升遷若職業蔑聞言事無取移授散秩仍遣監臨比來朝廷命臺諫官甚異先朝本意蓋臺諫官之設所以切摩理

體助為聰明非使其生事招權為仕宦捷徑也嚳自近年增置員數而又進擢殊速聽用過當頗開朋黨陰危善良鼓動風波淪胥以敗比雖易黜尚存遺俗不有丕變曷扶國體乞今後應臺諫官宜如天禧詔勑俾之久於其職以觀其効儻於政令無所發明雖有奏論不適理道稍明黜陟用勵公忠庶明治方以風化下

請致仕官免舉官連坐事

伏見法寺奏斷命官使臣贓罪案後收豎舉主其間或有已致仕官等例皆行勘依法同坐夫保任之制同坐之文所以懲謬舉然知人之明聖賢所難今夫任人於朝而終身共其累既已重矣其在仕途猶可以布耳目聽察其人之所為變節者得以自聞其致仕官已去仕籍所任之官聲迹不接有才劣則賞典不及羅罪辟則坐累如初彼縉紳大夫之能保名節引年謝事朝廷宜有以優禮之若之何猶使刀筆之吏以非其身之過從而責之臣恐有傷於風教也伏乞聖慈溥加矜察今後官吏犯贓罪舉主有已致仕者更免收豎同坐

請刪定勑令

竊見天聖中刪定編勑於今累年比來鄙庸之人意慮淺近不識大體妄陳利害朝廷輕聽往往行下自邊事之後末議蜂起條令錯出舊章稍亂郡縣承用益駭姦吏因緣出入為敵導民媮薄動開爭端亂獄滋豐民用怨若臣聞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簡易以信之謂也方今之政所謂文敝其民利而巧蕩而非靜勝而無耻為救之道在簡而信臣愚謂宜刊定法令以明示民遂命近臣達政體通時務者三兩員慎選京朝官之明曉法意練習民事者五七員類聚天聖編勑後條令其毛細苛冗者獨除之違異重複者考正之必事理精審條目簡便有補於政者存為著令夫子曰古之知法者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夫然後官知守法吏息舞文民有措其手足茲當今之切務也

請減刺配刑名

按歷代刑法之制蓋自漢文除肉刑而用箠令于後沿革世有增損大體笞杖徒流大辟為法五等至隋高熲以經世之才議定科律笞以一十至五十杖以六十至一百徒以一年至三年流以一千至二千里大辟以絞斬鋤損前代鞭刑梟首轘裂之法輕重之準識者以為盡天下之平唐室遵用惟加流刑以二千里至三千里然而笞杖皆用竹其徒流者不加杖若加杖者即免役諸犯徒應居作者在京送將作監婦人送少府監縫作在外者供當處官役婦人配舂犯流應配者三年供役一年加役流者流三千里役三年若家無兼丁與工樂雜戶大常音聲人及習天文并給使散使者方加杖免役還依本也皇朝建隆四年太祖皇帝神智英武自立一王之法始建折杖之制一百折二十以次為差杖制用木而大於箠各有重輕之令犯徒者加杖免役犯流者加杖配役其情罪尤重者更為加杖刺配之法逮今百年雖累聖以慈恕御天下欽恤條但留神刑典而科禁條章其實煩密四朝編勅自建隆開寶興國淳化咸平祥符天聖慶曆八經詳定門目寖廣其刺配之條比前代絕重前代加役流既不加杖又役滿即放或會赦即免今刺配者先具徒流杖之刑而更黥刺服役終身其配遠惡州軍者無復地里之限祖宗之世比條尚稀臣嘗檢會祥符編勅刺配之罪四十六條天聖編勅五十四條今慶曆編勅九十九條諸條禁奏取旨又七十一條比之天聖蓋已增倍其間亦有一條該刑名數節詳而究之比祥符勅幾三倍矣錮械係纍扶老攜幼道路相望不得至配所而死溝壑者蓋不可勝計州郡積多往往奏乞住配臣恐更歷年載遠方小郡流配益重漸成淵藪其強猾不逞念已隔絕鄉里親戚不復更自顧藉屢陷憲網亦嘗起於所忽也故臣前曾上言乞差官據慶曆編勅及續降勅諸刺配條重行詳定議從減除其情理蠹害顯為人患不可存之鄉閭者須用此法諸緣茶鹽酒麴銅礬冒禁以規財利之類約見行刑名輕重別立居役之法合配遠惡

州軍者令實役七年配三千里外者六年千里外者五年配隣州者三年並供當處官役不用赦降原免人情安土且開自新之路減遞送之勞息流離之苦州郡役事亦足資助與招募本城役兵頗省衣糧之給又以少清刑本上洽和氣消遠方之釁兆廣仁政之大體其於治道實繫慘舒

請節錄唐書紀傳進御

荀子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觀聖王之迹則於其粲然者矣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非無善政也久故也傳者久則論略近則論詳當今之世而君必談堯舜臣必稱禹稷是迂儒拘生之論非適時濟用者也伏以唐氏有天下三百年其間治亂得失詳矣朝廷立國之紀典刑制度因於唐者也故觀今之政唐氏最近臣以不敏忝職諫司思有以厲乙夜之親程廣觀文之典學欲乞今後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治道者閒錄一兩條上進伏乞萬機之暇特賜閱覽善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亦賈誼晁錯惜秦以喻漢事之意也

論同天節錫宴

誕辰紀節自唐明皇天下承平務為盛事宰臣張說請以誕日為千秋節相沿至今為大慶會州郡宴設廣作勞費煩擾百姓敝事甚多搜求庖味兼諸水陸是日四方暴殄天物不可勝計唐正觀中太宗常謂侍臣曰今日是朕生日俗以生日喜樂在朕之情翻成感思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柰何以劬勞之辰更為喜樂之事也今大行梓宮在殯將來同天節願陛下特降御劄天下州郡錫宴只用酒菓素膳誠為得禮以此仁心愈德足以昭奉先之孝廣及物之慈著之于今貽憲後王茲盛德之舉也

論更變舊制事 熙寧三年正月

臣蒙恩朝對今已奉辭竊惟孤陋之質尚偶聖神之會上曆眷遇有異等倫今承特召而來安敢緘默而去輒獻愚忠上裨天聽臣聞人心惟危患生所忽動危甚易安之實難禁衛六軍邊防三路撫

御之法善制具存民心戎事國之大本動靜之機
安危所繫若民心危推戎事興動業慮一失綏輯
非易祖宗謨烈家國大計甚所慎重惟此二者不
同小事隨宜改易縱有利害容得更張民猶水也
可以載舟亦以覆舟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
焚焚溺之害當在吉之先見造形而悟已是後時
害成乃悔何嗟及矣夫人臣之分出處是常家國
大業天下重器譬之輜重豈可輕離願陛下思所
以置器於安審所以藏身之固廣聰聽於符同之
外採公議於得失之前深察軍民之情厚為社稷
之慮使人安其業上下無怨溥天之下欣戴盛德
高拱巖廊之上保此泰山之安朝廷尊而國體平
順氣應而嘉生遂不亦休哉臣疎外狂瞽不識忌
諱以此愚言上荅恩眷退就誅殛實所甘心

論水害修隄防事

竊惟水之為利害大矣夫欲捍水患全地利非惟
開通溝洫亦當修築隄防今諸州縣有古之障水
基迹往往存者備而視之蓋古人之勤民其用意
周矣頃來因積水言功利者乃欲決舊障以通壅
塞不慮為害更廣乞下有司凡議水事檢行通塞
利害者必令兼度地形因高卑之勢可成堤障之
處為之增修導水就下則中平之田得以稼穡租
稅入官是為公私之利其舊堤障令州縣當為補
築頹缺無令民得擅穿鑿斯亦於水之利害一端
也

論京東飢饉請行賑救事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惟其有備恃以無恐近者旱
蝗上貽憂軫京東閩已雨足然二麥不收比至秋
成尚陽明月此路民尤暴悍輕為寇劫不加賑恤
必擾鄉閭明道年中京東飢本路公私無蓄積朝
廷憂之乃泝淮濟以至轉海運粮斛水道艱阻比
至多後時無以救荒應卒伏見京東每歲上供斛
斗六十萬碩其斛斗多在淄齊州界旋擬綱舡輦
運上京臣昨在徐鄆間見緣河諸倉頗有貯積見
今五丈河綱運不絕乞速令且住裝發其已裝發
在路者自曹濟廣濟軍隨處卸納留充賑濟一二

百里內州縣人戶並可各隨便近赴倉支給也以
至河北東路州縣饑民亦可救賙得及陝西亦有
上供小麥三十萬碩可以截留應援本路令京城
出糶倉粮價甚賤且留兩路一歲上供之數乃是
以有餘補不足也見差安撫使將辭行玆亦少副
館遣恩旨
許州潁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奉以皇帝
自中武軍節度潁王即位乞恩澤事令兩制
定歸十處

臣等伏詳國朝之制太宗皇帝自開封尹晉王即
位真宗皇帝自開封尹壽王冊為皇太子即位仁
宗皇帝自建康節度江寧尹昇王冊為皇太子即
位累朝即無推恩舊領封鎮故事大行皇帝自齊
州防禦使即位本州舉人父老僧道詣闕進奉故
有推恩近例今皇帝以忠武軍節度潁王已降制
冊為皇太子即位事與先朝有異今據兩州所援
恩例事出僥倖皆是妄作干請兼別無典故稽考
乞各勒還本貫

論除兵官事

昨因登對伏承顧問選補軍職舊事臣竊觀國朝
故事所除軍職或以邊功或以勞舊或以肺附據
其資任視其理歷有即直除馬步軍副指揮使都
虞候者不必自四廂稍遷其例甚多近日所補軍
職人材器略多無素望至于累勞亦無顯効短中
取長尚備員而已又遞遷迅速曾微事功如郭逵
自諸司使除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不五年已遷
殿前都虞候舊事儻未有人且虛其員俾之兼權

以待勞能未為妨闕臣伏見濮州防禦使向傳範
資性謹重和而有守典藩有政常居課最沂州防
禦使劉永年綽有武幹理戎嚴整數守邊郡頗著
風績此皆閥閱舊門地連戚屬右職之中可以寄
任閤門使嘉州團練使劉几自康定慶曆初昊賊
初叛命即在西路久効驅馳從征嶺南備更任使
其人理歷出郭逵之右遠甚此皆可以屬之禁衛
者也伏望陛下更加察訪以備委用

論補軍職

取差出許懐德後馬步軍皆闕都帥遂自環慶路抽回殿前都虞候王元令權勾當步軍司公事其王元又已年老衰病至于惣司軍政亦恐精力不逮切以殿前馬步軍逐司公事不少非惟統率宿衞務要衆整亦須諳熟軍制稍通吏用太宗朝侍衞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素相服習邊藩緩急亦得選用先朝時馬步軍當闕帥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頗知軍中舊事上言及此先帝甚然之令内則禁兵需騎極須彈壓外則邊患不測常資防備昭亮王元恐未任專幹心膂除郭承祐好進多事累被彈奏不堪入典禁軍外乞於以次管軍將校中擇取一兩人趂闕分揔禁衞佐佑扈翼於體爲便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終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論事

奏陳執中碑文

臣奉勑撰故相陳執中神道碑銘今已繕寫上進執中器資毅重有大臣風節陛下察舉再登元宰直清公正始終不逾䇿謚之日思禮隆至亦者有司定謚甚駭天下聽聞臣聞古爲謚法節以一惠蓋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責人之備於義已甚若又捨其所長而專揚其短則是朝廷之内士無行義之全君臣之際恩無始終之篤春秋傳曰太平之君子樂道人之善夫禮讓之隆人相稱善此太平之風教化之美也昔魯哀公問孔子近世人君孰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衞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内無别而子以爲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蓋聖人之是非如此斯可謂不成人之惡者矣臣竊惟陛下勵精獨理以凝化朝廷推公存恕以求治執中在相位無交黨侃然正色匪躬之故干進好名

者忌之當議論之際憎愛擿皆比而不周加之以惡名古志有之下淩則上替者積衰之漸不可長也臣今所論著執中事然皆實錄乞更付中書看詳有所未安不妨改定免致降付本家刊立之後復招毀訴重貽執中之累亦以上全陛下君臣之分下成國家風俗之和

奏請修南京內殿門闕事

臣早年嘗預史官竊見國書載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七年車駕幸亳回次應天府制曰辰火名區梁臺舊址洪惟藝祖歷試是邦同麗土之始基應春陵之王氣稽唐氏晉陽之制肇建新都追魏文譙邑之遊爰申美澤可升應天府為南京正殿以歸德為名是日御重熙頒慶樓即府署正門也觀酺慰賜父老別修聖祖殿號曰鴻慶宮奉安太祖太宗聖像因以衙城為大內尋降圖本修建宮殿門闕及諸名號皆已頒下天禧三年知府王曾奏南京內庭並未修建檢到元降圖子內有未銷修蓋位次相度減省下舍屋別具圖進呈時以旱蝗准朝旨候豐熟日奏取指揮自後守臣又不檢舉景祐四年知府夏竦五年知府韓億又相次奏乞先修大內正門并內前正街祥輝門崇禮門並改作三門時以陝西軍興復准朝旨候豐熟日奏取指揮自後守臣至今不曾檢會申奏臣近知本府以祥輝崇禮門頹敝已甚奏乞重修蒙朝旨聽許即令修蓋相次了畢其重熙頒慶門見是兩門未改列郡之制樓觀卑陋仍復傾摧內城中惟有真宗皇帝御詩碑亭兩座外更無片瓦盡是榛蕪自先朝降制營都逮今四十餘年迄未興工陛下純孝格天丕承先制祖宗巡幸之地莫不存飾風迹以光遺烈矧興王舊壤大業所基久爾因循事屬廢闕欲乞朝廷檢會先朝所降指揮及王曾等擘畫事節持令指揮改修重熙頒慶正門依北京內門營造并創建歸德一殿及殿門四面行廊約不過百餘間即正殿規摹粗為完備比北京制度殊為儉省仍令三司就在京事材場事造材木地架了因回脚空船遞旋般載付本府差八作司人匠蓋

造其餘合用椽箔塼瓦等物並令南京預支係省錢依實直市價收買應副量留本處廂軍三二百人充役如此則不撓於民力復何繫於豐凶庶以尊藝祖受命之邦而奉真皇崇建之意比諸宮觀塔廟不急之役所全國體重矣

論諸恩例除省府官事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財者帝王所以御世保民蒸人所以宅生託命理道之最急者也故朝廷用三司使至于副介僚屬非士之選不處焉夫尊主其要畢治其目故其僚屬尤須擇人況聚師邊陲調用寖廣凡百事役倚財用而濟視如平日困猶積弊貸力殫屈事豈勝言今三部判官及諸子司由門閥恩澤而進且居太宰大臣去位或老而致事輒陳乞子弟入省府以為例國之大計將以成天下之務者柰何以充恩澤之求也且父以老退子宜朝夕省侍解官就養於禮為宜因規寵榮又求要劇豈就養之意乎且大臣之家祿賜素厚若曰欲以祿養尤傷廉義凡諸門閥之士惟處京都為便既入省府即以為家寒素之人別無進望容身待闕俄復外除故三司者貴游處之即為家寒素處之即為傳舍而又諸清要官以為揚歷養資之地功利不舉職此之由且三司判官出為轉運使一道百城號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財賦之斂王澤之流壅民政之慘舒郡縣觀聽其風采朝廷倚辦乎外務提舉職之綱轄實方面之師表是又可以資恩澤之求者乎至如開封府推判官贊理神州四方表則與三司相出入者也伏望明降勅旨諸陳乞恩澤者不得除省府官其已有陳乞恩命未行者伏望停寢務擇材能參用寒俊所為官擇人之節也

請議吏員事

臣向在翰林充學士見本院天聖中具員兩制兩省官不及三十員今五十餘員近領御史中丞見本臺天聖中京朝官班簿不及二千員今二千七百餘員先領三班院見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員今六千餘員先判吏部流內銓亦曾取責在

銓選人約計萬員以上以此審官三班流內銓並逆用一年半闕京朝官使臣選人罷任候差遣待闕比却到官或至三四年者自餘武班內臣料其數比舊必更倍多而又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有一填重之地輒便差除不行須旋擢人以充任使令邊陲之事稍寬交急而恩賞之典宜立中制若循前弊習而為常恐更數年轉成官濫欲乞今後中書樞密院所用兵興已來權宜條例悉從裁約已還舊規治其本源用經遠體經久之圖何以處置其臣僚恩例乞且依新制為便若朝廷議論惟是之從又不可以人廢言也

請裁減資任恩例

臣竊聞近有恩旨將來聖節自大卿監已上陳乞恩澤並令依舊者慶曆四年范仲淹奏定臣僚任子弟之制其間難行如國子監尚書省鏁試等事並已衝改只是恩例見行今自知雜御史以上何勤於國歲任京官一員祖宗之時未有此事近歲積累僥倖為此弊法仲淹新請略從裁損考之理道已是過宜臣近曾具天聖景祐中及見今文武官員數進呈據今京官比景祐中已多七百餘員

請止中使傳宣諸司

竊聞近日中使傳宣諸司頗為煩數甚至三司日或數次臣聞王言惟作命百官承式洪範五事言曰從從作乂故王者之言是謂號令令出惟行不行則權綱虧矣今夫屑屑冗微之事皆賤者之所親責在攸司各有程式發輸督促動煩宣下所司既被受其有不可奉行者又須禀復或却寢罷下成廢命上為損威習以為常恬弗知怪欲乞今後除有指揮中書樞密院事特降中使外自餘細務合下三司提舉司開封府等處者只乞傳宣中書樞密院劄下逐處有司或敢違慢自應合行勘責即事干急速不容留滯即乞宣付入內內侍省揣度事體緩急須即施行者具錄宣旨報下所司所冀出納有章上下得體

請立醫官定員

臣按官品令尚藥奉御四員國朝故事翰林醫官

院雖無定員然至奉御者率不過三數員而已今點勘本臺班簿醫官使副八員直醫官院七員尚藥奉御十二員合二十七員自餘醫官醫學祇候輩故不勝其冗且濫也按今奉御正五品下以其供奉至尊故得列於殿中省備六尚之職其雜科非供奉者不應名為奉御今自宮省嬪御至于宗室戚里內外臣僚叅薦醫官干求恩澤緣是而受奉御者不亦亂上下等威之分哉朝廷諸司百職率有常員惟此太醫制度未立其醫官院奉御以上至使副伏乞立定員數及遷授體例今後除供奉至尊或出特旨遷賞外自餘並宜累勞俟闕轉補免令倖濫汨紊朝章

論揚崇勳除致仕官 舍人院繳納詞頭

今月十四日本院當制中書送下詞頭一道左衞上將軍致仕揚崇勳授太子太保致仕前年契丹集兵幽州朝廷授崇勳使相判真定府總三路兵柄屬以邊防大事而崇勳縱其子宗誨干預州政多納豪人金為減免科率均之下戶賊虐無告擅貸有罪及事發制捕按推崇勳匿其子不遣就吏郡縣迹逐既獲輒率奴卒篡取更陳章奏飜覆誣罔侮慢朝章無復顧憚天恩含貸止奪使相罷兵柄以上將軍就第于時物議無不憤嫉今雖經霈宥而致仕官非赦文所該猶無愧悔而更自陳東宮一品非崇勳所宜處臣前在諫院備聞真定事嘗曾論列今又適當書命秉職領門下封駁其詞頭難以為辭謹封還中書乞別商量取旨

論許懷德遷除

伏覩許懷德近除兩使留後言事官上章論奏者相繼其留後之命誠出非次緣許懷德自在邊城為將領素乏勞効比諸儕輩尤無材譽去歲自防禦使改觀察使自殿前都虞候遷馬軍副都指揮使令者妄援體例僥倖陳乞隱紊軍制干撓朝章又聞李昭亮詣兩府叙陳頗駭物聽帥臣失和事體非便規前杜漸盡有所處仍知續有傳宣應三路邊臣功重賞輕者令閤坐聞奏自有事于西鄙覆軍殺將者數矣朝廷未嘗行法正刑一切容貸

姑息而已其論功行賞有濫無遺由此觀之蓋邊臣功輕而賞重者則有之功重而賞輕者莫之有也此命一下人人延首以待賞徧賞則無名偏賞則徒召怨而衆不服此乃因一懷德之濫遷吏推而及於衆也若朝廷修明紀律振舉憲章其詐懷德伏乞奪軍職處之環衛或除一郡則内外不敢自肅而軍政立矣即朝廷以成命新行難於追奪則其續傳宣命乞寢不行猶庶幾防過其泛濫也

論責降御史

監察御史裏行孫抗落裏行授太常博士知復州本官昨因奉使湖廣安撫奏請虢覆處事輕躁有章自劾故除是命切以制南蠻寇搔擾郡縣殺害吏民為患七年未能平殄朝廷既移罷劉沆揚畋等欲新恩信以揚威靈故遣憲官寵綏遠俗且御史出使四方觀風為國重輕為人利害若其辱命理應深責按抗去年二月自太常博士通判耀州換監裏行到臺供職未及一年以奉使不稱却授本官知州於抗何損賞罰如此恐難勵下乞與責授一小處監臨庶激後人臨事知勉

論王告除大理

伏見勅差都官員外郎王告權大理少卿事切以大理寺評天下刑獄宜得寬平之吏以當其職王告為吏之迹專以苛深為能前任德州發官吏微過劾奏無虛月真天資刻薄人也國家自祖宗已來審慎用刑至陛下臨御哀矜庶獄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天下懷皇家之仁最深學者實以用法平恕未嘗濫一無辜近日所用法吏推擇稍易而舞文者頗出矣今又用告為大理必恐議刑文害損累朝積德使四方化其慘急為上歛怨傷時善政伏乞聖慈特停此命别擇循良吏以為理官誠天下之福也

論劉渙移郡

臣聞滄州劉渙近因改斷軍人事為轉運司劾奏已改知滄州切以滄州河北重地劉渙閒行常材器識驕輕志慮浮近方面之寄物論所薄今茲邊壘當精推擇渙雖謹廉自守克保無咎量材擬用

猶須遷置移守高密於體為宜然議者以為所改斷軍人情實凶悖所慮邊城守帥見渙移郡之事望風自沮怯於戢下威令不震又轉運司不體軍興之際寬假邊臣之權擬擬守文操急所部欲乞明降指揮下河北等路屯軍之處有似此軍人情狀凶狡者並令械送都部署司據情處分且使邊臣知劉渙移郡朝廷不特坐以專殺之罪抑由為方面而擇人也

論王鞏改官

新除河北同提點刑獄崇儀副使王鞏有旨以其嘗奉使北朝曾借洛苑使令授河北提刑慮北使過境詢其官名不同特與改此使額者伏以崇儀洛苑頗為超越北使之來提點刑獄不預賓主之事鞏雖在職使人豈知即恐以假官為嫌自應改授別路每歲所遣使介例皆假官以行回而効鞏之為遂成真拜之例今改之大弊為多倖人塞其蹊隧猶不可遏若又啓之何以為政如鞏誠有是請原情深涉欺誕必朝廷懲沮繊邪修明法度不惟宜停恩旨願當下從吏議別行譴斥以戒為臣

論席平推獄

切見開封府取勘侍御史席平昨奉勅往濟州制勘家易從不當事法寺檢斷席平失入人死罪據減外猶得徒一年蒙恩特放朝野聞之無不歎憤蓋以四方有寃獄朝廷特遣御史被制就按而乃殊昧公理陷人死罪朝論疑未審實遣官覆行推訊易從寃狀僅得明辨此來劾問平已引伏理官斷上刑名明白忽蒙釋放何情可矜徒棼國家之紀綱尤損憲臺之風采益令群吏慢於奉法且使天下有以窺時之尚姑息也其席平伏乞依法施行無俾忝於厥官亦足以警諸不職者

論內臣奏蔭子弟

昨聞重定二省都知押班等著在閤門使之上物議雖起深以為非當時有司無人論執苟從其請既已失之今又聞二省陳乞奏授子孫恩澤於視秩上更加一等此事若行不惟違越祖宗法度隳紊朝廷典章必致陛下有私近習之名大臣有阿

親倖之醜內侍有恣橫之議諫官御史有隱黙之尤且都知押班地處親近宜為朝廷愛惜事體動循軌度孜孜狥公如此僥求何以示外易曰履霜堅冰至言當戒其漸也漢唐之事臣嘗為陛下言之矣伏乞聖斷深賜察納其都知押班奏蔭恩例伏乞一仍舊制

陳州奏賦率數

臣昨自二月二十二日赴任陳州本州自今春以來少雨日近甚有人户披訴旱災今勘會本州四縣合行催納夏税苗子七萬七十五百碩有零並錢一萬五千八百貫有零正税屋税預買和買紬絹三萬二百疋有零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又合行催納今年夏料青苗錢三萬一千七百貫有零又合催納今年夏料免役錢二萬三千五百貫有零又合催納去年倚閣青苗錢三萬六千一百貫有零又合催納去年秋料青苗斛㪷三萬九百碩有零將來秋料諸色合納錢斛不在此數者切以本州四縣共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户今來只據夏料半年合納錢斛紬絹共計二十四萬五千七百貫疋碩絲綿在外自去年秋已係災傷今春久旱二麥所收分數甚少除夏税苗子見係人户披訴已蒙特旨體量除放聖恩寬大民心感悦自餘紬絹絲綿久例常賦據數當行催納外其免役錢准新法諸災傷地分第四等以下人户應納役錢者如飢貧無以送納委本州縣保明申提舉司本司體量詣實於役錢數內量分數或全與免放今雖第三等以上人户猶多不濟之家其第四等以下户豈復更堪賦率伏望聖慈第四等以下人户免役錢別降恩旨特與放免又去年秋及今年夏兩料青苗錢斛數目不少若令納錢民間錢實難得若令輸納斛㪷今又斛㪷價高上件兩料青苗錢斛伏乞並且倚閣候將來秋熟別定分數相兼催納所貴寬恤民力各得存齊

貼黄

今秋猶有下項錢斛合行催納秋税斛㪷八萬六千五百碩有零下料免役錢二萬三千五百貫有

零秋料青苗錢三萬一千七百貫有零共計十四萬一千七百貫碩通計一年共三十八萬七千四百貫疋碩……

陳州奏監司官多起刑獄

臣伏以國朝自祖宗以至陛下積德累仁慎用刑辟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愛育下民若保赤子致其忠愛可謂至矣近年監司之官在所多起刑獄至于州郡常程公事方行推問未見情實或已經檢斷事理明白於法平允偶其所見愛惡異同即別差官置司推覆事本微小張皇為大因緣攙提抹連枝蔓至有往還數千里勾追證佐盛暑嚴冬淹留牢禁中中甚有罪犯絕輕亦有無罪之人一身久繫家為破散瘦病飢寒愁痛無告及其結正亦有不移前案者推勘官承望其意巧文鍛鍊雖是平人亦須以虛妄為坐以一州一路為率至于天下銜冤抱枉感傷和氣災害用生獄者人命所繫王者所當深慎者也豈容官吏依勢作威事既自外專行朝廷亦無由知得臣到陳州方此親見自二月末赴本任至四月中所司呈公事一件稱有兵士指論冒請糧米事係是去年十二月狀自後行遣會問回報始足遂於四月十二日送司理院方行取勘文案未具當月十九日有轉運判官張次山到州點檢取索一宗狀詞將帶前去尋別差官置院推勘四月末所差官到院至九月初方始結絕歷一百二十餘日前後所經禁繫近六十人往還三千餘里勾追照證炎暑之月係累道路自夏涉秋其間病患相繼亦有軍員枉遭刑禁及至斷遣並止杖罪推院繳送到所取疑狀二千一百三十一紙淨案六百七十張諸雜行遣照證文字三十五卷當時若自本州勘結不過十餘日可了其滋章為弊如此今又有百姓樊宗望公事已經本州奏斷近轉運副使李南公到州點檢取索上件公案將帶前去又已差官令置院推勘臣竊詳樊宗望公事本州勘結頗已詳允具案聞奏法寺定斷尋已准朝旨斷放訖竊慮差官前來置院依前追提淹延貧細之民飢寒失所欲乞特下

法寺取索上件公案看詳委有情節不圓刑名差誤即乞別差官依公取勘施行緣此置獄之弊事干天下伏乞朝廷特降約束諸路非奉朝旨所置推院令推勘官候結案日具錄監司所送公所因由據到院出院月日但係勾追禁繫人數於在禁日有無病患死亡所追干繫人州縣程途近遠及斷放刑名開坐申中書送御史臺或法寺看詳事狀其有不當置院推鞫或淹延枝蔓枉繫無罪之人諸有非理伏乞議立條制頒下所冀上合聖朝慎用刑辟之意感召和氣以正治體

乞量修南京舊內事

臣伏以應天府王業所基開國之本自建為南京以府廨為內至于宮殿門闕各已立名其舊屋舍盡拆移修蓋為本府廨宮城之內鞠為場圃惟有門樓常經真宗皇帝登御賜名曰重熙頒慶之門依舊只是州衙舊門制度庳陋自後不曾營繕前後知府王曾夏竦韓億及臣累曾奏乞量修一殿及闕門共蓋屋五十餘間即可粗立基太

朝廷以為不急因循至今年歲深遠門屋損壞每修葺時但添瓦箔其梁柱推朽不復更堪薦援重重撐柱處處傾漏又以先帝登御之所官司不敢擅行拆修伏乞朝廷特就將作監差官一員將帶作匠三兩人到本府檢計改作三門修建粗成門闕規制勘會本府見有昨開清汴河時自京般到松枋木貳伯叁拾捌條長短不等准備河上修橋河既不成只使過叁拾壹條充搭蓋土橋用外有貳伯餘條見在若收舊材相兼充使其於公私別無勞費或朝旨不允只乞指射上項枋木量破官錢收買瓦箔等合用物料傭雇工匠於本城兵士內占留三十人供應役作只依舊門樓基址間架稍增高闊作兩門修蓋亦且以安掛牌額遮掩荒榛

乞滑州埽岸物料從三司支撥

臣奉勅知滑州州城迫近大河境內堤埽不少近歲水勢向著去年頻鬧危急全藉人力物料准備自來盡是京西轉運司應副今來本州既領屬畿

內轉運使緩急河防之事繳內轉運司必難為抽撥兵士又無處計度物料申報往復虞致悞事伏乞應係本州所費埽岸物料今後直從三司支撥應副委自本案判官專切管勾其每年合差兵夫乞降勅下京西轉運司今後並依常年體例抽那赴州應役不得有所違滯若是本司減節兵夫人數致本州河防有所闕悞其本司官吏並與州縣同加罪責所冀公共免悞國家大事

乞比試醫人事

臣先判太常寺曾詳定本寺太醫署比試條式元條諸科醫人補充太醫署學生者聽讀方書習學醫道候及三年本寺奏乞差官考試藝業精熟入高等者具名闕奏送翰林院安排自慶曆四年創立此制差到尚藥奉御孫用和趙從古充醫師就武成王廟講說醫經及今十餘年曾有壹貳伯人聽習京城醫人緣此頗有通方書者考試之制竟不曾行其翰林院寅緣澂進賓藥有徒伏以京師大衆所聚人命所繫醫藥最切醫工庸謬妄投湯

是爆末不堪使用乞特與除破其時各奉勅命除放今薛万等所欠茭草伏望朝廷詳察特與依例除破及乞自今後應沿黃河州軍有退背埽分積壓下物料以致損爛不堪交割虛附帳籍者並令所屬州軍保明申轉運司於別州差官點檢或無侵欺並與逐旋除放責免積欠係帳枉枷鎖平人破蕩民業

論併廢汴河劄子

臣伏以太祖皇帝始造有宋蓋自宋受命而有天下故為建國之稱表于萬世真宗皇帝深惟祖宗功德乃昇為應天府遂建南京又國家以火德王為得天統昔高辛氏有子曰閼伯至于帝堯遷閼伯于商丘主辰辰火也　故辰為商星蓋商人因閼伯故國主祀辰星今宋實商地商丘在焉俗名曰閼伯臺古今著於祀典至于國家以盛德所主奉祠益謹其下有水淵未嘗涸宋人謂之商丘海蓋若有以猒火祥者地為建國之基祀為盛德之至二者於國家重矣昨朝廷差官創開河渠欲自

藥誤傷人命豈可勝計伏望聖慈委樞密院申明
太醫署前制每三年一次差官比試選擢高業之
人三數名與於翰林院安排則習醫之流必加激
勸其醫師歲月深者特與酬獎或加俸給人知朝
廷留意各思勵精競劾所長必有穎銳而出者亦
足助聖心愛人之大端也

乞免拁錮退背埽分物色人事

臣昨在滑州切見本州石堰州西天臺迎陽等四
埽並係久來退背埽分有逐界物料場專副薛万
等壹拾叁人名係少欠茭草見行拁錮理納勘會
逐年並是承例遞相據帳曆見在數目積累去處
交割到年深積腳或只指煤末堆垛即為界管係
昨皇祐四年因宮中點檢見欠只勘見主當人承
認培填逐人家貧無可填納其所欠負委是前界
登帶年深交割到損爛煤末即不是逐人侵欺盜
用雖經赦書德音又緣文有拘礙致州司不敢除
放兼檢會前知州薛紳并入內供奉官于文化等
奏點檢得退背埽分不堪物料委實年深損爛盡

京城以至泗河通江淮之漕為可以併廢汴渠其
河由畿縣至南京城西北開鑿民田引而東南遶
城為河兩重又濬商丘之址決其水所謂商丘海
者幾為乾涸若其河渠之利害及諸役費臣不足
論但以墊壞本朝建國之地凌犯大辰運曆之主
於社稷之靈實為非便伏乞特遣左右親近可信
之臣前去檢視所開河道如必不可以成功必不
可以省汴渠之漕虛為役費作此無益願於前春
興夫之特卻行填塞依舊平為郊原商丘之淵更
為疏導有經侵動處增築堅完使土復其本水返
其原上安神靈以固基本候進止

論免役錢劄子

臣切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者作而司牧
之乃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均節其數度而止
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禁防此
者也凡所謂仁義廉恥賞罰法令皆緣此而後立
者也衣食不足其甚則至於父子夫婦相賊害何
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

國非其國矣故衣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昔者聖人所以致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飭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建賦役之法率令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制開塞以通政術稱物均施以平准萬貨故有國家者必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戶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筦権征算斤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惟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宗廟社稷百神之祀省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財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闕焉平河東討拓跋賊歲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幸亳未嘗闕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三倍於前朝而惟日不足何事功之異也舉是而言則本末之原有可得而究者矣陛下慨時政之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設青苗以賑乏絕建募傭以弛繇役所大措置事[illegible]于數要在崇德而廣業以惠養[illegible]臣官在守藩職在長民朝廷政令非敢出位而言至于民事利害以言職也夫民事之利害衆矣顧率錢之患獨切故敢具言其事自古田稅穀帛而已今二稅之外諸色沿納其目曰陪錢地錢食鹽錢牛皮錢蒿錢鞋錢如此雜科之類大約出於五代之

季急征榷歛因而著籍遂以為常今以一陳州言之州四縣合二萬九千七百有餘戶夏秋二稅凡斛㪷一十五萬八千有零碩疋稅并和預買紬絹三萬有零疋絲綿四萬九千有零兩此常賦也後有鹽錢一萬五千八百有零貫并夏秋沿納錢雖緣敵法承實已久然此諸色錢常例亦多用折納斛㪷不悉輸錢也大槩古今田制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支苗錢六萬七千餘貫計息錢一萬三千三百貫有零歲納役錢四萬七千餘貫此乃常賦之外歲輸實錢六萬餘千以陳之戶口不啻諸州之一縣率是以准天下之所輸可見爾凡公私錢帛之發歛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田廬疋稅茶鹽酒稅此所以歛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若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傭錢既出入非蓄聚也夫募錢者率之本民散於墮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窮鄉荒野下戶細民冬至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甞識一錢臣聞諸路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產桑棗雜木以定戶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鉏釜犬豕凡什物估千輸十倍萬輸百食土之毛者莫得免焉故天下之民遑遑無所措手足謂之錢荒吏厲鋒氣以刻削為功干賞蹈利而賞利從之此豈聖意之然耶必料天聰亦未之詳聞也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旨一出執政奉行稍已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頒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文害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二稅水旱檢放自有常制青苗之息或遇灾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不可免也豪猾兼民之急擧貸取息至或相因倍輸誠侵酷矣然不越穀帛民耕織之所有也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出於薪粒大鄉戶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閒安居無所預矣募

法之行且三年初年民始大駭吏議法末一或納或否次年已有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今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推此其可以經久者耶而乃恬弗為怪莫之敢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稷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大臣精議輸錢之法此大事也非取於高談虛論苟而已矣夫苟且者臣下之身謀遠慮者陛下家國之計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儻民情失於撫御大勢一有動危雖有智者恐無以善於後矣輸錢二事而募法之害尤重臣故勤勤先其重者今所開陳特舉大體其為害條目不可悉數也臣上荷聖恩至深至重自念衰疲不任陳力一旦先犬馬填溝壑沒有遺恨故求一對清光專為陳此愚懇少効補報粗寬愧負事關天聽退就斧鉞臣所決也惟陛下留神省察候進止

乞立皇子劄子丑

臣聞王者大居正謂王者君當先正其統本也三代遠矣漢唐之盛君即位太后太子多同時建立並立太子不以長幼其緩者不過二三年不然則必有故史策具存矣本朝太祖開國知天命屬有太宗故不與子然以儲位寓於京尹太宗自京尹踐阼真宗自京尹登儲位仁宗未嘗出閤即登儲位先帝入纂天統尋登尊位尹京故事蓋未陛下即位及今九年受天之祐早有前星之慶正統大本謂宜時定上以尊宗廟下以係天下之心國之大事僉議罷也然陛下特以愚意留臣在朝愚慮所及敢有不盡故不避嚴憲輒陳忠悃候進止

欒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論事

論討嶺南利害九事

臣竊惟百粤之區三代爲荒服正朔聲教所不加秦併天下始開置三郡曰南海桂林象郡乃今廣州桂州交州漢武平南越析爲九郡元帝棄儋崖但存七郡以至後漢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今自嶺以南皆七郡之地而交趾得其三郡二十二城其土地下濕多瘴癘人短折性躁悍好讎怨相殺害易興逆節歷吳晉至隋皆内屬除吏供賦後唐南海節度兼嶺南五府經略使交州是爲安南府唐末劉隱竊據嶺外并有交州國初交州帥吳昌文卒管内十二州大亂其大將丁部擊定之部死子璉承襲太祖擒劉鋹璉請内附因而撫納授安南都護自昌文至今爭奪篡盜已易四姓太平興國中其大將黎欽宗廟諱篡丁氏太宗下詔討伐興兵由邕廣水陸兩路入諸將孫全興等逗撓擅退丞戮於邕州市黎欽宗廟諱上表謝罪降詔赦之遂除安南都護景德中欽宗廟諱死諸子爭立國復亂廣州守臣奏請乘釁取之真宗不許既而大校李公蘊又篡黎氏朝議以其遐荒異俗置之度外因亦用欽宗廟諱故事授公蘊旌節及此傳四世矣向自日南貢職已廢朝廷闊略不問邊臣尚慢防禁益弛凶惡盜賊姦蠹之民諸配徒者不無逋逃頗從亡匿亦士人頑嚚不逞挺身亡命赴其招集教之治兵助爲邪計故今乾德敢奸王命凶黨用事多是華人往時遣使例抵其國見城中無居民府舍湫陋有茅竹屋數十百區以爲軍營兵器有弓弩木牌梭槍竹槍弱不堪用勢不能爲中國患故遠而易之至景德中李氏竊此疆域及今七十餘年王人久不涉其地不復知其虛實今聞其城柵隍壍乃有數重兵力民衆必益充足頗略旁占城等諸小國事勢施設比前爲強大而嶺南長吏循習故常本非經遠之才又忽不虞之戒狂妄輕脫爲國生事蠻性狠悍有不能堪告訴不聽投書不授事情壅塞積成忿恨及其戰艦抵岸軍鼓叩城如入

無人之境略無交鋒之備寇兵所至城邑爲墟遷致其貨財係累其婦女封豕長蛇恣其酷毒傳聞其事可爲痛心然此爲既往之咎方當慮將來之策昔漢誅南粵兵會番禺道便近故爲功易至後漢馬援擊交趾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崎嶇三年始得賊討襲轉戰至九眞日南境上以定漢界吏士得還者十四五而象郡南境由是竟分爲林邑國歷代或小叛亂尋即平之隋破林邑以其地入于交州終亦不能有也唐懿宗時安南都護李琢侵暴傜民群獠引林邑蠻攻安南府遣將率江西湖南之兵赴援既而交州陷遂集諸道兵赴之積六年方破蠻衆收復安南而藩鎭之兵猶戍桂林徐州戍卒遂倒戈剽掠湘潭破宿州徐州滁州和州濠州攻圍泗州楊楚廬壽兗海沂密曹濮皆被其害詔會蕃漢諸鎭之兵十八將進討又二年務殄兇逆由是天下騷敝跨據五代遂爲異域故太祖皇帝棄之不欲勤中國以事荒徼列之外藩使隔限諸蠻此天機神算長慮遠御之術也還今百餘年故無島夷之患此時竊發窮兇極毒通天理難神道自古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未有如是之暴害也天衷惛怛爲之旰食顧此滔天之惡遂興問罪之師天下切齒恨不即執其兇徒誅梨趙臨之瀦其邑落以爲凶虐宣九廟之威靈謝一方之寃痛伏惟命將行軍授成制勝既已審之於巖廊定之於帷幄攻取形勢諒無遺策然臣聞處重位食厚祿國之休戚義當共之不待迫於咎責而後勵勉也况臣雖守陪都服在近職上荷恩眷無補聖明豈可自同常人坐觀國家之事猶秦人視楚人之肥瘠無慘動怵惕之心思慮所及敢懷不盡謹條九事列于左方上達衡石冒塵睿鑒儻有一得微助涓塵至于塡溝壑之日亦無遺恨焉

一事即今淮甸兩浙江東西湖南北州縣仍歲旱蝗陂澤竭涸野無青草人戶流散窮荒極敝事可憂痛方當散利薄征緩刑弛役布德施惠以撫存保息而盜起南畜王師大興正出荊潭之路此時民力何以復堪賦發後漢永和中日南象林徼外

蠻夷數千人反亂交阯刺史發交阯九真二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州郡弃力討之不能制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朝廷以爲憂召公卿百官四府掾屬問以方畧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兖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駮以七不可之說而請選有勇畧仁惠材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令募蠻夷使自相攻擊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因薦祝良張喬可任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畧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由是嶺外復平今南蠻叛亂始由長吏侵擾積忿無告及其致寇曾無戒備故令屠陷城邑流毒一方然事已失之於前謀當善於其後臣愚以謂今茲上策當以謀取不可以力勝謂宜且擇廣桂二守臣精審毅重識畧足任者屬之方面付以便宜使各選舉部下文武將吏其兩路職司官朝廷爲之愼選令恊力從事招集户口各安本業爲發禁卒以代荆湖見兵益令募本土丁壯分屯緣邊城邑使足以保守要害更相救赴則賊不敢復窺徼内自取殲夷峙糗糧積芻藁惟事事乃其有備揣情觀變臨事制宜歲年之時經營進取蓋中國御蠻夷固有大體圖功宜審慮害宜深務在保威靈紓民力全士馬之用惜金帛之費先收多福以絶後虞此爲全勝之算經遠之道儻謂業已興舉難於散遣猶有中策具諸下條　二事蠻寇自入欽廉以至陷邕州殘暴黎庶踐食城邑既而席卷還其數六及今已累月朝廷旌死事者而録其孤推恩厚矣然及民之惠猶有闕者春秋傳魯與齊戰曹劌請見魯君問將何以戰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劌曰此可以一戰蓋謂其重人之命也謂宜特降德音下廣南荆湖以慰安遠人之情使知陛下哀痛傷惻之意凡四路百姓耗病之事加意優䘏之庶國家仁恩有所下逮至如宥釋詿誤以安吏卒之反側開設賞募以招溪洞之酋豪祭酹其亡魂掩藏其殘骼皆前代常行之事也

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震耀殺戮生殖長育功用相承此天之道也　三事東南六路災荒已甚官私匱乏莫相救恤又緣青苗助役市易之法農民困於輸錢工商窘於射利謂之錢荒人情日急今王師薄伐聚于荊潭調發賦輸即以軍興從事騷擾之際供億實勞臣聞安民豐財用兵之本也所有荊湖南北廣南東西四路青苗助役市易法伏望特賜先罷其役法令復依舊制施行以此宣布德澤慰悅民心易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悅之大民勸矣哉　四事臣聞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憂深而思遠知天知地勝乃可全地者遠近險易廣狹生死也彼蠻之舉事非謂其衆可以抗王師非謂其智謀可以勝中國而敢為暴害至是者負山海之險林藪之深可以出為寇患難以入與戰鬬乘我無備因而得逞傳聞蠻界其崖壑阻處篁竹叢薄不通入行人有操持器仗者從橫不得回轉頃年買象沿路劣容象行謂之象路象過尋復蓊塞蠻行如鳥獸穿竄山藪間自知其路外人不得而入也自漢武之伐南粵時淮南王安已上書諫曰粵地草木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人入其地雖百不當一攻之不可暴取也兵入其地必逃散依險阻委而去則復相群聚留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食糧乏絕方夏暑濕瘴熱嘔洩霍亂之病皆作水居蝮蛇蠚蟲會未接刃死傷者已衆矣兵法曰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九地行山林阻險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李靖兵法亦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利宜歷觀前代征蠻者未嘗舉大衆非不欲一舉殄滅之地利形勢衆不得用也以故率常羈縻馴養不使至于決驟候察警戒以固疆圉而已今業以失備致寇蠻又悉衆而歸王師于征是行天討非救急之兵也救急則欲速行討則要之致誅而已不許收功之緩當圖全勝之策今興師十萬日費千金銳士不可久

於瘴鄉驍騎不能馳於鳥徑營柵無所並糧道不能通長兵無所施利器無所用財殫力屈徒沮國威先有自困之形未見必舉之勢何也若士馬而得爲用則螻蟻之衆何足平若士馬而不得用則熊虎之力無所展儀今冬蠻未撲滅則前春兵須抽退更圖後舉臣竊難之臣識闇志衰安知軍旅之事但以古今方冊亦足比測事宜向者嶺南有萬兵蠻何敢輕入竊謂今來弔伐兵在於精不在於衆可以計取難以力爭況淮浙江湖公私罄匱

人至相食豈有蓄積計置屬糧財費過倍若令諸軍且駐襄鄧將佐僚吏省去冗員隨行廂軍量留充役自餘浮食一切勒回以寬轉輸省齎送國財民力實爲大計襄鄧閒比年豐稔倉廩充實軍留就食足支歲月士飽馬肥暮秋引發乘銳誅賊軍氣自振後無艱乏方可圖功　五事臣覩蠻事可以計取難與力爭蓋交阯氣俗與諸蠻不類諸蠻貴種姓服從貴種義不可奪今交阯自國朝以來已易四姓皆由大校以權黨篡奪乃是唐末藩鎮

遺風故其勢易爲飜動竊聞乾德尚幼諸酋共事而主謀者三人今入寇大獲金帛子女各得所欲蠻夷不義惟利是貪歸國爭功豈能相下如裂其三郡分授三酋各爲主領被之告命使達蠻中事縱不行必生猜二以至他日釁端常在多方以撓之則功易舉矣兵法曰軍莫親於閒事莫密於閒非精知微密不能用閒用閒之術神妙之道也惟時會之爲難得今實得其時會惟陛下深念所以可付之人誠上策矣　六事林邑國在交州南境本

象林之地漢時列爲郡縣後有功曹區連者殺縣令自立爲王因別名國歷江南六朝常羈屬之隋仁壽中擊破其國尋而自復至唐朝貢不絕國朝以來爲交阯所隔遂不復至然自晉宋歷代常侵寇交州南史以爲林邑素無土田貪日南地沃常欲略之故乘釁即入日南九德諸郡輒留不去唐宋亦是爲群獠太上御名扇以陷交州爲中國患今揣能害交阯者惟林邑且林邑與交阯相去纔千里本共象林二州之地今桂州至邕州尚十四程則

是林邑交趾之間比邕桂中間程途猶近意者募
能使外國之人諭以討交趾事約之師期使自一
面入會王師如能破交趾者以日南九德之地委
之蠻夷貪重利必自為力亦伐國一奇也　七事
竊見安南後軍見在本府待師期所領南京一將
外又涇原秦隴之兵約二千五百騎聞約取七月
到本府正是六七月間在路到此又便南行夏秋
盛熱比至桂州已行万里臣前已陳蠻界山林崖
塹之險不通人行馬實雖用頃年儂賊搆亂狄青

破之聞在邕州西北適近山坂地勢寬平馬得施
力故當時破賊馬軍之力為多今日行軍深入蠻
地事與儂賊不同儂賊溪峒一首領入我郡縣之
間止是劇盜擊破即靡爛矣今交趾自是一國竊
有土宇恃其險遠主客勢殊秦謂馬軍弓箭手本
備羌戎皆是捍邊銳兵勁騎有到京師猶謂不伏
水土輒生疾病而乃驅之瘴霧沮洳之中嶢嶢篁
棘之地水多沙毒草無藁秸進又不可以馳突決
勝其能還者無幾矣況西北戎虜雖犴顧望如闌

王師遠出邊騎多行忽起風塵來犯亭障東西往
還萬里莫相赴應又不比海隅之失備矣允言國
家大事必曰軍馬軍馬者戎事之本不可忽也今
邊塞簡選一銳士調習一壯馬甚不易得盡心於
國者方知之爾所有昨召邊要將官及備邊騎兵
願各遣還本道使荊湖多募丁壯蒐補諸土軍其
將士服習土風諳識山川地利其騎亦知用南馬
格式雖小筋力自壯慣行險隘安其水草使與中
國之入相先後勢之便者也且使戎虜知朝廷之

力一方有警邊備晏然不為動也　八事伏見安
南招討司期諸留兵以八月中旬悉至潭州潭州
去桂州十四程竊聞嶺外嵐瘴八月九月尤甚謂
之黃茅瘴草黃時瘴氣方盛十月已後氣候始肅
湖南饑荒粮草難致久留就食實費共輸若使引
行觸冒瘴毒士馬未用恐多病疫若展一月期會
可省二月芻粮湖湘之民大寬事力比至其時新
米已熟募秋湖外風土調適免致人騎枉有損傷。
國計軍行兩為便利　九事漢宣帝時先零羌背

畔犯塞用後將軍趙充國將擊罕虜充國以爲擊虜以殄滅爲期必先計策以待利便酒泉太守辛武賢持異請出擊之帝下其書令充國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充國執意如初下其書公卿議者多同武賢帝以書敕責充國督之出戰充國上書謝因陳兵利害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其秋帝復賜書令因吏士銳氣擊虜充國策虜有必可破之形上奏請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上報書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如將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熟計其便復奏充國上狀言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上復賜書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將軍其更熟計復奏充國奏言兵以計爲本故多筭勝少筭因策虜情以聞充國奏每上輙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必可用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明年充國上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入雜羌亡者不過四千人請罷兵奏可宣帝承漢之盛業天下富實四夷賓服先零小羌顧未足爲患害遣將出兵充國所陳皆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及上屯田之利止用吏士萬人留屯因田致穀以省大費不失農業而爲武備宣帝璽書往復問難可謂籌計精熟矣而猶每下公卿議者以參其得失其於兵事詳重如此本朝祖宗有邊防大事亦嘗博採群議今安南之舉興師十萬萬里討伐涉危履險利害甚多然睿志先定國論已協伏願特降璽書內外近職之臣各令獻策以示博訪之道使四方知陛下重慎之意三軍知陛下憂軫之懷觀其否臧亦以見群臣之材識愚者千慮尚須有得採擇所長不爲無補

論祠廟事

臣伏見司農寺奏請降下新制應祠廟並依坊場

河渡之例召人承買收取淨利本府勘會在府及管下所管祠廟五十餘處尋已依應施行訖內有閼伯廟宋公微子廟已係百姓承買閼伯廟納錢四十六貫五百文微子廟十二貫文並係三年為一界臣竊以閼伯遠自唐堯遷此商丘之土主祀大火而火為國家盛德所乘而王本朝歷世尊為大祀微子宋之始封君開國于此亦為本朝受命建號所因載于典禮垂之著令所當度潔以奉時事又有雙廟乃是唐張巡許遠以孤城死賊所謂能捍大患者今既許承買之後小人以利為事必於其間營為招聚紛雜冗褻何所不至慢神黷禮莫甚於此蓋聞有天下者祭百神故咸秩無文忠于群祀先聖哲王所以致恭于鬼神者所以為國家萬民六經訓典備矣故曰克典神天俾作神主此人君之職也今既歲收細微而損國體至大臣愚欲乞朝廷詳酌留此三廟更不出賣以稱國家嚴恭典祀追尚前烈之意

論蘇內翰

臣讀春秋傳晉叔向被囚時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執政韓起為言叔向謀而寡過惠訓不倦宜蒙寬宥之意起與之同乘以言諸公而免之祁奚不見叔向而歸蓋祁奚之言為國非私叔向也今日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屬吏臣不詳知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為人起遠方孤生遭遇盛明之世然其文學實天下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獎由是材譽益著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疎率闕於慎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章特為陛下優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而尤軾僭易輕發之性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譬如天之無不覆冒如地之無不持載如四時之無不化育於一蘇軾豈所好惡伏惟英聖之主方立非常之功固在廣收材能使之以器若不棄瑕含垢則人才有可惜者昔季布親窘高祖夏侯勝誹謗世宗鮑永不從光武陳琳毀詆魏武魏成謀危太宗

此五臣者罪至大而不可赦者也遭遇明主皆為曲法而全之卒為忠臣有補於世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唐韓愈上疏憲宗以為人主事佛則壽促此言至不順憲宗初大怒欲誅而怒之其後思之曰愈亦是愛我今軾但以文辭為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獄吏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臣自念朽質上荷異恩今伏在田廬無復涓埃之補竊慕祁奚雖老猶不忘公室而申請叔向之義僭越上言自干鼎鉞不任惶懼待罪之至

論手實狀

臣竊聞昨有新制開列條目自府畿至諸路郡縣令人戶各自供通財產手實狀有所隱漏者許人陳造近已施行公私勞擾鄉閭甚擾但虞增益賦調不復更事生業必有姦猾漸相告訐窺圖賞利獄訟繁興政令寖以滋章民德何以歸厚況中戶以下鮮有蓋藏田畝所收歲有厚薄戶等耗登何常之有不推窮惑人情更有紛亂新法以建議者內為之主故當職者人無敢言何者朝廷所立法制蓋以便民為本因成富國之利今茲一事專用撓人徒播聲於天下實無濟於國家伏望聖明博行體問忠於國者必言其無益慮於民者當明其非便憂深思遠早垂止罷令億兆欣戴天恩

論錢禁銅法事

臣伏以錢者國之重利日用之所急生民衣食之所資有天下者以此制人事之變立萬貨之本故錢者人君之大權御世之神物也切觀自漢以來名臣高識者之篤論皆以為禁銅造幣通開塞輕重之術此濟民之切務保邦之盛業也故錢必官自鼓鑄者抵罪至死示不與天下共其利也國朝披事諸監所鑄錢悉入于王府歲出其奇羨給之三司方流布于天下然自太祖平江南江池饒建置鑪鼓鑄歲至百萬緡積百年之所入宜乎貫朽於中藏充足於民間矣乃自比年以來公私上下並

苦之錢百貨不通萬商束手又緣青苗助役之法農民皆變轉穀帛輸納見錢錢既難得穀帛益賤人情窘迫謂之錢荒府庫例皆空虛人戶又無居積不知歲所鑄錢今將安在此事實繫安危之體宜明利害之原夫鑄錢禁銅之法舊矣累朝所行令勅具載錢出中國界及一貫文罪處死而又重立賞格使入告捕至于居停資給擔擎人等與夫官吏之失於檢察者各等第坐罪又禁銅之條犯之九斤已得刺配之罪亦設告賞之科而自熙寧七年頒行新勑刪去舊條削除錢禁以此邊關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回聞緣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量收稅錢而已諸銅舶船舊制惟廣州杭州明州市舶司為買納之處往還搜檢條制甚嚴不得取便至他州也今自廣南福建兩浙山東恣其所往所在官司公為隱庇諸係禁物私行買賣莫不載錢而去錢本中國寶貨今乃與四夷共用又自廢罷銅禁民間銷毀無復可辨銷鎔十錢得精銅一兩造作器物獲利倍如此則逐州置爐每爐增課是猶畎澮之益而供尾閭之泄也大為之防民猶踰焉若又廢之將何憚矣蓋自弛禁數年之內中國之錢日以耗散更積歲月外則盡入四夷內則恣為銷毀壞法亂紀傷則害民其極不可勝言矣臣見公私上下並苦乏錢深求其由僅有一得因畨閱前後令勑誠見條制之未便今具錄勑文進之衡石伏頴

陛下申明舊章急救其敝

立四夷內外之限通下民衣食之原所錄如右

嘉祐編勑 慶歷以前編勑並同

一將銅錢出中國界者河北陝西河東不滿一伯文杖一百一伯文徒一年每一伯文加一等至徒三年決記刺配遠惡州軍牢城一貫文以上為首者處死從者決訖刺配遠惡州軍牢城其餘路分二伯文杖一百每二伯文加一等至徒三年決訖刺配逐州牢城二十貫以上依河比等路一貫以上刑名定斷隨行之物並沒官其居停資給擔擎人等依知情藏匿罪人律科斷仍許人告捕給賞錢一伯貫文地分官司及應巡捕人等不覺透漏

並減犯人三等科罪州縣不切鈐束亦行勘斷內
蕃人有犯除河北外並禁奏取旨仍半年一次舉
行牓告臣詳勑意言自餘路分雖非三路但出中國界皆係禁法
熙寧編勑刪去此條此是見今所行編勑自熙寧七年正月一日行用
嘉祐編勑慶歷以前編勑並同
一商客香客往南蕃者聽逐人各帶路費錢伍伯
文過此數者許諸色人陳告犯人依雜禁條將銅
錢出中國界刑名施行蕃人奏禁取旨其錢盡數
給告人充賞仍委市舶司并緣海州軍常切點檢
熙寧編勑刪去此條
嘉祐編勑
一犯銅并鍮石一伯兩杖一伯一斤加一等九斤
決訖刺配逐處牢城十斤以上決訖刺配千里外
牢城仍許人陳告其因告獲合支賞錢者一兩以
上二貫每一斤加二貫過徒三年每一斤加五貫
並至五十貫止若犯銅鑛或夾雜者只據烹煉到
實銅科罪仍委轉運司將條約遞季舉行
熙寧編勑
諸不產銅鈆錫地分銅鈆錫官自出賣許通商販
及聽以銅鈆錫或鍮石鑄造器用賣買仍並免稅
右臣重惟古先聖人之立制內諸夏而外夷狄夷
狄者中國之寇讎也今乃傾中國之利撓君權竭
民用以資寇讎又弛銅禁通商販銅入四夷無復
紀極所謂假寇兵也既資之財又假之兵以濟其
猾夏之心暴害之力桀黠之虜有以窺國家御邊
之無策樞機之不密安得不啟其侵侮之謀者哉
不知議法者之意據何義理累朝之經遠長慮所
以保國便民之典一旦而削除之此國之大事惟
陛下聖明察納早垂神斷
論率錢募役事
臣竊惟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者作而司牧
之乃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均節其數度而止
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禁防此
者也凡所謂仁義廉恥賞罰法令皆緣此而後立
者也衣食不足其甚則至於父子夫婦相賊害何

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衣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談虛辭之可致者也昔者聖人所以治民之道別其四業任之九職農夫効稼穡之力虞衡主山澤之利百工飾化八材商賈阜通貨賄各率所事以奉其上而上之所以取于民惟田及山澤關市此財用之所出也沿革損益雖歷代不同要之必本于此過是則非王制矣伏見近制募役之法令人戶等第輸錢夫錢者人君之所操不與民共之者也人君以之權輕重而御人事以平准萬貨故爲國者必親操其柄官自冶鑄民盜鑄者抵罪至死示不得共其利也夫錢者無益飢寒之實而足以致衣食之資是謂以無用而成有用人君通變之神術也且本朝經國之制縣鄉版籍分戶五等以兩稅輸穀帛以丁口供力役此所謂取於田者也金銀銅鐵鉛錫茶鹽香礬諸貨物則山海坑冶場監出焉此所謂取於山澤者也諸榷征算斥賣百貨之利此所謂取於關市者也惟錢一物官自鼓鑄臣向者再總邦計見諸鑪歲課上下百萬緡天下歲入茶鹽酒稅雜利僅五千萬緡公私流布日用而不息上自郊廟社稷百神之祀者御供奉官吏廩祿軍師乘馬征戍聘賜凡百用度斯焉取給出納大計備于此矣景德以前天下則利所入茶鹽酒稅歲課一千五百餘萬緡太宗以是料兵閱馬平河東討致賊歲有事于契丹真宗以是東封岱宗西祀汾脽南享亳未嘗聞加賦於民而調度克集至仁宗朝重熙累盛生齒繁庶食貨滋殖慶曆以後財利之入乃至三倍于景德之時而國計又費更稱不贍則是本末之原盈虛之數其跡閒不講久矣陛下憫時事之積敝志在變而通之以財成天下之務故創法立制所謂措置事以十數要在經國利民崇德而廣業也其中率錢募役一法爲天下害實深通都大邑要扼之地以之併廢名藩重鎭將吏之倫以之隨遣游民散夫而委以倉庫案牘之事卑賤宰長而付以錢穀簿書之責如此不便之事因緣極多至于五等版籍萬戶之邑大

約三等以上户不滿千此舊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此舊制不任差役者也今令五等一槩輸錢是率貧細不足之民而資高强有餘之户也且舉應天府為例畿内七縣共主客六萬七千有餘户夏秋米麥十五萬二千有零碩絹四萬七百有零疋此乃田畝桑功之自出是謂正稅外有沿納諸色名曰雜錢十一萬三千有零貫已是因循敝法然雖有錢數實不納錢並係折納穀帛惟屋稅五千餘貫舊納本色見錢大體古今賦役之制自三代至于唐宋五代未有輸錢之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

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乃歲輸實錢九萬二千餘貫每年兩限家至户到科校督迫無有已時天下謂之錢荒搜索殆盡而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外則泄於四夷内則恣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賤變轉既難民日益困遠方僻路無所措其手足臣故曰募役之法為天下害實深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群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糴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者也屋廬正稅茶鹽

酒稅之課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貿布之風寡覩官錢所出之少多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或曰募錢輸官還以募役錢既出入非蓄聚也臣對之曰夫募錢者率之農民散於隋游市井自如南畝空矣或曰四等以下率錢數少民易輸也臣對之曰彼窮鄉荒野下户細民冬正節臘荷薪芻入城市往來數十里得五七十錢買葱茹鹽醯老稚以為甘美平日何嘗識一錢向閑役法初行其間刻薄吏點閱民田廬舍牛具畜

産桑棗雜木以定户等乃至寒瘁小家農器舂磨鉏釜大豕莫不估價使之輸錢吏以刻削為功于賞賂利朝廷閑賞典而勸寵之則諸趣時進取之人安得不從風而靡豈復知朝廷經久之體耶陛下本欲以美利利天下至于施為見於行事非復聖意所存者矣陛下盛言一出執政奉行從而增益至于有司苛細甚矣須下諸路職司之官各出所見展轉文書本同而末異朝行而夕改郡縣承用以至不勝其敝且民田之稅水旱檢放自有常

制青苗之息或遇災傷猶暫倚閣募役之錢年雖大殺無減免之理往時州縣之役若身充若雇傭率三分其費而二分以薪糧取給豈悉資於錢也大鄉户衆一役代歸十餘年間安居無所預矣募法之行且六年初年民始大駭既而伐桑棗賣田宅鬻牛畜比年稍荒歉處民流散多矣至今紛紜變更竟莫能定其法上不能富國強兵成公家之利下不能便民濟物為天下之福若但坐觀其敝莫大改圖臣恐國家之憂不在四夷而見伏戎于莽亦無遺恨惟陛下留神省察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荅矣伏惟陛下深思宗社之重俯察下民之情申命高才遠識之臣通議錢募役之法蓋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者民也動危甚易安之實難故民者天地之心而國家之本也是以聖人甚畏之甚重之欲保家國必先得民是謂藏身之固置器於安之道也臣以衰疲不任陳力近已上章乞骸骨歸田里伏念上荷聖恩至深至重故不能自恐為天下生靈披瀝肝膽以致補報之心儻精誠上達天光下燭得以消埃少裨海嶽一旦先犬馬填溝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論事

論汴河利害事

臣竊惟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者也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平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限本根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舊而梁氏是因豈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漕運以河渠為主國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城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㪷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多是雜色粟豆但充口食馬料惠民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惟汴河所運一色粳米相兼小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今仰食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師士庶以億萬計太半待飽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至急至重京大也師衆也大衆所聚故謂之京師有食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城乃是建國之本非可與區區溝洫水利同言也近歲已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㪷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近歲陳說利害以汴河為議者多矣臣恐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國家大計殊非小事惟陛下特迴睿鑒深賜省察留神遠慮以固基本

論新法

臣蒙恩在朝備員經歲無施補益每為深愧今被命守藩旦夕出國門適值陛下以彗象之變降御札發德音勑宰司率在廷之臣直言過失改修政事之未協于民者當陛下憂勞之際老臣不為陛下開一言則忠義之語無復至於天聽上負知眷沒有餘責敢以聞見少報重恩臣聞天尊地卑而君臣之分定君君臣臣而後國體正天下安故惟

辟作福惟辟作威臣無有作福作威臣而有作福作威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蓋爲國之體猶權衡勢不可使有所偏重偏重之勢必成傾覆歷代成敗何不由此伏自近歲以來災異之作率由陰侵於陽陛下天縱聰明前言往事無不洞鑒不待臣說也今朕心所以荅天戒責躬變禮可謂精誠之至謂天蓋高其聽孔卑故不旋日而星變以隱感通聦荅足以明皇天眷佑我有宋之意至矣陛下應之以實固當踐所言矣夫政事之未協于民者

固有之矣大抵新法行已六年事之利害非一二可悉就中役法一事爲天下害實深累經更變竟無長策可以定其法議論日以紛擾公私日以勞敝夫人爲天地之心天地之變人心實爲之故和氣不應災害薦作蓋下令如流水之原取其順流之易也經六年而事功莫効顧其事必有未協于民者矣法既未協事資必改若猶憚改人將不堪憂患一成噬臍安及陛下承六世之業上有二宮家國大事願陛下憂深而思遠寧忍於人情不可

忍於社稷也憂患既成人臣各有去就之分家國之憂獨在聖人所以終日不離其輕重謂此也此臣所以爲陛下痛心疾首一夕而九興也況今習俗奔競偷敝成風交黨相傾勢利相軋攻訐起於廟堂辯訟興於臺閣非所以昭聖化也毀譽移於好惡賞罰偏於愛憎非所以正王度也士大夫習尚如此有爲國家死節伏義臨難處而不易其操者鮮昔堯舜之爲君選于衆舉十六官而與臯夔稷契共治天下猶且明四目達四聰而後能協和

萬邦雖大聖賢未有一人之心力而可以成天下之務也陛下臨御九年中外臣庶皆照臨之下其間必有知忠義不二心之臣簡在聖衷者矣願陛下召之左右從容訪逮譬之金石叩之則鳴人各有心敺之則發吉人之辭寡吉人訥於言外若不足其中誠也利口捷給外若有餘其中僞也惟聖鑒精察之若夫導之以言而不能盡者使陳之簡牘必有所効者矣前代明君莫不以是考于下故能廣視聽於扶同之外究得失於幾微之先攬其

權綱執其柄鐏慮所以藏身之固思所以置器於安此惟獨決於神斷而後可非所以謀于人者也夫事有失於前者不可不悔患有在於後者不可不懼如救焚溺勢不可緩緩則無及於救矣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涓涓可以潰堤熒熒至於燎原釁端厲階不可忽也臣之心惟願國家之善政美事陛下之盛德鴻烈高越百王之上流光萬世之下天之福祥休嘉之象生而咨謠之象不生民之愁嘆怨咨之聲不作而頌聲作使兆民樂事勸功尊君親上欣戴安樂臣退就里田以至瞑目泉下猶知懷此幸願也老臣無狀為陛下慮不敢不精為陛下言不敢不盡亦惟陛下察此至誠俯垂省納實天下幸甚候進止

論募役

臣伏覩見行役法天下共苦不便陛下天高聽卑必聞其利害切恐中外臣僚未有為國家深憂遠慮精言其本末者臣既以方拙上荷知眷今拜章乞致仕方俟命解謝念言重恩思有以補報而去故不避誅絕上此奏封極陳保邦便民之大計切務非徒詭激以抗高論而已陛下至聖大明懍察臣言實有益於國家即乞發自清衷特下明詔停罷此法復行舊制之中有所未安稍為增損參定施行詔下之日四方萬姓若有匹夫匹婦不慰悅抃路上感德澤者則臣請受罔上迷國壞法亂紀之罪投放遐裔以正典刑若陛下猶謂臣言未足為信古者有大疑謀及卿士庶人協同而後有作即乞露布臣章俾在廷百辟以至諸路郡縣官吏共得盡其公議二者惟在陛下發於神斷以定天下是非若但送之中書詢之執政無益也則乞留中不下非惟有以保全孤臣抑以致忠義之言以廣四聰之遠不勝為國憂慮區區之心惟聖明諒察所以劄子具別封進

論高麗使人相見儀式事

臣近見江淮發運司牒報高麗國進奉使人已到明州見赴闕前來次撿會先錄到樞密院劄子降下儀式一卷看詳內一項所至京府州軍知州通判

出城迎接管設餞送儀式伏見契丹國信使過北京只是通判攝少尹接送今高麗係外蕃其進奉使人乃陪臣也宣徽使班秩同見任兩府出城接送禮更重於契丹非所以崇國體示威靈也前次過南京雖已曾行新儀其時知府係兩省官今來接送管設相見儀式伏乞朝廷特行再定頒下以憑遵守施行

請防禁高麗三節人事

臣切聞高麗國進奉使人下三節人頗有契丹潛雜其間經過州縣任便出入街市買賣公人百姓祗應交通殊無檢察所至輒問城邑山川程途地里官員戶口至乃圖畫標題意要將還本國自明州至京水路三千餘里所淮浙飢疫公私凋耗國之虛實豈宜使蕃夷細知自諸邊關一虜入界謂之細作捉搦甚嚴今契丹之人與高麗相參逐至京輦中外動靜何事不聞漏泄國情深為不便伏乞中旨具立條制下引伴使臣令多將帶小心得力人緣路監防略比契丹夏州人使體例無令得與公私諸色人交關雜語外要示之禮待實以察其姦諜機事不密猶致患害況於蠻夷豈得不加羈束

請詳定盜賊條法事

臣竊聞山東河北頗有盜賊群行刼掠至或三數十人為火乘騎鞍馬被甲操兵器多是傷害變主驅虜民人遇捕盜官吏軍兵弓手即行鬬敵殺人放火恣為凶暴若更因之以飢饉嘯聚脅從切慮日益猖熾漸煩誅討舊制防禁盜賊之法鄉村即有耆長壯丁弓手州縣即有廂虞候鎮將所由軍巡人立限捕捉若縣鄉有强惡賊徒不時收送即州郡遣職員將校監督巡檢縣尉捕逐而又設賞購之科召人告捕故賊可敗獲近制廢罷耆長壯丁而使保甲捕賊不許立限科較但令衆共量出罰錢鄉戶得力弓手往往放遣而雇募浮浪不逞之民以充弓手州縣相虞候鎮將所由巡防人等竊盜但令量行罰贖强刼盜第一限直許贖銅其應科決者又許以捕獲人數比折放免州郡將校

職員舊得力入多已放罷見充役人亦不許別作差使惟告捕一科為禁防之助則有凶猾之人依憑法令已被拘執就禁輙自引服即從案問欲舉之法減死流二等便從徒罪定斷雖用配法乃有未至配所已復逃亡其告發之人憂懼讎報寧有敢告捕者以此盜賊公行稍見充斥使諸巡檢縣尉實難以施其力本府近日強竊盜賊比往前為多然尚於京東一路未曾有群盜入境諸州則皆有矣臣深思殄寇之意動為法制拘礙亦無以設方略及檢會嘉祐以前編勑諸逃配軍作賊別作條目立法加重新編勑删去此條諸盜賊計贓定罪新勑復為增加贓錢數目而法減從輕臣聞法令之設所以除姦去惡安養良民未有以容姦長惡為法也夫盜賊者國之蠹蝎不可長也熒熒不滅至乎燎原涓涓不塞至乎潰堤前代未有不由盜賊而肇亂者也伏望聖神照察特降宸旨命取新舊禁捕盜賊律令別行詳定自州縣長吏應係捕盜官吏兵級精立賞罰條格頒行以禁止凶暴安保萬民即今國家之深計重事也

論諸路州軍關報邊事

臣竊聞安南九軍發離邕州已多日又頗聞一行士馬多染瘴疫頃來邊防事機不至周密中國動靜戎虜輙知昨三月末間單州公文連到廣西關報交賊事所經歷州軍甚多始至本府臣尋時收留止住不行竊料似此諸州展轉關報若至三路即吏民騰口事入戎虜伏望特行戒約嶺南荊湖江南等路職司使嚴切指揮所部州軍應行軍事宜不得妄行傳報更相扇動樞機不密實損國威其單州公文謹封進納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表狀

賀皇帝加尊號表

三推脩籍禮畢於青壇兆姓樂推公上乎顯冊天人協契夷夏胥歡中謝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寶玉紹圖淵珠在握稽乾文而布政鈞妙用以爲方圓覆九區大冲群性雖上德不有故入無能名在後聖異文必功稱乎號是以帝堯則天之大皇軒體道之元加諸睿章未浮睿致臣心傾宸極身繫陪京莫伸率舞之誠徒慶加亨之會

賀皇太后加尊號表

臣庶等以陛下德對天儀功邁古烈奏誠丹陛賛國鴻休爰此吉辰誕膺寶冊宗廟增慶華夷共歡中謝伏以皇太后陛下厚載無疆載成百度蹐合靈於仁壽浹和氣於清寧教始正家雅意邁乎文德禮成見廟故事盛於和熹大業著於升平陰隲存於造化惟茂功之所被豈徽號之能殫臣適遠龍墀叨司麟籥想盛儀而心驚望宸極以亮飛

光獻皇后上僊慰表

伏覩遺誥太皇太后奄違盛世聞諱號擗靡潰五情伏惟皇帝陛下至情大孝哀慕深切臣退伏田廬不獲陪位宮庭不任摧殞之至

光獻皇后靈駕赴山陵慰表

伏承大行太皇太后靈駕發引赴山陵者大升即遠萬國同哀伏惟聖情永懷攀慕大行太皇太后陰功庇世神御賓天尊極三朝實種貽謀之慶孝刑四海誼勝御恤之深臣退伏鄉廬阻陪班位瞻望莫及殞咽摧心

先帝上昇慰表

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悲纏穹壤痛貫華夷奉諱哀號罔知所措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性於仁孝罹此艱虞哀慕切深中外悸恐願思社稷之大計無徇曾閔之私哀臣以老病不獲奔赴闕庭無任哀痛感慕激切屛營之至

第二表

伏以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哀纏中外痛貫神人奉

諱悲號擗踊無任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義重天屬恩深母儀罹此艱憂永懷痛悼顧為無窮之計少割難忍之慈

第三表

伏以大行皇帝登遐遠近奔赴朝夕號臨況臣昔嘗備位二府雖請老家居猶當躬詣闕以盡哀慕顧以垂老久病而目生翳起坐須人雖欲勉強其道無由慙負哀痛罔知所措

皇帝登極賀表

伏奉制書今月五日皇帝陛下嗣登寶位纘服先猷中外聳觀華夷同慶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堯風冠古世德在民煥乎天日之姿卓有祖宗之烈民心所在神器自歸如天作春萬物有向榮之意如日出地四海無遁照之心睿哲神人永有憑奉臣以老病不獲奔詣闕庭無任歡喜踊躍激切之至

賀太皇太后同聽政表

伏奉今月五日制書太皇太后臨朝聽政者天覆地載八方以寧春生秋成萬物乃遂民心既定國步自安中謝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輔導兩朝儀刑四海襲治世之故事繼先后之永圖屬茲艱疚之中實負安危之望共聞大政勉副輿言人神有依華夷胥賴國之大計萬世以昌

慰皇太后表

大行皇帝奄棄萬國奉諱之日哀殞忘生成服以來擗踊無地中謝恭惟皇太后配德宸極助治宮闈崩拆之憂既下同於萬宇攀號之痛又身先於六宮臣以老病不獲奔赴闕庭無任哀痛感慕激切屛營之至

慰皇太妃表

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洪覆圮裂群生震搖凡有識知舉增號慕中謝恭惟皇太妃奉侍朝夕左右聖神遽罹下席之憂永抱終天之痛

賀皇太后表

伏奉制書今月五日皇太后光奉國章誕膺冊禮凡在臣妾知有依歸中謝恭惟皇太后殿下內德茂於先朝母道隆於嗣聖恭儉之美上繼周之姜任

孝慈之風下捧漢之馬鄧豈獨盡天下之養盡將
明王化之光盛禮旣行多方同慶

賀皇太后妃表

皇太妃誕膺令典受冊內朝受禮傅聞四方同慶
中謝恭惟皇太妃功書女史德配周南早以虞嬪之
休運儲堯母之慶坐論婦禮旣師表於六宮誕生
聖明實本支於萬世恭闡盛禮實慰群心

賀皇太后受冊表

致六宮之肅雍備四星之光耀國章畢舉實繫中
外之心陰教益明式顯廟朝之重中謝恭惟皇太后
同德聖朝儷尊宸極成周之盛任姒繼於徽音東
漢方隆陰馬招於內則式陳寶冊上正母儀普率
承風抃蹈胥悅臣久違京闕遐伏田廬聞命有初
爲國同慶

賀皇太妃表

盛禮斯陳徽章式備國之慶事天下歡心中謝伏惟
皇太妃地重星闈德隆宸壼重光累盛上參中閫
之榮積德累仁允穆晉天之望

慰玆聖光獻皇后神主升祔表

伏承玆聖光獻皇后神主升祔太廟禮畢者因山
復土已掩於下宮祔廟安神肇開於拓室哀衷追
慕綿寓同懷中謝伏惟玆聖光獻皇后配極居尊儷
天爲大對勳華之盛旦越任姒之徽音國體端嘉
功出九人之上孫謀丕顯治超三代之前展龍駕
以賓升復龜臺之舊御寢園載肅虞軫初迴昭穆
有嚴式序宗祊之重蒸

賀聖躬痊復表

伏承聖躬康復已於三月一日御紫宸殿視朝者
擁全濬福歆聽萬機含生與聞舞手相慶中謝恭惟
尊號皇帝陛下丕承駿命光宅永圖上全虞舜之
聰明中盡周文之抑畏雖甚盛德未嘗輒安將大
有爲無敢自暇至若一穀不登則憂見於色一夫
不獲則慮形諸心于夙乎宵以諮以訪僅踰三紀

常御太和茲極神明之勞循奐晦明之適然而天
地數佑祖宗降休百靈陰相於前萬俗精度于下
粹氣來復淵衷寢清保社稷無疆之期爲朝廷莫
大之既臣早從外補越在西涯第思宸宇之深嚴
阻預簪紳之蹈躍

賀冊貴妃表

得本州進奏院報今月三日貴妃受冊禮畢者徽
章有煒茂典聿脩臣子之心中外胥慶中謝恭惟尊
號皇帝陛下丕承寶御名太上光闡皇圖凡議禮文必
考本朝之故事誕孚德度舉協前王之令猷嚀壼
掖之賢明成家邦之風化君特吉日備禮大廷數
厚人倫足致關雎之應載成內治永操彤管之光
臣限守郡符方遙象闕徒心馳於宸極阻手舞於
天墀謹差都教練使張遵道奉表詣闕稱賀以聞

代中書賀壽星見表

司天監狀奏今月十九日戊申其夜五更五點後
於丙位瞻見壽星出見奇而光大者秋氣方清躔
光徵動爛然珠穀宛在西方考日官之獻占知眷
算之無疆中謝伏以三辰垂象所以示人五福敷言
莫先惟壽觀景祥於南極驗懽悰之萬年恭惟尊
號皇帝陛下寶命在躬乾圖紹統治民祗懼事帝
寅威故鑒祐於有仁用永錫於難老惟享國之永
若商之中高顧當天而王如古之巢燧臣等愧非
一德忝列三司覩此休符倍萬忻慶

謝賜御飛白書表

今月某日伏蒙聖恩賜臣御飛白書一軸者仰拜
綸言肅啟緘縢之秘恭瞻宸翰恍驚輝照之臨中謝
臣聞書之後奇法傳飛白得諸心而方妙應於手
以如神惟我太皇君特多藝高出羣昔孰爲擬倫
恭以尊號皇帝陛下繼聖恢圖無爲御宇顧萬機
之臻靖咨八法以宣精祖則茂昭睿功允緝因齋
居之多豫灑逸筆以爲娛以臣久塵侍橐之華近
被于藩之重特加寵錫曲示眷私俯僂以觀徘徊
增惕重有同於分器榮實過於筍衣神物護持恐
難留於私室世家傳保當大庇於宗門臣方迫嚴
涂無繇躬謝

謝賜御書表

臣伏蒙聖恩賜親書一幅天語遙紼照若春陽之景宸毫爍麗煥如星斗之精襃逾華衮之章捧過鴻鈞之重臣道原殊淺學殖久蕪早塵兩禁之游遂玷三朝之遇陛下宸襟縱邁天稟濬明妙萬物以為神乘六龍而比健豈臣庸陋得望清光灑潤及於薾斯委照通神抃部隙逢時之渥傳後為榮仰服寵靈深淪骨髓

進慶曆編勑表

恭聞聖人之於法也揆時設禁察夫建防律令統於本原詔敕縫其漏隙世輕世重條制呂刑之權新典平典互存司寇之職然則通其變者未嘗使倦馴於治者不必相沿更化適宜由來尚矣臣等中謝竊以宋興受命垂及百年制勑之文累經編定造邦則綱目粗舉繼世則禁約彌周又刑統輔乎建隆農田析於景德附令輕常憲之犯減定省中覆之煩要取便人迭為救弊其間執文生意吏所不免緣令興詐人所必為語不直宣則奏請出於未曉法雖曲慶故比例與於一時由是報讞浸多衆書彌積官雖行下民罔究知旁緣為姦承用差駮綱逾密而禽駭策雖繁而馭勞必待刊修乃能折中伏惟尊號皇帝陛下獨知治本茂建民中既清問於群工思更始於多辟而舊條浩廣後令煩挐或月異而歲不同或小得而大有失矧乃俗無定化法貴善更不狥古以礙今不執此而妨彼譬夫調瑟易柱順燥濕而和音虞機省括度高下而求獲乃須明命改緝懿綱仍詔臣等傳舉衆倫並咨先例置司卒屬舉要申允於是以尚書屯田員外郎臣奕等刪正其文翰林學士臣某等詳覈其當臣昌朝臣育典總其任尋據天聖編勑為始下盡慶曆三年續降宣勑凡得四千七百六十五條極慮研精彌年論次因事標目准律製篇擿除重復揚搉輕重增所宜立周所未詳一詔而該數罪者從類析科數勑而申一事者併文示簡向以損益未定首末或乖須訖纂脩方資慶可露奏前上俞報實須又詳天聖編錄之時勑不著年春無先

例遂使法家無指用之限諸條有疊出之文令每勑繫年存舊體也先卷發例省煩文也其言某年月日勑者則盡如元降言某年月日勑詳定者則徽加脩潤言臣等參詳新立者乃是衆議建明務合大中庶全體要又念折獄之法創始本朝上聖卓行前王未悟故取自刑統冠於本章且俾群吏曉知王制明白其中書門下樞密院聖旨劄子批狀條令求纂録者悉改曰宣勑總一千七百五十七條離為十二卷并總例一卷目録三卷又取勑內況行約束者為續附令勑一卷及録到續降赦書德音三卷合為一部如得允當即乞特降勑命與刑統令式及先編附令勑一路一州一縣勑兼行蓋以窒詆欺之塗略苛細之弊義歸畫一人得共規文淺則用者明語約則該者廣由天地之化確然易知俾江海之流大而難犯若使吏能明習官謹奉行不為惠於法中不游情於法外庶可杜塞奇請追庶獄之號平銷戢爭心致黎苗之遷善臣等謬膺遴選殊懵大猷探理略以服勤惕奏期之淹晚粗終研削少佐刪成或許頒行仍乞以慶曆詳定編勑為目其新編勑共二十二卷謹隨奏上進以聞牒奉勑宜令崇文院雕印頒行

謝賜熙寧編勑表

伏蒙聖慈賜臣熙寧編勑一部者伏以建邦之治本原在乎興刑禁民為非綱紀繫乎法令屬當平世簡用辟刑式助四維允成三德中謝恭惟皇帝陛下體天為大如日之中燭於象表之微制此天下之動術觀時務考察人情特惟適以為宜事何乂而不赦正夫一者百慮可以同歸變而通之萬民於茲不倦故講於靈制俾論次於新書雷電合章金玉條理緬合大中之訓益昭欽恤之仁甫畢刊纂爰加頒賚臣幸緣近綴忝守輔藩方恭命以奉行思揚吏職復蒙恩於降賜永獲家藏

滑州謝賜新日曆表

王官底日考曆以正天端候御奉時告朔而賦民政中謝伏以尊號皇帝陛下乾圖紹統寶數在躬推軒策於明堂五氣以治合舜時於方嶽七政以齊

臣罷職禁林分符畿服捧新書於芝檢增戀戀於
寶曆

南京謝賜曆日表

居卿典曆太史序時憲治象於庶邦大王正於一
統尊號皇太后陛下厚生著德大順御期撫節以
推天元履端而謹政始氣物惟叙禨祥薦和爰頒
朔於海寰俾示人於歲事臣忝由禁署分守陪京
捧迎日之軒書切望雲於堯屋

泰州謝賜曆日表

清臺謹職術畢於新書法坐推恩班行於諸夏撫
封載遠拜賜為榮 中謝 恭惟尊號皇帝陛下承正御
乾順古敷化海於內外盡陶於太和天之後先率
有於常應然猶命南北之正記昏明之期自始而
終能究六家之法惟疎與審且歸五紀之文序作
歲言布為民事允舟車之所逮且郡國之相維悉
用頒宣庶令奉順而臣復從外補越在西陽會承
詔檢之嚴得見辰猷之重謹當恪思睿訓昭諭編
氓不獨示元聖受時之休抑亦至知仁生物之意

讓除諫官表

今月二十一日閤門頒告勅一道授臣直集賢院
知諫院事者膚短之材孤遠之迹遽除忽及愧惕
無涯 中謝 伏以國家分命百工並釐衆務惟茲諫職
實裨治要自非博覆約乎中道嚴議得其達體詳
曉事物該知典故有大制度能深沿革之本當大
施舍能折損益之中苟塵獻替之地是貽朝廷之
辱況今陛下勵精於上大臣宣力於下聽納不倦
謀能並進是方輯明紀律式遏寇暴宜得通識上
助有為衆材森如多士革止上東天春豈少臣者
儻陛下矜其愚而錫保全之造公朝體其介而敦
愛育之仁許臣且以舊官就館供職上免曠官之
咎下逃十指之譏茲實由衷之私竊積聽畢之望

謝除知制誥表

伏奉制命蒙恩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槐庭給札
甫上於奏篇臺掖代言遽陪於景從躐進論思之
秩預聞誥密之謨術倦拜嘉兢凌失次 中謝 恭以拜
家所重典誥為先故廣延於翹英俾對司於名命

尚書作誥任處機衡內史出方替為爵祿盖歷朝之極任為外廷之華階向非學本名家代推傑筆則何以發揮鴻業徊翔近班體漢家深厚之辭演周公煩悉之誥訏莫定命鼓舞乎萬方除書德音逮動手群聽備諮訪乎政事專潤色於王猷必資東里之才取重西臺之望伏念臣斗筲微器標擽散材獨奮草茅之愚再變方聞之目小冠晕邑式敷愆憲之經别乘營藩無補中和之職無何被旨即追還臺陛處樂卿之丞留充諫省之缺亦埋伏奏會未逾年右史記言仍偕備位自量末至與此數官惟內璧於朴忠可少紓於官壹及黜之言多怍寔荷優容飽宣之義少文粗存體要免譴斥之為幸局恩榮之敢圖猥被寵甄遽承官乏內省而愧外言謂何此盖皇帝陛下洪覆如天至仁育物脩官以一手統類施命以告乎方來思皇俊人之才裁成溫雅之號詎宜輶淺玷此數求謹當疏瀹煩襟礪摩素業關決六曹之議深務持平硯脩四禁之規覬能謹職敢言論報盖這顛擄

西垣陳乞外補狀

臣幸以微才濫當書命去本朝而就州郡捨辭翰而躐吏責盖不獲已豈所願為臣堂有二親年向衰老母氏抱疾多歷年所自臣叅仕再任淛中迎親就官樂其風土今來外制見有五員臣出領州餘足供職伏望聖慈許領江淮間一郡矧今疆場之戍未解中外之事頗繁萬一闕人選任誤及不惟自知愚懦實亦迫此私誠臨時有辭徒為臣之義遺親冒寵孰為子之方臣弟旁有兄弟或下有子姪供養有託何憚奮身緣此區區尤不遑處仍恐物議不察臣誠以謂多事之時猥為便私之請占掖垣之近職擇善地以自安臣乞解綸閣換一散秩若秘書學省東宮之官資請品高典常亦重矧茲官號久不補除散要遞居願從臣始仰祈天造俯鑒愚衷戰汗屛營伏候勅旨

謝宣召入院充學士表

今月日翰林待詔劉文蔚至臣所居奉宣聖旨召臣入院充翰林學士星車傳命玉署叅華才薄恩

隆以榮為懼竊以學士之職盛於有唐本朝右文
其選益重間褱訪逮得効論思地處深嚴絕為清
近服四禁以謹職業詳七制以替訓言諒匪通才
豈當妙東謝中伏念臣幸緣儒服竊覬仕階濫肴四
方之豪局明三道之要大庭發策再觸帝揮東觀
紬書亟游後域荐塵事任粗守官箴內省顓蒙已
塵賣拔豈謂皇帝陛下軫憐孤特矜芘拙艱記演
綍之微勤涉泮鼇之近綴斗無挹酒之用鵷有乘
軒之譏謹當自求覆辞緬思典故體冀風而申令

當勵深辭聽法康以在顏勉承切問冀少圖於來
効諒奚報於鴻私

滁州謝上表

聆蒙聖恩授臣依前右諫議大夫知滁州軍州事
已於十月初五日到任上訖近班就列早玷於清
塗便郡庇身復蒙於善地荷天之寵循分知優謝中
臣緒閥單平材用疎短謬登詔選叨處仕塗通籍
朝閨濫巾儒館擢陞兩禁廁踐群司粗逃官尤曾
微風迹比因病日不堪簿領之煩遂剖丹誠求還

大翰之職清衆加恤慈旨悉矜得就閑曹少安散
質事有之怨議生疑似之間聲監孔昭朝論惟允
領塵殊幸省己戴競炎日月之光榮陪法從忽到
淮山之上恍復塵寰值歲大據與民同泰俯仰優
足出處便安此盖皇帝陛下一氣均和大圜覆
動植之物並被生成之仁小大之臣咸何保全之
造矧在孤微之迹葺叨任遇之恩拙守有常塵誣
已辨敢不勤恤民瘼恪謹官箴奠勉樹於教條期
少資於化育

以寧府謝上表

三月二十三日進奏院遞到官告勅牒各壹道伏
蒙聖恩授臣依前官充端明殿學士移就知江寧
府仍放朝謝者已於四月十七日到任訖叅華祕
殿被寄名藩從便道以致行奉寬條而署事寵榮
薦集媿汗交流謝中竊念臣世係單微天資蒙淺諕
巾未久通籍為榮乘善養於群材遂叨塵於顯列
沾河漢之滋澤依日月之光華寖親户牖之嚴備
更臺閣之要物勝擢而衡殆形遇鑑以照窮久冒

龍光條羅箕吾御譽能哲俯察所存寘兩省之近
班假一麾於便郡危心未定遲命亟頒鄧屋照通
陳根脉起垢疵悉蕩埏陶更新此蓋皇帝陛下大
度開容至仁涵育鑒丹誠之不昧知拙守之有常
申錫朝猷曲回天造禁帷密職復近穆清之塗方
面通都俾當雄重之地敢不精心以慮來効是圖
庶有獲於涓埃用酬恩於天地

服除再授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
中謝恩表

伏奉制命授臣某官者禮方終制恩許還朝入覲
黼帷邇清光而在望登陪藻幄遂近綴以為榮中謝
伏念臣才匪通方器慚適用從鄉人之善者幼擇
與遊玷國士之品題早塵上達荐承詔選遽躐仕
階見推英俊之場周歷華要之地比繇禁署分領
翰垣不圖纍罰之深靡究劬勞之報久纏病苦無
望生全況晷景之不停慨几筵之已徹仰膺茂典
俾復通班再趨戶牖之嚴仍處闈帷之密此蓋尊
號皇帝陛下大圓周覆一氣均和軫塵露之舊勳

收箕斗之浮聚匪遺轄由同被範圍敢不進念竭
忠退思寡過日月獻納庶盡近臣之規夙夜切磋
以勵在公之節少期來効上答鴻私

除尚書禮部侍郎知滑州讓還官表

伏奉制書以臣差知滑州特遷尚書禮部侍郎者
甸服陪京首膺東眷春官小宰仍假寵名叨受有
殊兢慚無措中謝臣論材譾薄語道迂疏親逢樂育
之辰屢塞方聞之詔誤蒙恩記嘗歷事權猶解禁
府連結州組契闊江湖之遠流離歲月之賒近趨

丹陛之嚴復預紫垣之近激揚懦氣仰奉清光伏
遇國家示壯邦畿增崇屏衛屯兵慎擇守臣豈期
玩印之咨肯訪遺簪之舊遷二六官之重用優三
輔之行無類 撫方面之勞有息媿鈐齋之樂論
令地望雖體大而勢雄較昔官居本事稀而身逸
過加賞刳恐累典刑若非此際懇辭必啟後來徼
倖況臣職參殿幄官處瓊闈久塵侍從之華足領
藩宣之寄局填麗澤方重左符伏望尊號皇帝陛
下特寢新恩許還舊秩往蒞州務躬布詔條雖吝

君前揖違於户牖顧居衆内何遠於本朝仰祈寬
大之慈曲示保全之度俯回照鑒垂諒由衷輒干
九死之誅矣一介之守所有勑誥未敢祇受

知滑州乞免轉官劄子

臣伏奉勑告授尚書禮部尚書差知滑州近者朝
議升曹滑等州為輔郡增置兵衛以壯王畿所遣
守臣緣此誠重然滑州本實閑僻公事絶希無宜
力之煩非藉才之地更起遷官之例恐開後倖之
途又環都五州並為陪輔知州在任遷易不常必
待加恩而行益滋干賞之濫況臣官叨兩省職居
清近出當屛翰體亦非輕臣前日欲先陳論又慮
涉於辭避故且受命須至上言伏望聖恩許臣只
以舊官前去赴任慎重名器茲為治本在臣之分
亦獲自安

謝還禮部侍郎領郡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以臣差知滑州特授臣尚書禮
部侍郎者近服建侯地升三輔中臺分次官二六
卿併荷褒榮交深愧懼中謝臣世憑儒素天與朴忠
幸遭重離之辰濫膺特起之詔造而干祿蒸冀親
耳輕棄鑛以獻言累叨聖問叢聞麐露之益空收
箕斗之名頻煩寵章進點清貫鑾閨闢於補郡方
契閣以還朝重趨丹陛之華再預皂之紹喜從遐
邈獲際近嚴黑務安恬絶希僥倖會深議崇職甸
之逖封盛修官儀推峻地望遜鄉北門之舊嘗蒙
左竹之咨謂密附日圜維居重寄而輕辭天使亦
動淵衷因假儀曹示優榮從露囊封而啟讓承汗
號以難廻載省無功徒堅自訟此蓋伏遇尊號皇
帝陛下曲垂睿覽俯暨寒蹤念昔誤知非緣黨援
推今洞類每異矜憐偶賜節以殿邦猶出綸而增
秩敢不祇循條數恪佩訓詞徂殫夙夜之誠少吞
乾坤之造

免知益州表

今月十五日遞到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端
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益州
軍州事者左户美官西區重寄敢期推擇俯及庸
虛驚惶失圖進退無措中謝臣涉獵經術遭逢聖明

越分踰能連階累任周旋侍從之職踐更清要之
途風議無長猷為弗建向終莧制擇守輔藩報政
靡聞方積簡書之畏陟思遠下還當方面之行地
官亞卿坤維巨屏寵靈殊渥跼踏為增念臣父當
傳老之年而臣抱終鮮之戚有息皆幼于宗弗當
顧溫凊之所須豈晨昏之可舍惟拜嘉之誠厚敢
有覦以自居情所不安義亦何處伏惟尊號皇帝
陛下宇宙同度擢覺並明測遠方之民深期於鎮
輯訪大廷之議誤致於東掄聖治難違私懷為迫
敢朝遠照俯及丹衷布朝家天地之仁徇臣子庭
闈之志追寢成命還除通材他日捐生敢惜螻蟻
之脅此時反哺幸伸烏鵲之情輒竭寸誠仰祈洪
造

免知孟州劄子

臣伏蒙聖恩除臣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
尚書戶部侍郎知孟州已具表辭讓章奏之文不
盡誠懇敢披愚懇再瀆天聰伏以孟州方面至重
朝廷委任推擇至精臣以庸虛猥當東寄濫加崇
秩榮兼近職揆才揣分忝冒逾涯但以父年高傳
無兼侍駐受奏州之命亦嘗緣此自陳事播朝班
言存聖聽況今孟州除授寵利兩優雖國家任人
自有大體而縉紳所指實貽清議敢望大明委照
洪慈亭育垂憐拙守加悯孤蹤許臣以見官留滿
令任犬馬之力期後効於驅馳烏鳥微情庶獲伸
於哺養望闕待命不任殞越

上殿再免知孟州劄子

臣近被勅命差知孟州奉表及劄子以親老乞且
終滿滑州見任准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又
聞已差梅摯知滑州亦有朝旨不許辭讓梅摯緣
輔郡加職已朝謝臣於事體難為更留本郡今奉
恩旨朝覲獲對天顏敢再瀝懇誠上瀆宸聽伏以
孟州方面甚重朝廷寄任非輕臣以庸虛誤膺推
擇便當策勵駑鈍往履詔條但以臣父年俯傳家
而臣終鮮兄弟賤息尚幼未堪承事義難違遠苟
冒寵靈致望聖慈垂矜愚守俾循陔之志獲展於
盛朝則圖報之心誓伸於異日臣無任激切待命

之至

益州謝上表

蜀控西面益為大藩臨守之難畀付惟重茲既署事實深惴懷謝中伏念臣資地本寒機聒殊淺偶緣朴學進會休辰久塵侍從之塗荐更華要之地曾微玄補之効第志內疚之憂一昨起奉慈宸出分圖遠御庸殿一都之會專鈐兩道之兵枯朽見雕數段仍竊復冒寵陞之命無容固讓之私銘里舊

城陸海千里軍屯壁民俗阜康訟事不煩遨嬉多暇此蓋尊號皇帝陛下內全哲惠旁達聰明謂常預於樞機知頗存於謹厚可行寬詔以撫遐方謹當精究事為脩明紀律冀成安緝之効特荅聖神之休愧覥瞻天跼蹐無地

益州謝詔書獎諭表

進奏院遞到勅書一道以益州路轉運使奏椽本州吏民乞留臣滿三年伏蒙聖恩特降獎諭者錫命自天恍日星之下燭跼身無地慄淵谷以內鶩

惟功善之系關胄寵靈之誤及省循無狀愧慄兼懷謝中臣聞漢宣帝之厲精留思良吏唐明皇之求治注意外官然如膠東潁川治有異等之効濟陽河內事昭將順之誠若被璽書之褒而蒙絲言之飾前朝盛事舊史美談如臣者所蘊虛疎見拔孫遠冒玷清華之選久陪英俊之游頃自禁嚴外分藩翰維益部一都之會據坤隅千里之疆氣俗剽輕貨利繁錯比守臣之殫治習舊事之便宜居然方面之權稱為權寄之重獨顧行能之下亦叨推擇之行然頗知獄市者為政所先賦役者治人之本戒諸苛擾務在平均良用拙勤粗免隳戰不意吏民舉浮淺之迹朝廷敦獎勸之方細札十行置郵百舍善聲不著方虞責罰之來榮號所加適取虛名之請此蓋尊號皇帝陛下凝神象表垂統化元齊節隆乎中和美利克乎富厚君視臣如心聲允謂至仁天自民視聽明故無遺聽百城聳觀遐俗知榮臣敢不上體宸慈下修官業率勵愚柔之惟無忘百年答揚覆聽之恩少裨萬

謝除三司使表

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尚書戶部侍郞充三司使者騶遽奔塗虔握於嚴召芝函錫命進冒於寵光俾專筦計之煩實玷難才之選勢名叅重醜汗交盈中謝伏念臣樸鄙孤生羇踈近器風選堯文之郁存膺漢詔之求紐組朝闈濫巾儒館職歲規於獸省記言勤於螭塗蒙擢掖垣遂登禁署中司執憲會府理財蹉跌外除因循十念比自日畿之近從臨蜀表之遐勉布寬條迄寧遠俗績幽宜紬覆廣惟私亟蒙瑞節之華歸奉燕朝之覲不謂尚存睿眷前出制音錄左戶之班聯商大農之功利夫以會計之重賦入有經惟貨盈虛繫時休戚方今邊警雖微而列屯猶厚年穀鮮登而汎冗為多調度既繁儲用幾匱豈冝懦品竊假要權此蓋尊號皇帝陛下乾健誕時宸慈廣愛誤以愚朴目為幹臣謂歲代之最深必更已試察羸蹤之自立素不因人優以職儀俾之器使敢不力求姦弊顧護宮羅事有可為因自宜於竭盡疲之所避亦無憚於設施誓堅忠盡之誠上答東求之造

乞免三司使不允謝答詔表

伏蒙聖慈以臣近上劄子乞解職出知鄆州特賜詔書不允者備貪主計歲涉再期辭劇請藩章凡六上荷淵衷之憐惻紆璽札之丁寧仍示撫存未容罷免內循孤拙愈極兢危中謝臣慶曆中擢自憲臺長莅會府于時齒髮方壯精力尚彊雖趣辦應猝之非長獨居官任職而無廢旱以目疾求解利權父方開俞得還禁近自爾出入中外奔走川塗更歷數州又逾一紀嚮罷坤維之守志圖近郡而行遽被詔除復膺使任臣聞命之始即以舊疾爲言就職而來每以職務為慮蓋財用之均節繫剖析之謹嚴急之則害於農商緩之或容於姦利責其簿領之効實在省察之明而臣心之精微比頃年而亦耗目之瞭眊遽近歲而有加或苦勞瘁乃移告謁因控懇誠之切屢形封奏之詳顧停三使之浩繁竊丐一麾而休息公議幸寬於譴劾朝恩亦蓋於優容實陳力之不任非無名而罷去豈謂

尊號皇帝陛下俯矜愚守早綴近班不違道以求
全顧著誠而無僞再頒溫詔曲諭訓言重念臣所
苦未平知分頗熟儻精神之可強顧煩冗以何辭
但懼耽昏致隳重寄雖虛懷容納俾收累月之勤
而列削干祈未免再三之瀆至明垂鑒丹悃寧誣

謝兼翰林侍讀學士表

伏奉制書以臣差知泰州授臣兼翰林侍讀學士
者塞垣謀帥議及孱材講席敷經恩加異數仰膺
寵獎交愽危悰中謝臣本起寒生親逢盛旦兩造軒
陛之問連策艸茅之愚空竊虛名曷俾要務遂彯
纓於諫署即珥筆於史林仙掖代言禁坡眎草傾
中司而特憲專大計以治財皆憑誤知幾樹成績
嚮從州寄頻換歲符復適每憂退棲里閈近奉明
庭之對重趨鑾從之班雖荷德音屢矜滯迹自循
拙守方避英游閑局冷司無關於朋比陳編蠹簡
更續於見聞其謂邊將終更聖宸擇守俾自承明
之直往提戎己之屯陛特褒於書筵命擁旄於藩
閫載言會幸溪塞疇咨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
濬發皇明旁求介善不責全於士類嘗畜舊於臣
隣曲記小忠褒經頒使因推光寵以峻事權況臣
陪殿幄之凝嚴典閣圖之與祕知許崇進已屢矣
階今兼講勸之員愈重論思之職暨引章而懇避
承垂詔以敦諭帝意難辭人言可畏爲儒薄分於
叨冒以固多報國私誠在効酬而都淺惟益虔於
夙夕庶少荅於涓埃

南京謝上表

伏奉制命除臣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守尚
書左丞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已於今月十日
到任上訖陪京分守實王業之所基故社言歸在
仕游之爲寵肅膺期命已布守條 中謝 伏念臣植
性冥頑逢時興盛荷聖神之眷察錄文史以誤知
漫歷歲華寅緣人乏詞垣禁署閣贊詳延憲府計
籌曾塵器使斥麾去國就日來朝洎蒙右蜀之遷
復有大農之屬司均九式顧調度以靡克嘗職一
心亦勤勤而敢殆叙弥省轄出領留都仍還籍於
禁嚴示推戀之渥洽此蓋尊號皇帝陛下幽而必

燭覆以無私隱其有不務之愚俾之以自求之福
典司宮鑰之重綍然里閈之華顧莫稱於恩光徒
有愧於委寄撫心自省當益勵於乃脩有軀可捐
尚更圖於所報

辭免知秦州奏狀

今月十九日進奏院遞到勑告各一道除臣工部
尚書秦鳳路兵馬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兼知秦州
替秦州重鎮尚書重官伏蒙聖恩俯及孤外在臣
庸薄豈堪眷委兼臣父年老久患脚膝不任騎乘
闕隴山阻實難迎侍遠行敢望天慈矜察情懇特
賜追寢新命許令終滿非今任 但便臣庭闈之恭抑
免誤國方面之寄所降勑告未敢祗受

謝賜手詔第一表

今月初八日進奏院遞到賜臣詔勑一道以臣奏
陳為父老乞免秦州滿今任不許辭免便令受告
勑發赴本任者賜命自天煌旨星之下燭踴身無
地懍淵谷以內驚進退徊徨敬聽震恐中謝伏念臣
性資疎拙自奮卑微實乏出倫之才誤蒙采次之
擧實緣資歷蹟號顯榮向解計圖叨司留鑰榮歸
故里恭承私庭曾微治効之聞敢冀光靈之及伏
蒙尊號皇帝陛下俯矜愚守久綴近班進文昌八
座之聯委西州一面之寄惟是行能之下忝茲推
擇之行天地生成曾未伸於全度形骸損靡固莫
報於深仁曷敢逡巡妄為激絜但以臣父筋力已
謝齒髮凝衰老德訓人不責便親之請愧心即路
是尊冒寵之懷被細扎之丁寧增懦衷之隕穫粗
致其欒願伸一二之私深察其情儻有再三之黷

辭免第二狀

右臣昨蒙聖恩除工部尚書知秦州以父老患脚
膝難以迎侍遠行尋具奏陳乞滿今任今月八日
伏奉詔勑不許辭免便令受告勑疾速發赴本任
者臣已具表稱謝外敢傾私懇再黷天威伏以寵
命遷除邊防委寄猥加虛薄實冒恩榮前所陳情
非緣矯激臣父年逾七十脚膝早衰跋履遠行艱
於騎乘臣去年外補上荷天慈陪都鄉里方安奉
養今塞徼清謐戎虜輯和中外晙良足備推擇敢

祈宸造俯遂微衷特寢新除許仍舊任孱煩齊聽
敢逃罪責

謝賜手詔第二表

今月二十六日進奏院遞到賜臣詔書一道不許辭免秦州令依前命疾速赴任者天聽蓋高念微誠之難徹威光孔邇感慈旨之下頒有愧拜嘉尚祈得請中謝伏念臣材資至下地望充寒幸遭熙辰叨塵清貫出當方面曾風迹以無聞入總計圖顧事功之不立頃分留鑰獲養私庭未易嵗篇遠遷邊閫中臺喉舌之重而藩斧戟之雄朝寄非輕寵光甚渥在王臣之義況無難而可辭但人子之心幸奉親之為便爰罄由衷之請願終奉計之期孱叨公車再竊方面垂矜危悃未寘嚴誅比蠹尊號
皇帝陛下舜孝格天堯仁被世君使臣以禮允昭
德教之隆臣承命為恭其俟典刑之及竊惟覆煦俯逮幽微遂愚志於一夫致懽心於萬國

辭免第三狀

右臣叨蒙聖恩除工部尚書知秦州以父老患脚膝難以迎侍遠行再具奏陳乞滿今任今月二十六日復奉詔勅不許辭免令依前命疾速赴任臣已具表稱謝外竊惟愚誠有所未盡上煩聰聽遂至再三干黷天威分當嚴憲朝廷不以臣才下付之方面加寵而行臣髮尚壯稍任劇使奚事顧憚妄為避免但以父年高末弱不堪乘騎須至遠冒炎暑舉而就道風氣有殊或以愆和由臣貪冒恩榮虧玷風教聖仁孝治及人之者區區危悃敢祈矜亮今月二十五日趙槩已到本府交割公事管句徐濟州並係京東去南京不遠迎侍便近伏望
聖慈就移一郡少安孤拙臣見在本府祇聽朝旨
君命至重詔勅再降臣不即祇受自速典刑不任
戰越待罪之至

謝賜手詔第三表

今月十五日進奏院遞到詔勅一道賜臣令依前降指揮發赴秦州本任者需章瀆懇屢干旒扆之嚴温詔遣行荐被絲綸之寵拜嘉優重積慮兢惶中謝伏念臣向奉制函亟更藩翰文昌八座進陟卿

聯龍墀一陽俾專閫制退惟親便屢以誠陳顧回
渙汗之恩少適循陔之養愚衷所冀睿聽未俞稽
留尺一之書合從吏訊繼捧十行之札仍促駕行
祗覲襄章寵增厚愧此蓋尊號皇帝陛下照臨施
普覆載均休遠徼一物之遺慎擇四方之守眷存
孤舊預在選掄示以大方求其微効仰令睿訓俯
拯覥顏況惟瀆冒之煩寔有再思之懼敢不恪趨官
守躬布詔條揭節戒徒指西州而即路瞻雲結戀
望北闕以馳誠

上殿辭免劄子

臣近自應天府就移知秦州以父年老患腳膝難
以迎侍遠行乞賜停寢詔旨不俞天聽益高君命
至重不敢煩瀆祗受告勅今蒙恩朝見獲面天顏
敢瀝危衷猶希矜亮秦州於邊鎮尤為雄劇朝廷
擇守委任非輕況今疆埸晏清顧臣齒髮猶壯猥
承寵寄何事懇辭但義有求安誠當聞列臣皇祐
五年曾差知此州是時已為迎侍不便嘗所控陳
昨罷三司知應天府亦緣便親得請今陛下方以
仁孝治天下臣子於奉養之私莫不得所願臣若
貪冒恩榮事親不盡奚待典刑之及故於名教有
虧仰冀天慈曲全拙守特與鄉便一郡徐亳濟州
皆於南京為近烏鳥之情儻得伸於茲日犬馬之
力尚當効於他年干黷宸嚴分甘誅竄

秦州謝上表

昨奉勅命差充秦鳳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
使兼知秦州軍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署上
訖者一都之會控制西陲兩使之符謬膺中選爰
此布條之始實深思職之憂中謝伏念臣起自孤平
表惟踈拙入朝荷寵參次於禁塗出守膺章屢當
於方面任隆有責効薄未酬屢辭邦計之煩獲假
留都之近迹依鄉國情展清閑方幸便安俄叨簡
擢進除省座往殿巽門護岐隴之師屯撫洮河之
種落雖連牧之寄尤重顧晨昏之養難違因上達
於懇誠屢煩紆於詔督曲形公議莫狥私懷驅暢
轂以戒塗敢稽嚴旨奉安輿而至部幸慰慈顏此
蓋尊號皇帝陛下愛物無私使人以舊恢天下之

慶何遠而不委付閫外之權惟才而是用良懃菲
陋曷稱旁求幸今邊警之晏然上體聖莫之共此
敢不殫竭精慮詳求遠圖期刑政之得中副乾坤
之平施内面丹闕乃心壹誠
乞罷禁林就閑曹劄子
臣祗奉聖恩召還辭禁臣久患眼疾僅二十年舊
學廢忘無以備顧問素業荒踈無以應時用若復
典司制命自揆不堪供職又臣父年八十有二近
在徐州卧疾半年至今右手乏力臂指不相為用
今當更直省内家無兼侍之人早昏緩急敢安愚
慮臣受命之日即欲自言孤遠之情難期察允故
待到闕幸對天顔上謝宸慈採擢之賜俯陳微衷
深切之懇所祇覆育曲賜矜容俾就閑曹獲全拙
守候近郡有闕乞別就一差遣奉法循理少分憂
寄臣不任荷恩待罪激切之至
免起復除參知政事第一表
今月某日試秘書省校書郎克脽親廣親北宅小
學教授蔡天申齎到詔書一道授臣起復前官赴
闕者三年之制天下之達喪終身之憂人倫之大
義承恩命之至重在情禮而匪安謝中伏念臣早冐
寵榮久尸禄養無事功之可紀積咎釁以為多蒙
聖神之誤知假名器而虚授上辜天造莫効於涓
埃不意慈親遽罹於禍酷懷兹鉅痛豈冀餘生使
俾忽臨朝恩特降舉權宜之故事爰進召以還朝
聞命哀迷撫心悸慄竊惟衔恤甫此逾時孑然一
身未復同生之戚敢有二事居然從利之為伏望
皇帝陛下隱惻上仁恫矜微志紬奪情之契典推
致孝之永懷特寢天恩用敦本俗許畢倚廬之慕
免累聖朝之明螻蟻之微儻獲終其所願犬馬之
力期得盡於他時臣不勝號殞俟命激切之至其
詔書不敢捧承謹令某人齎赴闕於通進司投納
兼奉表陳乞以聞
詔
勅某省所上表乞免起復恩命事具悉朕方獲天
下之籍疇咨大臣以共天職以卿高才茂德久欝
而未奮斷自朕志擢佐鼎軸將觀夫深謀祕議從

然起廟堂而澤四海未及踰月遽罹艱棘釋位而去已畢哭踊之期宜從墨衰還復舊府深詳𢦤議遂而卒其功烈此朕所以拱袂以遲卿之來耳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第二表

今月某日某官再齎賜詔書一道授臣起復前官者哀誠激切未諒於清衷詔札丁寧復申於明命憂惶失措悲哽莫勝重瀝懇情冀垂察允中謝臣聞

聖人制禮愚者企而及之君子篤親天下從而化矣顧鄹生之無狀幾介善以自名臣自弱微實勤力養終鮮兄弟素無田廬徒用再遊以給晨昏之事暨叨官達遂蒙根業之榮息念孤單每懷喜懼數陳情而聞請求解職以便私願復禁嚴寵遂志願先臣年雖耄老氣本清和小莫起居之常未切憂危之慮聯承宣對垂諭還除仰奉德音已陳深懇遽明廷之贊授面遷座以控辭聰聽不回天心其照誠荷及親之幸遽罹過隙之悲退守几筵甫更特序豈期宸眷猥降璽封承命不遑悼心自失上稽嚴旨敢盡苦辭伏望皇帝陛下大義愛人深恩恕物俾終祥禫以報劬勞則所守粗完免作亂常之首餘生未謝永酬錫類之仁隕涕摧心期於得請臣無任號訴激切之至其詔書不敢捧承謹因蔡天申齎還赴闕於通進司投納冀奉表陳乞以聞

詔

勑其省所再上表今月五日蔡天申齎到詔書授臣起復前官伏望俾終祥禫以報劬勞其詔書不敢捧承謹因蔡天申齎還赴闕事具悉三年之喪雖天下之所通惟國家急賢則經制可以權奪而臣子順變故至恩亦以義斷卿嚮祭柄用旋屬家艱既虛席以踰時宜抑情而復位已嘗敦諭當體至懷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第三表

今月二日某官再齎賜詔書一道授臣起復前官

者朝命至嚴已辱再三之重私情所切期伸萬一之微哀迫靡遑矜從是幸中謝臣聞孔子曰人鮮有能自致者其惟父母之喪乎故三年之制天下之達禮尊卑所同古今不變用紀人倫之厚茲為王化之本在國朝之制歷慶曆以還近自親賢外通文武悉優容於在疚申鉅創以盡情豈獨孤臣敢忘大義方聖神之獨化會傑俊以熙朝群材並施自成乎大厦一毛雖落誰謂乎無牛曾是庸虛奚為損益惟踐脩之常守乃補報之近規雖出下中循知企及敢作亂倫之首以傷則哲之明輙冒罪誅託陳精懇伏望皇帝陛下天無私覆物有曲成溥推亭育之仁俯軫蓋高之聽上全王體下盡私恩儻蒙畢於祥除或幸存於視息則區區薄志獲伸永慕之懷穆穆清光猶有再瞻之望與言哽塞實切憂惶臣無任號訴屏營之至其詔書不敢捧當謹因某人齎赴闕進納兼奉表陳乞以聞

隨第三表劄子

臣頃因進對仰奉德音以為君人之道當正紀律審命令茲謂持重之要蓋禮煩則黷恩過則輕節以制度馭下之操術也祖宗朝臣僚表章之儀朝廷詔答之體公式所著舊典具存近歲以來頗逾故事或因勞舊特加異數後來何者遂沿為例既無甄別徒紊憲綱至如兩府起復仁宗朝富弼以宰臣當國釋位服喪五降詔書竟許終制即是起復之命決不可復行至于吳奎召旨尤峻奎歷陳將相執喪近事亦蒙報允臣叨膺擢用曾未旬浹莫展絲毫之効遽罹荼毒之苦甫經時序三辱璽封銜哀抱愧容身靡所在臣之分恩典已過遇此以往恐非所謂正紀律審命令之深旨也臣已上表披瀝情懇伏望陛下天日光明委照萬物察臣薄守非有詭激寢罷後命以明等威早圖俊賢裨贊國論積精會神共熙庶績上以尊乎王體下以全於拙艱苦由餘息不勝願望謹具劄子以聞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表狀

許終喪制詔

勑某省所三上表并劄子乞免起復恩命事具悉朕之疇咨四維之輔首用擢卿以陪幹王室未及庭謝以鉅創釋位而去俾朕歎然思欲以墨縗起卿於苴麻之次累辭痛切諭之而彌固記有之君子不奪喪朕奚敢違禮必欲奪人之憂乎夫喪致乎哀而止無所過毀以傷性也廟堂之論猶將待卿以參擇為依所乞許終喪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春暄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謝許終喪表

今月拾伍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上表辭免起復特許終喪者哀懇怔忪數塵於睿覽俞音軫惻許畢於喪期追成命之已行遂私恩之罔極危誠既達餘息再生中謝伏念臣起自單微久塵通顯國之厚祿早伸反哺之懷朝有榮階實荷流根之澤鄉黎仁治獲報義方向緣球薄之材上被聖神之遇捧承綸命及見庭闈雖迫隙光備蒙贈典惟是稱情之制斯為致孝之終方伏至廬遽聞詔檢輒稽留於嚴音屢披瀝於血誠孰云在陰之微亦有聞天之感俯回英聽垂亮孤衷許循致事之常以盡免懷之慕丁寧細劄拘人欲以矜從荒疚餘生戴天恩而殞絕此蓋皇帝陛下遠存古道下厚時風本盛德以興仁擴寶慈之惻隱章明大義沛發溫俞謂墨縗之非經著素冠之得禮賜周存沒施厚生成草芥寸心亦抱太陽炤潢汙一勺期歸滄海之深畢命王家敢有遺力

免俸劄子

臣今月二十一日得應天府送到中書劄子一通奉聖旨特令依見任參知政事請俸歲半支給者臣聞以庸制祿自古為國之大經也設官分職量其功勤而賦之祿未有安坐而享之者臣執喪在廬無所事事承此恩旨義何可當況近時將相重位居喪而蒙恩給俸者辭免皆得請臣今所授中書劄子不敢捧承已封繳納中書

第二劄子

臣今月五日得應天府遞到中書劄子一道以臣昨奉聖恩特令依見任參知政事請俸減半支給具劄子辭免奉聖旨所乞不允者切以先王立制爲卿大經位所以待才祿所以報功國之操柄於是身在若其憂服之中已致官職之事而乃叨冒重恩蒙享厚祿內於情而不稱外於義而有傷雖甚鄙庸敢辱名數伏望天慈許循近例特從停寢少安愧懼

免知陳州降詔不允謝表

今月一日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免知陳州不允者攝迹閒司分從於病廢領麾便郡復被於詔除 中謝 伏念臣立節無奇文少近野爲學荒略曾弗究於一家賦性闇疎顧靡堪於諸薦更臺閣之要久依尸牖之嚴上荷清衷俯知素守有愧珪璋之特遇蒙藻藏之華海鳥暫馴虛設太牢之饗風簫忽遏豈諧雅奏之和爰外補於輔藩遂引歸於舊里冀安末節遂以窮年且隣辭紱之期忽被遺簪之訪此蓋皇帝陛下乾神均施耀魄並明謂當奉於清寧知頗由於忠厚綸言存錄璽劄敦行君命臣承敢忘於祇率政平訟理但愧於循良向日傾心望雲馳戀

陳州謝上表

奉勑差知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到任上說太皡之墟蓋自上皇之世有嬀之後爰開盛德之封氣俗敦淳士豈何厚日幾神甸先承首善丞疏耆望宿數茲遍均勞之地 中謝 伏念臣久叨近列無所取才向出守於是邦實祇開於面命誠要病惫遂辭麾符司寓陪都粗安於拙分于蕃近輔愧荷於明恩此蓋皇帝陛下圓覆無私大明委照有守者則錫之福可器者必盡其工顧惟孤陋之微亦荷記存之及敢不上膺寵亮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於一割所憂駑乘難効於長驅進退怔忪罔知攸措

辭免宣徽使劄子 熙寧七年十二月

臣伏蒙聖恩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應天府

宣徽近司地聯二府名器之重禮秩至崇臣才望
非高器識殊陋恭聞明命不任戰越朝廷舊制自
前任二府臣僚改宣徽使皆由寄任除授故於物
議爲允臣職叨秘殿位列六宮祇膺渥典雖有前
例但以昨由輔郡移守陪都本爲便私又居近地
異寄任之重非宣力之處虛冒榮祿誠爲僥倖況
臣昨求朝覲獲至京闕止望一登文陛仰對清光
以上謝於眷懷敢切希於晋寵天明下燭宸造曲
成特降綸言俾參近綴在臣自量豈遑安處敢陳
丹懇冒黷淵聰伏冀聖明俯垂察諒特回制命以
全愚守

辭免宣徽使欲乞近京一郡劄子

臣伏蒙聖恩以奉朝請今年遇同天節稱慶禮畢
敢瀝懇誠上干天聽切以宣徽近司地重而無責
非國重戚而以恩澤加優者未嘗徒處也臣向因
移任過京覲對猥承寵命遂留供職素餐充位豈
所遑寧欲乞近京一郡稍便鄉閭粗安素守伏望
聖慈特垂察允

辭免中太一宮使劄子

臣承閤門告報已降勑命差充中太一宮使臣近
以奉朝備位而無所事故乞一郡以安愚分伏蒙
聖慈 更加 重職愧尸素而有請被恩典而愈優虛
冒寵光無施報稱切自省循豈遑寧處所降勑命
不敢祇受伏望據前所陳乞特賜施行

謝除中太一宮使表

伏奉勑命差充中太一宮使已赴本宮管勾訖十
精天之貴神肇開靖館五鎮國之命祀舊啓靈祠
崇奉式嚴典司爲重謬充使職上出宸恩中謝伏
念臣仕適逢時材非濟務智用同手短綆不可以
汲深切實譬之拔揚無得而成天昨領別都之鑰
許覲中天之廷祇荷明恩俾陪近綴既久陪於朝
著輒干請於郡章復膺溫檢之榮蕪領殊庭之重
披誠封奏申錫詔音嘉命是承危悰增暢此蓋皇
帝陛下憲深涵養仁浹施生猥加體貌之隆奚取
典刑之舊衰疲之質極蒲柳之望秋云補之心猶
螢燭之爝日念言謝事近在踰年敢希止足之風

庶免婆娑之事實惟素志敢昧大明

乞中太一宮使乞外任劄子

臣竊惟人臣立朝出處固有常分苟失其節必貽悔吝人君之所以厚遇其下非但優之以祿位而已亦在察其志之所存使處得其所斯可以為厚矣臣早際聖明特蒙察舉拔諸群議之外擢于執政之末罷而外補優以閑曹甫及二年復除便郡每垂記錄眷出淵衷昨自陳州就移應天府自念衰晚前追引年若使道以之官望清光而無日故因過闕請來朝見止一謝於眷懷敢切希於寵利本期旬浹即望辭行陛下特軫慈衷俯矜舊物發於中旨處之近司曲示敦留俾奉朝請日趨嚴陛俄僅半年昨逢誕慶之辰已畢奉觴之禮故求一郡冀安素守今蒙聖恩更加宮使名秩增重優幸尤多今陛下厲精庶政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中外事無小大靡不經於神慮觀游娛宴未嘗留情輔臣百司莫不夙夜豈容浮冗獨無所事于其間以一介孤遠之蹤席貴戚恩澤之地取譏清議上累公朝是敢虔瀝懇誠仰塵聰聽欲乞近南京一郡退養衰疲則是寵造曲成慈眷尤厚始終保全實繫洪覆冒瀆天威仰祈察允

辭免判永興軍劄子

臣自忝近司奉朝供職日趨嚴陛俄僅半年昨逢誕慶之辰已畢奉觴之禮故求補外退安素守數傾情懇未奉俞音今承差知永興軍須至覆有干瀆伏以永興大藩寄委為重但臣行將七十筋力殫疲目昏耳鳴精神內竭比及謝事纔餘半年今去鄉闕程途頗遠虛煩吏民迎新送故伏冀聖慈檢會臣前奏乞改京東一郡顧茲衰暮得近松楸致仕之日歸田為便敢冀慈衷垂憫寵造曲成保全之恩始終大幸上冒天威仰祈察允

陳乞外任劄子

臣早遇聖明特承眷獎昨因朝覲處之近職仰依洪覆實為僥倖然臣年齒遲暮志氣衰索資本疎拙無所取材處則莫施補報之勤出則不堪煩重之寄而一介之守粗安常分上不敢為詭激之操

下不敢為貪冒之行故求徐充一郡所冀漸就田廬薦瀝懇誠未蒙察允伏望天慈俯矜愚朴特推保息之仁獲遂首丘之願干黷聰聽臣無任哀祈激切之至

再陳乞外任劄子

臣陳乞外任方在私第俟命伏蒙聖恩宣召令奉朝供職臣不避嚴誅須至再陳誠懇念臣齒髮逝暮志氣衰索累求一郡退安拙守干黷天聽未蒙委照雖進退之禮慈衷曲示於眷懷而出處之方愚臣宜有以自處伏望聖明俯加矜察特允前乞以畢私幸臣無任祈天俟命戰越激切之至

乞致仕第一表

臣聞事君主於無隱誠必自通陳力至於不能勢宜知止輒露引年之懇仰干從欲之仁 中謝 伏念臣親際盛明叨塵華顯文章不足以潤色才業有媿於經綸歷事三朝殆逾四紀內之清塗嚴閣極侍從之榮外之名城大都徧藩守之選乏嘉猷以告于后無膏澤以下于民徒以朴忠愚直之心資不能改至於利害得失之際初不自謀緣茲過被於聖知嘗亦與聞於國論士儒至此幸遇已多比奉封於清閒每自陳於衰拙保留宮之鑰生安喬木之邦惟鑒顧良時忽焉而如失年齡浸邁疾疢交乘神明潰虛難支於外慮簡髮摧苶頓異於前時榮敢尚貪福知已過非獨招滿盈之禍懼將累覆燾之恩迫此憂危期於引謝伏望皇帝陛下曲矜舊物深燭至誠貸其無補於消塵哀此已疲之犬馬許上還於冠紱俾退養於丘園順服生經儻保完於餘喘願陪鄉老永歌誦於太平上以成君父始終之仁下以全臣子進退之節伏乞聖慈特許臣致仕

詔

勅某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中外老成朝廷倚而為重始終厚遇人臣至不可輕鄉寵光進躋於疑丞禮貌燕隆於德齒比擇留都之優近仍從故里之便安胡亟上於封章願請還於印紱徒事恬沖之舉殊違眷異之懷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

想宜知悉秋冷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第二表

近者輒具奏封乞從致仕伏承温詔未賜俞音懼汗莫勝危誠難止 中謝 伏念臣材資極陋身世至孤蚤緣明主之知簡拔衆人之上功勤何有祿位過盈雖存主室之心死然後已而殉公家之事耄矣無能尚被優容復叨居守屬衰殘而疊瘵不免曠官懷寵遇而留連又將滿歲災蒙時作罷癃日增念治世之難遭抑重恩之未報迨茲頹朽無以勉彊况今時不乏人人得其所自惟進退何繫重輕捧細劄之丁寧盍孤衷之感涕朝經所著惟禮分之有常天聽蓋高冀精誠之可徹伏惟皇帝陛下天無私覆物遂其生俯推保息之慈特軫矜從之造幸全拙守俾佚餘年既以免鍾鳴不止之譏又以脫器滿則傾之禍味陶樂聖恬漠終身雖在林丘之微不忘君父之賜

詔

勑某省所再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歷事三朝審更二府頃授宣獻之秩往司居守之權方委才明坐分憂寄忽屢陳於封奏祈上致於官榮曰老而傳雖年者之常制若不得謝亦禮典之舊章宜體悉於眷懷勿堅求於冲退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好遣書指不及多

第三表

伏奉詔勑以臣近上第二表陳乞致仕所請不允者恩由特旨禮過舊章恭被訓詞倍深感愧在念舊之仁既厚顧頹天之願未從敢瀝肺膺再干黈纊 中謝 伏念臣蚤緣一介獲事三朝濫沐恩榮祗緣幸遇積歲時而徒久曾報稱之蔑聞比陪近綴之嚴每應素餐之誚間因燕見屢寫懇激於引年度奉德音乃復逡巡而就次出司留鑰又浹歲箭桑榆之光徒引高原之望犬馬之力豈堪長路之馳雖復勉强良難振起故傾丹悃以乞殘骸敢謂聖度寬大而曲容拙疎天眷怛惻而尚加撫遇切念事君之禮雖以承命而爲恭然其陳力有期至於不能而則止冀全微守仰荅深仁謹復盡辭庶希

得謝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照而幽無不燭推
天地之造而物皆遂生許上麾符俾安田里黄髮
倪齒退從鄉社之游文陛亦埤徒望天衢之遠遙
逸末路誦咏昌辰茲惟君父之慈豈特丘山之重

詔

勑某省所三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位居法從
歷年滋多職踐政途宣力尤至比從近列出領别
都方緊鎮靜之才坐委居留之任奚屢陳於封奏
所自解於事權朕注懷老成優眷舊德宜體待賢
之禮少捐知止之懷勉安爾官無咈予命所乞宜
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
指不多及

乞致仕劄子

臣昨者上章陳乞致仕伏蒙聖恩降賜詔書不允
固令上稟德音姑安分守然義不獲已理難苟安
臣自念荒踈久塵近列犬馬之年七十有一本期
過同天節方伸前請涉春以來舊所患眼疾頻發
昏痛至于簽押案牘披覽辭訟每委僚佐一面發
遣事屬妨闕切不自遑而又心氣虚煩動多遺忘
深惟此疾非旦夕可愈雖欲强勉難以遷延仰祈
天慈俯垂矜念前未得謝已為恩禮之隆今後自
陳可諒懇誠之至伏乞朝廷檢會前後奏請特許
致仕上荷大君之德下從鄉老之游樂聖安時以
全素履

乞致仕第二劄子

臣近奏乞致仕准中書劄子奉聖旨所乞不允臣
資惷愚然切嘗聞事君之道矣蓋君猶天也天可
欺歟人之悖德敢於欺天而後忍於欺君也臣雖
不令不敢以忠信自期然一介之守亦粗有所存
矣嘗有聞於天聽敢不以誠者哉臣自熙寧三年
赴任陳州於路得疾面目偏急後醫治雖痊稍然
終不復舊至今語謇澁心多悖易忘時昏眩故向
者在朝因對屢常面求謝退夫隆名重禄是人之
所欲臣非事詭激獨異於人蓋自度不任恐無益
於國以上累於聖知此實深情所在自到南京又
一年半精力寖衰惟自知覺加之目痛心氣虚煩

其於公事實多妨闕以臣素好道養故外若可觀然實無功効譬之土木偶其中朽矣故事曾處近司而乞致仕者章再上而得請臣已四請而不允天恩可謂隆厚矣今若不避誅殛復上干於宸扆言出肝鬲非有飾辭游說大明在上無幽不燭覆育之下生物咸遂況臣孤拙夙被慈眷今茲微懇可無感徹伏乞特開恩旨許令致仕仰冀曲成之賜俾蒙保息之仁荷天之休以終暮齒

辭免東太一宮使劄子

臣伏奉勑命就差充東太一宮使許於南京居住者臣昨乞致仕累黷天威今蒙聖恩更授宮使列在近班處之真館上承渥眷以感以懼然於愚衷有不安者又須再披誠懇仰冒宸聰臣猶自以爲煩然於義不獲已切惟陛下勵精庶政惟日孜孜臨聽至于中昃程書建乎乙夜獨臣近司陟降勤恪百工群吏各有官責臣在朝無補於國何勞自以年齒衰暮氣力疲乏故乞殘體以避能者天高聽卑得請爲幸今乃以重職而家居享厚祿而閑佚臣切安此物議謂何伏望陛下正王制名實之體成臣子進退之宜特許致仕是臣本志儻過辱優禮未容謝退乞特還舊秩領一閑曹雖愧備員之冗庶寬浮食之慙上足以昭示恩慈下可以少安分守仰依天日得引歲華覆照之下容處容處

謝東太一宮使

昨者陳乞致仕伏承勑命就差充東太一宮使許於南京居住尋再伸前懇或乞還舊官今奉詔書不允者欲致爲臣蓋衰齡之所迫恩不得謝尚叨物之未遠止解鑰於留宮猶備員於真館忝冒滋甚兢悚靡遑謝中伏念臣本自寒生曾微遠用雖壽聞於大道亦粗守於孤忠其實憃愚誤被三朝之所獎至於報効殆無一事之可言惟寵利入情之所懷惟聖明仕者之難遇自念支離之久且多饕冒之慙庶恥之思豈獨畏清議而已滿盈之戒實亦有私意在焉屢瀝悃誠決期引謝天慈過厚鄙志莫伸尚聯徽省之班仍玷殊庭之職官責之所不及入事之所至安衆共稱榮臣實知懼念籲天

之屢瀆姑䖏次以為恭俯仰深惟揃糜曷稱此蓋
皇帝陛下道冏謨典化格範圍取人以身盡物之
性九德以之咸事四維於焉並施臣敢不歌稲祿
以崇君親因榮幸以循名節庶完終始無累生成

再陳乞致仕表

七十致仕禮有常經再三上言情非虚飾中謝伏念
臣早塵顯仕才本空疎薦歷要塗事無稱紀幸遭
寳國之肇啓預聞王几之道揚首承日月之光先
沾河海之潤特蒙褒擢迥出等夷屢被寵靈誇微
報稱乆從外補遂迫頹齡致章綬以上還丐筋骸
而歸盡陛下矜憐庸朽寛屈典常加使領於祠宮
俾便安於鄉社臣感戀徳澤難於固辭留連衰遲
體此深養生靡厚祿行復二年誠恐一朝溝壑之
虞遂成終身負乘之耻速兹未耄得以自陳伏惟
皇帝陛下天施無私父慈均篤出處之際既曲盡
於恩榮進退之間得粗全於名節屏伏閭里詠歌
聖時行葦無牛羊之傷蒲柳免風霜之患竊用五
福式彰皇極之隆國有四維少穆民風之厚

詔

省所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國之耆艾時資典
刑內領祠宮外居里閈不嬰以事固足養安乃復
抗章遂求解組徒欲遺於榮祿良未協於眷懷雖
知懇誠難徇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
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第二表

近上表乞致仕蒙聖恩降詔不允者切以大君保
息之慈人之老者疾者得所養治國經常之制士
之進者退者惟其宜不堪陳力之勞爰上乞骸之
請詔函下降天吉未俞中謝臣聞委質大方前經明
訓自古不得謝者在禮雖或有之然皆徳業高賢
功勲風望邦家倚以為重中外賴之為安加恩所
以特優被寵誠為無愧是以義全大體衆國聞言
如臣徒以空疎早蒙柬擢事献弗遠報稱蔑施遽
及衰疲遂求引罷而更濫當渥命還領真祠位陪
執政之班祿倍大夫之秩職愛靡預官責不加上
黍爵章俯惭私倖敢循舊典謹復自陳伏惟皇帝

陛下一氣均私大圓丕冒匹夫自盡各伸所志之微萬物由庚皆受曲成之賜俯諒疲勤之懇特垂開可之恩精騖紫宸猶結望雲之戀迹還白社終懐樂聖之心

詔

省所再上表陳乞致仕事具悉卿逢時特起歷事三朝直諒多聞可謂成德比緣請外勉徇均勞旋解宮符遂莅祠館優游鄉社幾同佚老之歸輔養天和何待潔身而去累章來上殊怫予闕姑體眷懐務安厥位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第三表

臣睎再上表乞致仕伏蒙聖慈降賜詔書不允者章達御前至誠上徼恩加望外再請未從顧惟衰朽之年久切優安之地祇膺異數益不遑寧中謝臣聞事君之方本取精神之用行已之義當思名節之存壯而不勉則非忠老而不歸則忘耻今臣心力日耗耳目加昏謝事之期已逾三歲騁天澀懇蓋亦累年且士之立朝古有垂訓四十曰強而仕七十曰老而傳非異稟之粹靈必同倫於荒耄坐縻重祿虛占近班偃息在床優游卒歲進退非據俯仰厚顏衆將謂何没有遺恨伏惟皇帝陛下金玉百度紀綱四方元首股肱既熙萬事奔走先後各効所長在臣去留奚繫輕重蓋年及而引去人臣謂之令終禮得而許歸人君所以加惠仰希慈造濬發俞音國制坦明式遂區區之分王道正直益恢蕩蕩之風生成亭育之仁始卒保全之賜撫心殞咽之死靡它

致仕告詞

勑凡内外群工許其謝事而去者咸進秩一等是於優賢秩老之義亦無所缺矣至耆艾大臣有顯勞成德而朕之所禮重則非殊恩異數不足以稱朕意又可以常比言乎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八百戶食實封壹阡叁伯户張某宿有重望歷服近班頃在先朝職守禁從屬英考以朕為儲副而親聆德

音實覩詔草自解政柄久從便安而數奏引年懇
上印綬乃命舊使以東宮二品就第對此光渥永
介壽祺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傅太子少師充宣徽
南院使致仕散官勳封食實封如故仍放朝謝

謝致仕表

令月二十三日左班殿直郭安仁齎賜勑告各壹
道伏奉聖恩授臣太子少師依舊宣徽南院使致
仕者引年謝事錫命自天以徽省之近司加儲闈
之崇品祗承詔檢榮觀綸綍之辭知自宸衷曲被
寵光之渥蒙恩至厚震愧無容臣中謝伏念臣器處迂
疎材資淺薄踐揚通顯叨愈四紀之長陔降光明
忝覩三朝之盛聖神纘御邦國惟新屬當訪落之
辰濫預其難之舉遽罹家釁越去朝班因違戶牖
之嚴驚易囊幾之守遂嬰犬馬之疾寖迫桑榆之
期上列奏封蓋謹循於禮典俯頒細札爰深示於
眷懷特授祠宮俾安鄉社又仍歲律當復自陳祗
荷天慈獲從私志臣子再三之黷顧不容誅君父
覆載之恩孰與為大此蓋皇帝陛下至慈鞠育大
德生成始終為之保全進退免其咎悔替履敝物
猶矜惻於棄遺名器至公用顯章於優異但自嗟
於衰耗詎莫報於鴻私共戴一天均在照臨之下
同居萬彙豈離造化之中

免宣徽使表

令月十五日進奏院遞到告壹道伏蒙聖恩授臣
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依前太子太保致仕降命
自天恍日星之下燭跼身無地凜淵谷而若驚恩
出殊常義難虛授臣中謝伏念臣器資本薄材用無長
時幸遭於昌辰仕早塵於近綴爲揚中外曾罔著
於事功孤立朝廷寔粗循於分守頃引年而得謝
蓋倦飛而知還退處田廬遂經歲籥仰聖神之並
化揭日月以合明豈期綸綍之光忽及衡茅之下
徊徨自失愧惕交懷此蓋皇帝陛下大德施生至
仁丕冒播九功而惟叙致萬物於由儀一氣發春
槁木成於萌孽大雲布雨涸澤接於潢汚顧茲耄
殘亦霑亭育然再念臣名除班籍跡遠闕廷事匪
違寧理當自列慈衷圖舊適盛王之所行小節不

踰亦匹夫之為諒曲須寵渥曷敢欽承伏冀寢停庶安微陋

第二表

伏蒙降到詔勑一道以臣辭免恩命不允者天鑒蓋高微誠未徹王言作命諄誨如聞夫何疎外之蹤亦預僉俞之議數斯上黷但積戰兢中謝伏以宣徽兩院之名厠於執政二府之重職業無實班秩甚崇中間廢停蓋緣官制今茲復置以待賢勞豈謂龍光遽加散冗惟朝恩之誤及豈愚分之所堪此蓋皇帝陛下百度允脩九德咸事大中之福用敷錫於庶民不宰之功以曲成於萬物如臣者忝塵最久倖會居多及茲大耋之年安然泰寧之世纖埃無補於國一毫罔逭於民敢於草莽之中自稱簪履之舊乃今瀝懇而有請猶是為身而圖全仰冀高明特垂矜察典刑大法不虧立政之方名器至公免累假人之慎特回寵渥昭示邦彝

第三表

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再降詔書不允臣聞慎出令者邦國之憲章知守節者士人之義分雖避聰明之黷瀝陳肝膽之誠中謝切以舊置宣猷秩均近輔比還使職蓋待材勞詔吉經年除書未再而臣頃緣衰老久遠朝班退伏田廬寢更歲曆無功德於平日徒安樂於聖時退省其私中切自幸深懼滿盈之戒粗安止足之懷豈渝率履之常上致假人之議伏望皇帝陛下天光下燭人欲不違察其孤衷矜其微志特須春旨回復悮恩使臣保犬馬之餘年全桑榆之顏景考終厥命無愧於心則日月之輝天地之施生成之賜淪骨

免宣徽使劄子

臣伏奉詔書以臣三上表辭免恩命不允仍斷來章臣切以先王建官分職所以延俊乂崇名重秩所以旌勞能此乃治世之具立國之基幹也本朝宣徽使無所任於事為待材用之宅中緣官制而罷既而復還其位蓋廟堂之議事存本末臣既退

老多年雖曾經此職今則非復任用之人寵遲忽
及自度虛授無名屢黷聖聽不敢承命三代之盛
王未有遺年者歷世明君優恤耆艾以為令典恭
惟二聖德義出於此然人臣之節一介之守區區
孤陋亦有所志今夫盛王之事陛下既已行一介
區區之守臣亦願終其履踐焉敢妄意苟得以干
物論伏望天日高明特垂降鑒庶於朝廷大公之
體粗有補於涓埃

謝免除宣徽使表

伏奉詔書以臣上劄子辭免恩命特蒙聖慈允所
請者切以惟皇建極置器於安恩福以發其光榮
憲度以成其嚴重必使人而知分定為國之大經
故得俊民用章百揆時敘(中謝)伏念臣委質四朝之
盛及今大耄之年罔著事功靡一毫而報上偶逃
罪惡幸無忝於所生退處田廬倏逾歲紀豈意桑
榆之末忽承天日之光命出殊常魂驚失措力陳
危懇實內激於肺肝仰冒明威蓋自甘於斧鉞伏
惟皇帝陛下至誠成物大德得人德義之興本出
民風之厚典刑所載良資王道之平豈唯孤陋之
身可當謨訓之美

授太子太保謝表

伏奉今月某日告命授臣太子太保者成命已行
義難辭避無功虛受愧溢面顏(中謝)伏念臣早依日
月之光退迫桑榆之景杜門屏迹已安灰槁之餘
送往事居無復分毫之効敢期新寵例及陳人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哲命初基舊章畢舉嘉與群賢
之共治聿追列聖之貽謀雖零雨時風無所揀擇
於物而枯草腐木難報生成之恩

又

伏奉今月某日告命授臣太子太保者渙汗所均
一新中外遞遷之澤例及衰殘(中謝)伏念臣歷事累
朝叨塵二府少壯之日已不逮於衆人艱難之時
又退安於末路有何功績冒此寵榮此蓋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美他財成至仁涵育荷宗廟之重託
極神人之歡心大覃曠世之恩求助嗣王之德而
臣老病所迫報効無時惟當教忠於子孫庶幾無

湏於天地

遺表

臣聞生也有涯況叨蒙之過分死之將至猶感戀以存懷輙鳴臨絶之音仰黷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立身孤介遭世休明早習藝文自託聖人之道粗持爲守以近天子之光屢忝高華蹤揚中外雖其經國之遠業無稱於時至於事君之大方敢怠於義鍾漏向盡田廬有安惟大期之既窮念鴻私之難報伏惟皇帝陛下體均洪覆神凝太清尊若北辰秉璣衡而不動安如厚地容河海以成深時萬斯年如一之日自惟殘魄方永謝於明時獨此丹誠豈可埋於幽壤

免南郊陪祠表

伏奉詔勑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郊廟親祠國家大事百辟咸在有懷舊臣明詔及門許陪盛禮顧衰體之疲朽承寵命以震驚中謝伏念臣項荷天恩出司留鑰榮歸鄉國理極便安年迫桑榆義當休息飛章請老本懇賢路之妨不稼取禾更積素飡之愧恐再三返上瀆終忝冒以不違然而夙苦目痾比頻發動近加末疾殆不支持方陛下咸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祿均畀在位之臣亡側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自顧殘癃之質恐成跛倚之尤身滯周南信榮觀之有命心游魏闕念入侍之爲難惟當望柴燎之餘煙伏敝廬而切抃坐馳丹悃仰企清光踰墍之誅逃避無所

免南郊陪祠劄子

臣伏被詔勑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已具表稱謝及陳情懇附奏訖切念臣早以庸虛上塵眷遇罪知應天府引年謝事備歷危悃仰蒙宸恩就除宮使切祿自便每不自遑退就私居纔俞時月天慈記錄又加特召愧甚失措感深殞泣誠願榮陪盛禮因得一覲清光此時不入國門便是永塡溝壑但臣夙患目疾每發良苦近因退閑方專治療攝心妝視異復精明仍自夏秋足膝少力雖不妨行步而難爲久立儻若可趨班著固當不俟駕行今此阻難彌用悼恨望雲極日向日傾心形骸徒存

神輿飛越敢披愚鄙上塵聖聰謂天蓋高矜此跼
蹐

謝免南郊陪祠表

伏奉詔書許臣免赴南郊陪祠者天眷優隆不遺
舊物老身羸病稟奉明恩未即謹充重加慰諭（中謝）
伏惟皇帝陛下奉若天地祗事祖宗罄萬國之歡
心洽百禮而爲奉四海來格尚何有於匹夫誠意
旁周獨袪戀於一介其爲幸會上出春懷況臣仕
歷三朝班聯二府國合勉強筋骸之力奔走籩豆
之間聽上祀之告休均在廷之率舞顧以迫於罷
曳豈敢苟於便安始効私誠謂嚴誅之莫逭重遷
細札識聖度之兼容雖蒲柳之質旣衰而葵藿之
心未已瞻望殞越寢興不遑

免南郊陪位表

伏奉詔勅令發來赴闕南郊陪位者國之大事禮
行于郊在位群工肅然容之嚴翼有懷舊老仰天
眷之優隆顧疲朽之殘軀惟震驚於寵命（中謝）伏念
臣久安鄉社已迫桑榆雖優佚於盛時日侵尋於
衰病目病增眊但馳想於闕庭末弱難支實艱趨
於壇壝方陛下恭承圭幣嘉薦豆籩四方駿奔萬
福來下欲其數錫弗忍遐遺而臣自顧尪瘁之姿
恐成跛倚之失待祠拱帝雖參會弁之星抱瘵卧
廬徒望升煙之燎坐馳冊悃仰企清光踰墮之誅
逃避無所

賀南郊禮畢表

伏見今月貳拾柒日南郊禮畢大赦天下者惟聖
爲能饗帝莫大於卯郊好生之德洽民茲爲之大
德（中謝）臣聞天地萬物之始祖宗百世之先書有肆
類之文禮著嚴配之義曠三年而後舉周四海以
薦誠然後精意獲通萬靈咸秩惠澤迨於列辟賜
予均於六師自非熙辰曷脩盛節伏惟皇帝陛下
仁孝昭格叡知躋克享天心以作神主故能普安
寧於大表効職貢於殊方聳事告成舊章益懋臣
忝逢明代獲綴近班觀陟降之多儀阻陪祠位祕
龐鴻之紕擬徒仰天光遙望闕廷實深慶抃

謝加恩表

元祀告成鴻恩溥及雖罷退藏之品猶加異數之
榮祇奉絲綸實增慙懼中謝伏惟皇帝陛下竭誠致
饗受祿自天樂與群臣同霑大慶上自股肱之列
下周莞庫之微嘉其顯相之勤錄其駿奔之助霑
然太賚夫豈無名如臣草木餘生桑榆暮景顧田
廬而頤遊竊秩祿以常叨多病支離已無任於陪
祀寵光沾洽尚不間於推恩荷德滋深論報無所

免明堂陪位表

今月二十三日伏奉詔勅以明堂大禮令發來赴
闕陪位者伏以大饗之禮蓋崇於宗祀至孝之誠
莫重於嚴配盛節斯舉惟聖為能既備闕於典章
尚不遺於耆老中謝伏念臣退歸鄉社久遠禁鑾雖
優佚於明時日侵尋於衰病目痾增眊但馳想於
闕庭末弱難支實艱趨於軒陛伏惟皇帝陛下恭
承寶册嘉薦孟遵四方駿奔萬福來下欲其敷錫
弗忍遐遺而臣自顧尫瘵之姿恐成跛倚之失侍
祠拱帝難參會弁之星抱瘵卧廬徒望升煙之燎
望馳丹悃仰企清光偷墮之誅逃避無所

又

伏奉今月二十三日詔勅以明堂大禮令發來赴
闕陪位者國家大事祀典為先況茲饗帝之嚴實
舉配天之禮覃辟臧在宥懷舊臣明詔及門許觀
盛節顧殘骸既瘁朽承寵命以震驚中謝伏念臣早
荷朝恩老歸鄉社塵縻廪祿無益消埃夙苦目痾
比頻發動迄加末弱迫不支特伏惟太皇太后陛
下戚秩百神駿奔萬國思以自天之福下均率土
之濱惻然眷懷未忍遺棄而臣自顧尫瘵之質恐
乖恭肅之儀身滯周南顧瞻卬而莫及心遊魏闕
念入侍之為艱敢冀宸慈特垂矜允上虛明命難
逭嚴誅

免明堂陪位表

伏奉詔書以明堂大禮令赴闕陪位者明德惟馨
方格神於盛禮相予肆祀猥賜召於老臣衰朽知
榮兢惶靡措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嗣隆聖統躬致太
平翼翼文王之小心烝烝虞舜之大孝季秋順序
方萬物之盛多四方和來嘉多士之奔走祇見列

聖衷對昊穹敬布政之法宮大明禮樂受丕天之
景貺均被邇遐喜交神人慶浹夷夏允執事豆籩
之末或覩光輿隸亾間足為至榮可以無恨而況
臣早以屛退尚叨記存溫詔在門外庭有位固願
聞舜韶而率舜蹌堯日以傾心遲暮之餘衰疲且
又當千歲之接統自滯周南奉半夜之受釐莫追
宣室無階兼勵惟劇飛馳

又

㕣穹備禮旁蕆事於季秋列位侍祠尚不遺於故
老仰思榮之優異循衰瘵以戰兢伏惟太皇太后
陛下聰明自天博厚載物左右景命固大濟于艱
難保育神孫既聿躋于齊聖邦家康靖朝野肅清
頌德告功既對天而不怍隆禮備樂念報本之惟
時當熙麗之世而物既盛多由思齊之聖而神用
昭格擁純禧於二聖肆大賚於萬方曠古上儀于
今盛典臣久辭屛著退伏里閭覩聲明于垂盡之
年受德澤於惟新之政顧餘齡之已幸剏溫詔之
見臨是宜兼勵造廷齊明就列與其失周士在廟
之敬不若同堯民擊壤而歌文物莫瞻夢有鈞天
之想精誠未已心為魏闕之遊

謝男某差遣表

命行予奪之間茲為君柄事守章程之細則有司
存苟出殊恩謂非常制不有宜稱是虛寵靈中謝伏
念臣早遇聖明叨蒙親近仰承眷遇實有異於等
倫自念衰殘顧難當於注意幸公符鑰因就田廬
殆歸狐首之丘生奉豚肩之祀上誑至仁之化遂
忘犬臺之嗟猶舐犢以嬰懷爰拂龜而有請輒干
明格方待嚴誅伏惟皇帝陛下治用孝慈德隆穹
厚不期舊物仍記於堯心豈謂塵容尚存於舜目
淵衷矜惻特旨可從宸造屬於老臣私便及於愚
息九天降澤滂需接於源流一氣發春榮潤均於
根葉莫伸報塞但積愧惶葵藿至微徒有心於向
日濱汙且涸固無路以朝宗想望闕廷飛越精爽

薦龔懋應詔表

伏覩人主大柄在手攬髦俊人臣大節在手建功
名況當有為之時尤急非常之士伏見應茂材異

等科鑽懇研究歷代之故通習諸家之說材略可使從政智算可與慮事向者應詔再召延閣有司所病不及大對羇旅益困操守無虧今邊略未寧謀能爲急有如懋者士林之擇如使在野茲爲遺賢臣今舉其人堪參謀帷幄之舉如家甄錄試任無効臣甘准詔書連坐之罪

代人自外郡除待制表 范文正公

今月日遞到官告一道蒙恩授前件官者省署清曹禁廷近職忽外除於散地知上出於震衷 謝中 伏念臣藐爾孤生遺茲盛世竊慕臣夫之諒甚守平生之心暨忝列於冠裳每感激乎忠義頃値陛下躬親聽斷始初清明登用俊良旁逮蹤賤擢從郡倅陛列諫垣誓輸肝腸以報恩遇有聞無隱盡芻蕘之鄙言淺智深謀昧朝廷之大體寬恩外補支郡假麾未易炎涼遽還會劇歲水潦之爲敗民力食以方艱求寬常租議導壅水陳章請而頃復輒恩旨而可從眷澤周隆編氓蘇息在臣愚劣何術保綏夙宵勉勤曠敗是懼豈謂江湖之上遠蒙日月之光詔命忽臨寵名非次大邦多士清朝富才上東帝心豈少臣比感深泣下愧甚魂驚此蓋陛下仁及隱微德施溥博虛懷小善來天下之駿英借寵孤臣勵朝端之風節揆能不敢恩報何階惟當白首初心黃泉一節仁愚反哺庶堅烏鵲之心義不逃生無惜螳螂之臂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奏狀

遷禮部侍郎知滑州舉官自代

右臣蒙恩除尚書禮部侍郎准勑節文舉官自代
者竊見翰林學士尚書刑部郎中曾公亮端良清
慎守道有文爰自立朝搢紳推重使登省闥實煥
儀曹乞回成恩庶允公論

服除再授端明殿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給事
中舉官自代狀

右臣蒙恩除前件官職准勑節文舉官自代者臣
竊見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司郎中錢明逸業履
端修學識該敏施於有政議者曰才盡處深嚴上
資訪對代臣充職實允僉言

除知制誥舉官自代狀

右臣蒙恩除前件職准勑節文舉官自代者臣竊
見尚書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充天章閣侍講曾
公亮藝文該洽業履清純綽為儒館之英早預經
筵之選臣猥繇注筆叨踐綸闈較之若人實為誤
選顧回恩典庶協僉言

除翰林學士舉官自代狀

右臣伏蒙聖恩特授前件職准勑節文舉官自代
臣伏見右正言知制誥楊察器識優長藝文通敏
早陪法從再掌命書宜被召於洛門以增華於禁
署臣之孤陋攫玷詳延顧回寵章庶厭公議

除知諫院舉官自代

臣伏蒙聖恩擢居諫職退省才分夙宵愧畏竊見
尚書度支郎中直集賢院知泰州王贄淮南轉運
使尚書兵部員外郎劉夔皆器識方雅學術深正
冲退處易安和有守使備獻替拾遺左右必能副
清衷之虛佇勵風俗之貪競況贄等名官年德遠
出臣先儻以代臣實愜物議

除三司使舉官自代

臣伏蒙恩授前件官准勑節文舉官自代伏以貨
食者國務之重農商者民業所存平准之權通利
之術領茲大計屬在長材竊見端明殿學士兼翰
林侍讀學士尚書吏部侍郎宋祁器蘊閎深業履

端厚文登近列綽有遠猷俾之治財必濟輕重顧
推遲命庶允朝僉

舉李大臨蘇軾充諫官

臣某准熙寧三年六月二十七日中書劄子奏聖
旨諫院闕官令於朝官內舉二人聞奏者
右某伏見尚書刑部郎中李大臨識蘊純深風局
冲遠殿中丞直史館蘇軾文學通博議論精正其
李大臨雖曾任知制誥見係散郎官在常參此二
員並堪充諫官不如所舉臣甘同坐

舉戚舜賓館閣檢討

伏以美教化厚風俗王道之本也欲教化之美風
俗之厚在乎進廉節敦朴之士焉臣等區區竊志
于此伏見尚書司勳員外郎同判刑部戚舜賓弈
世名儒並見史牒孝悌著於家行義稱於鄉該涉
藝文留心經術自祥符初被詔管勾應天府書院
切摩誨誘諸生多至成就至今孜孜不倦昨任淮
南提點刑獄屬朝議方操急郡縣為舜賓長者非
搏擊吏罷之而今管勾國子監近改判刑部伏望
朝廷察其儒者老於庠序除一館閣檢討名目所
謂廉節敦朴之士臣等切謂舜賓近之干冒宸嚴
臣等無任戰懼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慶曆
三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臣趙槩右正言知
制誥臣楊察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制誥充史館修
撰臣張某翰林學士起居舍人知制誥臣孫抃翰
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臣王堯
臣

舉朱寀充館閣職名

臣等昨奉勑差赴祕閣考試制舉人等內有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國子監直講朱寀所試六
論考中第四等下據舊例閣試第四等下並預廷
對止因景祐中年第四等人數稍多報罷之以此
朱寀承近例不得召試臣等看詳所試六論其文
學理致亦深可觀采及錢明逸對策登科亦是第
四等次物議於寀頗稱道才兼其人履行端確經
術該明尤著撰春秋指歸辯析三傳疑義辭旨精
通有稗儒林之說臣等今取索到上件春秋指歸

一十二卷謹具進呈伏望聖慈俯回眷覧特賜启
試置之館閣庶廣得人之路上副求賢之意候進
止慶曆三年太常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知諫
院臣張某右正言知制誥臣楊察右正言知制誥
臣吴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臣賈昌朝劄子

准勑舉省府推判官

准御史臺牒准勑節文委待制已上官各於館閣
朝臣臺官提點刑獄知州内舉堂員充省府推判
官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秘書丞秘閣校理楊孜
以文學發身以材敏從政使之治劇必有可觀臣
今保舉堪充省府推判官任使如擢用後犯正入
已贓并當同罪如曠官失職不如舉狀亦并連坐

准勑舉提點刑獄朝臣

准勑令舉提點刑獄朝臣須是曾任知州及實經
兩任通判已上人充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太常
博士前知彭州令狐挺才用通敏臣令保舉本人
堪充上件任使如在任犯正入已贓臣并同罪

准勑舉清要官

准御史臺牒准慶曆八年五月十四日勑於内外
升朝官曾任通判成資已上人内有材識通明履
行淳正堪任清要任使者各同罪保舉二名並須
歷任無公私過犯及不是兩府及自已親情方得
奏舉或雖公罪杖已下情理輕者亦許論薦者右
具如前令伏見太常博士范寬之甚有材識兼有
操守係通判成資以上歷任無過犯不是兩府及
臣親情令保舉堪充清要官

准勑舉可升擢任使文資官

准御史臺牒准勑保舉文資三員行實素著官政
尤異可備升擢任使之人仍於舉狀内明具本官
才用所長聞奏者右臣伏見都官員外郎葉紓謹
介好學蒞官廉善堪任舘閣帖職為郡長吏必能
公清自持勤恤民隱懷州防禦推官張太中儀州
軍事推官侯可並資性正直知經術通古今死節
伏義有古人之風堪任臺諫官切摩論議為吏治
民必能盡公竭力三人皆行實素著可備升擢任
使並是孤立寒士非見任兩府之親亦不是臣親

戚如朝廷擢用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

准宣舉提點刑獄使臣 知江寧府

准本路轉運司牒准進奏院牒准御史臺帖准皇祐元年九月十一日宣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員闕令下御史臺勘會見任知雜已上通行告示於諸司副使已下至閤門祗候已上各同罪保舉一名有舉主無贓私罪曾經兩任都監等堪充提刑任使聞奏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本府駐泊兵馬都監內殿承制馮文顯勤公幹濟諳曉政事累有舉主無贓私罪曾經兩任都監臣今保舉堪充提點刑獄任使

准宣舉提點刑獄使臣

准御史臺准宣於諸司副使已下閤門祗候以上同罪保舉一名有心力勾當得事無贓私過犯累任親民堪充提刑任使者聞奏如內有膽勇武藝者亦仰開析聞奏者臣伏見供奉官閤門祗候汾州駐泊兵馬都監劉舜臣有心力勾當得事無贓私過犯累任親民兼知書曉習政事堪充提點刑獄任使

准宣保舉行陣將領

准御史臺牒准宣於文武升朝官或右職供奉官已上同罪保舉知方略有膽勇會武藝好人材堪行陣將領軍馬鬭敵任使者一名聞奏臣伏見東頭供奉官常鼎本出將家頗有武略其常鼎即非自己及兩地臣寮親戚臣今保舉堪將領以備鬭敵

薦舉孫復

伏見諸王宮侍講孫復節行高介經術精深退居泰山朝多稱薦恩旨特召處之學官不游貴勢之門不言朝廷之事講勸王邸誠須純儒名仕未光終慊清論若蒙擢備館殿有足敦勵風俗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若復後渝素守則臣罪甘同上

准勅保舉知縣縣令

准御史臺牒准勅舉堪充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知縣縣令二員於前任職官令錄知令錄四考曾有三人同罪奏舉者保舉充京官知縣如舉主考數

不及者知令録舉充職官知縣判司簿尉有出身二考無出身三考舉充縣令者伏覩見任絳州太常縣令常不伐前池州青陽主簿李向皆有行誼識慮勤廉幹濟並無骨肉在朝食祿不伐已三考曾有人保舉今堪充職官知縣向亦三考堪充縣令

舉呂昌齡充三司判官

伏見群牧判官國子博士呂昌齡材用精敏幹略通濟周知財利之事明於輕重之體三司度支糧料案行諸路糧草總三邊入中其間其有細微利害臣嘗以問昌齡昌齡曉知之臣今保舉充本案判官所冀調節三路入中事體無所闕誤如除用後不如所舉臣甘伏朝典

准勑保舉京官

准慶曆編勑節文一文武官或都在京及外處文武官員政治有聞公忠可舉意不揜善欲達朝廷並須明上封章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覩本府節度推官張誼蒞事敏勤飭身廉約臣今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如蒙朝廷擢用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本官在朝並無親的骨肉食祿與臣不是親戚臣於皇祐元年四月十七日到任不曾奏舉官員充京官及流外選人充令録班行臣自皇祐二年正月已後不曾舉過官員今所舉本人係今年第一名

請應天府致仕官王渙朱貫給俸劄子

臣近知應天府竊見本府致仕官尚書禮部侍郎王渙年九十一歲尚書兵部郎中朱貫年八十七歲此二人者早仕于朝清節聞于搢紳退老于家善行睦于鄉黨平生履行並無虧玷渙由太常少卿除秘書監致仕僅二十年貫自兵部郎中不曾改官致仕幾十五年臣伏覩朝廷數降德音優恤耆艾醪糒之賜不逮庶老此二人遭時休盛克嚮多福當國家太平百年之中生而不知兵革艱危之事年幾大耋式由禮義可為吉人君子矣伏望聖慈俯加恩惠王渙乞與比兩制官致仕朱貫乞與比大卿監致仕給賜月俸天下如二老臣蓋亦

希矣聖主不遺年况陛下之孝慈盛德宜有以垂
光史牒者也

舉王稷臣臺閣

伏見尚書屯田郎中權管勾南京留守司御史臺王稷臣性資通敏操守方正和而不雜於俗清而不滯於物器識才望士之高選臣今同罪保舉堪充臺閣清要省府煩重任使

舉范隱之

伏見太常寺奉禮郎范隱之所著春秋五傳會義經術深明旨趣淳正今去聖逾遠異端多門常人好奇鮮根於道隱之論述獨探精粹且其履行高介不群志甚自强進未云止儻蒙樂育必成良材伏乞聖慈特命取自所著書登諸衡石之末即成有取望特與召試使得備館閣之缺所冀扶奬道術敦激風教

薦舉邵炳

臣昨任睦州通判本州青溪縣有前杭州富陽縣尉邵炳自天聖中因公累解官後遂隱居不復叙理躬耕自業講授爲事淳文與學儒林之所推伏素履懿行鄉邑之所表儀近歲朝廷採摭遺逸偏才小善無不收録有如炳者志尚沖静不違道以干譽不飾奇以近名不交迹於公門不求知於要地以故搢紳之論未嘗及之臣替理本州備知才行見善不舉豈曰能忠伏望朝廷特加禮召帖職館閣直講上庠在炳學行誠不爲忝

薦龔懋許平狀

伏見前坊州軍事推官龔懋太廟齋郎許平皆因臣寮奏舉召試方略考中高等除前件官並通古今有策慮周知時務堪從煩使切見湖南蠻寇爲朝廷憂宜選才能往資謀畫其龔懋擬授權華州觀察推官乞與正除潭州一兩使職官許平久經放選未就銓集無累有臣寮薦舉乞與除潭州一初等職官非惟參贊民政足俾助圖戎事

舉知渭州王龍圖

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渭州王廣淵早承先帝知遇屬之心膂其人實有才慮備更任使臣謂宜還

之朝廷處於要近使得効其忠益必有裨於時務

舉知秀州杜杬郎中

伏見尚書虞部郎中知秀州杜杬性資方雅吏事
詳明通曉時務可以守要藩明習格令可以任法
官精於勾檢可以領財計謹具稱薦以聞

舉知諸城趙昶寺丞

伏見大理寺丞知密州諸城縣趙昶謹厚有常勤
敏任事朝廷方抹擢人才收其力用有如昶者但
地卑孤遠故無聞於時謹以名聞以備選擇

舉陳州崔度助教

伏見陳州州學教授試國子四門助教崔度通經
有文周知世務早因胡宿等舉應制科召試祕閣
不中選韓琦舉薦盛稱其才後緣張昇再奏方得
此助教名目兩省近臣多有稱薦者度之術業頗
涉從橫亦跡弛之士也切見每次科場諸以舉數
推恩者亦便注官示不終弃至如度者賜之一官
不為忝冐伏望聖恩特與採擢優加一命以收遺
逸

舉御史

准勑依條於太常博士已上曾歷壹任通判成資
已上及歷通判壹年已上堪充三院御史保舉兩
人聞奏如三丞內有合該磨勘者亦許保舉仍須
自來別無贓濫忠厚淳直通世務明治體之人如
朝廷選擢任用之後所舉人犯入已贓並當同罪
其餘贓私及不如舉狀亦當連坐續准中書劄子
奉聖旨如少得合入三院之人即許於數內舉升
朝官知縣已上資叙人壹員充御史裏行者右臣

伏見太常博士簽書相州判官公事韓宗道安和
有守通世務知治體太常博士前知鄆州胥城縣
馬默資惟淳直勤公愛民並無贓濫今保舉堪充
三院御史如朝廷選擢任用之後犯入已贓甘當
同罪其餘贓私及不如舉狀亦甘連坐

舉劉時中

准勑節文合舉官條如覩在京及外處文武官政
治有聞公忠可舉意不掩善欲達朝廷並明上封
章者宜謹具如前臣伏覩鄆州通判尚書駕部員

外郎劉時中資守謹重吏文通審才用敏給足以
幹事令保舉堪充錢穀刑獄煩難任使如蒙朝廷
擢用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其人在朝有弟尚
書駕部員外郎處中見食祿與臣不是親戚

奏御史裏行

臣等准中書劄子以臣等奏舉都官員外郎張頡
堪充侍御史裏行契勘自來無侍御史裏行令別
舉官壹員聞奏者臣等昨准勑舉侍御史壹員體
訪升朝官鮮得才識資任相當者按唐六典正觀
中太宗始命馬周監察御史裏行殿中及侍御史
初無此名也中間廢罷至先天中復置始通侍御
殿中監察並有裏行開元初又置三院裏使皆出
一時之制本朝有殿中監察裏行而無侍御史裏
行者非無典故但官至侍御史罕有未歷通判差
遣者官資自已相當故但充正員爾昨者兩次覃
慶又不礙磨勘轉官故升朝官多是官高資淺今
復故事亦合時宜其張頡資履安審才識足用以
充侍御史裏行可以稱職伏乞朝廷更賜詳議

准勑舉堪任陞擢官

准御史臺牒准勑奉聖旨於文臣內舉才行堪任
陞擢官壹員者臣伏見秘書省著作佐郎簽書應
天府判官廳公事蘇轍學識足以觀其才風節足
以信其行進士及第賢良登科貳拾餘年近出選
調在於士議誠為滯淹臣今保舉堪任升擢即非
兩府及自己親戚如蒙陞擢後不如所舉臣甘同
坐

奏差竹昺益州鈐轄馮文顯益州都監

右臣昨捌月拾貳日崇政殿對進呈劄子壹道奉
聖旨送中書樞密院內貳事為益州兵馬鈐轄乞
差竹昺替郭周兵馬都監乞差馮文顯替何次公
者至今未聞朝旨切慮事寢不行須至再具陳論
昨緣嶺南遭寇在雲南朝廷思患預防屢下本路
經略臣以為儻有疆埸之事鈐轄即是將領之官
以竹昺昨從狄青往嶺南親與蠻人接戰請知次
第今郭周已滿任雖有再任指揮便與替回亦無
損本人資序故臣乞差竹昺替郭周其都監可次

公早緣犯贓曾除名編管貪猾傾險衆所共知昨
除益州都監未到任楊察已奏乞別差官程戡又
奏乞改差人臣雖素不識其人久來知其事狀切
以益州遠地人情輕危易生疑動鈐轄都監皆係
兵官臣既此奏論已成嫌礙令往共事實為不便
伏望朝廷以防微慮遠為意特賜早降指揮上件
四人竹昺郭周何次公臣並不識惟馮文顯素知
行止項當奏舉今亦不敢必乞差馮文顯但乞別
選差官壹員即於事體為便其何次公乞令不候
替人先次發離本任免住本州(太上御名)謀人情妄有
生事

奏張顥知嘉州

當司勘會轄下嘉州連接蠻界其賴因沐州龍水
等寨控扼雲南徑路最是要衝防虞之地土多豪
右蕪井之族錯雜夷落頗資撫御累次知州非才
事不修舉切見知雅州都官員外郎張顥有才慮
幹用處事詳允在雅州已習知蠻夷氣俗所是新
差嘉州知州孔叔詹其人見趂任在路近有陵州
知州萬禧因患身亡陵州事簡地非要害欲乞朝
廷特與就差張顥知嘉州所貴緝寧邊夷守備有
方候滿任無事乞特與陞陟差遣却乞差孔叔詹
知陵州庶令兩得其所事無關誤

舉李大臨

右臣昨受命知益州舊例合奏舉通判壹員切見
殿中丞祕閣校理李大臨履行端方識用周敏遠
方都會事務煩劇實籍通材協力幹濟大臨雖貫
益州本人操守堅正必不以閭里之私而撓公理
況大藩事體自有長吏令諸州郡因緣陳乞任本
鄉知州通判者甚多又此益州與諸郡不同全要
諳悉人情通其風俗大臨既是土人足以詳究民
間細務伏乞朝廷特賜差充本州通判於見任通
判兩員中候成資日替壹員

舉葉紓館閣檢討經筵講讀

臣等伏見尚書屯田郎中宮宅教授葉紓資質淳
厚篤志好學安分自守不交人事莅官臨民政存
慈惠儻蒙甄獎可勵浮薄臣等今保舉其人堪充

館閣檢討經筵講讀如擢用後犯入己贓臣等並
甘同罪不辭

舉朱從道

臣受勑差知滑州地當河防壹貳年來水勢向着
只有通判壹員多在河上提舉本州近陞為畿輔
增置兵屯今須創葺軍營添修器械諸事藉人管
勾伏見屯田員外郎朱從道幹敏有才用濟之勤
廣臣今保舉充簽署本州判官廳公事及勘會見
任親察推官齊年資考舉主自合該磨勘到任將
貳年乞差朱從道替年成資闕如本人任內犯正
入己贓臣甘同罪

聖躬痊復賀兩府

右某啓伏覩進奏院報狀叁月壹日皇帝御紫宸
殿視朝者清光在望沖氣薦和如日之昇配純明
於久照惟天為大等健粹以無疆此固乾祇貺祐
之符宗社昌鴻之福伏惟某官至誠當國厚德端
朝元首股肱雅同心體之泰大廈棟幹實共堂興
之安仰惟忠孝之履足感人神之報某虛辱無狀
侍從有年忝守藩條竊均邦慶不任抃躍激切之
懷

除翰林學士謝賜對衣腰帶鞍轡馬

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壹對金腰帶壹條金
鍍銀鞍轡馬壹疋者宸檢閑禁榮扉傳召丞承蕃錫
彌惕愚衷伏以車服以庸名器不假漢儒被寵用
彰稽古之能唐制踵華仍集拜嘉之始限分職秩
沁著儀章臣猥以菲才遭于熙旦方翔省戶遽躐
鑾坡祇命有初頒恩薦及天閑駔駿飾以金鍾御
府衣承副之釘帶備陳榮觀曷稱孱軀期罄朴忠
仰裨褒遇

兼侍讀學士知秦州謝賜對衣腰帶鞍轡馬

伏蒙聖慈以臣授兼翰林侍讀學士特賜衣壹對
金腰帶壹條金鍍銀鞍轡馬壹疋者進職經筵靡
容於讓避推恩禁坐仍厚於頒宣異數並隆危衷
增愧竊以服惟章德名器當慎於假人馬以錫侯
負乘或識於致寇豈宜孱瑣優獲寵華臣舉術空
疎材謀謭薄之論思之與塵從槖以橫經昧節制

之長委分符而授鉞豈期恩賚更累皇明詔與梟
以出衣數司闌而班駿萬釘鏤寶既華束帶之圍
六轡織文仍賁鳴珂之馭載思匪稱何路為酬期
師志士之忠少塞風人之利

服除再授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給事中

謝賜對衣腰帶鞍轡馬

伏蒙聖慈以臣授前件官并職特賜衣壹對金腰
帶壹條金鍍銀鞍轡馬壹疋笥衣纖麗廐馬欽宗廟諱
閑九環增鞘璲之容六轡副鏤衡之飾荷恩殊渥
揣報奚勝伏念臣久去禁嚴甫周服紀遽被綠封
之召趣還譔幄之華逮此拜嘉復爾需錫上沿儀
秩下辨等威服表身章安告既榮於動色乘資體
養驅馳式遂於代勞祇愧便蕃顧慙孱陋稽古之
力敢援欽宗廟諱榮之言受寵若驚惟思老氏之訓

誕節任子狀

臣偶緣孤迹忝列近班稱慶誕辭喜逢辰之多幸
希恩任例賈并寵以為慙伏念臣有長男邦彥雖
在幼齡實承單緒賁延諸世重愧於無勞子克干
家竊期於有後仰希慈涯下逮微宗惟以心盟報
於死所

除翰林學士劄記

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除臣前件職任
伏念叢錄薄技被獎淵衷驟躋諫垣亟玷詞掖荷
光華之誤集顧藻潤以何工敢謂尊號皇帝陛下
曲降使軺俯傳宸諭俾預禁林之選彌親幄坐之
威敢揆顓家懼曠職業勉殫素蘊勤報鴻私

除三司使劄記

伏蒙聖恩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除臣前件職任
者聚人曰財為國重務非材冒據危悃奚安伏念
臣親逢盛期早登近緻叢錄風憲擢領利權契闊
十年忠衷一節召從燕道還復計廷精力耗於流
年憂責深於疇曰寵靈踰分重屬交懷此蓋尊號
皇帝陛下天意念勞慈衷軫舊察官成之已試謂
歲伐之最深屬茲筦計之煩爰奉時才選敢不力
圖抗弊精講盈虛知無不為思所未至庶積消塵
之勳少酬蓋載之私

兼侍讀學士知秦州笏記

伏蒙聖慈授臣前件職任者仰服寵榮交增感懼伏念臣親逢盛際早濫華塗中餞州符嘗適江湖之遠近還禁瑣復攀日月之光豈謂尊號皇帝陛下猶錄虛名未渝睿睠慭叔子恩信之著委殿邊防昧孟侯經藝之長延登講觀惟堅忠竭少謝恩褎

遷禮部侍郎知滑州笏記

伏蒙聖恩授臣前件官任者仰服寵榮交深兢懼伏念臣明逢盛旦早竊虛名久依帷幄之嚴頻蒙雨露之澤今建候於三輔首祇命於一麾仍繇禁瑣之班進貳春官之秩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特申睿獎曲軫寒蹤謂立身之朴忠常留意於掄采載欽乾造愈勵寸誠

服除授依前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笏記

伏蒙聖慈賜臣官告勅牒各一道授臣前件官兼職者祗荷寵靈載懷惕厲伏念臣早緣素業幸遇亨期待對廣廷叢再塵於聖選參華近綴實歷踐於要途無補大猷竟罹危議方領麾於南夏奄鍾罰於慈闈晷景不停几筵已徹遽召還於法從復上覲於清光此蓋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照揭火明慈均洪覆垂矜簪履之舊俾陪殿閣之嚴敢不鞭策蹇駑砥磨鉛鈍庶勉涓埃之効上酬雨露之恩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書

上丞相呂許公

景祐始年某以茂材異等對詔策中選辱在相國陶冶既諳第伏謁翌日見故汝陰蔡貳卿喜相謂曰相國有言以生為遠器相國知生也已時某初登升名微迹塞性又野拙未始游王公大人門惟蔡公與今參政尚書宋公嘗守南都實鄉里也早與諸生旅見二公操鄉人善者之論歸而譽諸朝值詔下因共稱薦故猥二公懐之及此雖聞汝陰言終莫能致身門下然竊自負譬之宴人寄千金于他所心有所恃雖窶不恤也比者讀唐書見崔文公祐輔作相半年除吏捌伯員德宗性多猜為所除吏不無素舊祐輔對曰向非夙相闇知安得諳其材行上悟然之識者為是李司空絳作相或譖于上以為黨用情故憲宗延英問之絳對曰夫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若為身避嫌故有才不用於公道何有顧所舉用何如爾李趙公吉甫且入相謂裴垍曰宰相之職在知人物以卿精鑒願有助也垍為疏名氏得三十餘人不日選用略盡朝野翕然趙公有得人之稱故知宰相者行賞罰之柄以官人安民成天下之務者也天下之士有高材遠策致王經世之志而不以達諸巖廊之上則焉攸用巖廊之上權石度量在焉所以平輕重裁尋尺均贏縮也未嘗自達而曰莫我知也不亦過乎故某竊自恨他日相國有見知之言遂延自外至于今而志未獲通也今日相國當柄拔用人材延無親比遠無嫌怨以天下為度以衆心為公浩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無不盡也士之有心者當此之日而不能輸肝膈盡思慮以自致于下執事是不適乎去就之宜也彼自古聖賢千時展志有不由先容以進者乎而鄙論曰士當自結主心不因人而達然後磊落倜儻夫不因人而達古則有伊傅太公望矣伊傅太公其初負鼎俎板築釣魚不既勞且迂哉顧直往則達其願必見情而後獲況時異勢殊不量才分刻舟而尋之不亦狂妄歟雖

然士固觀其所自託前景祐五年其以賢良方正再灉詔選而往監桐廬郡朝受命而夕行未嘗有干也獨恨廊廟之儀不出相國之化筆爾乃今思命猥及許之還都趨伏屛下有日矣因鑿往故念士之在卑陋不可以不自發于上發而不遭命也所以近引三相用人之事非敢以區區崔李為量也以明諸賢宰相亦不能盡知天下士士要自啓發然後用人者審其賢不肖而器使之爾至于相國之才之美之德之業上格于朝下被于四方遠矣亦矣用多云故略焉所有薄業蓋俟執事以獻之謹布腹心為郎日登門之先焉

上時相

伏以邦家之本廟社之重辟吏之職生人之命政無大小繫在廟堂廟堂之上有圖議而後有得失而後有治亂有治而後有安危為國主謀為民主命休戚斯賴其體大矣是以賢德良輔代工造物知九域之廣非耳目所能迨知萬務之微非精意所能周故因天下之聽而後聽無遺聲因天下之視而後視無遺形因天下之謀而後謀無遺情擧要以圖太平心而格物會其有極統之有宗而宰天下之道擧矣故古之居此位者咨嗟寤寐惟以失一士之為嫌也此豈徒掠好善以為名收群心而邀患者哉蓋誠於報國忠於利民將以通天下之志而成天下之務者已彼天下之士有志乎道有心乎民有致君建治之猷無可行之位有通權適變之術無專達之途未能有以得於君姑念有以效於執事者則夫挾利害之論游王公之門者豈盡諂附謀身之人遊說規利之伍哉夫亦有盛士在焉且特君以文明仁聖臨天下而大君子當國任政秉制四海萬邦黎獻共為臣僕惟吾君與吾相時擧凡厥庶士庶民有猷有守莫不皇受其福以近　天子之光況有探先聖典術明當世理道辨天人之分晩古今之故如是之士吾君與吾相其舍諸故其秉國之鈞官材賦政者惟誠士之務得學古之道義在有為者惟才志之務効上得其求下得其用天下其有不治也乎及夫功利以

立職業以修國體以平王道以粹收名享德盛美所歸不在吾相乎士何有乎哉故周以多士共致太平而周召紀乎昂旂漢用衆力克成大業而蕭曹食乎宗廟譬之太上御名屢劉削炎熳執伏咸作而梓人專成室之功譬之用師伍兩卒旅奮命並進而主將尸制勝之伐故春秋之義尊不親小事卑不專大名典禮之舊卑主其詳尊治其目國之大體人之大倫分儀等威不可越已是以卿大夫分處其職百執事各力其局至于坐而論道使人以器收謀得善取賢斂材者真我政府之事也伏惟某官蹈道之深得德之全志如春秋文如典謨知幾如易多識如詩中禮之莊和得樂之易良為帝股肱為天筆舌至于古先之龜鑑畢知其故矣時世之衰病洞照其情矣蕞爾一下吏奔走承序之不給乃欲議天下之事冀以動吾相之聽其亦不知量也某誠不肖涵漬美化游涉藝文頗嘗苦心期庶幾於古人之所用意者帝王之典制聖賢之事業禮刑始末之用往今治忽之變諸流群氏經言小說嘗竊揭厲乎淺深鑽仰乎高堅搴其芳英咀其滋味矣景佑初元天子復下詔舉方聞之士猥蒙近臣聞名法座因得入紫宮趨赤墀當四政之問條三道之對承學踈淺分從報罷朝家樂育試之大邑歲穰訟希蕭然事簡因復剽拾舊籍鋪綴陳迹採道路之議成秕稗之說恃時不忌必竟狂妄之誅於政大方儻有消埃之補前所謂有志乎道有心乎民此固賢人君子之事某不敢亦竊冀焉幸值某官以引拔自任以教育為樂謀無鄙而不收善無微而不擇此誠大義至公希闊之遇某所以不敢自外而至于屏下也猶有召之然矣謹以近所著芻蕘論十卷二編以獻非惟備摯見之禮也儻燮理之暇一賜采觀亦足以開巖廊之餘論焉

上蔡内閣 文忠公

竊以師道之廢久矣昔在兩漢公卿大臣咸門有諸生橫經授業書名錄牒至數千人師儒教尊人知重學故在兩漢其政事本於經術其議論據於

王制朝有名節之勸士篤去就之行美化雅俗比隆三代魏晉而下中區版蕩諸戎擾亂隔為南北小雅盡廢文獻不足近在唐氏風流寖薄取士之制專用虛辭雖開元元和蔚而幾道名公宗匠磊落相望然治學傳家本原已廢諸生後進奔走末路以文求售勢同市賈然猶屈伸繫乎託跡進退謀於所知名士口吻片言可以取重清流門地一見可以為榮士風緯兮顧亦近古清朝一統丕冒無外烏言鴂舌知誦乎簡書蠻酋亦裳咸襲乎端

甫然循唐取士而考言詞華駕說之學用微師資之禮遂絕非有志乎遠者大者莫不習其而排苦採芳而遺實也天未喪道必將有主主吾道者閣下安得而讓諸伏惟閣下風采發乎冠歲光華耀乎區域早結明主奮揚亨衢其發策決科也則江都之研經理家令之切世務其代言容侍也則文園之視草中壘之納忠其撫藩屏也則潁州之教河南之威其毗太政也則高陵之儒雅平陵之故事茲可謂周才而通智者矣某不佞竊伏東鄙承

望下風蓋有年矣蓄為漢沂莫能自通乎江海覆諸盜岳無以上覘乎日星今罷官吳中言歸故里乃值閣下實此尹正既再獲見矣而莫能展叙乎腹心也得不少困文墨以自薦其誠歟某世有仕籍堂有尊親懼先緒之墜地且養羞之不給爰謀干祿蓋為代耕既隨計而西不得志于有司退居于灘上仕意益薄矣景祐改元天子復下詔舉方聞之士朝廷二三賢公猥錄名字章聞于上由是獲對法扆躬承大問三道之要四政之闕承學良

淺非識所逮報罷為幸懼及知己育材道廣取人路寬一命譽書庇身美邑飽食海上坐逾三年時哉歸歟乃遇盛德其關之聲同相應高下不必均氣類相從體質不必齊故蜉蝣俟陰而出柱礎因雲而潤況心志之靈能無所感自國家之開詔舉由是路而進者蓋有人數矣今日之事又閣下之所發此其之所以伏幽陋而望下風引領庶幾歲月以冀以未嘗得見為恨亦惟閣下所以撫接之意其必有以當之者矣謹錄近所著芻蕘論十卷

兩編以獻冀閤下少知某之於古之道天下之務抑為有心者焉某前所以援漢唐之事數師道之廢者是區區鄙中竊望於閤下者儻閤下有振復古道之意而獲預焉受賜之大無尚此已不勝感激之懷

上留府侍讀宋尚書 宣獻公

伏聞士林之議者曰厥今國朝大臣得時居位以文章名一世者閤下當其任焉然而天下知名之士由門下出者良鮮意者閤下之名德尤大崖岸峻絕士難其進耶或乃閤下日居侍從對命咨勿未暇周見四方之士也今者出試以政尹茲京邑以客至者率與為禮乃知嚮者之說議者之不審爾且天之生民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既先知而先覺矣專諸己而不外施焉君子不應爾昔兩漢公卿咸門有諸生橫經受業荆蜀交閩司馬氏之不競先王事業頹廢墜地中間數百歲寂寥榛梗唐室治定文物更新名公宗師磊落相對鏘金鳴玉聞黃鍾大呂之音兩敦六瑚見鄉合明粢之薦先後引翼嗣音不絕五季荒剝僅如戰國文獻不足小雅蕩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閤下安得讓焉某不佞幼從事於學竊志其大者亦嘗參酌古今治亂之道聖賢勸戒之法期自樹立不落流俗而性識蔽昧莫自開奧遲先知而先覺者則謹將聽命焉今茲之還閤下獲所素願者矣夫三尺之限健夫不能越者以其峻爾崇山延回重載登焉邅迍故也閤下試為霽威少廻顏色不以貴有位之勢闇然而以古人之道與其進也如小人者固不足以仰望清明之德儻與持論亦足以發謹以所著歌詩論議貳編贄獻歌詩所以言情性議論所以明理道惟大君子辱垂意也

上北海范天章

伏以聖人消息盈虛之道動靜吉凶之機察時觀變妙用在易某小人不知其大者今茲將以墳墳之迹有請于下執事敢用上所以布德說下之義下所以處困諫爭之說推而陳之以發鄙誠伏惟閤下少留念哉曷謂上所以布德說下之義某請

稽諸益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說者曰爲益之大莫大於信爲惠之大莫大於心因人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費惠心者也以誠惠物物必應之故曰有孚惠我德也易謂下所以處困謀亨之說某請質諸困困之上六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說者曰行則愈繞如葛藟然居不獲安如臲卼然凡物窮則思變困則謀亨曰者思謀之辭也言將何以亨至困乎曰動悔吝生有悔以征則濟矣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然則悔無大小動則有之至如惠心爲益之道閤下之名德人所仰信不在乎端策振龜而知也友人聞某之爲是說問子說信行乎某曰請以二象言之在益彖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是益易行也在困彖曰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是困難謀也得益之時者信則人仰之惠則人德之得困之時者可退自謀不可進謀於人今茲小人以困而求益自下而取上惡乎敢知說之行也問者曰然則子推是說顧將安之某曰不見仁者知者斯可矣知者知人愚以困動將求知者知之耳不見知者仁者斯可矣仁者安人愚以困動將求仁者安之耳如仁知之不可見誠者斯可矣誠者成物愚以困動將求誠者成之耳念茲三者與而四顧莫適所懷已而聞諸知己曰夫惟體仁之恕抱知之明稟誠之厚挺特達之正氣冠天下而爲英則惟北海之范公歟某朴曰是鄙人之願爲日久者也是以違親老之膝下越千里以茲來一則若元叔託名于羊西州望公之延薦二則如退之乞憐於于南郡希公之賙恤惟是二者皆閤下咳唾楮顧之餘耳閤下其亦有意乎長跪伏聽惟閤下所以命之

寄上蔡參政

伏念去門庭官于海上倏二年于茲矣每思盛德垂撫之厚怳若侍座下見顏色不知精神之馳乎屛樹也公且信是夫乃者某困窮不能養彷徉乎天下而未始有遭也公獨恤然憫而衣食之乃者某嘗有志乎學古之道斐然爲辭章亦既自達乎

聞人作者而莫之或信也公獨樂而教育之至以聞天子取科名祿仕內之懷中公之過某也如此某之有心于公也非謟而信矣且今之公卿大夫其在上位者幾人材能儁雄者聲光章灼者即曰有矣若乃大方全德體仁合義精粹不耀如璞玉渾金明淨無瑕如青天白日誠淳優大萬美光足則惟公一人是故一覩公之氣韻者鄙吝之心悉去一聞公之緒言者忠信之志皆起此某所以竊竊焉託名投迹如七十子之不可去仲尼豈特顧望公之貴勢而趨之者乎雖然公於今者當造化之爐冶執裁制之尺度達朝之清流貴客侍讌間而陪議論於前四方之英才雋人效伎能而贊功德于後是安得念某之在江湖之上竊竊然哉某所守邑三面江海西與州接陬然大澤不通騎步路所窮絕故無賓游俗不識書無有士子民無大猾廷無滯訟適獲善歲蕭然省事令之賦祿足以供其脆仁族屬令之事任足以撫疲羸爲善事以此言之則是邑也天下之美地而令也者仕官而得民者也若是又何求焉蓋某之志于學其思進而未止者也今幸公宰政居中大鈞播物某誠願以縣大夫之祿執經鄉校與好學者游切磋講習詠歌先王之道聊以卒歲至乃馳狗於燁爚之地赴趨乎聲利之途一介之守所不能也因感公思知之厚又欲以一披露乎鄙懷之久存者故寓誠於茲書伏惟論道之餘賜采覽焉

與蔣吏部

某野而訥於辭是以再見而未能自達乎腹心也執事亦且何以見處哉遂無言而去竊有所不足敢少布誠乎執事者而行焉某志軒曠而難遂性剛介而鮮合器不適乎諸用藝不精乎一家至于有意乎古之道有心乎天下之務雖則鄙愚竊自謂可從於能者之後焉始在鄉閭不求名譽有田一壥無宫一畝頗賦干祿繫我慈親旨甘之故非所以求顯榮爲進取者天聖五年春不遇春官氏歸耕於淮上值濟陽蔡公常山宋公繼來保釐採鄉人善者之論輙辱解楊以待已而天子下詔取

方聞之士二公唱於朝與一二賢卿大夫很以不肖稱於帝前由是得涉赤墀歷文陛佩户牖之法座條三道之大對一命而獲長是邑且嘗更三太守矣其治可言也范之為政也敏而其失也踈陸之為政也寬而其弊也弛執事之為政朞三月矣一之日符令之下于縣者三减其二焉二之日追胥悍吏不至于縣令之庭三之日事有條而令有章不紊以是知執事之能有成也其無弊也不敏之所願從之者也執事之始至也某不能來賀今之來也閣下如有望焉再見而不及以政且嚴鼓不言叔向不知其賢趙子不言魏絳不知其材某獨得不言而責執事之不知我乎今以近所著芻蕘論兩編十卷冀執事少知不敏之於古之道天下之務六經之奥諸家之言歷代治亂之由百王沿革之法亦嘗曾慷慨持論究詳用心也已不敏之為是書將以獻于上惟執事當世之名儒識者且欲咨而考之凡此書之有所不宜言言而非者有所發焉其得以存其是而黜其非是求益之舉也

與蘇州太守陸學士

惟古今天下之政事所以亂率由下情不上通下情所以不上通由在上者矜貴自賢在下者諂偷求容故帝堯之為君謀于衆捨己從人伊尹之為臣匹夫罔不獲自盡惟慮下情之塞也朝廷耳目在牧守牧守耳目在縣令縣令與民最親也自漢以來郡縣雖相攝制而各得為政刺守比課皆最而已故州雖無良貳千石而不害縣有善令吏民以是親信風績以此成立蓋上下之政不相侵故賢不肖較然上之發論賞罰亦得以無濫近者唐室失保民之道方鎮分地一道百城慘舒恩威盡出節旄連率之命悍卒鴟張驕夫狼貪郡縣長官役屬如隸人關捉動靜臂指伸縮奔走號令制不在己故唐僅三百年紀于循吏者無幾且治迹功狀去漢遠矣豈無良士豈無仁人原其由然蓋事有牽制才不專用也今朝廷分局布吏提綱振目等級如堂陛輕重如權衡都邑相維動有繩準然典

刑具在亦繫人弛張縣非其人州得以請黜州非其人縣受其弊矣故知與天子共理者實牧守也其權不足以合道才無長於經術射策王庭解褐通邑亦惟天幸遭二名侯自明公于藩再獲請見接君子之几席聞長者之餘論至于誠淳優博温厚敦易亦少得明公之所志者如是而下情不達一州之政不和則無有也且夫子之道至大而曾子稱之曰忠恕而已矣得非以忠恕之道可以總百行之要者歟忠以事上恕以體下雖在閭巷之内臺舘之邦行矣而況紆墨綬長百乘之邑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是亦當效忠之地得用恕之位者也矧郡縣相附義猶心體休戚同處得失槩及上可言而不言下當從而不從阻下情塞上聽豈忠恕之謂耶輙條泒符教之不宜于縣尤甚者五條以聞于左右儻明公覽其干冒不揮而進之也則謹當時有聞焉若其出位而謀越職而議其非矯激沽譽者固不足爲也竊景夫忠恕之義不可徒默焉

與邵監簿

某白青漢邵君足下大雅之道微久矣士之逐利過於市井足下蕭然棄官隱居以求其志不爲賢哉鄙人不佞忝貴州上介側聞高義竊用嗟挹甫此者事寄遣單札自惟微者不足以薦發有德上聞王朝徒以聲類之同默懷景重爾向蒙不弃繼損二書辭相推多披展增愧然反復足下自叙出處之意鄙人惑焉何始有掩巖扃之樂又懷趨帝庭之願是於考槃之際而習進取之業斯乃邂而有所係非確乎不可拔者已夫聖人所貴乎道者莫節乎中莫適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其斯之謂中也夫蓋足下養高林園久安内樂以道自信謂今猶古故於世態人事有所未悉者鄙人之皓皓之白而蒙乎世俗之塵埃允近之仕體頗能言之請嘗以諳諸足下今四方無事朝廷守畫一之法以爲政當柄任者高枕優游故其揀别英豪不甚爲急事即有管樂之材器良禹之謀識舒椎之經術二司馬之文藝誼錯之時務魏翟之風力欲

其特達拔擢果自樹立殆未必然足下獨不見布衣白首奔走折腰者豈無俊雄也哉足下又不見朝為諸生以一日之藝而取公卿者豈盡俊雄也哉士之仕者如是假諸葛武鄉而在徒死隆中爾足下乃欲挺出山齋直排天閽謁法座計不過歟足下遂能脫屣榮利長往不顧自適於是非得喪之外即鴻飛冥冥弋者無所篡矣如猶未忘於此世也愚謂宜相時而動見可始進況足下道甚高忠信篤厚名君子儒蠻貊之邦斯行矣錢塘大府也朝之顯貴時此撫臨是珠玉之肆衣冠之藪也且學官之禮不與辟掾吏同責援命分職異乎往教斆學功半未妨著書之志愚謂外臺之請抑辭陸之漸平津再上時且耳順漢陽勲業成于暮齒歲寒而後知松栢之有心也足下聊加策焉來書所示庠序師儒之闕鄙人不量向亦獻言于朝雅如高議置勿用爾所叙頗激訐其盡事情以開足下意惟三思乎時與中擇所去就焉

荅孫生秀才

某白孫生秀才足下比蒙臨訪中乃少達曾未逾時繼辱三牋若後進之生勤勤乎儒老重德趨名之士汲汲乎當塗在勢者某豈所敢當於足下者耶始閱足下之文又數接乎辭氣鄙心固畏而愛之矣僕少有事四方自宋衛陳蔡滎洛陝蒲河之北山之東淮服之南歷遊也已至于是邦必問其後豪而從之莫不挹其流而得其淺深嘗其實而知其臭味今試追數度足下之比蓋無幾人焉若僕者行荒漫而無守學謬悠而不精靡有遠人豈曰成器復自守邑海上益惰益愚嘗思得敏識英材雅流適士與較時講古以開蒙擾滯今生惠然來過方稱所願何乃不以文義相切劘直諒相拂發顧過言溢美待我為小丈夫驕子弟何相期之淺耶久矣哉世教之陵遲士之風節寢薄親愛以利隙交舊以勢傾或一命之僅需視平生如素昧此乃僕寤悲吁傷懷者又可以慕之飽而遷忘朝之飢也乎足下其勿淪胥于俗動蕩乎風波誠能捨外僞而出中誠去禮之過者以友生納僕則僕

何敢不盡於生耶允闒闟敗數忠告之有望於足下也耶病無悰爲報也緩今聊強書使足下知所志而已其亦察之

悚不宣

上河中同理范學士 文正公

始者學士執親之喪于南都暇日以道義教徒于鄉之庠誘人樂善孜孜不足某適奔走于朝夕之養望先生之門牆曾不得升諸堂而望乎室晩日方獲持鄙文薦于左右竊寵辱一言之與其進也雖不以晩輩見得感荷知奬甚深厚去春隨計輦下來謁者三先生座上客多小人塵中趣背加復慵拙不善候間隨波上下旅爲進退竟不得叙款勤布腹心之深淺也矧敢規先生之門爲託名之地耶蒲坂會府中條勝地伏惟大匠游刃多閑燕中之餘脩講寧廢經術與於南郡士林歸乎北海慕仰高義心用激發他日孤蓬西轉適彼樂國以一日之舊有請于執事者先生尚留意而記憐之耶詩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旣見止我心則降其是謂乎故用布心自達庶知卑誠所存良深愧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牋啟

授翰林學士謝兩地

伏奉制命授前件職者王人傳召悅候肓於銀臺禁從參華遽躋名於玉署胡然局寵惕不自容伏念某識昧事徽學無師術幄筵臨策糞率爾以應書衡石親程誤擇焉而中等射豈期於沒羽慱偶快於成盧遂齒清游俄陛近綴寢踰始望益駭儻來虛舟無競於風波躋籟寧諧於鍾呂矧此浮蘦之地深切翔鵷之庭號令所頒猶決大河之水樞機有益或助泰山之雲自匪時髦必孤職選顧忝塵之非次抑薦寵之有初茲蓋某官申迪儒猷早際天縡霧霈之潤蒙物咸濡桃李不言成蹊在下致夫瘝陋濫此凝嚴惟勉蹈於忠方庶遑識於朝議退深愧畏罔既敷宣

謝直集賢院

蒙恩充前件職者伏以國家懋建百職分治衆政惟是圖書之府為養材用之宅天下英俊萃為淵藪至于巖廊承弼之重帷幄侍從之列九卿之彥由此其選服命無忝必士之擇如某者材靡堪乎諸用藝弗精於一家天與愚野之姿早習汗漫之技遭時獲售解巾從政姑胥下邑吳江之水清會稽東部越山之雲白皆仕宦道遙之地實朝廷愛肓之私況堂有二人年高多病旁無手足與同喜懼所畏迹涉乎寵利之末敢於身徇乎耳目之前而辟書交來皆自其聽過朝肓除遣抑由於名使引趨陛戟臨錫窗衣且謂陋才頃塵詔選免給尚書之札遂參麗正之游豈無老成之人蓋有屬敏之士學則稽古才堪成務居然麻縣未登伯樂之圖奚此社榑翐回匠石之顧此蓋某官深懷獎善助國樹人導源使流本乎長者之論憑風戴響成茲豎子之名致此莖微謬膺推擇敢不深考所履益期寡咎冀於風雨之晦見乎雪霜之色悉柔自勉無怠乎百千消撮未遺或增乎萬一上報施生之大次酬薦寵之私過此以還未知所指

謝賢良方正登科

伏奉制恩濫蒙選第丹扆出策臨問乎大政青幄
陳對居懟於昧理惟設科之體大矧取人之材難
敢自謂能期於一得撫心知忝枝恩良優昔漢之
官人並開數路唐之辨論廣設衆科故其名公偉
人磊落之器由此其選昌言讜論經濟之具於是
乎在國家受命祖宗稽古已治不有咨周于下時
廷特起之士求聞警切之言奇傑之才間復出萃
風流不絶于茲有人皇上統攬九維緝熈百志惟
是事事之備念夫安安之難復擧方聞講求王務

自非發論合乎正道可以美教化策事得其遠體
可以尊朝廷有大制度能採沿革之本當大施舍
能折損益之衷理之淵源無不貫物之情僞無不
通則安能沛然來思膺茲訪逮建髙誼而列上副
清衷之虛佇如某者一介自守諸慮本恬生遇昌
期世踏淳則幼居里社知從田蘇之游早喜古學
時就君山之講道遙內樂拂略世紛未知朝市之
中為趨利名之處一壥弊甚四壁落然無如親甘
始謀祿養屬深詔之再下辱宗工之交薦時以異

等對于大廷初命起家典校四部之籍有民與社
庇身百粟之邑幸在僻處居多暇時因得緝所嘗
窺歷嘗道聽聊補稗官之稅歸備遒人之獻亦既
奏御留置乎尚方俄復得旨許預乎大對廷闈覆
實有司上名得召便殿咸如初禮射之飲羽往嘗
出於邂逅昏於注金大懼失乎兢踢上倚公朝之
明不恤狂言之罪十駕已病未知稅鞅之所九霄
云遠莫遇便風之勢昔平津再上初非優等劉蕡
如何乃猶不第敢以一得之慮邀乎萬全之功且

自復六科遠茲十祀詔書三下中選幾人夫何不
材再濫名等自非朝家樂育宗儒(今上御名)擇豈此孤
陋而能致然此蓋某官公議無阿斯文自任四方
依乎光景下自戚蹊深處屬乎孤平優為之地致
茲庸薄獲被甄收得不夙夜丹心初終一節敢趨
末路以徇耳目之前義不苟生而為戮笑之事上
全國體之重下報化鈞之仁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茂材異等登科

六月二十六日皇帝御崇政殿引對釋褐授前件

官者奉對廣塲曷搴天臨之問校讎秘府獲陞仕
進之階服寵良優撫顏有靦竊以漢詢三道博觀
儒術之精唐張衆科務盡人材之廣歷世得士而
朝最光越五季之乱期廢先王之舊典語道斯下
由時無人我皇家之拔興大一統以光宅早自先
帝爰舉六科咨周自乎搢紳虛懷及乎巖壑肅得
佳士不藏前朝主上嗣聖寶圖祇守神器特頒深
詔用述先猷招致英髦躬御便座詢質經術講求
治方宜得異材以稱上意如某者胄靈非粹承學
不精生而被化之醇家有業儒之素區區一志斷
斷無他若夫天人之大端皇王之高致質文更救
之弊禮刑相須之宜時之所以安危法之所以治
亂竊嘗探其統紀究其宗原而屢預計偕輒從試
羅鉛磨易倦蹇策益疲間遭細札之書復起方聞
之士東方自薦或奏牘以三千北海飛章或舉才
於累百惟時孱薄分自晦淪乃為通臣收諸過聽
猥聞名於宸極爰得召於公車有司辨材敵蓬萊
之仙藏凝旒親策設户牖之黼延聖謨淵微天聽
高邈收至聰而詫不遠寬後害以盡下情遺遐闊
希愧才疏陋考經微義曾乏一家之精訪國大猷
昌通萬事之紀敢曲學以阿世姑悉心而效愚雖
置叢中鋒稍銛而必露矢注弦上勢必發而不留
蓋倚公朝之明退無蕭斧之畏遷從罷遣無覬甄
收豈謂登衡石百斤之程收芻蕘千慮之得言如
綸而加寵衣在笥以班榮廷闕之富圖書典校乎
四部大邑之有民社庇身于二同賓之後游施于
官政深惟叨假實過忝僥此蓋伏遇某官燮友萬
微曲成庶物恩廣上聽盡社稷大臣之心樂育賢
材敦太平君子之志器盡成於陶梓物無遺於權
衡致此顓蒙亦獲成就竊循頂踵誠有源流敢不
祇服官箴遵飭名檢憂深思遠敢苟利於當時積
精會神尚致勤於他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江寧府謝上與兩地

伏蒙聖恩授前件職就移知江寧府者參華秘殿
易守名藩復親帷幄之嚴仍當方面之重寵靈藩
集優幸殊多伏念某閥緒單平性資蒙固早遺嘉

亨之運荐更清要之塗內省短材實妄拙分區區
一介之守義不自欺碌碌群居之間心無與校知
公朝之為恃忽險俗而弗虞姑勉覺身之仁冀集
圖全之毀駭機激矢奔車共塵魯酒致邯鄲之圍
枸醬開邕嶺之道國章有體廟論無私解籍禁扃
假麾便郡方思補過內惕於危衷豈意疏恩遽還
於稟路坫疵一蕩坏陶再新此蓋某官道贊穆清
誠通化育折金投冶鍾鼎陳於大廷斷木就工犧
象薦於清廟故茲甄錄遠逮空疎敢不恪守官箴
期終素履風雨如晦信晨聲之匪渝雪霜既零保
後凋之靡變冀酬洪覆用報大鈞

賀宋侍郎入參知政事

伏審祗若帝咨入參邦政伏惟慶慰恭以國家基
圖廣厚源流深長亶三后之典刑極百王之軌物
念從閒歲政出兩宮姦徵據乎事權女謁干乎王
度彝章就紊順氣為愆誠士悼心思投鼠而忌器
匪人得志悉牽牛而蹊田當此一時夫惟自信儻
非秉心忠敢違義深明周旋依於本朝造次合乎
正道則孰能不虞彼衆迴出其朋深懷愛君之心、
首建復辟之議言雖甚寡固今上御名出於戶庭聲實
能飛蓋陰騰於涂道天惟助順已則為仁屬主上
躬挈寶圖再造區極天機發于時晦睿德昭乎日
躋大明東升廓重陰而霽靜北辰上正拱衆緯以
經行宗社之靈妥安朝野之風清迥正人道長理
古事同圖任舊良果歸全德伏惟某官懿猷會極
清照造刑以中庸至誠之道治心用春秋原情之
法諳事知幾如易多識如詩如樂易良如書疏遠
服邁先憲誕宣古人之猷啟迪上心先致天子之
命早侍顓邛之扉雅膺體貌之隆帝多賈傅之才
夜談每父王錫康侯之寵晝接甚頻而靜履保常
冲光處易止水均乎澄技定鑑絕於將迎爰入告
於忠謨故出司於留鑰會聖神之獨運正紀律於
太中思庸俊良乃眷東顧發節首召賜傳促歸地
密楓宸奉穆清於輿殿望崇槐位二燮友於鈞庭
佇當丑耀階符調元鼎席協四鄰而同德期萬物
於由庚選者與情大同末志如某者聱猷不振神

調且卑有數筐之陳書傳為緒業無一壥之舊壁得以自存頗游心於藝文幸飾身於端甫項逢盛德實尹陪京幸占籍於版圖得通名於屏樹一昨再頒温詔旁取沉英獨奬録於不材為薦聞於丹扆廻清暉於蔀隙吹和律於不毛假諸箕斗之名冡以虎豹之鞹木僅不雕之朽徒累名工金非自躍之奇第還巧冶特違成造之力始終顧遇之私每頃踵以竊循歷丘山而未重側聞登拜潛勤鄙中蓋為元元喜仁人之進用寧惟瓆瓆賀大廈之落成陶化所施懽諧率協伏祈上為朝廟倍保福禧

杭州范資政

兹者承恩中檢還著內朝復親帷幄之華仍忝藩垣之重光靈下逮優幸殊多伏念某治世為修散才乏用荐更臺閣之要久依戶牖之嚴竊戒懼於忝況每遊巡於寵利知公朝之為恃忽險俗而弗虞解籍禁扃假麾便郡方釋騈枝之累自容蓬艾之陰反覗聽於希夷收精神於蹇淺安諸拙分聊

以窮年豈意中途遽還近綴瓷京未易渥澤惟新此蓋某官時取典刑道協忠恕言發乎適世皆信其大公已則為仁物咸蒙於平施致兹甄録爰暨空疎自省蒙姿粗存素守若鈞與引寧違權度之平終白且堅豈受磷緇之變庶幾遠節用荅厚知

滁州謝上與兩地

昨奉勑差知滁州軍州事已於十月初五日到任上訖兩禁近班歷要途而知忝一麾支郡蒙便地以為優早依坏冶之仁適遂揄枋之分俯仰知幸成虧蓋常伏念某與世闊疎持身簡易上加憐於拙守俯垂祐於孤蹤耻於諏詭之為庶乎忠恕之道蕭然遠籟豈諧鍾呂之音泛若虛舟不較波瀾之勢踐歷清華之列遊巡寵利之間控地卑飛謂見寬於兩彈曲轅蟠麿竟不捨於風斤有惻仁心免鎖毀骨瀕淮近甸依山僻城值歲大穰與民同泰事務殊簡亩并粗充悄悄危衷雖未寧於兢惕朧朧病眼得少畫於精明此蓋某官衡度盡公陛應存體駭機初發誠激矢以難留和律徐吹顧枯

芟而必及敢不靜循士檢動謹官箴助德澤之微
分吝陶埏之大造

謝轉運使奏擧

伏審其官過聽不材露章聞上俾部縣之陪長玷
會府之介賓惟東南之興區稱仕宦之佳處提封
二浙列部百城陟其有聞黜諸無狀弊玆群吏之
治繫在上官之論若夫文雅名流廉能幹吏固相
望於著職皆屬意於寵知何此謬庸猥承刻畫如
某者學無師法識闇事機須被詳延聿承訪逮摧
之國論昧古今治亂之方斷以經疑謬聖賢述作
之趣分當報罷俄忝恩收塵廷閣以起家得通邑
而試政疆里俞於百乘版圖倍乎萬家歲屬荐饑
民艱粒食惟深仁之不忍哀疲氓之就躋夙宵一
心綏救百術年用大有民咸安生利興而害除私
餘而公足顧叨撫字徒謹遵承鈍鉛費於礪磨羸
蹇勞乎鞭策所慶廢職上瀆於刑書敢意誤知優
稱於薦牘此蓋某官與人道廣樂善誠深匠伯視
材盡輪轅之曲直陶工作器就缶甓之方圓將激
起於後生故獎推乎一介退量鄙陋實辱甄揚敢
不勉強爲仁顚沛以禮佩服名教之樂感慨中義
之風所冀近雅不流中清廟之琴瑟負重無挠堪
明堂之棟梁上報惠於己知免貽羞於士友荷郊
翼之攸漸循頂踵而豈忘

上宋參政

伏以推揚士類柔拔人材乃賢公之美名抑清朝
之本務近世何者玆道闕如豈意猥才親逢貢賞
濫首布衣之擧得窺黼座之光推行量能固出諸
生之下乘風託景遂成竪子之名伏念某立節無
奇少文近野爲學荒略曾弗究於一家賦性闒踈
復靡堪於諸用但弓裘不可以廢業而箪瓢非所
以養親聊干祿以代耕實亡心於過分無何天幸
孤奉恩知遂霑一命之榮遽叨百乘之長回瞻屛
樹宛在霄衢幾疏記而欲通比内函而輒止蓋騰
口說者爲感之末中心藏者實義之深故將略其
外而篤諸誠捨乎薄而居其厚此其志之所在非
敢引而自踈仰料汪汪之寬垂諒區區之懇恭惟

其官懿文通理吉德蹈中明淨無瑕若青天白日
精粹不耀如璞玉渾金實邦家之衡纑固名教之
律度磊落大節著於危疑之時幾微遠猷施于醇
靜之治今夫璇璣在政金鉉調元明堂布政之宮
方資坐論東閣翹材之館尚接來游素琯候深黃
扉地隔方引領於海上徒馳神於日邊伏惟作德
逸休代天燮友神明所祐戩穀具宜更襲上爲廟
朝倍綏福履

賀樞密蔡侍郎

伏審秪若咨俞陞膺宥密伏惟慶慰竊以貫兵民
而議政兹實舊經別文武以命官厥惟近制專廟
謀以先勝對鈞軸以平章屬我治朝丕迪王道海
寰一統神旗無指伐之行戎虜猶和齋鉞息受成
之命朝廷禮讓民俗宴安是以搢紳士人習守兵
鈐之禁貔貅戎旅罔知戰陣之容姑息厚而兵驕
威罰弛而將惰竭天下之賦廩猶不充輸上林之
藏賞頒士度且軍志之重料命爲先蹈水火而必
前當急難而奮效豈此治寧之日先成貪慢之風
譬有不戒之虞其將何術而用自非權知適變略
出經時密而後神達夷吾之妙慮取之必與得柱
史之深機遇聖上志在求理之辰罄忠臣知無不
爲之節則何以興舉敗度提振頹綱安匪忘危不
謀朝夕之逸備於無患永貽子孫之休仰寵拜之
得賢實廟朝之繫望恭惟某官徽明映世忠淳自
天道無磷緇溫其美玉之潤量容澄撓淵兮止水
之清廸吉德以佐王服常修而簡上若乃裁帝綸
於請業分侯瑞於价藩執國憲於南司會邦財於
北省聽民衆治理四匭之上封考吏六廳總三銓
之比績準由至正寔與僉諧方主上大振典刑再
親區極正人道長理古事同某官嘉會此時光膺
陟拜密勿樞衡之地矢明帷幄之謨至于朝綏之
老成士林之識者聞斯命矣咸曰休哉佇當正耀
階符調元鼎軸恥爲管晏豈曾西之敢當必致勛
華乃阿衡之自任竊惟孤藐最荷顧私高見品題
謂是絕塵之力優加賙恤俾忘捧檄之羞虛當國
士之知寧効野人之獻側聞嘉拜有激懦衷方歲

荐饑乃值京坻之積臨川未濟吏觀舟楫之雄調
燮所施通遐胥祚朔風嚴沍寀閫深凝迹方遠於
霄程心徒留於屏樹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崇高

知陳州謝上啟

右某啟奉勅差知陳州軍州事已到任上訖伏以
太皡之墟肇自上皇之世有嬀之後爰開盛德之
封承京師首善之流實勳舊均勞之地祗膺朝命
濫領藩麾伏念某平世爲修散材乏用荐吏臺閣
之要久依戶牖之嚴海鳥暫留亦受太牢之饗風
簫忽過豈諧雅奏之和頃解郡章獲歸里社粪安
末節遂以窮年攝迹閒曹分從於病廢長民近輔
復被於詔除此蓋某官秉國治鈞贊時化育亮采
通於百志燮友周於萬微大道甚夷至誠斯格敢
不仰虔存録自力衰疲更礪鉛刀聊施於一割所
覂駑乘難效於長驅過此以還罔知攸措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記序

江寧府重修府署記 奉勅撰

慶曆八年正月癸巳江寧府署火自唐失政姦豪
專土吏相禽獮或自綦龍衮紫色蛙聲餘分閏位李
昪冐楊徐之業開國江左大築城府僭用王制聖
朝治定混一區略戈船南渡星歸京師徹其僞庭
度留表署然規摹壯麗猶雄諸藩至是火燬徽人
之廛煬譙門延東西序公私寢既焉府書焚室以
聞詔遣內侍韓從禮問故且有後命俾營如舊度
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楊州張奎右諫議大夫領軍
府事屬之經治才選也命發運副使許元轉運使
孫甫鳩材庀工遂以從禮護作奎初下車慭然境
垣撥煨燼略區址計徒庸程事期以賦功于群吏
元諏所部方湖匯澤章蕩洄集甫劾七州二軍之
卒以待役責稽以尺籍令以鼖鼓斷者如風築者
如雨笅者雲舒墁者波卷餼廩稱事忘勞競勸自
閏正月至于捌月合役二十二萬有奇合材用無

處二伯二十萬考室七伯榲臺門崔嵬前達通逵以表命令彰儀範公堂隆深中敞廣庭以頒詔條聽民成崇樹壯雄東闢坦場以訓軍乘嚴戎備分曹布局舊邦鼎新從禮抨圖復命上嘉奎之敏於事而器幹足任被之璽書稱勗其勤將佐吏卒率有加賜凡民工弛其户租之半蓋春秋之義新作必書有詔守臣俾著經始謹按金陵楚邑句吳舊地東南王氣萌於三代秦并六國置鄣郡江南而改曰秣陵厭之也在漢實丹陽郡治所吳主孫權

始城石頭號秣陵曰建業自京口徙焉晉平吳郡如漢舊而析建業為江寧縣琅邪紹統鑾政傾於丹陽尹隋平陳隳其郛而野之故六代之迹掃無遺者唐初揚州督府治江寧後徙江都既而以丹陽縣為潤州江寧更隸焉至德乾元中改江寧郡為昇州參置數矣天祐板蕩揚行密托有江淮子渭竊號而徐溫實專其國督強兵據上游以昇州為金陵府自署尹事開寶八年復為昇州節度屬江南東道區城形勝山川氣象三江五湖之一都會

泱泱乎大風也哉表于南夏隱然巨屏聖上以天統之正國本之重相攸蹠壤肇建赤社故天禧二年制書升為建康軍江寧府下教封內存問吏民河海之潤潛通日月之光先及暨登儲禁誕昌寶祚淳耀濬發茲邦有開朱轓彤襜等威隨重巖廊舊老臺閣通臣于蕃于宣是均出處傾五縣版户十萬穀帛之輸歲百萬有餘初李景奉淮甸十八州之圖以入于周徙其民渡江而均地征焉事充政重浚斂無藝郊甸之賦杼軸空矣逮今雜調舊

弊蓋存土塗而況遠諸貨剝野無十夫之籍邑無千金之藏綈繭數臺廬鮮瓴甓風雨墁摧尤多火患纖嗇感怠為生偷甚夫民之飢勞吏實其罪合徹而習翫之也古之循吏乎其道恕而已矣施諸已而不願則勿施諸人老吾老幼吾幼爰及人之老幼夫是之謂恕況況乎大府而長吏民于斯眷老而撫幼于斯宴樂賓客于斯其亦念閭里畎畝之艱且勤哉為之慘舒者獄市賦役而已獄斯無苛市斯無擾賦斯時役斯均曰惠政也夫未也語

今吏所可及者爾獄有法令市有估賦有承役有更闕掘動靜辟指伸縮以守以棄放命罪也矜斯無苛約斯無擾期會緩急之謂時比要詳允之謂均是則在乎吏長民者知此之恤庶乎泰若仁聖愛育之心而使人有所措其手足矣儻是之弗圖而惟庖傳觀游之務甚者猜禍昏黑以逞雖邪劉未加其不愧於屋漏乎蓋記功必及於政猶古道也竊承明命敢不以誠時皇祐元年冬十一月戊申日長至謹記

湖州新建州學記

寶元二年上命尚書祠部員外郎滕君守吳興郡始至見吏民問疾苦披圖諜考風俗顧謂僚屬曰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四代之道起於黨遂漢氏繼周而王懲秦非聖人之法以敗稍復尊用儒術循吏文翁興學蜀郡變巴夷如鄒魯漢廷多武人莫或贊上褒廣其道以孝文之盛德具王道而微者所不至於王一息爾猶能富庶而不能教也東都中興儒雅浸隆公卿大臣咸門有諸生橫經受業三分多雖微言僅絕小雅盡廢文獻不足唐雖禮典甚講蓋文具而實喪是以後王研究理要終莫致於三代者顧所以化民成俗之道育才官人之法隳其根本矣惟我治朝丕冒出日烏言鴂舌知誦簡冊之言髽首卉裳襲端甫之服而庠序儆落乎雅澳詞音乎鄭鄘規摹大於齊魏弦誦聞乎荊吳且過諸郡矣竊是吳興南國之奧有佳山水發為秀人自江左而清流美士餘風遺韻相續也凡為郡者用民之力于署于觀于諸不急而學校不建豈守臣布宣王家風教之意歟僚屬曰唯吏民聞君子弟畜其人將毆而之善也相與輸金願遂建學乃十二月考景營基鳩材類工且以命教請于上越明年夏四月勅書先至錫名州學仍賜田五夫六月新學成重門沉沉廣殿耽耽論堂邃如也書閣屹如也皆相次東西序分十八齋治業者群居焉入門而右為學官之署入門而左有齋宿之館又為穿道距閣挾閣大上御名二亭凡溪山之勝眺望悉會庖圃有次廥藏備設復立小學

于東南隅童子離經隸簡諒者聚焉凡為屋百有二十楹既釁器用幣釋菜成禮容有興于座曰美哉學也若既田既勤數菑在所播植惟學斂厥修念終始在其所志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舉而措諸可以成天下之務斯得謂之士矣若其拘文牽義齗齗近思誦焉不通其變習焉不達於用此辟儒之大患也師乎師乎記問云乎哉能關達學者之志應使廣大深實知道之所以為用茲可以為師矣學乎學乎藝文云乎哉彼先王之糟粕後世且得其味而嘗諸苟知道之所用何學而非道者茲可以為學矣士充其業上使其器則致理之本不在學校乎以是而觀滕志其已遠哉某不敏豈足以語道之大命記經始不獲讓云時康定元年六月日記

吳興郡守題名記

唐氏自天寶失馭而忘其利器諸侯專土姦猾乘隙竊國而候壞法放命不貢不享更相禽獮或自篡逐五代草草亂靡有定天下為戰國者且二百年我太祖武皇帝既擒諸僭王創艾末大之弊思拯塗炭講見長策因四方漸定諸師王覲者輒留宿衛蓄其族京師罷節度諸府裂方鎮之地而置轉運使罷刺史而遣士大夫行郡事置其二陳其旅以分其權郡長吏不敏聽理不明則轉運使糾其謬以直民之曲郡長吏而才足以自為政不復攝屬于連師之為患也故距茲八十年天下如一家政事如一體關捉動靜辟指伸縮無有不如意者斯可謂大聖創制從權合義藏身之固置器於安規摹之閎遠者乎吳興二浙之佳郡自江左以來以處名流令望為養才用之宅寶元二年南陽滕君宗諒子京以尚書郎來領符竹子京文雅風采士林推為鄉材國器早歷諫官以論事謇謇無回避不得久留中換郎外補至郡見吏民問病苦有隱咸照無幹不革因其俗以教獄市帖然始大庠序育人材諸生負笈自遠方至雲水之上既同洙泗矣凡若因循舉興悉復嘗坐廳事問前為郡者之名而不紀曰是非闕者歟命錄自錢氏奉圖

朝廷所除吏逮今三十人推次備詳見謁以序蓋
聞諸長者粗習朝家之故惟皇祖經法之善躬攬
鑄柄以還亂略及生人之利大郡長吏由是專於
為政賢不肖之迹以辨今列其名非徒載年月記
到罷亦俾覽之者得以善善惡惡而懲勸存焉實
春秋之意已至于紀星土本風俗郡之廢置吏之
沿革產毛之物山水之勝則於圖牒焉觀之可也
時康定元年夏四月記

蜀州修建天目寺記

浮圖氏之教流而至諸華也迨晉之東其法益熾
以大設權實示方便指因報明利益故自世主王
于士民莫不并心焉五方異稟四夷殊類氣俗之
別懲惡不同法制所弗齊禮義所弗加甚者至有
不識父而大率輙知奉佛百家之聚必有一窣堵
焉兩楹之室必有一龕像焉矧名都通邑塔廟固
錯落相望矣晉原在井絡之維處陸海之沃玉壘
銅梁之阻金沙銀礫之饒控揵牂通滇僰即山而
鼓民擁素封之資厭飽之華户贏玩巧之利即安
樂土知植福田郡有天目寺城郭之最形勝緇素
之所萃集殿焚毀火區址蕪然先是郡之善男女
合施鳩材僝工太上御名締既已歷載功緒弗就至是
尚書郎王君略領州曲臺楊君璵為之倅二君敏
材利用周行之彥獄市平簡吏民便安修弊起廢
出於餘力越皇祐初年季春哉生魄二君相造而
謀曰按令式前誕節祓精廬啟梵會以祝延而棟
宇未完像設莫備執事者為不虔矣顧何以示遠
方乃移縣大夫杜君濟勾攷財溥部護役事於是
境内四邑之耆老更相勉曰府君之志上以恭邦
典下以為吾屬也且吾屬靡居射利瑞不知發譽
蠢食麥而忘其苦佛言人命在呼吸間一息不屬
雖至親愛莫相為救何嗟及矣今此道場近在閭
閈動步而至淨土舉首而見化城壯者游焉有以
生善念老者依焉有以發後心是府君為之舟航
拯吾屬于溺也於是樂輸善捨如趨期令既群樸
鄙且塗塈茨役効其勤匠究其巧歲未云半仁祠
翬新為大殿八楹環屬四阿廓廡四合屹若山立

燦如霞野彫欒文榱花斐藻蓋中為大毗盧遮那像文殊普賢二大士左右之相好殊勝彩飾妙麗紫金光發極於莊嚴兜羅綿網依然開合殿之四周圖華嚴九會顯佛國之神化增法門之壯觀也寺有阿育王塔嘗見光相亶有靈迹凌空危聳與殿對峙自兹寶地方為具足既慶成邑人大和會踊躍讚歎欷歔瞻禮以為須彌燈座寶華嚴飾菴羅樹園金色明淨昔未嘗有乃今復現信一方之功德海四衆之甘露門也二君皆余舊置郵以布其事請有以示諸後者余許二君之為抑可謂仁術也歟君子之教民歐而納諸善而已二君之為也本於嚴朝章因以導民善是亦仁術也矣異夫舉土木之役而事觀游亭榭之娛者哉斯可以記矣會中檀越比丘衆等蓋著之石陰皇祐二年六月二十八日記

華山重修雲臺觀記

太華三方古迹遠矣上方白雲宮在嶽頂據蒼龍嶺云昔羽人焦道廣常居之中方太清宮枕太羅峯今猶有老君像下方即此觀因雲臺山名焉唐明皇天寶中因舊基（太上御名）棟宇命右補闕集賢學士衛包撰修三方記見存五代亂離三方荒毀高士陳摶披荊榛築室于下方太平興國中太宗皇帝累賜詔齎御詩召摶赴闕乃勑有司增葺隱廬復給内府金錢經始壇殿規摹方備今觀是也慶曆初其領吏嘗閱國書見摶本傳云摶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聰悟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無復遺忘尤工詩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仕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語之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因往棲焉服氣辟穀二十餘年徙居雲臺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輙百餘日不興周世宗顯德三年召留禁中月餘因問以黄治之事對曰陛下為四海之王當以政治為念柰何留意此小道世宗不以為忤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而歸詔本州長吏歲時存問間因收守西行過山下致賜物興國初始赴

召九年復來朝上尤加禮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聖祖名黙脩養之道可以敎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僊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聖上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正是君臣同德致理之秋勤行脩諫無出於此琪等皆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摶晦迹丘樊棲心巖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遯嘗紫鶴板之召終遂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廷高迹來儀帝庭不有嘉名何彰淸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久之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得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石室成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蔽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自號扶搖子著指聖祖名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之事舊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旨又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之而不言摶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而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觀下摶中夜呼令趣歸沆未决復謂之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中夜母暴得心痛幾不濟食頃而愈華陽隱士李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人罕有見者關中逸人呂洞賓有劒術雖數百里頃刻輙至以爲神僊皆數至摶齋館與之酬唱如交友時人異之此皆據史之文也仁宗皇祐三年雲臺觀道士武元亨進希夷先生傳所載尤詳云初先生居下方茅茨不剪蒿蕪不除有訪先生者窺其戶闃焉無人但烏鵲獸迹或樵于山麓薦蓁深處有鼾如腊塵芨翳焉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興曰睡適酣奚爲擾我州將以聞周世宗故召見既不授官賜號白雲先生故太皇御詩

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詔摠把三峯乞與君暨對于延英殿華陽巾垂條蹋屩用賓禮見上欲征河東先生請姑待軍已興不克下其再對也言天下一統矣果執劉繼元平并州塞陳天命實在章聖其所啟沃幽贊遠圖太皇亦欲以為諫議大夫先生懇辭命遂不下委化之年蓋百一十有八歲自餘先幾逆數知來藏往精微深妙殆不可測至諸奇詭眩耀之事則未嘗為也故先生之道浩然莫得而揭厲之者無賢愚貴賤莫不聞其風而悅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祀汾脽駐蹕華陰再幸雲臺閱先生遺像佇立凝思久之命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武子華等賜紫服輿駕還京俾就御座所建本命元辰殿內墻護作繪睟容於北壁皇祐二年就太上御名神御殿嚴奉之禮始備自先生去世門人賈得升武子華元亨相承主持觀事至是殿成元亨詣闕謝恩仁宗令進歌詩元亨應詔進三篇帝屬以御詩又神筆飛白清淨字賜之元亨遂重修七殿至于道院齋堂必葺一新經營累年為力勤矣某往來秦蜀恭謁神御既而瞻禮希夷堂惟神僊之云者蓋神本無方道無不在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漠然與合茲謂至人由是而後可以出死生而通變化雖非積學而至非學則未之或至也夫九室下方豈徒與麋鹿為群木石為伍而已哉治平四年九月一日記

淮南轉運使奏論 勑書記

何以保大曰兵何以聚兵曰財故國之大政無先征賦漢氏三分天下之入以其一供邊孝武事四夷調用不足興雜筭設諸筦籠山澤之利而民始病唐既兵興藩戎乘弊陷河湟凡諸侯之師防秋塞上暨勤王討伐出本道之境則食於度支有司商利分毫析銖民之膏澤竭矣蓋戎狄侵略何代不有非所以為中夏之安危然率由軍旅期會應聲卒辦姦吏因緣邀功市寵為上斂怨生事召亂故中夏之安危不在邊防而在閭里也國家自北方通好戎首款服偃革無事且三十年而遺醜飽

飛逸于宇圉驅胡種落內鶩邊人顧其意慮服掌中爾烏足以煩靈誅朝廷思爲不可犯之勢守備甚設內外當財柄者稍復曰動矣時刑部郎中陳君工部郎中張君轉輸淮服當東南之津要以山海爲府藏而二君有才術方略貿遷弛斂資用充富屬王師弔伐邊城委輸惟淮南供具尤贍而吏民不知有責也上多其勤下詔褒之其將赴都道由山陽刑曹出詔相示顧紀其故某伏觀詔旨以其無斂於民謂之嘉績是以知上心之仁遠也其愛民也二君之體國也其不害民也深惟朝廷寬大之意二君功利之優足以使貪夫廉懦夫起彼邀功市寵斂怨生事者宜知愧畏義可以示天下故及前世備邊大略著本末云時康定元年十二月記

素書明録序

明道二年三月余自睢陽遊山東將至東泰路由兖海過泰山故人田庚爲奉符簿止余宿官舍出道書一卷紙札精妙朱墨如新且言龜蒙山人有採蜂者迹之登高崖入洞穴漸深若有人會樓止處見石盝發其蓋得書百餘卷取而東之負下山過本縣尉詰得書狀取數十卷去山人挈其餘以歸相近村落好事者知之稍稍分散略盡庚聞急遣人往問止獲此卷皆諸符籙篆章也因相與悵歎此蓋有道之士所藏必皆奇書且有諸經訣方術惜不得盡見因從庚借之以行還自青社遂入待詔京師未暇傳録庚俾猶子祥臣來取去後三十二年余守彭門祥臣以都官員外郎致仕在郡而適病卒或言祥臣聞余將到歎曰我與新太守有舊恨不一見也久之從其子試詢其書曰乃先人嘗所珍祕者即奉以至匣而鐍之猶是祥臣緘封始令撰録而歸其本明年被召還都既素疎懶尤倦人事夙退掩關所與游者一二林壑之人東陽俞居士數至邀齋喜談丹竈暇日携素書明訣三卷示余曰此於丹術微而顯詳而晦妙旨備矣予覽之信然且言是書三十年前沂州新太縣蒙山之陰採蜂之人得之崖穴石盝者也余方省向

所得書乃自琅邪新太矣并是而方見四卷信皆奇書也又滕東毛陽地接新太有王老頗知諸書在處云徐沂間可有五七卷泰山趙生亦知其書有三五卷云在太平鑿冢皆未及訪其向者新太尉取數十卷者竟不知其名氏茲人首獲獨多若其高識追將有得歟治平丙午良月既望京師靖安坊舍西齋序

諸朝賢題朱氏小山詩序

京都衣冠之淵藪名利之場有軒冕焉有斧鉞焉榮于斯辱于斯萬國湊聚以欲事故以惡事故旦夕鍾漏風雨寒暑罔沒奔逐惟日不足顧國門外名園佳墅桃李連蹊臺榭接影飛花落蘂節物潛換主人懦懦勢地遑遑賈區或歲無一至之暇焉芳辰美景風月樹石猶胡之舟越之車也有若朱氏子者居禁垣下車馬之塵交于門其迹近矣而心若遊方之外者是非得喪紜紜擾擾若一不屑然居有虛齋曲檻小山在軒寒檜在庭閑澹蕭灑絕有野趣來游來歌皆朝之清流上才天下之知名士觴羞聲妓咄嗟略具雅善娛賓至必為醉亦既醉止方復忘我汝方復遺形骸又奚相別于外物之外者哉且士之立功名取富貴繫于時繫于際會不專于材吾觀朱氏子縱横通敏輕財利善交結能附託英髦得衆懽心茲亦大有用之長也際會于時足以為豪傑雖以吏事進志亦遠哉況早與子游者今已歷歷布臺閣不日而當化權器使人矣是必有知予之用而用之者少安遲之先是余待詔轂下出一篇詩示曰士大夫不遐鄙僕以是為寵也敢謁以序及余去都三千里而謁書不已余以用取人不索以迹者序何辭歟朱氏子乎爾有酒食且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彼懦懦遑遑雖有臺榭雖有樹石弗遨弗康宛其死矣他人是娛子可箕踞而慢罵之矣梁國張某序

吳興歸安尉署凝碧堂詩序

吳興近郡諸山環合重見層出煙翠不斷岡麓連屬林薄耿帶雲溪中注四水並下溢為大澤浸與湖接歸安尉署占溪山之全勝焉尉謝君炳宗又

太上御名堂署南畫納諸景山在堂上水在堂下四時物色旦暮氣象俯仰顧望不遠几席余自新定來行吳興事嘗暇日過君騎及于郭門舟及于堂之前軒見琴書在床牕檻蕭灑茶烹顧渚酒傾下若怳疑凌崑閬濯滄浪澹乎其適也徘徊眺望日下忘歸客或曰君子之樂也內所居而安陋巷衡門足以求其志亦俟外奬歟余曰子未思也乎處鄉黨而和過廟朝而莊居閫閾則鄙吝之心生經墟墓則悲哀之思作是非外之感者歟清曠奧曠之境固足以怡情性而起和樂焉吾愛是堂也山色共水光俱靜草樹與魚鳥並閑可以使貪者約躁者靜邪僻者安其機心則其功多於几座之銘益者之友也事有迹近而事遠吾於是堂取之謝君又嘗會賓朋于斯談名理于斯至于柱下漆園之論則且齊得喪遺形體入達人之大觀委外物於儻來凡軒冕之馳逐榮利之相軋悉以付諸蠻觸氏則向吾所云外奬者顧復卑矣若梁竦徒勞之歎淵明歸去之作於通人之致其猶隘歟謝氏子乎可與語道矣既而謝執簡進曰衆君子來辱者必有作也願刻君之辭以冠諸篇可乎曰可哉歲上章月孟冬記

祖源通錄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乃先佛所說第一眞實妙義故謂之佛語心品祖師達磨以付二祖曰吾觀震旦所有經教惟此楞伽四卷可以印心祖祖相付傳為心要後至東山以為楞伽義理深微非淺智初心所能窺覿故每用金剛般若經開示衆等令其易解速于曹溪以大慈悲一音演說對答偈句揭汝日月其所開導直指本心未嘗離楞伽自證智覺之大指也由是頓悟者多法周沙界初二祖常言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深可悲哉自衣止不傳諸方分化地殊南北名標頓漸參學之流各相祖述道場相望源流寖廣去聖逾遠時風益薄堪任大事根器誠難然輕重不可欺於權衡方圓不能出於規矩但兎角龜毛泥牛木馬務為深隱巧愈彌甚名相之言詎非虛示初六祖教諸門人

說法必令先定宗旨雖以三科起用究竟二法盡除故知一問一荅豈苟而已若其具無碍辯才入淨圓三昧隨其語默佛法現前緣與信合事實稱有故黃蘗禪師每謂衆曰江西會下唱道之師八十餘席得大寂正眼三兩人爾則知爲世度門傳佛法印大善知識豈易偶哉自賓鉢羅窟諸聖賢衆相結集多羅等藏其紀述之來尚矣至于中華則有蕭梁續法元魏付法藏傳以至于唐寶林心要祖堂等集國朝傳燈錄時代師承本末詳備迨吳興有具壽僧拱辰道意純熟禪寂爲樂再啓法筵尋復捨衆雖不顯談說而示人開修之法雖無所作受而爲衆利益之事故閱從上以來諸傳集錄正其差訛攬其精要推明統本總括摭枝若綱在網條目不紊依於義不依語依於法不依人不離文字示解脫相徹照今古乃無盡燈又續法眼之後至治平之末達磨法嗣通十有九世凡二十四卷題曰禪源通錄時熙寧四年正月望日樂全居士安道序

唐太尉趙公祠堂記

唐有天下三百年其間大盜三發明皇天寶末安祿山反范陽長驅陷兩都河北河南關輔罹其禍德宗建中末朱泚乘涇師倉卒之變以太上御名凶逆兵不出畿甸尋敗亡僖宗乾符初草寇王仙芝黃巢秦宗權相踵作亂流毒乃遍天下起曹濮襲荊漢破江淮殘閩嶺東極海岱北越河遂蕩覆京邑剽戕所至無噍類城府爲丘墟榛莽千里煙火斷絕糧食旣盡陷人以飽列巨碓數百納人臼中糜腐而食名爲舂磨砦軍行則監屍以從指鄉聚曰尚有人焉吾衆何患飢也懦懦遺黎靡所寄命于時惟朱全忠據汴趙犨兄弟保陳門之外即爲賊境汴去賊差遠全忠兵力足以自固陳被攻圍勢孤衆寡爲犨難矣初巢入長安朝廷除犨陳州刺史始領事策巢出關必犯陳即繕完以待旣而巢果東奔趣項犨擊擒其愛將孟楷賊感怒志必屠陳以逞合兵數十萬圍其城踈塹五周百道攻迫犨以飢疲之衆無日不戰歷三百日竟全危城

巢以此師老不振卒潰滅論者紀中烈之事名多重於死執功每減於生全夫忠臣烈士志義所存豈無意於死生之際也幸不幸從焉爾肅宗乾元中陳州刺史尚死於史思明之難後累褒贈至今廟食于陳趙公全城保民享受寵命顧其功名反出於死事者下兄弟三節度皆著勳於王室並終於僖昭之世而唐史不書德朱全忠之救以解其圍故事之謹然未嘗北面于梁而梁史書之史官無法筆削兩失國朝重修唐書方為立傳昶珝附焉梁書謂珝為弟新書以珝為子犨自有二子麓巖意者珝其弟也熙寧三年余守淮陽州學教授蘇轍為余言趙太尉有畫像在開元寺東廡僧院以聞之不早尋被代不及見七年復被命潁州往瞻其像在殿之隅闇壁闇下晝日不以燭不見也公歿於龍紀中距今百九十年陳人莫知遺像之存于此適隣有空院一堂巋然嚮明高爽因命工葺飭表為祠堂繪素彌新神氣如在禮祭法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太尉者可謂能捍大患宜列於法祀者矣故封為上公祀為大神聖人立教著在禮典祠堂既立為率僚屬陳饋奠乃告所司春秋薦時事比群祀以其二弟從又為鑱新書本傳于石立于堂之東楹使陳人知遺肖之至于今公之力也時大宋熙寧七年歲在甲寅九月十三日記

樂全先生文集卷三十三

雜著

先帝經疏文

右伏以聖神示化弃黃屋以上賓凡庶何知抱烏號而永慕不有崇薦曷伸悃誠願依妙湛之尊特開清淨之供庶緣法力仰導貴游伏願永諧佛乘圓成道果儲神無極逍遥梵釋之間卜世逾延跨越商周之表至於含識普暢大和

四箴 并序及進狀

右臣猥以譾材添職文館因觀祕閣聯諸圖書內有太宗皇帝御書一函臣竊發一軸觀之字為行書乃曲禮首篇四句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深惟太宗皇帝英叡多材自天攸縱萬機之暇祕殿閒燕移聲伎觀游之樂於經籍文史之間下筆習書意存勸戒昔漢諸儒集禮記諸善言而於首篇著茲四事蓋以為人君保邦制理之道所宜深戒者故太宗思而形於翰墨先帝緘而置諸祕府是將以嘉言善訓貽為孫謀又豈唯筆精墨妙之云乎爾臣待罪諫垣觀事有發輙廣其義述為四箴誠不足以勤盤盂汙屏扆儻宣室聽決之暇一賜開覽法宮衡石之上獲預親程亦庶乎備宴居之誦代倚几之訓也干冒天聰臣無任戰慄之至其所著四箴別為一軸謹隨狀上獻謹奏康定二年七月日臣聞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故王者奉若天命以飭萬方今上御名乃建德無時怠豫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輯寧邦家用咸和萬民于後佚王罔自抑畏罔顧諟天之明命以若先民攸訓不迪率典德用弗類故人君保邦制理之道今上御名厥身脩思永茲惟艱哉禮有之曰敖不可長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今上御名厥身之道茲四言者可謂切之矣書載周公無逸之篇曰在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厥享國七十有五年至于高宗嘉靖商邦能惠保于庶民厥享國五十有九年至周文王能知稼穡之艱難不遑于觀于逸于遊以庶邦惟正之供厥享國五十年則夫四者之不戒非惟德義

之不則至于康養體志永綏萬壽亦莫之有益也
蓋聖人所理有本末所顧有重輕身者當理之本
位者可顧之重安其身然後能保其位能保其位
然後能得其志欲而享天下之樂欲商之中高旻
暨文王先憂勤後樂欲而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由
審是道也陛下濬哲文明徽柔懿今上御名諸事事一
之微念乎安安之難修其可願罔或過舉茲甚盛
德也已然古之明聖無忘交儆盤庚曰無敢伏小
人之攸箴臣以孤微職在規諫因覩太宗御書竊
有所發輒廣其意而獻箴云

敬箴

惟皇至尊在上巍巍天日之高雷霆之威匪自抑
畏盡人之微孰敢造膝以弼予違外以溫恭通撿
群志內以文明辨其誣僞溫則可親明則可畏端
良既進纖邪自退

欲箴

火燎于原水決于川欲之敗德猶水火然故昔令
王好樂無荒蓋懼窮欲樊溺為傷凡欲之微則為
身患大而不遏民斯塗炭易稱窒欲書戒無逸願
銘盤于勿忘終日

志箴

居安思危已治不有其難其今上御名惟明明后乃後
佚王驕盈怠忽謂已有天命人莫我咈恣其攸好
動不慮善罔懲其侮以失黎獻湯不自用文王小
心允迪休命茲惟良箴

樂箴

罔遙于樂罔遊于逸禹益吁嗟所相規恤在商成
湯不邇聲色在周周公尤戒酒德祕殿宴閒萬機
之餘特延正士訪其嘉謨前言往行則有圖書豈
其優笑而後為娛

蜀丞相諸葛武侯畫讚并序

寶元始年冬余監新定郡王人閤廷俊來錫時服
廷俊以善畫待詔翰林因俟俊于傳舍語及畫之
名家俊曰甚之藝於人物為工比內出古諸名賢
像于資善堂嘗摸得之唯肖余既竊慕蜀丞相武
鄉侯之為人因請于俊願見其像俊褚中適携焉

以余好之篤遂以為遺時郡從事兼紓興于座曰
君觀畫而愀然何歟曰有是夫蓋有感焉者予獨
念此公初耕南陽時抱膝長嘯自比於管仲樂毅
時人莫之許也惟崔州平徐庶元直謂為信然夫
士之抱器待用憂深而思遠以天下之事自負而
識之者常鮮及其風雲變化功名光大從而譽之
不已末乎又論者咸謂武侯為管蕭之亞匹茲尤
非知言者彼夷吾從非其主已迷方復行險擇利
叓事讎敵不能檢身以禮而僭濫敗度不能正君
以道而權譎苟合其器與行夫子卑之蕭文終起
沛獄吏素蘊初從漢氏始造用衆智力文終之業
專在關中至其追淮陰舉平陽察識公心貢大人
之事然與武鄉易地而處質勝其文矣故余謂論
者之非知言後之君子必有取乎爾始武侯遇蜀
主自夏口使孫車騎回與周公瑾破曹公軍時年
二十七後出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壘于謂
南卒于師時年五十四中間僅三十年規畫事業
光映千古噫大丈夫顧不當如是夫讚曰

孰以武鄉而比管蕭[欽宗廟諱]文之事孔門弗道文終
刀筆託驥之髦雄材清風亶猶相遼當臥隆中抱
膝嘯吟方寸萬里何念之深蓋懷功名日月其遑
不有良友胡獲我心將軍顧重拂紉為起折撓之
角斷權之臂堂堂而鬬莫之敢指芒星三反還復
箕尾出師之表八陣之圖天高日昭匪滔匪渝永
慕夫人憮心悲吁悲吁云何悼無崔徐

雪竇禪師真贊重顯

本何從來今則非去不捨衆生示茲空裂諸漏已
盡萬法無住金剛妙身曷形繪素

補元子時化

余觀元子論化善其意然有未盡者為廣其說焉
夫時之化也有大焉者爾蓋朝廷化為市井郡邑
化為傳舍山澤化為府庫耒耜化為弓劍禮樂化
為夷貊賞刑化為果報恩義化為讎敵忠功化為
害禍威福化為喜怒仁讓化為詐偽

補浪翁觀化

元子浪翁觀化凡四說其辭悠悠不槩人事故述

三篇云火生於木木亡而後火明木生於土土刑而後木生土尅水而水以生存火尅金而金以火成此有無相化之說

右有無相化

朝為商暮為周朝為公卿暮為僕隷朝為忠義暮為寇逆此有化無之說

右有化無

起于畎畝而君天下起于釣築而宰天下起于寇逆而忠義名天下此無化有之說

右無化有

舍人院試方略舉人策問

國家自景德中與契丹氏平而夏人效職貢行四十年無鄙上之事軍政戎備則未甞懈他日夏寇畔擾大入高奴塞平涼之後師頻無功自爾選拔將率訓齊卒乘繕治器械無日不講聽諸議者猶患率之才難士之未整械之不精其何為然諸生皆被大臣薦上以付于有司將以採其所蘊也其陳用將之道訓士之術飭械之法以歷代最長之說為方今可施之宜詳著于篇得以推驗復觀前史所評材推以武侯匹於管蕭衛公擬倫於耿鄧功名之際其間近遠試為品藻用觀持論敏學高識無不自盡

省試策題五首

第一首

問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而三百此言王官也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蓋自九服之外至于蠻荒庶邦附庸莫不咸集然諸侯各於其國猶有卿士陪臣吏胥徒隷今天下大小之縣比虞夏之所分封五分纔一至于遐方遠裔止用一吏理一邑而議者皆謂置官煩於三代建為併省之策然又觀秦漢故事秦列郡四十二漢郡國纔百數守尉之外長吏自辟掾佐分理而足此復何道也試參詳之為悉利病

第二首

問周禮地官載師職以大都家邑之田為公卿大夫之采地至于諸侯之國陪臣卿士各有封邑以

奉祭祀兩漢之後列侯繼世迺自隋唐以來王臣無五等之封者始為虛名實無分土而諸郡內外官縣吏俸廩之外命給職分地解謂之職田此誠均惠仕進優其不足使全廉節者也迺在位者或以不均啟幸為言既詔罷之矣復以經久之式歷更祖宗之世而仍舊貫若是必使於事使反初制雖朝廷之議利害必然之理其更推迹以要終效

第三首

問儒家者流講究歷代之故該貫百家之說以多聞博見為通者也然其祖述根於六藝幼學就傅即所誦習施於有政茲為理道故其本末討論應詳若夫易之為書人吏三聖其分二篇何意所係十翼何名書何以斷自唐虞頌何以繫之商魯二戴之禮傳之何師三傳之學立於何代此經術之大略諸儒辨論之所嘗及也請為條叙以觀敏治

第四首

問兵者武備之本騎者戎事之急古者乘馬之數出乎井賦之法周官六職掌於夏卿歷代著令備諸廐牧本朝之制則有司存質賈之平外通市乎夷狄孳遊之課內列坊于冀陝時方丁於累洽議者忽於遠思錫田賦於民耕圉人配於兵籍牙吏廐毀井堙木刊向發邊屯蒐補卒乘更索民畜頗乏軍興昔宣王復枝人之官美于周雅僖公脩伯禽之政歌于魯頌朝廷治不忘備事思預防稍因舊程班肇牧政諸生治業之外必及時務之要此之利害蓋亦聞諸何以使赤岸三千皁蓄於麟德天閑十二騰逸於龍媒考之前編為陳遠策

第五首

問昔唐氏自天寶失馭大盜于紀肅代之際貨力殫屈畿甸百姓至授穗以餉軍元和中嘗校天下兵農之籍率以兩戶而資一卒而又諸侯專土不貢不享山澤筦榷之利未盡登于王府憲宗乘此疲弊而能戡夷寇梗復張紀律烜揚威靈惟皇運之開基席五季之多難擒諸建偽遂大一統爾時王土蓋狹國帑未充耆定戎功兵力亦給比私醜鴟義擾犯邊障出軍戍守取贍大農賦發幾何民

昔撫敵遠鑒唐室近觀國初校物力則往虛而今盈計後費則此輕而彼重有餘不足胡爲而然得非有司失平準之權豪賈操奇贏之利者乎將使農末並濟擁滯以通利用厚生九功時叙有望敏識爲陳長策

武成王廟試舉人策問三道

第一道

問膺者天子幸加惠復古制聽卿大夫營立家廟方詔有司考定舊典夫廟之制雖見禮篇及歷代之書皆多士所嘗講也若其堂室之位祭享之儀田祿之差器服之用自前代沿革之法遠諸異同之論略爲條著冀效諸朝

第二道

問羌醜背惠頻年擾邊朝廷務爲綏懷不事窮討惟是贍日之計要以足食爲本比西鄙守臣有上營田之課者朝議善之下其法於邊而論者或曰既勤數當虞侵軼若戰禦備是資寇糧蓋自漢氏以還世講屯田之事間有長策載于史牒諒惟該洽備窮商榷自西營田之制及諸功利之宜至于古法之可行于今今事之不便於古幸爲條列上裨國論

第三道

問先儒有言自古有治人無治法蓋文久則滅事窮必弊變而通之然後能成天下之務故爲國之勢猶權衡然損益重輕適平而已或爲改作非聖人之志變古亦先賢所譏遵用故常足以爲政惟諸髦俊通明治體且謂事之循舊約而易守者爲長將復理貴便時改而更化者爲得矣言此義用觀遠識

大廟祧 僖祖議

臣等參議伏以天子七廟著於尚書春秋傳禮之王制祭法禮器諸子之說歷代之議詳矣故昭穆所以序世及之正禘祫所以極仁義之本三代以降惟漢晉唐以其統祚之長得及祧遷之議國家繼天而王列聖重光盛德在人必百世祀厚陵復土虞主還宮對越祖宗升祔有日同堂八室廟制

已定僖祖當祧合於舊典請依太常禮院所奏委
爲允當

尚書考功覆謚議狀二首

故鎭海軍節度使夏公

伏准太常禮院謚議如前贈太尉夏公昔先帝以
諸王在邸公纔四歲童子給事左右及儲宮建至
于踐祚周旋翼戴遂爲親信臣車駕在北巡封祀
行幸公無不從乃摠禁衛乃殿方面乃登宥密位
居承弼體于忠恕不矜不懈謹厚恭恪用終無咎
夫考行尊名先王所以立勸者勤勞畏今上御名公實
有之奉常之論於議允哉謹議

故寧江軍節度使鄭公

贈某官鄭公昔先帝以儲后監國公錄材武被選
服事羈靮六龍飛天雲從而上羽林龍虎歷典諸
校上命糾守士心懷附荐試臨郡乃大得民遂擁
旄鉞摠率親衛拱扆宸極祗勤勵翼奉身而退終
節益休夫馭下以和茲謂寬裕治衆而整戎之聰
也曲臺節惠較閱則協謹議

送古卞北遊序 天聖八年

昔六國時趙之憂在秦備在隣國李牧爲趙將守
北邊頗獨以其邊民戰破匈奴降東胡滅澹林盡
牧之世胡馬不敢南下况舉其國之力又况用夫
天下之力然自楚漢相持不暇北略而冒頓始大
爲中國敵晉氏之微小雜盡靡隋唐之際更爲盛
曩自石晉割我幽薊以自濟於禍難而冀方之地
乃戎夏共處國家用文德懷遠以交好息民于今
三紀天下安于太平民不知戰公卿士人耻言兵
事子常何哉獨留意於孫吳家也噫誠得將如李
牧輩朝廷能盡其用廟堂之上智者謀之復山北
之地雪中原百年之耻係呼韓邪之頸縻致闕下
使歲時貢賀如漢宣帝時子行觀之其易難也涼
風暮秋木葉霜脫礪長劍以自衛冒北風而徑去
惟我知子天下奇士汗漫之伎無所施爾酒酣日
下駕而將行聊歌一引以起其倦游之意云
夷夏不敵兮乃古其然中國大耻兮有石之遷顧
瞻幽薊兮崆峒之英逝將去汝兮相從來庭太白

宿兮蓍廬宮旋顚北指兮廣地空念頻牧之無所
甯兮蚪蜷崇何感乎征兮永歌

送柳澥序

澥有魏隨計來京師不利于春官將北轅以邁欝
欝訪僕辭伺澥即歸將卜所以爲親之羞敢問乎
何往爲可僕觴而告之曰嘗聞河東先生昔守邢
冷侍御高公以布衣謁見先生優禮焉先生以文
章氣義蓋一時仕不究其用天下賢士大夫莫不
惜之頗有其門下出者耶前此三年侍御領琴臺
不敏嘗請見實辱辭揖以待則是侍御之愛才其
與人情矣況子河東之猶子能以奇文懿行繼其
家聲而欲覲見賢公動之以誠意者適邢可哉勉
旃會宗酒行無辭僕亦從此東矣

送趙參序

聖上始親録鄉老之書僕與晉人趙生參俱見遺
于春官徧別去二年居無何邂逅於太昊氏之墟
遘而飲諸市酒酣趙子擊觚歎曰嗟乎使我獨不
當從衡時得憑軾結靷馳乎秦晉之郊取卿相猶
拾地芥爾如在孔門吾庶幾子貢言語之科於是
僕請趙子持觴爲酌滿以讓之曰趙子且默無躁
夫爲國者孰不幸安而胃孰不不幸危且亡居是
邦也既不忍其人於他邦也則使其人皆無罪而
就死地君子庶濟之心何如哉若賜也爲魯一出
矛楯四國助田常無君之心不可爲之忠勸矣出
兵教越習其不備不可言乎信致齊之民爲吳之
魚肉不可稱夫仁欲善晉而使覩魯則又誘吳之
疲兵以成其僞不可語諸義是則子貢一出而忠
信仁義索焉顔獨存一區區之魯雖曰墳墓之託
不可不救於道不宏矣趙子君子藏器於身與時
消息予前言過矣於是趙子喜其異聞也捧觴畢
之翌日僕遂征淮西趙子西走輦下送旅蕭索秋
風向高揮袂拂鞭各隨蓬轉思永久好褚無瓊九
故彛辭論書以識行且以規趙子使重其言也

送山人邢適序

嵗直清章魁枕虎首不敏薄遊淮甸間泝流且歸
同舟一人布裘褭袂龎眉而長鬣揖而與語辭韻

琅琅從容請其所自來曰吾耕萬陰採藥於天台石門樂其山水留久之暇時言蓋於易公羊春秋甚深同載至梁王兎園不敢遂留先生且前自恨未即得從為山中遊姑結後期觴而歌送之曰萬之盤吾耕一壚不羞素餐萬之檴吾棲一谷安於筆屋燎炎炎兮勢非長惟自照之明兮雖流螢之細而有餘光嗟予闒通之晚兮與俗回屈沐先生之風兮愀焉自失非余覩兮素髮班班從先生役兮歸柴關

講誠上人就東京左街萬歲院講華嚴經疏

伏以大方廣佛華嚴經者佛為大心衆生說一乘道純貞境界超絕權假當念相應即成正覺故十會說法不離菩提之場刹那成佛無待僧祇之劫諸諦平等同法界性甚深廣大莫可思議非圓通融會安能宣揚此無盡藏海誠上人聞脩有本行入勝流善材適參漸進虛明之地普賢大願會歸悲智之門此處吉祥有衆延請盍亦示如來之知見成大事之因緣夫一切含靈下至微塵之細三世諸佛上窮多劫之先元明妙圓本同具足但以情生智隔所立照亡是致百千差殊一多揔別上人以方便惠為人演說譬之指月亦同筏諭不取於相乃如實語以是功德為大福田則毗盧遮那光明遍照矣

謝劉莘老寄玉堂集序

某在仁宗朝慶曆初知制誥時夏戎繹騷兵難連歲不解奉使謀帥多出兩垣遷除更踐鮮得安其職者某白於朝請得專典辭命執政者亦欲見留故綠綸之地演潤獨多歷二年召入翰林充學士尋改御史中丞未幾復以禁職充三司使久之免邦計得請遂還禁林後改端明侍讀龍圖閣學士十易藩鎮英宗治平中復召充學士承旨辭不得命又還內禁居玉堂東閣（翰林盛事著玉堂東閣謂之承旨閣）自惟孤陋三入承明之廬暇日閱兩禁辭冊因俾兩院吏繙錄前後所當內外制告命含書詔及禁中諸辭語類次為二十卷雖思致荒淺不足為文章風猷然國家典冊號令至於史牘所載亦有以

美教化厚風俗示勸戒者非徒爲之空文而已也玉堂者太宗皇帝神筆飛白大書玉堂之署四字揭於中極備于翰林舊志故以命篇云

謝蘇子瞻寄樂全集序

某白承寄示荒文序引讀之汗顏內怵雖君子樂道人之善且以雅好愛忘其陋然虛飾已甚愧不自遑老夫性資疎曠不堪拘束幼知爲學而不能勤于時山東士人若劉潛吳顥石延年韋不伐陳靖田虔馬武十數人皆負豪傑之氣不得騁相與縱酒爲高僕年少好奇論與諸酒徒游故不得篤志於學也讀書每抽三兩策換易讀之未嘗依卷帙徹一部故涉獵荒疎藝文謬悠僅成舉業得升名遂以仕宦其所以自廢亦與爲學略同凡所經述或率意或應用每有稾草投之篋中未嘗再閱若再閱輒不如意自鄙惡之故積兩篋不曾有所改竄熙寧中得南京留臺無事有一吏頗敏利亦稍知文章體式因付兩篋令編次之便依篇目各成倫類亦不曾親閱有書吏三數人抄錄成卷帙其間差錯脫漏悉不曾校對改證前年子瞻覲止見索鄙拙欣然呈納因而面告爲刪除其繁冗芟夷其蕪穢十存三四聊以付子孫而已今承盛製而乃刻畫嫫姆必欲使爲姝麗或鬻珷玞於市妄自譽售市中莫顧有名識玉者爲求善價盛稱爲奇貨衆或信或否既遇卞和二人皆以妄謬見誚鬻珷玞者誚當其分矣爲求善價人亦虛受其累今公得無亦取虛偽之誚也孔文舉諸葛孔明前世之高賢今以老夫爲之擬倫賜也何敢望面唯有一節自束髮至終其身不爲世屈此有似孔文舉然若遇曹孟德亦必不若文舉之愍云而遠之爾所示序引幸公深裁損之使有以自得於心又門生二字尤是過言早以一日之稱遂託忘年之契何門生之有必請削除各正其分其高文今復納上唯加亮察不勝愧悚愧悚眼病不能親扎口占殊不盡意

宮師趙公圓覺經會贊

國老趙公叔平積有善根宿殖衆德本注釋大方

廣圓覺經深究了義得古佛心匪徒言之亦允蹈之慈愍之心不折生草故用淨國夏禁居淨行僧十人潔除園廬熏祓道場因而講說新經至中元日經徹罷散樂全居士張安道聞其風而悅之以偈贊曰

諸相非相自性圓是法非法自心覺自心自性自莊嚴婆伽婆佛光明藏平等法會文殊等共證如來非幻性了知幻是虛空華二十五輪坦無礙今日道場集清衆大方廣義重宣說普願法界諸含靈共此無邊功德海

贈崆峒先生雜言 先生拄杖常掛一葫蘆

崆峒公何處來冠裾太穿敝路途苦漂泊葫蘆空向杖頭挑裹許曾無一丸藥何處得錢日日醉醉臥塵泥有何樂先生顧謂余吾鄉在雲壑壯歲去崆峒多年向衡霍吾有盛服披煙霞吾有華堂栢家廓蘊抱兀何知嬉游聊假託亂髮垢破巾十指出芒屩布袴結雙繩縕袍蒙斷索拄上懶覓琴身邊不將鶴藥即從來沒一丸杖頭葫蘆漫挑着當自陝中曹遇入一丸入手已吞却藩川子而識金丹耶爲而說産略煉時日月取精華餌時雷風相噴薄三元之氣通混冥五采九光動輝爍名雞祖龜沉伏入深淵赤龍騰擎上霄攜渤天忽到見瓊樓寶藏從茲發金鑰再閉工夫不自勤已見塵寰如夢覺頃來瞬息六十年山深水遠窮遐邈林泉在處即爲家乘興有時入城郭日飲五斗自有錢倒卧塵泥勝錦幄嗟而泡影已老殘朽木偶人猶動作附陰退景類坎离争粒奪栖隨鷄雀不知名利是塵泥自謂飛身登碧落葫蘆一丸而自覓良田稼穡須蕃穫仙階見錄路非遙一吷光陰吹翩鍔洗却塵泥從我來若到我家殊不惡

贈王生略雜言并序

嘉靖三年余居守南都故人孫元規謫官在符離二月致其門生王略來見余元規書具道生左蜀人舉進士下第薄人事弃業絶意名宦亦不復顧鄉其家求有道者與友以長往山林幽深爲志于後數往來睢陽甫上其意謂余久留心於道術將

有所謁也既知余無有所得遂告別云往茅山就陶隱居積金嶺下結廬以煉丹樂去後聞有書來頗通煉丹消息向五七年不聞音問疑其丹成遠遊矣近有老郎雍君至自華陽云嘗見生山中猶守丹爐存矣余哀生志士也積功勤歲月久丹已逾期必不成又憫其內亦無以恃者以其嘗親近余意良厚爲之慨歎余聞道也脫頂亦頗通還丹大旨因抒雜言數十句代書因雍君寄生以發其所藏無使守株空老巖谷君使陰覩諸公見吾此作定應相與三點其頤解顏而笑初謂大音之餘響已消空谷之傳不期其遺爐之一星可復燎原之勢天之未喪斯術也固宜世有其人焉爾

樂全居士安道

天上大龍訣古仙留此說古仙說還丹祕易不祕難所以煉丹人傳疑不得真人人有丹經藥訣人難明藥若得明訣還丹須可成何故丹難造火訣難得妙火若得妙訣還丹終見了火藥雖已知鼎訣火得鑪鼎若得真訣還丹成可期三訣明妙貴事在人精意人意若能精還丹成決易藥是陰陽髓陰陽體本二交媾性情親氤氳成一氣火是生殺權生殺權在手手法得之心不可傳於口鼎是造化主如國有城郭人民得所安禍難不能作覩公演古文直指藥本根彭老金鑰匙火候著精微更有徐真人論鼎語較親古仙說天一此是坎中實要知天一法正與節符合起數自星杓相將莫前卻及至上下弦上下宛無偏五行顛倒術少順常多逆會此逆順情五行露蹤跡萬物榮又枯兵見五行力即此是天機至神不可測天機在眼前對眼如面壁待而心識通何曾隔蟬翼霄壤信懸殊相通亦有路八十一程中但駕河車去去去依亭候節節如潮信紅塵日以遠紫清日以近大哉生化功到此無窮盡富貴人所欲功名衆爭趨自有逍遙人閉關玩丹爐人見丹爐近咫尺逾萬里人見丹爐小具體同天地天地合其象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靈是謂大還丹九轉龍虎精功滿告太上金簡放姓名人生水泡浮流景

隙駒忽念生來無獨悵回爐邊泣弃家二十年空谷守株生何如就妻兒醉飽隨時過生旦鑠山齋海上叟尋討問得三訣明重去泥丹竈

樂全先生文集卷三十四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祭文

祭故贈天策府上將軍燕恭肅王文為中書作

維慶曆四年歲次甲申三月癸亥朔二十八日庚寅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故贈天策府上將軍燕王之靈昔在太祖造我有宋實撥亂世而返諸正太宗撫極始大一統寰昌而熾則八斯男於穆真皇光宅萬寓潞許邢潤逮于蘇華並建茅杜為國親屏惟王最幼最享多福愛于太宗友于真皇重于今朝尊貴莫二沉識蘊而不發威望懾于四夷命也有涯今則已矣聖懷感悼淺服逾時隆器重名舉極恤典靈輀即遠國門既軷某等遘時休運忝列台司雖曠接於儀形固上均於慘痛恭陳薄奠申訣慌惟伏惟尚饗

祭故夏國王文內制

維慶曆八年歲次戊子月日皇帝遣朝散大夫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曹頴叔致祭于故夏國主之靈保祚世家撫有民社光

膺禮命重處翰垣貢職惟時恭勤載懋宜昌而壽
荷國之休訃告奄聞震悼無已繼承有體俾統於
襲封贈恤之儀式如於彝典爰馳使驛臨赴奠揾
知氣如存哀榮是享尚饗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祭文堂祭

維慶曆五年歲次乙酉八月甲寅朔六日己未
皇帝遣禮賓使帶御器械勾當皇城司于德源致
祭于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某之靈慌
惟卽速泉遂無還念其生平恪宣謹力致茲芳酹
慰爾營魂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祭文嘖所

奄謝昌時邀歸長夜體魄則降魂無不之永恤諸
勤爰陳嘉奠

故入內副都知贈振武軍節度使堂攢祭文

惟爾久在左右不忘恭勤隙駒靡停壑舟遽失精
櫬卽遠泉隧其幽清樽芳殽以將追悼

祭資政范侍郎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七月甲辰朔具官某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贈兵部尚書范文正公之靈嗚呼孔氏之門四科
高第惟達者之十子得聖人之一體猗嗟乎公德
行則充文學純深政事閎通風節是勉名教是踐
王氣千尋金晶百鍊赤墀清規正色讜辭引義慷
慨主尊臣卑夏戎不虞文告弗恢付公蕭斧詩書
在邊公允文武威行士附華其鴞音亂亦遄沮復
節還臺皇皇泰階搢紳謂言股肱良哉維直方大
熙帝之載古訓是式王猷亶邁惟日孜孜爰莫助
之時望去朝識者曰咨比釐南夏徙爰東社遺癘
避劇汝陰促駕彌留泗濱竟虢車笭精氣歸天復
其清純死生去來于達奚哀渠渠大廈恒此棟摧
公陪宰席等僚右掖炳然絲綸賞有餘色濤江湯
湯往襲遺芳見公禾與德音未忘念言疇祐遺家
艱疾莫適甸蜀瑣涕如溜平生素琴已矣知音寄
衷一酹髣髴垂臨尚饗

祭蔡參政文

維寶元二年歲次己卯七月庚寅朔十五日甲辰

具官某謹遣右都押衙許思義以清酌時羞之奠
致祭于故參政侍郎贈禮部尚書濟陽文忠公之
靈嗚呼公乎以公之德之仁而中年以歿世乎天
之報施畧莊昧乎太夫人齒髮高矣喜懼侍養晚
乃得子未及撫而名之而公捨以長逝乎公既生
而不以家事爲意捐館之日柩無所歸家無所寓
不然孰知公之清節素志乎嗚呼公乎以公之德
之仁何負于天而至是乎公之事親如事天以爲
盡天下之美不足以報也公之事君如事親以爲
竭心力之勤不足以奉也公之待故舊朋友如待
兄弟義之盡也公之視四海之人至于一物之細
如視赤子愛之至也公之心如青天白日光明璘
達華夏蠻貊同仰之公之行如渾金璞玉精粹溫
潤無瑕不肖同寶之嗚呼邦家之務生民之故茲
念茲憂愛莫公助如何難諶云亡之遽甚災始覯
識公實賞知己衣其寒復飽其饑延譽于朝闡薦
于帝再濫詔選皆公引提公亦頻舉非苟以私前
年暮冬見公潁川姿神意氣和悅溫然違別戀〻
孰期終天早官江外萬山阻延不見祓帷歸旐翩
翩浮浹流膺下露九泉公有慈親公有弱子於爲
展報其不有年嗚呼公乎庶幾鑒旃尚饗

祭舅氏翰林學士孫公文

維皇祐二年歲次庚寅十一月甲申朔八日辛卯
謹遣家僕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舅氏翰林
學士祺國公之靈某舅在童年早依外氏惟舅文
行是親是師廣平君之嚴明外王母木氏南陽君之慈
教舅前夫人滕氏訓誨鞠育遂階賓興榮名六科入游兩
禁歷玫臺省周旋顯要舅錄文館乃登掖垣十年
京華聯步朝闈騰言毋黨之重實無僚友之歡休
澣更過笑言莫逆漆園柱下楞伽淨名相期逍遙
之遊兩忘契會之際委勢利於塵滓遺生死於幻
泡大物　不肖顧己前年小子遘閔南徂倉卒
去國舅又卧疾不及執手析簡敘違永陽秣陵再
周歲籥豈謂此別遂成永訣前者七月猶得手書
草札數行蓋已扶病辭意懷愴異於常時老母聞
之即爲大戚小子猶謂茲無憂者乃舅宿疾間年

輒發叔平訃至竟如毋言承問驚怛殞心摧臆老
毋號絶痛不息聞嗟〻蒼天孰主張是吉人君子
胡不壽考長子先逝遺稚藐然孤櫬東歸闔閭莫
及念言思此悲來填膺戚又信來云有理命百日
之內即安舊塋先公夫人南陽賢淑復與嬰子共
此泉壤九原可作神所慰矣戚信仍說勇自卧疾
迨于頃化晏然沉寂一念不動得首楞嚴本無去
來亦何所住幻身雖滅我又何悲寄懷此辭示同
世諦尚饗

祭紫微韓舍人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六月一日甲戌具官某謹
以清酌果羞之薦致奠于亡友紫微韓君仲文之
靈維夏皐月既魄隅出明發不寐悲纏心骨念毋
氏之劬勞復禮衣於益日晨有使來致君慰札發
函讀怪非手筆云感外寒方偃諸室口占書辭
意殊詳密我弟以憂誰不有疾緘報章而未達傳
凶聞于奄忽怛人事之無常何變故之倉卒也嗚
呼哀哉惟我與君義則友生情猶天倫志形莫逆

寫照存其音適墳荒之和氣襲　蘭之薰在明道
之癸酉始傾蓋于京華洎寶元之庚辰並飛緌于
丈先欽才致之閑敏挹風局之通簡景行業之英
實味辭義之腴焉何宴嬉之不同諒趣舍之無間
會決日以鶩踈朝其班而恨遠歲困敦以南謫同
江淮之仕蹇俄叨命於秣陵君來司兮漕輓及春
物之未闌見畫艣於津館揮醉袂以相屬覺遐景
之遲短邀江山兮清曠滌懷抱之槵展喜嘉召兮
暮秋恨石城兮飲餞久相望兮中流君之舟兮已

綾紫余馬以獨歸城鴉噪兮落曉侍年華之泰祖
奚離索之多歎亦孰謂乎夫君遂終天乎此旦嗚
呼哀哉人倫賞哉嗟我不明謂君器業實時之英
必當機柄而立功名此蓋公議匪私交情甫慶梜
垣之擢方參法從之榮曾冕璧之未售翊靈府之
從衡擢鵬翼於順風儕騏御於修程世大體兮多
艱天施化兮靡平惟才彥之不可多得余哀君兮
乃爲聖朝與蒼生哭之慟兮寢門重余憂兮崢嶸
指幻泡之起滅彼真諦之論精紛物我兮異同亦

達觀之齊冥惟延佇兮妄立緬胡爲兮殤彭寄余識於一酹時無忽兮友彝尚饗

祭楊侍郎文

維皇祐元年歲次己丑十一月庚寅朔七日丙甲端明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江寧軍府事某謹遣府吏奉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工部侍郎楊公之靈惟公道德醇厚山高淵默才允文武好是正直振迹朝綏飛聲霜棨遂簡帝心外爲內翼殿撫方面景從宸極訓辭戎策藻繪袞職敷經邇英稽古之力戊子暮春公致爲臣年猶未也蕭然幅巾老成去朝戚心惏辛爰合常僚闓臺嘉賓供帳淨廬以祖清塵樓滕晤言街鼓振振權利見規實書諸紳陽羨釣舟期從公遊（公卽席賦詩留别餞客斷章云陽羨溪中有釣舟）淪胥出守願言不酬從麾建康淼瀆比疆區區未通儀頌炎涼視公吉履謂斯覲歲天奚難諶遽遺杖几有手而才（太上御名）業必偉嵩高維嶽土厚如削遽卽幽宅素旐煒煒復命曰常狀神沖漠屬叨藩寄阻從吊位念言契闊濡膺隕涕吁嗟乎公歆茲一酹尚饗

祭張密學文

維皇祐四年歲次壬辰八月癸酉朔四日丙子具官某謹以清酌果羞之奠致祭于故京東西路安撫使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張公之靈在坤六二臣道之美曰直方大維德之體公仕初難實勤素履肅以直内有助如矢義以方外其平如砥守長郡邑患恕愷悌承介臺省清規遠惠陟降侍從周密註屬幹翰餞遷總戎在鄜寬國之憂急民之事知無不爲于公之利閑無不革于政之獘惟日不足竭精盡瘁竟虧沖壽以遺疾沴靡究志用遽淪習氣允者秣陵寔理風帆帳轅津館徽音在耳洛師汶上訊勝樓置晤言未諧素車倏至苴杖在廬阻從弔位慘怛盈表寄茲一酹尚饗

江寧府祭蔣山莊武帝神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一日端明殿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江寧軍府兼管内勸農使提舉宣歙等州々軍兵甲公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張某

謹以清酌時果之奠敢告于蔣山莊武帝之神靈雨作沴旬浹未止民弗寧于厥居懼無以輸上經賦供神常事以至于饑且窮也某非才爲之長吏處政不敏以致咎罰謫于僚佐所以徼福皆曰祈雨而雨禱霽而霽庇祐茲土惟帝聰明屬限詔條不得躬謁以請也謹差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行上元縣尉張康侯以告帝尚降鑒矜此下民尚饗

祭真武靈應真君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一日具官某謹上啓真武靈應真君某典守茲土既無惠政何以徼天之福下庇吏民粤惟仲夏嘉穀既殖霪雨不止懼成災沴瘥言靈宇肇自前朝區區一方久知依奉敢稽舊禮仰瀆威神尚俾山川無作霖潦垂祐黎庶歲以順成尚饗

祭謝蔣山莊武帝神文

維皇祐元年六月初七日具官某謹遣上元縣尉張康侯以清酌庶羞之奠敢告于蔣山莊武帝之神昔有吳氏之開國于江左也封内之望實惟此茲土茲民獲免於災沴札瘥之患惟帝之德近苦霪雨將害田稼故致區區以伸虔禱伏蒙昭荅雲收氣散庶幾農穡遂以順成敢薦熱腥往謝靈貺尚饗

祈雨醮青詞 成都府

臣聞惟天洪覆幹萬化之生成惟人至誠通上靈之鑒格啟申悃愊仰瀆高明粤茲井絡之疆邈處一都之會田穰有限生齒寖煩民勤稼穡之功歲無水旱之沴額賦租之僅給猶衣食以不充矧非順成即致荒歉比從改歲迄此仲春三農作務之時九種播殖之候時暘過度雨澤愆期精禱未孚衆情同恐臣忝膺朝寄長此吏民内愧匪才不能稱職且懼政刑之謬上累陰陽之和宜以微軀獨當陰譴所祈并對旱及大田庶濟黔黎免罹災害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謝告青詞

維嘉祐六年歲次辛丑六月壬子朔某日具官臣

某謹稽首上啓伏念臣託質大鈞稟靈生物早棲心於道妙方寄迹於宦游頗有鄉廬用存家屬向集緇宇之役已終築葺之功其間就方位之便宜祀日時之拘忌竊慮陰譴積致於忤違謹按明科祇伸於謝告伏願上清眞聖下土神明降鑒矜全垂慈保佑俾昌厥後以永獲安臣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嶽祠祈雨祝文 應天府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時果之奠謹上告于東嶽天齊帝伏以自秋七月迨今立夏亢旱不雨風霾無時麥初出穗穀未下種蟲蝗孳生癘疫薦作下民嗷嗷無所寄命憂懼惶惑莫知攸訴謹自熏祓致虔祠庭夫膚寸之雲不崇朝而澤天下惟帝之德幸蒙恩憫甘雨時降俾茲黔首免于災害敢不勉於善政以上對於靈心尚饗

祈晴祝文 泰州

某叨被朝命守茲藩閫署事已將周歲未遑躬謁靈祠虎符所繫非敢怠忽惟王聰直威烈西土之望生民之命時歲順成風雨以時則無災害夏秋之交霪澍不已頗傷稼穡懼致艱食長人不佞深自咎責爰擇吉日恭伸享奠尚鑒衷悃同恤一方哀此黎蒸俾免荒札官私上下當竭誠禮共薦時事以答神貺

祭蔡資政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五月十四日辛巳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充東太一宮使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政殿學士諫議大夫蔡公之靈惟公質有文武資長政事凡所踐歷必存稱紀理財正辭曰信與義除暴戢姦令行禁止著勞南國宣威西鄙區橐破散烽塵消弭公議曰能朝僉載趨一節遄歸樞機是委股肱喜哉元首以起寵榮造膝遠猷當指闊步功名謂不移跬如何大東饋于平軌窮通險夷孰主張是我姻我舊我鄉我里奄隔幽明緒言在耳忽靈寓焉將此芳醑久要不忘尚有銘誄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龍圖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五月丁巳朔二十二日戊寅太子太保致仕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閣直學士知應天府王公之靈先正文康仁朝樞宰有顯事功國策攸載公起世家學優而仕直哉惟清風類是似惟功之資信厚爲質顛御之萌不接心術故其立朝克秉常德施於政事允蹈淳則天地之理見於簡易君子之道本於愷悌陪京二年治用誠恕民悅無苛先春其去方謀借留言上未及忽驚鍾犛父老相泣雖未上壽星紀六周乘其積善遡與天游有子克芽白華之潔逝莫能從一號三絕我躬傷之爰作斯誄著其至性以章于世嗚呼尚饗

祭滕龍圖文

維元祐五年歲次庚午十一月辛酉朔十五日乙亥太子太保致仕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滕公之靈惟靈倜儻閎達逸羣絕倫始踐廣場衆推奇士洎登近著朝謂名臣神宗即作訪落初政公在諫省靡言不聽獻納之益施於號令寘于西掖乃執邦憲召入禁林亦尹京甸一麾出守于藩于宣悠悠江湖滾滾塞垣徙地淮海更使吳閩憩于國門易車而航解維有日親賓未還方歌而哭宿夕之間世故無常變不旋日孰主張是於何致詰我念與公義好爲篤惠子知我潘楊載睦我老在廬遐公從容舟次津亭總幃已空淮入來迎畫鷁相連令其歸矣丹旐翩翩嗟我老衰情禮多闕寫哀一酹以伸永訣嗚呼哀哉尚饗

祭蔡資政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七月二十九日乙未宣徽南院使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贈工部尚書蔡敏肅公之靈惟公之才無適不宜惟公之志果於大爲自初登仕鋒穎已見江南陝右績用丕顯簡在帝心中樞是付實謀戎畧以承神武混夷竄驚仇方是懲獨念之深疾入股肱嗟我與公少也友生黨序之遊繼以姻盟我老家居公病在床莫

援哭語何殊他鄉命也有涯英魂豈昧平生志業銘詩具載日吉時良爰卽窀穸遣息一酹幽明永隔嗚呼哀哉尚饗

祭趙少師文

維元豐六年歲次癸亥四月丙午朔十六日辛酉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上柱國張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鄉老贈太子太師趙公之靈嗚呼仕顯王庭老歸鄉社我思故人今誰存者並游辭場麻衣如雪接武重金同茲大臺得謝掩關相望一陌樽酒笑言累經青白公病再朞去年我病四旬往來亦疋有省公來視我欲興不能我往候公公莫能興忽聞鍾鉢公已脫屣非幻不滅何云去住倚户而歌此事驚俗于行一酹衆哭亦哭先塋拱木體魄則降如其和氣豈埋泉壤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端明尚書文

惟公先正謝亮眞宗從享于廟爲時元公公承世家以才自致施之有政中和敏惠有爲有守時推器識迺登諫垣補茲家職四國于蕃四方于宣平涼常山至于太原坤維巨屏渼郊神甸師節守符中外更踐出處三朝事功懋建公資樂易達生任眞賓朋謔俎不虛佳辰脫屣世纓翻然爲樸富貴都忘與如夢覺兩京相望晤游而闊忽聞遺言乃云永訣公於自性示既有省凡此聚散空華雲影人悲亦悲我何以異姻舊之私寄情一酹

陳州祭太皞廟祈雨文

惟帝乘震司春德施化育萬物資始迄就歲功此爲備壇實存命祝今方東作旱氣作沴百穀草木仰待膏雨久未滂洽田野揚塵伏冀慈鑒俯垂矜祐時降甘澤稼穡順成凡厥含生皆蒙仁濟尚饗

陳州祭商高宗廟祈雨文

昔上帝賚王良弼乃得傅說爰立相而命之曰若歲大旱汝作霖雨惟說式克欽承用能復興商道故王盛德享祀百世今歲可大旱矣說之光靈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之列星王尚畀說復作霖雨大濟生物迄成有年區區下臣敢效誠請

祭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天申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月日外舅某官遣息某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女夫故河北路轉運判官殿中丞蔡郎之靈嗚呼我在滑臺聞子秀卿黨世交遂成姻媾往牧蜀都仕子校書一上中第聲光煒如學問滋洽辭章爾雅敏於從政有過人者朝廷爾才擢之不次京西河北俾專使指此時尊府密勿近輔棣萼聯華剌車接跡驥足未騁鶱翮方整悵望修途空嗟倒景籍始通朝年未強仕實勤其官以速彫瘁初歸庭闈寵光甚渥命出都門素旌縛縛吉凶糾纏勢靡有定將如之何不推之命慨余老矣繫爾之託而反爾哭事奚可度四子余出總角相扶還息往酹且撫其孤尚饗

陳州祭唐贈太尉趙公文

維熙寧七年九月丙申朔二十八日癸亥具官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唐贈太尉趙公有唐之季大盜移國封豕長蛇毗食區夏生民塗炭城邑丘墟公於爾時獨保孤壘攻圍幾年浴血百戰陳之遺黎竟脫賊口兄弟三人繼登將相並有功德著於此邦而其像貌晦于閭巷邦人不知久不克享某祇膺朝命再來領藩惟公忠烈能捍大患爲之繪素神氣凜然乃建祠堂式薦時事夫封爲上公祝爲貴神春秋之義禮與攸著奉之廟食永世無斁尚饗

南京祭喬太尉廟祈雨文

惟神生爲上公殁而廟食墳墓子孫殆今千載一方昭事神靈如在凡有祈請罔不既答念茲境內夏秋以來水潦蟲蝗災害已甚近又不雨復成亢旱秋成失望首種未入人心惶惶相與憂懼惟神哀憫時降甘澤沴除蝗孽粗以有年仰冀聰明鑒此虔切尚饗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故推誠保德宣忠亮節崇仁協恭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致仕上柱國許國公食邑一萬八千四百户食實封七千六百户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吕公神道碑銘

并序

皇宋受命光宅天下唯上帝顧保世賚良弼在太宗朝有若吕文穆公蒙正宰衡天下乂寧王家克左右亂四方以底綏大業聖上纘服有若元宰太尉許公寅亮一德讃明修輔荅揚祖宗之猷訓以緝熙于光明此所以持盈保成重雍累洽隆無疆之基者也公諱夷簡字坦夫文穆公之從子太嶽之後流光源深大王父夢奇唐兵部侍郎北京副留守以文穆貴追贈太師王父龜祥以殿省丞守壽春有善政沒因家焉考蒙亨嘗舉進士禮部奏名處高等方從兄執政嫌不就廷試後選集吏部銓得引對太皇顧判銓王旦曰某佳士柰何以蒙正故抑之旦曰此其文學政事有過人者即授光祿寺丞改丞大理無祿早世公登台司追錫命三代並至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齊祁魏三國咸平三年章聖始御便座閲郡國貢士公以進士擢第解褐絳州推官再調鹽城監判官將漕以幹局聞就遷大理丞権定鹽筴度署西溪大儲放利會詔舉六科以才識兼茂試政事堂屬將封泰山或言非訪聞政時因例報罷出倅通濠材譽日洽章聖識其名濱城並河水羡溢爲害寇萊公鎮魏請擇守于朝上諭宰司而以公行到郡循隄防究民利病平縣省賦拯諸埶負瑕日閲征簿見田鎛之筭曰先儒有言王道本於農此何名哉表請除之朝廷推其法天下自是農器無征太尉王文正當國深器重公時王沂公曾在西掖文正嘗從容問沂公頗知吕濱州乎曰聞名舊矣太尉曰他日成天下之務者斯人也君善交之後公竟與沂公同當鈞軸從兩浙提點刑獄時緣瑞符繕靈宫上所嚴篤貴權督作外希風旨趨副期會徒徒斬材或殞林壑吏輒以亡命聞而囚其孥公具

偹曰椽伐為緩梳木浮河調夫挽送方冬水涸暴
宿河埭公請一切散遣須春流皆兵更還陛覲面
承慰奬擢刑部員外郎知御史臺雜事賜五品服
數治詔獄聽訟事閱實明辯當比平恕天禧旱蝗
祅民鶩譌屢奏讜言指陳變咎公之論事婉而正
辯而裁通而易從不崇空語以干浮譽故人主樂
於聽受嘗臨諭曰卿言朕自主勉毋憚害復因占
對稱旨特寵金艾近姻除中丞換起居舍人領通
進銀臺封駁從官小會必蒙特召後亦不得以為

例也每上前日送注意殊渥內史缺丞相進名而
不及公帝曰呂某固宜此選公適持金幣使館湼
命虜負以待復節除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俄授刑
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都邑務劇尹正
才難擊斷者雜中善良循恕者并容姦蠹公之為
理雅得其術威而不猛寛而無犯機穽不施圄案
自破治政清淨府庭肅然遠今言尹京之政公為
吏師今上涖阼優除右諫議大夫永定甫宮內璫
從筮山辭連蒙司詔公馳驛復視初陵既復同執

如期朝廷曰能遂以給事中知參政事自章聖悠
豫希見大臣冥室宅宗房闔勋治二府機政稍復
璽閣公時判禮儀事請親尸牖之聽以分帷帟之
重程絕矯漏用周錢徵綴衣移御卽請罷天書儀
衛納靈文方中聞然日章其慮遠矣祐主登袝章
獻慕往本室器服欲如事生公執禮文竟循舊典
東朝恭決抗尊當宁裁䘏儀物無溢等數事規諸
萌務全王體進貳六職歷小宗伯小司徒毗贊七
年遂正宰席領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一心百

慮知無不為推選名儒增設講員敷經上前導以
典學每奏事之間輒引經史稱古昔以諭哲患日
新發於啟迪王清災議止繕營因表謝宮使加吏
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登冠三階公自
參貳兼掌國架合三朝之載以緒成大典至是史
成凡預筆削率被賞賚公前事確讓特蒙褒許又
之拜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復辭都兵章懿之即
遠也獻后俾為蔽塗且毋變朝夕公請襄事如禮
司天探首挽以拘忌獻后遣謁者挾日官使公裁

公執大義不可奪卒制服發哭考吉日備宮伏奠
近原以究郵典禁籞春宴獻后命無廢會公固啓
而能輦幄穎戚龍德務晦懿不待養邪言而毀得
伸情禮緊公將順且念輔臨之久而處倖家之間
規中造勝事爲之今上御名自此至尊擧息皆章惠躬
莊簡用剛銳任之言責協規交警俾慢后心欽承
二宮周旋十年內無隙言外無異慮孝慈篤至固
由上聖之姿佐佑彌縫抑自嘉猷之助天聖保宗
公實勤止禁城大領使左作落成進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時二嬪復新宮肆大青恩覃內外特晧公
勞而加異數公請均同列懇讓不拜止以吏部尚
書兼鸞臺獻后登遐上念章惠擁翼之勤裒上崇
名著之遺礼公以漸不可長亟白刊諸止奉保慶
之冊以揭大明之照時王路方正乾剛獨運攄發
健粹始初清明公手疏七條以端治本杜宣授止
中盡斷側門之貢絕刊章之弊天下聞聽廓爲更
新求底蒸民之生則惟哉后之德衮司十稔深懷
抑畏頓首上前祈避重位制授武勝軍節度使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將行燕見顧得上三年
計帝曰行矣半歲其還相余公之在朝也蓋聖人
之心易然而無天下之憂公之不在于朝也則聖
人之心憮然若無與屬其天下至于朝議塗說咸
企公歸如期而召復冠鈞衡修明治方綜覈名實
自左右常任準人牧夫俊乂在官本於訓迪光天
之下至於蠻貊之邦但見巍巍之尊如天之覆美
利所及日用不知惟景祐之平康則燮諧之績用
若乃並脩三后著不祧之式以顯揚文武之烈崇
建中壺尊順成之體以嚴對宗廟之重其斜睦公
族也則官之環尹以別庶姓爵之講學以納軌善
其章叙庶工也則陞之類擧以合公論集之朝邸
以嚴班制伸理誣枉若冤患愍之比悉及昭恤紹
續功舊如潘武惠而下咸加甄叙此又積褒餘論
推廣德澤一二大較也若其沃心話言極深研幾
今上御名密不出莫悉關巳景祐二年拜右僕射冬至
上享帝於陽丘封申國公三年表六上納政手札
譬止次春復五上天子重違沖旨命以鎭安軍節

度使檢校大師同平章事判許州在許二年而夏
戎叛公聞之曰嘻鷙羽翼成是必颺去吾恐謀國
者慮害不深事失機先必致朝廷旰食已而如公
言卒至繹擾天下被其勞故從公鎮魏固河朔心
公比當衝每籌邊奏揣虜動靜効如在目及此過
覲手詔問策公備陳西北守禦利害朝議賴以適
從至魏浚城洫除器備審使壯籍蒐補其缺畨休
訓肄聲懾戎境大河之北長城岌然康定元年五
月復召輔政悉仍舊秩騎寇犯塞亦曩日至公慮
此戎之父生伐盜心於是始議營北都城鎮寧以
謹北門之閑募民兵增州防以重燕邦之守三邊
守宰悉從擇遣俾綏凋敝諸府稗校簡為召見使
知感勸夜思而得旦請而行已而北人來渝平山
東饑多盜備預有素恃而無虞冬郊改封許國公
特拜司空堅謝得允上惟文武之柄付倚在公儻
計議不齊則事功難集下制兼判樞密院事公以
二府之舊相均為重欲辭判總止兼使名上體愛
人之心密講和戎之畫叡下恩旨切敕邊吏內保
疆埸還其侵軼外推信義示之綏懷意在我守有
餘賊勢自殆而後可與惟新矣後諸路防禦益嚴
夏人通款納誓訖如公策慶曆二年季冬甲寅夙
興將朝遂感積眩上憫公勞瘁至忘其身詔除司
空平章軍國重事聽三五日一入累牘遜免朝機
邊盡就第咨訪敕就開寶浮圖設道會祝公壽延御
府出萬金藥上剪鬚和之以賜至有移疾朕躬之
諭遂再辭位中旨斷表三年三月召見延和殿俾
騎及殿庭以不良行顧內侍輿以前固辭更給扶
命無拜面謝衰篤慈衷惻然用拜司徒猶監史閣
軍國大事尋致軍國之議頻表請老乃以太尉致
仕朝朔望班等丞相使璫密札軫問無虛月公世
葬鄭原既得謝如鄭展墓郡以疾聞詔使馳餉藥
奄而已不及春秋六十六薨問至輔臣方奏事上
哭發聲謂左右曰乃心國家而任大事如呂某者
可復得乎病不就訣歿不臨酹吾恨可既哉感悼
不已為制服苑中哭之甚哀不視朝三日贈太師
中書令禮官考行謚曰文靖比葬內遣四致奠賻

賜累千葬日復廢朝有以見大君元臣感通契會同德一體恩榮始終之極致者矣其配秦國夫人扶風馬氏太子少保忠肅公亮之女婦禮順而正母道慈以嚴公在許昌夫人以疾及鄭展墓也且將葬夫人卜有日矣而公薨即以慶曆四年十一月壬申祔于新鄭陪先兆君子以為知命七子公綽兵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公弼度支員外郎三司鹽鐵判官公著公孺並太常博士操行器識儒學吏用維其似之必復大顯公餘贈右贊善大夫餘

早夭二女長適司封郎中雍文正公子也次不育公性莊重有儀矩望之毅然而姿宇渾厚即之溫如而神采英發才全道周用無常器踐歷臺閣綢繆廊廟一話一言莫不留為故事有猷有為莫不著為令典不潔名不矜勞敢任天下之怨不敢有天下之德至于風都國建學校以廣教育之本循貢舉張六科以大昭延之路志在得士為邦家基推賢援能彙征于朝有自常秩同時宰廷人物藻鑒賞別精裁其品題初若未盡者已而果然善合

群慮考用衆長樂道人善而忘嫌惡雖待微者若亡貴賤之間以延盡下情其接僚友周而不比寬而有辨其事上直而無咈順而能守其職邦撫民條教明使人便安而下不敢犯其在朝位若不勝其恭者退而燕居恂恂如也與孝氏宗簡尤為友愛休暇相對談名理之賾不及公家之事而又敏學多聞精識強記殫窮冊而備究經耳目者不忘屬辭推賾長於理道朝廷典冊多出公手至于文史之學名法之書當世所行率公考正非夫命世

之稟生人之傑安能德言並立功名兼邵如此其章炟也宗簡推古之君子論譔其前人之美以明著于後世禮之大者故推諸孤之志舉烝彝景鍾之義以請于上有命史臣俾敷揚其休烈康許公柳所以表其子孫也銘曰

天監有宋　世祚明德　能哲而惠　以熙衆職
考鑒厥相　用康保民　式克欽承　相惟其人
其人維何　文武許公　實維大猷　股肱王躬
帝視公視　帝聽公聽　有翼有為　訏謨賦命

信默未言　弼諧二尊　如權如衡　如虎如墳
獨明專治　欲發徒粹　東國之平　遵王之義
百揆四岳　庶政惟和　六府三事　九功可歌
于蕃許昌　執戶鼎鉉　以速寇戎　不難廟筭
公體慈吉　請寬叛刑　敕邊謹守　戎卒來廷
三冠泰階　再擁方鉞　忠勞則多　恩禮亦絕
曰師曰公　名器之隆　于申于許　山川之封
二十三年　盡瘁王室　納政于上　請老似佚
臨雍未拜　樊圃未歸　古有知命　公乎庶幾

訃奏來聞　上哭之慟　蓋隱家拜　摧此隆棟
爰命史臣　纂揚丕績　陵谷有遷　音徽無斁

大宋故推誠保德崇仁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傅致仕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四百戶贈司空兼侍中謚文定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慶曆七年冬十一月壬子九老太子太傅致仕隴西公薨于京師有司以聞上惟先帝察公忠厚任大節而屬之以致傅導儲邸顧託之意甚重又惟公德義之益弼亮之勤隱惻之深為廢朝遣內司賓臨奠于位賜恤異於他公故事擬以司空侍中章綬太常準功行易名文定越庚午慌帷就引內使典喪以返濮上越明年閏正月丙午葬我文定公于鄄城縣之鄆侯鄉越三月申命史臣譔揚休烈表之神隧蓋恩礼始終備已按牒公諱迪字復古先世自趙從燕大王父在欽以武材仕范陽軍遠唐季之難渡河樂濮之風土營家老焉遂從名數為衛人以公貴贈太師大父令詢有知畧初學入關湘之亂盜叚郴連周保權歸朝公為桂陽監使建策復二州建潘尹弔伐師竟道連以絕嶺俘劉鋹終庫部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贈太師中書令考護明經術名法以御史推直使案蜀獄歸節因言陝部多留繫逮逮糾紛太皇為遣傅理出之召對苑中問蜀故中意賜朱紱終國子博士知德州贈太師尚書令蔡國公曾王妣潘氏王妣楊氏白氏妣邊氏繼毋劉氏追封曹韓燕陳魏五國太夫人公學通古今深博有大度初從河東柳先

生游每覽公文章未嘗不稱善語門人張景高弁
曰復古手韓相器也且陶冶生華矣賔興至都士
皆目屬之禮部奏公第居下及廷對天子擢居第
一召見容止嚴重姿表甚偉釋褐除將作監丞通
判徐州兖州召試翰林遷著作郎直史館入謝加
緋魚尋充塩鐵判官屬議東廵命二輔臣胅判泰
寧經置封事以公貳之公始倅兖嘗言萊蕪冶廢
不鼓第縣民輸鐵課凡高貲家率以冶敗至沒入
田產械繫孤嫠請罷冶賦失業張空簿計丈不改

公議格及是懇為魯人請勅封肆青竟命除之稍
遷右司諫徙知鄆州召糾都獄改右史江淮饑甚
朝廷憂之授公安撫使俾以便宜從事公到部督
吏課徹徭賦通關市散利已責賑廩勸分勞徠安
集所以救荒之術甚設雖窮鄉知上恩意之及故
年雖大殺民罔蕩析牢無縲繫野無殍數復命遷
牢士遷銅塩錫服三品未幾擢掌誥命東篤祠瀨
鄉陞亳為集慶軍以公領州事兼境蒙幸復除公
為均節其當預調役者加優焉故礼成旋蹕無民

忘勞郡介京東西淮甸之交通遷之衝地有盜久
横或晝掠伏入城邑陳蔡潁壽皆警縣御荒闕至
出庫甲捕擊久之公謝還禁兵緩追嚴購盜益自寬
徼得其區橐陰簡驍士裹商服而匿諸衆館盜相
翔稍集擒格殲焉為立封圻疏溝瀆屢見善祥而
歲大穰代歸章聖以治圭之政勞勉久之公頓首
謝會邈川犯秦隴邊遽相及召對長春殿上曰雍
關中根柢御有方面才吾斷君重鎮撫之即以諫
議大夫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府陛辭上慰諭且

召君無慊行也尋除本道都轉運使詔赴秦庭按
邊馳度隴行諸危棧循吏士謀離種豪以解虜謀
繕築堡障守扞要害因與曹瑋圖上方畧未及畢
召還禁林充學士特蒙眷禮上欲時見公俾領審
刑每奏決獄輙見止訪以機政嘗出沐內璫亟召
對於側門語及洮戎曰吾屬曹瑋秦州謂足辦綏
急比緣邊變須濟師師未出請上郡章殆難以持
重君其為吾謀帥公徐對曰騎兕剽悍畧從諸小
種勢甚張即入塞而秦州要城以守何以懾戎狄

戰則兵不足恃所以數告也瑋沈勇有謀威信著
扞邊擒敵無易瑋者特方議崇上帝徽號上意難
於出師然公曰陛下嘉與海內臣庶行稀闊禮
豈惡構兵西鄙乎上前席曰然則奈何公曰臣頃
巡陝右凡伍符庫伏有細札小方今在帶帶遂探
以進西兵在掌上閱之嘉歎指筆牘授公具疏諸
戍卒乘障留防守之備命樞府悉發會秦塞下顧
謂公曰今日復見頗牧在吾禁中矣師傑集告虜
入境上召問公瑋必克乎公曰克哉何以言之公

曰兵法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虜數揚輕瑋言欲
以怒瑋為誘兵鈔秦鄜故見羸以致我虜雖知情
得不勝其貪忿而卒自致此為在瑋彀中者克之
必矣居數日中貴人馳召公對于龍圖閣上迎謂
公曰曹瑋大敗洮寇來獻戎捷公何料之審也三
都振旅虜以破壞故訖今三十年懾不敢動寶元
中夏戎飽飛西陲驛騷而洮隴晏如關輔賴以為
安實卓聖納公遠策而公任瑋之材折衝帷幄惠
綏來世惟戢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其功利博哉天

稽朸旱蝗仍飢縣官經費不贍上坐內閤召公入
語從容以三司所上計簿屬公審閱問財利何以
取濟公曰放於利而為政尊民抗敝非王度也蓋
祖宗嘗內帑以備師旅凶札今兼狄款懷邊亡大
費出帑物以救歲振百姓之急盛德之舉也上曰
善盍以故事貸之公曰貸之為言虧廣大體不若
遂賜之上喜為製寬財利論發內府金繒給度支
使無加賦天下公因救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
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勤於食則百事廢棄

者上封詔郡國勿伐木除道宿頓傳郵以示恭儉
已而祠汾款亳有司侈設寖奧詔意緒臺館度珠
庭斬艾山林吏費無藝常賜羽孽逆天意所以申
儆上悚然即禁採伐弛力役申戒四方省不急之
度公之論事識心為質引義慷慨不崇空語故人
主察其忠實虛懷嘉納故心造膝云補宏矣 章
聖嘗目公廊廟之器蓋知公之深也尋以給中參
知政事儲闈肇建始初預聞及是首除太子少傅
手疏援先朝之故以謙遂兼賓客詔儲后接賓客

如師傅累牘遜免許從客禮焉賜之御篇元良述六藝箴勉以輔導之意俄遷禮部侍郎寇愍公由宮僚罷相詖辭讕衍公因燕見上頗聞春坊事公曰 皇太子仁孝天縱睿問日躋群臣佐翼實無過事或有他語者臣請付御史辨之上改容慰罷焉時丞相缺公以參知政事獨當國謀猷燮諧宰循訓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而命之相者數矣輒懇辭一日對滋福殿東序皇太子趨下稱謝曰蒙恩擢賓客為宰相因再拜上顧公其可復讓歟翌日制出以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中書門下平章事賜賚皆異數公荷厚恩勵精索慮竭股肱之力知無不為而與朱崖丁相謂同秉政謂顓權不軌公意在綱紀國體論議不能平 章聖不預始議儲后聽決謂立異以爲太子總萬機即上躬良已殆難爲朝廷禮公進曰撫軍監國漢唐以之上疾止如初何嫌於義矧是資善決事國本固焉謂益横其心間忠舊鉤黨攀援相入傷危不附至輒除吏不以聞公憤然語同列曰迪起布衣無左右之先上特達擢舉十年至宰相知竭誠奉公豈能阿權臣取容乎是日廷數謂執邪罔護傾亂憲度顯威福詩大臣節因質責其狀乃并自劾姦臣竊國命而不能正請同免上深感悟歎公忠孝又稱忠忠者數四遂與謂偕罷歸班既還地喜甚謂所親曰古之君子爭無求生以害仁今日吾所以報也屬上疾稍侵謂謀得施頃之復相是日除公戶部侍郎知鄆州 真宗升遐貶公檢校尚書水部員外郎衡州團練副使志且叙公或說謂衡州之謫若士議何謂曰是庸何傷他日好事生傳衡州事不過云天下惜之而已時乾興元年三月也七月謂貶十二月復秘書監知舒州徙建康就改刑部侍郎徙兗海改兵部徙東秦又徙河南詔朝京師公既對留五日而辭絕口不及舊事至洛師改尚書右丞徙三城就遷工部尚書耕籍之歲 獻后上仙今上馳驛還公授資政殿大學士同僭共政遂復相 章聖朝公雅見親重君臣之際無間然者毅然廟堂以身許國自謂蹈大坟賁育弗能奪

不結黨友取游説之助見加殭誅擢越在外故莫
為之地者精誠忠義貫于神明惟帝念茲復我獮
直然天資剛勁秉心醇一雖歷危難艱阻僅全折
而不撓正色益厲當軸處中用是亦弗能久也景
祐二年以刑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
學士解機柄留侍經筵竟胃儤文除太常卿知亳
寨尋復秋官徙彭門又改地官徙兖海党羌不襲
大入虜地公上疏願以屬老臣上曰是豈宜以煩
者德乎詔慰荅西師在野遂戎眼盱朝識藉公威
重綏定河朔因授彰信軍節度判天雄軍吏民幸
旅至于四裔皆知公兩朝二年　舊相故不嚴而
治疆場又無復從青社詔赴本鎮過鄉展墓因慨
然曰吾遭時至將相奉全節義不忝先人盍歸來
乎佚吾餘日也及曹南遂引年還君事疏三上天
子愍以職務留以除太子太傅致仕歸老濮上放
懷物外逍遙六年子東之以侍御史知臺雜奉安
輿至都使璫餉茗餌致上意存勞謂公不可強自
力一見我歟公謝衰疾竟弗入謂故吏曰吾為老
槁體厭心聖君念雅素優加恩是吾為子孫見也
張尚數視其兒猶市擾爾啓手足之日無他恙時
凝壇偃寢廬中顧左右曰安得大幄冒天下之寒
者乎神爽恬泊飄然委化享年七十有七配時氏
卒公約時子東之請諸朝追封永嘉郡夫人繼室
崇國夫人皇甫氏皆有德禮式憲宗姻三子曰東
之尚書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徽之度支員外郎
京西轉運使晳以才進著名迹稱賢士大夫不籍
世家幼輔之太常寺太祝六女長歸國子博士向
絳次祠部員外集賢校理張充次太常博士王端
次未有行而亡次歸太理評事陳襲古次在室諸
孫曾孫十一人德厚流光宜乎世濟其美者公孝
於親友於昆季篤於朋友不還怨不逆詐計數回
巧不接心術不苟進不潔退功美不居患難不悔
譽善不為諂嫉惡不為忌皋由天至非有勉者藴
之為行誼發之為事業在公之道蓋士豈爾夫參
者死權矜者徇名遲禍機而導爭端聞公之風薄
斯知廉貪斯知約矣臣承學淺昧然粗聞春秋義

倒笑大君有命致誕信書銘曰
侍中剛塞 緼涵純德 發為正色 隱然柱石
章聖惠哲 察公忠烈 可臨大節 託之喉舌
遂付宰柄 爰屬之政 實受端命 實俾儲聖
孽臣專朝 僻訛姦驕 鉤連日滋 我心欝焦
感憤中激 志除邪僞 乃誠請國 以寧社稷
綴衣出庭 遣閔南征 不遠湘衡 顧悚周京
大人繼照 閣舊廣孝 顯揚輔導 戒還廊廟
延平泰階 謨明弼諧 若作楫材 爾惟鹽梅
師成羌落 帝念遠漠 公在河朔 虜崩厥角
宣力中外 文武盡瘁 若時進退 道德益大
攻奪為利 太息為義 處心云異 於道同溉
公沖而用 不激不犇 率誠以動 不勉伊中
嚴廟穆清 軫念老成 俾揚頌聲 式昭典刑

宋故推誠保德功臣宣徽南院使安武軍節度使冀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傅使持節冀州諸軍事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鄜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一阡六百戶贈太尉謚曰康穆程公神道碑銘并序

昔高陽氏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其後為羲氏和氏唐虞之際實紹其業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程氏世系蓋遠矣公之曾王父諱守瓌仕周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嘗吏穎川陽翟令樂其風土自汴之封丘徙居焉故今占籍陽翟公諱戡字勝之先公以治春秋登仕故公初亦傳三家之學既習通矣而委之曰君子惟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奚事一經遂博綜藝文天禧中楊文公億典禮部貢舉時推文公允以藻鑒自任考試進士精甚見公程文大器賞之遂為舉首及廷試亦在第四于時公之名動天下釋褐涇州觀察推官代還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齊州長清絳州翼城縣以愛利為政有聲徙秘書丞通判許州蘄州遷太常博士復通判虔州贛人巧猾嚚訟公治明審數辨冤獄發

姦慝吏民畏伏刑平政清風績推最以尚書屯田員
外郎徙知歸州轉都官員外郎數月代還且㸃用
也途次襄陽聞父喪徒步而歸服除召為侍御史
寶元元年并大地大震壞城郭廬舍民死傷者衆
公以選為并忻等州安撫使入境以便宜從事宣
布　上之恩意諸失業不能自存者所以救賙安
集施設周及人情大安還白利害稱旨所建皆見
嘉納除三司度支判官遷兵部員外郎尋兼起居
舍人知諫院中外艱時西鄙有興朝廷多事公納

忠開說補益居多時政賴之奪情俾領職公確辭
得終礼制既免喪復還諫省尋以本官兼侍御史
知臺雜事公之任言責司憲度切摩獻替以尊王
体正國論未嘗敢々及諸細也故時議者重公有
遠識惟帝心簡在殊深以例换三司户部副使不
閱歲擢授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遷刑部郎
中知渭州自戎虜為不義出車遠戍平涼當其衝
騎寇三大入殘夷及是始通款公蒐補卒乘繕完
壁壘綏撫新附種落寧輯軍氣以振邑始寧時樞

府缺員仁宗顧謂輔臣曰程某厚重可大任也有
間公者以為故事未有自待制擢二府者遂不成
命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屬貝州軍亂州將張得
一失守抵罪公以嘗任得一襍職移知鳳翔府易
河中朝論皆謂坐累太重踰月遷舊領之從求興
軍未幾遷左司郎中領瀛州高陽關路馬步軍都
總管安撫使甫至遷　諫議大夫祀明堂覃慶遷
給事中契丹使過高陽關稱疾請以紗巾見公曰
疾可無見々則以礼虜使憚公嚴正乃具冠服如

儀仁宗聞而嘉之語近臣曰程某有守差強人意
還知審官院他日帝從容諭時相曰昔孟知祥以
後唐甲午歲得蜀至本朝咸平中歲在甲午盜發
益州西土大擾故蜀父老識之來歲復在甲午蜀
人以為恐某精擇可鎮靜者既而曰無易程某矣
召對便殿親諭此指且曰為朕再行即召公執政
公頓首曰事君者有命無々避安敢以寵利居成
功帝屬意良厚優除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到部彭
州果有訛傳兵起者即捕斬之人心以定自孟昶

歸朝守者務為安靜苟遠嫌嘗至城堞毀圮莫敢
增葺公曰城以保民者也故葺以除戎器戒不虞
聚而莫保民何依焉遂議版築浚池隍今蜀城修
完公之力也明年召除參知政事屢表遜避優詔
敦促中人撫問者數四在政府有告急變者稱得
遺札于路關搆甚密尹以白于執政相顧未決公
曰獨斬告者或曰何遽爾公曰是情易得也尹試
嘗訊之果告者二人舊出入此軍微聞其中毫黠
輩妄言頗連諸校因相與謀此官司莫敢究者必

當按狀竟之因以圖賞利不竟亦無以反坐非有
司謀莫敢證爾遂斬告者皆服公之發姦謫明且
決至和二年宰相文潞公復輔政公以通姻引避
除尚書礼部侍郎改樞密副使公才長於政事既
歷二府練達治要慶心積慮期有以報特達之遇
而時為樞密使者與公情旨不相得邕州守將以
賄聞而奏請增補嵠洞酋長且十餘上公持不從
以為後必生事數爭辯　帝前因堅求解五年以
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領群牧制

置使罷帝察公議每長有憂深思遠之致內直公
尋亦罷樞密使者拜公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
延路馬步軍都揔管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秋大雨
水五龍川溢東西兩城將壞居民詢懼公登城肅
禱水波稍復廻遂退衆謂公誠心若有所感眹
英宗踐祚視秩帝傳是歲就錫命以安武軍節旌
再判延州初夏戎承襲尚幼沒藏訛厖四族顯国
諒祚益習事惡其逼用李父磨七之謀訛誘厖等誅
之初朝廷歲賜諒祚金帛四族常分其半酋領入

貢輒貿易圖利故四族盛強至是併其所部没入
財畜諒祚始擅其国氣驕意得作為僭慢遂改元
置官號數為干請公上言戎狄貪婪乃其天性十
求九獲猶懷觖望飢則噬人飽則颺去畜養之道
宜以厭充請尊遣使責其僭妄　朝廷因降詔詰
問虜雖不悉稟命因是知為裁折公念西疆四道
戍守千里士馬留屯坐空儲積持久之計必兼耕
戰自古言邊備者必以其士人勁銳便馳射戰鬬
習知山川險易其氣俗然也請籍邊户擇取丁壯

籍以為義勇　廟堂議協自陝以西無慮得十六
萬人更戍畨休以農隙訓閱豈財足食安民保大
武有七德公近之矣夏虜自繼遷之叛狃於狙詐
之利至元昊尤多狡數欲能懾服諸戎故為國患
諒祚貪輕躁易與者而朝論懲寶元慶曆之難抑
游說者多遏其實虜每與契丹洮人相攻挐輒大
點集聲欲犯境公獨策其情不為之動而常勵諸
將曰夫兵事以嚴終可無用不可不戒也克勤小
物備預益修故時推公沉毅有方略得將帥体虜

北年侵掠内屬蕃部秦渭尤甚或言帥臣蔽匿不
以實聞乃遣内璫專領諸路蕃部事公上言熟戶
利於附漢甚憚役屬於虜我不能庇内臣督領無
益也且族帳星散而數犒賚呼召期會更為煩擾
不若委帥臣察其材勇擇边有勞部衆所服者間
召赴　闕天子親臨撫閱廷擢用之此羈縻之術
也識者善其言以新命已行難遽改後竟以不便
悉罷或請置重兵長安為四路根本選大臣總節
制詔公以利害聞公對四路距雍遠或千里稟白

待報豈及機會責成四路稚合事權寇所侵軼相
為救使從爲既而引年謝事章十數上　仁宗晚
年賜詔曰卿年耆而德益隆朕所加遇者未可以
期頤自高也公惶恐不敢辭及加旄鉞復申前請
表又十上　英宗特馳近侍賜手詔曰卿雖年高
而精力克壯在廷歷年處置舉合機要須邊多事
正當爲倚卿勿復更有請厚賜手封茗劑以將恩
意公陳情懇至使者曰且有後命勿受辭公不獲
已下拜受賜力疾視事賓佐共白公其嗇精神近

醫藥厚自特府事僚吏請盡力公曰邊帥豈深居
養疾者耶旦夕無少懈疾益侵帝聞憫之詔還闕
就輿上道軍民送遠郊莫不號慟治平三年正月
乙亥行次同州澄城縣索筆牘欲自具遺奏草數
字而薨享年七十有七外見大星殞于寢堂而聞
發哭先帝軫悼輟視朝遣中使弔撫厚賻其家追
隧太尉章紋太常考功閱合康穆二法以易名禮
也諸子奉請帷以歸陽翟四月葬我康穆公于舊
學鄉先公之塋陽翟君後終于濮州臨濮令祖思

議隱居不仕考諱坦國子博士以公貴追命三代
晉贈太師中書令　尚書令博士封成國公曾祖
妣田氏祖妣劉氏妣王氏秦魏陳三國太夫人公
先娶謝氏追封陳留郡夫人再娶李氏贈永縣昌
君繼室以曹氏樞密使司空兼侍中襄悼公利用
之女也封新平郡夫人三子曰莊曰荀尚書虞部
員外郎曰華內殿承制七女適供奉官郭承則殿
中丞崔良孺大理寺丞宋彥國虞部員外郎文恭
祖侍禁閤門祗候王咸允杭州節度掌書記孫貢

濮州推官李恂六孫高光祿寺丞充章雅太常寺
太常奇秘書省正字公溫而莊寬而栗尤樂易喜
談笑不為城府崖岸善與人交其度豁如也薄於
自奉食罕重味器服僅給而已耆讀書老而不倦
而首公勤職蓋天資然易著乾之四德曰正者事
之幹正固足以幹事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君
正與義公實有焉用是出處顯重且五十年忠老
在朝切利在民為當時偉人重德盛矣僕康定中
與公並命處諫垣至和末又代公為益部以常同

僚而從公之游也舊故知公之器緼詳銘曰
正以幹事　義以治民　施于有政　康穆其人
文學發身　貴名第一　惟其德業　誠心為質
亹亹諫垣　實陳昌言　法冠糾違　王体以尊
遂服邇僚　式虞亮采　帝察其衷　于心簡在
帝念戎難　內儲蜀憂　嗟咨文武　屬之懷柔
公有常德　維邦之翰　四方于宣　先登于岸
西圉既平　西州既寧　還躋二府　參幹机衡
無有作好　無有比德　剛以不吐　王道正直

高奴古塞　實扼氐羌　鎮守之重　咨公巖廊
蠢尔驕虜　奸黠兇戾　公勵衛榮　奔蹊入畝
卒乘輯睦　壁櫓繕完　拊循蒐閱　軍氣欽宗廟諱欽宗廟諱
議建民兵　法古蒐戰　保大經久　憂深思遠
閔河晏然　以公在邊　兩朝眷賴　弗違引年
公不敢康　將吏傷憫　君恩見还　大星已殞
元戎于征　麾森啓行　及帰里門　翩翩素旐
一氣同生　大期共盡　惟此德名　流徽不泯

大宋上都左街景德寺顯化禪師碑銘

我聞菩薩以方便智行於非道而作佛事以平等
慈不捨衆生而共世業雖逆順之殊化于解脫以
同歸此惟自證圣覺之可通固非常情思議之所
及若顯化禪師者蓋其人也欤初京城景德寺西
塔七俱胝院有僧清璲以誦經為業誦妙法蓮花
經至五萬部尊勝大悲陁羅尼各三百藏祥符中
有布衣自云姓許壽春人造璲作礼請受經抗相
奇古目直視不瞬璲畀之為受具戒名之曰志言
動止軒昂時獨語笑多行市里褰裳疾趨或舉指

畫空佇立良久閒從屠酤游飲醻無所擇道俗共
目為狂僧璲謂其徒曰此聖人也佛法有賴矣衆
未之信久之士民稍〻欽矚有意欲為師具供曉
輒道名件索之　有欲施諸供具輒道名見索之
温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來獻舟姑及岸已來
就取　仁宗皇帝每延入禁中徑登座結趺飰畢
遽出未嘗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與交一言
者或進紙筆黙致所請揮翰如風字體遒壯初不
可曉後無不驗　仁宗臨御久春秋漸高深念繼

承之重遣近侍至師所無他語惟展紙於前侍者
授筆須臾滿幅末云十三郎近侍以進不測何謂
後　英宗皇帝入纂大統実濮安懿王第十三子
也大宗正守節請書師不顧迫之得潤州字未幾
守節薨贈丹陽郡王曾在故相張文懿第見童妾
謂為王家比丘尼他日以從女適故工部尚書王
公素竟為尼僧義懷未出家師見之撫其背曰德
山臨濟後住雪竇為衆說法祖道益明今南方宗
音盛傳多懷出也如是前記不可悉數普淨院施

浴鳴鐘時方迎佛聞浴室中有人聲僧叔嚴往視
乃師也語少時振衣遽去叔嚴追之院門尚闔故
詣西塔欲驗其事守麗景門啓閟而出師安寢于
室復前語無遺海舶遇風濤且沒共見一僧檁絙
引之商人至都見師于市釋然引舟者也師曰非
我汝為魚矣有具齋饌而薦鰌師并進之遇廣濟
河入菜市橋下或躡而窺之見臨流而吐群小鮮
泳去南海有逸入潘晃衆莫可親近獨與士人趙
棠善語棠云我昔見言公于番禺由是通宿命師

故未嘗往番禺也崇亦與師偈頌相酬往還萬里間不浹日師遺崇偈有太平山上宝珠光之句又称崇為赤溪君山人劉立常從崇得見其偈問赤溪何也崇曰太平赤溪皆兜率内院山名尓崇者本曺人擧進士從宦嶺外因攝潮州海陽簿見淄棄官從之後坐亡盛夏身不壞立後亦為僧名行忠住持傳法云如是異迹亦不可具載丞相呂許公問佛法大意師曰本来無一物一味揔成真僧問世有佛法師曰寺裏文殊或問師凡耶聖耶師擧手指曰我不在此住朝士長者四方耆宿有所咨叩應声率爾直示心要如是句義亦不可詳録將示化作遺頌其音不可曉也已而曰我從無量劫来成就遊多國土分身揚化今南歸矣語畢右脇而寂慶暦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有香如蓮華久之不歇　仁宗遣侍璫安奉真身于院之西殿金書顯化禅師四字揭于前楹度侍者超覺為僧今真淨上人也異日進士姜厚攀惟瞻礼額上有光如螢滲舍利一粒至是歳寖乆四衆供事益嚴光壽益顯其江東誌公唐法雲僧伽之傳侣歟嘗試論之蓋一相淨圓人各具足自心見量非增減於太虛妙用無方故通融於萬化但由根境隔閡藏識分別亂毛兎角空華海浪習氣迷轉因物而遷至于本覺元明未嘗變失如漚生滅水　性無虧如雲去来日光不昧若知實無有法則為諸佛現前證性自心即是衆生度盡自然具清淨根入無导知昇雖當念超出袛劫之上不起于座周遍塵刹之遠則師前記之明異迹之顯句義之妙故非智之所可知識之所能識也太原王鞏少而樂聞道自其先君素以真淨為善之識及是鞏編次其狀請以續諸隱聖之後予閱其所紀皆衆所共聞見者非傳疑也故為略其煩細而擇其著明者實録之而係以銘曰

佛子云何　號為顯化　仁宗皇帝　至心淨信
以是名字　留於世間　復次佛子　以正受力
入於塵劳　而作佛事　於一切法　得如實見
轉輪聖王　宰官士夫　若善男子　諸来問我

我為方便　示其本際　如水中影　如鑑中像
如摩尼珠　衆色自見　無能所取　非生住滅
佛法流世　力頓廣大　不見声光　孰警盲聵
師為法來　故云有賴　生民有欲　著於好惡
非激而勸　弗沮而懼　我於世教　不其有助
聞名已謝　幻身猶全　法施無盡　金題爛然
太平山上　宝月還圓

宋故龍圖閣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工部侍郎提舉南京鴻慶宮上柱国清河郡開国公食邑二千八百户食實封捌伯户賜紫金魚袋傅公神道碑銘并序

商書高宗夢得説爰立作相作説命三篇以為説、築傅巖之野故為傅氏蓋黄帝之子其得姓者十四人有受国于傅邑者因為氏説其別也歷漢至唐常有達者公諱某字命之世濟陰人今徙畿内考城曾祖値祖五代亂離不仕考累贈開府儀同三司〻空公幼孤事母孝早有見於鄉里外祖樞密直學士燕公肅愛賞之守會稽挈以行欲任以仕辭曰仕當以學請姑就學勵精服勤遂成高業甫冠一上登進士第甲科釋褐以大理評事知兗州仙源縣邑有娶訟久不决又訟于州舊相李文定公屬吏窮訊反生娶矯誣公至復自辦公使對者原書其契不類情得遂伏辜文公聞而嘆曰吾不能使枉者直而又為寡婦人罪吾甚愧之謝以粟帛盛薦公之才于朝代還知撫州臨川縣江西劇邑名難治蓋南楚之俗纖儇巧法吏舞文相俠為欺詆以多所證逮積歲不竟因細務公察其獄曰契之不明訟所由生乃立條教告民凡田訟傅別約劑不具者一切不受其辭以故毫猾不得逞吏束手囹圄屢空善良者安由是時輩推其能政通判泗州淮瀆大溢墊城壁朝廷聞水害馳近璫臨役事程畚築慮庸六十萬渡淮徙土南山下道回遠勞甚公循汴堤旁得高阜數里崎嶇不便於挽綍請更之載以回舟委城下省工太半詔書嘉奬泰州並海歲苦風濤壞田廬又徙公海陵圖其患至則相地形勢規築堤鄣遂止漂溼之害民至于

今頴之以選通判大名府佐呂文靖公文靖夙聞其才委以府政歲而呂公復相擢知宿州未幾是黙江西刑獄徙益州路賜五品服公自大理寺丞殿中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司封員外郎至是就遷工部郎中梓州路轉運使到部值渝州夷人方擾郡請益甲公曰夷實獸心獸窮則搏不有犯者奚事而兵乘傳躬往廉問晃縣毫吏侵擾諸夷衆怨以判按其罪流之嶺外告預酋領即解散先是夷人每秋成鬻粟于市士人相約率賤居之伺其之艱倍蓰以出常以是蓄憾而生边患公以官錢委官以時歛發若常平之法夷人大悦自是境上少事慶曆初始課民植榆柳以為縣官殿最兩川地狹生齒繁無尺寸曠土而吏恐負督民種蔬不堪其擾公以聞罷之蜀人安業轉運使圭田在廣安舊事擇軍校之高貲者四輩掌其納輸貿遷取贏歲送鎡三千公命以市估鬻之送鎡千後使何知至清吏也善而循之遂著為常其在兩川為民興利除害事良多召還改刑部陝西轉運使陛辭賜三品服初夏戎阻命犯延安蹂平涼羸師鄜上興費不贍夏文莊竦始建更幣以振边置鑪商稅鑄重錢一準十既又就河東山澤遂及江南諸監並埏鐵為錢轉以資關右民怵扵利則冶鎔盗鑄殽雜為巧死罪積多法不能勝四人失業朝廷患之議所云捄公請大泉一當三貨物始平民稱便又建榷鐵法姦鑄遂衰止值關中飢春麥苗被野豪賈益閉匿穀騰躍而錢不出糶賖者賖貸逾重息公曰馳歛時也輕重權也發庫錢三百萬緡以濟農民之乏之約輸麥于縣官軍儲以給公私其利後聞用其法以实邊㪚西戎久嚴饋道艱梗州縣租賦自陝漕推移以輸塞上公按籍而數曰此民之所以困也為之經畫就所平糴自此田稅得輸本郡先是募商人入粟于邊而受錢于都内凡三路歲或數十鉅萬時河朔告乏而 朝廷艱扵移用公聞之上言本道藏庫足給請罷都内所受錢以資河朔 仁宗曰其國慮者當如是矣璽札褒飾召还糾察在京刑獄歲迁兵部三司

户部副使契丹方還即命計事隴右時秦鳳帥轉運使范祥攝職請城古渭州以拓疆埸初蕃部訥支藺氊有此地藺氊與夏人有仇力不能支因獻其地謀以自保祥不探其情遽陳利害以請　朝廷易聽之遂興大役勒兵護築侵耗諸羌相率為判夏戎亦集兵境上來經理界後帥張昇劾祥生事邀功請棄其地命公馳赴當事宜公至則以朝命宣告諸羌稍〻引散視古渭形勢深在戎落然業已營築請止為一寨立五堡以通行路朝議然之

訖如所築復命除天章閣待制陝西都轉運使歲餘迁諫議大夫入判三班院流內銓陞龍圖閣直學士充環慶路都總管知慶州到部屬官皆見環州首領蘇息宿有疵負恐因見質執獨不至州將數迫使就道愈恐恃其衆偃蹇不奉命息亮種有力量隣道聞之嚴戍境上公乘其未動告諸边吏息始非悪意過疑惧爾乃遣裨校單騎抵息所諭以此意息號感聽命即自歸歲餘徙涇原渭州舊事歲遣將佐領甲兵歷按諸戍謂之巡檢所至侵

擾民患苦之公止不遣公私便安民為立祠令刻石存焉代還判太常兼知審官院迁給事中承之開封府丁內艱服除知審院廉群牧使復領開封府會中山謀帥咽呃巨屏守邊已試之効無右公者迁樞密直學士定州路都總管知定州未發保州守將操下嚴卒五紐於姑息藉〻有怨言民懟慶曆之變或以旋行遣雖朝廷聞以為憂方議易守而公奏至具條所以戒遏狀且言士驕而輒得所欲後毋以制請勿易守保無他虞時議推其持

重有大體　英皇由是器之有大用意大農計邊儲內帑資以金帛則下本道貿易緡錢平糴度支準其直率倍蓰曰省估民輸重困公按實以聞遂罷省估止從在所時價河朔同被國恵除龍圖閣學士召入知開封府今上踐阼迁工部侍郎蒞事審給府政大清聞以疾倦於劳冗請得外補乃知兖州復召還領三班判集賢院權判都省提舉司天監寖有休息意請便鄉一藩乃除應天府又請閒曹以遂順恭就領鴻慶宮遂歸曹南熙寧六

年六月十三日考終于私第享年七十一公性更粹無城府而臨事有守操執堅正天資長於政事而本之以明恕不爲皦察行吏民畏信簡而易從敏以有功故所踐歷必有可稱紀　英宗東在甚深訖不究其用然亦可謂厚行君子循良吏矣嘗買妾察其態度有異問之衣冠家女也又嘗嫁爲士人妻公乃嘗識其父爲之咨詗訪其家母已改適因爲備行具以禮嫁之又爲保薦其夫其篤於義多類此先娶王氏卒卒再娶柳氏華原郡君亦先公歿子六人揚國子博士衆太子中舍褒秘書省校書郎早卒袁裔並秘書省正字女六人適太廟齋郎陳燾秀州推官張行先左藏庫副使李昭用太子中舍李偁太常寺太祝呂希俊鄧州內鄉縣尉向綰孫男十一人詳陳州商水令謀齊州歷城主簿評進士　及第誦奉禮郎諫讜將作監主簿詵該詢識並幼八年五月二十二日葬于考城縣之西原陪先塋二夫人祔銘曰

商書說命　中興武丁　東維箕尾　爰垂列星
世有俊德　東有光靈　前載相望　文武是經
於赫大宋　朝多髦彥　能哲而惠　舉此黎獻
于灌奉璋　于宣作翰　太平之基　惟士之選
有若傅公　政事著名　初試爲邑　即聞治聲
凡所謀爲　汔觀厥成　雖在周行　已期公卿
賢人德業　本於簡易　易生乎仁　簡近於義
險阻異端　焉可適治　公知由斯　故多愛利
兩蜀遠方　三秦劇部　連爲督輸　民庸寬著
渭抚西疆　定雄北路　事卹近切　体存遠馭
持重不撓　處微亦精　卒乘以肅　獄市以清
簡在英主　洊還尹京　素緼未施　濟河于行
我初起家　才名有烯　帰扶于鄉　以遠世累
夙迹三朝　隤光四紀　履道坦坦　吉祥止止
既其五福　又餘積善　宜爾子孫　保茲蕃衍
必有令人　克績以顯　九泉可作　尚髣髴晃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終

樂全先生文集第三十七

神道碑

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致仕上柱國歧國公食邑一萬九百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贈太師兼侍中謚曰恭頴川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

寶 心之碑者、 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神筆所題以表揚故相贈太師兼侍中歧國公執中之遺烈也惟公在登元宰當國之重體直方大寔有常德素履中吉不失其正故 聖上揭天日之明揩春秋之義顯其大節章示無窮夫其誠心之所感者深故於恩礼之無吝也厚教勸流於朝序盛美光於國牒君臣之道斯為至矣謹按公字昭譽祿章南昌人烈考韓國公恕以器望忠力參知政事 太宗 真宗時為任職舊臣總邦計十餘年典刑在朝功利在民逺今計府凡財筭利權率循陳侯故事終于尚書右丞集賢殿學士公風骨英秀氣韻粹深河目角犀居然公輔之表初以廕授秘書省政字非其好也學問通大義不為章句志欲以奇策高議感結明主自致功名初仕衛尉丞監征慶州值朔方疑格疆埸解戍條逺御之畧上河西兵機五事繇此聲述聞于時秩滿知泉州惠安縣復拜疏論時政語侵要近益逺徙知梧州公奮曰 天子明聖匹夫罔不獲自盡庶吾林必有當者研精覃思著當世之務撰復古要道三卷驛置上聞 章聖覽而善之曰此国名父之子為國敢言可用也即召赴闕是時 今上盛德日新而未出閤天下屬望大臣莫敢為言公又上演要三篇發明國家大策請時建儲位以正萬邦恭用公卿無頗保傅諷諭詳切出於精誠書奏天子異焉翌日袖以視朝先出佗疏於執政曰何如皆贊曰善帝指所袖曰是更有佳奏即公所上三篇也便出示之執政相顧娩謝既而召公對便坐慰問移刻擢為右正言先是諫署久不補缺公始復置貟公既以納說時君被遇特達思効忠益展意無所依違表請增諫官延讓

議每言事引大體慷慨輒見替禮權寵忌之屬御
試進士以公編排試卷坐第次小差罷諫職還衛
尉丞權點岳州永州改太子中允通判歙州撫州
累年江湖　天聖初還朝遷殿中丞復正言上
雅知公意時顯用公前在諫官常論曹吏用事至
是利用言且試之治民復出知漢陽軍歲餘召
還道丁內艱服除補三司判官復知諫院直集賢
院提舉在京諸司改尚書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知雜事賜三品服遷刑部員外郎充三司戶部副

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應天府徙江寧府遷工部郎
中知揚州召還上志先定用公有指宰相復有聞
言者除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未發拜右諫議
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昊戎叛命西師暴野嘗被手
詔問經制方畧條畫數啓多見納用久之罷知青
州尋拜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充陝西兵馬都部
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兼知永興軍虜大入朝鄜攻
圍延安連拔堡戍再殘平涼塞覆軍殺將邊郡日
聳天下被其勞詔公從幕府由中示鎮撫之重固

關陝根本公下令諸路凡騎寇來鈔虜獲自入故
其戰人人知道趨利除野堅壁詐力必屈是歲賊
果犯河外破豐州斷麟府西陲益褱止公以謂兵
事尚神密千里稟命舉後機會非所以制勝宜屬
四路各保疆圉治軍禦寇可濟事功累表便宜且
歸兵柄朝議善其策就除知陝州復從青社沂州
卒王倫害戍將搆亂輕游附從至擁其鼓入城邑
殺掠吏民郡縣惶擾失據公召京東都巡檢使傅
永吉謂之曰是雖微孽敢涉吾地並淮且渡江若

蹈無人之境使民間而有嘉禁豈不生易　朝廷
之心欲若趨躡之賊不得復還也永吉受命恐懼
窮追至歷陽採石磯力戰賊黨殲焉　上聞嘉
歎璽書褒獎慶曆四年召除參知政事內璫馳遽
來揚命示眷待之加非常例也未幾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初西方有興師久無功上
命二相兼樞密使俾協謀議以便處置既羗有納
款罷兵歸廷塞徼無事而宰司領右府遂習為常
公以為權宜之制盡復祖宗之故乃謝解樞柄秉

政五年以足疾辭機務章十餘上除尚書左丞知
陳州上意不足公曰先臣終此官臣幸已過後相
吏以爲言乃拜兵部尚書祀明堂進天官加觀文
殿大學士制授集慶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
府復以吏部尚書召冠宰司又逾二年足疾增劇
求近藩久之制授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英國
公判兖州公緜世資自致通顯初不藉支黨引重
爲名高挺㧞特立峻青不雜如絕壁千仞高倚霄
漢事
上待下眞誠無飾不違道以干譽不矯
情以圖全退朝閤門不受私謁詭行游薄之士無
敢自通性嚴毅有威重寡言笑其在　朝廷陟降
進止皆有常度舉措時當操大柄斷國論凡建對
謨議未嘗漏言有猷有爲世莫聞知善則稱君過
以歸己而已專務遠權勢匿名迹及其久也天下
信之故上察公行今上御名厚眷委之心特容焉在亳
乞歸養疾不許堅納旌節改尚書左僕射觀文殿
大學士徙河判南府兼西京留守司遇闕不任覲
謁求易曹州恩旨留京師使醫内侍勞問賜黃金
珍劑視其有瘳蓋屬任意存焉屢懇告老輒被手
詔敦止逾年疾日侵始蒙軫聽嘉祐四年二月制
除守司徒歧國公致仕越四月十八日薨享年七
十屬乾元節宴群臣是日休假閤訃即時奏與臨
哭爲不視朝三日策贈太師兼侍中發哀苑中文
武叙班殿門進名奉慰凡贈襚恤礼率加常典太
常議謚曰恭其配吳國夫人謝氏諫議大夫泌之
女端操淑範配德具宜公薨纔彌月而夫人繼殁
即以七月二十八日合葬于京城西南韓公舊塋
實祥符縣之西韓村大王父追封衛國公嵩王父
追封燕國公光嗣遠先正韓公並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曾祖妣二黃氏祖妣孫氏妣王氏李氏
齊晉魯陳秦國大夫人嗣子世儒太子右贊善太
夫方八歲岐嶷有至性法相惟肖陰隲善慶必克
纂續六女皆封郡縣君長適屯田郎中李章次大
理評事宋均次姻光祿寺丞王杲餘尚幼公之薨也
上軫之深時季弟將作監執方知曹州驛召俾護
喪事又命婿章斡其家執方有器行而章材敏公

所愛厚故朝廷因其意而命焉初韓公見公讀漢書問公盡言爾志公對曰平津侯有言人主患不廣大人臣患不儉約竊謂名理韓公黙然心知其志之遠也及公鎮閔中委統帥之權登政府避監總之重再至上宰一心在公未嘗敢因緣恩威爲市及其去位深自裁抑不敢以隆名自器自處在景亳納挽鉞以為養疾便藩不宜尸厚祿隤然抑畏罔以寵利居成功都城僻坊有韓公敝廬再入相方賾取之門不容回車僅蔽風雨不甞貲産家無僮伎四方竿牘苞苴問遺之私莫敢至其門故世謂韓公知子之明而公可謂允蹈之者也燕居如齋未嘗見懈惰之容非朝服不見賓客所接無貴賤率盡誠禮不妄為疑抑故平生與人無憾恨之際無侵侮之羞將東首神爽恬泊視札召其婿章屬之後事封署端楷有如平日其資性莊重如此銘曰

政公直專　其誠也天　其重如山　其止如淵
秉心宣猶　靖共惟虔　蹈道之正　得德之全

顯允韓公　匪躬徇國　宣力汝為　有民汝奠
利盡事功　忠存衮職　實著義方　貽我淳則
公起世家　決決大志　王氣莫撓　棟材拔萃
明主我知　青雲自致　絶塵遠騁　摩霄高厲
遂登臺閣　爰陟公卿　立朝正色　于國乃情
不援不陵　不將不迎　得之自是　直哉情清
密勿中樞　本兵之柄　左右泰階　執國之政
入告善猷　出賦明命　式是百辟　時膺嘉靖
典刑是修　舊章是由　敢曰識知　祖宗之謀

匪福匪威　莫我德尤　無好無惡　孰為黨讎
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時惟淫朋　人用僭忒
我求諸身　王道正直　爰莫助之　會于有極
不回不疚　期處其厚　無遠四方　相在屋漏
譽非余同　毀非余否　常德其渝　克堅其守
不否不同　其守彌冲　天子曰忠　天下曰公
賢人之業　本於易從　全其神明　始為令終
允文大君　獨照精實　揚其惠節　寵以神筆
聲烈烜明　思禮周密　有血幽堂　永對天日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
上柱國昌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
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累贈太師中書令
尚書令許國公謚忠憲韓公神道碑銘 并序
公諱億字宗魏真定靈壽人父信國公始家京師
咸平中進士擢第除廷尉平知亳州永城縣永城
劇邑當津衢衝要本縣吏部銓補令久不治始命
審官除吏公釋褐為選首初署事聽決辯訟如宿
吏精習文法者縣大治郡將皇府選時名士有嘗
識數試公以事平處之理稱數曰能由是著材名
部司察舉治狀遷太理寺丞通判陳州徙單州丁
信公艱去官服除通判許州復徙陳河決屬邑衍〻
溢民田廬計役費隄塞鉅萬公按形埶以便宜就
功一不賦民河復故道有劇盜聚郡境匿諸艦中
期會攻劫公廉知之摘其所過扼夜率吏臣河上
流舉火伐鼓以駭之賊棄舟遁潰邀捕無脫遺者
轉運使鄭文室書謀畧聞而壯之被公檄至于許
曰急欲識公面顏爾迂駁丞 章聖嘗覽公文牌

召試外舅太尉王文正公當國避嫌以為言特召
對改太常博士知洋州郡有豪吏李甲兄死迫嫁
其嫂而誣兄之子為他養以專其貲嫂流離歷訴
州及司官數置對甲輒賂吏掠服之積十年寃不
伸公至復出訴為索舊牘詳閱鍛鍊牢密但未嘗
引乳醫為證徵司之尚存奄召驗問辭服按竟姦
黨母子始如初改屯田員外郎知相州河北旱蝗
轉運使靳租調蔽匿災害公抗章極論詔書嘉奬
為蠲賦役百姓賴以全活故相張文節公鎮魏薦
公文中御史被召除殿中侍御史淮浙飢命公安
撫所至先察吏治宣布慈惠救荒之政畢舉合肥
舊陂久為疆家豪占公按復之民得其饒未還除
開封府判官一日奏事畢趨出至屏外復召賜五
品服章俄除河北轉運使別旨留公為故相河內
公均其室初向氏長安華嚴有美田時丁朱崖擅
朝欲得之諸子已聽命使所親諷公〻不荅而謂
向氏士田衣食之源宜共保之故華嚴不以分崖
州大以為望既赴河朔獨領其職會 章聖御樓

晏駕　今上踐祚軍賞重沓河北厚屯戍經用常
不贍朝廷憂之公心計精密均輸從容以辦鎮定
帥曹瑋有威名朱崖亦忌之以大將軍斥知萊州
以其得士心慮或迓撓詔公馳傳統其兵緣是伺
隙欵有以中傷公者公舉措時當處之無間改司
封員外郎加直史館徙知青州未幾召為侍御史
知雜事賜三品服章遷工部郎中時中丞缺久不
補公專臺務都下有告急變者中貴人夜開禁門
逮卒百餘輩付臺公一訊情得悉釋其縛中貴人

以捕反者為己功日傳詔促案及獄具止誅告者
三司更榷茶法榷利虧廢詔公劾前議者條罰自
丞相率數案詔獄持法平不撓權倖二宮知公秉
誼不回可任國之重權龍圖閣待制器望風采益
為當世鉅人重德天下以其出處為時輕重矣被
命刪定法令簡覈條次科比明詳全書奏因請頒示
天下人得盡其情以議有文害者更之冀以便安
萬姓于後每編修制勑必循此例久之出典亳州
未幾召領審刑故事諸州獄疑讞有令後獄寖繁

天下多留獄公建言諸刑科當讞者為傳中北著
于令以省奇請之敝又四方上具獄理官當報日
程踰緩亦因緣開姦利公奏促其程由是州郡省
滯繫獄以清知星者言蜀且有兵變若災沴公被
選以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知益州陛辭二宮諭
以占說公頓首曰願以屬臣至蜀果旱薦飢公以
愛利為政安輯荒散均節賦調先蜀守張公詠以
蜀地狹生齒衆嘗糴食為請歲發倉儲六萬斛賤
估以賑貧民後緣為常公先期倍數以賑之故民

不大之自秦李冰鑿離堆避沫水之害穿二江成
都中既以溉田若歲大旱溝塍猶涸公更決九升
口水行徑易迄今享其利初二宮以蜀災害為憂
既而聞公綏靖之美有旨召公叅知政事宰相白
益部遠方宜須代還以拜以綏其命而擇所厚善
故公命中格除御史中丞充理檢使蜀之西境邛
部烏蠻接雲南地多馬歲入永康官場鬻之經歷
山川道路周知其夷險公還對請徙場沉黎自此
蠻夷窺蜀有以隔限會中宮虛位公抗章請擇舊

門淑徳與大臣定議舉典禮聘納以示母儀之重既而不果有自細微覬倖上配者為李良自殿所遣所親扣登聞自通而潛路要地得致仕言事者以謂致仕所以優賢李良在流放未有罪人致仕者詔公勅登聞吏不當通其辭公以謂可否在執政吏何罪之劾納勑不奉行議者以為得體又按唐典奏置御史裏行四員以廣言職屢奏疏論朝政時務其言深美多法義上獨納之益欲登用歲中遷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樞密本兵之地是時天下久安上下習於優遊武備寖弛公獨以為憂建言為國者思患預防故奏以戒不虞請下二府各任堪將帥者稍試用之觀其器能又言將不可不知權謀形勢之法上為親集四種之要名曰神武秘略頒諸邊將使習通之嶺外蠻夷或恣睢兇聚亂下湖湘之甲或發鄉兵奔命卒不及事又北軍涉冒溫暑瘴氣多死亡公奏置廣南東西路鈐轄司增募土兵戍守南粵使安夏戎內附其人至京師一切自便公揣其酋野心請為除館屬吏司其市事譏道護以往還視若優為之禮賓以羈防其姦謀既而邈川與夏戎連兵洮入來獻捷朝議賞典公曰二虜皆藩臣擅相攻擊若又加賞是驕邈川而怒夏人非綏御四夷之道固執不可而止凡武經邊備惟思日孜孜景祐四年授參知政事占謝之日召坐嘉西府之勤勞勉久之尋遷戶部侍郎是歲地大震定襄災異數見公方在告力疾入對為上精言其端以為地震陰有餘夷狄中國之陰也其深戒夷狄之患又請下詔求直言消復之術上納用焉久之罷政事改吏部侍郎知應天府越二年夏酋叛暴突疆場覆軍殺將天下共其勞識者悼歎儻公在位戎難不及于此既而契丹氏乘釁來渝平授公資政殿學士知成徳軍入覲在道內璫賫手詔問攻守方略公條邊策甚詳時劉平敗沒延州邊臣以降賊聞有司設防守將收其孥公因對言平在軍戰甚力毋降屈之狀上意釋然更加恩恤如死王事者尋改澶淵以控北道之衝屬疾因請便郡徙亳州地當京東西淮甸

之交故盗充斥連發境中民相恐公以耳目擿起賊區處乃府大校爲之裏索掩捕百餘人磔諸市自此郡革敓落井閭清淨訖公去郡不復有盗就遷尚書左丞拜章固讓詔書褒荅慶曆二年請老授太子少傅致仕四年八月十五日薨于京師私第享年七十三上悼傷廢朝提恤用優典贈太子太保太常考行謚曰忠憲二夫人蒲氏王氏皆先公殁追封安定太原二郡太君繼室太尉文正公之女某年月日葬于許昌長社縣嘉禾鄉從先塋禮也曾祖贈太保諱曾祖妣江國夫人張氏祖贈太傅諱祖妣鄧國夫人李氏考贈太師尚書令中書令信國公諱妣趙國夫人郭氏吳國夫人周氏三世德學流光在公〻鄆之自出八子曰綱尚書水部員外郎綜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繹翰林侍讀學士諫議大夫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繹某官維某官集賢校理縝殿中侍御史綺某官紡某官材業重於朝廷譽望著乎臺閣隨其器能而益篤於行誼義方忠敎固有根本綜先卒諸子通顯累贈公太師中書令尚書令許國公女六人適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淑某官蘇舜賓太常博士王整其一早卒諸孫十三人宗彥度支員外郎某賢校理三司判官早卒宗道宗師登進士第餘皆宦學修立訖〻盈庭盛矣公性質方重正色立于朝若大議論一登於言確乎不可轉也事上待下本於忠恕閑邪存其誠故技巧詭激之爲不接於心術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其家事尤理清規素範不爲勢利增改書有之作德心逸日休易曰視履考祥惟公之素履所謂德有基而道有本其旋元吉而大有慶宜我銘曰

於休耆德　忠憲韓公　文武之道　大者在躬
直方以動　允蹈于中　能盡其性　周爰始終
釋巾從政　知微之顯　歷令剌手　風聲日遠
載采于朝　臺閣之踐　有翼有爲　惟時爲憲
睿明能哲　厲昇機衡　公不敢康　懼思盈平
儆戎無虞　夙興竭精　戎難既作　知公忠誠
年至得謝　遂傳家事　天錫蕃祉　慶延于世

子孫振振　一鄉材國器　凡杖履游　百補全備
公葬信公　長社之原　今從先子　歸安故園
夫物芸芸　各復其根　惟其神明　一氣同存
推誠保德守正功臣正奉大夫尚書戶部侍
郎知潁州軍州事管內勸農使上柱國汝南
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食實封肆伯戶賜紫
金魚袋贈兵部尚書諡文忠蔡公神道碑銘
并序
國朝沿唐制設進士科取天下髦俊其推第一多
至顯仕以聞得英才國器　章聖御極貳拾伍
年選士拾貳榜有若王文正公曾李文定公迪蔡
文忠公齊皆擢進士第一登翊大政爲時名公此
英才國器者大中祥符捌年方太平用文治
天子臨軒試貢士采賈誼之言賜賦題曰置天下
如置器時文忠公預試　上覽其賦有安四方
之志異焉旣唱第廷中考等果第一召前風采堂
堂英秀挺出　章聖屬目顧宰相寇準曰佳哉士
也殿上下聳觀舊事唱高等三數人而擢爲是日
即命公獨謝特詔金吾給柒人清道爲之光寵釋
褐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從濰州歸朝遷著作郎直
集賢院判三司開拆司歷右正言右司諫同修起
居注改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臺雜事同
判吏部流內銓更三司副使奉契丹國還授起居
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入翰林充學士俄兼侍
讀學士久之除龍圖閣學士知密州從應天府召
爲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加給事中復龍圖閣學
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尚書禮部侍郎參知
政事閱四歲罷以戶部侍郎知潁州薨于郡享年
五十二公字子思其先洛陽人曾祖綰太平興國
中爲萊州膠水令九年卒官有遺愛子孫因家焉
祖隣考夢臣世傳經術懷道不仕以公之貴追贈
三師公幼自立苦學故相李文定公見其詩謂人
曰此君有大志未易量也將就鄉擧才名當首送
致書州將讓其里人吏房而身下之始至兗州長
吏有苛政公約之以礼使不得踰法民賴爲安至
濰有士族搴市征印文相因緣爲姦利積十餘年

或告登之株連數百人公曰盡利爲民姦是用長茲爲政者之過爲從末比多得釋灘入大懼愧更相勉爲義識者知公非苟爲德是謂明風化之所自近而體遠者蓋其初仕已達於從政秩滿還都不通執政之門在執有弗悅者累月不召乃差監永豐倉　真宗知之詰輔臣亟令召試文奏御中旨除官明年賞花禁苑群臣退燭留公出　仁宗所賦詩示之將爲太子諭德爲弗悅者沮格章聖知其有公輔器春屬珠孚有疚遺弓哀慕深至家人視其臥衽涕淚沾濡丁謂顓國使人語公能自致即處華要公歎曰茲言何爲而至於我竟不荅未幾謂敗反側者多矣公澹居其間時論益貴之直翰林　章獻太后修景德寺近璫羅崇勳護作既奏功詔公撰記崇勳倖用事遣親密謂公善爲記參知政事可得公已受詔欲辭不可置不爲撰崇勳數請終不以進怨而終之　太后遂出守密州魯肅簡公在中書爭之不能留　至州太后語中書降勑趣奏記乃　上屬京東旱荐飢

先除公田之租數千石遂請悉除京東田租弛鹽禁使民得貫海救荒東人于今賴之皆曰活吾人百萬口蔡公也公前知臺雜事復拜中丞正色立于朝權戚千憲度必彈劾未嘗及諸細也　章獻太后遺制以　莊惠繼垂簾參聽閤門白臺從百官入賀公毅然顧吏無得追班前白二府　天子春秋已長　太后末命非天下所望抑未有聞於前代者惟執政圖之故莊惠但稱尊宮省號保慶太后不復預政壹王體正國命公有力焉及登西府向時房闥專威關謁依藉因是以習典刑猶秦公持重據正意在杜邪枉以贊平康之治嘉謀嘉猷入告爲多然性靜密未嘗語于私故戲微啓沃莫傳爲衆所共聞者著一二云爾景祐初中宮虛位有自細微因　莊惠以入掖庭得見中意將遂正位號大臣並諍而公尤力既而欲以備嬪御公獨堅請歸之因得高選勳閥上儷天極正家正者連姻外戚子叙入議從未更赦中札命樞府復官公謂同列始初清明宜謹國章旦朝以聞寢之

或曰小事惡足煩　上公曰德刑治本人主以為操柄殺人而以官免〻死而復官是殺人者無罪也斯之為小將奚為大退為奏明日懷以授樞密使王文康已奏事且退公前曰王某向與臣議更有奏請文康不得已白之　上意不回公曰法天下之平而撓以私且亂正刑又命降官壹等固請而止樞密院有直學士題名錢惟演撰記希丁謂意獨黜寇忠愍云逆準不書示懲惡也公建言萊公忠義有勞王家茲實厚誣以疑後世請而刓去

其辭南徼蠻酋虜用諸蠻奔宜州自歸捌百餘人議者請勿納公曰蠻逃殘酷歸王化以求生處之湖湘曠土足使自給却之勢必不敢還聚散山谷為盜從而戮之蠻亦人也酷又甚焉不果納既而潰為民患至殺將吏宜桂以西皆擾朝廷方悔契丹徙帳幽州北鄙上邊戍繕亭赤囊押至二府並請增守備宰相呂申公對　上決策勿興保無變異論猶籍〻公議協遂足鎮靖有餘人情妥安河決橫隴料功捉塞公曰水趣下河朔地卑順而

導之可免澶滑墊溢德博數州得在河南於國家便但護魏為可從之澶滑遂今無患　仁宗景祐間朝廷尊嚴治平久安是時在位為多正人周頌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不猶信哉寶元初夏戎叛命公在穎州聞之以為戒念時任事者慮害不能深俾第稟入言西邊事宜　朝甚詳稟因論次其說條類成書號通志時亦多施行者本公志也公資忠信器靜深不矜而莊不厲而威直方而有容內文理而外溫厚非義所存不接于心術不持

高論不為詭行施諸已而不顧不以施於人與人主誠重然許一言之出終身可復樂道人之言推賢達能惟恐時之有遺才也性謙退不伐執義堅固臨大節有不可奪之守在　朝廷惟日孜〻以思納君於善身處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故士大夫倚公以為當世重焉中年而薨天下莫不痛惜以其才之未究也嘗謂名教治之本孔子之後襲文宣公舊矣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絕不襲十餘年公援漢元始故事　上言聖人之嗣不宜久

廢承祐有母弟在請續封詔從爲尤篤故舊死生不以易其操初爲絳調萊州判官與公爲忘年交公除御史中丞被旨舉御史以絳應詔故相王文穆公隨守泰州絳通判隨政事多倚絳剛正無執不阿以大忤隨至是文穆當國特奏不下公請政府曰舉所知無易絳者不下請罷舉隨不得已絳除殿中侍御史鄉賦時州掾賈編考試公在甯客編老潦銓集公請觧一官爲編改秩　仁宗嘉其意擢編朝籍與彭城劉顏布衣友善顏積學有行誼然罷廢不可復振公爲辯説其情猶所長于朝錄其所著書上之顏以縣尉論至是起授泰寧軍節度推官時近臣多薦文藻之士充館閣貞公獨薦陸恭有古學將召試公爲請曰詩賦非恭所工欲觀其學所著蒙書在焉參特召充館閣檢討公篤義雅正不撓權倖類此范仲淹龐籍劉隨楊偕郭勸皆公推轂以顯于時事毋楚國太夫人張氏色養無違公薨楚國在堂士君子傷之其配中山郡夫人劉氏參子曰延年將作監主簿早世延慶今爲尚書屯田員外郎京東路提點刑獄材敏而文有遠度充蔡宗者也延嗣大理評事精爽以也好學未樂仕長女適太常博士劉庠顏之子公憫顏志不遂庠幼孤卽以女妻之次適其官某生男冠平早孤保於外氏楚國特愛之故公視猶子公薨予幼凡喪葬庶家事悉屬平平厚重君子也今以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鄭州公守南都某以舉子見厚蒙器賞故我以國士報之于此文也銘曰

在仁宗朝　廟堂名公　道德之純　蔡公文忠
公之爲人　性乎仁義　用中爲常　不勉而至
發爲忠孝　于君于親　施于百行　于以誠身
有如珠玉　稟於純精　亦如金石　中含和聲
又若水火　之清之明　又若山川　之秀之英
乾坤之辭　其用簡易　賢人德業　久大以類
我不爲善　亦奚以伐　我弗爲高　則將焉越
雲上于天　其潤在下　公心所存　可求諸野
施不爲名　根不在壽　誠以自成　茲則不朽
惟公之道　以誠始終　豈復可昧　壹氣是同

凡此陳迹　公之萓秕　揭此銘章　孝子之慰
朝政大夫贈礼部尚書天水趙公神道碑銘序并
夫積善垂裕命曰慶基揚名顯清斯爲孝範故世
家濟美流光本乎德厚　朝廷著令命秩行乎追
錫所以褒明教忠之懿懲勸事君之節人倫國體
於是備焉兹大宗伯趙公所以没世而道益光也
公諱　字　自造父受封趙城而叔帶有後晉國
成宣之勲簡襄之業列于諸侯十有二世而併於
秦〻使王嘉之子輔主蜀西戎寔得戎心號曰趙
主漢祖入關隸率諸戎以從因家天水甞平侯充
國蓋其裔也唐末自河朔徙睢陽之虞城迨公七
世家人矣曾王父某含章篤行見宗鄉閭府關于
朝署州司馬邑鄉名數始爲士族王父某允蹈吉
德敦守節誼博考典訓推爲醇儒諸生來學遠傾
齊魯時宰薦其經行召入成均助教歷五経博士
考某傳家學通春秋五代晉漢之際遭世多艱知
志不遂遂除平陰南華楚丘令仁恕愛利惠綏百
里宦不遠其桑梓示祿仕之意也迨公通籍贈太
常丞公局度沉遂體裁莊和臨事發揚殊更彊毅
年十三常自平陰迎　王母于譙路逢群盜徒御
駭散公下馬叱咤辭氣甚厲盜愕相顧壯其少而
勇且仁平陰之政歸所掠而潰家雖治経専於六
藝公既該貫則以學文購政太史公記兩漢書南
北朝史文選諸子集悉手自寫讎考詳正時中原
喪亂圖籍亡缺及是梁宋間始傳善書具全本逮
今家藏子孫寶之河東柳仲塗爲宋督郵名高使
氣士子罕通者獨接納公與定交契輝光聲問由
是寖遠　太皇纂極崇儒右文初御便殿親策貢
士公不預奏籍慨然曰英主可自託也錄所著述
獻書闕下文奏御　上知有司遺才也特召試賜
進士第調鳳翔司寇叅軍府椽重辟具獄上且論
叙公發疑狀果因誣服凡决獄事多所平反上官
薦其材高驛召至　闕遷光祿丞領梓州権塩院
制質遷之法樣其奇羸不設涘防大儲放利加佐
著作通判洺州時騎寇仍入北邊嚴警戎備籍夫
兵于山東州將掾版圖取捨失平民大譁趨攻牙

門將發庫兵作難公挺身出麾鮮衆釋仗詣刺史
廷曰吾屬將不忍公不然茲流血矣已而推戮其
造端者而郡以全朝廷聞而問故公曰吾可以為
己功而不分謗也乎竟不自言受不覺舉坐從倅
縉雲又從新定戢以太子中允知洋州淳化中盜
起青城陷成都絶閣道王師循褒梁入討興道當
其衝發輸期會絡驛星火條屬謂公利害在民功
過屬身公行不忍將有措之公曰州縣之命繫吾
是賴操切取辦以圖賞利吾不能也由是左授南
陽監征公慨但愛人之心大指類此在南陽故泰
知政事蘇公寇忠愍公且繼執政臨州以公老成
待之　上賓禮意甚至皆謂公長者也　章聖登
作除國子博士尋以尚書駕部員外郎提點江淮
茶鹽賜五品服章還比部顧謂子弟曰知止不殆
豈惟富貴者然士之常爾今吾告朝以老歸爾以
事將安性復命伏吾餘日族人故舊或謂公未嘗
立產業基址退身安之乎公笑曰吾惟平生家無
長物儻是之念則漏盡夜行莫欲息已章再上得
請致駕部致仕行過山陽郡舉子王生駿見公于
傳舍高公清節為買宅一區田一塍遂留寓于山
陽竟考終于此第享年柒拾貳駿後貴顯至樞密
使云夫人清河縣君張氏後夫人渤海縣君高氏
淑明仁順德禮允諧子七人曰常固曰樂曰集曰
明允曰棐其一未及名卒補書業無所成名而卒
最幼曰棐閑大沖遠純粹疏通務榮甲科躋華近
列今為翰林學士知制誥踐歷臺閣為時名卿自
司馬仕州佐至太常三世皆以道義忠信沉海微
下公年知命方解巾從仕盤敔变爾肆　梏尚畢不
可踰棨〻然有德讓君子之遺風識者固知其後
必大業獲終吉成于翰林故公累贈兵部郎中諫
議大夫給事中禮戶部侍郎春官大宗伯詩云君
子有穀詒厥孫子春官之謂歟無念爾祖聿修厥
德翰林之謂歟翰林掌綸西掖渤海就養北堂
上鄉園立均恩著位請廻勲爵錫母邑封　詔旨
特允封渤海廣陵郡太君因追贈張夫人汝陰郡
太君既而廣陵即世翰林去職柴毀積慕哀〻罔

極始自山陽奉公惟裳歸葬虞城之天巡鄉二夫
人實祔焉誠信克終哀榮並伸刻石新阡用揚顯
仁惟冀僚且同里宜傳信於斯文銘曰
有唐毀頹　五季積衰　小雅盡廢　中國道微
先儒訓典　不絕若綫　博士循ヒ　師門獨闡
楚丘沉默　埋照屏飾　猶有社稷　尚優執程
迨公策名　式遵王明　初掾于岐　察獄以情
州將失民　致戎于門　為公捉仗　自消厲氛
國兵入襄　發輸大急　公委州符　洋人相泣

仕不為身　造次惟仁　明水大羹　落孚潔純
引年退迹　蘊無餘帛　以道為歸　匪家之戚
四世一心　貌其德音　積善有基　爰啟翰林
翰林疊ヒ　繼寔是似　繇道孔夷　宜必儲祉
慶流湯ヒ　顧後窮昌　緌服纏裳　公享遂章
宋故密州管內觀察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工
部尚書使持節密州諸軍事密州刺史兼御史
大夫知汝州兼管內營田堤堰橋道勸農使兼
汝州兵馬總管上柱國河間郡開國公邑三千

五百戶實封六百戶贈昭德軍節度使謚惠節
向公神道碑銘并序
周封微子於宋春秋時公族諸欽宗廟諱有向氏賢卿
大夫不絕書中稍微皇宋誕興向氏從盛　真宗
皇帝考今上御名厥相有若魏國文公簡諱讓明獬諧
緝熙百度翊隆盛業治致升平勤勞王家書伐國
策以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位居元宰公其幼子
也諱某字仲楧初以任令起家衛尉寺丞娶冀康
孝王惟吉女萬年郡主改內殿崇班王　太祖皇

帝之龍孫恩禮絕等歷　太祖朝未就外邸故主
長于禁中真宗有旨為擇嘉耦以公才地兼美選
配焉既席世家又聯戚里莅官典職常處親近自
祥符至皇祐三年未嘗違京闕累官至四方館使
榮州刺史始出知相州司官僚佐意公未習為吏
易之而觀其所發及視事知綱要奉法循理舉措
時當人情莫不厭服治有聲遂著材望日益顯重
遷果州濰州團練使解州登州博州汝州防禦使
密州管內觀察使歷守恩邢陜滄保澶鄆潞汝凡

拾州正身戢下凡家所資率致自京師以行至官所約閭以內不得與外通貿易餘祿輙以均諸幕府掾屬凡官什器不入于家所至以為常日孜孜思所以為惠利者勤而行之惟恐一有失所者知州縣之事賦役為本監司或以權便違令歛發不以時傷財害人必守常法酌下情俾公私各得其宜辭安而理和故採事者樂於聽訟而吏民冥蒙其惠政平訟審獄市無擾民得職上課數為壹路最重官宿望或更出其下異日貴侯近戚之為郡者飾苞苴事廚傳已則邪率而求容於刻察之官救過之不暇於庇民乎何有以是百姓重傷景德之後戎虜請和河朔不用兵且陸七十年還無興調耕桑安業宜乎樂事勸功家給人足而比屋屢空鮮有蓋藏非由官吏侵漁不恤而然耶如公者而保牧之則老稚鰥寡庶乎有以養矣其在滄州蝗蝻蔽野官督焚捕而無所施其力有鳥群啄之委之騰飛故境內不告災乃以有秋見者咨異歸德於 公謂其仁心有以召之者其解鄆父老請留

于朝以千數止之莫可非慈惠有以懷之衆心雖令孰從焉故自天子至于公卿大夫皆以其才為可任不以恩澤遇之出守陝郊　仁宗賜御詩寵其行又嘗暇日援神筆書其姓名因以賜之蓋有以東于清衷者矣文簡餘慶霈以著衍公於宗為長君親屬吉凶艱之之事撫存周急恩意均至諸仕宦于四方死喪在遠久未克葬者日明益多公積俸累歲并萬年主脂沐之賜貲千餘萬計足以集大事一日請于朝諸族人之在外官者會于京師凡舉六十四喪合葬于魏公大塋之次中外莫不高其義茲固有以厚風俗美教化豈但施乎家人之道也哉治平中　英宗皇帝為　今上納妃于向氏而命公主嘉礼褕翟羽儀率由先典　上登宸極崇正中宮乃今定國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經之女經公之姪也公糾厲宗門尤自抑畏蓋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位不期驕祿不期侈非守之以礼行之以義克保令名夫亦鮮哉歷官自內殿丞制五遷至西京左藏庫使東西上閤門四方館

使多由課陞閤因才學罕以年勞叙進也歷職事奉輿輦與軍器帶御器械翰林引見皇城司三班院會靈醴泉觀三使戎廷十主蕃客國有大禮若大故必預焉自潞州以使歸闕便醫久之良愈復知汝州遂薨于官下享年六十有五寔熙寧七年七月十八日優贈昭德軍節度使 聖上悼命護其喪還京師三宮遣內宗臨奠恩禮殊渥即以十月某日就窀穸豐臺之原奉常按狀上議以為公典十郡有惠政人安樂其治所至以最聞不以富貴驕人於己之餘以賙宗族臨民不撓行潔清故舉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好廉自克曰節合二法以易名為公資愷易謹密和而有守出入禁省金璫綺襦群居並游挺然中立亡親昵之迹善與人交篤於風義長於治民知簡易之體不忮不求亦何用而不臧矣曾祖諱祖諱烈考相國並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進封許曹魏三國四男積內園使繪贊善大夫早卒緯西頭供奉官總右侍禁四女適比部郎中劉寔皇城使曹諶國子監修撰經義撫討練享甫次在室孫十一人銘曰

穆穆厥聲　湯孫多仁　王子出迪　為周室賓
支別自蔡　有邑于向　遂及皇朝　始出將相
顯允魏公　文武惟憲　弼亮昭辟　篤祐大下
德厚流光　乃終有慶　公承其休　世家以盛
姑蘇任仕　亦緣戚恩　爰及莅官　則以才伸
行既信厚　資復安重　職近地親　益彰諸用
帝曰汝器　才譽尤務　曾是好德　爰錫之福
試之治民　所至稱治　民罔常懷　懷于愛利
不矜而嚴　不苛以簡　古之惠人　道豈云遠
義敦于族　存亡以篤　行欣乎身　有埶風俗
篤言祖汝　宗姻出祖　素蓋遄歸　旒迎于路
作善降祥　所享要壽　呼嗟族旋　乃以追錫
奉常考功　表之節惠　沒而不忘　流徽永世
國門可望　豐原故林　勒銘樂石　式昭德音

宋故端明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工部尚書致仕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三千八百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謚懿敏王公神道

碑銘并序

公諱素字　其先大名莘人曾祖五代唐　莊
拾遺祖國初以尚書兵部侍郎知制誥始家京下
著籍開封考以太尉相　真宗並贈太師尚書
令兼中書令封魯晉魏國公景德祥符間天下無
事生民安樂功成垂統號稱太平太尉位居朝首
執其政柄故生極隆名殁而從享于廟為一代之
宗臣歟夫其懿也　章聖問諸孤公猶未官吏
以嗟惻始授太常寺大祝服闋特迁大理評事召
試學士院賜進出身復召試擢通判潁州更懷州
許州叅迁太常博士近臣薦其材高復召試賜五
品服凡三試禁林當登館閣之選每以大臣親嫌
見抑出知濮州年尚少下覩望有大姓倚要人横
猾公彈治竟法吏民聳懾政有能名河決始復故
道轉運使按瀕河之田檄郡縣增賦公上言流散
方歸正宜保息特詔毋得增賦自濮七州之民皆
被惠秩滿領宣州未行御史中丞孔道輔舉充侍
御史未幾道輔外補公亦出知鄂州荆湖一道配
民率口糴鹽公持利害不從鄂人獨免徙宿州慶
曆初夏戎阻命契丹來渝平　仁宗格以至誠群
醜自懷益修政事首增諫員召公自宿知諫院同
判國子監悉情獻替多見嘉納皇子生將大變賚
公言西師尚嚴勞臣在邊士苦戰戍之勤民疲齎
送之役而金帛散於不急爵禄加於無功慶賚非
宜朝議為止論天下貢士不得才行之寔請罷餬
名以取識士論郡國置學校擇師官以漸復里選
之法論中書凡中外奏事不即裁定輙下近臣集
議蓋執政者莫肯任咎為此紛紛由是集議稀闊
論請置官三司會校國計省諸冗費以不訾　仁
宗閒御天章閣召二府出手詔訪時務公因列疏
闕政十餘條皆人所難言者他日　帝坐延和殿
特召賜三品服尋迁天章閣待制領淮南都轉運
按察使時初加按察之名以假司官之重奉使者
率以峻苛為稱職公獨處之以平易惟貪暴吏莫
容焉故常更易二税政羨錢上供以自為勞公徹
其獻朝廷聞而善之舉以戒諸路就迁涇原路經

路使知渭州有操權者不恱公伺釁危之河東轉運使因事被劾辭有及公者坐徙華州按推者與公薄親而不以聞又坐是奪職徙江州未至改汝州徙潞州丁太夫人袁氏憂服除知兖州還待制復知渭州就拜龍圖閣直學士還領三班院遂除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二年　仁宗不豫内外憂恐秋大雨水蔡河堤壊墊安上門漂没軍民廬舍中官遣馬軍帥范恪塞朱雀門公密啟止之之衆心以安公白今茲惟宜鎮靜精察姦盜爾故獄市無擾京下肅然　于時識者謂公處動危時得體閱歲遷龍圖閣學士定州路馬步軍都總管安撫使知定州尋除翰林侍讀學士知益州益部會府宴設歲費為錢數千萬取給牙校習以為常公為裁節所損幾半川峽用鐵錢諸鑪歲課嘉邛若之公請停鑄而貸契以平關市無乏漢中鐵遣振廪而後以聞朝廷適議救恤而奏至見謂適便宜公臨下有體簡而易從條教明審人情安便故西州之政蜀人紀之代還復知開封府嘗建請置使院判官主賦役之政令置拘廂官以決小罪置發放司勾末官以檢稽違後皆施行稱便久之請辭領郡牧使請補外知許州　英宗初羌入平凉塞連犯堡寨朝議擇帥謂無易公者除端明殿學士復知渭州邊人聞公至曰無事矣虜積服公威信即解散既下車境上恬然公三帥平凉御將卒有恩闊略不苛急人皆樂為用臨事毅然不可犯也時謂三邊統率公稱最初在平凉部將耿僧築堡境外為虜要擊間道竄歸公責令復往訖役總管狄青曰偕往必復敗公曰偕死君行矣偕知不可徒還故以死就功而堡竟立有番官密悉天水羌也粗有計略群虜所信前帥欲羈縻之請以為諸族巡檢事下公議公數其罪械送本道中路亡去諸將請重購之以絶後患公曰是烏足以為者不購亦竟無能為一日方燕饗邊民驚譁奔入城將佐請闔門防姦變公曰妄相尒冦至吾不知耶傳令敢妄有言者斬俄而自定衆服其明決西陲諸路内屬番部因事質留者有至老死不得出公閔

其籍情非甚惡而繫久者戒諭散遣之莫不感悅弓箭手邊勁兵也先有千餘家在境上無城柵寇至莫自保公築八堡分處之老幼感泣曰自此有生計矣舊事弓箭手人騎分領於東西路巡檢公曰是屬官但給由使自衣食聚而役之是廢其業趣使就耕有警則發之故戰士銳勸懷於自効拓州之西南城濬隍三周無慮二十萬工而民不知役渭人刻功於石畫像以祠改澶州廉察知成德軍真定府路安撫使太原帥闕上顧謂輔臣河東節制四路其議宿望以行柄臣以公應詔復端明殿學士迁尚書左丞河東四路經略安撫監牧使知太原府汾河暴溢命築諸隄防之缺曰滙平晉勢必及郭既而水果至不為害年大穀發公私粟蠲諸賦救荒之政甚設民皆獲濟還朝知通進銀臺司門下封駁事以疾請外補留提擧醴泉觀復請知汝州歲餘疾稍侵遂請老以工部尚書致仕繇博士及此凡歷尚書省員外郎郎中侍郎並三迁中閒除諫議大夫給事中澶州青州觀察使尚

書左丞而冬官老爲故事致仕維三公無兼職者 朝廷初立新制公首以學士就第公宰相子自勵學問潔操行與游皆時俊故仕論不敢以世家子弟等比臺省清要官缺物望必及之資尤勁謇談論及為御史諫官論事上前不撓權勢不顧嫌忌稱為敢言侍讀經閣至于前言往行必精切開說因以諷勸 仁宗常命公悉上御史諫官時所論事問首閱之蓋有簡于上心者深矣晚之涇原英宗面諭曰朕知學士久矣邊有警其勉以行且及進用意公還在道 英宗疾大漸猶問輔臣王某至何所公至會英宗上僊遂赴真定上亦舊聞公名其往汝州謂之曰汝非卿所宜處從所便公性愷易無城府善與人交久而彌篤早從公遊及所常獎薦至于幕府文武間登公卿或至將相而公處之自如也熙寧六年三月甲寅薨于京師享年陸十有七上聞為輟視朝秦常易名曰懿敏公生長富貴及解紱私第葺屋齋悉屏平日玩好陶器野服放懷方外至于啟手足神志不亂泊無

恒化伍月庚申歸葬文正公先塋文集貳十三藏于
家娶李氏同安郡夫人禮部尚書維之女滕氏安
康郡夫人給事中涉之女張氏永嘉郡夫人太傅
士遜之女九男厚將作監主簿早世固大理評事
堅光祿寺丞肇本碩大理評事凝秘書省正字常
與將作監主簿二女適將作監丞李詳文居中僕
與公義兼姻友故得詳爲紀述後之載筆者有以
傳信於斯文銘曰

宋有賢相　木尉魏公　昭事乃辟　於變時雍
公其才子　祇服是似　決〻大風　德音載題
惟國之良　于朝有光　令問令望　金玉其相
御史諫官　世家鮮處　帝曰惟才　獨蒙眷峯
不將不迎　直躬以行　思我王度　尚有典刑
國之重防　守在三邊　公秉帥節　于藩于軍
卒乘輯睦　農狎于野　赤囊弗馳　壺歌以雅
英皇有言　公余舊知　圖任共政　既而命之
召自平涼　綴衣已設　攀胡靡及　湖門復較
嚴廊訏謨　匪咎匪朱　時莫我與　將誰不如
汝海之行　依〻懐止　爲言于歸　遂置君事
幅巾虛齋　蕭然遺照　回閱平生　恍如夢覺
人生而靜　汩甚諸情　公將北首　靜如厥生
聖人貴真　真謂性命　公乎庶幾　知終以正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墓誌石記文

贈賢妃俞氏墓誌銘 并序

國朝憲章古制叙建内官上法天極以正四妃之
位外訟御職而修九嬪之數所以順承后治變諸
陰禮品儀異數備存甲令謹按贈賢妃俞氏
仁宗皇帝昭儀也吳越著姓世仕藩朝曾祖承遜
女為錢忠懿王俶夫人從俶歸國終于睦州刺史
祖仁祐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父振左侍禁妣陳
氏贈東海郡王洪進之孫女良與成家善祥保世
慶鍾邦媛光膺天福景祐中海寓燕寧　帝臨御
已久而堯門未啟甲觀尚虛妃早庠金環之渥首
當彤管之記三年就館始生皇子太師宣銅律之
和詞臣獻郊禖之賦繇朝稱賀未奉慶觴柘館不
留空遺文褓追賜名昉封褒王魏王復贈懷靖太
子今封周越二年生皇第二女號崇慶公主四歲
亦夭追封楚越國今贈唐長公主妃以載誕承恩
始封延安郡君進拜美人婕妤充儀昭儀贈其祖
右屯衛將軍父右領軍衛將軍妣京兆郡太君錄
其弟祐之東頭供奉官祐成左侍禁諸姪皆登仕
麗澤及宗榮陪戚里　仁宗享國四十二年抑
畏持盈始終如一中禁位號不必備惟其人高華
洵淑登六儀之列者無幾亦可知其選也昭陵發
引號慕以從復土還宮結欷感疾治平元年六月
薨享年四十有四上惟　先帝諸嬪之舊悼贈有
加策贈賢妃用優典也命楚國保寧安德夫人景
氏主喪禮宣慶使安靜軍節度觀察使入內々侍
省都々知任守忠護葬事啟塗于開聖尼院以十
月二十二日就窆于本先資福精舍之東園鹵
簿儀仗并從其品初妃年八歲以選合法相入充
掖庭笄總韶秀慧心警敏夙被傳姆之訓旁漸公
宮之學鞶帨組紃音爽書繪耳目經涉妙通多藝
摛辭扶麗時獻歌頌雅承賞激雲章宸製輒賜屬
和授毫賡進不移晷漏數捧神筆侍為飛白而灑
翰亦習工焉康定初夏戎叛命西師在野請減俸

賜以璐輿賁後還患息還給本秩堅求停罷又昭
儀歲久屢有恩旨叙遷逡巡遜免竟不成命初拜
充儀特賜冠衣盛服積而弗敢御也至是舉以襚
焉在寵不驕持謙自牧四德之懿知其有人特詔
近臣俾刊樂石非惟漏澤泉扃傳芳內則蓋亦示
美化於家邦本徽音乎椒掖謹系之銘曰
泰壹常居　後句四星　爰叙內職　承尊紫庭
先朝謙儉　位號尤鮮　惟德肅雍　式登于選
有婉賢妃　垂髫英妙　好是壼史　亦絢華藻
見禮褘庭　帶以于鞠　如棠蒲惺　錫之冠服
心無傷善　志存憂國　諧我雅風　允矜嬪則
龍駕上賓　鸞旂西御　育蓋莫留　素帷永慕
文明繼統　茲壽開宮　方承渥惠　倏閟音容
掩攏谿兮遂無還　就幽穸兮祇園
悵流景之遄盡　撫縑紗兮尚存　辭柏城兮東逝
懷舊恩兮未逮　侍王衣兮下宮　往言歸兮何恨

秦國大長公主墓誌銘 并序

秦國大長公主　仁宗皇帝第九女也母曰淑
妃董氏嘉祐四年四月二十五日誕生嘉祐初
仁宗違豫淑妃奉侍勤瘁　帝心察而憐之眷
遇甚渥故主愛亦隆五年封福安公主八年
英宗纂御進封康國長公主治平四年　今上
踐阼加號鄭國大長公主閏三月二十三日薨年
八歲主雖妙齡地居尊屬在　仁宗有允女之
寵於　英宗處天妹之重　今上當太主之
貴而　太皇太后盡鞠育之慈　皇大后敦諸姑
之好可謂生而極盛榮之致也主既終三年之制
復值大行之恤性資純孝情深攀慕日課佛經閱
或就饌積毀癯瘠感疾遂侵三宮軫懷日就館問
親者醫劑奄然無瘳美玉韜華明珠晦色琅函金
簡應圖讖以暫來矞雲景星見光靈而還逝中闈
傷慟掖庭哀送四月二日啟塗於奉先資福精舍
上為輟視朝五日追襚秦國大長公主秋八月從
英宗皇帝龍輼歸窆昭陵外域別用鹵簿儀
物以從蓋舊禮也有詔近臣刊辭樂石銘曰
月渚仙娥　星潢帝女　周美天妹　漢尊太主

初解文褓　承嬉紫房　穠華鳳彩　秀色龍章
隶毅來工　玉蕭方習　黼幄爰陟　雲軿迴急
三宮慈渥　五陵神隩　逝不可留　吁嗟太早
皇叔祖推誠保順同德亮節崇仁守正佐運
翊戴功臣寧海　平江等軍節度管內觀察
處置堤堰橋道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
傅守太保兼中書令杭州大都督府長史使
持節蘇州諸軍事蘇州刺史上柱國襄陽郡
王食邑一萬五千四百戶食實封五千戶贈

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定王墓誌銘并
王諱允良字公彥　太宗皇帝八子而吳恭肅
王最幼尤寵焉　章聖緣先帝意友愛加厚父
不就外邸故以大中祥符六年生王於東宮母康
國太夫人劉氏天禧四年先王爲言能勝衣趍拜
一命右千牛衛將軍方八歲越二年　仁宗踐
阼遷大將軍舒州刺史天聖中始預朝參解將軍
正授泰州刺史俄除潁州團練使徙單州明道二
年天下乂安　朝廷講稀闊之典劭農務本帝躬

藉于千畝王預九推之位禮成畢慶遷鄭州防禦
易蔡州陪祠南郊進安州觀察使久之改鎮國軍
節度觀察留後慶曆元年景至大祀圜丘王備終
獻陟降惟恪四年恭肅王祔宮寢仁宗深惟祖宗
基統之重蓋吳濮　大祖之昭也潞許邢潤蘇華
然　太宗之穆也至是薨謝無存者思盤維之
重慮深長之本始議崇建戚藩以屏王室於是以
華原邵孝啓王封既而拜安國軍節度使皇祐二
年冬祀明堂帝奉玉幣既交于上下神祇慨然嘉

與天下均受靈貺推恩中外加中書門下平章事
換鎮江軍節旄至和二年檢校司空領泰寧軍節
度嘉祐元年行恭謝之禮王陪祠登獻七年袷享
太廟除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彰信軍節度八年
夏　英宗纂御王以叔父之尊檢校太保兼中
書令泰寧軍節度改封襄陽郡王治平四年春宮
車晏出　今上踐阼王久苦末弱猶能力疾趍
入盡號慕之哀真拜太保杭州大都督府長史寧
海平江等軍節度天而出疾遂篤壽有中詔俾朝

朔望以優尊屬甫逾月而薨王姿表粹美氣質溫
厚服寵四朝惟一心　仁宗之仁周於萬物而
仁之所施常自親始肆其眷待宗室恩禮隆密朝
政之暇佳辰令節合族綴親讌於內朝如家人禮
王於天屬至近行純而節和故被遇為渥賜以
御筆飛白書王既刻石以進則徧錫公卿近臣嘉
歎之王好修威儀矜莊自喜燕居怡如也趍朝肅
如也侍祠恪如也性寬易左右侍御小過失未嘗
譴責甚者詰之亦怡而弗屬久于其側者莫見慍

色永嘉郡王王之仲弟也其子宗粹早孤王撫育
如所生王既薨宗粹請服三年議者因以嘉王之
仁心長者頗好篇詠感物吟調時有風味佳句俸
賜厚矣未嘗有畜也府藏出入未嘗被其籍亦不
問其在亡　國朝之制不屬宗室以吏事優其祿
秩異其寵章列邸京師以奉　朝請為選儒學士
切磋講習廣之道藝而已所以篤親親之恩不使
任責惇叙糾合別于庶姓者也然間有編才業抱
器應者不偕于用齎志以殁故執冊者無得而書

不然屬籍之功名豈直漢唐之比盛歟治平四年
三月二十六日甲戌薨享年五十有五訃聞天子
趣駕欲往臨哭有司言大行梓宮在殯而止輟視
朝五日成服於苑中文武班慰于崇政殿門贈太
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定王閏三月甲午啟塗
于正寢之西楹八月癸酉　英宗龍輴西引從
葬于河南永安先生之塋英國夫人張氏祔焉夫
人橫海軍節度使贈太師尚書令美之曾孫女果
州團練使士宣之女子八人宗絳右龍武軍大將

軍郴州團練使宗藺右武衛大將軍台州刺史宗
史宗劭宗易右監門衛將軍餘早世女八人曰金
堂縣主普寧嘉興延安安定同安普寧郡君皆已
有適其一幼孫七人仲拔右監門率府率早世仲
奮右監門率府率餘皆幼遠日有期奉詔紀實銘
曰
神宗之穆　燕為寵王　恭肅之愛　亦鍾襄陽
體自天人　虎蔚龍章　肆得靈稟　敦和以莊
勝衣奉朝　雅有嘉問　寵章屢　康侯以晉

迺啟華原　荐更四鎮　淑旂綏章　兼綰相印
迨事四朝　屢尊位榮　歷長三省　汔登上公
并帥全吳　兩藩之雄　別建赤社　江漢是封
有宋開基　百年光大　極盛積隆　德周無外
重仁累慈　恩光治內　王生得辰　與國同泰
帝坐路朝　一日萬機　昧爽丕顯　居安思危
王居深宮　以燕以嬉　五十五年　始終盛時
王享多福　四朝盛德　亦惟淑懿　錫汝保極
嵩洛佳原　五陵接域　往從先王　返此幽穸

皇從弟故推誠保順翊戴功臣安靜軍節度使梓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梓州諸軍事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六百戶實封二千一百戶贈太尉追封永嘉郡王墓誌銘并序

王諱允迪字德謨燕恭肅王之第五子　太宗皇帝諸王恭肅最幼鍾愛爲　章聖嗣服緣先帝意加親寵故久不就外邸大中祥符甲寅歲生王於東宮天禧四年遇承天節始賜名一命爲右千牛衛將　今上踐阼推恩內外褒進戚藩以冀王室除大將軍領和州刺史久之罷將軍改崇州識拜唐州團練使明道元年宸居落成肆大眚徙濟州躬籍千畝王預九推之位禮成均慶遷汝州防禦使進靜難軍留後慶曆四年制授安靜軍節度使蓋恭肅王嘗領是鎮而王繼爲宗藩榮之是歲先王捐宮寢聖上慈仁誠孝至性自然寅畏天地虔恭祖考惇睦族屬以御于家邦嘗欲以是風天下納民大順恭肅之薨也以叔父之重悼恤尤深而王執喪有不及禮者降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克自修省循禮謹度尋改密州觀察使六年復安靜難鉞王素康強至是感疾良美中貴人挾上醫珍視內出萬金劑以賜撫訊相及於路疾遂革慶曆八年三月己未夜漏十刻以不起聞享年三十有五上聞哀悼厥明輦如其邸臨哭之廢朝五日丁巳上成服苑中文武班慰於崇政門遂以太尉章綬追封永嘉郡王凡賻賜率加等爲太常節惠

謚曰思恪詔大鴻臚持節典喪事四月癸酉塗殯于寢易官以定事令龜先遠日維六月癸酉吉未引紼宣徽北院使李昭亮辭赴三城故事罝餞酒垂拱殿以王在殯為之徹樂五月甲寅具鹵簿鼓吹麾幢旌節導輴以西葬河南之永安陸安郡夫人張氏祔焉夫人德象婉嘉壼闈之範載命不淑方華而殞繼室昭國夫人錢氏忠懿王之孫女志尚清淨不安其家懇請逊于洞真宫遂賜道士冠服名曰修真號和正大師子四人曰宗辯右監門率府副率三皆夭逝女七人長早卒贈江華郡君次並在室王姿秉秀發氣志果勁性閑敏鉛如也涉獵書史略通大義留思篇詠風辭爾雅曉音律善射命中得和容之妙　國朝之制不屬宗室以吏事悉留京師以奉朝請若永嘉之果以敏使之從政亦足以發已若夫被化麟趾承華棣萼寵長憑厚酢聯　上帝之孫顯重宗髙族系天王之弟昌辰果洽丁慶祚以同安聖度廣容靡嚴頹之懷懽宴寧譽處生榮殁哀方之前朝王享備矣百福具有不至者乎天實命之何嗟及矣臣職在史觀且司宗籍承詔譔撤敘不直書銘曰

訏訏梓潼　蜀劍之東　先王相攸　實啟榮封
帝念叔父　建爾仲子　纘其節旄　俾多受祉
仙源懿親　詵詵振振　祖宗諸孫　其在五人
克心舜度　仁覆褰宇　豈其本文　不貴以富
胡然乎天　不與之年　奄遽昌時　而歸幽泉
吉仗森列　悲笳慘絕　有棱者車　挽紼晨發
嵩洛之陽　三陵相望　體魄就穿　下從先王

左武衛大將軍沂州防禦使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漢東郡公墓誌銘 并序

平陽懿恭王子十七人漢東於伯仲為第六母曰崇国夫人王氏而漢東乃會稽縣太君黄氏所出公諱宗回字晞聖生九歲賜名授官右侍禁景祐中會　朝廷以環衛叙宗子於是以東頭供奉官除左千牛衛將軍累遷至左武衛大將軍沂州防禦使五十以疾終時治平三年二月戊申也訃聞輟朝一日吉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漢東

郡公四月乙酉權厝于奉先資福佛舍四年八月癸酉從 英宗龍駕往祔先王之塋累階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官御史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戶眞食七百戶漢東儀度峻整好學隷書曉音律善騎射平居恭言莊色儼如也有至性年十一喪平陽號踊不自勝若成人者及會稽殁毁慕癯瘠宗族稱其孝晩年篤信釋法不以世累縈其心賓祭內外之事屬于其配忘懷妾媵以遊手方之外夫音伎之樂玩巧之好乃富貴之地耳目之所常湛沒者是之弗由而獨遠離苦集之途庶幾眞常之境推其所尚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於為善而已夫人隴西郡君李氏克勤內則恭順宜家公之所以得不為塵事所嬰以夫人幹家之蠱有餘裕也子二人仲華仲冶並以將軍領雅州昌州刺史皆端固修立女三人長適右侍禁李彦明次適左侍禁倪良嗣次尚幼孫三人士縱右千牛衛將軍士悉士鉦並皆右監門率孫女八人俱幼銘曰

孝哉漢東　至性天得　永懷二人　哀哀罔極
薄諸可欲　忘懷世累　將超於彼　自歸覺地
知此如幻　孰為延促　往從先王　維嵩之麓

宗室金紫光祿大夫右屯衛將軍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潁州防禦使汝陰侯墓誌銘并序

汝陰諱宗育字德之太師尚書令潞恭憲王之孫安遠軍節度使容國公允言之子源深流光胄自太宗國家篤親親之恩睦于公族天聖二年始賜名以右侍禁入備內朝稍遷東頭供奉今上躬攬萬機超拜內殿承制兼視賓護副相之秩尋屬圜壇類帝陟配文考乃眷肺腑便蕃渥典於是進加右屯衛將軍賜階金紫光祿大夫列爵五等衍食采地六百戶不幸感疾才三十而歿時康定辛巳秋七月也訃奏上聞震悼有加申命內司賓內謁者臨弔喪事禭以潁州防禦使汝陰侯印綬權厝普濟精藍後三年甲申夏四月從燕恭惠王之幽溝往窆河南永安縣實祔先王之塋惟

汝陰資性溫愿涉詩書點翰有楷法閑善武戲尤
精射御方將承寵嘉轄熙隆而降齡弗修其命也
夫夫人濮陽吳氏故領軍衛將軍元慶之女封本
郡君勳門戚里姿德兼茂子三人長曰仲先右內
率府副率餘皆夭關一女亦不育有詔按垣俾識
幽穸銘曰

汝陰緯緯　器質宏博　以善為樂　襲寵軒緌
歆庭侍祠　在宗有儀　當鍾遐祉　森映麟趾
牧神遷已　羣樹伊流　陂陀新丘　琢石傳休

宗室贈右屯衛大將軍仲考墓誌銘 并序

仲考字晞尹魏恭憲王之曾孫平陽懿恭王之孫
右龍武軍大將軍冊州防禦使宗彥之子皇祐三
年四月生至和二年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
率嘉祐八年　英宗皇帝踐阼改右監率府率
治平四年　今上即位遷右千牛衛將軍五月
甲申以疾卒享年一十有七訃聞輟視朝一日贈
右屯衛大將軍權厝普濟佛舍八月癸酉從大行
靈駕葬河南永安以祔先王之塋累階金紫光祿
大夫勳上護軍爵國子食邑六百戶娶王氏一女
惟屯衛幼而岐嶷長而篤善方朝廷設官立學以
尊宗子于德義而不得遂志進修以成其之才之
壯為可傷矣觀其臨終之辭與父兄相反復而委
順之心尤足悲者矣銘曰

幼女稚妻　常情在茲　逝將去汝　云胡不悲
此愛能輕　足有剛節　獨捨父兄　咽不忍絕
乃其性資　知義所存　雖不享年　斯明不昏

皇姪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
門率府率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贈領軍衛
將軍仲郢墓誌銘 并序

領軍諱仲郢謹禧屬籍推　太宗皇帝之元子
日路恭憲王生密國公允言密公生祁國公宗說祁
公男子二十三人女子二十五人為領軍之兄姊
者二人爲蓋跳潤星漢擢華月榦慶基憑厚昌緒
隆遠矣領軍姿貌端秀性稟明悟始就外傅忻然
佩韘有成人之志嘗侍上射苑中攝弓操矢得褒
尺刻注之禮屢中正鵠賜賚加等復能留好文史

吟詠自娛尤喜篆籀二王歐陽筆法猶逮其妙孝
友恭順本諸其衷事親婉以從令處子舍莫有失
愛者入朝廷蹤賓贊而威儀儼如景祐三年始賜
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慶曆四年遷右監門率
府率慶曆七年四月二日感疾而卒享年二十三
皇帝以諸孫之悼輟垂拱朝一日璲以領軍衛將
軍印綬殯於奉先精舍八年六月六日從永嘉郡
王之幽薄往窆永安塋域禮也娶郭氏三子長曰
某率府率次曰某率府副率季未名四女並在室

噫稟生如此其粹也憑慶如此其隆也降年不永
是以祿位名志皆未之究已有詔史官為之識銘
曰
神宗之穆　既蕃既昌　祁公之子　詵〻且良
洵美領軍　翹然而秀　貴可蹈待　不俾以壽
嵩高之麓　天啓佳城　蒿園樹蓺　骵魄維寧
　宗室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
　子右司禦率府率兼殿中侍御史騎都尉世
　褒墓誌銘　并序

宗室吳潭二卿　太祖皇帝之穆潭康惠王德
芳生昭信軍節度使兼侍中英國公維憲英國生
金州觀察使從郁司禦益金州之第三子諱世褒
字仲華以　真宗朝天禧己未生明道癸酉始
賜名補右班殿直預內朝尋改右侍禁景祐乙亥遷
階銀艾行太子右司禦率府率視秩國子祭酒寶
元中兼殿中侍御史賜勳騎都尉慶曆元年十二
月十三日遘疾終于邸院春秋二十有三權殯于
普濟佛舍越三年歲在甲申夏四月癸卯從燕恭

惠王幽薄葬于洛陽永安大塋夫人安氏無子司
禦方雅信厚公族之秀幼知好學涉通諸經善行
草書尤好虞褚筆法略得其妙近事諸皇族鮮出
補外官悉留京師亦不聲務為選儒官切磋講習
外奉朝請而已此朝廷親〻之義敦睦糾合所以
別于庶姓不責以事然間有縕才懷抱器識者不
偕於用齎志就歿故執冊者無得而書焉銘曰
太祖之穆　在潭啟封　君其曾孫　源深基隆
雅重者性　粹厚者志　言用與才　則未嘗試

肅肅焉焉　悠悠素旌　往從先王　永安之塋

徐國太夫人墓誌銘　并序

禮惟大昏之重以其合二姓之好繼萬世之本也矧皇曽宗子天家之貴其聘納之選非冠冕德門忠孝之族孰當焉渾康惠王之仲子故侍中英國公諱惟憲之夫人曰和氏王考諱凝相五代晉位至右僕射太師尚書令考諱嶧殿中丞母彭城縣君劉氏夫人粹質閑淑德言有度既就壼教稱賢姻黨祥符癸丑歲嬪于王家事尊撫卑夙夜匪懈寛和敦約動循禮法丙辰歲英公捐館晝哭過哀常好文翰通曉音律是後不復治習搞未亡人誦貝葉書本金僊之教諸孤幼稚均養如一凡居二十年上下無間言者乾興初封汝南郡君明道二年進普國夫人慶曆丁亥孟春感疾羸劣　上遣中貴人挾醫診視諸子益購高手療之莫瘳以七月二十一日薨于寢享年五十有六追封徐國太夫人　上聞而悼之賻恤加等遣内人省其室詔使護喪事為斂塗奉先精舍戊子六月六日歸祔英公于永安塋禮也男子四人長從郁終于金州觀察使次從式左千牛衛大將軍彭州刺史次從湜左千牛衛大將軍循州刺史次從貴右監門衛大將軍女十二人長早卒次封齊安宣城懷德廣樂晉安安定郡平仁壽郡君諸季早夭嗚呼夫人其為女也靜而婉可謂有彤管之法其為婦也順而正可謂有采蘋之行其為母也慈以均可謂有鵲巢之德用能節義著於宗厥恩禮厚於宸眷史臣執簡宜有識矣銘曰

展矣英公　宗之彥兮　猗歟夫人　邦之媛兮
自我于歸　上下宜之　樂只君子　福履綏之
云胡不淑　公不偕老　我逾中身　則已壽考
云胡多慶　子皆克孝　承顏無違　服我慈教
自公忽兮　我心缺兮　半甲子兮　從于穴兮

宗室右武衛大將軍黄州刺史令稼夫人壽昌縣君李氏墓誌銘　并序

壽昌縣君李氏故右監門衛將軍言之孫故右侍禁祺之女於今　皇太后為外族治平三年八月

歸于右武衛大將軍黃州刺史令稱武衛延英康
孝王惟吉之曾孫盧州觀察使盧江侯守度之孫
舒州刺史世括之子壽昌既歸事舅姑如父母事
其夫其慕懸和順之性出於自然每黃州之講學
也承奉尤祗勤綢繆以待蓋喜其良之遂志自
修也且曰富貴而能為善吾心樂哉蓋知內助之
益者歟四年五月辛丑以疾終享年十有九六月
己酉殯于普濟佛舍八月從　英宗皇帝靈駕
葬河南永安女一人始育黃州宗室之秀而壽昌
才德婉淑宜與之偕老而遽然以逝亦可悲矣銘
曰
生也猶幻　性也本真　幻何延促　真不可淪
嗟〻夫人　所稟之純　惜哉奄忽　以還氤氳

宗室太子右司禦率府率宗彥夫人張氏墓
誌銘并序

夫人姓張氏祖遵以材劳更爵殁贈邠州觀察使
父文慶左班殿直夫人生而淑麗閨諸姻黨時平
陽懿恭王少子今司禦率府率宗彥遊求佳匹協
幹宗事允矣邦媛宜於吉卜乃展禽帛之聘歸于
邸第執笄奠菜婉如肅如懿恭宗藩之望胄緒昌
衍夫人協和娣姒雅有礼法襄封未逮穠華遽零
凡好合八年以慶曆壬午七月既望終於內寢春
秋二十四越月塗殯資福精舍甲申孟夏歸窆洛
陽永安從邦族之大塋順也三男長仲淑次仲向
並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一未名三女詞臣被旨銘
其墓曰
懿文士兮　洵美且嫘　嬪天孫兮　弗偕遐年
曉風急兮卷祥雲　秋霜繁兮摧芳荃
伊之溪兮嵩之麓　魂兮歸來安幽阡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奕夫人秀容縣君李氏
墓誌銘并序

秀容縣君李氏　章懿皇后之姪女也曾祖延詞
尚書令吳國公祖仁德尚書令秦國公考用和中
書令安定郡王章懿皇后誕生　仁宗皇帝以外
家之重閥裔光大秀容幼聰惠令慈壽　太皇太
后養於閤中　仁宗選皇族之秀以歸於右監門

衛大將軍仲実有子五人士良士屛皆終於内率
府副率次亦亡二人幼未名女一人早夭秀容以
貴戚之後為宗室婦與姉事舅姑謹恪嚴翼如出
寒素無弛怠之意治平四年三月甲戌以疾終年
二十有四權厝奉先佛舍八月癸酉從　英宗靈
駕祔葬于河南永安銘曰
善事舅姑　從夫以順　貴出后家　雅循箴訓
云何先春　凋此芳舜　二子肯堂　尚承淑問
左驍衛大將軍世謚夫人仁壽縣君安氏

墓誌銘　并序
仁壽縣君安氏贈左驍衛大將軍世謚之配祖習
鮮州防禦考惟演東頭供奉官十有四歲而歸驍
衛驍衛總冠損館仁壽奉姑清河郡夫人張氏婦
道甚備供養勤恪未嘗不適其意治平二年六月
辛卯卒年三十有七四年八月英宗靈駕西引從
窆于永安以祔其夫之塋子一人令業右監門率
府率早世仁壽既傷其夭而哀其姑又悼其子於
是口不茹葷手不釋佛書癯自勉約如是積年竟

先其姑而亡可悲也矣銘曰
無夫何儀　無子何依　苦志靡它　之死不違
勤劳瘁劬　奉承其姑　二紀一心　之死不渝
春露易晞　秋華易萎　從夫逮姑　姑情獨悲
宗室右監門率府副率仲甫夫人魏氏墓
誌銘　并序
夫人姓魏氏曾祖仁浦追封秦王祖咸熙累贈工
部尚書父昭文西上閤門使封州刺史秦王國初
執政勲在王府故夫人伯祖保平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鄆國公咸信尚　太祖皇帝女
許國恭惠大長公主遂為貴戚閥閲蓋熾夫人年
十七有行潞邸好合五年室家相宜以慶曆甲申
六月丁卯云胡不淑奄就大夜享年二十有一男
三人長某右監門率府率餘未名夫人姿儀秀静
性禀惠淑縈縧組繡曲盡工巧事父母孝事舅姑
順事夫有礼遇娣姒謙以和撫下恩意甚至生大
族不驕不忌亦婦道之難也初厝于普濟佛舍五
年四月二十八日從濮邸楚國太夫人靈伏歸葬

永安大塋宗室之尚制也有詔詞臣俾識幽夕銘
曰
猗惟夫人　貴戚之生　宗子之嬪　遽日之吉
歸以翟茀　廉宜宗室　胡然妙齡　電泡不停
蕙蘭摧馨　栢城𡺸〻　泉深土實　國之豐畢
册旐素輿　靈其就途　從先王居

右清道率府率世顒夫人高氏墓誌銘并序

夫人高氏祖瓊以才武典禁兵領忠武軍節度使
父繼隆引進使陵州團練使母金華縣君呂氏夫
人生而美秀性且明慧聲絲箴管曲盡工巧絃筦
音律雅通其妙溫靜莊肅天資有裕吳懿王諸孫
右清道率府率世顒方求淑媛以主內治聞夫人
之懿因問名而卜之吉遂納幣贄厲以慶曆丙戌
十一月歸于吳邸既祭于禰室家甚宜入謁中禁
儀容有度接諸宗黨莫不洽比結褵纂歲載震弥
月方綏帶以為喜遽収華而早謝丁亥十月五日
卒於燕寢哀哉若人之不淑始十有七歲矣厝於
奉先精舍戊子六月往窆河南永安縣之大塋一
子曰令與率府副率𧦅以清道之宗戚近屬以夫
人之世家令範宜夫膺魚軒象服之寵享鵲巢螽
斯之慶琴瑟偕樂福壽相終而摧芳先秋淪精長
夜吁嗟乎彼蒼何賦與之獨嗇也銘曰
彼姝者子　溫且惠兮　既笄有行　合嘉配兮
謂克享年　福祿萃兮　祥煙彩霞　遽披沫兮
依然手澤　在鞶帨兮　揚且之晳　恍相對兮
翩〻者旐　素車邁兮　鏤石紀文　納泉隧兮

皇第八女追封韓國公主石記文

慶曆紀年龍集作噩孟夏二十五日辛亥皇第八
女齊國公主薨出歛於都城西普濟佛舍以須即
遠宸衷愴悼有詔追封于韓再不視朝垂拱甲寅
為舉哀于後苑羣臣叙班慰于崇政殿門之外時
皇族楚國太夫人之喪歸祔潤恭靖王之兆故因
其儀仗載聖周以輴車五月丁卯葬諸永安陵園
本朝之故典也公主以癸未季冬十日寅啓褐衣
之慶生而明秀自然溫淨每省中建道場聞梵唄
鐃磬之音輒有悅色以故嘗依浮圖法號為保慈

宗祐大師及是疾良美乃下制改封于鄧再進大
國於齊嘻稟和天粹託體帝家以鍾念於淵慈故
存膺於寵數故不遐壽永饗多福早歲逝矣彼蒼
何哉不歸覺寐之宮親承受記必向迦維之國還
復下生被旨譔文用識幽穸謹記

故鄆國公主石記文

公主今　皇帝之息女母曰御侍馮氏以慶曆
二年六月二日生三年八月十八日卒火于奉先
佛舍初宮闈叢慶莽格紡塼之吉而公主於諸女
行第五韶頴明秀瓌膚紺髮真天人之相方且詔
有司條西漢之制以疏脂沐鬯開元之典以錫嘉
號制未及下兩溫遺癘奄至不淑哀哀眷悼乃有
鄆國之贈國朝之故自帝子下逮諸宗室凡未封
爵而殤雖追貴一品不專舉伏衛及是燕恭惠王
之幽薄將陪葬於永熙故公主從焉載以輀車大
鴻臚持節護行以甲申孟夏癸卯藏于　莊懿太
后之陵域不封樹從舊制也臣某載筆以司宗譜
承詔譔著得詳録云謹記

宗室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
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仲產石
記文

皇姪右屯衛將軍宗迴之第四子曰仲產曾祖潞
恭憲王祖贈安遠軍節度使崟國公允言母曰河
南縣君梁氏以康定辛巳十月始育慶曆壬午春
三月賜名一命為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
行太子右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是歲十
一月卒後二年夏四月癸卯舉而藏于洛之永安
大塋國家錫美諡隸宗姓蕃昌故尊者茅土以胙
之卑者爵命以寵之枝葉扶疎本根深固美乎哉
隆且盛矣產也不幸而夭逝亦命而已矣謹記

宗室左監門衛大將軍世滋故長男太子右
監門率府率令輯石記文

令輯字君瑞冀康孝王之曾孫贈陳州觀察使追
封淮陽侯守約之孫左監門衛大將軍世滋之子
母曰長樂縣君王氏於皇上為姪曾孫慶曆四年
正月乙酉生於邸第誕値誕節恩命之名録為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賜階銀艾檢校上庠祭酒憲銜
兼監察勳武騎尉八月遷右監門率府率是歲仲
冬親郊圜丘均慶宗室加散官殿中改勳騎都尉
越五年五月既望日而夭甫及二歲權厝于普安
佛舍夏四月坎而藏於永安大塋康孝王實
太祖皇帝之孫德厚流光本支蕃衍媲惟睿聖親
親之篤故殤子未逮襁抱而寵錫叙加賦命不遐
奄逮昭世哀哉謹記
宗室右監門率府率仲郢第三男石記

文
宗室右監門率府率仲郢之第三男以慶曆三年
八月生五年三月六日夭歿贈安遠軍節度使密
國公允言之曾孫左千牛衛大將軍嘉州刺史祁
國公宗訦之孫也母曰郭夫人密國蓋潞恭憲王
之次子其系實出於　太宗皇帝本朝典故凡
宗子賜之名則加以官若殤子者洒流璿源分華
金枝未再周星遽隨逝水一命不及非命也夫初
厝于普濟佛舍即以夏五月十二日掩于永安之

域從舊制也謹記
宗室右千牛衛大軍宗詢第四男石記文
殤子潞恭憲王曾孫贈鎮江軍節度使兼侍中加
國公允成之孫左千牛衛大將軍宗訥之第四子
母曰長樂郡君賈氏康定二年辛巳七月十六日
載誕慶曆壬午七月十五日夭卒生甫周歲奄於
襁抱未王命未錫名故無紀者初大于永寧佛舍
越甲申孟夏癸卯坎而藏于永安大塋國家源流深
長本支蕃衍諸宗室子重習佐餒即就師誨教之

方名數目稍隸簡諒拜官賦祿矣故皇屬不患爵
位惟不享年永如之何已玆殤子之所可悼也謹
記
宗室故贈潁州防禦使汝陰侯宗育第二男
石記文
殤子潞恭憲王曾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密國公允
言之孫贈潁州防禦使汝陰侯宗育之第二子母
濮陽郡君吳氏以康定辛巳十一月載誕慶曆壬
午八月夭卒生未周星奄于襁抱未王命未錫名

故無紀者初火于薦嚴佛舍越甲申孟夏從燕恭
惠王葬伏藏于永安大塋吉壤廣原諸宗室之次
宅使逝者而可作殤子且保于文祖矣又何愴焉
謹記

宗室右屯衛將軍宗逈第五子石記文

皇室右屯衛將軍宗逈其第五子以慶曆壬午閏
九月生七旬日而歿蓋太師尚書令潞恭憲王曾
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密國公允言之孫母曰河南
縣君梁氏初火于薦嚴佛舍越甲申四月舉而藏
于永安之大塋國家推親親之恩雖始生之嬰而
莫或遺也其于惇睦收卹之道亦云至矣謹記

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監門率
府率兼侍御史上騎都尉仲涵石記文

故右監門率府率諱仲涵左監門衛大將軍宗懿
之長子平陽懿恭王孫潞恭憲王之曾孫也母中
山郡君杜氏慶曆辛巳三月十二日生三月而賜
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是歲郊祀
慶成加恩改殿中侍御史四年遷今官其年復以
郊祀加恩改兼侍御史七年四月二十日卒于邸
遂殯于奉先精舍八年六月六日徙窆於河南永
安縣之大塋率府資性孝謹不好戲弄勝衣就傅
學方甲書數墨筆字蹟已中楷法頗習丹青之藝
亦有可觀方將討論文史趨為善之樂賦命不淑
既齠而殞其可哀也已謹記

左監門衛大將軍宗楷第八男石記文

宗室無服之殤曰左監門衛大將軍宗楷之第八
子母陳留郡君吳氏以慶曆丙戌三月十二日生
舉以文綵琴然珠漆雞樹頎穫免于水火以丁亥
七月十三日卒哀哉未名故未命也其夭之遽已
積而焚之藏於奉先精舍戊子六月六日葬永嘉
郡王于永安大塋殤于從與瘞焉國家親親廣愛
以風天下惟是飾終之典尤為纖悉又詔詞臣為
之識納諸幽坎厚之至也謹記

宗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仲郢長女石記文

潞恭憲王曾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密國公允言之
孫左千牛衛大將軍宗說之子曰右內率府副率

仲郢其耦汾陽郭氏以康定二年八月始生一女
凡二歲感疾而殞即日從浮屠氏荼毗法而置之
法濟精舍後二歲〻在甲申夏四月舉而藏于伊
南之大塋夫古所謂殤者不以成人之禮舉之也
本朝惇叙協和軫懷於夭奪所以廣慈愛之道而
立敎於天下也已謹記

祁國公宗説第六女石記文

慶曆八年六月六日葬永嘉郡王於河南府永安
大塋故事允霆之厝殯者雖不成殤奉以是日窆
若瘞爲今殤女之封用茲典也潞恭憲王之曽孫
贈安遠軍節度使舂國公允言之孫千牛衛大將
軍祁國公宗説清河郡君張氏之第六女也質秀
髫淑美哉其容也柔聲下色嘉哉其言也嵗管髻
悦敏哉其功也恭孝謹順懿哉其德也不幸感疾
十一歲而卒蓋慶曆七年二月十五日笄纓之期
甫及脂澤之田未封蘭始薰而霜彫珠將圓而月
缺故宗黨所以悼感之尤甚也已謹記

宗室右屯衛將軍宗嚴第七女石記文

皇從姪右屯衛將軍宗嚴之第七女以慶曆辛巳
十一月誕育壬午八月夭逝火于薦嚴佛舍越甲
申孟夏癸卯舉而藏諸永安大塋殤女潞恭憲王
曾孫贈侍中郇國公允成之孫生未周星奪于襁
抱珠碎掌上蘭摧庭中父兮母兮惜慟何及往安
幽坎尚慰二人謹記

宗室右屯衛將軍宗嚴第五女石記文

慶曆甲申舉諸宗室暨小喪從燕恭惠王以西而
殤女在爲女潞恭憲王曾孫贈鎮江軍節度使兼
侍中郇國公允成之孫右屯衛將軍宗嚴之第五
女母曰長樂郡君湍氏寶元己卯十月誕育慶曆
壬午閏九月三日遘疾夭卒年四歲殤女之始免
于懷垂髫佩火遂知承姻教習於鞶絲濬發其源本
銀潢之一派華而不秀摧玉樹於先春初火于薦
嚴精藍及此掩于永安之域寔甲申孟夏之癸卯
也髣髴魂往安幽堉謹記

安德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第九女石記
文

華原郡王第九女母英國夫人張氏慶曆乙酉歲
六月誕恍於門右且示有紡事焉顯以文裸擧之
於寢粹然而玉潔粲然而珠媚既孩則頎楷戲笑
袷如也不幸病悸先朝露以晞蓋丙戌歲之七月
也遂厝權於廣福精舍慶曆八年從父永嘉王薨
鴻臚護喪以六月六日葬永安原女亦從而瘞焉
華原燕恭肅王之冢嗣寔出　太宗皇帝謹記
左龍武衛大將軍信州團練使安國公從古
第四女道娘石記文

宗室左龍武衛大將軍信州團練使安國公從古
之第四女道娘字幼真母京兆郡君宋氏以明道
癸酉歲有衣裼之喜幼真天質端秀異於群兒性
復穎悟所學輙善組紃餘力尤好筆札日事薰挍
誦金仙書慕習其教侍安國公京兆君旁惟顏色
所鄉而俯仰承接極於婉若方且總羈就笄卜歸
良族容嫛未保膏肓感疾上遣太醫高手以視而
藥石不効慶曆丁亥四月十一日卒年十有五烈
才德既顯惟有待而發之惜哉天奪其壽故諸宗

叢所以悼痛甚焉　上為嗟惻遂以冠帔賻幣有
加卽厝於奉先禪院以慶曆戊子六月六日附窆
曾祖潭康惠王之園兆謹記

樂全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墓誌銘

推誠保德功臣正奉大夫守太子少傅致仕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三百戶食實封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太子太保諡忠憲韓公墓誌銘 并序

上景祐中其執政之老曰昌黎韓公諱億以直方惇厚矣踐二府謨猷憲度所以弼諧者甚著旣而避位拜天官貳卿保釐南都加資政殿學士領澶淵上以澶淵當北道衝會非所以佚耆艾易麾社就還尚書左丞慶曆三年連抗章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還京師明年仲秋旣望考終于景寧里第享年七十有三天子憫然不御朝追錫命爲太子太保禮官覈行合於忠憲二法以聞詔用易名公之先占籍常山之靈壽考信公游學過河遂不北還公旣貴卜封樹稱廟得許昌之長社吉因而度襄故公之得謝也使營居于許將徙而葬其孤綜等奉公之喪以歸新宅至于陽月乃克葬于太塋成公志也公字宗魏曾王父母贈太保諱某江國夫人張氏王父母贈太傅諱某舒國夫人李氏考妣贈太師尚書令信國公諱某二夫人越國郭氏吳國周氏世載善慶至公而大公郭之自出咸平中登進士第釋褐廷尉平知亳之永城縣理聲籍甚郡守皇甫選時名士察公遠器傾身定交凡亳境內訟事久不決者輒屬公平處淮南計臺上治最改大理寺丞蓋劾蒞官風迹固已章章矣丁信國艱服除倅淮陽河決屬邑淹田廬無慮計工將賦諸民公請循視水勢郎斬材河瀕稍楗合之水復故道而民不知役遷殿省丞他日章聖嘗覽公著述特命引對改太常博士知洋州州有冤獄乃大豪太上御名姦賂以買直積十年不決公一訊情得罪人自服還除屯田員外郎張文節公鎮魏公佐之文節高介少許與雅重公薦公文中御史郎召殿中擢侍御史江淮南兩浙旱蝗命公安撫到部問民疾苦察吏理慰薦廉善劾免貪殘散利薄征去幾省禁合肥有陂可溉田久爲強家豪占公按

復之民至今受賜未復命除開封府判官一日對
下己出殿展復召入賜五品服俄授河北轉運使
故相向公諸子訟財詔公留為平之時丁崖州擅
朝交利欲得向氏長安華嚴别墅諸子已聽命使
所親諷公公不答崖州絶以為恨鎮定帥曹瑋有
威名崖相亦忌之斥知萊州又慮其有辭也命公
馳驛先入據城奪其兵縁是伺間欲兼中公以危
法公處事周審慮先幾微故崖相卒不能傷上嗣
位推恩遷司封進直史舘領青杜尋進還臺兼侍

御史知雜事賜服三品遷起部郎中會中丞缺公
專臺務禁軍有告急变者中貴人夜開宮門逮卒
百餘軍付臺公質辭探情知事矯誣寛之不問中
貴人自以捕反者為功日傳制促獄上及文具止
誅告者計臣更茶利法傷財害民公被命詰諸謗
議者閲實其罪自丞相率特帷幄預政權倖干寵
公連鞫詔獄持法平不撓貴倖二宮亦用是知公
為質重有守擢龍圖閣待制頃之出亳州尋召知
審刑院先是天下斷獄多中覆待報公請裁定中

典頒為常制廷尉獄平郡國按章不以時決公奏
立日程由是天下刑禁少滞以五兵加樞密直學
士牧益州又遷諫議大夫時知星者言益部當災
非仍飢且有兵变上心憂之推選才堪鎮撫者而
以公行且諭之意公稽首曰陛下過屬臣以方面
臣雖不敏當不辱命惟陛下無以蜀為憂也慨然
登車至則歳果大旱公盡精力安集流散凡利害
事知無不為決九升江口以漑閭境濡足賑廩勸
分寛賦弛役所以救荒之術施設甚詳或短公于

朝為不足辦蜀事上遣使若縁他故至蜀者實以
覘公之政既入蜀蜀人美公不容口入境年雖大
殺而民無飢色獄無囚繫野無盜竊使者還白上
於是知公可屬以重任而定大用之意未幾有旨
召公參知政事宰相以益都不可缺守宜須代歸
以拜既而引所善易制者故公命中格還更除御
史中丞充理撿使公見上謝理蜀無政一無及寵
利意奏引唐制增置御史裏行員屢陳便宜切劘
時事上嚮納之多施行者尋以工部侍郎同知樞

寨院事國家自景德中與契丹　平而夏人効職貢鄙上無事且四十年武備寖弛廟堂優游言不及兵公登樞府獨悉心邊防事建議執政各任堪將帥者稍試用之又言諸武臣宜知兵法權謀之書而今皆禁絶盡類次四種之要使習通之上為親集神武秘略頒諸邊將邈川與夏人尋戈而來獻捷朝議欲加節制公曰二族皆藩臣擅相攻擊朝廷曾不曲直之問顧但加賞勝者是驕邈川而怒夏人德刑去矣獨執不可事遂寢公猶　吴野

心勢必颺去其國人交易都下雜處邸肆請為除館遣官監其市事道路護以往來下詔若優待遠人者實羈防其姦諜國朝故事方鎮不得擅兵廣南去甸外數千里嶰宄巒或聚為盜郡縣無以禦馳請濟師朝廷雖近發湖湘之甲援擊率不及事公奏置廣桂鈐轄增募土兵重其鎮守南粤以安附還以小司徒參知政事時定襄地大震災異數見公方在告力疾入對上問地震何主對曰是為陰有餘夷狄中國之陰也天意儻以此告且陳所

以消伏之道上欣納命戒邊備仍詔求置言極諫者公罷後三年夏寇畔擾疆埸特駭天下共其勞議者方思公之前慮盡心王室也劉平戰敗延州邊臣以降賊聞族在從坐法以降狀未明未即收也有司請兵圍其第衆知平見誣莫敢言者公時入覲為上言曰平延州殊死戰殺賊過當轉鬬傳城下守將不為納勢窮被執更以姦讒致大戮則忠力之臣何勸上悟曰嘻微公言用刑幾濫即徹守兵亳社介京東西淮服數路之交故盜充斥公

之再為州也屬邑日有剽刼民不寧處為設方略剿取乃大校為之囊橐諜獲幾百人四封肅然無追胥之後公凡歷別任判大理知審官院吏部流內銓掌貢舉刪修令勅聘契丹為國信使所處事任後必有可稱述者歷刺守令治行為吏師登三事謀王体斷國論有大臣節薛宣身兼數器胡廣天下中庸見於公矣性莊重造次不違禮法其家事尤理自閨以內肅如官府諸子侍側非忠義之言不及稚孫能行即長幼有序無敢戲嫚公旁者

家人有嚴君為公之謂已與人遇下則更溫恕篤
於親舊其孤藐不能自存者為之婚嫁稍才者推
蔭使仕教撫成就之樂閨孝悌之事凡議賞罰有
以敦勸風俗者必屬意焉夫人蒲氏追封安定郡
太君繼室王氏太尉文正公之女追封太原郡太
君德禮有儀宗姻倣憲先公以歿子男八人曰綱
前任水部員外郎綜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絳太子
中允繹維縝並太常寺太祝緯大理評事緬太常
寺太祝女六人長適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
給事中李淑次早卒次適大理評事蘇舜賓次適
太常寺太祝王整二人尚幼孫男十四人公起諸
生丁時累洽出入顯重至登鈞衡餘四十年輝光
日新功用在人典刑在朝引年辭榮道德益高諸
子孫並以行藝有令名孝恭雍和承顏無違福壽
始終可謂全者其早辱公之知而又從諸子游義
甚厚託辭傳信所不得讓銘曰

股肱惟人　后聖惟臣　不顯忠憲
力扶化均　亹亹忠憲　維德之勉
四方于宣　維國之翰　留告艱災
天子命公　民志飢勞　實奏顯庸
遷司邦憲　率迪訓典　正色于朝
不仁者遠　帝志先定　畀公以政
迺更二府　爰賛明命　時方乂寧
公獨深慮　思患豫防　愛莫公動
公罷三歲　冦戎孔熾　人益諒公
忠於國計　年至告老　道全德高
福祿蕃厚　亦遐壽考　長社之北
嘉禾之鄉　下從先公　掩此幽堂
子孫多材　克延休問　人皆有終
公也無恨

朝散大夫守尚書户部侍郎致仕上柱國
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九百户食實封
五百户賜紫金魚袋王公墓誌銘 并序

英宗治平二年龍圖閣學士給事中知陳州王公
年七十請致君事以尚書禮部侍郎得謝歸鄉里
今上即位改户部熙寧二年歲次己酉閏十一月

八日無疾宴坐終于正寢享年七十有六公諱贄
字至之廬陵太和人王氏自晉太傅導為江左盛
族唐末公之從伯祖縮從楊行密定江淮有功其
子崇文終吉州刺史因家焉公天禧三年進士擢
第釋褐邵州防禦推官歷衡連郴三州軍事判官
初仕即以風幹著稱本部任材監興國軍大冶縣
茶場兼知縣事大冶江西劇縣吏猾民豪久不治
訟有至數年不決敝事尤多公到未幾政以清簡
聞遷著作佐郎監益州軍資庫樞密直學士王公
鼓領益部辟公幕府流內銓已注官在路公聞詣
府白曰選人遠官勤矣如之何使之中途而返也
堅請復奏寢前章王公善其意從之就改秘書丞
京尹樂知開封府尉氏縣特承獻后重留之後中
人擅勢銜命出邑下者邀索撓民公密疏其事以
聞朝廷因以正法中人威暴由是始沮後尹杜祁
公聞之深所嗟賞以為由一邑而正天下之法可
謂之能才矣叙遷太常博士用三司使薦提舉江
淮廣東榷鹽陞辟賜五品服章規畫功利務便公
私不專為聚斂上課召還將有以擢用操事者有
不恍故但除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信州公常謂
吏道以精勤為本閱諸帳籍至獲隱沒官物數百
萬上言州縣之治簿書為要一郡之敵推而知其
積矣因條上鉤考之法周防詳密遂為著令至今
奉行慶曆初湖南溪峒騷動擇用並邊牧守公以
選知道州朝廷專遣使安撫至州分布兵屯多非
要害公執不可使者方責拒命俄而蠻寇來襲公
擊走之遂不敢犯境監司列上功狀璽書褒諭憲
臺薦公文中御史召除殿中侍御史乘傳赴闕真
皇天禧中詔置諫院定除諫官六員而難用人員
常不足乃命於三院選二員充言事御史中間久
廢及是公猶未至道除此職既對見仁宗問公近
臣稱卿才今將何以稱職公對曰臣遠方寒士過
爵言責之地若事繫朝廷大體或姦邪罔惑聰明
有犯無隱死且不避至于人臣闈門曖昧之私交
太上御名愛憎之迹險危之說實傷美化臣竊恥之仁
宗曰卿言是也近日言事官章疏大率如卿言朕

深不敢入臺供職遷侍御史未幾換尚書刑部員
外郎知諫院判國子監逾年改起居舍人直史館
判司農寺未朞除天章閣待制仍知諫院仁宗嘗
御迎陽門召兩禁臺諫官親策問時政得失公既
上對復賜手詔令盡所未言益條當世所急十餘
事多見納用慶曆皇祐閒政尚寬易公有以開發
者焉閤因進對書思對命于笏搢而讀奏上指之
問曰此記何等事也公因得一一條陳時對甚久
既退上顧謂入內都知張永和曰五方異稟風俗

不同或南士而有燕趙之氣是人資必忠厚仕亦
貴顯王某之謂也殿上聞者莫不屬目公論事能
揣知人主深旨情辭婉順不為矯激切摩歸之正
而后已中貴人三守忠以儲邸舊恩眷遇任事嘗
緣薄劳而遷重職臺諫官章疏繼上不納公請對
上迎謂之曰卿豈非論王守忠耶公曰臣所論非
一事既而徐及守忠所言精切信而有稽仁宗亟
命內臣宣諭中書收寢誥命久在言路終守朴對
之意以大体自任不渝也别受命知貢舉領三班

院判吏部流內銓猶兼諫省初置天章閣置學士
選名臣充員首以命公即拜河北都轉運使公時
具慶父收以贊善大夫致政後贈工部尚書母安
定郡太君潘氏年偕八十餘懇辭河北仁宗曰欲
卿請歷邊事行且召矣即遣內璫就私第賜尚書
君緋衣銀魚太夫人冠帔又為發內帑緡一百萬
俾資儲峙其寵遇如此到部均賦役固河防振災
害節冗費權倖忌其公朝廷稱其勤考績遷禮部
郎中歲中祀明堂需恩遷吏部以二親耋老數求

江外一州以便迎養就移知洪州未離部丁外艱
安定继終于路護喪南歸服除還閤時朝議以寰
內陳許鄭滑曹為輔郡增設兵防而置京畿轉運
使除公樞密直學士充使歲餘職罷還朝復領三
班院遷左諫議大夫出知鄭州久之遷龍圖閣學
士移高陽關路馬步軍都總管兼安撫使知瀛州
高陽北道之衝舊城隘軍民居城外以盟書故難
于興築慶曆初契丹來渝平鄗上繕亭障因此展
闢城果更守將而功不就公巡視曰城以保民軍

政宜先此郎計徒庸增版餘不日而雉堞樓櫓完
備軍府增氣後人賴焉邊吏偷安法防多弛公謹
關市嚴譏禁毋習苟簡必守故常方略設施毅然
得鎮守之禮以任官坐累降秩一等內閣知故知
池州尋復左諫議大夫知江寧府英皇踐祚進給
事中移陳州引年得請遂歸廬陵雅知養生夙明
性理心量虛曠、而得安樂好書畫能鑒賞古之名
筆多購得之聚書萬餘卷所居有林塘之勝高僧
野客談禪話道間從詩酒優游自娛世事一不屑
意蕭然有方外之趣以至泊然委化神明不動其
所得精美特被仁皇厚遇每見玉色怡然退而犹
若不足左右常候知之命知貢舉御書博學字賜
之領鐵澧御書安民字賜之往帥瀛關宸章寵行
意皆有所褒籍旨在大用而竟不及士友以為吝
夫人劉氏封同安郡君前二年卒子二人曰儀終
殿中丞曰億今為職方員外郎前知袁州一女適
筠州軍事推官蕭迅四孫曰球曰瓌大理評事曰
瑜曰玠郊社齋郎平生論述多切時務有奏議集

二十卷別集二十卷藏于家以某年月日葬于某
縣某鄉夫人不祔從本俗也僕與公遊有莫逆之
契故億以迅所譔行狀來請銘銘曰

仁皇在御　四十二祀　萬邦黎獻
惟帝特舉　皇無好惡　遵王之路
聞人則多　鮮承殊顧　公來遠方
孰先為容　惟其誠心　于以自通
誠至心精　百里斯須　以此事君
不結而信　憲臺諫省　匪養則折
公居累年　始終一節　河朔之行
臨遣依依　後命未申　泣血南歸
歷守五州　載其善政　為治不同
所同清淨　七十得謝　遂老而傳
尋居幽閒　遂兼林泉　和以天倪
自得為得　采真之遊　請其真極
又達宗乘　即動非動　入理之門
契其妙用　逍遙樂地　如是七年
泊爾宴寂　還其本然　逮有生死

悟無去住　一切一如　是公歸處

朝請大夫守太子賓客判南京留司御史臺柱國平涼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賜紫金魚袋隴西李公墓誌銘 并序

仁宗朝近臣以清德純行著稱者有太子賓客隴西李公宥字仲嚴其為人雖長者然安重有守儒雅而文故識者品藻之以為彬彬君子者矣文出于唐五世祖鼎蘇州刺史因家吴後徙營丘曾祖瑜應藩侯辟從事平盧軍祖成贈太子洗馬不仕亂世放懷詩酒與逸民游酣嗜山水畝園其幽深之致攝之尺素極無涯之遠天下之名筆莫得其髣髴故世以為神妙考寬以經明為博士太宗嘗幸國子學適值其為諸生講易即命之坐講否泰二卦言上下交則其志通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消長吉凶之象太宗甚悦翌日以語輔臣曰聞李某之說是可以為君臣鑒矣稍見褒擢終司門員外郎直史館不及中壽故其用不究公躋顯仕累贈禮部尚書妣王氏封太原郡太君公六歲而孤知好學問幼不嬉弄長不雜交其度澹如也祥符中舉進士一上中等調火山軍判官時章聖以文治欲讐校秘室延閣之書詔吏部先以身言書判擇三銓之集者百餘員送西掖覆以三題纔二人中選公處其一擢充館閣校勘預釋真宗御集詳定雅樂凡論議之選多以屬公禮部辟試進士故宋丞相文巻已為考落公閱得之袖以見主司中山劉侍郎筠中山歎賞取冠天下士再典太學考試皆有送揚寘寘竟庭試第一後使荆湖見某州某官唐介深加器獎厚為薦寵今著名臺閣故特推公精鑒歷令刺守治民如傷聽訟斷獄尤為明慎蘄春值歲凶道殣相望老稚病羸委諸塗者公躅圭田食之多以全活民或殺人而以利給愚儒吏通為奸使自誣伏縣上具獄公一訊情得聞者以為神明其察京獄囚有疑罪法不當死尹按誅之過公廳問即糾以聞尹坐免在金陵民有誣人以殺其子者曰吾子去家時衣若衣巾若巾今巾是矣民若搒楚自誣伏曰我固殺之縣上具獄公疑

親究卒得枉狀由其深識爲質致以惻怛之心故
君有以感發者然呂文靖公當國厭時俊奔競知
公守道欲以激雅俗白公修起居注尋知制誥公
齒長矣不樂華諸新進事辭翰甫閱歲請解職易
州朝廷從其志除諫議大夫而惜其去留判尚書
禮部太常寺復請金陵加集賢院學士以行政簡
易吏民便愛久之府廨火自徽廳煬譙門以及寢
序公將吏卒護庫兵帑積以全仁皇始封昇王因
建州號江寧府閣火意不悅遣使往視公不時捄
遂以秘書監致仕而善人惜之間或爲言謂譴之
重公亦不自辨上以其終長者改分司南京復領
留守司御史臺遂遷太子賓客睢陽積年安時而
處順浩然得於和理憂樂無自入矣某年月日損
館享年六十有二歷官錄選調遷大理寺丞殿中
丞太常博士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祠部刑部郎
中至諫議大夫兼職錄校勘改集賢校理直集賢
院記注典贊命至集賢學士其更任使錄太常禮
院吏部南曹登聞鼓院檢院知開封縣出守蘄州
提點荊湖北路刑獄利州路轉運使三司戶部判
官戶部勾院糾察在京刑獄佪翔館閣踐更內外
垂三十年而資不苟合恬于勢利不爲名高亦不
汩於俗詭僻之爲不接于心行安而節和故士論
無間然者既幼失其親痛不逮養事寡姑如事母
嘗遷兵部郎中不拜以丐封邑別業在陳哀男家
之寠衆質劑畀之與朋友交久而彌篤不治生業
至不祿家屢空索然朝廷聞之特加賻賜以給喪
事公初娶張氏禮部侍郎秉之女封南陽縣君後
配刁氏刑部郎中湛之女封延安郡君二子忱大
理寺丞恂大理評事一女適刑部郎中知制誥吳
充某年月日葬公于某所某與公同時左右史直
外制實有忘年之契故忱來請銘銘曰

有君子儒　恂恂李公　惟資篤行
時秉中庸　適道之正　不否不同
循理之順　匪執匪容　歷令剌守
政處其厚　民罔常懷　謂公父母
其在朝廷　於得無苟　歲寒後凋

如松之茂　退老于雖　無田一廛
自得其得　動而之天　以是仁心
以是吉德　以還本眞　以貽淳則

贈給事中太原王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濆字希聖占籍宋虞城祖某贈尚書虞部郎中父礪贈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司虞生五代屯會委高貲從儒者游習通禮學州辟從事始爲士族特鄉人正素先生戚君同文聚徒講業學者自遠方至僕射府君戚之自出著諜門下以高業取甲科仕至屯田郎中名載國策實生才子七人六登進士第世緒熾昌遂爲睢陽冠冕公其第二子也風調閑邁凜凜有奇節嘗慨然曰士志於道在得其大者遠者學而不究於古今之變究而不適於幾深之用豈士也乎景德中章聖張六科致材髦公奮曰此非吾時邪起就賢良舉文中高選不時就召因後中書試里人於正素舊廬建庠序處師席待公自諸耆舊大生皆執經北面材經匠手無不成器後登朝廷著名蹟者甚衆今四方學校其規摹條教悉權輿於宋焉鄉舉賓興嘗占第一祥符七年景亳同鑾衆服勤詞學科既廷試第優等考官翰林學士陳彭年指公賦用韻有疑音上親爲問公言彭年所指非是援據詳明欲處公乙第辭不就以布衣詣貢近於上前仲道不爲名士林題之明年乃登第釋褐試校書郎臨江決曹掾未之官僕射弃養以善喪闋除調濰州團練推官州之渠洫有東西汙等四水夏輒暴溢漂田廬歲勞民塞治轉運使承詔選公護役事度地形勢導之下流隄一立迄今無水患萊人有訟其仇爲殺兄者獄疑久不決外臺以屬公公閱囚辭伏念旬時未知所以擿其情推致精誠至有見于夢寐君有人自稱其兄者明弟被誣但云取其人爲證寤而名捕之果得獄遂正代還徙新平幕舉黃州麻城推若爲計者議更推法公審新議非便持不時下顧用舊法既而諸推悉負常課獨麻城最後新議亦竟寢遷大理丞知楚州山陽縣改丞殿中詳議審刑賜五品服處此平奏讞無滯屢蒙詔褒時

天子游心治方樂聞讜言命百官轉對公上便宜十餘條皆見納用朝議嘉其論事有大體弟冲宰陳留大姓田氏豪黠賂交權要爲姦利冲彈治之急則飛語轂下浸聞獻后付中人推冲性剛毅不屈終莫肯承獻后盛怒謫冲雷州公坐監征淮西頃之移倅海陵就郡改奉常博士淮甸仍災艱食發廩粟與蓄家之囷以賑飢民日數萬計巡視必親因遘沴疾作寖至捐館享年五十有六叅文忠公時在中司薦公經明有風節中御史命垂下而

公不待士君子惜之初公之與計偕名動場屋貴游爭寵薦自託朋輩推附莫敢爲等比以爲仕必至公卿用於時必立功名及効官所至必有紀者然才高而位不充志大而特不與曾莫展於歿于中身命也哉所著文集十卷備對制策十卷平生素蘊略存焉夫人清源縣君仇氏婦德順而正母道慈以嚴二子堯臣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天聖中今上初臨軒大選天下士幾四百人翰林策名第一通材雅望輝光篤實踐歷顯重爲

朝廷羽儀嚴廟之瞻積有日矣次純臣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文雅聞敏邦之彥也一女歸魏氏國子博士舜卿孫五人廷老商老同老並秘書省正字國老周老皆幼諸弟子姪先後登進士科者十二人盛矣哉翰林之貴清源君進封樂安郡太君而累追命公吏部員外禮部郎中秘書少監翰林掌邦計以贊禋禮之勤故公有少卿之贈教忠継志慶靈用集翰林孝于龜策奉公輤車將歸窆于故邑之某原得慶曆乙酉陽月某日吉謂某曰子

非余鄉黨僚友乎先子之烈子亦聞之矣惟是窆穸之事子其識之義不得以讓銘曰

良農能稼　而不能穡　良臣善構
如莫我役　匪水行舟　匪山生材
士用於時　功名則諧　展如　公
維特之望　初誰謂公　而不卿相
乘馬班如　行道遭如　曾莫遠騁
命將然歟　有子而才　宗廟之器
拖彼注茲　寔成公志　鄉樹蕭蕭

邱安幽宅　袞衣繡裳　尚有追錫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相州軍州
同群牧事上柱國賜紫金魚袋趙邴
李公墓誌銘并序
趙郡李氏出廣武君左車拓跋魏至唐特為冠冕
盛族五代晉侍中崧公之祖也侍中閥閱載于晉
冊公諱宗詠字某幼孤器志豁如也從兄宗諤在
翰林歆任公以仕公辭焉曰士業名從政學古自
致爾益奮厲通執文祥符初舉進士中甲科試秘
書省校書郎補吉州廬陵尉邑多盜民好訟號難
理公至則攝令事所以發姦擿伏之術甚密破盜
匿羣訟庭肅然秩滿調虢州盧氏令上官交章保
薦還遷大理丞擢酷許州從知益州溫江縣遷殿
中丞太常博士又從餘杭之錢塘還朝遷尚書屯
田員外郎諫議大夫晏公遵出尹京兆請公自佐
踰年朝議以公文中御史召除殿中後尹王公英宗
廟諱表公材借留之不數月竟召還奏事稱旨賜緋
衣銀魚順安軍有獄疑請讞焉公往案之亟設賞
募罪人斯得寃誣以明授戶部判官褒能也俄遷
侍御史除江西轉運使寵行賜三品服就遷兵部
員外郎工部郎中入判戶部勾院江東仍飢　朝
廷憂之命公為安撫使馳傳入境問民疾苦舍禁
弛力薄征緩刑勞徠流散　政畢舉上益知其才
可用因俾脩聘戎庭復命遷刑部河東轉運使地
震定襄壞城郭廬舍孜孜奔莫經營宁葺安集賑
恤民忘災患鄜上有閒田北人稍耕之公曰疆埸
之侮嘗絕其漸馳檄責問侵地盡復夏戎鮑飛王
師西戎從公關中屬承平久邊不為備不旦軍興
且數十萬衆資粮不乏調不發有節緊於心計就
遷七兵明年授江淮湖浙諸路制置發運使得朝
對指陳西事上悅語執政曰此嘗使江東者耶其
置諸要職行至淮上召充三司戶部副使初夏戎
犯河西墮九原新秦路梗朝廷推才經畧多難其
行公至自淮上陛見上曰詔公安撫河東承命上
道渡河抵安北規築建寧六塞扼抄騎之衝道通
無虞河西以安出知徐州徐城臨鄜肆列城外公

為築而廣之民以安軍利國監惣八冶歲賦鐵三十萬冶大善崩崩則罷鼓官課不供徐之高貲率以冶敗民告無聊公親往視之得所以然因以新意為作小冶功省而利倍徐人于今便之後召充塩鐵副使遷太常少卿擢拜諫議大夫知相州視事未旬以慶曆七年七月四日考終于官署享年六十有六天性和裕澹無喜慍質厚不為緣節事兄姊恭睦與朋友篤於義為令守政簡易不煩苛多仁恕愛利吏民安之累歷剌舉吏有善輒奬薦于朝不以小故案吏識勉之使循理而已革弊去蠹專以裕民為本故所至不嚴而治去必見思莅官四十年事上遇下無有怨嫌者不以君子小人一見公必曰長者也啟手足之日朝野聞之皆嗟惜曰善人逝矣詩云愷悌君子書称吉人為善其公之謂歟世占籍饒陽自侍中葬羅丘之輔國里遂為陳留著姓曾祖某以侍中貴追命太師考璨有節行不趣榮利故仕不及顯累贈禮部尚書妣張氏仁壽郡太君始娶湯氏卒公微時後娶閭丘氏封永安郡君子茂先大理評事茂直將作監主簿茂立大常寺奉禮郎皆樂學問謹厚自樹立克家者長女適殿中丞薛中孺而卒次早夭次適泗州軍事判官張公立二季在室諸孤問龜考吉得慶曆戊子閏月十日葬先塋之穆位禮也銘曰

猗嗟乎公　有守有容　不否不同
循理之中　歷令剌守　政毒其厚
民斯勤斯　謂公父母　愷悌君子
胡不遐年　洵直且仁　歸此杞原
子愿以敏　淳則之近　德音不忘
納銘傳信

宋故太中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分司西京上柱國賜紫金魚袋累贈某官刁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　字　　其先渤海人晉元帝紹統建康協預中興回佐位居朝首其後為丹陽人唐末喪亂姦豪專土李昪冐據徐之業闗國江左刁氏南州望族故世仕爲祖諱某江南昭武軍節度使為李

氏勳舊　皇朝贈左龍武大將軍考諱衍江南其官雖處僞庭而儒雅清素名重中朝從煜歸命終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累贈户部尚書妣徐氏陳氏封高平萬年縣太君公咸平三年進士擢第釋褐大理評事知宣州宣城縣秩滿遷大理寺丞監興國軍大冶縣茶場兼知縣代還遷殿中丞知潮州真皇東封岱宗遷太常博士祀汾脽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開封府司録歲餘丁外艱服除通判越州遷都官知廬州徙壽州遷職方召赴闕授荆湖北路提點刑獄仁宗登極遷祠部郎中徙夔州路轉運使遷刑部丁内艱服除授三司度支判官闕歲請舒州上言夔峽溪洞事特旨召對面賜三品服到郡以疾徙黄州不行請分司西京遂歸老丹陽公以儒術發身而才長於吏事聽訟決獄尤盡心焉在朝恭崇録囚于糾察刑獄司其具獄當五囚重辟公閲事原情理出四人會京府司録缺員政府以公名聞真皇指其名曰此近當録囚而活人者耶是宜此選矣軍巡有重囚久繫抵讞不承京尹請讞上疑其冤特命付公推輿其平反屢遣内璫臨訊公探其情實伏詐因知情得悉服罪上猶欲矜減公上言曰民而爲寇攘姦宄越殺人于貨以故犯于有司如是而可以許免適以長惡竟按誅之公之于獄有以哀矜有以懲艾惟其當其平心守法類此通判越州長吏闕公承乏時浙東旱公齋居致精適禱群祀翌日迅雷烈風蝗漂溺于江湖輿人信禨祥相與驚異以爲公之誠感是歲稼穡不害更以大稼郡城中溝瀆湮塞民久苦之公爲集衆力疏濬引湖水周流城中大便利及被代百姓戀戀遮留不忍其去乃圖其像立祠郡之承天寺是亦知公之愛利有以及民者也守壽春淮甸劇郡號難治公遏豪猾細人得職獄市清謐最登故召還有荆湖之命將漕夔峽屬施州溪洞蠻酋領田彦稠彦晏等妄干恩典朝議不從即率宗黨攻破寨栅殺吏民燒官舍掠公私物保險爲邊患朝廷命施州將討擊彌年無功又特遣武臣出禁旅圖深入蠻益拒命乃詔公招輯值彦

捐死蠻悔懼有善意而武臣欲自以爲功閉隔不爲納民吿疲于調輸會施州地震山崩人壓死者衆朝廷遣中使致祭且問邊事公密疏請罷兵使蠻無疑邊事卽定中人入奏未幾武臣內徙以兵屬公公遣裨校與蠻要約蠻兵從集不離近徼公令設次于野從親吏數人坐次中醜類千餘挺刃睢盱左右股慄公毅然召彥晏前曰吾丐若餘生是屬奚爲者彥晏懼揮却其衆徐命吏引諸酋首歃血立誓因犒飮散遣之謹錄勳於山谷曰自丁

相公後復見今日矣丁崖相謂昔爲夔州路轉運使有功利夔夷懷之故云爾朝命授彥晏歸遠將軍被公璽書褒諭自後黔中晏安公性恬厚資孝厚出于徐夫人而不及養國朝封贈之典在具慶者恩不及亡母東封告成肆大眚推恩妻已喪者得叙封公上章以請其畧云妻以箕箒之舊尚蒙封邑之榮母以劬勞之恩不及漏泉之澤教化之本輕重未安朝議然之故徐夫人有高平之贈今之朝籍父在而封及亡母由公發之昭武在江南

時以勳代賜田丹陽封占甚廣秘閣公素不治產分割質于鄉人田沃衍耕穫者輒富饒及公居憂親黨請收以自業公曰田誠美然鄉人致力亦勤矣仕有祿生事以足奈何偏較鄉人以年利也焚其質劑閭里多其義分務退居諸子從官便郡更相迎養以致其樂親賓燕語未嘗及榮瘁乎自適凡十六年次子約知婺州扶侍赴官道中感疾皇祐元年十一月七日終于錢塘享年七十有九十二月十九日夫人長壽縣君陳氏相繼而亡年八

十陳氏江南令族父士倫有名建業爲壽昌殿使歸朝遂不仕夫人婦德順而正母道慈以嚴明惠知書諸子童稚時皆親自教授閨門禮法宗姻著之子五人繹約並太常博士紓某官紡某官幼早亡六女適翰林學士知開封府胥偃太子賓客李宥某官蔡仲卿某官劉緬某官施元長某官孫錫公之啓手足時資政殿學士范公守餘杭故喪事皆如禮諸子護幨帷歸丹陽蕆于唐山莊舍某年某月日合葬于某縣某鄉某原易曰素履終吉夫

子曰君子哉若人公之謂矣銘曰
五季積衰　王土剖分　江南區區
為多才臣　秘閣歸朝　推德素
逮公策名　益延風譽　公資愷悌
濟之敏明　以是從政　所處有聲
人之情僞　為難知者　公之察獄
以誠匪詐　義之與利　孰思重輕
公在鄉黨　終知且清　沖而用之
以早知止　十有六年　全其吉履
養致其樂　喪致其哀　公實多子
子亦多才　丹陽南原　松阡幽宅
下從先公　永安體魄

朝奉郎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同
知審官院上騎都尉賜紫金魚袋呂
黎韓君墓誌銘并序

仁宗朝國老韓忠憲公清德流光實多才子其弟
二子曰綜以文雅政事著名于時而世家益顯君
字仲文幼以父任將作監主簿忠憲領益州奏授
簽書鳳翔府判官隴蜀間一都會號煩劇君試從
事吏文精敏上官更薦其能郡缺倅君攝職時禁
省災大興繕修仰材關右賦諸州縣君暫採伐丁
夫冒寒山谷時食而均其力役不告勞先期輸送
朝廷録其勤將加恩君推而不處新宮成覃恩改
太常寺太祝尋遷太理評事天聖八年舉進士擢
第通判　鄧州不行領馬步軍專勾司大理寺丞
充群牧判官更通判天雄軍改殿中丞丞相呂許
公鎮魏府事多以屬君河水泛溢金堤府縣危迫
懼衝決為害君請行營護之瀕河民從就高丘水
大至老弱號呼君出令能致一人予千錢民操桴
拯往救悉得全濟水已冒丘是日活數百家許公
復相薦君文行宜在臺閣擢集賢校理知太常禮
院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太常博士三司户部判
官忠憲公薨去官免喪還朝同脩起居注判三司
度支勾院遷尚書祠部員外郎慶曆六年使契丹
容止醞藉善占對戎主屬目使問系閥祢忠憲公
在先戎主世亦嘗奉使君對及之戎主喜謂君二

國通好至于行人仍世將命盡酌酒勸我君請與同使者五人偕進戎主益喜舉觴釂自離席親飲君及同使者各一卮君還奏事執政非君不辭除知滑州衆論以爲問及而言無所辱命將何謫得徙知許州衛帥許懷德有田在屬邑訟久不決因三司判官揚儀書屬君君不答儀别坐請求事被詔推辭上當君不聞儀書奪校理徙知袁州君無致再黜士大夫爲君不平故君至袁州之月復校理未幾就除江東轉運使尋召還復修起居注判三司都磨勘司改刑部員外郎換度支勾院頃之召試知制誥賜服三品知審官院審官自尚書省五品以下按籍補除中外貟而官簿無倫吏緣爲姦君大爲簿書條次有序至今用焉契丹使來君受命館伴時戎主通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意以自尊大君詰之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戎使愧屈後遂復舊皇祐四年五月暴疾不起年四十五時皆歎惜其才之未及用也君既歿契丹使來有請于朝擇可遣報者 仁宗識君前館伴時語謂左右曰若韓某在足爲朕辦此追悼久之君資孝悌事忠憲公承顔無違盡其誠志怡怡其和也懍懍其肅也仕而在遠其心若未嘗離膝下交于兄弟愛順無間協睦内外姻族莫不倫盡情禮善與人交主忠信致力其急難其行己立志博而有守約而有容介不詭特隨不違正其莅官臨事推之已而不顧不以施諸人果于去弊不以得情爲明亦可謂通人周材矣忠憲公之配安定郡太夫人蒲氏遂寧郡太夫人王氏君王出眞皇朝宰相太尉文正公外王父也君娶劉氏封壽安縣君先卒三子宗道進士及第今任太常博士有行誼器識允家者也宗良宗直太常寺太祝七女適秘書丞劉攽都官員外郎晉充衛常州司理參軍蘇注比部員外郎王景華太常寺奉禮郎錢長卿所從皆名族佳士二人幼未嫁治平二年乙巳某月某日葬許州長社之嘉禾鄉從先塋宗道來請曰先人之交公最深盍書銘銘曰

君孝於親　友于兄弟　資以事君

忠誠自至　與朋友交　實篤信義
施之及民　政以慈惠　行成于身
既有本根　發于事業　舉逢其原
措諸廊廟　王體以尊　率是承流
風俗乃敦　吁嗟仲文　維本之得
英華粹純　用罔不適　亦既遭時
已服近職　足以有為　奚年之嗇
長社之原　嘉禾之鄉　先公親卜
以啟幽堂　君歸可作　尚奉蕭鄰

後
後人令人　君兮不亡

朝奉郎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杭州
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
魚袋贈尚書禮部侍郎李君墓誌銘
并序

君諱某字某其先自博平徙魏占籍內黃祖守澄
聞封府襄邑縣尉父珣贈殿中丞皆有行義著于
邑里君始冠羈游京師講習上庠衆推材高獨與
故相張文節公友善太皇右文親閱貢士優數淳
化中廷試賜題　言日出賦諸生閣筆君卷先奏
御上嘉其贍敏擢甲第補河南澠池尉殽峽巖阻
有劇盜久不擒中人馳傳督捕君年少厲鋒氣率
吏窮討殲其黨監司上狀特留在任秩滿方論賞
丁父艱還本邑咸平中索虜連歲犯境深入大興
戍河北閒有亡命群輩攻劫內黃孤邑數驚驛令
丞不自固君為設方略耳目掩擊輒摧殄邑人賴
以安惟恐君之去也服除調貝州司理參軍郡將
樞密直學士邊公肅知君能凡有艱急輒以屬君
郡多姦伏賊連發不得邊公被君檄傳逐君亦勇
於自用揣其所過拒夕馳百餘里竟執以歸無脫
遺者用是部司稱舉以聞驛召除大理寺丞知漢
州什邡縣改殿中丞從秀州嘉興縣真皇封禪遷
太常博士通判通利軍賜服章五品祀汾陰就遷
尚書屯田員外郎河決壞軍壁奪田曹監真州鹽
倉浙江有舊隄自吳越國廢久不治潮水漱齧羨
溢墊官亭民舍朝議命江淮制置發運司經度舉
明功利者以君名聞因命通判杭州委護其役大

省工費築者忘其勞為潮頭西興之謳美君巡撫之勤杭民喜免江濤之害列君功狀聞于朝廷還君田曹畀再任吳人俗薄輕巧君清心簡事多所裁正訟平禁止歸優上官然自吏民皆知府政之和繫君是賴時呂文靖公糾獄兩浙深器待君薦堪治劇近臣復言文中御史且召以母憂去職君內行脩收恤宗屬無疏遠仰衣食者甚衆以故不能北歸留寓睢陽君事親至孝平日承顏盡其懽心自疾不茹葷居喪毀甚服未闋竟捐館年五十三貧無資衆歛王沂公居守聞之厚為賻贈始得成禮凡五娶最後夫人太康縣君邊氏君掾貝州時郡將肅之女也邊公剛明人鮮合意者多君材故妻之子中庸三泉縣主簿中師三司度支副使工部郎中四女適太子中舍聶復漳南縣令葛初平比部員外郎張參一早亡君性明果早學問以文藝自達然資長于吏事文無害而有恕故所居官治辦有愛利及民代輒被留去必見思其感人心之深蓋必有以致之者夫子言仁可以行于天下者曰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君實有焉惜乎位不顯于朝年登乎中壽不究其所緼故風迹止爾不在其身必延于後度支君之才器其承慶而光大者也以度支故累贈君至尚書工部侍郎嘉祐七年歲在攝提格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睢陽余里也自君之殁度支少也孤邊夫人嚴明有禮法訓其子義甚至獨俾從余游故度支來請銘

銘曰

孔門四科　其一政事　長於治人
春秋之義　君起儒雅　吏吏能
舉其操術　試自毅陵　盤根錯節
益見利器　殄艾姦慝　良民被惠
淛江湯湯　君固其方　水波還道
井閭樂康　司臣上功　御史且召
劬勞不待　吁嗟死孝　才窘于位
志阨于年　古共慨歎　悠悠蒼天
不至公卿　而有令子　九原可作
茲為受祉　錫命有典　尚光泉扃

君沒不朽　其在斯銘

朝奉郎守祕書省著作郎直史館判
三司戶部勾院輕車都尉賜緋魚袋
安定梁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固字仲堅東平須城人曾王考諱某贈比部郎中王考諱某贈尚書右僕射烈考諱顥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刑部尚書君能言而知好學讀經史輙自通其義不待師友講誨切磋之勤故辭藝夙成年十三筆削班固書約魯史褒貶為漢春秋具藁數秩翰林公見而異之知其志之遠也翰林公捐館眞宗皇帝甚悼惜聞其有子又力學即賜同進士出身已而業成慨然思自致功名之地蓋與貴游子弟為伍因上還所賜出身以進士就鄉舉是時天下承平上方東封泰山禮成詔有司籲進特俊君一上冠禮部貢籍法座臨軒覆試遂占魁甲光華聲望烜赫海內矜藝祖深講治要總攬權綱以謂取士官材為國基本乃人主之柄非下所宜專始御便殿親閱春官所奏名士于神宗遂以為常士之慶膀首者平步榮路不日而取公卿雍熙中翰林公策名第一及是君濟其美薦紳紀為國朝盛事遠今言父子繼登甲科者有梁氏云然翰林之才之望簡在帝心既以內相尹京上且屬以大政制垂下疾暴作不果拜而君後能除其緒業解巾將作監丞監高密郡稅二十五歲代還遷著作郎直史館賜五品服旋除三司戶部判官尋改判本部勾院鸞鳳翔于霄漢杞梓聳乎林谷以俾蕆而壽事可涯哉天禧三年三月遘疾卒于京師享年三十有三何起之暴而奪之遽也夫人樂安任氏禮部尚書康懿公中正之女華族令儀秉柔而正前君五年而逝無子獨存文集十卷目曰是芳云再世蘊蓄不究其盛或者將有所啟故君之季弟今禮部郎中知制誥適以敏才利器方且大騁于時茲其啟者歟禮部以父兄之未究葬請于朝出領兗州求便須城松檟以某嘗同僚右垣臨別言曰龜筮告余歲在涒灘利用襄事吾兄之名願託子以不朽故序而銘曰

翰林室墉　君塗塈茨　勤不獲處
孰敢於斯　既有鎡基　而逢昌期
獨年弗待　將誰促之　有弟而才
無續勿悲　載考于筮　亦問諸龜
收子即安　食子惟特　先子之從
于汝之涯

宣德郎行監察御史判三司度支勾院騎都尉賜緋魚袋蔡君墓誌銘并序

君諱稟字淳之世本洛陽人曾王考綰為萊州膠水令九年不代終于官政有遺愛子孫因家為王考隣考元卿並以文行稱山東鄉考賓興而不登仕君之從父兄文忠公齊踐揚二府禮典及三代故膠水贈太保王考贈太傅逮君陛朝得追襃一廟贈皇考大理丞君少孤力學自立文忠在禁掖任君補蜀郡導江主簿再調鄭之管城薦君材者章交公車秩滿得見擢衛尉丞更從進士舉一上中第換光禄用計司奏掌無為軍筦榷遷著作佐郎上方圖議治要思進天下士訪古今之術發幾徵之慮乃用六科以取賢者能者君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召試秘閣名在選中已而更報罷遂出通判滑州改秘書丞明年夏戎不廣朝廷又問罪君述通志論十五篇陳討代之策備禦之要指明逆順成敗之理甚精悉翰林王公堯臣表上之繇是擢守奉天就遷太常博士北人來渝平君復揣摩事情緒前編以獻優詔襃答時公卿多言君有將師材可使治戎驛召至丞相府使言其志君自以儒業進固讓得免引謁便坐賜五品服改沿邊摧鹽使總至部除開封府推官會別敕下令參知政事吳公育舉文中御史者吳公以君應詔遂召為御史於是京西多盜至入州縣吏不能制汝漢間騷然詔君乘傳捕逐至則設方略明賞罰擊除略盡民以安業還臺兼判三司度支勾院慶曆五年持節逆送虜使到都四日以孟夏癸卯卒于私第年四十四縉朝士大夫莫不嗟惜天子憫然特録其孤大年為郊社齋郎非常例也其配張氏工部郎中夏之女封某縣君生三子二女是冬

君二弟亶交奉君之喪自京師歸葬青州某縣某
里窆用十月十九日君器姿魁碩議論閎博其為
人彊毅能刻意自免所好必學所學必成所成必
精慨然將成是以致功名盡其志慮遠矣初文忠
公德望顯重門下多英俊君年且三十而方以廕
仕內耻無以遠人者文忠亦未之奇也辟倚導江
最而遺之君奮曰丈夫處世當碌碌如是邪到官
勇自鍛礪至忘寢食比三年更還則于六藝百家
之書歷代治亂之際至於方伎小說罔不該貫文
忠驚且喜自是待之猶益者之友其為彊敵有如
此者凡所歷官率有風蹟既為御史敢言不避權
要數對論事上心器之有拔用意奄忽淪謝卒莫
展發嗚呼非命也邪亶交造余曰伯氏平時自言知
我者張安道爾今窀穸之事不可以無識也嗚呼
文忠之視余猶子弟則於余淳之識可知矣余故
實知淳之者是宜為銘銘曰
嗟嗟乎淳之財余所知命非余所知子何志之遠
而年之促耶靈府之緼兮一莫得施年之促兮可
奈何銜恨九泉兮無終期已而已而為知子者之
永悲

朝散大夫秘書丞上騎都尉杜陵韋府
君墓誌銘 并序

韋氏世序遠矣漢丞相扶陽侯自鄠徙杜陵名德
歷朝著為世家扶陽十六代至周逍遙公敻始別
其族為十三房觀唐吏部肇宗會之約則知韋氏
之禮義與他族異矣第八房平齊公鎮之雲孫萬
年縣令彖生台州刺史方憲台州生福建觀察判
官釣釣生襄州錄事參軍允之府君之王考也唐
昭宗末解襄陽掾將集吏部會梁氏革運感朝代
之變不復北歸潛避漢南穀城縣青石川之崀下
後唐莊宗入汴詔訪前朝衣冠不事朱氏者命古
鎮優禮傳詣公車郡勸君駕歎曰吾耻梁而逃箕
為乎汝陀之迂卧不起時孔勍帥襄陽本儒者重
君高節善為之辭而以疾聞莊宗嘉之不奪其志
錄其子仁濟試秘書省校書郎沒因葬漢濱校書
以父隱居躬耕釣以養終喪久之衛王府彥卿摠

兵在上黨領太原行府始應其召終於陳州錄事
叅軍娶司空氏實生府君于崀下府君諱襃字逾
中幼勤勵好學早有名譽雖為冬官鄉朱洞所知
從洞光州廬州幕國初州郡辟署賓佐猶襲唐五
代舊事太皇纂極詔悉罷之一命黄綬以上皆遣
王官而益廣科第之選府君更就賓興于譙太平
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釋褐臨淮之盱眙尉遷廷尉
平知虔州贛縣邑多訟事號難理府君待以誠恕
獄市以清吏民悅之因上官以請諸朝遂留六年
秩改光祿寺丞南方卑溼風溼于末因以遘癘官
意寖薄代還求推酤聊城朝中知君者惜其才或
薦之上因召赴都授著作佐郎復求監征宜春蓋
祿仕也還自宜春改秘書丞至道三年正月二十
六日卒于京師春秋六十有三君天性和易識致
沖遠從之游者皆一時高流名士善與人交淮陽
孫茂蔺萬適南頓喬維岳江南李虛己睢陽戚同
文宗度太山張茂直咸以趣尚相得同文子綸西
蜀李建中睢陽崔遵度鉅野王禹偁合淝姚鉉並
以同年生定交淡乎相懽久而彌篤每官下士友
自遠方至輒如歸為食飲具俸入隨盡口不言利
未嘗問家有無手不度貨幣對客清談不及世務
在官若私未嘗斯須見憂慍之色古所謂隤然其
處順淵乎其似道者耶君之捐館四子皆未成立
無田產可歸夫人吳氏教撫之慈且嚴母道稱於
宗姻長子國祥舉明經不第卒仲曰不代字次德
通經術有節義士君子推重之今為衛尉寺丞次
國華次為道士一女歸程氏琥今宣徽北院使武
昌軍節度琳之兄也其壻幼在睢上次德忘年見
交慶曆甲申某領審官次德齋闕閣公謁曰不伐
應受大縣願長陰城之任以其去崀下四十里便
襄事也既得請崎嶇陳蔡顛頓凡緦以上喪悉具
歸漢上戊子孟秋十日徒君夫人以葬于隱君之
塋側蓋治命也且來丐銘惟隱君之義秘省之德
乃史官所宜錄余史官也譔著宜矣銘曰
　倚嗟韋公　沛乎其中　雖不公卿
道德則充　如彼金石　咸韶具然

不擊不考　至音自全　如挍把梓
樸素之分　不樸斵不　良材固存
灝灝汪汪　渾渾粹醇　傾命懸解
以還亂亂　君子哉若人　尚德哉若人
矣糟粕之足留　而功名之異云

唐州桐栢縣令上谷寇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　字　薊人漢雍奴侯恂本上谷昌平著姓佐光武成大業後裔蕃于河朔五代晉高祖資契丹援立而賂以山後之地幽薊隔絕君皆虜庭不敢自悔仕為應州節度判官檢校禮部郎中兼御史中丞太皇之北征也先自拔歸得見行在上甚佳賞將不次旌擢大臣有間言又直王師無功而還故君不蒙褒錄久之授絳州司理參軍後除撫州臨川縣主簿宋州司理萊州即墨令唐州桐栢令卒官享年七十有五燕涿勃碣其人精悍慷慨悲歌忼慨矜夸功名少禮文事游俠風謠氣俗頗雜戎索君家世獨傳儒藝曾祖德誠以廉直立名義不侵重然諾當唐季諸侯專土詐力相推爭欲致于賓佐莫之能屈朝廷知其節詔起為右補闕一至京師尋歸老于家當時河朔謂之高士祖安仁以才器累歷藩鎮幕府終于定節度行軍副使父顯贊尤篤志于學通經術不肯仕居鄉里教授齊魯諸生更過河受業及終門人誄行追謚曰有道先生君既歸國久困州縣喟然歎曰吾得違于夷狄以至中原謂有以發所緼令乃為祿仕乎猶有民人焉是亦足以為政矣惟日孜孜以誠心惻隱始至絳有重囚將決察其辭色若懷未盡者徐以私問之果大豪買直掠服取竟一訊情得脫甦死之冤凡在掌獄嘗分俸營餐劑濟縲繫之飢病者至家無餘貲去官不能就選即墨瀕海多豪族侵奪細民收倍稱之息役惡少督責勢嚴官賦君悉收其券焚之鄉閭為之一蘇凡歷官專意資若舉多受利篤矣乎仁者之心也惜乎勢卑位微不得行其志直躬孤宦莫或知其道使得擴土疆之大撫吏民之衆致平訟理推之慈惠古之循吏何以尚茲至性忠厚動有規準言無游飾居

無隳抑凜凜然庶幾古君子之遺風者哉夫人高氏淑慎克配子其承教義方再舉進士贈尚書職方員外郎長孫平特才吉履休有令望歷京東淮南轉運使今以尚書工部郎中知徐州嘉祐四年歲在大淵獻十一月二十六日始奉君轉帷卽安壠北實穎川陽翟縣之交秀鄉工部火孤艱勤自致奕是以綬銘曰

崆峒陰方　勃碣邊裔　俗本用武
人知尚氣　有莫昌平　德名奕世
補衮風節　隱居經藝　君初歸朝
寔懷遠志　尺蠖之屈　干將莫試
篤哉若人　循乎為吏　生雖逢時
壯圖弗遂　没而不朽　孝孫是似
勒銘幽堂　矢辭無愧

泉州清溪縣令丁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康定二年辛巳陽月丁氏啓新阡于睢陽宋城縣之某鄉司農少卿府君占丙兌清溪府君占辛兌司農之穆也凡世系世德則翰林學士王公伯庸為司農誌銘具矣府君諱立字某司農之長子以廕補太廟齋郎歷邵武軍建寧尉單父魚臺陝之胡城宋之寧陵三邑簿復調通川靜海尉遷泉州清溪令卒官享年六十有二君在魚臺邑民甚苦前令佐貪苛悅君之廉靜譽甚美至達營大府故相文節公守南都聞之形言嘉歎在寧陵疏導溝洫得近官在靜海屬歲饑振廩殺流得免還在清溪為政寬簡馭人恐傷閭俗雖獷猾感君誠恕卒教不欺君天性和易處家蒞官未始有忿言愠色不惟不發形于外蓋亦未嘗萌于心術恬於聲利不知人間有巧雅進取事遊宦不擇地不驚不詭渾然不為澄撓變無賢不肖雖至狂惡人一見君退必曰長者也更無嫌忤意夫天道無親嘗與善人君可謂善人矣胡不黄耇胡為祿仕之微天之報寵不在其身將在其後乎前夫人張氏太子洗馬某之女有賢行生二男曰昉南京留守推官曰曄以濟州錄事參軍推酷畿邑一女適南京國子監直講王舜臣張夫人先君而殁茲實祔焉今夫

人王氏某官某之女順於為婦慈於為母姻黨稱
為生三男曰某舉進士曰某皆幼昉辟通敏方雅
皆有才志君之積善將在某後不誣矣某鄉里晚
輩君不以年德閒之又與君之二子游既來請銘
義不得辭銘曰

嗟夫君　涵天醇　有時順　無亨屯
惟德廣　遺後人　後人孝　神永寧
從先子　歸泉局　君不朽　在此銘

將仕郎揚州司法參軍時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　字舜舉世著籍彭城之滕縣考旦累與
藩郡以政事知名終于尚書屯田郎中君少舉進
士以父任太廟齋郎不樂仕宦學通古今重意氣
然若四方之英才名士多從之游君雖隱居慨然
而有憂世之志見時事有未便者輒以効於朝廷
不敢為私議士大夫尤以此多之仁宗始封昇王
君至京師上書請開言事章聖召對于便殿進曰
昇王宜日侍御所預聞政事以資其聰明且使天
下早熟其膺聞帝心喜之執政者曰位卑而言高
僭也罷之君曰致吾心而已矣吾何求哉李文定
與君雅厚嘗從容語難時人事怨德已甚且言丁
謂寘余於死向余守洛厚恤其家謀我者搆其子
孫之罪予反生之先是劉隨為諫官以剛直忤時
擯于外文定時作相有不足於隨者不與之進君
因曰公之為德也奚于正則否文定曰正人為誰
君曰劉隨也文定嘉納其言即遷隨于朝夏戎叛
命君復詣闕上攻守之策十有二謂所親曰國家
有事於邊郡帥又無功天下共其勞智者宜効其
謀通者當致其力吾雖一命徹且遠思慮所及不
可不自盡故自官制法令國用貨利軍儲馬牧之
事有便於時有救於敝者罔不為言既以聞而遂
行是時公卿重人如蔡文忠公范補之流輩十數
公皆與君交厚善富丞相在東平欲辟君叅佐君
曰吾老矣不能事人并帥孫元規復致意亦以是
辭焉嘉祐四年五月三日卒年七十有八君為人
仁而死孝先君卒于京師從跣扶柩以歸居鄉閭

恂〻如也唯謹爾貲素贍而好施羈旅之士造者如歸人一見之必曰長者也而弥知其存必曰君子也矜寡癃疾日月給薪糧冬予芧絮歲饑出粟賑之絶有遺稚乳于路收而字之多所濟活死不能舉為之衣櫬凡掩藏暴胔且數千平生未嘗斷伐生物之命昆蟲草芥之細莫之傷也將啟手足顧諸子訓以友悌忠恕一不及於家事祖延年仕至國子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母蔣氏封普陵縣君 三娶閻氏王氏宋氏皆先府君卒子男五人

材鄉貢進士充楚州司法叅軍孝基河南府澠池主簿並亡德基與化軍録事叅軍世基郊社齋郎八女適尚書職方員外郎中屠正光録鄉直秘閣李及之尚書都官郎中晁仲綽兖州萊蕪主簿苗愨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人呂誨國子博士孔承休尚書職方員外郎何世昌太常博士閻丘孝直孫曾孫十二人在易乾之四德文言曰正者事之幹正固足以幹事君實有焉故以此修身而修治家而治誠推而廣之是謂通才遠業足以經國

卑民獨卷而懷之足乎已而已耳僕昔游豐沛山東始見君于汶上三紀于茲熟君之風義久矣今適守東平而其子來請欲以丁未某月某日葬君于縣北之某鄉丐有以傳後者銘曰

鄒魯之鄉　士多儒服　洙泗之濱
已為楚俗　滕介其間　寔同風土
故君之材　質有文武　學其遠者
貧亦逢時　一命家居　緼不以施
秉義忼慨　數言世務　與民同憂
匪躬之故　以此為政　何用不臧
豈夫不遺　我實未遑　有孚惠心
願無伐善　人斯忱斯　其徵自顯
我邦我里　幼無所養　至為鞠育
死歸之壤　謂天蓋高　鑒于克仁
君之受祉　非止其身　子孫衆多
必有興者　遺德在人　盍配于社

贈承奉郎大理評事齊郡蓋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字世籍魏元城祖某父某皆孝悌力田不出仕君性醇厚篤實幼專經通毛氏詩晚更好浮圖道信根深熟悟禪宗旨雖不絕俗而以戒律自持諸具壽比丘時輒從君質問法義處里閈恂恂如也人化其行以遷善遠罪猶霧露之潤不覺衣之霑濡施之名教迹近而功遠矣娶樂安孫氏生五子長曰平今以尚書虞部員外郎知達州曰恭太常丞曰良渭州錄事參軍曰充曰寅並舉進士初平調官結雲迎君以行秩滿赴都集道出睢上

宋都庠序寔權輿天下學者自遠方至甚盛君志在訓育諸子郎留家爲後恭良繼榮科充寅從鄉賦義方慈教識者推之年六十有五考終于里舍一女歸進士李孟大名冠族也暨平登朝歷尚省屬天子郊陽丘霈恩故君有理平之贈歲在涒灘冬至後二日恭等舉君夫人之喪以葬于宋城縣某鄉某原禮也某於君爲姻家而又早與諸子遊故諸君行狀以納諸壙云銘曰

膠西清淨　相參避堂　安平虎牙
起燕要陽　著籍于魏　寔本司隸
何斯中間　光響不繼　君始去鄉
而僑睢陽　樂就學校　以成義方
亦克有成　榮科揚名　騫翔臺省
漸于脩程　積善之源　君寔有素
餘慶滂昌　後則有裕　坡圮平崗
爰掩幽宅　君兮何歸　金仙之域

秦國太夫人相里氏墓誌銘并序

秦國太夫人相里氏故相太子太師致仕贈太師兼中書令祁國正獻杜公之配也初祁公二歲而孤母歸寧于家在濟源故祁公幼而見依猶長學問致名譽邑有長者相里君好士有鑒識察祁公大器欲以其女妻之親族皆不悅曰女何患無歸奈何以與羈游士君曰非若所知者故夫人遂從杜氏明年祁公舉進士登甲科諸不悅者媿且喜鄉閭謂相里君知人祁公一名揚州節度推官乃迎母夫人就官郎某國太夫人某氏也杜氏舊族自其曾門以禮學爲法歲時恭祀齋薦特幣菹醢

皆有儀式夫人祇嚴內事相員必飭祁公通朝籍
始封長安縣君公授樞密直學士擬封安德郡君
公同知樞密院特封西河郡夫人公拜中書門下
平章事進封祁國夫人累更徐晋二國祁公以直
清名世積德累勤以至輔相夫人內助寔有淑範
抑其志性之類故若琴瑟之諧皆有清廟之音爲
祁公在二府夫人朝謁禁中被服無釆翠珠璣之
飾左右至有指笑者夫人恬然自若出入累年未
嘗私謁內人近習或謂夫人諸得進見者有求請
多如意得與中外親戚奚爲獨不夫人弟多謝之
中宮錫宴侍席密近數承顧問辭對雅正不以諛
入旁闕者爲之歛容加莊仁宗慈厚有容然所
以觀群臣甚密見遇尤渥者亦罕蒙褒藉之言嘗
謂杜某公正獨被勞勉公之持國論無私固上所
察抑桼以夫人之所守知其內行脩也故君子之
道知風之自知微而不可揜其祁公之謂歟祁公
六十九歲上書致君事夫人賀曰今日喜公得全
令名矣吾家素不事富貴在官猶如閒居閒居止
爲得所願公固請同樂安佚以保餘年公既得謝
無第可歸退寓睢陽閉関陋巷端居十載相與怡
怡如也初公微時遠姻疎族平昔未始通者見公
貴顯稍集于門公一無間爲或官婚賵其喪葬俸
賜無餘既告老此意無倦夫人不爲蓄藏贊以爲
施而已公指館保撫內外素風淳則其家事理不
以老而少懈治平元年子尚書都官員外郎訢知
單州迎夫人就官治平二年正月十四日考終于
官舍享年七十八訢奉禎帷以歸應天府某月某
日祔葬祁公之塋男四人詵天理評事訥將作監
主簿詒秘書省正字並先祁公亡訢其次子也女
三人所從皆名士夫人之弟周由祁公任補累官
國子博士於相里君追贈大理寺丞子孫祿仕相
續識一賢人足以庇宗貽後非此君亦安得有此
女銘曰

我君知人　歸我祁公　維德靜專
資與公同　矜纓佩帨　恪恭婦事
禮相助貢　祇嚴時祀　從公內外

志尚寔類　宜不夙夜　共茲德義
公登宰輔　司我王度　見謂公正
夫人有助　公勤于邦　我儉于家
相勉勞瘁　敢為光華　公心決退
賀以知止　公喜惠散　倩之為施
允此風節　賢傑或難　猗嗟夫人
處不為艱　子孝無為　奉承在郡
含飴樂只　迨此期進　祔公新阡
在諸之慶　體魄同藏　神明與歸

文安先生墓表

仁宗皇祐中僕領益部念蜀異日常有高賢奇士今獨乏耶或曰勿謂蜀無人蜀有人焉眉山處士蘇洵其人也請問蘇君之為人曰蘇君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然非為亢者也為乎緼而未施行而未成我不求諸人而人莫我知者故今年四十餘不仕公不禮士士莫至公有思見之意宜來久之蘇君果至即之穆如也聽其言知其博物洽聞矣既而得其所著權書衡論閱之如大雲之出於山忽布無方倏散無餘如大川之滔滔東注於海源也委蛇其無間斷也因謂蘇君左丘明國語司馬遷善餘事賈誼之明王道君兼之矣遠方不足成君名盍游京師乎因以書先之於歐陽永叔君然僕言至京師永叔一見大稱歎以為未始見夫人也目為孫卿子獻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為之一變稱為老蘇時相韓公琦聞其風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事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然知其才而不能用初作昭陵凶禮廢闕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輙辦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琦為變色然顧大義為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而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先生亮直寡合有倦游之意獨與其子居非道義不談至於名理稱會自有孔顏之樂一壟一區侃侃如也又數年召試紫微閣不至乃除試秘書省校書郎俾就太常脩纂建隆以來禮書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使食其祿集成太常因

革禮一百卷書成奏未報而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實治平三年四月英宗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明年八月壬辰葬于眉州彭山縣安鎮鄉可龍里朝野之士為誄者百一十有三人先生字明允考序大理評事累贈職方員外郎以節義自重蜀人貴之生三子澹渙教訓甚至各成名宦先生其季也已冠猶不知書職方不教鄉人問其故笑曰非尒所知也年二十七始讀書不一二年出諸老先生之右一日因覽見文作而曰吾今之學乃猶未之學也已取舊文藁悉焚之杜門絕賓友繙詩書經傳諸子百家之書貫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質直忠信與人交共其憂患死則收恤其子孫不喜飲酒未嘗戲押常談陋今而高古若先生者非古之人歟謂今莫如古者斯爲取斯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語言至以為幾於聖人歐陽脩亦善之勸先生與之游而安石亦願交於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弔之先生獨不往作辨姦論一篇其文曰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月暈而風礎潤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勢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有賢者而不知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昔者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為人也容皃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不忮不求與物浮沉使晉無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而不學無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召收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為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為一人也其禍豈可

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豎刁易牙開方是也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形之患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將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之言為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夫當時見者多不為然曰嘻其甚矣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夫惟有國者之患常由辨之不早子言之知風之自見動之微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至於此嘗試言之曰定天下之臧否一人而已所著文集二十卷謚法三卷易傳十卷初君將游京師過益州與僕別且見其二子軾轍及其文卷曰二子者將以從鄉舉可哉僕披其卷曰從鄉舉乘騏驥而馳閭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從此選猶不足騁其逸力尓君曰固為後圖遂以就舉一上皆登進士第再舉制策並入高等今則皆為國士仁宗時海内乂安朝廷謹持憲度取士有常格故豪雋不至於岩谷奉常特召已為異禮屬之論譔臺閣之漸也而君不待惜乎其嗇於命也其事業不得舉而措諸天下獨新禮百篇今為太常施用嗟夫鄉黨之行家世之詳則有別傳存焉今舉其始卒之大槩以表其墓惟其有之是以言之不怍云

朝奉郎守太子中舍騎都尉達君墓誌

超弁序

雎陽鄉先生達君諱不伐字次德好古學篤信義立風節自五代亂離經籍道息雎陽有隱君子戚君同文獨以講授為業諸生後多達者子綸處近官就其舊廬構 學校志于學者自遠方至朝廷嘉其事賜名應天府書院天下庠序由兹始常選學行可為人師者主領之君久處師席晏元獻公宋宣獻公蔡文忠公相繼居守皆厚為之禮尤善與人交范仲淹希文石延年曼卿劉潛仲方

山東豪俊慕君名從游者甚多好急人患難始終不渝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年五拾餘始以一命為易州司法參軍再調鄧州襄城尉遷絳州太平令某知諫有授詔舉堪治民者二人以君塞詔授乾州軍士推官知恩州吉鄉縣轉運使就舉監汾州酒稅明文烈公鎬知并州顧君方重有古人之風屢為慰薦屬河西有警君督芻粟入府州有勞就遷衛尉寺丞其誥辭曰朕知生老而有謀倜儻士也明公調之喜曰此言盡君平生矣意欲處其孥於漢上因求監光化軍酒稅遷大理寺丞歲滿知許州司錄改太子中舍因退居襄陽優游物外年七十有四而終君本南京宋城人先君葬其祖穀城遂為襄陽人曾祖襄陽錄事參軍諱允之祖陳州錄事參軍諱仁濟考秘書丞贈尚書祠部員外郎諱襄娶甄氏子安序孫積善積中皆修進士業君既沒二十八年元豐二年十一月某日始克葬君於穀城青石之崑下安序俾積善來請銘其墓銘曰

舉世趨趨逐權利君獨軒昂事風義既得微官志不伸生前素縕心無愧平昔交游拱木高今方崑下幽常閑君名不泯幸我存襄陽耆舊追前記

樂全先生文集三十九卷

墓誌銘

皇考金紫光禄大夫太子少師墓誌銘并序

推誠保徳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行吏部尚書知徐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提舉宿州淮陽軍兵甲廵檢賊盗公事上柱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户食實封壹阡户趙槩撰序

雎陽有隱君子清河公世家宋人自唐季五代藩帥擅勢豪傑多見縻用公曾祖克以材略仕歸徳軍顯名東諸侯節度使皆倚以自重領亳州刺史行州事祖文熙通經從使府辟為軍事推官老嵩太平興國五年進士擢第風表秀偉長民有政太宗皇帝臨軒召對嘉其器望選知鄆州賜之親札優以全俸搢紳以為寵終尚書都官員外郎今贈太子少傅少傅都厚長者夫婦倖佛中身未有子相與精禱久之夫人夢天人乘空而降捧一嬰兒授之曰以是為而子因娠生公幼而莊介不戲矣弄嬉笑人莫敢狎侮稍長就學記誦强敏他日少傅曰人不學不知道道在六經也曰吾即習通諸經然非其好也他日又問盍婚宦乎曰諾婚而未宦少傅即世遂不復仕曰向者從父之命今姑從吾志皆業素厚悉屬之弟十餘年間隳蕩亡餘一不為問父之其子其通顯于朝比至翰林學士承旨户部尚書叅知政事天澤下施自葉流根公自大理評事太子中允太常丞歷尚書工部刑部兵部員外郎郎中至秘書少監以及今贈子領益部賜公階朝散大夫觧三司使賜公金紫皆特恩也家人奉章綬服以拜賜然不再服矣從子之官所至官舍入府門更乃出僚吏無識者金陵錢塘秦亭有林園樓堞可以眺望山川之勝未嘗至其所也其在京國鄉里亦爾獨處一室四十餘年世緣人事不以自累貪變巧偽之為平生不接于心術菲飲食衣垂于不任補紉而後易器有常物不得輒有知者居處器用不易其舊夫人先公没十七年夫人既没不復見婦人之面孫婦入門隔牕

十叅竟不之識畢歲猶有山僧野客問相見者脫
葬悉不復接家有吉凶之事悉不復知其節孤峻
如此尚書自錢塘丁先太夫人憂候朝京口錢塘
淨慈寺老宿僧惟清行甚高聞公常日宴坐語其
徒曰是公豈所謂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者耶
我為善知識應為發起宿世善根乃至丹陽請見
欣然接納清問公住無所住耶公曰我住正住清
白公亦憶念耶公曰如是我正憶念後數相見公
竟别無叩問清告其徒曰是不可思議當知公已

久植衆德本已得諸根清淨德大善寂力住無生
法忍入甚深智慧往者雖子孫常所親近亦不知
公所存由是乃知公遊方之外遠矣尚書早晏定
省燕居侍坐語寒暄起居外未嘗及他因事警策
必有深旨尚書自南京還泰州慮公樂鄉里且遡
侍道遠請于朝求寢新除詔書三下公謂其子吾
猶可行君命豈得取必也哉吾聞先人語前朝事
要官重寄莫敢以便私辭命者吾從君在滑州官
舍所居東壁見題名記曹侍中除滑州節度自降

麻到宮中間不浹日有如是假叅者耶既行左右
奉輿公曰此何為者尚書前白道人實多數易不
是為勞公曰吾從先人屢領郡矣見郡遣迎者白
直不過二十人無兵卒也自雇車乘家人橐裝共
載令官長自奉乃爾天下安得不困吾平生未嘗
用人力今豈以老身使人肩輿往還五千里竟不
就輿乘馬度隴坂西人見聞莫不歎息其義方大
體如此公自少無疾不服藥未嘗令醫診脉治平
四年歲在丁未九月示疾十月五日晡奄寢適興

居曰東方明乎吾其逝矣言終而歿彌日頂溫至
于眉宇間七日而殮手足不彊上聞嗟惻使近璫
予內司賓臨奠以太子少師告第享年八十有三
配仁壽郡夫人狄氏積溫有賢德公諱其字化生
化生云者先少傅以是志其始生之夢也王父贈
太子少保王妣蘇氏武功郡太夫人妣劉氏彭城
郡太夫人二子尚書公也二女長適士人孟襄次
適比部員外郎蔡修孫曰慶基大理評事熙寧元
年戊申冬十一月十五日甲申葬于宋城縣仁孝

曲孤子方平泣血銘曰

世報生身本如幻　如幻起滅非實相
智者明知起滅空　故離諸緣還自性
公直善根非一劫　宿集衆德妙莊嚴
現有大爲常遠離　雖在家居已明脫
癡惑所生諸煩惱　不可污染如蓮華
不倚觀行常寂然　是則名爲真宴坐
常正定中無依慧　萬行非功自成就
是則名爲真功德　河沙無量空無邊
淨智妙明非識相　豈與色聲共生滅
來如月影水中圓　去若浮漚歸海性
金剛堅固無有壞　須彌盧山不動搖
離一切相淸淨身　超越假名出三界

朝請大夫行侍御史知桂州軍州事上柱
國賜禮部尚書扶風馬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詰字仲謀魏人其先趙奢爲趙將破秦兵閼與下有功號馬服君後因爲氏漢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鄲徙茂陵故中興伏波將軍援爲扶風人魏建安中有漢傑者從袁氏河朔占籍清河故居中書令周爲茌平人開成中有繼敷者事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從家魏故公爲大名人曾祖崇義善騎射以材略聞歷魏軍右職奉羅紅信爲帥累戰多授懷州團練使紹威承襲患牙兵横強陰結汴人以除其逼懷州亦遇害子士安幼有氣節感家禍晦居里墅廸治產積居逐時以致厚貲立信義嘗曰吾權斂散賑人不贍是亦爲政矣生昭美明經篤行以父晦居亦不肯仕即公之考也公之登朝贈殿中丞公弱不好弄資性沉毅及冠奇表長七赤行純孝謹讀書通大義不爲章句與冦萊公準張僕射詠友善意氣相得太平興國五年偕行就舉同年登進士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邵州邵陽縣政多惠利上官以課最聞就遷將作監丞秩遷授著作佐郎丁外艱時朝廷急於用材詔起公倚廬除殿省丞充御史臺推直官毀不堪命辭弗得已就職俄遷太常博士公外踈達議論辯以裁斷中機節而合大體太宗數稱獎因對面賜五品

服遂改殿中侍御史屬 二司判官缺員執政以公名上上曰馮其材器朕行自用之中書無議為也後數日命公使江淮采訪州縣治狀民俗事宜引入受旨賜之裝金襲衣束帶鞍勒馬影纓寵章殊渥搢紳聳觀既到部改群吏之課慰薦廉善三十餘員上輙次第甄擢後亦多至達官其不修者稍平糴之因民便利去 其害若徹為朝槩事細大數十條即拜侍御史還屬神宗晏駕真皇纂服公孤直少與左右負為之地故先朝所以待公之意上未及知也屬詔百寮言事公奏疏復忤執權者真皇初臨御問大臣所以撫綏遠方之意執權因白公才可用即出知桂州兼總廣南西路兵馬嶺外常燠石藥發瘍而終于郡享年五十噫士之幸而得展者宜希矣哉功業視其材用捨繫諸時窮亨屬乎命是三者契而後為全若公者遭時盛隆見知英主搏扶搖而直上追逸景以避騁將相必至之地也而鼎湖不待明离改照讒言旁發南服于行終身不還齋志長謝豈非命耶夫人嚴氏寬明有德年七十二後公二十五年以歿三男曰綷理識清通風節高勁有功望於時歷御史三院是以似之今為太常少卿故公累贈至禮部尚書夫人東海縣太君曰繹曰紹無祿早世一女歸符氏鑑終縣大夫慶曆七年始命北都置留司御史臺而奉常請行以便襄事八年戊子十月某日葬我公夫人于大名縣某鄉某里先塋之右某託于姻婭平日熟聞奉常語公之故矣及是以誌文見命謹序所聞屬以銘曰

堂堂公之材兮　邈邃深而崔嵬
既逢時而利見　謂功名之命諧
帝初命公　式是南方　偉萃瑲瑲　為龍為光
按節還朝　大明繼照　孰為巧言　于蕩嶺表
公在桂林　惱惱不還　士友無慼　公鬢未斑
嵡山綿延　越江浩渺　吁嗟歸途　翩翩素旐
卜新宅兮並先塋　草樹棲兮水泉平
尚宜子孫多才英　永春秋兮陳芬馨

贈贊善大夫撚府君墓誌銘 并序

嵇氏出魯奚斯後徙會稽為稽氏魏有稽喜後徙譙嵇山為嵇氏中散之高直侍中之忠義譙諸嵇也故今譙宋之境嵇氏為多府君諱適字利仕實睢陽人王父諱考諱属五代亂潛德家食初王父頗以財雄里中好施歲饑發積粟視吉糶之窮窶者容納其貲粟中歸之陰寘食于路以濟餓者務為自晦府君生國初王畧猶梗縫掖者鮮鄉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始大講學著録牒者自遠方至王父與同里閈親善以府君屬焉授經通大義為門下高業舉進士第歷汝南褒信尉寧洛之鞏江陵之石首簿果州流溪令越潁廬三郡紀綱掾祥符四年十一月十日考終于合肥之官舍享年五十九府君姿表秀舉襟局雅重性寬和寡言笑平居燕坐拱黙終日雖倉卒未嘗趨步疾呼家人未嘗見其懈惰之容喜慍之色其與人交不逆詐不苟諛終身無與怨嫌者蒞官臨事主於忠恕局事條整不出其位不為虛言奇行以邀聲名委虵乎州縣之職而優為之古所謂足於己無待於外者乎識公之道者以比荀當塗陳太丘焉夫人廣平宋氏賢明有法度婦道順以正母道慈以嚴後君若干歲殁年八十有二男子四人長曰宗旦俊邁有奇才次閔次顥皆早卒幼頴今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倅南京留府事女四人長歸杜氏次王氏次張氏次戚氏司虞郎舜舉贈禮部之孫也府君之在石首之邑吏父子抵罪皆當坐死情足矜者府君心惻之推免其子及父就辟一日附小豎語曰公且育令子後世以昌明年而集賢生府君之殁也集賢猶未冠夫人撫育誨教以文行立名既擢第再辟大丞相沂公幕府登朝為太子中允而夫人弃養倚廬終制入直書殿而公夫人未克葬集賢服不敢純采乃心無一日安于位得請于朝歸襄大事故有倅留府之命是歲上郊貞兵預及慶典府君贈太子贊善大夫夫人廣平郡太君始集賢規視吉壤方謀之主人一夕夢侍府君如平生笑語喜甚請曰大人茲喜甚何也府君曰曩吾之館猶寓也今考得善地是故喜焉爾集賢以

夢告張氏甥方平曰是得吉壤乎語訖主人售地
告諧嗚呼九原可作體魄以寧卜其宅兆而安厝
之是以爲孝之終也惟府君之神明克相厥後集
賢之誠信克寧其先肹蠁來依志氣如在以景祐
六年乙卯乃克祔于宋城縣之平臺鄉東南拒王
父舊塋五里所且謂其曰夫君子之道亨則行之
國則守之乃外王父守道者也是以聞于四方者
不若鄉黨閨門之詳已爾幼保于外氏逮授廣平
夫人之教熟習緒言宜誄善行以納諸壙也其不
敢辭泣而銘之曰
諆于龜諸之纍䧳之納食　步之曆歲筭闕月孟
余良　考乎地兑之山艮之水吉　嗚呼是惟有
宋守道君子　秘公之塋　公之才不試兮　公
之志不遂兮　石首之告䟦兮　追錫公紱冕兮
　宋故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
　郎中秦鳳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經畧
　安撫使兼知秦州軍州事本路勸農使
　上騎都尉南陽縣開國男食邑三一百户
　賜紫金魚袋贈尚書禮部侍郎蔡公墓
　誌銘并序
英宗皇帝初潛宗邸龍德而隱留精藝文以尊德
性顧莫與講習者啟濮安懿王曰睢親廣親宅講
書著作佐郎蔡君其賢有行願得與之游王政此
意于公公曰某在職且累年惟䝉見大宗正未嘗
私謁諸宗室敢辭他日王爲置酒從容謂公欲講
于朝使諸子受學公慮若有邀也始别見帝帝待
君盡禮見必朝服義兼僚友咨詢道藝休聞日遠
嘗訪宮僚賢否公對若人行誼君人經術皆非某
所及帝以白王王曰蔡君非但文雅諸長者也然
問造帝所竟歲不過數見帝尤多其莊重常以相
從之晚而接之不得數且欵爲恨久之求外補因
解宮職英宗入纂大統問輔臣蔡某何官今安在
執政曰今以兵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廣南東路轉
運使帝曰兹人德行朕所深知即以三司判官召
還南海至都數千里江行淹久帝每對朝臣之南
來者輒問曰蔡學士何時可到道途安否既至對

見慰勞殊渥日將旰屢留之且曰君朕故人朕望
於君者厚勿以常禮自疏也俄除起居舍人史館
脩撰知諫院懇辭再三帝曰惟朕耳目心膂不屬
君將屬何人趣令受命公自以被遇特達思竭其
心力以致補報之效事有涉嫌説有至難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誠心為質引義忼慨凡所啓聞多見
納聞屬有請追尊親廟者事下三省集議公別請
對言禮為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
此議既非帝本意又推信重公因大感悟亦為公
泣會京師大水公入對帝側席迎問變故公推致
咎證精言其端意猶主於前論議因中止然納説
者將終遂所建以公在言路不便之適召試西掖
除知制誥遂罷諫職且俾出聘契丹國往返閱時
使還而群論未已公於中間通上下之情安異同
之意彌縫周密主於忠信致孜辯釋為士大夫道
地恩全體正補益實多雖去諫垣踰月不對帝必
形於言每被顧問禁省秘事亦為及之其沃心造
膝機柄之地有不得與聞者矣判吏部流內銓因
言銓審官冗甚朝廷遂議新制將赦時敞多所建
發帝益知其材可大用欲其踐歷中外進龍圖閣
學士出知定州然意惜其去既入辭帝曰第行且
召矣行未浹日英皇違豫語數及公今上陛儲帝
疾日侵猶曰蔡某正人促召來因除太子詹事未
至先帝陞遐東朝亦罷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至
闕覲對今上望公哀動左右且言先帝大漸猶不
忘卿公之拜宮正帝問還期者再三深意有所屬
者孤忠直道左右莫為之容乃畀需代者竟不及
得見卧內遺恩凡訓命遂成虛格忠義之士為先帝
恨之八月八日靈駕發引公以其旦東望號慕避
廳事見條佐于便齋退就私寢無疾而終享年六
十前三日晨興語家人曰吾夢先帝召對顧問如
平日欲退復留因歎息感念及終人皆異之天子
震傷累對近臣嗟惻遣中人護喪以歸賻賜加等
特贈尚書禮部侍郎奉先志也公諱抗字子直宋
人祖某贈尚書度支員外郎父某泗州軍事推官
累贈工部尚書世以明經仕罕與進士游尚書雖

治經有時才器識所交結皆當世豪俊故公兄弟皆舉進士早得時譽蔡文忠公有重望喜奬拔人倫深器公處之甥姪竟妻以妻之宗女景祐中登甲科一命太平洲軍事推官尚書在臨淮寢疾雩冀子弟公委官自劾單騎奔省得及理命越再宿而尚書以歿鄉里稱其至孝外除調平江軍節度掌書記秩滿近臣舉充穎川郡王院伴讀尋選刪定編勅還著作佐郎俄兼兩宅講書賜五品服久在宗邸獨不受餉遺衎衎然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故英宗皇帝深眷重之間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秦州鍾內艱服除還朝召試禁林除秘閣校理淮西水民流散命公體量賑濟至郡亟請發廩食之郡請俟奏可公曰饑殍容待報耶展坐庾門出粟全活至衆使還朝論稱善吳人薦饑朝廷察循良辦治之才以公知蘇州姑蘇士沃而卑並江湖積水瀰漫常苦風潮害民田公既習知吳俗至則為築長隄自郡城屬崑山橫亘八十里中斷水勢民得因立塍塌且通水陸之行工省利大民安于業吳俗浮薄衣冠僑寓猥衆干請多事公患其然也採士族之守操行者輒加賓禮歲時饋勞以褒厲之士子承此差知自變發姦擿伏聽斷精甚蘇州吏役不均纖猾得職公為請于朝先貸官泉視役費之輕重而給之籍諸酒推征埭之利舊用酬吏勞者悉入縣官以償所貸吏皆便之後傳其法不能易也就遷廣南東路轉運使吳民于今思之先是岑水銅冶大聚官市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里民大事私鑄姦游群聚與江西鹽盜合郡縣不能討時公仲弟挺以選授行江西專治鹽事朝議謂嶺南北并力則利害共功故委公將漕南越時朝旨責捕群盜甚峻公曰採銅非城民惰游者為之今悉入之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鑄衣食安取資又從而誅之匪旦民犯法也廼度經用弃冗費銅入而受泉民用樂輸徹爐毀橐刑殺亟省嶺外州縣多攝官廣東凡數百員悉自部司注補大吏採事為姦利公至收案致法選用平均吏員為清番禺貧海運給英韶泝流迴險因以遏邏侵

竊雜惡公命十舟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課以為殿最是歲英韶二州增鹽課十五餘萬緡有司劾以奏未得報而擅立約束且廢其法適被召赴闕既對言南方便事天子嘉納悉如公請在嶺外憫攝官之弊憫遠人不知學問而苟祿無耻人士無可稱者乃盛脩庠序擇官勸講凡鄉民之秀及官吏之子弟皆入學親為程較其文藝恩意深美由是諸生率教仍歲有登進士科者後在中山見河朔軍籍世家相承狃於姑息前人至墾闢場取蔬蓏之利公至闕之日命一軍親肄習為軍士眷皮婦人游佚于外歸蝂首原公下令速營適蕩者無得首必盡法戍兵傳聞莫不懷德繕甲兵完壁壘皆起功緒在鎮未幾其首公動職如此秦州西鄙皆雜羌有種落叛官兵擊滅取其地以建寨柵築堡已而功主守禦器備舉未集公規營指顧如宿計民不知有興也度其土田募千户以為守公私役無勞費州有質院質諸羌數十百人扃鐍嚴密被質者自少而長且老死無得出公為閱本末其利非害所存皆釋遣之由是恩信著於諸羌且約部族不得擅仇殺假而有犯者即斬以徇戎人讋服莫敢奸令在秦不半年而毅然於精慮不遺力矣公性靜密而資長於政事公家之利知無不為為必有成成則可久居家理睦恤宗族與同休戚仲弟天章閣待制某交愛尤篤公在秦亭內閤經畧平涼帥府援封搢紳以為寵歷官自祠部改度支兵部員外工部兵部郎中皆叙遷也先娶彭城劉氏繼室張氏天章閣待制昷之之女封會昌縣君亦先公卒三子煜登進士第理評事潛欽並秘書省正字五女適滁州來安縣令江懋簡大理評事曾孝序餘未笄熙寧二年歲在己酉四月十三日葬于宋城縣仁孝曲從先塋禮也僕與公鄉黨交游之舊故知公為深銘曰

英皇在宗　諸精學問　寤寐多聞
得公儒術　道義惟傳　孰文則支
造次法度　克當厥守　帝用知公
資本誠者　于朝有言　稱其得行

豈不爾思　召自南服　諫省史觀
作朕耳目　沃心嘉話　造膝危辭
罔或不以　挹彼注玆　中山扼戎
依依屬公　行未彌月　金縢以封
帝憑玉几　仍有訓命　謂公正人
昇翔儲聖　綴衣出庭　奔號見星
永懷靡及　之死靡顛　宅憂未言
孤忠少與　于藩異門　深誠莫吐
龍輴發引　攀胡奄然　先期感兆
神明悅通　天子震傷　哀形宸筆
追襚亞卿　恩隆賻恤　公之素緼
是與大為　獨迫于年　莫究發施
治民東南　守邊西北　于以觀政
可推風疾　天子大孝　義篤于親
宣忘先志　公為盛辰　雎陽北原
三陵之右　松梓森森　匪親伊舊
有子克家　載世其昌　斯文不朽
流徽其長

朝奉郎守太常少卿權北京留司御史臺公事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馬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絳字某魏大名人世仕魏軍為河朔豪傑祖晧美始易士服讀書養志父諧舉進士第有器望終於侍御史知桂州公護禱車北還魏至蔡毀甚太夫人憂之命留蔡遂寓居汝陽言忠信行篤厚蔡人重之景德元年詔下貢舉諸舉子推公就試守令勸駕遂首薦登甲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婺州義烏縣至則闢縣扉凡辨訟者徑造于庭為之別白是非因勉之以教義民輒聽命罷去無復詞牒案牘大治後數十年父老猶有稱道公名者再調壽州録事參軍還赴銓集引對御前選補職事官除萊州防禦判官時蔡文忠公齊在諸生未知名公一見曰海濱有此奇士忘年定交日與游甚驩是秋主試貢士首送蔡公春膀至蔡公冠天下士公得知人之明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永興咸陽縣就徙益州雙流丁内艱既除還秘書丞知

梧州公性剛直不屈上官恥為茍合以是滯留常
調官不遂嘗曰吾質不適時與其求容之辱不若
全吾道故於鄠杜終南圭峯之下就水竹營別墅
為棲逸之地及自嶺外歸稱疾罷官慨然有丘壑
之志故樞相王文康公在西府雅知公蔡文忠公
亦在內署數勉公起還朝相與稱薦遂以太常博
士通判秦州時河陽相王文穆公知州事多回撓
公持法不阿河陽帥悅僚佐為公言宜姑為和公
曰守正之謂和朝廷置吏豈使狗相順適以為和

哉吾知奉公而已內璫乘驛奏邊事承河陽指陰
誣中公遂徙延州代還知坊州賜五品服章就遷
屯田員外郎蔡文忠公拜御史中丞被命舉御史
而以公名上時王河陽作相三奏而三卻之文忠
懷勑至中書曰被旨舉御史具之所知無易焉其
朝廷不用請納此勑執政不得已除公殿中侍御
史尋改侍御史公素厲風節及在司察之職危言
無顧憚不為擊搏婞婞近名事稱為知大體稍遷
兵部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出為江南東路轉運

使改工部郎中從京都巡按郡縣以為官吏言賦
役獄市生民之命所以舒慘者也從政者知於是
盡心焉可以上副明主求理之意矣入復領三司
度支判官擢授兵部郎中賜三品服章知梓州還
授知越州改太常少卿公老於政事練達人情左
蜀遠方素吳輕俗因民所便為之保息條教清約
不嚴而治歸闕將請老朝議為於北京置留司御
史臺俾得歸鄉里慶曆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考終
于臺寢享年七十有五公在臺省王沂公呂許

當國重公方介有守從容謂公直而溫公而栗所
以成德也君道少為委地不亦裕歟公對曰良農
能稼而不能穡士固有志違適千譽非鄙志者其
自守如此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公
可為恥之又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
而不淄公之至行有之矣情清簡少欲菲衣食家
居對妻子未嘗易言色猥侮俳好讀書素多目疾
而不能釋卷為子姪講說常至夜分夫人孔氏魏
之名族主客郎中穀之女賢明有法義後公十五

享年七十八以卒二男曰仲孫秦州節度推官早世曰孝孫湖州觀察推官監泗州倉二女長適張氏次適刑部郎中集賢校理王繹先公卒嘉祐八年七月某日孝孫克盡誠志葬公夫人于應天府宋城縣之長樂鄉不歸魏公之理命也某早託姻媾雅聞話言粗銘泉扃傳信來裔銘曰

太常直清　渾然自成　少私寡欲
實性其情　學以從政　仕以行義
不為利回　以湛世偽　如玉在塗
潔不可汙　如金在鎔　堅不可渝
方正無疑　則猶蓍龜　滌除明覽
亦如水鑑　達道之士　命曰如本
萬物變遷　道深有盡　公之體魄
與物同塵　公之神明　斯還道真

故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句當三班院糺察在京刑獄兼判尚書禮部上騎都尉永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賜紫金魚袋嵇公行狀

嵇氏之先出會稽斯後徙會稽在漢為稽氏後復徙譙嵇山遂為嵇氏後又徙睢陽蓋譙之別也公諱穎字公實父適師事正素戚先生通經術有文擢進士第行敦厚不求合于時仕止廬州録事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初任荊南石首簿民有父子坐重辟本情輕被府檄專按其獄矜而出免其子父已抵法假人而言簿君人仁也且生令子後世必昌明年而生公敏悟夙成天資謹厚早失所怙力學自立未冠舉進士常冠鄉賦脩身慎行動必以禮安貧守道事親至孝鄉人皆貴而愛之王文正公張文節公相繼居守禮待甚至二公謂其子弟吾待此君所以教若曹此君可以為人之師表者也睢陽庠序率先於天下四方之士集焉公以鄉行為諸生領袖士自遠至必先刺謁公蒙一顧許與者猶公卿之重當是時公名望甚盛今資政殿學士范公富公並講習在學願與公游天聖五年登第試秘書省校書郎蔡州團練判官范文正公節維知公後同執政每相謂言嵇君方雅之士

不茍進吾二人必為成之至是沂公罷相鎮青社辟公掌鎮海軍書記沂公移大名隨府為天雄軍節度判官沂公特薦于朝召赴闕改太子中允未及別除授丁太夫人憂服除又用沂公薦景祐三年召試禁林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有疑獄請對崇政殿數奏稱旨特賜五品服外補通判應天府遷太常丞代還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遷太常博士充開封府推官改三司度支判官移判都磨勘司還尚書祠部員外郎公在雎陽典學舉子張堯封從公學文公以其俊整頗為誕與堯封依公以立所著文業多納公所後堯封女入掖庭為修媛有盛寵其第化基嘗造公自陳世舊永父平生素業且請編次為序以獻蓋中旨也公不答亦不獻久之同修起居注兼判尚書禮部糺察在京刑獄明年召試中書除知制誥賜三品服句當三班院俄還尚書兵部員外郎皇祐二年八月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疏固辭詔答不允先是公以疾久在告命下未拜詔閤門以告勑就第賜焉九月十五日捐館享年五十有五上方齋祠總章舉希闊之禮公不得陪侍盛儀命也夫訃聞天子憫悼加恩命有司以翰林中謝對賜洎明堂慶賚悉畀其家別加賻恤錄其二子京秩哀榮之典咸用優華公性淳至有雅量不汲汲於富貴不慼慼於貧賤姿表秀偉神韻夷粹標致高遠不矜而莊然好修威儀重然諾每與所親論君子之所以為貴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故士不可以不弘毅以其任重而道遠先儒有言君子不失色於人故其嚴可憚不失口於人故其言可信如是而後可與立可以臨大節而不奪蓋公之志如此而從事於斯實終其身其在鄉黨恂恂如也見長者必變其與人交久而彌恭朋友切磋其言似不足者其在居室未嘗佚倚踞肆進止皆有常處不大聲遽色平生未嘗與人相忤有所怨惡亦可謂君子人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若公者庶幾及焉者耶初游場屋與故龍圖閣直學士郭稹仲微

相善天禧中積為開封府首薦人或揚其私曰王母喪卹未究公投牒於春官保證之以是被累罷累舉曾不介懷在庠序與王洙源叔竇充公持為益友三人更相箴儆閨義而徙偕成德業鄉論稱之夫以文正之方重文節之剛嚴本朝之高賢名相其所以待公如此天下知公之道有足致焉者再文節早甍故終始為沂公推引及居朝廷登館閣歷兩禁文章溫厚議論明審行安而節和官修而事舉職一時之高選也毋喪常蔬食誦佛書因洞其宗旨視去榮利如脫屣寢疾在逾月召婿朋諗之曰生滅人之常吾善滕子京葬九華墳中實以土非惟免諸患顧迷反其本還令如九華寢事子京故天章閣待制宗諒也公娶滕氏給事中涉之女事姑以孝聞端淑有賢婦之風繼室王氏兵部員外郎球之女封扶風縣君三子景章太常寺太祝景華將作監主簿立本秘書省正字其穉出也少學于外氏訃至注外告以葬期念其孤也幼未能紀述其先人行事哭而略著其常所親炙之嘉言善行致于紫微趙君叔平侍講王君源叔二君冓氏之執友以請幽堂之銘其庶 朝廷風迹之可錄而具未之聞者二君必能詳著之矣謹狀

有宋南海大士趙君塔銘 并序

昔祖師達磨大士自南天竺國授般若多羅記當往震旦而作佛事始以如來所囑付大迦葉正法眼藏逾海越漢以至中華為法永人而得大祖鑑智展轉傳付四傳而富章五傳而其道大光至于六祖興于南方化緣益廣遍周沙界祖生新州終于曹溪轉妙法輪四十餘載故于嶺外所被尤深間有異人世出者但密行多晦微言不顯非流俗情識所能窺測以是莫可得而知再海陽趙君蓋其人也君諱崇其先曹州濟陰仕族曾祖季良五代初歷官顯要後唐莊宗伐蜀王衍歸命明宗按蜀計簿發其積藏季良以太僕卿充飯南轉運制置等使至成都孟知祥已有異志見其材高可與圖事因奏辟爲節度副使留不得還知祥僭国遂以為相位至太尉祖充授從孟昶歸朝補東頭供

奉官考陶婺州司理叅軍君幼孤事母至孝仲父
挈之任南恩州錄事叅軍卒官母性畏寒戀南土
因家南海累擧進士母老就攝官補連州連山尉
母病瀝臂血和藥日至數服疾篤思羊羹刲股肉
進膳聞有異香食之良逾母終刺血寫佛經積成
卷秩服除再調潮州海陽簿一旦去官棲止海上
禪刹繙閱藏典君既素志禪宗又通經教常從諸
方叅問知識未有以契會于心番禺有逸人曰潘
晃邑里長老云自少見焉不知其飲食宿止處所

冬夏一裘未嘗易也日遊于市莫可與之交言番
禺人呼為潘盎俚言盎猶狂也君聞之曰吾可從
之游哉早年或遺君精茶一餅君黙識之曰他日
有無口人可嘗爾及是令人持茶一甌以頌四句
授之潘覽頌啜茶遣人回語君今日果遇無口人
矣君遂見潘于州西長林古屋語三晝夜都忘寢
食廓然通宿命具慧眼從之三年不歸親舊以為
惑疾後乃聞至其家不復避寒暑毒草物悪遇輙
啗之或謁問禍福時為之言罔不驗山林鬼神往

往受教戒過汀州抵上杭縣山寺有神祠民日屠
牲宰君戒責之至今惟饗蔬饌此類甚多山人劉
立久依君忽謂立曰京下言法華約我今當赴之
遂不復食月餘留一頌示其子昶安坐而逝家人
號呼達邏復書曰吾固告汝矣何戀之深也起居
如平日家人不復為慮無何妻子有所適回見公
化已久矣時四月已熱因龕而塗之家人守宿經
百日夜未央聞叩龕聲禱焉復叩翌日發塗儼然
如初君告寂時又兩手於膝至是擧一手疊二指

若實叩者焚其衣于庭舍利滿地傾城瞻歎巷無
居人初言公住京城景德寺人亦以為狂不可親
近與君偈頌萬里往來目君為赤溪山主山人劉
立後僧名行忠亦住持傳法從君最久故往往能
記誦其義句深矣大意君云兜率天宮道侶也劉
立親于君赤溪何謂也君曰内院山名爾凡此皆
非常情所可測者而事有不可誣也已君性剛厲
少年事佚遊母憂形于色君自悔責斷左手之小
指以謝母遂杜門不出以至成學業與循州擧子

鄒起同下第起貧且病不能歸君傾槖催傭舁起就路或自負而行竟致起歸其家福州進士翁彥升薄遊嶺表逼秋賦不能歸君與梧守善援彥升得從梧州薦羞家資其行彥升登第後終郎官因是窮然四壁其風義如此卒年五十四再娶鄒氏黃氏子三人昶鼎旦昶今任楚州團練判官信厚士也忠師淳直所說君事迹詳實某年月日葬于沂州臨沂縣某鄉某里以君坐而逝故從浮圖法以瘞焉所著偈頌別刻于石銘曰

海濱大開士　日光佛化現　君獨常親近
得第一義心　了自覺聖智　觀世悉空寂
以是清淨觀　廣大無㝵觀　十方如掌中
視菴羅勒菓　彼愚夫幻夢　殁在種種見
聞是微妙音　則孤疑不信　得法眼淨者
應見此境界

上都故左街僧錄知教門公事宣教大師

塔銘并序

仁宗皇帝在宥天下慈育含生萬機之餘迴向正覺時則上都左街僧錄宣教大師智林道行素脩恩遇最厚咨訪梵學酬荅句偈師於本教陀羅尼門受持精刺國有祈禱感通多應故尤見欽禮僕早探內典嘗與師游間問師諸陀羅尼佛祕密藏筆竺異音類不龢譯其旨云何師為僕發明隱奧抉指條暢揭伽所謂義句形身二和合相師悉開辭貫通其妙又嘗問師羅索諸部壇場軌儀種種莊嚴不離世諦無上正等諸佛心印其用如何師云壇有多名空智為上一念淨圓同法界性住無所住如空無依彼誠之至者猶可以動天地而感鬼神妙湛揔持一相三昧具足神力豈思議所及佛以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無有二法惟一乘道至于隨緣立教應物利生千百法門等為妙用空智云者第一議諦也僕故知師得深般若究竟諸法空相非但嚴淨毗尼專精觀行而已師姓阮氏其上世番禺人既受具禮廣慶闍棃為師傳祕密教正勤四十年不虛一日自　真宗時入內應奉仁皇樂宗佛事擇開寶寺西北隅增葺精舍蔽除

淨場神筆親篆成道釋迦之殿飛白繼冨之閣金
書寶生佛號而製其像供具珍華、物皆内出因賜
名寶生院屬上足住持師主香火焉迨今四朝歷
遷兩街主教門事天下僧籍爲之統首内由宮省
以至宗室貴戚莫不厚爲之禮道俗欽嚮搢紳景
重弟子百餘紫方袍者十五人熙寧四年四月十
二日起居如平常作而曰吾報盡今夕耶暮而歸
寂報齡七十一僧臘五十三郎以是年五月某日
葬于開封縣褒親鄉東原爲窣堵而不毚從本俗
也上首寶印大師惠聰等以僕與師有遺緣者奉
師平生所持陀羅尼梵夾來告葬且願銘塔石爲
之銘曰
釋尊出世　像教示權　一心之微　教外別傳
百千法門　派分岐出　曰陀羅尼　法中秘密
善慈之意　威怒之容　至于空智　乃會于宗
不動明王　熖鬘清淨　惟師惣持　獲是尊勝
金剛寶印　如今之行　祇承四朝　善利群生
幻有起滅　本無去住　畢窆東原　表茲空聚

蔡資政墓誌銘

宋故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正奉
大夫行右諫議大夫判南京留司御史
臺上護軍南陽郡開国侯食邑一千八
百户食實封二百户賜紫金魚袋　工
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子正宋人少而敏於學未冠登進士第
俊聲聞于時釋褐虔州推官再調陵州部司察其
才就舉監益州市買院丁外艱甫除上官籍其器
幹人人欲引為己用時夏寇犯塞王師興討久無
功翰林王文安公將命安撫辟公自從遼人閒我
羌戎之難集雜虜鄙上來渝平富丞相往使請公
以行所齎誓書有未安與俾公自雄州馳入白執
政　仁宗欲知虜情亟召對不及易朝服占奏明
辯特遷大理寺丞尋改殿中丞簽書南京留守判
官公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河東薦公才任煩要
從通判涇州除太常博士湯鄜州夏人請置榷場
通關市命公僧羌毫於延州以定榷法改尚書屯

田員外郎濮州有劇賊執通判井淵以縋掠公上
言宜如漢喬元不以劫質開姦路急捕擊之朝議
從其言賊遂沮壞時河北寇盜充斥公以選知博
州賜五品服至郡飭屬城嚴比伍之令求閭里宿
猾嘗為盜囊橐者得數人密召約束貸其宿負以
補吏使察諸偷匿處每發輒知其主名吏兵捲取
無所遺匿歲中獲數百千輩境内肅清博平聊城
田租多隱没積為敝公為均之條教明審民無擾
而稅大增三司上其法請推行天下後諸路稍施

行公為人彊力天性明於吏事故獨能行之他吏
苟以應命徒為紛更之敝材譽稍聞凡中外煩重
之職推擇必首及之擢開封府推官接伴契丹國
信使皇祐中以陳許鄭滑曹并京畿為輔郡以公
提點京畿刑獄面賜三品服建議開封祥符兩赤
縣倣唐制縣置尉二員一主刑禁一出警補至今
為便改度支員外郎先是河決澶淵久不塞橫流
匯漫被害數千里李仲昌請修六塔河入之海命
公同領其後值大雨水河不可塞坐是再謫免久

之起知信州改南安軍與南雄接境嶺路巇阻公
為嶮而驛之為永世利有旨俾兩路常修完無得
頹圮先是江西廣東福建路鹽法廢亂姦宄不禁
至被鎧仗擁旗鼓千百為群乘勢剽劫吏不能擒
制公奏請嚴　勑所屬共除民患中書難其才謂
莫如公者就除江西提點刑獄賊盜鹽事專以委
之復度支員外郎公計盜本以利合徒重購捕斬
非消弭之術當設方略散離之是為長策乃下令
民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原其罪得六萬餘擇

其精利給諸巡捕吏兵賊氣以奪群盜以賣魚為
名公令賣魚者齎鹽不及二十斤衆不至五人不
持兵皆為良吏勿問人情便安大黨遂解舊制自
海陵諸場運鹽積之白沙自白沙運之江南荊湖
率濫惡不可食公為具舟令州郡各本場受之鹽
善而數足畀其贏舟以給風波之備自此南國之
人始識真鹽在職二年姦猾震壞渠魁効首凡補
魁長數百散群盜九萬人歲省刑罰千萬計增鹽
課四十餘萬凡所條畫著於　勑令以為定制就

邊司封員外郎秩比轉運使　英宗召赴　闕數
賜對訪問公言諸道安撫鈐轄司軍旅之事得從
便宜百姓有罪當守格條法外配隸非舊制也由
是申明禁止刑無僭忒除陝西轉運副使每憤歎
昊賊畔亂之除陝西四路屯禁兵二十餘萬義勇
弓箭手番兵倍之氐羌種落大小二十城爾彌天
下之財力喪中国之威靈勝敗之數可從知也因
陳禦戎攻守大計書奏　天子韙之知其有將帥
材畧未幾除工部郎中直龍圖閣權知慶州兼環

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畧安撫使事時諒祚驕僭
自謂元昊風纇侮慢弗率稍引騎並塞侵迫內屬
部落公曰羌自納誓邊吏保境乃今鴟張漸不可
長宜有以創艾之遣裨將耀兵境上密使番官趙
明赴隘邀之羌不意軍出引還伏起大殺獲前策
羌謀必來報陰除備間數月諒祚果入寇大順城
公以大順城堅故以委之揣柔遠城惡而當要害
以屬重將張玉配以精兵守之一日公與賓僚奕
烽起民驚公令無驚寇在吾彀中矣諒祚自將騎

二萬諸豪部衆過倍結三寨傍城三面傍城有水
可涉公令布鐵次沙中羌騎度水多蹶大驚以謂
有神諒祚不堪其忿督帳下決戰公先選彊弩八
百隱壕外矢徹重札諒祚中伏弩引卻俾張玉募
勇敢士夜薄虜營虜殺傷多遂潰初騎寇猥衆而
我師不及三千吏士惴恐公料敵制勝覆之有餘
力虜自入寇未嘗挫敗及是諸戎始知畏懾國威
用宣天子馳內使手詔慰勞賜之茗劑因請停夏
戎歲賜而詰其奸命之罪時　朝廷已定議而公

奏亦至使者遂行諒祚竟以傷屢致斃上繼命近
臣傳旨度控阨修堡戍捍賊衝公奉　詔按視馬
練平左通鄜延餉援右因華池形勝中禁盜往
來捍圍請城且以地利既得候報必失機會遂遣
种古集役費張玉總兵護築四日寇大至駐七日
不得逞而解城立壯大壍壘木樵關具畢飭雄冠
諸鎮乃分屬羌三千隸于新城上賜之名曰荔原
堡萃為要防公常謂兵機莫神于用間非總明精
密者莫及焉公坐府閤虜變輒先得蓋湟中酋豪

多為用者其致之之術深矣滿官思順黠虜也本
熟戶叛入羌周知漢事羌人信用大為邊患會其
部族有歸漢者公因宣言思順且歸俾環州密為
具以待游兵要路伺接之夏人果疑未幾誅報思
順被害群羌深仇趙明方多中傷公常先事幾保
佑之故其子父為盡死力淮安鎮種豪屈㕘有謀
勇種落勝兵數千遺臣失於撫御拔族背去更為
羌用十餘年公因事致之復順漢撫納不疑請以
補班行為本族巡檢懷服恩信卒收其力羌中首

領正名怡骨丁勵嵬旁延羅皆桀黠悉以復心事
公頤指如意非聰明精密者耶 今上即祚以公
積勞除天章閣待制俄易渭州兼涇原路馬步軍
都總管經略安撫使時兄抗以樞直帥秦公以兄
弟隣境為辭 詔音不從涇原天下勁兵處最當
賊衝前昊虜凡三大入皆此路自納款戢兵垂三
十年將吏弛惰戎事寖廢公至按尺籍閱得諸游
冗之兵僅三千人悉就訓勵 朝廷聞之召札將
諭推行諸路以為法所統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

止用戍守而不習戰公分隸諸結為隊伍定廩給
之式立遷補之令皆如軍制時使迭休人忘其勞
後遂與禁旅相參戰守屬土兵闕被 旨招益三
千人公奏義勇可備征防往覆問以措置之宜公
條上番戍之法其省費之利上嘉納其策復布告
諸路以為法舊募伉健士以為遊騎選鋒名勇敢
資養優贍未嘗料簡豪右子弟市井之人竄名冒
役卒罕從作姦利于功賞公始程其材藝為之陞
黜空食者斥之又於屬戶蒐擇壯銳籍為蕃勇敢

得千五百人騎自當分邏境上戍兵得休月一易
者季一易公曰務農積谷保邊安民之長慮也美
地薦草武備執先烏隴秖沃饒蕃漢雜耕舊皆山
林本自縣官避之因檢括得田五千頃召人耕獲
儲為凶災之備邊戶冒禁私置蕃部田法應沒入
千頃募弓箭手三千馬五百鎮戍軍三川高平定
川寨壕外有曹英關展新壕久不得城中有土山
可以乘高望遠據險結壘可扼其走集乃遣諸將
分屯衝要役五千兵築十八日城壘樓櫓關楗兵

廬吏區倉廩廐庫材用無慮九十萬營辦夙具民
不知役開地二千餘頃募弓箭手千人守之勅書
褒荅賜名熙寧寨熙寧元年冬諜于虜集兵葫蘆
河公曰往歲諒祚謀鈔秦渭嘗點集于此盍備諸
命田牧者急收入保部勒諸將申嚴警候七日而
賊至出精勇逆擊之賊驚亂乃奔散公曰羌無它
釁忽生變入吾圍維北不可縱也遣四將分路入
討破蕩勒緩等七族首惡殲焉首降者釋不誅羣
羌震恐相率遠徙天都山之北上聞遣近璫錫命
特遷右諫議大夫留再任熙寧三年慶帥失律致
寇而不能禦虜騎攻圍華池大順荔原勢甚張公
謂張玉慶州幾危吾豈得坐觀亟命玉以萬兵赴
之羌素畏公威名聞涇原兵且至已懾兵既至遂
解圍而遁　勅書稱美別賜　手詔云徽卿忠義
許國即督諸將應援必至覆溺伐命韓丞相為陝
西宣撫別旨羌氏俾與公共計議四年慶州軍亂
關陝騷然公命玉倍道奔命至邠遇賊掩殺殆盡
上聞俾近侍貴尺一慰勞且云慶州軍叛非涇原
之救內郡無以安帖就遷龍圖閣直學士廣銳從
營軍士單遷搆亂城中惶擾公以一軍校諭之衆
不敢動推其倡率十九人即日斬于毬場營竟從
每軍變倉卒鎮靜晏然人皆壯其氣而服其量公
嘗用土兵故多募弓箭手後因恢復熙河故地詔
發精銳往助攻討涇原之兵戰尤力諸路將帥莫
不服公訓練之精在邊專以田牧為急意在厚生
敎本釃引涇水溉田民享其利以羌虜綏附罷省
諸城堡不足禦敵者但存守望而已土兵營同華
吏上下戍邊請三分番代益減東兵以實儲峙邊
郡霜旱民艱食轉徙公賑廩全濟者三百餘萬人
番部饑貸田於漢戶過期不償輒被沒公貸官錢
贖還歲取什一之息償足而止後遂著為邊法治
兵械便巧造鏕槍絕河巨絙常戰牧龍以鏕槍獲
利熙河之役道阻水獨涇原兵先濟上聞皆推行
其法平居與諸將燕樂投壺雅歌恩意款洽撫循
士卒軍中磨礲薪樵紉縫之事莫不為之經營疾
病者親為處醫藥死亡瘞埋必使識其處所父子

在軍異營者請比類遷之同居事至細微必求其便利惟恐士有失所及有興廢一以軍律從事部分整輯號令嚴明師有功歸之諸將上有賚必以及之小違節制必劾　奏既而密請于上或止罰令故軍令必行卒秉競勸上恩下逮士忘其死有事攻討未嘗奔衄紀將帥者公無異論爲五年中貴人奉璽書召赴　闕慶渭懷之皆立生祠公在二州屢上兵事其奏議率親草雖有體要上語左右曰涇原之　奏覽之可喜有使者還朝必問其

年顏何如徒以邊代難其人未召也及對拜樞密副使上曰卿在邊得簡稽之要俾具條式以聞又召涇原部將臨閱于　崇政殿嘉壯之頒其式諸路俾帥臣躬為按閱謂之衙校法面命之曰邊事一以屬卿河州景思立戰歿上御天章閣召二府問之公請行上曰是不足為卿勞河朔有事乃當行爾建言陝西土兵父子兄弟在軍由行伍補將校姻黨株連狃于姑息河北堡塞之亂可懲也請因郊恩比京畿轉遷其軍校不惟消彊後患抑材

勇之人有以自奮于後推及諸路著為軍制遼人求彊代北之田頗撓封畧公請追集北邊戍兵置三十六將給以虎符專事訓練逾年藝倍常格悉為趫勁京城門鑰舊禁不嚴請置銅符以謹啟閉善於數奏開説詳明入告謀猷多蒙納用沃心造膝則莫得而紀也任職三年夙夜不懈七年冬奏事御前忽眩而仆內侍掖就西廂上親臨賜藥自殿中府輿歸西府中人監太醫診療晨夕奏起居狀存問相屬逾月少間懇祈罷退恩旨固留章七

八上方除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上使近臣宣旨慰諭厚自持有瘳後任未弱遂不良行元豐二年五月一日薨享年六十有六神志不亂方與家人語奄然而終訃聞天子惻怛為彡視朝贈工部尚書三代閥閱著在伯氏誌銘娶王氏禮部侍郎致仕渙之女贈汝南郡夫人繼室禮部之第殿中丞演之女封睢陽郡夫人並先公卒七子貽湖州歸安縣主簿滕太子右讃善大夫天申殿中丞燁太子中允堪太常寺太祝谷將作監主簿

條尚幼昕天申早世五女長卒早次適秘書丞李閎著作佐郎趙磐潤州司理叅軍王紳幼在室公起諸生本以文學進雖有大志間讀兵書戰策以将師之畧自任游邊知其山川城邑至于風謠氣俗莫不諳悉既典方面治軍旅追惟寶元慶曆間元昊陸梁遼人僥倖之事每慨然長嘆以為上憑天子神武之威下乗戎狄衰弊之勢湟涇以西可繕亭梁長城以南可徹烽候故擬近習未嘗精慮爾世有深識者以謂其言之非徒然也居家理兄友弟愛鄉閭稱其睦婣恤宗属善教子弟故諸子多才文集二十卷平生之素業存焉七月其日葵于其鄉其里從先營銘曰

惟皇作極　文武是憲　文經邦国　武定暴乱
道遠乎乿　厥有典常　在人賢者　識其大方
神聖御圖　鼎熙駿命　法天震耀　以肅荒獷
有趙蔡公　資適逢時　祗遹常德　武宣靈威
蠢爾羌醜　昊實兇揚　遯矣西土　為所踐食
狘濟其凶　将復跳踉　公来纘戎　爰扼其吭
公謂諸将　兵者死地　尚命糾守　天不假易
氐酋狠驕　敢觸吾藩　叅連一發　竟成遊蒐
排難解紛　均庇鄰路　帝稱忠勤　康錫蕃庶
徹我土疆　務農重穀　憂国匪匪　惟日不足
帝曰汝賢　朕志先定　屬爾樞機　本兵之柄
廟堂忼慨　國論以明　惟幄密勿　嘉謀允精
義激于中　之死靡避　風澄于末　此生奄靡
在周方虎　濯征淮浦　暨漢营平　窮討幵零
公在西圉　威行戎虜　入経大冊　匪命誰沮
北原先塋　喬木森森　吁嗟壯志　此焉消沉
有子多才　是謂善建　神明不忘　于幽奚恨

宋故朝徹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致仕上柱國彭城郡開国公食邑三千一百户食實封四百户賜紫金魚袋錢公墓誌銘并序

公諱某字資元世家吳郡吳越有国諸錢踈宗皆見録曽祖某祖某獨安素業不求仕太平興国中錢忠懿王入朝吳越国廢考某始赴京師就職事為左侍禁今贈左武衛上将軍妣倪氏追封淮陽

郡太君公天禧二年擢進士高第歷汾衛韶三州軍事推官調吉州判官三司舉監開封府東明縣鹽酒稅丁武衛喪無田無業家貧不知所歸聞陳州可居奉其母就屋以居性介潔秋毫不以干於人陳人推重之遂卜葬而家焉丞相呂文靖公出鎮陳蔡公行厚有經術歸朝薦以為國子監直講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晏丞相守陳州辟簽書鎮安軍節度判官公事呂文靖鎮大名府又辟公勾當粮料院當寶元中夏戎叛命契丹未渝平時三邊多事呂公當北門之重意在得公幕府自助故以縻之呂公復入相公以親老不樂留河朔移簽書河南府判官賜緋衣銀魚晏丞相為言其親老願得近陳一官徙通判潁州過都遂留刪定一州縣勑尋權大理少卿還三司度支判官擢授河北轉運使以親老辭不行改江南東路皇祐初召還詳定一路勑未幾以選充天章閣侍講俄丁内艱服還朝超拜天章閣待制仍侍講就遷龍圖閣直學士久之出知蔡州閱歲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就徙亳州又改陳州至未周月召還復兼侍講知審刑院屢請補外得許州兼西京北路安撫使就徙潁州再改陳州逾年復被召因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公幼而好長遂專精至六藝之文與先儒儀說造微析得理聖人意為深方　仁宗時天下靖安留神經埶日開邇英近儒臣講讀經史公於是時以古學進士經筵其講說數引諸家指其異同以發其長義辨而不給簡而易曉故人主樂聽而不倦間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以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啟迪獻納之益故前後留侍十五年特被恩禮以見重于朝廷每丐外官輒不許既去必見思而復召蓋有以簡在清衷者矣故事講官分日迭進公將出守蔡州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獨徹此秩於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尤長於政事兼通刑名法義之學再糺察刑獄判刑部三為審刑大理慶曆嘉祐編勑至于州縣諸路條貫皆公刪定詳處格令明恕詳平天下遵行莫不稱允其修編勑以罪之犯勑者重犯令者輕故請移勑文著入

于令條目甚重嘗議告捕法凡罪有可告有可捕
苟皆許捕則姦民得以措患于人因為省去許捕
之文百餘事一路勑成例進勳爵上獨賜三品服
謂輔臣曰是其有母八十歲而事之以孝聞可使
慰其母心治郡有大體使官吏安名分謹事守而
已有所建請必令具簡牘故下不敢妄進說視歲
之善惡救荒保息弛設各有法度大約為求其便
宜以成其愛利凡通流失業之民吏拘細文抑不
得伸者必為道路以盡其情使不失所故所至民
安樂之性沉靖不累于物雖在顯仕居養清澹不
易寒素之操動循法度以名教自約始終一致老
而彌篤晚節覽佛書深好圓覺經以為諸幻悉滅
不幻不滅斯為至言由是得自證淨智翛然遊方
之外熙寧九年十月四日考終于私第享年八十
一歲累官自佐著作改秘書丞太常博士祠部刑
部兵部員外郎刑部右司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
工部刑部侍郎歷職三司鹽鐵副使判太常司農
寺少府國子監提舉醴泉觀契丹國言使雖晚達
而踐揚中外逾二紀不為皦察之行不求詭激之
名循吏儒林列之無愧矣夫人上官氏刑部尚書
佖之女先卒追封許昌郡君三子長卿大理寺丞
仲卿太子中舍孫卿太常寺奉禮郎三女適職方
員外郎王德清江縣令許升屯田郎中王庠二
孫男曰秉守將作監主簿曰秉誠將作監主簿即
以某月某日葬公于宛丘縣友于鄉從先塋所著
解經義及詩集共三十卷藏于家子在朝于公嘗
同僚游有舊及再守陳公嘗見謂曰它日願丐一
銘九泉可作無恨矣至是其孤以狀來追懷緒言
悲不能忘為叙其行事而銘之曰

允文仁宗　崇儒尚德　公資逢時　發身典籍
敷經帷幄　睿思日益　以重于朝　稽古之力
仁宗慈聖　不忍一物　全茲生民　惟刑之恤
謂公謀明　屬之丹筆　忠愛之心　本乎仁術
剸部典州　事其繁冗　寬以得衆　敏以有功
誠而可信　簡而易從　休然餘裕　挹之彌沖
公性至孝　而行篤厚　處簡通處　莫奪所守

素履終吉　旣介眉壽　位則未充　以貽厥後

樂全先生文集第四十卷終

樂全先生張公行狀

本貫應天府　宋城縣孟諸鄉

曾祖文燕皇贈太師

曾祖妣穆氏武功郡太夫人

祖𤀹皇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祖妣劉氏沛國太夫人

考堯卿皇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

公

妣嵇氏譙國太夫人

公諱方平字安道世家睢陽三代以公貴封贈各極品位景德四年丁未生舟中有盜躡舩後旬浹未得發是夕泊舟在野盜乘便將逞適太夫人欸就蓐問乳醫居隔木因移舟從之有舟後至正泊其處盜夜至不知舟已易也大譟攻刼後舟乃武人登岸與鬬盜奔散有被執者自言其情方知誤爾由此毋子無恙公髫齓英秀神采瑩澈見者莫不慕悅之皆謂仙骨道韻非風塵中人也稍長敏惠夙成飄飄有凌雲之氣太師冲默燕靜不以物

累自嬰而沈夫人賢明知書躬自教誨年十三太
夫人撫之曰楊州俗淳謹睢陽鄉里有庠序四方
學者萃焉吾弟為之領袖汝方志學盍往依焉吾
惟汝一子念孟母擇鄰之義不遠千里致汝外氏
俾之就業汝往勉哉夫人弟頴時名士有學行故
割情遣之既至舅氏愛之切磋講習業大進常
宿學齋二鼓就寢忽有扣門甚急公起問之乃一
生自遠方至舉子許育自亳州城父至因延與語
俄頃堂垣頹簣枕盡碎公資性明悟諸書一覽輒
通曉後再閱不能為精苦至其要節不復遺忘故
曠不屑細故其度廓如也暑月乘醉步于郊外大
雨暴至不覺行遠向曉方醒乃偃臥水中奮而起
歸亦無他不自測其然也在鄉黨交游不雜諸老
先生皆自謂出其下名聞四方宋宣獻公綬蔡文
忠公齊繼守南都解榻待焉歸朝交為延譽明道
二年制舉六科因共稱薦舉茂材異等科范金華
諷見公文章曰奇士也因同二公列名以聞召試
秘閣選預廷對釋褐以秘書省校書郎知蘇州崑
山吳劇邑戶三萬多田訟至三數十年不決初吳
越歸國郡邑地曠人殺占田無限但指四至涇瀆
為界歲久水旱涇瀆移易更相侵越縣受辭歲追
擾鄉鄰簿驗往返入務罷習以為常鄉人不得安
業積苦之公索田訟凡十餘案召佃人問所諭租
稅幾何大約百一二公悉收其餘以賦貧戶自此
田訟遂絶范文正公仲淹蔣公堂守姑蘇邀公譚
游罕在縣縣亦無事蔣公勉公曰郎代歸朝何以
為獻空言無補不若著諸時務之為益于治也公
因人事之間採擷當世之得失淡日成芻蕘論五
十篇十卷待公披閱不能釋手櫝而上之薦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
郎通判陛州是歲地大震河東與異數見詔求直
言公上疏闕下指切時政之失引義慷慨援經術
推明七事極當世之敝以大忤在勢者制策登科
官罷當召試公既孤介未嘗造要門後此奏疏故
不召疏在文集先是韓忠憲公億參知政事知南都奏
辟公通判應天府既成命矣及對策指陳時事無

所願遵執政竟用此槩除新定資左遷（策在文集）
仁宗張六科網羅天下英俊其自布衣登茂材異
等者惟公與富丞相訖三朝無復繼者其再登
科者惟公一人至新定之次年夏戎阻命廟堂慮
害不深玩成大梗興發調輸不閱歲而天下被其
勞公上平戎十策（在文集）時呂許公復入相方勵
精待公十策謂知樞密院宋宣獻公曰六科得人
我盡以公初爲宣獻薦舉爾十策悉施用時敕州
郡諸縣增置弓手約束甚略郡縣莫見措置乖宜
公以謂賦役大事理宜均當列上節目八條朝廷
更爲詳議事以周密俄又命朝臣分使諸路於所
置弓手招募配補諸軍公陳六患　上命中書
下公奏所遣使者由是募人莫敢迫民情少安（二奏
在文集）呂丞相每覽公奏謂同列曰國器也凡條
白必施行爲用舊相李文定公辟從通判天雄軍
纔有以薦召赴闕旣朝對面賜五品服章翌日
上諭執政送學士院試俄而記之曰是其再對制
策歟執政共白其所上章疏朝廷採納已見之行
事矣　上曰安用試即除直集賢院以李公舊
相持旨俾赴辟命李迪或移徙即令不俟代歸舘
供職公還南都將迎親就官李公徙青州即日除
太常丞知諫院舉劉夔王質自代遷知廣州質
除荊湖北路轉運使皆有清明是時夏寇阻命靈
軍敗將相繼國家多事公獨在諫垣外論邊事內
正典刑違膝盡規悉心將救　仁宗寬大容納
當國者雖惡其切直然亦賴以肅中外王師挫衄
關陝動危先是張士遜作相建言軍旅之事樞密
院任其咎故罷免知院王鬷等而中書自如也公
援與故請政事總於中書以通謀議　上以權
宜爲然降制宰臣兼樞密使自是戎事幾密中書
始關預（奏在文集）夏竦等領陝西四路招討經略
安撫使并護諸將四路稟復事失機會請罷竦總
帥使四路各自爲守可以責效朝議然之故竦內
徙而命四路帥臣自此人知自力備禦益脩（奏在文集）
前范仲淹在延州遣人遺元昊書喻以逆順禍福
旣遣使而錄其書本以聞賊答辭不遜仲淹焚之

參知政事宋庠以為邊臣擅交境外又致慢書辱
國建議請斬仲淹　仁宗以其言險不用然自
此邊臣以為戒慶曆元年冬卯公乃請因赦書招
懷夏寇因令邊臣通其善意　仁宗喜曰此朕
心也至中書又詳白執政事皆曰嘉奏也非君孰
發此者郊禮成肆大眚赦文所載皆如公請因是
西賊通問遣使至于納款解兵息民公啟之也奏疏
在文集　賊頒命范仲淹韓琦龐籍皆以西事予登
拜二府是歲赦書錄用諸功臣之後如賚戒邊守

將功臣立私廟賜戟凡九節皆公建白奏在文集又
上親祠郊廟撤登壇陛黃道屢小次不御糾諸祠
官不恪變用金石新樂皆　上特從公言奏在文集
惟日孜孜以思補益大旨論風俗本於厚論刑名
本於恕論賞罰本於正論朝廷本於官人論邊防
本於選將論財計本於畜用今所編文集後論事
十卷其著者存之且數十百編有所不可傳及所
遺者多矣亦足以知公之納忠匪懈也公以章疏
數上恩有以啟迪主心俾不倦因上言聞之高卿

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
察也唐室治亂於今最近請節略唐書紀傳中事
迹今可施行有益時政者日錄一兩條上進善者
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亦賈誼晁錯借
秦以喻漢事之意也　上悅從之後遇事有當
言即取其類者以進三五日不入　仁宗輒問
其故樞密使杜祁公衍聞之曰此所謂陳古以刺
今詩人諷諫之旨矣後除知制誥　仁宗命取
所錄唐書奏御著編次為一集留中為明年春除

修起居注仍領諫職冬使契丹假起居舍人知制
誥入虜境及郊迓戎主與弟私自范陽郭門外毋
關支等亦乘馳車出郊道旁填塞觀者莫不屬目
爲燕日戎主親至坐前命玉卮揖公曰聞君海量
畢之語左右曰有臣如此佳也又因公出館至公
寢室緒藥奩取湯茗懷以去所資必別題送之禮
意殊厚使回進語錄中有、荅數節皆逆折其事
端當時禁中大黃簽標之以示中書自此戎使以
事宜至者輒命公館伴慶曆中館伴數矣二月使

還三月召試中書除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章
時慶曆二年也尋糾察在京刑獄判吏部流內銓
登聞檢院昭文館太常寺兼禮儀事知通進銀臺
司兼門下封駮事勾當三班院知審刑院審官院
兼史館修撰專修日曆修宗正寺玉牒詳定編勑
修唐書樂書充館伴使考試制科武舉每兼職事
以數四輙辭避辭之于特　仁宗眷公厚對必
留降必日送凡朝廷重議官局要處宰相不敢不
以公名上中書當議曾公亮史館修撰　上不
從賈丞相語公亮得張君一薦可就公為薦
仁宗即許兩掖辭制唐元稹獨得深厚之致唐末
歷五代国朝鮮及王言之体公文既爾雅濟之雄
贍號令風采煥然一新庶幾西漢之遺韻矣至今
天下推伏范文正公參知政事時政有所釐革必
伺公入直始出事自降勑詞常謂朝士張舍人於
教化深非但妙於文辭也自是兩禁辭命有訓誥
之美由公倡之　仁宗臨御歲久日曆因循失
紀章丞相監修国史奏公續修之公始請自軋興
迄慶曆任條之叢萃悉進取其閥閱功狀而已有
門緒彫喪或子孫不能紀其先世遺落多矣展轉
究詰僅可條次至于諸司沿革事典悉責送官乃
僅有存者及　仁宗　四十二年譔著實錄
賴公中間採集稍有預備于時操事者頗立交黨
更相貴寵互為游說奔走習附公正色于朝獨立
不惧衆雖不悅無如之何范文正公每以公議持
之　上亦自知之深也吳正肅有春鄉宋景文
祁子京與公最厚善每相謂曰不動如山其張安
道之謂歟領審刑御史臺有獄辭連歐陽脩時脩
任河北都轉運使制使就推脩不承覆推如前具
奏法官當脩報上不以實之坐公以案上
仁宗盛怒謂使者有黨故不盡情命送中書逐官
復按公謂賈丞相曰相君與脩異衆所知已今覆
推無狀而復按雖有　旨天下必議公公盡圖之
賈丞相為之解釋得罷按而復下案審刑取
旨詳議官引江湖上佐之例以白公公不從乃上
言審刑特旨常在法外而領審刑者一身專其輕

重凡侍從官位任已重有吏議請自中書上取裁
議之允也竟不以上而送政府賈丞相昌朝言上
奪脩龍圖閣直學士以知制誥知滁州續有龍圖
閣待制王素案公引前請又不斷而以送中書不
悅公亦自引罷審刑斷例命官犯贓私罪案後收
坐舉主公上言收坐主舉而許首免者責使常察
其所舉者之不法也而致仕官既已解休籍退謝
遠人事不當與在職者之責朝議為然由是致仕
官免收坐吏不及門矣夏文莊公有憾於張耆耆

子閤門使得一守貝州到郡七日吏卒王則卜吉
生變拘得一王師攻圍六十日城破下得一御史
臺法官當得一謀叛文莊欲盡叛法論時相陳恭
公執其事以為得一庸懦被拘不能死已抵重辟
叛本無謀 仁宗為免緣坐而猶沒其第公與
張氏風馬牛不相及聞耆妻僦陋舍無以處其族
因從容為言耆 真皇寵臣也此第本恩賜今
得一妻子免緣坐者猶在諸子衆而沒其賜第法
不顧 仁宗為然以其第給還之迄今張氏子

孫莫知者
在刑法令法弛故下慢非峻法無以振頹敝大臣 仁宗因從容問公臣寮上言治術
以有為言者何如公曰古之賢聖言治道本於德
義王辟之興皆叔世也 國朝列聖累仁積厚急
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百姓懷惠安於壽域法無
由施人實施之去諸姑息懲其僥倖頹敝自振不
在峻也既而資政殿對策條陳亦如此 仁宗
善公言辟論遂息受命修慶曆編敕公以為編敕
者當依律門類而備其起請之因參詳之意本末

悉具乃名編敕治寧歲久事目滋廣天聖之後文
簿猥煩乃許縮修官刪潤而加損益或數事併一
條比附有所不盡天下承用多失法意議欲省其
繁細稍復舊體執政難之及書成公校新敕凡諸
刑名使無加於舊文乃上之權知開封府聽決明
敏雖不閱時稱為治辨除翰林學士兒京尹領群
牧使公在兩禁朝廷大事時蒙訪逮奏事在文集
公必披誠條對一無顧慮故人主獨納之群牧司
自 真皇時以国馬大事常命樞密使領之職

司甚重天聖後海內乂安監牧多廢事積弛公充使乃修舉課牧之政令復沙苑東平監創立剛目特以廣蕃息削除諸敝經營未效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甫受命即知貢舉時太學舉人妄變文體以奇字僻語為高以游辭長句為贍四方學者承風而靡公主文考試有如是者揭而斥之因上言請行誡勵　上命錄公所上奏大書牓于貢院前由是士子知循舊格奏在文集中宰臣與參知政事辨爭　上前且數日舉朝喧然公請對具白道理所處宰臣使人說公凡是非在公爾參知政事今日免公明日補其處公駭曰此言何為至于我也所使人公素所善及是深責而謝絕之既而有自效于宰臣者參知政事免果得其處宰臣根公欲有以為之前當南郊賞給未集　仁宗深憂之三司使連坐此罷故復公翰林學士除三司使至則督責郊賚公按京師及諸路支給名物一一區處有備籍以上聞　上大悅讒言遂詘至今計司以為常例遇郊輒前上籍公初覽事吏白河朔推鹽法議已定方施行公命收格翌日登對論此鹽筴非是唐末藩鎮專土橫賦積重五代相承中原寇狄鹽禁峻密民苦刑報周世宗北伐父老哀訴請以鹽課均之地稅而弛其禁世宗矜而從之今地稅鹽錢是也國初征利之臣請復推鹽之法河朔父老詣闕敘陳　太祖皇帝問其本末法竟不行今日令下百姓必來訴不從實非便從而更之不若以特旨先罷俾軍民知惠　仁宗深為然是日降手詔罷之河北父老皆至澶州旁河橋南向建道會謝恩祝延諸州以次決而止　仁宗以諭公監事幾誤朝廷手詔今刻石在北京自西師屯戍事遣寢廣財用不贍民力大屈公大校國計上言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衣食不足何禮刑之有就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固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

論非高譚虛辞之可致者因條列盈虛之由出納之數請究其本原㫁以制度章數上可為精悉矣中書省閱經時數議而不能有所措置也郡國賦調必寛為之期會故免卒暴之費庫務急受必明為之程式故無邀阻之患省諸刑本絕諸後害凡按之前四方蒙福凡所建立皆為故事至今老吏追懷南京鴻慶宮奉安　三聖御容當遣柄臣　上特俾公充禮儀使禮畢錫燕命公主會鄉黨榮之越明年春以目疾懇請解邦計　上面諭卿

領大計事無關誤宜且小勉不多時領卿也令宰臣陳恭公敕止又欲正三司使名公堅辭又特命三部副使分受辭訟常程細務但令諸案發遣大事乃稟白焉　仁宗於臣下鮮見厚薄之意眷眷留公蓋藏志於進用公以目痛乃曰不堪一日留也恭公為之歎吒曰祿位固有定分耶遂解計司歸翰林仍兼端明殿學士判尚書都省領銀臺封駁審刑太常三月　上召兩府兩制官於資政殿觀龍圖天章閣所貯瑞物觀畢賜坐陳列筆

硯　上出一幅于懷乃策問也宣各就坐條對宰臣陳執中獨固辭已而二府並進請歸中書樞密院對而封進許之或云樞密使夏竦忌執中以其不由科第少文故建此以困之執中毅重質直心知其然故力辭不對執中本以章疏自達真宗由此自光祿寺丞擢右正言若奮筆于時二府亦自鮮能企之及此堅辭識者以為得体時公出還禁林是夕值鎖院草麻制（使相章得象除司空致仕）訖方援紙一草數千言五鼓封入　仁宗披覽以其

精贍異之復廣所問益為條目是日復中出　御札俾盡意以對公所陳皆　祖宗典故時事之所要切便宜利病周詳該洽　上深簡在月餘復御迎陽門召兩制近臣賜坐又　面賜問目畧云國之姦蠹朝之憸諛大臣之不才者直書其狀無有所隱其設席引公自近密邇　御坐且面丁寧俾尽條析覽訖當毀之保無漏言專注視公揮翰公意不欲暴人之私而迫人于險竟不如　詔旨泛論大体而已奏御　上色不懌初　上奇公

前對及御邇陽尃為公發問公不才者意且即以代之既不承 旨命遂中格公聞之曰吾志在納忠因而為攻奪之便豈我心也哉前對詔策二道在文集邇陽門問對對然御無策 上意自此解左右浸潤因乘間得入三司判官楊儀者以請託被劾行險者緣是以逞連引近位及朝士十餘人公與儀頗厚故亦被問獄具發官當儀罪止于請求而所累者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御史中丞楊察知臺雜事張昪修起居注韓綜開封府判官种世材等皆註細文獨公無

罪可書時執政有欲中傷者例從重議公亦罷翰林出知滁州公久處清近陂降論思忽爾無名遠補淮甸士友多相唁者公曰是溪為者諸朝士代還求官候闕輒三二年今我何勞懷郡章即安適相賀可也沛然就郡殊無不足之色 上意尋悔到官三月就除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公平日與所知譚民政之體以謂獄市賦役民所以條舒者獄斯無苛市斯無擾賦斯時役斯均民知所措手足矣無苛本于恕無擾本于約時者期會緩急

之謂也均者簿書詳允之謂也故公長民布政久蹈所志凡此四事必留心焉用是所至清淨吏民安之不留章章之迹久必見思蓋體道之深也先是江寧府廨火及此重修始成 特旨命公撰記因著是說于文勅撰江寧府重修府署記在文集中明年冬就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徙知杭州錢塘氣俗輕侈貨利湊聚號煩劇難治公纔渡江望風讙迎既下車訟庭肅然時清臺上言推星占吳越當災非兵即疫故命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公仲淹撫浙江東

西兩路兵馬鈐轄及公往代吳大疫越飢故公修救荒之政而人無失其所者及公罷遂分浙江東西為兩路不復專統馬杭州地當衝會賓客留泊百姓積苦廚傳之擾公問其然舟車入門即時致饋吏卒呼譟供索無時公命典庖歲一變而已餐醪豐潔民以各安其業公謂僚屬曰利害于人不繫細大歸於簡便此政術也大者畏之小者忽之何有于民也郡城溝瀆自吳越納土未嘗疏浚潴渟穢濁人戶滌濯皆用之公視江閘方潮退時高

恭甚遠因暑雨集舟百餘艘蕩諸積水發閘瀉出
之流悉至富陽乘潮納新水清瀆一清城中相慶
凡諸施為舉從便利穀塘人著之風謠至今頌詠
朱數守大夫以憂郡人哭送知外戀戀不忍還親
舊聞公護喪且歸南都為於嵩麓陽翟擇葬地以
得公至南都為鄉人曰三代以還諸侯各世其國
來聞宋公葬於鄭曹伯葬于許也若以許鄭水土
深厚為善宋曹淺薄為惡則許先曹滅宋後鄭亡
兩漢之間州郡著籍魏晉以還封壞分裂衣冠始
有倚寓矣吾親知其雖陽翟內外姻族松楸相望
也吾未知陽翟所在奈何委親于山麓而與妻子
自安鄉土哉此地雖淺薄吾將累甓為坎窆而下
實之以土免崩頹漂浮風水之患蛇鼠狐狸無自
入不亦善乎遂以此竟襄事今宋人舉用此法遂
以成俗諸邑郡縣稍稍放此庶得安厝之宜服除
還舊官是歲　上知陽丘陳丞相問公得無民
間利病可布　上之恩德者歟公為陳王畿稅
賦之重及請減定刺配刑名故赦書及之畿縣兩
稅特於元額例減三分米為定式及據續降敕刺
配條詳議減除皇祐五年赦敕事在文集俄兼翰林侍讀學士
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時秦州蕃部有叛
者斷古渭路都總管張昇舉兵討伐副總管劉渙
不稟令至有論奏故並內徙而以公代昇公請對
曰邊有兵事即合用典法昇與劉渙自有階級今
乃更相論奏又兩罷之昇既自失主帥之體渙有
不稟節制之罪校量輕重律令具之臣往代昇何
以御偏裨論列再三竟不受命故但徙渙而昇得
免時朝議以陳許滑鄭曹為輔郡增兵防　上
命於學士久次中選守臣故公還尚書禮部侍郎
知滑州以三月赴上七月還戶部徙益州兼益利
路兵馬鈐轄戒路至陝逢本路走馬承受張勉入
奏廣南蠻賊儂智高誘扇雲南寇蜀兵已發邛部
川坤維大擾比至岐下朝廷具事宜促行相繼錄下
蜀中部司州郡奏報甚急宣發秦渭兵馬轉送器
甲路經閣路過兩當驛即入川界州郡役民夫夜
築城諸縣方手軌增三倍圍結最久訓閱比及綿

漢城皆啓閉不以時民結壇杜相約保險嫁娶不復待年窖藏諸物譌言相驚動危紛然公徑至府已視事即日下教所部諸所增弓手築城役夫即散遣之告諭州縣察諸言語相恐禁止諸嫁娶不如禮者解諸壇杜蜀人謂之清壇盖結集盟約值上元觀燈日夕設盛會因大啓城諸門三夜不閉民心乃定徐究傳言所來乃卭部譯人欺軍馬集境上規商販之利追其造謀者戮之餘投之湖湘間乃具奏歸秦渭戍兵還器甲于岐雍蜀土又安如初蜀父老相傳太皇時李順王小波以甲午年作亂故蜀人識之以甲午年為惡 仁宗每以為憂癸巳歲夏程戡自密直學士領益州面諭此意且曰無事歸朝責卿二府明年七月以參知政事召還而公代之及公定蜀正甲午年也初張勉入奏中外皆警公初授朝命委之經畧即上言雲南去蜀險遠久不與中國通諸蠻雲南為大智高窮賊豈應攀國從之此殆虛言然因民之擾亦可以致動亂惟宜靜以待之既入境比下車處置以妥寧俄而平安奏至兩府共白鎮撫得体 仁宗為之動色稱歎龍圖閣學士王贄授瀛州過闕 仁宗遇贄素厚公在中司舉贄御史 上記之問贄張某卿舉將也因及益部之事咨嗟久之曰朕深解朕憂人之才當於所為觀之爾蜀人圖公像於淨衆寺眉人蘇洵西州名儒為公祠堂記秘閣校理知卭州李大臨方雅士也為公畫像贊所述皆足傳信矣于時儂蠻通誅竄逸在雲南故諜者來而扇動後此蠻竟為雲南所戮先是智高母妻子皆執在京師猶存欲以招智高公奏至始伏法坤維方面險遠藩鎮最為雄大故朝廷假之權重民有姦慕得法外彈治事有緩急得便宜裁處或謂公前牧守必以威嚴操下公曰等王民也何事為虐治如內地未嘗遠徙一民故蜀人至今感懷在獨幾二年以三司使召還公既對未嘗言蜀故意在復請一麾不樂主計時 仁宗遵裕初平重傾上聽遂就職向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人用告困公為奏免横賦四十萬貫疋又減鑄興嘉卭

州鐵錢十餘萬緡人賴其惠公慶曆中總邦計倉庾軍儲足支三年馬粟備七年及此嘉祐初中間十年軍儲減半馬粟纔備一歲因上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虜共中原之利故五代爭奪戎狄亂華其患由乎幾句無藩籬之固本根無所庇也

祖宗受命規摹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贍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今仰給于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太半仰食于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最重最急因列畫漕運條件十四事奏上時富丞相為

上宣讀且開陳其說是日留十刻侍衛至跛倚且曰此國計大本非常事也公至中書文丞相曰慶曆中公在三司所陳邦計二奏中書每議財策必披以為議本于時公在杭州已得

旨召公復主計值公服憂而止公凡論議固有本末未嘗徒靡十四事一如條畫施行（奏京師軍備事在文集）後五年公过都問三司舊吏自行此法倉儲足支五歲餘矣公在三司文移之下諸路者輒減半迨無妄訴獄無留繫天下無暴賦其害利所及博矣就有遷吏部侍郎以目勞屢請解輒降璽書不允再閱歲始得請遷尚書左丞還端明龍圖二職出領南京留府奉親與歸里舍未碁遷工部尚書領秦帥申前命也以親老迎侍不便辭章三上三詔不聽（表及詔在文集）先太師謂公曰君命當爾取必耶顧吾任騎乘汝盡行矣公始受命到關屬盛暑

仁宗特旨令俟秋涼以行便親也秦壤接夏戎統押洮涼邈川大首領朝廷制詔但名唃厮羅久矣中外莫知其所謂公始詳究得其種族名號住坐遷徙城邑部落備錄以聞二府中多歷秦帥者亦未嘗聞乃曰付之史官西羌一傳備矣（奏唃厮羅事在文集）政令嚴簡卒乘輯和時夏酋諒祚驕僭遣使制朝廷乃稱宣徽

使而其界以侍御史知雜事大點集戎騎立寨近
範築城城泰鄜也旁邊番户多投匿山林公料閱
軍馬声言出境以安内属之心实未嘗興發也當
言職者有憾于公謂公輕舉當國者乘便欲遣之
一相云边臣謹守備職爾何論焉有備無患軍政
所先寇至而不戒何以固　圉師不出營何輕舉
之有上以素察公所為故言者不得逞初命公泰
有　旨除宣徽使間言旁發故除冬官且有後命
再任除之及是故不悅者將撓摩前命公聞之曰

宰相者時赤即為於我乎何有即懇辭請解官奉
親歸里侍養故復領南都留府　英宗即位加
禮部尚書自此數以歸養為請又從陳州過都值
仁宗神主祔廟故止陪位因留判尚書都省未幾
請知鄆州州北大澤自青齊間有河入焉公私舟
檝往來相屬至壽張縣河分二派其一近南安流
徑易其一近北回曲岸多石湍激分十里許復合
有土豪甲氏居回曲處積姦蔽漸湮塞南道舟必
由湍激騰剝重載僦人牛以挽之而甲氏專其利

公因歲饑出倉粟募人疏濬日役千工出穀三千
斛浹旬而南道通逮今公私獲便刑部郎中李師中撰記刻石在
壽張未幾加翰林侍讀學士徙知定州本路安撫使
公以親老復請歸養改徐州以舟行侍親為使故
受命明年春召還翰林充學士承旨遷刑部尚書
頃赴東年登對　英宗愕然曰吾　卿名久矣
不知卿乃在朝今何自為郡公曰臣向領陳州過
都屬先帝升祔陪位因少留無職事故不敢見今
奉辭亦思效消塵出奏牘言時政要務此篇在文集中顧

問再三葉巳外除意若有悔及徙徐州屢語執政
俾召還凡三旦止最後語云吾在藩邸時覽其所
著芻蕘論及所對賢良策於時務該洽矣以此典
誥命足揚朝廷充禾旦者察　上意堅始奉詔
及入見　上具道此意慰撫甚厚且曰聞卿親
老嘗内直時或文字稀少出宿可也上自在藩邸
好學喜文辭即位後兩制代言多不稱旨故喜於
公還每覽詔命謂知制誥蔡抗曰老筆自別一日
登對　上問公吾昔觀卿著述知於治道留心

所謂治道其有體要歟公曰治道固有體要何謂體要曰體要在乎易簡其說云何曰易簡者天地之理而賢人德業之所由出也因為　上開陳繫辭一篇之意　上曰何所施行而得至于易簡曰本乎誠明爾誠則易明則簡誠明者君子之性也誠則易知而有親明則易從而有功故其德業可久可大其治天下何啻乎視諸掌矣是日顧問甚久　上曰吾昔在藩邸列于朝位望兩制近臣以為皆天下之選自即祚方見其奏事或常常尔不惟兩制執政中亦鮮有發明者今聞卿所謂方知有人矣　上起宗子及纂御深自謙抑自宰臣以下未嘗名但呼官館閣諸生有得對者以止呼學士公從容白君尊臣卑國之大体君前臣名朝之常儀肅權綱正憲都治道之本待下之禮太過非所以隆堂陛明等威　上自此見群臣稍明正分有奏劄子在文集　公前在禁林修玉牒屬籍及此再還內制復司宗籍近見歲宗室藩衍其賜名者率卹惡蓋四声諸字取用已尽宗室在亡已千餘名以音同相避名一字即餘字愈僻公請以服屬疎近其賜音同字異者不以相犯回避由此宗子還得雅名　英宗屢称其善云張某可謂知救時敝者矣有奏劄子在文集　上深患官冗領兩制集議以清其冗濫向者兩省官議事多異同不能折中諸理及是公為兩禁之長事必舉正於中朝廷賴其裁定諫官李受請對論冗官之敝　上曰此議屬之張某卿若別有意見可以與張某擇所長而處之也李端愿對亦及此仍令端愿至學士院宣　上此意樞密副使胡宿請外補出知杭州翌日中書請除人　上曰張某宰相復欲沮之而難拒　上意乃曰向者常議樞密院本有武臣一員久闕不補今請用前議以復舊典即歷數武臣三數人至郭逵而稱其可用除逵簽書樞密院公事他日公因對　上曰罷胡宿本欲用卿中書臣不為卿地至知議用武臣中間除呂公弼樞密副使時不舉前議則其意可知也公曰自仁宗慶歷後擢用二府必與宰臣參之臣知事君

不然所守有年歲矣十一月　英宗遂裕十二
月漸劇二十一日召公入福寧殿上憑几授旨冊
今上為皇太子翌日宣麻盛傳制辭下四方公主
中書執政皆言皇儲建立國之慶典得公制辭足
以增華儲邸流芳史牒矣皇太子上辭表公批荅
至儲宮太子讀之稱善宮僚皆誦之莫不歎美公
受勑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方討論大典
英宗升遐　皇太子即位翌日公首見召對于
側門議加恩宰相宗室公因言　仁宗晏駕以
在位四十二年國禮亡闕倉卒綿蕝事多過制郡
縣吏成勞擾今請詳酌裁定儀典稍從簡便
上曰朕思之但奉先之礼裁損非宜公曰請申明
遺制遺制固云應山陵事並從儉約能奉先志可
謂天子之孝矣　上撫髀曰卿言甚有以發朕
心即傳宣中書差官就三司置司省諸冗費不急
之物公私稱便焉以即位推恩遷戶部尚書時國
家務有大故內外賞給發及積藏　英宗登極
頒賚尤廣公率近侍之官請從裁減故自宰臣以
下宗室戚里例損十之七八省費(劉子在文集)　公
在內禁制詔命令天下莫不傳布　英宗廟號
議號祧遷之議諸大手筆皆公撰定凡所損益莫
不折中(謚議廟制皆在文集)故　今上眷禮尤重嘗問方
今政務所先公陳治道大體(在文集)國計大本(論國計事在文集)是謂守位曰仁聚人曰財　上曰此可
謂政務所先也公所陳國計極詳因曰陛下何以
圖之　上曰責之二府爾公曰得之矣既付二
府每旬浹輒一詰其施行條理故二府亦莫敢懈
稍稍措置所補亦不淺矣四月參知政事吳奎免
是日公適對　上語之故且曰朕志先定登卿
政府公再三遜避　上曰卿歷三朝可謂獨立
傑出知卿不結交黨左右莫為之先今朕首舉卿
以自輔尚何辭之有既而語及韓琦久在告其意
保持奎奎免必不復起公因言琦雖泱愛憎然有
勲王室進退之禮宜尽恩意上深然之為親扎手
詔敦諭琦還奎于位以慰安之　上好文章從
容問及古今制詔優劣公曰王言以簡重為體西

漢制詔典雅深厚辭約而意盡故前史以爲漢之
文章與三代同風以其典訓誥近也臣才學空踈
愧無以發明聖意以庶幾取其尔雅而已翌日降
賜宸翰称其書詔褒嘉殊重時蒙訪逮或見特召
一日謂公曰御所上封奏其精切者朕置之卧内
時有閱之九月 英宗時主入廟恩夜召公入
以宰臣韓琦罷議除拜恩典因命公參知政事時
公以親疾在告固辭 上曰受命以慰親之意
亦庶于有瘳也徹御前雙燭送公歸院是夕別召

知制誥鄭獬夜就起居院草公制 面諭贊辭之
意獬所草除書皆 上所授故事自知樞密院
除授皆中書得旨以辭頭授當制舍人具草未嘗
夜召也惟親王將相大除拜乃召面授命節旌以
多用熟狀翌日制出公在告宣入即時中使召赴
延和殿告謝公立殿門外以親疾自陳從入宣上
殿慰諭久之公請候親疾良愈受命不許近璫即
送赴中書先一日韓絳邵亢除樞密副使次日公
與趙抃並命又次日内殿起居閤門儀制兩府以

先後入爲班次班退宣閤門使 上親定班著
以公爲首絳次之抃又次之亢又次之至政府之
次日宰臣議以王安石補御史中丞公曰御史中
丞秉国憲度安石以經術爲名自處高難居繩檢
之地趙公抃亦以爲然竟止未幾太師捐館
上聞震歎遣内司賓臨賁近璫數撫問賻賜尤厚
後每語及即嗟惜命虛此位不除人以待公安石
預政與公志趣不同又聞中司之議沮衆公執喪
之間衆口交爍服竟乃除 文殿學士知西京留

府遣使臣齎勑告帶馬即家以賜旬餘中 批令赴
闕朝見公旣入對懇請南京留司御史臺
上慰問移晷且諭公可以宣徽使留供職公堅辭
惟南臺是請翌日乃除判尚書都省領集禧觀公
復請對免不受勑 上曰朕留卿卿堅辭卿所
請朕所難從且若之何藩鎭惟卿所擇歷問公太
原雍陽河許清鄆孰便公曰不得已願爲潁州
上曰潁支郡公曰潁實佳郡白舊相皆領之曰孰
與陳公曰向經新行經国重戚也 上曰經之

移徙易尔遂領淮陽公因面言臣被恩特深當繼有以展報也　上曰甚善因探懷出草奏具言近聞朝廷置條例司聞端創意且大為改作若一句一務有所釐革縱有過差後皆可復而国之大事在兵與民不可易議也師旅興發患必在後民心動危安之實难夫兵為凶器戰為危事不可玩夫民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不可忽故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焚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以覆舟願　陛下謹守　祖宗之法以保泰山

之安時熈寧三年正月條例之議始行故公因對及之退而謂親友曰吾此得見亦不為虛至矣奉辭　上問且必留否公曰今出都門行矣既下殿不復至私第乗馬即戒路聞後有賜亦不及也在陳一年餘慶州有判卒(太上御名)乱声勢動關中本路轉運使沈起傳檄在所兵官縣尉各集兵境上防扞介冑持兵村落皆擾民大惶駭州縣展轉勝報急如星火公發檄止之故自陳以東皆安静且具以聞　上以付樞密院頒下諸路兵方散顧

謂二府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器唐矣近臣登對者必語及之　特旨舉堪諫官者二員公以李大臨蘇軾應詔或止公公曰吾知舉堪諫官者不知其他也時監司官有苛深者事小燃輒刻推一州至設三數禁官吏多被檄推事州縣患闕官陳州置推四所速者猶淹半歲追逮證驗數千里外道路輿或在禁疾病寒暑瘦死間有之公條例上聞司官被問如露得釋朝廷因立約束頒行天下諸路推獄由不敢妄作刑禁以清公在西

軒聞築者謳声譁諠問焉曰民為張太尉(太上御名)廟公遣視之男女奔走以輸財力朴斵貿食充積他日國忌僧寺行香堂後門閣下見畫像公問左右曰唐趙太尉也公曰巢寇亂陳今郡城(東北)春磨寨遺跡在焉其毒可知也趙犨守孤城以龍兵無日不戰竟全此州能捍大患而不廟食張侯何者(今有廟在京師封靈應侯)命徹張侯廟夷之籍其貲用送官立趙太尉祠堂于寺中至今官吏以時薦常事陳州皆奉饗(石記在寺祠堂前)　諸路司官所興功利長吏皆不預

閭公曰吾衰矣且素不能事人盍歸歟以全所志
故復請南臺不許又累請遂解州紱判南京留司
御史臺先治裝受命即行掃舍掩關罕所通接坐
忘遺照遊方之外矣所居太上御名虛堂題曰樂全蓋
取莊生云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
謂也謂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自號樂全居士謂
知友曰一丘一壑盡在是矣中外屬意朝議謂公
必尋起或謂公朝議如此公將何如公曰吾進不
求合退不為高今以病故爾何敢慢也樞密副使

蔡公挺罡人也　上時問公動靜時寧知指欲
就除南都公揣有別旨除謂蔡寧就陳遂授陳州
未幾夫人卒因請易南都便葬又徙南都　上
諭宰相朝公參政馬公張某可令過闕二公因所
親通旨遂入覲閤門新制應見而當對者並待次
次日早宣令對已退朝不果對又次日方對慰問
留數刻語舊甚悅曰　先帝常說卿不立黨交
所居竹柵門常掩或終日無一馬出入因曰且以
宣徽使奉朝供職懇辭不敢當宣坐賜茶前殿罕

嘗賜臣寮坐既退　上語左右張某氣貌可四
十許人爾俄有　旨下閤門前兩府見辭日即對
不得以班次隔遂著令是夕　御筆批出令赴南
郊陪祠執政者以為大臣得請有陪位令今陪祠
特旨也郊當攝事乃降勅攝侍中又攝太尉皆見
政所承攝之職也前一日宣德門肆儀公端笏挺
然進止詳整樓前萬衆無不屬目冬假未開先投
牒奉辭　上息眷既隆前嘗面諭令時對未公
不敢數　上意候假開且有除拜忽覲奏辭見

班而公名在焉許之夜半降一幅批張某三字付
外在韓相所中書早參令改宣徽使判應天府及
入辭　上曰以有命懇辭不可居數日閤門促
受勅告謝公請先對後謝有　旨令先謝後對蓋
絕其避免也因陳徽宣使必由寄任而除向臣以
私便請南都今受重官歸鄉里是啓僥倖之路
上曰此意朕未之思也卿自持誠体青州重領也
大臣諳撫為宜面諭撫臣姿嘉稱有風節改判青
州燕京東路安撫使延和殿告謝宣坐進茶

上問卿知邊事　祖宗時所以禦戎者策孰長
公對軍旅之事雖未之學歷代史冊所著大失成
敗亦可言之矣本朝　太祖專務擇人以安邊
保民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何西拆
御卿皆因用其酋豪使之承襲以固藩圉而邊鄙
將如董遵誨捍環州一路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
關南並久于委寄至十餘年不徙優其給賜寬其
文法使佚樂自恣以极其力用故盡　、太祖之
時無鄙上之事　太祖既平并州因兵勢遂欲
收幽薊不克乃與契丹交怨邊唯無歲不有曹彬
劉廷讓傳潛等皆大失亡至各十餘萬人又遣李
彝興馮暉之族內徙以取其地因是致繼遷之亂
三邊大擾朝廷旰食後有蜀亂以至愛劳厭兵然
悔無及矣由是觀之其禦戎之策得失明矣
真宗初趙德明納款西邊安靜及澶淵之行北虜
講和軍士解甲及今七十年生民安于富庶可為
盛德大業者矣近歲以來頗聞邊臣獻開拓之議
北实進取之人僥倖立功以于賞蹈利恐非国家

之遠慮惟　陛下思　太祖之善制鑒
太祖之失策謹三朝之好以乂寧四方撫育黎庶
上曰慶曆以来事卿知之乎元昊效順如何待
之公對元昊效順時臣為翰林學士其誓詔封冊
皆臣所撰因具言其本末　上曰尔時卿已為
學士卿可謂舊人矣又問慶曆初契丹泛使來常
見富弼言于時兵在境上志必难侵竟以金帛餌
之而退其謀果何在公對當時蕭英劉六符來使
乘我西師之屢挫知朝廷用兵之困胡虜貪倖故
未渝盟臣當時充諫官亦嘗上言竊料虜情餌以
金帛必解何以言之自和好以來虜兵自以驕惰
其貴近安於侈逸其下無由自振故生事以邀功
而圖富貴此人之常情也今虜中猶有舊臣如馮
保忠之比虜中尊重其為虜謀必忠今若受金帛
而解耶律氏之利也必棄交好兵群虜之利也于
時　仁宗命宰臣呂夷簡樞密使晏殊於殿廬
中置酒以議事蕭英自言兩朝和好乃是好事豈
願更見兵革耶又言自虜中事頗漏其情六符變

色日之及歸英竟以此獲罪由此觀之乘利而動
得所欲而解其誅止于是矣因言今問泛使復至
願　陛下為社稷生民計所議更且深加含忍
今河朔荐飢民多流散財用不給粮饋空虛以至
將帥之臣克堪整衆者實少必有忍乃其有濟有
容德乃大時從使蕭禧頗黠猾恐對　上禮有
慢者或不能容故公深以為言　上曰兵凶器
戰危事朕念慶曆中虜再和之後中國遂以自安
不以凌侮為辱亦不復忍戒備以貽於後故朕今

者除戎器訓軍旅非有意于興舉至於不得已以
為應兵爾公對此魏相所謂兵應者王兵驕者亡
然應兵者謂兵禍之以成也及其未成消乎其患
乃善之善者也公向在內禁　英宗大漸召公
至福寧殿憑几曰來日降制冊御名為皇太子語以
力公請紙筆書僅成公以不敢藏之私家至是袖
之面納　上曰何者公曰　先帝御札欲曰
之公曰請內中披展　上泫然以付侍璫他日
諭曰卿所納　先帝親札乃憑几末命此真可

謂之顧命矣公不敢當尋乞赴青州對下
上遣近璫就班次宣諭卿可候過正旦朝辭次日
中批俾就都亭驛押賜遼使御筵都亭押晏常以
兩府官未嘗有外官主之　上曰卿舊望館宴
可與戎使開懷譚語不與新進者同矣元日館宴
戎使其公曰敢問押宴宣徽貴壽公言年六十八
四人皆贊言公顏全不動公慶曆初嘗使虜是四
人中必有曾見公者既而切切胡語久之盡以公
使虜時戎主有異禮虜中紀之迨今三十餘年不

意今猶在朝也曉暮上馬群虜皆擁堂增聚觀望
公出門乃散甫過元日請辭赴任面奉　旨令過
上元　上親諭閤門使張茂且赴常朝過上元
又請　上曰青州無事且知州勝甫見在任卿
可留過同天節公對同天節猶遠臣久留京闕乞
且赴任　上曰卿老於朝廷典故朕且欲時相
見者諭再三是夕中批令歸本院供職公以為宣
徽使留京師雖國之重戚文未之有是此澀戀竟
之許面諭曰宣徽院無事留卿有以訪問非但供

職而已屬春宴虜使蕭禧在路請待禧到同北寘
上語及禧來爲河東疆事諭示甚悉公奏
仁宗朝嘉祐二年虜使蕭扈已嘗來辯朝廷討尋
本末令館伴王洙等具言扈辭屈遂錄節目付扈
公猶收洙奏草遂以上之禧當辭偃蹇吏晨夕促
之不入公於殿屏與樞密副使吳充並立謂充虜
使留館禮遣之不行俾主者日致饋而勿問命遣
吏以故移吿虜可矣充以此入啟　上然之居
數日禧果自請辭　上曰卿爲卿自詳事体集

一職乃除中太一宮使面諭宮新成國家所嚴奉
故創置使名公對臣此入覲已荷顧遇之深南都
之命且引年矣念他日莫復望清光本志一謝恩
眷即行非爲官職來也願不以進退累　聖懷
臣自安分因辭官使降詔不允　上數言卿可
謂顧命之舊矣常求補外得無在朝有所好惡者
歟公曰君前何敢隱臣實未嘗與人交惡也閤門
儀制宣徽使奏事辰牌上即赴後殿公每對過報
辰時　上必有旨次日前殿對未嘗隔過後殿

也蓋其禮遇不以常制待之親知或勉公曰居中
外莫不知何體　上意數辭非宜公曰所謂得
君者謂行其志矣余於國旣無補又懷退而求容
以傷君之明是重得罪也引身而退有以遠恥辱
是亦一介之守也生日中使賜[illegible]醪見任二府有
此賜宣徽使不及此異數也本朝風退門無雜賓
久之復焉徐充一郡遂不入　上遣近侍就宣
見問卿志常白詠外何也公對大夫七十而致仕
禮也臣年已迫幸得請冀使終吿老　上曰卿

殊未衰何謂年之迫也公曰譬之土木偶外若可
觀中實乾朽　上曰禮有不得謝進退不在朕
公曰不得謝君所以加優老成者然亦不屬以煩
重之事矣　上曰年至而任煩重者固有之矣
公曰天稟特異不謂無之大率古者四十而仕七
十而老中間三十年是爲一世天之紀也物壯則
老人之精力年至自應衰罷勉從事顧祿位者爲
之臣雖戀於　聖朝豈敢忽於名教次日中
書繳奏事　上曰張某朕再三留而請不已須

從之因議恩典或有異言乃易宣徽南院使加檢
校太傅有謂公　上殊慊然有不足之色遂判
應天府受命登對　上曰卿請已確此命朕深
不得已　王色不怡久之辭日特賜方團帶寧臣
解政除使相有此賜餘無前比優恩及於私室辭
後數日有長星見于軫犯左右轄掩其中星名長沙星
上避正寢降禮下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時事得失
疏留中到南都適高麗使人過府先有制夷使所
過長吏迓送公上言宣徽使班秩同兩府夷使陪

臣也禮太過特旨罷迓送止令通判承事使人來
謁見卽與復禮時使相　之在楊州令楊州
依此夷使人謁退而謂中使爲宗道通判韓晉卿
李鈞曰某在本國聞公名久矣不意今日於此得
參接也廣西守官侵擾諸蠻交阯來寇太上御名亂破邕
州廉州大殺掠南裔擾動朝廷命師出軍稱十萬
二廣湖南至江西調夫輸送發陝塞勁騎往討公
上疏論其事凡十條大意以謂古之征蠻未嘗舉
大衆以其巖壑深阻水土風氣惡今爲大舉銳士

難以久守庫卿哭騎不能馳於烏徑蠻走險兵不
得用謂宜選吏綏集亡散保境徐以謀取之爲善
疏上師已出竟以癘兵夫不可留而還時司農總
制財利之條令典其職者閒或非其財擧天下之
祠廟令兆諸坊場河渡歲入資而專其祈祝之事
公時守南都上言閼伯封於商主大辰之祀微子
始封於宋宋者國家王業所興而又以火德王奉
祀尤嚴至于張巡許遠南霽雲前代忠烈之臣廟
食于此俾無賴之民得干黷之殆非朝廷之議

上覽奏御筆批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使執政推
究其施行之因實未嘗經朝廷之議有　旨前主
判司農嘗遇此事而不發舉者以輕重加罰申命
天下一切罷之公身在外覩諸利害輒言諫禁戢
無出邊關侵銅禁高麗使人到闕初無防遏恣所
適公請絕其私游凡有便宜必以聞再閱歲年七
十請老章累上每賜語不允王丞相以　上意
諭公所親以爲雖百請必不從公致意相君始就
散地可哉相君爲言乃除東太一宮使府罷就第

遂屏人事惟趙公叔平老在鄉閭往来未嘗他適
也僅二年復請致仕又三請詔止之最後　上
以章付執政令召知制誥李清臣至中書宣諭以
公懇謝之意且令誥辭著公先頃升儲事故命書
具叙之以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太子少師致仕
遣使臣齎誥勅至第賜之聞蘇軾下吏思有以寬
朝憲　上言昔晉囚叔向于時祁奚老矣乗馹
以見晉君開説而釋之不見叔向而歸示公言也
軾以刺譏為罪加譴而免囚有以慰士大夫之望

公坐軾亦罰金自是屏居一齋方且齊死生不但
遣寵辱也回首風塵莊生所謂雀𣫍𧗳之過乎前
矣襟量坦夷無城府不逆詐不匿怨性不喜為聲
名故未嘗有所矜治標飾其於毁譽如也性不
好交黨故未嘗攀援結納其於人事泊如也性不
樂權利故未嘗希時取容雖事君常禮不懈而已
其於進退恬如也所讀書專於六經讀史但觀太
史公記班固漢書以為循足以傳信也暇時頗樂
老彭導養之術閱佛典楞淨名而得其理每曰儒

之誠明道之正一釋之定慧其致一也君子之道
求諸已以正性命而已矣公既兼内外之學由是
天下以通人推之故頗僻詭邪不接於心術愛惡
哀懼無自入矣凡歷官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著作
佐郎太常丞右正言諫議大夫給事中禮户吏部
侍郎尚書左丞工禮刑户部尚書宣徽北院南院
使檢校太保太傅以太子少師致仕歷職直集賢
院知制誥史館修撰翰林學士龍圖閣翰林侍讀
端明觀文殿學士在朝知諫院登聞檢院糾察在

京刑獄太常寺兼禮儀事吏部流内銓審刑審官
三班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尚書都省昭
文館秘閣秘書省宗正寺修玉牒官提舉集禧觀
群牧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權三司使正三司使
参知政事宣徽使中太一宫使閣授命修日曆唐
書樂書契丹國信使館伴押宴知貢舉南京奉安
三聖禮儀使冊立　皇太子禮儀使外任知蘇
州崑山縣通判睦州知滁州江寧府杭州滑州益
州應天府泰州鄆州徐州陳州泰再除而一赴陳

五除而再就應天四除而三至西京鎮定太原永興青許皆受命而不行太約所歷藩鎮至則清淨去必見思抑可知其中外發揚之風迹矣文四十卷號曰樂全集内外辭制雜著二十卷曰玉堂集元祐六年歲在辛未十二月二日精神不動寂然順化享年八十五訃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官其屬五人其配永嘉郡夫人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有學識婦道順而正毋德慈以均晚年明性理其殁也有異别誌載之四子邦彦大理評事邦直邦傑並太常寺太祝皆有文學行義並先公以殁季曰恕克自修立保家之主也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樞密副使挺之子次適右朝奉郎王鞏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素之子季嫁而復歸以元祐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孟諸鄉之南原從先塋也

右謹具閥閲功狀上

太常

考功請議謚及上

史館以備編録

年　月　日王　鞏　狀